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飘

〔美〕米切尔 著

插图

ONE WITH THE WIND 名著·名译

Ching Hwa Bao Ming Shu Ming Yi Chao Tu Bao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在督促自己每天进步一点吗？

还在坚持每天阅读的习惯吗？

还在为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烦恼吗？

那～

你愿意与我成为书友吗？

国内外当下流行书籍

各图书销量排行榜书籍

大量工具书籍

使我们受益终生的书籍

.....

海量电子版、纸质版书籍及音频课程

还有贴心的“学习管家”服务哦！

微信：shuyou055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据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7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 (美) 米切尔 (Mitchell, M.) 著; 戴侃, 李野光, 庄绎传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本: 精华版)

ISBN 978-7-02-007095-4

I. 飘... II. ①米...②戴...③李...④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8962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何婷

责任印制: 史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 //www.rw-cn.com](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54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33.5 插页 2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7月第8次印刷

印数 48001—58000

ISBN 978-7-02-007095-4

定价 50.00元

（共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2003年以来，我社先后分四辑陆续推出“名著名译插图本”总计140种，这些图书一方面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有读者认为其规模尚可精炼。为此，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中精选出80种，组成这套“精华版名著名译插图本”，并增加了精短准确的著译者及作品简介文字，以软精装形式推出，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6月

- [第一部](#)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二部](#)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三部](#)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八章](#)
- [第二十九章](#)
- [第三十章](#)
- [第四部](#)
 - [第三十一章](#)
 - [第三十二章](#)
 - [第三十三章](#)
 - [第三十四章](#)
 - [第三十五章](#)
 - [第三十六章](#)
 - [第三十七章](#)
 - [第三十八章](#)
 - [第三十九章](#)
 - [第四十章](#)
 - [第四十一章](#)
 - [第四十二章](#)
 - [第四十三章](#)
 - [第四十四章](#)
 - [第四十五章](#)
 - [第四十六章](#)
 - [第四十七章](#)
- [第五部](#)
 - [第四十八章](#)

- [第四十九章](#)
- [第五十章](#)
- [第五十一章](#)
- [第五十二章](#)
- [第五十三章](#)
- [第五十四章](#)
- [第五十五章](#)
- [第五十六章](#)
- [第五十七章](#)
- [第五十八章](#)
- [第五十九章](#)
- [第六十章](#)
- [第六十一章](#)
- [第六十二章](#)
- [第六十三章](#)

译本序

《飘》是一部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小说，书名直译应为“随风飘逝”，它出自书中女主人公思嘉之口，大意是说那场战争像飓风一般卷走了她的“整个世界”，她家的农场也“随风飘逝”了^[1]。思嘉以这一短语抒发了南方农场主的思想感情，作者用来作为书名，也表明了她对南北战争的观点，这与本书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实质上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马克思所说的“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的斗争”。奴隶制是美国南部农业社会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赘瘤。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废奴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到五十年代南北分裂的趋势日益显著。一八六〇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部蓄奴州相继脱离联邦，于翌年二月成立独立的政府，简称南部联盟；四月十二日联盟军炮击萨姆特要塞，南北战争爆发。由于这场战争是实行脱离政策的南部联盟发动的，故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脱离战争”。林肯一直同情黑人，反对奴隶制，但就任总统后采取了严格遵守宪法和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不过，在战争进程中他断定，要想赢得军事胜利就必须解放黑人奴隶，于是在形势逼迫下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发表了解放宣言，从而加速了胜利的到来。战争结束后不久，林肯遇刺身亡，安·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原是南部民主党人，并拥有奴隶，因此对南部抱同情态度。他开始执行的重建计划中没有给南部各州的黑人以选举权，而重新组成的南部各州政府都推行《黑人法典》，将黑人贬低到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那时黑人农民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由南部联盟退伍军人组成的三

K党也大肆活动，成为南部白人秘密抵抗“重建”的工具。

南北战争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为美国资本主义空前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对于这场革命，本书作者显然采取了与历史潮流相反的态度，对战后重建也作了歪曲的描写。作品写于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当时许多美国南方的作家对南北战争以前的蓄奴制社会是深表怨恨和痛加谴责的，尽管同时也对北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心怀不满，语多讽刺。像米切尔这样以同情农奴主的观点来处理这一历史题材，甚为罕见。

然而，这部小说一九三六年问世后立即风靡全国，六个月内共售出一百万册，日销额最高达到五万。一九四九年作者去世时，本书已在世界上四十个国家共销售八百万册，到一九八八年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册以上，平均每年近五十万册。小说于一九三七年获普利策奖，根据小说拍摄的彩色电影《乱世佳人》一九四〇年首演，一九四六年获奥斯卡奖，曾创造连续二十多年获巨额利润的纪录，至今犹在世界影坛上享有盛誉。由于这部作品长期广泛流传，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几乎家喻户晓，读者普遍关心两位主人公后来的情况，一直要求出《飘》的续集。米切尔生前坚决拒绝这一要求，认为故事已经有了一个“自然而合适的结束”了。以后出版界和电影界不断物色作家来承担撰写续集的任务，未能如愿，直到去年五月《生活》杂志的一篇专题报道才正式宣布：南方女作家亚·里普莉已着手写作续集，计划一九九〇年与读者见面。

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在美国和世界各国赢得那么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由于本书“适合一般市民的兴趣”，这显然是把它当做一般的畅销书或通俗文学作品对待，正如我们企图从主题思想方面来进行批判乃至否定一样，未免太笼统太简单一些。实际上，这部作品中尽管也有世乱兵燹、悲欢离合的

动人情景和爱恶交错、情词误会的曲折因缘，但与那些以奇险取胜、以妖冶媚人的所谓通俗之作比较起来，毋宁说它的故事结构是简单的，情节是常见的，作家的艺术手法也是朴实的。再加上题材的严肃性和倾向的明确性，作品的格调便远远超出迎合市民趣味的境界了。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一是现实主义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农场主阶级的生活和南北战争及重建时期的一个重要侧面，二是创造了几个鲜明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后者尤为突出。这是作者在艺术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它已为历史所证明，我们不能因其社会政治观点上的偏颇而不予重视。

玛·米切尔（1900—1949），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父亲曾是亚特兰大历史学会主席。她大学毕业后任《亚特兰大日报》记者四年，后因踝关节受伤退職，以整整十年时间写成此书。亚特兰大是南北战争中南方联盟军的铁路、供应和工业基地，一八六四年南北两军在这里进行了几个月的拉锯战，史称亚特兰大战役。米切尔无疑对这一战役的经过以及前前后后的有关情况，包括佐治亚州的社会风尚，等等，都很有研究，因此写这些题材时显得颇为得心应手，意态从容。书中许多情节，无论是环境气氛或人物活动，都写得准确细腻，达到了高度真实的地步，读起来仿佛身历其境。正因为如此，本书续集的作者里普莉也很强调刻意求真的精神，据说她为了安排思嘉和瑞德重新接触，已搜集了一八七三年亚特兰大和查尔斯顿之间的火车时间表，并从当时报纸的缩微胶卷中寻找天气预报。她说：“我还得了解当时剧院在上演什么剧目，市场上能买到哪些东西呢。”

本书在人物描写方面更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书中个性鲜明、音容仿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数以十计。他们有的性格复杂，城府颇深，经作者层层揭示，终显得丰满突出；有的明净单纯，浑朴一

体，只需淡淡勾勒，便见其活泼自然。在他们身上，从家族遗传到社会影响，从阶级烙印到时代变迁，从外貌特征到内心活动，从语言色调到举止神情，都能融汇统一，成为完整的艺术形象。作者对于这些人物，对于他们性格思想的各个方面，其褒贬爱憎是明显的，也是辩证的，是直觉的，也是发展的。在她的笔下，除了被笼统谴责的“北方佬”和支持共和党的“白人渣滓”，以及被解放了的黑人而外，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反面人物，连妓女沃特琳的眼神里有时也闪着人道的光辉。同样，除了作为传统道德化身的爱伦和媚兰，也没有理想的正面形象。杰拉尔德生气勃勃，但无非草莽创业、附庸风雅之流；艾希礼看似白璧微瑕，其实是没落阶级遗留的废物。社会不仅仅由好人坏人组成，肯定否定之间划不出明晰的界线，这既符合世态人情，还孕育着更高的艺术真实。

当然，作者在人物描写上着墨最多的是思嘉和瑞德两人。思嘉那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而作为精神支柱的则是爱情、土地和金钱，即对于这三者的占有欲。其中对爱的占有欲更带有掠夺性、猎奇性和盲目性，愈是难以实现愈追求不舍，因此长期专注在艾希礼身上，直到媚兰死后即将获得满足时，才发觉他并不值得爱，才决定移情别恋，但为时已晚。她对土地和金钱的追求也是狂热的和不择手段的，但跟爱情的主观直觉和梦幻色彩比较起来，则主要是现实变革的结果，是战后家业衰败、生活贫困和重建时期金钱至上主义的产物。尽管为了金钱可以委屈自己的肉体，损害自己的妹妹，不惜与弗兰克结婚，但决不牺牲对艾希礼的爱情。因此爱情一旦幻灭，金钱便黯然失色了。这是思嘉最大的不幸，颇值得读者同情，正如她那艰苦创业的精神有时令人佩服。思嘉有一定的叛逆思想，但这是与她的投机性分不开的，都来源于彻底的自私自利和无止境的占有欲。她先是在道德上背叛了母亲的教养，继而在农场主与北方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斗中背叛了父辈的立场，实际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然，在思嘉身上后者更显得无足轻

重，因为美国农场主本身即“体现着资本家与地主的两位一体”，何况本书结束时思嘉正要回到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塔拉农场去呢！

瑞德·巴特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农奴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变的人物，至少是南方名门望族的一个不肖子。他为人狡诈、冷酷、倔强，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与思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思嘉一样，只从个人利害出发看待战争，但远比思嘉高明，看得出南方“只有棉花、奴隶和傲慢”，胜利非北方莫属。因此他充分利用战争，大发横财，直到战争末期才在“爱国良心”的一时冲动下入伍，以挽救战后身败名裂的命运，实际是进一步暴露了一个投机商人的面目。但是他对思嘉的爱却是真诚而热烈的，这不仅是情欲的追求，也是理智的抉择，因为他认识到了思嘉是他真正的同类，两人婚配无异于璧合珠联。但是他的现实主义与思嘉的幻想几经较量，终于失败了，于是他将爱全部转到女儿邦妮身上，并决心为了她的前途而在生活作风乃至政治倾向上来一个转变，争取上流社会的同情。结果邦妮一死，他的理想便随之破灭，生活乐趣也荡然无存。瑞德是性格最复杂、眼光最锐利的一个人物。他妒忌和鄙视艾希礼，但又最理解艾希礼，甚至到思嘉最后贬弃艾希礼时对他作出了公正而同情的评价。他最了解思嘉的强处和弱点，既爱她又轻侮她，既恋恋不舍又不甘屈尊以求，反而采取冷嘲热讽、若即若离的态度，以致在明争暗斗中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不过，正是通过他对思嘉的无情解剖，作者才完成了塑造这个女主人公的艰巨任务。瑞德也最了解媚兰，可以说是媚兰最忠诚的倾慕者。只有在媚兰面前他才感到自惭形秽，也只有在媚兰面前，读者才看到了他灵魂中高尚的一面。他爱孩子，包括思嘉的前夫之子在内；他不歧视下层社会的人，连嬷嬷也为之心折。他那冷酷强悍的外貌底下有的是温煦的人情。邦妮死了，媚兰也死了，他决定离开思嘉，浪子回头，回到查尔斯顿去与家族和解，老老实实学一点绅士风度。这显然符合作者的理想，但也决不是偶然的。

米切尔在人物描写中成功地采用了对照的手法，特别是瑞德和艾希礼之间，思嘉和媚兰之间，以及媚兰夫妇和思嘉夫妇之间。思嘉和媚兰之间的对照，自私与博爱、妒忌与宽容、柔韧坚忍与刚强好胜的对照，是本书贯彻始终的主线之一，达到了使两者彼此依存、相得益彰的最大艺术效果。这种手法在许多次要人物上也隐约可见，如皮蒂与梅里韦瑟太太，苏伦与卡琳，英迪亚与霍妮，波克与彼得大叔，乃至爱伦与塔尔顿太太、杰拉尔德与亨利叔叔之间，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与对照法相适应，作者写景叙事，特别是写思乡怀土时，常出以抒情笔调，倍增感染，或间以心理分析，思辨议论，迸发出睿智与哲理的火花。至于语言委婉多姿，虽略嫌繁冗，却毫无生涩之感。总之，米切尔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她的才能既是多方面的，也是卓越的。

在一部描写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相结合的作品中，作家在这方面的主观偏见不能不令人十分注意。在她的笔下，凡是忠诚于奴隶主的黑人都有善良勤劳的品质和机敏干练的才能，当然也对他们的愚昧无知百般揶揄。嬷嬷和彼得大叔便是这样两个典型人物，思嘉“疼爱”他们，夸奖他们，实际上是“把他们当做孩子”。他们身上只体现了那个时代美国黑人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要求自由和奋起反抗的方面，却成了存心掩盖和恶意攻击的牺牲品。因此，如果我们说作家的种族偏见歪曲了黑人形象，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瑞德走了，思嘉准备先回塔拉，“明天”再想出办法把他弄回来。后来究竟怎样呢？里普莉说，如果时间允许，她可以写出一百种续集来。的确，本书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这正是作家艺术魅力的产物。说到这里，我们也不禁要掩卷沉思了。

本书在中国最先由傅东华翻译，分为三卷于一九四〇年开始出版，流传颇广。这次重译，我们采取了尽量忠实于原著的态度，因为对于这

样一部雅俗共赏的世界名著，似不宜在情节上随意删削，文辞上多所增补。为了使读者不感到陌生，书名沿用傅译，书中四位主要人物的名字也基本照旧。本书第1—38章和第52—63章系戴侃与李野光合译，第39—51章系庄绎传所译。由于种种原因，译时略觉匆促，字句间或有斟酌不够之处，尚望专家和读者们予以指正。

李野光

1989年9月29日，北京。

[\[1\]](#) 见本书第24章。

第一部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一旦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为她的魅力所迷住时，便看不到这一点了。她脸上混杂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前者属于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后者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这两种特征显得太不调和了。不过这张脸，连同那尖尖的下巴和四四方方的牙床骨，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不带一丝褐色，配上刚硬乌黑的睫毛和稍稍翘起的眼角，显得别具风韵。上头是两撇墨黑的浓眉斜竖在那里，给她木兰花一般白皙的皮肤划了一条十分惹眼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是极其珍贵的，她们常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保护起来，不让受到佐治亚炎热太阳的曝晒。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标致的模样儿使四周的一派春光显得更明媚如画了。她穿一件新做的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波翻浪涌般地飘展着，配上她父亲新近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绿色山羊皮便鞋，显得分外相称。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了，而这身衣裳更把腰肢衬托得恰到好处，再加上里面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她的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成熟了的乳房便跃然显露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朴实，发髻梳在后面的发型显得多么端庄，那双交叠在膝头上的白生生的小手显得多么文静，她的本来面目终归是掩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眼睛尽管生在一张故作娇

媚的脸上，却仍然是骚动的，任性的，生意盎然的，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相同。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的谆谆训诫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属于她自己。

在她两旁，孪生兄弟一边一个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斜睨着从新装的窗玻璃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统靴和因经常骑马而鼓胀的长腿随便交叠在那里。他们现年十九岁，身高七英尺二英寸，骨骼长大，肌肉坚实，晒得黑黑的脸膛，深赤褐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着快乐而自负的神色。他们穿着同样的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像两个棉桃似的一模一样。

外面，向晚的阳光斜投到场地上，映照着山茱萸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新绿的背景中显得分外鲜艳。孪生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像主人的头发；马腿旁边有一群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瘠瘦而神经质的猎犬在吵吵嚷嚷。稍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黑花斑的白色随车大狗，那是贵族人家所特有的，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地等待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去吃晚饭。

在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着一一种比通常伴随更深密的关系。他们都是年轻、健康而茫无思虑的动物，也同样圆滑、优雅、兴致勃勃；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精神，带有危险性，可同时对于那些懂得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是温驯可爱的。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尽管都出生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从小由仆人细心服侍着，可他们的脸显得既不懒散也不娇柔。他们像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在书本上费脑筋的乡巴佬一样，显得强壮而又活泼。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生活还处在新开辟阶段，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一点点粗犷风味。南部那些开化得较早的文静

居民瞧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是在北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文化教育为耻，只要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行了。而种出好棉花，骑马骑得好，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喝酒时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重要事情。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他们对于学习书本知识的笨拙无能也同样是出众的。他们家比全县其他人家拥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可是两个小伙子同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却少得多。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如今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聊天玩儿，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那对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高兴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除名当做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好玩的事。

“我知道你们俩一点也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样？他可有点一心想受教育的意思，而你们俩接连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这样下去，他永远也毕不了业了！”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答道。“而且，这没什么要紧。反正我们本来在学期结束之前就要回家的。”

“那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可能打起来，难道你以为战争打响之后我们谁还会留在学校里不成，你说？”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着恼地说。“那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害怕我们，不敢动手打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什么，我都听腻了。”

“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愤愤不平地喊起来，仿佛他们上当了似的。

“怎么，亲爱的，战争可真的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轰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就只好打起来了，要不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什么，南部联盟——”

听到这里，思嘉嘟起嘴来，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要进屋去，把门关上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对‘战争’这么一词这样感到厌烦，除非那个词意味着‘脱离联邦’。爸爸从早到晚谈战争，战争，来看他的那些人也叫嚷着谈论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烦得我简直要大喊大叫！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他们的宝贝军队。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因为男孩子再也不谈别的了。我最高兴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邦，要不然会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要是你再谈‘战争’我马上就进屋去了。”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从来就忍受不了那种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不过她说话时仍带微笑，有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把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地迅速地扇动起来。小伙子们给迷住了，这正中她的心意，于是他们连忙向她道歉，说不该让她着恼。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丝毫轻视她。真的，他们更敬重她了。战争原本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看成是富于女性的见证了。

把他们从战争这个话题支使开以后，她便饶有兴味地回到他们眼前的处境上来。

“你们的母亲对于你俩再一次被开除的事说了些什么呀？”

小伙子们显得有点尴尬，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那番表现。

“唔，她还没来得及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清早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便出门了。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径直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到家时她什么话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可运气了。刚好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上个月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给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原来那畜生——它长得可真威武，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瞧瞧——那畜生一路上已经把马夫咬了两大口，而且踏坏了我妈的两个黑小子，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而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差点儿把我们的马棚给踢倒了，还捎带把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哄它，让它慢慢平静下来，还真起作用了。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简直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说

话，仿佛跟它是一家人似的，它正在吃她手里的东西呢。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我妈那样会跟马打交道。那时她瞥见了我们，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赶紧说：‘从这里滚开吧，难道你们没看见这个大宝贝在生气了吗？等明天早晨我再来服侍你们四个！’这样，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一大早，趁她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

“你们看她会打博伊德吗？”原来思嘉知道，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马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于这种情形，思嘉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点不大习惯。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是个忙人，她手中不仅有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有个在州里数一数二的养马场。她性情暴躁，动不动就为四个儿子经常吵架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打打她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好。

“她当然不会打博伊德。她从来没有打过他，这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六英尺的个头儿洋洋得意。“因此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老天爷明白，妈应当不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了，汤姆二十一了，可她还把我们当六岁娃娃看待呢。”

“你母亲明天要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她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吗？”

“她要骑的，不过爸说骑那匹太危险了。而且，无论如何，姑娘们不会同意她骑。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像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但愿明天别下雨，”思嘉说。“几乎天天下雨，都快一星期了。要是把野宴改成在家里野餐，那才是再扫兴不过的事呢。”

“唔，明天天准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凭落日来预测天气，往往是不会错的。”

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如今太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一片汹涌的红霞中缓缓降落，四月白天的暖意也渐渐消退，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那年春天来得很早，随着来的是几场温暖的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山茱萸也以雪白的繁花将幽暗的河边湿地和远处的山岗装点起来。春耕已快要结束，落日如血的霞光把佐治亚红土地上新开的犁沟映照得更红了。饥饿而湿润的土地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它在犁沟的沙顶上显出是淡红色的，而在沟道两旁阴影遮掩的地方则呈现出朱红、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刷白了的砖房像坐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旋卷迂回的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可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波涛时，它立即僵化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弯弯曲曲的垅沟，使肥沃的土壤不致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是一片红得刺眼的土地，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

满地的红砖粉，所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太平岁月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由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强烈对比的地方。尚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袒露在平静温和的阳光之中。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耸立着一片片处女林，它们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也是幽暗而清凉的，而且显得有点神秘，有点不怎么和善，其中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好像以轻轻的叹息声在发出威胁：“当心呀！当心呀！你们原先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得得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丁当声和黑奴们尖利的嬉笑声，这是那些干农活的人手和骡马从田地里回来了。同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替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来啦，太太，”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熏腊室的脚步声，爱伦要到那儿去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接着便听到瓷器当当和银餐具丁丁的响声，这时兼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最后的声响，那对孪生兄弟才明白他们该动身回家了。可是他们不愿意回去见母亲的面，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留连，迫切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我说，思嘉，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开腔了。“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不了解野宴和舞会的事，就凭这理由不让咱们明儿晚上多多地跳舞。你没有答应他们大家吧，是不是？”

“唔，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都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在一边待着，等着专门伺候你们两位呀？”

“你在一边待着？”两个小伙子放声大笑。

“你瞧，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斯图跳最后一个，然后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要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来给咱们算命。”

“我可不爱听金西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黑胡子长长的男人，而我不喜欢黑头发男人的。”

“那么，亲爱的，你是喜欢红头发的喽，是不是？”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道吃晚饭。”

“要是你肯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嚷着，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像个孩子似的活跃起来。

“斯图，是不是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如果是，那你知道，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你知道，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了。”

“对，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正好从车

站经过，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儿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谁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尽管他本人对这件事好像有点不冷不热似的。”

“你认为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嗡嗡地转了个够呢。”

“我没法不让他转呀，”思嘉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娘娘腔了。”

“不过，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地说。“那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哩！”

思嘉的脸色没有变，可是嘴唇发白了。犹如一个冷不防受到当头一击的人，在震动的最初几秒钟她还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她注视斯图尔特时的脸色还那么平静，以致这位毫无分析头脑的人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惊讶和很有兴趣呢。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准备到明年才宣布订婚，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可是周围到处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不如快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你看，思嘉，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道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答。

“并且跳所有的华尔兹吗？”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疯了。”

“让他们去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瞧着吧，思嘉。明天上午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将请求重复了一遍。

“当然。”

哥儿俩心里美滋滋的彼此对望着，可也有些惊异。尽管他们把自己看做思嘉所嘉许的追求者，可是以前他们还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这一嘉许的表征。她通常只让他们乞求、倾诉，敷衍他们，不明确表示可否，他们气恼时便报以笑颜，他们发怒时则略显冷淡。而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意要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并且一道吃晚饭。就为这些，被大学开除也值得了。

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满腹新的热情，使他们愈加留连忘返，谈论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尔克斯与汉·媚兰，彼此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不已，看来是在多方暗示要人家留他们吃晚饭。这样闹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发现思嘉已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气氛有点变了。怎么变的呢，哥儿俩并不知道，只觉得那番兴高采烈的光景已经在眼前消失。思嘉好像并不怎么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虽然她的一些回答也还得体。他们意识到某种难以理解的事，为此感到沮丧和不安，末了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新翻过的田地那边，太阳已经很低，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已经在幽暗的轮廓中渐渐模糊。家燕在场地上轻快地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有的蹒跚而行，有的昂首阔步，有的左顾右盼，都纷纷从田地里回家来了。

斯图尔特吆喝了一声：“詹姆斯！”不一会儿一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高个儿黑孩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附近跑出来，向两匹拴着的马走去。詹姆斯是贴身用人，像那些狗一样到哪里都伴随着主人。他曾是他们儿时的玩伴，到他们十岁生日那一天便归他们自己所有了。塔尔顿家的猎犬一见他便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恭候主子们驾到。两个小伙子躬身同思嘉握手告别，告诉她明天一早他们将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候她。然后他们迅速走下人行道，骑上马，由詹姆斯跟随着一口气跑上柏树夹道，一面回过头来，挥着帽子向思嘉高声喊叫。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拐过那个看不见塔拉农场的弯子以后，布伦特勒住马头，在一丛山茱萸下站住了。斯图尔特跟着停下来，黑小子也紧跑几步跟上了他们。两匹马觉得缰绳松了，便伸长脖子去啃柔嫩的春草，猎犬们也耐着性子重新在灰土中躺下，贪馋地仰望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那张老实巴交的宽脸上显出迷惑而略带激愤的神情。

“听我说，”他说，“你不觉得她好像要请我们留下吃饭吗？”

“我本来以为她会，”斯图尔特答道。“我一直等着她说出来，可是她竟没有说。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可一点也不明白。不过据我看，她是应当留我们的。这毕竟是我们回家后的第一天，她跟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何况我们还有许

多多的事情没跟她说呢。”

“据我看，我们刚来时她好像很高兴见到我们。”

“我本来也这样想。”

“可后来，大约半个钟头以前吧，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好像有点头痛。”

“我看到这一点了，可我当时并不在意。你想她是哪儿不舒服了呢？”

“我不知道。你认为我们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吗？”

他们两人思量了一会儿。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而且，思嘉一生气，谁都看得出来。她可不像有的女孩子那样闷声不响。”

“对，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生气时可不是那么冷冷地按捺着性子绕来绕去——她会痛痛快快地告诉你。不过，一定是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事，使得她默不作声，并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我敢担保，我们刚来时她是很高兴并且有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的。”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被开除了吗？”

“见鬼，决不会的！别那么傻。我们告诉她这消息时，她还若无其事地笑呢。再说，思嘉对于读书的事也并不比我们重视呀。”

布伦特在马鞍上转过身去唤那个黑人马夫：“吉姆斯！”

“唔？”

“你听见我们对思嘉小姐讲的话了吗？”

“没有呀，布伦特先生！您怎么怀疑俺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偷听，我的上帝！你们这些小黑鬼什么事都知道。怎么，你这不是撒谎吗？我亲眼看见你偷偷绕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边茉莉花底下呢。好，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惹思嘉小姐生气——或者叫她伤心的话了吗？”

经他这一说，吉姆斯才打消了假装不曾偷听的主意，皱着眉头回想起来。

“没啥，俺没听见您讲啥惹她生气的话。俺看她挺高兴见到你们，挺惦记你们，还嘁嘁喳喳像只小鸟儿乐个不停呢。后来你们谈起艾希礼先生和媚兰小姐结亲的事，她才不做声了，像只雀儿看见老鹰打头上飞过一般。”

哥儿俩面面相觑，同时点了点头，可是并不了解其中的奥妙。

“吉姆斯说得对，可我不明白那究竟是因为什么，”斯图尔特说。“我的上帝！艾希礼对于她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个朋友罢了。她对他不怎么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我们。”

布伦特点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你想过没有，”他说，“也许艾希礼没告诉她他明天晚上要宣布那件事，而她觉得不先告诉老朋友便对所有别的人都说了，因此气坏了呢？姑娘们总是非常看重首先听到这种事情的。”

“唔，也许。可就算没有告诉她是明天又怎样呢？本来是要保密，叫人大吃一惊的嘛，一个男人就没有权利对自己订婚的计划秘而不宣吗？要不是媚兰小姐的姑妈泄露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呀。而且思嘉一定早已知道他总是要娶媚兰的。你想，我们知道也有好几年了。威尔克斯家和汉密尔顿家向来是中表联姻。谁都知道他总有一天要娶她的，就像霍妮·威尔克斯总要同媚兰小姐的兄弟查尔斯结婚一样。”

“好了，我不想谈下去了。不过，我对于她不留我们吃晚饭这一点，还是感到遗憾。老实说，我不想回家听妈对我们被学校开除的事大发脾气。这不能当做第一次那样看待了。”

“说不定博伊德已经把她的火气平息下来了。你明白那个讨厌的矮鬼是多么伶牙俐齿。他每次都能把她说得心平气和的。”

“是呀，他办得到，不过那要花博伊德许多时间。他要拐弯抹角绕来绕去，直到妈给弄得实在糊涂了，情愿让步，才叫他省下点嗓子去干律师的事。可是眼下，他恐怕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开场呢。你看，我敢跟你打赌，妈一定还在为那匹新来的马感到兴奋呢，说不定要到坐下来吃晚饭和看到博伊德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又回家了。只要晚饭不吃完，她的怒火就会愈来愈旺的。因此要到十点钟左右博伊德才有机会去告诉她，既然咱们校长采取了那样的态度斥责你我二人，我们中间谁要是还留在学校也就太不光彩了。而要他把她扭过来转而对校长大发脾气，责问博伊德干吗不开枪把他打死，那就非到半夜不行。所以，我们要半夜过后才能回家。”

哥儿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对于烈性的野马，对于行凶斗殴，以及邻里的公愤，都是毫无畏惧的，惟独那位红头发母亲的痛责和有时不惜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马鞭，才叫他们感到不寒

而栗。

“那么，就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们到威尔克斯家去。艾希礼和姑娘们会乐意让我们在那里吃晚饭的。”

斯图尔特显得有点不舒服的样子。

“不，别到那里去。他们一定在忙着准备明天的野宴呢，而且……”

“唔，我忘记了，”布伦特连忙解释说。“不，我们别到那里去。”

他们对自己的马吆喝了两声，然后默默地骑着向前跑了一会，这时斯图尔特褐色的脸膛上泛起了一抹红晕。直到去年夏天为止，斯图尔特曾经在双方家庭和全县的赞许下追求过英迪亚·威尔克斯。县里的人觉得也许那位冷静含蓄的英迪亚会对他起一种镇定作用。无论如何，他们热切地希望这样。斯图尔特本来是可以匹配的，但布伦特不满意。布伦特也喜欢英迪亚，可是觉得她太平淡太柔顺，他自己简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因此在这一点上就无法与斯图尔特作伴了。这是哥儿俩头一次在兴趣上发生分歧，而且布伦特对于他兄弟居然会看上一个他认为毫不出色的姑娘，觉得很恼火。

后来，去年夏天在琼斯博罗橡树林里一个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两人突然发现了思嘉。他们认识她已多年了，并且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游伴，因为她会骑马，会爬树，几乎比男孩子毫不逊色。可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她已经是成年姑娘，而且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迷人的一个呢。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那双绿眼睛在怎样跳舞，她笑起来两个酒窝有多么深，她的手和脚多么娇小，而那腰肢又多么纤细呀！他们对她的巧

妙赞扬使她乐得放声大笑，同时，一想到她已把他们当做一对出众的小伙子，他们自己也不禁有点飘飘然了。

那是哥儿俩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从那以后，每当他们谈起这件事来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从前竟没有注意到思嘉的美貌。他们至今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来说明为什么思嘉偏偏决定要在那一天引起他们的注意。原来思嘉生成的不能容忍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恋爱，因此她一见到英迪亚和斯图尔特在一起说话便觉得受不了，便会产生掠夺之心。她并不满足于单单占有斯图尔特，还要把布伦特也猎取过来，并且以一种十分巧妙的手腕把他们两人控制住。

如今他们两人双双坠入了她的情网，而英迪亚·威尔克斯和布伦特曾经半心半意追求过的那位来自洛夫乔伊的莱蒂·芒罗，都被远远地抛在他们脑后了。至于如果思嘉接受他们中的某一个时，那个落选的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哥儿俩并不考虑。到了河边再过桥吧。眼下他们对一位姑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就相当满意了，因为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嫉妒之心。这种局面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并叫他们的母亲苦恼不堪——她是不怎么喜欢思嘉的。

“要是那个小精灵挑上了你们中间的哪一个，那就够他受的了，”她说。“可万一她把你俩都挑上呢，那时你们就得到犹他州去做摩门教徒[\[1\]](#)——我怀疑人家会不会要你们……我惟一担心的是过不了几天，你们俩就会被这个虚情假意的绿眼小妖精给弄得迷迷糊糊，彼此嫉妒乃至用枪杆子自相残杀起来。不过，要真的弄到那步田地倒也不是坏事。”

从演讲会那天起，斯图尔特每次见到英迪亚都觉得不是滋味。这不是因为英迪亚责怪了他，或者在脸色姿态之间暗示过她已经发觉他突然改变原来的忠诚了。她这个地道的正派姑娘决不会这样做。可是斯图尔

特跟她在一起时总感到内心有愧，很不自在。他明白是自己设法让英迪亚爱上了他，也知道她现在仍然爱他，所以他内心深处隐隐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像个有教养的人。他仍然十分爱她，对她那种贞静贤淑的仪态，她的学识和她所具有的种种高尚品质，他都十分尊敬。然而，糟糕的是，一跟思嘉的光彩照人和千娇百媚比起来，她就只显得那么暗淡无味和平庸呆板了。你跟英迪亚在一起时永远头脑清醒，而跟思嘉在一起就迥然不同。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叫一个男人心烦意乱了，可这种烦乱还真有魅力呢。

“那么，咱们到凯德·卡尔弗特家去吃晚饭。思嘉说过凯瑟琳已经从查尔斯顿回来了。也许她有什么我们还没听到的关于萨姆特要塞的消息。”

“凯瑟琳不会有的。我敢跟你打赌，她甚至连要塞在海港里都不清楚，哪里还知道那儿本来挤满了北方佬，后来被咱们全部轰走了。她惟一知道的就是舞会和她招来的那些情人。”

“那么，去听听她的那套胡扯也挺有趣呀。何况那也是个藏身之地，可以让我们等妈上床睡了再回家去。”

“唔，好极了！我喜欢凯瑟琳，她很好玩，我也想打听打听卡罗·莱特和其他查尔斯顿人的消息；可是要再去跟她的北方佬继母坐在一起吃顿饭，那才真要我的命呢！”

“别对她太苛刻了，斯图。她还是怀有好意的。”

“我并不是苛求她。我倒为她难过，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为她难过的人。她在你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叫你感到舒适自在，可是她所做的和说的偏偏让你反感。她简直让我坐立不安！她还把南方人当做蛮子。

她甚至跟妈这样说过。她害怕南方人。我们每次在她家，她都像吓得要死似的。她让我想起一只蹲在椅子上的瘦母鸡，瞪着两只又亮又呆板的怯生生的眼睛，仿佛一听到谁有什么动静就要扇着翅膀咯咯地叫起来。”

“这个，你也不能怪她。你曾经开枪打伤过凯德的腿嘛。”

“对，可那次是我喝醉了，否则也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来，”斯图尔特为自己辩护。“而且凯德自己从不怀恨。凯瑟琳和雷福德或者卡尔弗特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感。就是那个北方佬继母，她却大声嚷嚷，说我是个蛮子，说文明人跟粗野的南方人在一起很不安全。”

“不过，你不能怪她。她是个北方佬，不太懂礼貌，而且你毕竟打伤了她的继子呀。”

“可是，呸！那也不能作为侮辱我的理由啊！你是我妈的亲生儿子，但那次托尼·方丹打伤了你的腿，她发过火吗？没有，她只请老方丹大夫来给你包扎了一下，还问他托尼的枪怎么会打不准哪。你还记得那句话使托尼多么难过吧？”

哥儿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妈可真有办法！”布伦特衷心赞赏地说。“你可以永远指望她处事得当，不让你在众人面前感到难堪。”

“对，不过今晚我们回家时，她很可能要当着父亲和姑娘们的面让我们丢脸呢，”斯图尔特怏怏不乐地说。“听我说，布伦特。我看这意味着咱们不能到欧洲去了。你记得妈说过，要是咱们再被学校开除，便休想参加大旅游了。”

“这个嘛，见鬼去吧！咱们不管它，是不是？欧洲有什么好玩的？我敢打赌，那些外国人拿不出一样在咱们佐治亚还没有的东西来。我敢打赌，他们的马不如咱们的跑得快，他们的姑娘不如咱们的漂亮，而且我十分清楚，他们的哪一种稞麦威士忌都不能跟咱爸的酒相比。”

“可艾希礼·威尔克斯说过，他们那里有非常丰富的自然风景和音乐。艾希礼喜欢欧洲。他经常谈起欧洲。”

“唔，你知道威尔克斯家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对音乐、书籍和风景都喜爱得出奇。妈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祖母是弗吉尼亚人。她说弗吉尼亚人是十分重视这类东西的。”

“让他们重视去吧。我只要有好马可骑，有好酒可喝，有好的姑娘可以追求追求，还有个坏姑娘好开玩笑，就任凭别人去赏玩他们的欧洲好了……咱们干吗要惋惜什么大旅游呢？就算我们如今是在欧洲，可战争发生了怎么办？要回家也来不及呀。我宁愿去打仗也不想到欧洲去。”

“我也是这样，随时都可以……喏，布伦特，我想起可以到哪儿去吃晚饭了。咱们骑马越过沼泽地，到艾布尔·温德那里去，告诉他我们四人又都回到了家里，准备去参加操练。”

“这是个好主意！”布伦特高兴得叫起来。“而且咱们能听听军营里所有的消息，弄清楚他们最后决定采用哪种颜色做制服。”

“要是采用法国步兵服呢，那我再去参军就活该了。穿上那种口袋似的红裤子，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娘儿们了。我看那跟女人穿的红法兰绒衬裤一模一样。”

“您少爷们想到温德先生家去吗？”吉姆斯问。“要是您想去，您就吃不上好晚饭了。他们的厨子死啦，还没买到新的呢。他们随便找了个女人在做吃的，那些黑小子告诉我她做得再糟不过了。”

“我的上帝！他们干吗不买个新的厨子呀！”

“这帮下流坯穷白人，还买得起黑人？他们家历来最多也只有四个。”

吉姆斯的口气中充满了公然的蔑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倒是可靠的，因为塔尔顿家拥有上百个黑奴，而且像所有大农场的奴隶那样，他瞧不起那些只有少数几个奴隶的小农场主。

“你说这话，看我剥你的皮！”斯图尔特厉声喊道。“你怎么能叫艾布尔·温德‘穷白人’呢。他穷是穷，可并不是什么下流坯。任何人，无论黑人白人，谁要是瞧不起他，我可决不答应。全县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要不军营里怎么会举他当尉官呢？”

“俺可弄不懂这个道理，”吉姆斯不顾主人的斥责硬是顶嘴回答说。“俺看他们的军官全是从有钱人里边挑的，谁也不会挑肮脏的下流货。”

“他不是下流货呀！你是要拿他跟真正的白人下流坯像斯莱特里那种人相比吗？艾布尔只不过没有钱罢了。他不是大农场主，但毕竟是个小农场主。既然那些新入伍的小伙子认为可以举他当尉官，那么哪个黑小子也不能肆意说他的坏话。营里自有公论嘛。”

骑兵营是三个月前佐治亚州脱离联邦那天成立起来的，从那以后那些入伍的新兵便一直在盼望打仗。这个组织至今还没有命名，尽管已经

有了种种方案。对于这个问题，正像对于军服的颜色和式样似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并且都不愿意放弃。什么“克莱顿野猫”啦，“暴躁人”啦，“北佐治亚轻骑兵”啦，“义勇军”啦，“内地步枪兵”啦（尽管这个营将是用手枪、军刀和单刃猎刀而不是用步枪来装备的），“克莱顿灰衣人”啦，“血与怒吼者”啦，“莽汉和应声出击者”啦，所有这些名称都不乏附和的人。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家都称呼这个组织为“营”，并且，不管最终采用的名称多么响亮，他们始终用的是简简单单一个“营”字。

军官由大家选举，因为全县除了少数几个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塞米诺尔战争的老兵外，谁也没有军事经验；而且，如果大家并不喜欢和信任他，要让一个老兵当头领也只会引起全营的蔑视。大家全都喜欢塔尔顿家四个小伙子和方丹家三兄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都不愿意选举他们，因为塔尔顿家的人太容易喝醉酒和喜欢玩乐，而方丹兄弟又非常性急和暴躁。结果艾希礼·威尔克斯被选做队长了，原因是他是县里最出色的骑手，而且头脑冷静，大伙相信他还能维持某种表面的秩序。雷弗德·卡尔弗特是人人都喜爱的，被任命为上尉，而艾布尔·温德，那个沼泽地捕猎手的儿子（他本人是小农），则被选做中尉了。

艾布尔是个精明沉着的大个儿，不识字，心地和善，比别的小伙子年龄大一些，在妇女面前也表现得比较有礼貌。“营”里很少有骄下媚上的现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大多是以小农致富的，不会有那种势利眼。而且艾布尔是“营”里最好的射击手，一杆真正的“神枪”，他能够在七十五码外瞄准一只松鼠的眼睛，也熟悉野外生活，会在雨地里生火，会捕捉野兽，会寻找水源。“营”里很尊重有真本事的人，而且由于大伙喜欢他，所以让他当了军官。他严肃对待这种荣誉，不骄傲自大，好像这不过是他的本分。可是那些农场主太太们和他们的农奴们却不能宽恕他并

非生来就是上等人这一事实，尽管她们的男人都做到了。

开始时，这个“营”只从农场主的子弟中招募营丁，因而可以说是个上层的组织；他们每人自备马匹、武器、装备、制服和随身仆人。但是有钱的农场主在克莱顿这个新辟的县毕竟很少，同时为了建立一支充实的武装力量，便有必要从小农和森林地带的猎户、沼泽地的捕兽者、山地居民，有时甚至穷白人（只要他们在本阶级的一般水平之上）的子弟中招募更多的新兵。

后一部分青年人也和他们的富裕邻居一样，渴望着战争一爆发便去打北方佬，不过金钱这个微妙的问题却随之产生了。小农中很少有人是有马的。他们是使用骡子耕作，而且也没有富余的，最多不过四头骡子。这些骡子即使营里同意接受，也不能从田里拉去上战场呀，何况营里还口口声声说不要呢。至于那些穷白人，他们只要有一头骡子便自以为满不错了。边远林区的人和沼泽地带的居民既无马也没有骡子。他们完全靠林地的出产和沼泽中的猎物过活，做生意也是以物换物，一年看不见五元现金，要自备马匹、制服是办不到的。可是这些人身处贫困仍极其骄傲，就像那些拥有财富的农场主一样；他们决不接受来自富裕邻居的任何带施舍意味的东西。在这种局面下，为了保持大家的感情和把军营建成一个充实的组织，思嘉的父亲，约翰·威尔克斯，巴克·芒罗，吉姆·塔尔顿，休·卡尔弗特，实际除安格斯·麦金托什以外，全县每个大农场主，都捐钱把军营全面装备起来，包括马匹和人员在内。这件事是由每个农场主同意出钱装备自己的儿子和别的若干人开始的，但经过适当的安排以后，营里那些不怎么富裕的成员也就能够坦然接受他们的马匹和制服而不觉得有失体面了。

营队每星期在琼斯博罗集合两次，进行操练和祈祷战争早日发生。马匹还没有备齐，但那些有马的人已经在县府背后的田野里搞起了他们

想象中的骑兵演习，掀起满天尘土，扯着嘶哑的嗓子叫喊着，挥舞着从客厅墙上取下来的革命战争时代的军刀。那些还没有马匹的人便只好坐在布拉德仓库前面的镶边石上观看，一面嚼着烟草闲聊。要不他们就比赛打靶。谁也用不着你去教他打枪。因为大多数南方人生来就是玩枪的，他们平日消磨在打猎中的时间把他们全都练成了好射手。

从农场主家里和沼泽地的棚屋中，一队队年轻人携着武器奔向每个集合点。其中有初次越过阿勒格尼山脉时还很新的用来打松鼠的长杆枪，有佐治亚新开辟时打死过许多印第安人的老式毛瑟枪，有在一八一二年以及墨西哥和塞米诺尔战争中服过役的马上用的手枪，还有决斗用的镶银手枪、短筒袖珍手枪、双筒猎枪，漂亮的带有硬木枪托的英制新式来福枪，等等。

操练结束时，常常要在琼斯博罗一些酒馆里演出最后的一幕。到了傍晚，争斗已纷纷发生，使得军官们十分棘手，不得不在北方佬打来之时便忙着处理伤亡事件了。就是在这样一场斗殴中，斯图尔特·塔尔顿开枪打伤了凯德·卡尔弗特，托尼·方丹打伤了布伦特。那时这对孪生兄弟刚刚被弗吉尼亚大学开除回到家里，同时营队成立，他们热情地参加了。可是枪伤事件发生以后，也就是说两个月前，他们的母亲打发他们去进了州立大学，命令他们留在那里不要回来。他们痛苦地怀念着操练时那股兴奋劲儿，觉得只要能够和伙伴们一起骑着马，嘶喊，射击，哪怕牺牲上学的机会也是值得的。

“这样，咱们就径直过去找艾布尔吧，”布伦特提议说。“咱们可以穿过奥哈拉先生家的河床和方丹家的草地，很快就赶到那里。”

“俺到那里什么好的也吃不着，只有吃负鼠和青菜了，”吉姆斯不服气地说。

“你什么也休想吃，”斯图尔特奸笑道。“因为你得回家去，告诉妈我们不回去吃晚饭了。”

“不，俺不回去！”吉姆斯惊慌地嚷道。“不，俺不回去！回去给比阿特里斯小姐打个半死可不是好玩的。首先她会问俺你们怎么会又给开除了？其次，俺怎么今晚没带你们回家，好让她好好揍你们一顿？末了，她还会突然向我扑过来，像鸭子扑一只无花果虫似的。俺很清楚，她会在这件事通通怪在俺头上。要是你们带俺到温德先生家去，俺就整夜蹲在外边林子里，没准儿巡逻队会逮住俺的，因为俺宁愿给巡逻队带走，也不要太太生气时落到她的手中。”

哥儿俩瞧着这个倔犟的黑孩子，感到又困惑又气恼。

“这傻小子可是做得出来，会叫巡逻队给带走的。果真这样，便又给妈添了个话题，好唠叨几个星期了。我说这些黑小子们是最麻烦的。有时我甚至想，那帮废奴主义者的主意倒不错呢。”

“不过嘛，总不能让吉姆斯去应付咱们自己不敢应付的场面吧。看来咱们只好带着他。可是，当心，不要脸的黑傻瓜，你要是敢在温德家的黑人面前摆架子，敢夸口说咱们常常吃烤鸡和火腿，而他们除了兔子和负鼠什么也吃不上，那我——我就要告诉妈去。而且，也不让你跟我们一起打仗喽。”

“摆架子？俺在那些不值钱的黑小子跟前摆架子？不，先生们，俺还讲点礼貌呢。比阿特里斯小姐不是像教育你们那样也教育俺要有礼貌吗？”

“可她在咱们三人身上都没有做得很好呀，”斯图尔特说。“来吧，咱们继续赶路。”

他让自己的大红马后退几步，然后用马刺在它腰上狠踢一下，叫它跳起来轻易地越过篱栏，进入杰拉尔德·奥哈拉农场那片松软的田地。布伦特的马跟着跳过，接着是吉姆斯的，他跳时紧紧抓住鞍头和马鬃。吉姆斯不喜欢跳篱栏，但是他为了赶上自己的两位主人，还跳过比这更高的地方呢。

他们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横过那些红土垅沟，跑下山麓向河床走去。这时布伦特向他兄弟喊道：

“我说，斯图！你觉得思嘉本来想留咱们吃晚饭吗？”

“我始终认为她会是的，”斯图尔特高声答道。“你说呢……”

[\[1\]](#) 摩门教是1830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初期行一夫多妻制，但这里是讲的一妻多夫。

第二章

那对孪生兄弟离开时，思嘉站在塔拉农场的走廊上目送他们，直到飞跑的马蹄声已隐隐消失，她才像个梦游人似的回到椅子上去。她的脸觉得发僵，仿佛有什么痛处，可嘴巴却真的酸痛了，原因是刚才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咧着嘴假装微笑，为了不让那对孪生子发觉她内心的秘密。她疲惫地坐下，将一条腿盘起来，这时心脏难受得发胀，好像快要从胸膛里爆出来似的。它古怪地轻轻跳着；她的两手冰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沉重地压迫着她。她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惶惑的神情，这种惶惑说明，她这个娇宠惯了、经常有求必应的孩子现在可碰到生活中不愉快的事了。

艾希礼要同媚兰·汉密尔顿结婚了！

唔，这不可能是真的！那对孪生子准弄错了。他们又在开她的玩笑呢。艾希礼不会，不会爱上她。谁也不会的，同媚兰这样一个耗子般的小个儿。思嘉怀着轻蔑的心情想起媚兰瘦小得像孩子的身材，她那张严肃而平淡得几乎有点丑陋的鸡心形的脸，而且艾希礼可能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自从去年“十二橡树”村举行家中大宴会以来，他最多只到过亚特兰大两次。不，艾希礼不可能同媚兰恋爱，因为——唔，她决不会错的——因为他在爱她呀！她思嘉才是他所爱的那个人呢——她知道！

思嘉听见嬷嬷笨重的脚步在堂屋里把地板踩得嘎嘎响，便赶快将盘着的那条腿伸下来，并设法放松脸部的表情，尽量显得平静一些。可万万不能让嬷嬷怀疑到出了什么事呀！嬷嬷总觉得奥哈拉家的人连身子带灵魂都是她的，他们的秘密就是她的秘密。只要有一丝神秘的味道，她

就会像条警犬似的无情地追踪嗅迹。思嘉根据已往的经验，知道如果嬷嬷的好奇心不能立即满足，她就会去跟妈一起嘀咕，那时便只好向母亲交代一切，要不就得编出一个像样的谎话来。

嬷嬷从堂屋里出来了，她是个大块头老婆子，但眼睛细小而精明，活像一头大象。她长得黑不溜秋，是纯粹的非洲人，把整个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奥哈拉一家，成了爱伦的左右手，三个女孩子的煞星和其他家仆的阎罗王。嬷嬷虽然是黑人，但她的行为规范和自豪感却和她主人的一样高或者还要高些。她是在爱伦·奥哈拉的母亲索兰吉·罗毕拉德的卧室里养育大的，那位老太太是个文雅冷静的高鼻子法兰西人，无论对自己的儿女或者仆人只要触犯法规便不惜给以应得的惩罚。她曾经做过爱伦的嬷嬷，后来爱伦结婚时跟着她从萨凡纳来到了内地。嬷嬷要是宠爱谁，就会严加管教。正由于她是那样宠爱思嘉和因思嘉而感到骄傲，她对思嘉的管教也就没个完了。

“那两位少爷走了吗？你怎么没留他们吃晚饭呀，思嘉小姐？俺告诉了波克，叫他添两份客饭啦。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呢？”

“唔，他们尽谈战争，我都听得烦死了，再忍受不了同他们一起吃饭，尤其怕爸也参加进来大叫大嚷，议论林肯先生。”

“你可像个女仆一般不知礼了，还亏你妈和俺辛辛苦苦教你呢。还有，你怎么没披上你的披肩呀？夜风快吹起来了！俺一次又一次告诉你，光着肩膀坐在夜风里要感冒发烧的。快进屋里来，思嘉小姐。”

思嘉故意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掉过头去，幸喜嬷嬷正在一个劲儿唠叨披肩的事，不曾看见她的脸。

“不，我要坐在这里看落日。它多美呀。你去给我把披肩拿来。劳

驾了，嬷嬷，让我坐在这里，等爸爸回家来再进屋去。”

“俺听你这声音像是着凉了，”嬷嬷怀疑地说。

“唔，没有，”思嘉不耐烦地说。“你去把我的披肩拿来吧。”

嬷嬷蹒跚着走回堂屋，这时思嘉听到她轻声呼唤着上楼去找楼上的那个女用人。

“听着，罗莎！把思嘉小姐的披肩给我扔下来。”接着，她的声音更响了：“不中用的黑鬼！她总是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又得俺亲自爬上楼去取了。”

思嘉听到楼梯格格作响，便轻轻站起身来。嬷嬷一回来又要重复那番责备她不懂礼貌的话了，可思嘉觉得正当自己心酸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再叨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她犹豫不定地站着，不知该躲到哪里去让痛苦和心情略略平息，这时她忽然想起一个念头，给她带来了一线微弱的希望。原来那天下午她父亲骑马到威尔克斯家的农场“十二橡树”村去了，他是为了商量购买他那位管家波克的胖老婆迪尔茜才到那里去的。迪尔茜是“十二橡树”村的女领班兼接生婆，自从六个月前结婚以来，波克就没日没夜地缠着要主人把她买过来，好让他们两口子住在一起。那天下午杰拉尔德实在已抵挡不住，只得动身到那边去商量购买迪尔茜的事。

当然，思嘉心想，爸会知道这个可怕的传闻是不是真的。就算他今天下午的确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他也许注意到了某些迹象，感觉到威尔克斯家有什么叫人兴奋的事吧。要是我能在吃晚饭前一个人看见他，说不定就能弄个明白——原来不过是那哥儿俩的一个缺德的玩笑罢了。

杰拉尔德该回来了。如果她想单独见他，她也毋需麻烦，只消在车道进入大路的口子上迎接他就行。她悄悄地走下屋前的台阶，又回过头来仔细看看，要弄清楚嬷嬷的确没有在楼上窗口观望。她没有看见那张围着雪白头巾的黑色阔脸在晃动的帷帘间不满地窥探，便大胆地撩起那件绿花布裙，沿着石径向车道迅速跑去，只要那双镶有缎带的小便鞋允许，她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的。

铺着碎石的车道两旁，茂密的柏树枝叶交错，形成天然的拱顶，使那长长的林荫路变成了一条阴暗的甬道。她一跑进这甬道里，便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家里的人望不见了，这才放慢脚步。她气喘吁吁，因为她的胸衣箍得太紧，不容许她这样飞跑，不过她还是尽可能迅速走去。她很快便到了车道尽头，走上了大路，可是她并不停步，直到拐了个弯，那里有一大丛树遮掩着她，使家里人再也看不见了。

她两颊发红，呼吸急促，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等待父亲。往常这时候，他应该已经回来了，不过她高兴今天他晚一些，这样她才有时间喘过气来，使脸色显得平静些，不致引起父亲的猜疑。她分分秒秒地期待着听到得得的马蹄声，看到父亲用他那吓死人的速度驰上山冈。可是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杰拉尔德还是不见回来。她顺着大路望去，想找到他的影子，这时心里的痛处又膨胀起来了。

“唔，那不可能是真的！”她心想。“他为什么不来呢？”

她的目光沿着那条因早晨下过雨而变得血红的大路迤迤前行。她沉思着，在心里跟踪着这段路程奔下山冈，到那懒洋洋的弗林特河畔，越过荆榛杂乱的沼泽谷底，再爬上下一个山冈到达“十二橡树”村，艾希礼就住在那里。此刻，这条路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它是通向艾希礼和那幢美丽的像希腊神殿般高踞于山冈上的白圆柱房子。

“啊，艾希礼！艾希礼！”她心里喊着，心跳得更快了。

自从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子把他们的闲话告诉她以后，一种惶惑和灾祸的冷酷感一直沉重地压抑着她，可如今这种意识已被推到她心灵的后壁去，代之而起的是两年以来始终支配着她的那股狂热之情。

现在看来颇有点奇怪，当她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为什么从不觉得艾希礼有何动人之处呢？童年时，她看见他走来走去，可一次也不曾想过他。直到两年前那一天，当时艾希礼刚从为期三年的欧洲大陆旅游回来，到她家来拜望，她才爱上了他。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时她正在屋前走廊上，他骑着马从林荫道上远远而来，身穿灰色细棉布上衣，领口打着个宽大的黑蝴蝶结，与那件皱领衬衫很相配。直到今天，她还记得他那穿着上的每一个细节，那双马靴多亮啊，还有蝴蝶结别针上那个浮雕宝石的蛇发女妖的头，那顶宽边巴拿马帽子——他一看见她就立即把帽子拿在手里了。他跳下马，把缰绳扔给一个黑孩子，站在那里朝她望着，那双矇眈的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流露着微笑；他的金黄色头发在阳光下闪烁，像一顶灿烂的王冠。那时他温和地说：“你都长成大人了，思嘉。”然后轻轻地走上台阶，吻了吻她的手。还有他的声音啊！她永远也忘不了她听到时那怦然心动的感觉，仿佛她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慢吞吞的、响亮的、音乐般的声音！

就在这最初一刹那，她觉得她需要他，像要东西吃，要马骑，要温软的床铺睡觉那样简单，那样说不出理由地需要他。

两年以来，他陪着她在县里各处走动，参加舞会、炸鱼宴、野餐，乃至法庭开庭日的听审，等等，尽管从来不像塔尔顿兄弟那样频繁，也不像方丹家的年轻小伙儿那样纠缠不休，可每星期都要到塔拉农场来拜

访，从未间断过。

的确，他从来没有向她求过爱，他那双清澈的眼睛也从来没有流露过像思嘉在其他男人身上熟悉的那种炽热的光芒。可是仍然——仍然——思嘉知道他在爱她。在这点上她是不会错的。直觉比理智更可靠，而从经验中产生的认识也告诉她他在爱她。她几乎常常叫他吃惊，那时他的眼睛显得既不朦胧也不疏远，带着热切而凄楚的神情望着她，使她不知所措。她知道 他在爱她。他为什么不对她说明呢？这一点她无法理解。但是她无法理解他的地方还多着呢。

他经常很客气，可又那么冷淡，那么疏远。谁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而思嘉是最不明白的。在那一带，人人都是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艾希礼的谨慎性格便更加使人看不惯了。他对县里的种种娱乐，如打猎、赌博、跳舞和谈论政治等方面，都跟任何别的青年人一样精通，而且是最出色的骑手；可是他跟大家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这些愉快的活动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人生的目的。他单单对书本和音乐感兴趣，并且很爱写诗。

啊，他为什么要长得这么漂亮，可又这么客气而不好亲近，而且一谈起欧洲、书本、音乐、诗歌以及那些她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来，就那么兴奋得令人生厌——可是又那么令人爱慕呢？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当思嘉同他坐在前门半明半暗的走廊上闲谈过以后，每次上床睡觉时，总要翻来覆去好几个钟头，最后只得自我安慰地设想下次他再来看她时一定会向她求婚，这才渐渐睡着。可是，下次来了又走了，结果还是一场空——只不过那股令她着迷的狂热劲儿却升得更高更热罢了。

她爱他，她需要他，可是她不了解他。她是那么直率、简单，就像吹过塔拉上空的风和从塔拉身边绕过的河流一样，而且她即使活到老也

不可能理解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如今，她生平第一次碰上了一个性格复杂的人。

因为艾希礼天生属于那种类型，他们一有闲暇不是用来做事，而是用来思想，用来编织色彩斑斓而毫无现实内容的幻梦。他生活在一个比佐治亚美好得多的内心世界里留连忘返。他对人冷眼旁观，既不喜欢也不厌恶。他对生活漠然视之，无所动心，也无所忧虑。他对宇宙以及他在其中的地位，无论适合与否都坦然接受，有时耸耸肩，回到他的音乐、书本和那个更好的世界里去。

思嘉不明白，既然他的心对她的心是那样陌生，为什么他竟会迷住她呢？就是他的这个秘密像一扇既没有锁也没有钥匙的门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他身上那些她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只有使她更加爱他，他那种克制的求爱态度只能鼓励她下更大的决心去把他占为己有。她从不怀疑他总有一天会向她求婚，因为她实在太年轻太娇惯了，从来不懂得失败是怎么回事。现在，好比晴天霹雳，这个可怕的消息突然降临。艾希礼要娶媚兰了！这不可能是真的呀！

怎么，就在上周一个傍晚他们骑马从费尔黑尔回家时，他还对她说过：“思嘉，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可是不知怎么说好。”

那时她假装正经地低下头来，可高兴得心怦怦直跳，觉得那个愉快的时刻来了。接着他又说：“可现在不行啊！咱们快到家了，没有时间了。唔，思嘉，你看我多么胆怯呀！”他随即用靴刺在马肋上踢了几下，赶快送思嘉越过山冈回塔拉来了。

思嘉坐在树桩上，回想着那几句曾叫她十分高兴的话，可这时它们突然显出另一种意义，一种可怕的意义。也许他打算告诉她的就是他要

订婚的消息呢！

啊，只要爸回来就好了！这个疑团她实在再也忍受不了啦。她又一次焦急地沿着大路向前望去，又一次大失所望。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以下，大地边沿那片红霞已消褪成淡粉色的暮霭。天空渐渐由浅蓝变为知更鸟蛋般淡淡的青绿，田园薄暮中那种超尘绝俗的宁静也悄悄在她周围降落。朦胧夜色把村庄笼罩起来了。那些红土垅沟和那条仿佛刚被切开的红色大路，也失掉了神奇的血色而变成平凡的褐色土地了。大路对面的牧场上，牛、马和骡子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头颈从篱栏上伸出去，等待着被赶回棚里去享受晚餐。它们不喜欢那些灌木丛的黑影把牧地小溪遮蔽，同时抽动双耳望着思嘉，仿佛很欣赏人类的陪伴似的。

在奇异的朦胧暮色中，河边湿地上那些在阳光下郁郁葱葱的高大松树，如今已变得黑糊糊的，与暗淡的天色两相衬托，好像一排黑色巨人站在那里，把脚下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给遮住了。河对过的山冈上，威尔克斯家的白色烟囱在周围的茂密橡树林中渐渐隐去，只有远处点点的晚餐灯火还能照见那所房子依稀犹在。暖和而柔润的春之气息，带着新翻的泥土和蓬勃生长的草木的潮湿香味温馨地把她包围起来。

落日、春天和新生的草木花卉，对于思嘉来说都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她毫不在意地接受它们的美，犹如呼吸空气和饮用泉水一样，因为除了女人的相貌、马、丝绸衣服和诸如此类的具体东西以外，她从来也不曾有意识地在任何事物身上看到过美。不过，塔拉农场照料得很好的田地上空这一静穆的暮景却给她那纷乱的心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宁。她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以致好像并没发觉自己在爱它，就像爱她母亲在灯光下祈祷时的面容一样。

在蜿蜒的大路上仍然不见杰拉尔德的影子。如果她还要等候很久，嬷嬷就一定会来寻找她，并把她赶回家去。可是就在她眯着眼睛向那愈来愈黑暗的大路前头细看时，她听到了草山脚下得得的马蹄声，同时看见牛马在慌张地散开。杰拉尔德·奥哈拉飞奔着回家来了。

他跨着那匹腰壮腿长的猎马驰上山冈，远远看去像个孩子骑在一匹过于高大的马上似的。长长的白发在他脑后飞扬着，他举着鞭子，吆喝着加速前进。

思嘉心中尽管充满了焦急不安的情绪，但仍然怀着无比的自豪感观望父亲，因为杰拉尔德真正是个出色的骑手。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旦喝了点酒便要跳篱笆，”思嘉心想。“而且去年他就是在这里把膝头摔坏的呀。你以为他会记住这教训吧，尤其是他还对母亲发过誓，答应再也不跳了呢。”

思嘉不怕她父亲，并且觉得他比她的姐妹们更像是一个同辈，因为跳篱笆和向他妻子保密这件事使他感到一种孩子气的骄傲和略带内疚的愉悦，而这是可以和思嘉干了坏事瞒过嬷嬷时的高兴心情比美的。现在她从树桩上站起身来看他。

那匹大马跑到篱笆边，弯着前腿纵身一跃，便像只鸟儿般毫不费力地飞了过去，它的骑手也高兴地叫喊着，将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响，长长的白发在脑后飞扬起来。杰拉尔德并没有看见在树木黑影中的女儿，他在大路上勒住缰绳，赞赏地轻拍着马的颈项。

“在咱们县里没有谁比得上你，州里也没有，”他得意洋洋地对自己的马说。他那爱尔兰米思地方的口音依然很重，尽管到美国已三十九年了。接着他赶快理了理头发，把揉皱的衬衫和扭到耳背后的领结也整理

好。思嘉知道这些修整工夫是为了让自己像个讲究的上等人模样去见母亲，假装是拜访邻居以后安安稳稳骑马回来的。她明白自己的机会到了，她可以开始同他谈话而不必担心泄露真实的用意了。

这时她大声笑起来。果然不出所料，杰拉尔德听见笑声大吃一惊，但随即便认出了她，红润的脸上堆满了边讨好边挑战的表情。他艰难地跳下马来，因为双膝已经麻木了；然后把缰绳搭在胳膊上，蹒跚地向她走来。

“好啊，小姐，”他说着，拧了一下她的面颊，“那么，你是在偷看我了，而且像你的苏伦妹妹上星期干过的那样，准备到你母亲面前去告我的状了吧？”

他那沙哑低沉的声音里含有怒意，但同时也带有讨好的意味，这时思嘉便挑剔而又嗲声嗲气地伸出手来将他的领结拉正了。他那扑面而来的呼吸让她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混和着薄荷香气的波旁威士忌酒味。他身上还散发着咀嚼烟草和擦过油的皮革以及马汗的气味——这是一股各种味道的混杂，她经常把它同父亲联系起来，以致在别人身上闻到时也本能地喜欢。

“不会的，爸，我不是苏伦那种搬弄是非的人，”她请他放心，一面略略向后退了一下，带着品评的神气端详他的服饰。

杰拉尔德是个矮个儿，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但腰身很壮，脖子很粗，坐着时那模样叫陌生人看了还以为他是个比较高大的人呢。他那十分笨重的躯干由经常裹在头等皮靴里的短粗的双腿支撑着，而且经常大大叉开站着，像个摇摇摆摆的孩子。凡是自以为了不起的矮人，那模样大多是有点可笑的；可是一只矮脚的公鸡在场地上却备受尊敬，杰拉尔

德也就是这样。谁也不会有胆量把杰拉尔德当做可笑的矮个儿看待的。

他今年六十岁了，一头波浪式的鬓发已白如银丝，但是他那精明的脸上还一点没皱纹，两只蓝眼睛也焕发着青年人无忧无虑的神采，这说明他从来不为什么抽象的问题伤脑筋，只想些简单实际的事，如打扑克时要抓几张牌，等等。他那张纯粹爱尔兰型的脸，同他已离别多年的故乡的那些脸一模一样，是圆圆的、深色的，短鼻子，宽嘴巴，满脸好战的神情。

杰拉尔德·奥哈拉虽然外表粗暴，但心地却十分善良。他不忍心看到奴隶们受惩罚时的可怜相，即使是应该的也罢；也不乐意听到猫叫或小孩啼哭。不过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这个弱点。他还不知道人家遇到他不过五分钟就明白他是好心肠的人了。可是如果他觉察到这一点，他的虚荣心就要大受伤害，因为他喜欢设想，只要自己大喊大叫地发号施令，谁都会战战兢兢地服从呢。他从来不曾想到过，在这个农场里人人都服从的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他太太爱伦的柔和的声音。这个秘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自爱伦以下直到最粗笨的大田劳工，都在暗中串通一气，让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话就是圣旨。

思嘉对他的脾气和吼叫比谁都更不在乎。她是他的头生孩子，而且杰拉尔德也清楚，在三个儿子相继躺进了家庭墓地之后，他不会再有儿子了，因此他已逐渐养成习惯，以男人对男人的态度来对待她，而这是她所最乐意接受的。她比几个妹妹更像父亲，因为卡琳生来体格纤弱，多愁善感，而苏伦又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文雅，有贵妇人风度。

此外，思嘉和父亲之间还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协议把彼此联系在一起。要是杰拉尔德看见女儿爬篱笆而不愿绕道到大门口去，他便当面责备她，但事后并不向爱伦或嬷嬷提起。而思嘉要是发现他在向太太郑重

保证之后还照样骑着马跳篱笆，或者从县里人的闲谈中听说他打扑克时输了多少钱，她也不在吃晚饭时像苏伦那样直统统地说起这件事。思嘉和她父亲认真地彼此交代过：谁要是把这种事搬到母亲耳边，那只会使她伤心，而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犯不着这样做的。

如今思嘉在擦黑的微光中望着父亲，也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一到他面前心里就舒服了。他身上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粗俗味儿吸引着她。她作为一个最没有分析头脑的人，并不明白这是由于她自己身上也或多或少有着同样品性的缘故，尽管爱伦和嬷嬷花了十六年的心血想把它抹掉，也终归徒然。

“好了，你现在完全可以出台了，”她说，“我想除非你自己吹牛，谁也不会怀疑你玩过这种花招的。不过我觉得，你去年已经摔坏了膝盖，现在又跳这同一道篱笆——”

“唔，要是我还得靠自己的女儿来告诉我什么地方该跳或不该跳，那可太糟糕了，”他叫嚷着，又在她脸颊上拧了一把。“颈脖子是我自己的，就是这样。此外，姑娘，你光着肩膀在这儿干什么来着？”

她看到父亲在玩弄他惯用的手法来回避眼前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便轻轻挽住他的胳膊，一边说：“我在等你呢！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晚才回来。我还以为你把迪尔茜买下来了。”

“买是买下来了，可价钱要了我的命。买了她和她的小姐儿普里茜。约翰·威尔克斯几乎想把她们送掉，可我决不让人家说杰拉尔德·奥哈拉在买卖中凭友情占了便宜。我叫他把两人共卖了三千。”

“我的天，爸爸，三千哪！再说，你也用不着买普里茜呀！”

“难道该让我自己的女儿公然来评判我？”杰拉尔德用幽默的口吻喊道：“普里茜是个满可爱的小姐儿，所以——”

“我知道。她是个又鬼又笨的小家伙，”思嘉不顾父亲的吼叫，只平静地接下去说。“而且，你把她买下的主要理由是，迪尔茜央求你买她。”

杰拉尔德好像倒了威风，显得很尴尬，就像他平常做好事时给抓住了那样，这时思嘉便乐呵呵地笑话起他那伪装的坦率来了。

“不过，就算我这样做了又怎么样？只买来迪尔茜，要是她整天惦记孩子，又有什么用呢？好了，从此我再也不让这里的黑小子跟别处的女人结婚了。那太费钱。来吧，淘气包，咱们进屋去吃晚饭。”

周围的黑影愈来愈浓，最后一丝绿意也从天空中消失了，春天的温馨已被微微的寒意所取代。可是思嘉还在踌躇，不知怎样才能把话题转到艾希礼身上而又不让杰拉尔德怀疑她的用意。这是困难的，因为思嘉身上找不出一根随机应变的筋来；同时杰拉尔德也和她十分相似，没有哪一次不识破她的诡计，犹如她猜透了他的一样。何况，他这样做时是很少拐弯抹角的。

“‘十二橡树’村那边的人都怎样了？”

“大体和往常一样。凯德·卡尔弗特也在那里。我办完迪尔茜的事以后，大家在走廊上喝了几盅棕榈酒。凯德刚刚从亚特兰大来，他们正兴致勃勃，在那里谈论战争，以及——”

思嘉叹了一口气。只要杰拉尔德一谈起战争和脱离联邦这个题目，他不扯上几个小时是不会罢休的。她连忙拿另一个话头来岔开。

“他们有没有谈起明天的全牛野宴？”

“我记得是谈起过的。那位小姐——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去年到这里来过的那个小妮子，你知道，艾希礼的表妹——啊，对了，媚兰·汉密尔顿小姐，就叫这个名字——她和她哥哥查尔斯已经从亚特兰大来了，并且——”

“唔，她果真来了？”

“她来了，真是个可爱的文静人儿，总是不声不响的，女人家就该这样嘛。走吧，女儿，别磨蹭了。你妈会到处找咱们的。”

思嘉一听到这消息心就沉了。她曾经不顾事实地一味希望会有什么事情把媚兰·汉密尔顿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她就是那里的人呀；而且听到连父亲也完全跟她的看法相反，满口赞赏媚兰那文静的品性，这就迫使她不得不摊开来谈了。

“艾希礼也在那里吗？”

“他在那里。”杰拉尔德放开女儿的胳膊，转过身来，用犀利的眼光凝视着她的脸。“如果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出来等我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却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

思嘉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心中一片纷乱，脸都涨得通红了。

“好，说下去。”

她还是什么也不说，真希望在这种局面下能使劲摇晃自己的父亲叫他闭嘴算了。

“他在，并且像他的几个妹妹那样十分亲切地问候了你，还说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拖住你不去参加明天的大野宴呢。我当然向他们保证绝不会的，”他机灵地说。“现在你说，女儿，关于你和艾希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没什么，”她简单地答道，一面拉着他的胳膊。“我们进去吧，爸。”

“现在倒是你要进去了，”他说。“可是我偏要站在这里，直到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唔，我想起来了，你最近显得有点奇怪。难道他跟你胡闹来着？他向你求婚了吗？”

“没有，”她简单地回答。

“他是不会的，”杰拉尔德说。

她心中顿时火起，可是杰拉尔德摆了摆手，叫她平静些。

“别说了，姑娘！今天下午我从约翰·威尔克斯那里听说，艾希礼千真万确要跟媚兰小姐结婚。明天晚上就要宣布。”

思嘉的手从他的胳膊上滑下来。那果然是真的呀！

她心头一阵剧痛，仿佛一只野兽用尖牙在咬着似的。就在这当儿，她父亲的眼睛死死盯住她，由于面对一个他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而觉得有点可怜，又颇为气恼。他爱思嘉，可是现在她竟把她那些孩子气的问题向他提出来，强求他来解决，这就使他很不舒服。爱伦懂得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思嘉本来应当到她那里去诉苦的。

“你这不是在出自己的洋相——出咱们大家的洋相吗？”他厉声说，

声音高得像平日发脾气时一样了。“你是在追求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了？可这县里有那么多公子哥儿，你本来是谁都可以挑的呀！”

愤怒和受伤的自尊心反而把思嘉心中的痛苦驱走了一部分。

“我并没有追求他。只不过——感到吃惊罢了。”

“你这是在撒谎！”杰拉尔德大声说，接着，他凝视着她的脸，又突然显得十分慈祥地补充道：“我很难过，女儿。但毕竟你还是个孩子，而且别的小伙子还多着呢。”

“妈嫁给你时才十五呀，现在我都十六了，”思嘉嘟嘟囔囔地说。

“你妈可不一样，”杰拉尔德说。“她可从来不像你这样胡思乱想。好了，女儿。高兴一点，下星期我带你到查尔斯顿去看尤拉莉姨妈。看看他们那里怎样闹腾萨姆特要塞的事，包你不到一星期就把艾希礼忘了。”

“他还把我当孩子看，”思嘉心里想，悲伤和愤怒憋得她说不出话来，“以为只要拿着新玩具在我面前晃两下，我就会把伤痛全忘了呢。”

“好，不要跟我作对了，”杰拉尔德警告说。“你要是懂点事，早就该同斯图尔特或者布伦特结婚了。考虑考虑吧，女儿。同这对双胞胎中无论哪一个结婚，两家的农场便可以连成一片，吉姆·塔尔顿和我便会给你们盖一幢漂亮房子，就在两家农场连接的地方，那一大片松林里，而且——”

“别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了，好吗？”思嘉嚷道。“我不去查尔斯顿，也不要什么房子，或同双胞胎结婚。我只要——”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但已经为时过晚。

杰拉尔特的声音显得出奇地平静，他慢吞吞地说着，仿佛是从一个很少使用的思想匣子里把话一字一句地抽出来似的。

“你惟一要的是艾希礼，可是却得不到他。而且即使他要和你结婚，我也未必就乐意答应，无论我同约翰·威尔克斯家有多好的交情。”这时他看到她惊惶的神色，便接着说：“我要让我的女儿幸福，可你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啊，我会的，我会的！”

“你不会的，女儿。只有同一类型的人两相匹配，才有幸福可言。”

思嘉心里忽然起了一种恶意，想大声喊出来：“可你不是一直很幸福呀，尽管你和妈并不是同类的人，”不过她把这念头压下去了，生怕他容忍不了这种卤莽行为，会打她的耳光。

“咱们家的人跟威尔克斯家的人不一样，”他字斟句酌地慢慢说。“威尔克斯家跟咱们所有的邻居——跟我所认识的每家邻居都不一样。他们是些古古怪怪的人，最好是和他们的表姐妹去结婚，让他们一起保持自己的古怪去吧。”

“怎么，爸爸，艾希礼可不是——”

“别急呀，姑娘！我并没说这个年轻人的坏话嘛，因为我喜欢他。我说的古怪，并不就是疯狂的意思。他的古怪并不像卡尔弗特家的人那样，把所有的一切都押在一匹马身上，也不像塔尔顿家的孩子那样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而且跟方丹家那些狂热的小畜生也不一样，他们动不动就行凶杀人。那种古怪是容易理解的，而且，老实说吧，要不是上帝保佑，杰拉尔德·奥哈拉很可能样样俱全呢。我也不是说，你要是做了

他的妻子，艾希礼会跟别的女人私奔，或者揍你。要是那样，你反而会幸福些，因为你至少懂得那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的古怪属于另一种方式，它使你对艾希礼根本无理解可言。我喜欢他，可是对于他所说的这些东西，我几乎全都摸不着头脑。好了，姑娘，老实告诉我，你理解他关于书本、诗歌、音乐、油画以及诸如此类的傻事所说的那些废话吗？”

“啊，爸爸，”思嘉不耐烦地喊道，“要是我跟他结了婚，我会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的！”

“唔，你会，你现在就会？”杰拉尔德暴躁地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这说明你对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知道得还很少，更何况对艾希礼呢。你可千万别忘了哪个妻子也不曾把丈夫改变一丁点儿啊。至于说改变威尔克斯家的某个人，那简直是笑话，女儿。他们全家都那样，而且历来如此。而且大概会永远这样下去了。我告诉你，他们生来就这么古怪。瞧他们今天跑纽约，明天跑波士顿，去听什么歌剧，看什么油画，那个忙活劲儿！还要从北方佬那儿一大箱一大箱地订购法文和德文书呢！然后他们就坐下来读，坐下来梦想天知道什么玩意儿，这样的大好时光要是像正常人那样用来打猎和玩扑克，该多好呀！”

“可是县里没有人骑马骑得比艾希礼更好的呢，”思嘉对这些尽是诬蔑艾希礼的话十分恼火，才开始辩护起来。“也许他父亲不算，此外一个人也没有。至于打扑克，艾希礼不是上星期在琼斯博罗还赢走了你二百美元吗？”

“又是卡尔弗特家的小子们在胡扯了，”杰拉尔德不加辩解地说，“要不然你怎会知道这个数目。艾希礼能够跟最出色的骑手骑马，也能跟最出色的牌友玩扑克——我就是最出色的，姑娘！而且我不否

认，他喝起酒来能使甚至塔尔顿家的人也醉倒在桌子底下。所有这些他都行，可是他的心不在这上面。这就是我说他为人古怪的原因。”

思嘉一声不响，她的心在往下沉。对于这最后一点，她想不出辩护的话来了，因为她知道杰拉尔德是对的。艾希礼的心不在所有这些他玩得最好的娱乐上。对于大家所最感兴趣的任何事物，他最多只不过出于礼貌，表示爱好而已。

杰拉尔德明白她这沉默的意思，便拍拍她的臂膀得意地说：“好啦，思嘉！你承认我这话说对了。你要艾希礼这样一个丈夫干什么呢？他们全都是疯疯癫癫的，所有威尔克斯家的人。”接着，他又用讨好的口气说：“刚才我提到塔尔顿家的小伙子们，那可不是挤对他们呀。他们是些好小子，不过，如果你在设法猎取的是凯德·卡尔弗特，那么，这对我也完全一样。卡尔弗特家的人是好样的，他们都是这样，尽管那老头娶了个北方佬。等到我过世的时候——别响呀，亲爱的，听我说嘛！我要把塔拉农场留给你和凯德——”

“你把凯德用银盘托着送给我，我也不要，”思嘉气愤地喊道。“我求求你不要硬把他推给我吧！我不要塔拉或别的什么农场。农场一钱不值，要是——”

她正要说“要是你得不到你所想要的人”，可这时杰拉尔德被她那种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她居然那样对待他送给的礼品，那是除爱伦以外他在世界上最宠爱的东西呢，于是他大吼了一声。

“思嘉，你真敢公然对我说，塔拉——这块土地——一钱不值吗？”

思嘉固执地点点头。她内心太痛苦了，已经顾不上考虑这是否会惹她父亲大发脾气。

“土地是世界上惟一最值钱的东西啊！”他一面嚷，一面伸开两只又粗又短的胳膊做出非常气愤的姿势，“因为它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东西，而且你千万别忘了！它是惟一值得你付出劳动，进行战斗——牺牲生命的東西啊！”

“啊，爸，”她厌恶地说，“你说这话可真像个爱尔兰人哪！”

“难道我为这感到羞耻过吗？不。我感到自豪呢。你可别忘了你是半个爱尔兰人，姑娘！对于每一个身上有一滴爱尔兰血液的人来说，他们居住的土地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此刻我是在为你感到羞耻啊。我把世界上——咱们祖国的米思除外——最美好的土地给你，可你怎么样呢？你嗤之以鼻嘛！”

杰拉尔德正准备痛痛快快发泄一下心中的怒气，这时他看见思嘉满脸悲伤的神色，便止住了。

“不过，你还年轻。将来你会懂得爱这块土地的。只要你做了爱尔兰人，你是没法摆脱它的。你现在还是个孩子，还只为自己的意中人操心哪。等到你年纪大一些，你就会懂得——如今你要下定决心，究竟是挑选凯德还是那对双胞胎，或者伊凡·芒罗家的小伙子，无论谁，到时候看我让你们过得舒舒服服的。”

“啊，爸！”

这时杰拉尔德觉得这番谈话实在厌烦透了，而且一想到这个问题还得由他来解决，便十分恼火。此外，由于思嘉对他所提供的最佳对象和塔拉农场居然无动于衷，还是那么郁郁不乐，也感到委屈得很。他多么希望这些礼物被女儿用鼓掌、亲吻来接受啊！

“好，姑娘，别撅着嘴生气了。无论你嫁给谁，这都没关系，只要他跟你情投意合，是上等人，又是个有自尊心的南方人就行。女人嘛，结了婚便会产生爱情的。”

“啊，爸！看你这观念有多旧多土啊！”

“这才是个好观念啊！那种美国式的做法，到处跑呀找呀，要为爱情结婚呀，像些用人似的，像北方佬似的，有什么意思呢。最好的婚姻是凭父母给女儿选择对象。要不，像你这样的傻丫头，怎能分清楚好人和坏蛋呢？好吧，你看看威尔克斯家。他们凭什么世代保持了尊严和兴旺呢？那不就凭的是跟自己的同类人结婚，跟他们家庭所希望的那些表亲结婚哪。”

“啊！”思嘉嚷起来，由于杰拉尔德的话把事实的不可避免性说到家了，她心中产生了新的痛苦。杰拉尔德看看她低下的头，很不自在地把两只脚反复挪动着。

“你不是在哭吧？”他问她，笨拙地摸摸她的下巴，想叫她仰起脸来，这时他自己的脸由于怜悯而露出深深的皱纹来了。

“没有！”她猛地把头扭开，激怒地大叫了一声。

“你这是在撒谎，可是我很喜欢这样。我巴不得你为人骄傲一些，姑娘。但愿在明天的大野宴上也看到你这样骄傲。我不要全县的人都谈论和笑话你，说你成天痴心想着一个男人，而那个人却根本无意于你，只维持着一般的友谊罢了。”

“他对我是有意的呀，”思嘉想，心里十分难过。“啊，情意深着呢！我知道他真的这样。我敢断定。只要再有一点点时间，我相信便能

叫他亲自说出来——啊，要不是威尔克斯家的人总觉得他们只能同表亲结婚，那就好了！”

杰拉尔德把她的臂膀挽起来。

“咱们得进去吃晚饭了。这件事就不要声张，只咱俩知道行了。我不会拿它去打扰你妈——你也用不着跟她说。擤擤鼻涕吧，女儿。”

思嘉用她的破手绢擤了擤鼻涕，然后他们彼此挽着胳膊走上黑暗的车道，那匹马在后面缓缓地跟着。走近屋子时，思嘉正要开口说什么，忽然看见走廊暗影中的母亲。她戴着帽子、披肩和手套，嬷嬷跟在后面，脸色阴沉得像满天乌云，手里拿着一个黑皮袋，那是爱伦出去给农奴们看病时经常带着装药品和绷带用的。嬷嬷那两片又宽又厚的嘴唇向下耷拉着，她生起气来会把下嘴唇拉得有平时两倍那么长。现在这张嘴正撅着，因此思嘉明白嬷嬷正在为什么不称心的事生气呢。

“奥哈拉先生，”爱伦一见父女俩在车道上走来便叫了一声——爱伦是地道的老一辈人，她尽管结婚十七年了，生育了六个孩子，可仍然讲究礼节——她说：“奥哈拉先生，斯莱特里那边有人病了。埃米的新生婴儿快要死了，可是还得给他施洗礼。我和嬷嬷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她的声音带有明显的询问口气，仿佛在征求杰拉尔德的同意，这无非是一种礼节上的表示，但从杰拉尔德看来却是十分珍贵的。

“真是天晓得！”杰拉尔德一听便嚷嚷开了，“为什么这些下流白人偏偏在吃晚饭的时候把你叫走呢？而且我正要告诉你亚特兰大那边人们在怎样谈论战争呀！去吧，奥哈拉太太。我知道，只要外边出了点什么事，你不去帮忙是整夜也睡不好觉的。”

“她总是一点不休息，深更半夜给黑人和穷白人下流坯子看病，好像他们就照顾不了自己。”嬷嬷自言自语咕哝着下了台阶，向等在道旁的马车走去。

“亲爱的，你就替我照管晚饭吧，”爱伦说，一面用戴手套的手轻轻摸了摸思嘉的脸颊。

不管思嘉怎样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她一接触到母亲的爱抚，从她绸衣上隐隐闻到那个柠檬色草编香囊中的芳馨，便被那永不失效的魅力感动得震颤起来。对于思嘉来说，爱伦·奥哈拉周围有一种令人吃惊的东西，房子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同她在一起，使她敬畏，使她着迷，又使她平静。

杰拉尔德扶他的太太上了马车，吩咐车夫一路小心。车夫托比驾驭杰拉尔德的马已经二十年了，他撅着嘴对这种吩咐表示抗议——还用得着你来教训我这个老把式哪！他赶着车动身了，嬷嬷坐在他身旁，刚好构成一副非洲人撅嘴使气的绝妙图画。

“要是我不给斯莱特里那些下流坯帮那么大的忙——换了别人本来是要报酬的，”杰拉尔德气愤地说，“他们就会愿意把沼泽边上那几英亩赖地卖给我，县里也就会把他们摆脱了。”接着，他面露喜色，想起一个有益的玩笑来：“来吧，女儿，咱们去告诉波克，说我没有买下迪尔茜，而是把他卖给约翰·威尔克斯了。”

他把缰绳扔给一个站在旁边的黑小子，然后大步走上台阶。他已经忘记了思嘉的伤心事，一心想去捉弄他的管家。思嘉跟在他后面，慢腾腾地爬上台阶，两只脚像铅一般沉重。她想，无论如何，要是她自己和艾希礼结为夫妻，至少不会比她父母这一对显得更不相称的。如往常那

样，她觉得奇怪，怎么这位大喊大叫、没心计的父亲会设法娶上了像她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呢？因为从出身、教养和性格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两个人比他们彼此距离更远的了。

第三章

爱伦·奥哈拉现年三十二岁，按照当时的标准已是个中年妇人，她生过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经夭折。她长得高高的，比那位火爆性子的矮个儿丈夫高出一头，不过她的举止是那么文静，走起路来只见那条长裙轻盈地摇摆，这样也就不显得怎么高了。她那奶酪色的脖颈圆圆的，细细的，从紧身上衣的黑绸圆领中端端正正地伸出来，但由于脑后那把戴着网套的丰盈秀发颇为浓重，便常常显得略向后仰。她母亲是法国人，是一对从一七九一年革命中逃亡到海地来的夫妇所生，她给爱伦遗传了这双在墨黑睫毛的阴影下略略倾斜的黑眼睛和这一头黑发。她父亲是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士兵，传给她一个长长的、笔直的鼻子和一个有棱有角的方下巴，只是后者在她两颊的柔美曲线的调和下显得不那么惹眼了。同时爱伦的脸也仅仅通过生活才养成了现在这副庄严而并不觉得傲慢的模样，这种优雅，这种忧郁而毫无幽默感的神态。

要是她的眼神中有一点焕发的光彩，她的笑容中有一点殷勤的温煦，她那使儿女和仆人听来感到轻柔的声音中有一点自然的韵味，那她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了。她说话用的是海滨佐治亚人那种柔和而有点含糊的口音，元音是流音，子音咬得不怎么准，略略带法语腔调。这是一种即使命令仆人或斥责儿女时也从不提高的声音，但也是在塔拉农场人人都随时服从的声音，而她丈夫的大喊大叫在那里却经常被悄悄地忽略了。

从思嘉所能记得的最早时候起，她母亲便一直是这个样子，她的声音，无论在称赞或者责备别人时，总是那么柔和而甜蜜；她的态度，尽管杰拉尔德在纷纷扰扰的家事中经常要出点乱子，却始终是那么沉着，

应付自如；她的精神总是平静的，脊背总是挺直的，甚至在她的三个幼儿夭折时也是这样。思嘉从没见过母亲坐着时将背靠在椅子背上，也从没见过她手里不拿点针线活儿便坐下来（除了吃饭），即使是陪伴病人或审核农场账目的时候。有客人在场时，她手里拿的是精巧的刺绣，旁的时候则是缝制杰拉尔德的衬衫、女孩子的衣裳或农奴们的衣服。思嘉很难想象母亲手上不戴那个金顶针，或者她那一路窸窣窸窣的身影后面没有那个黑女孩，后者一生中惟一的任务是给她拆绷线，以及当爱伦为了检查烹饪、洗涤和大批的缝纫活儿而在满屋子到处跑动时，捧着那个红木针线盒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思嘉从没见过母亲庄重安详的神态有被打扰的时候，她个人的衣着也总是那么整整齐齐，无论白天黑夜都一样。每当爱伦为了参加舞会、接待客人或者到琼斯博罗去旁听法庭审判而梳妆时，那就得花上两个钟头的时间，让两位女仆和嬷嬷帮着打扮，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不过到了紧急时刻，她的梳妆功夫便惊人地迅速了。

思嘉的房间在她母亲房间的对面，中间隔着个穿堂。她从小就熟悉了：在天亮前什么时候一个光着脚的黑人的急促脚步在硬木地板上轻轻走过，接着是母亲房门上匆忙的叩击声，然后是黑人那低沉而带惊慌的耳语，报告本地区那一长排白棚屋里有人生病了，死了，或者养了孩子。她那时还很小，时常爬到门口去，从狭窄的门缝里窥望，看到爱伦从黑暗的房间出来，同时听到里面杰拉尔德平静而有节奏的鼾声；母亲让黑人手中的蜡烛照着，臂下挟着药品箱，头发已梳得熨熨帖帖，紧身上衣的钮扣也全扣好了。

思嘉听到母亲踮着脚尖轻轻走过厅堂，并坚定而怜悯地低声说：“嘘，别这么大声说话。你会吵醒奥哈拉先生的。他们还不至于病得要死吧。”这时，她总有一种安慰的感觉。

是的，她明白爱伦已经摸黑外出，一切正常，便爬回去重新躺到床上睡觉了。

早晨，经过抢救产妇和婴儿的通宵忙乱——那时老方丹大夫和年轻的方丹大夫都已外出应诊，没法来帮她的忙——然后，爱伦又像通常那样作为主妇在餐桌旁出现了，她那黝黑的眼圈略有倦色，可是声音和神态都没有流露丝毫的紧张感。她那庄重的温柔下面有一种钢铁般的品性，它使全家包括杰拉尔德和姑娘们无不感到敬畏，尽管杰拉尔德宁死也不愿承认这一点。

有时思嘉夜里轻轻走去亲吻高个子母亲的面颊，她仰望着那张上唇显得太短太柔嫩的嘴，那张太容易为世人所伤害的嘴，她不禁暗想它是否也曾像娇憨的姑娘那样格格地笑过，或者同知心的女友通宵达旦喁喁私语。可是，不，这是不可能的。母亲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模样，是一根力量的支柱，一个智慧的源泉，一位对任何问题都能够解答的人。

然而思嘉错了，因为多年以前，萨凡纳州的爱伦·罗毕拉德也曾像那个迷人的海滨城市里的每一位十五岁的姑娘那样格格地笑过，也曾同朋友们通宵达旦喁喁私语，互谈理想，倾诉衷肠，只有一个秘密除外。就是在那一年，比她大二十八岁的杰拉尔德·奥哈拉闯进了她的生活——也是那一年，青春和她那黑眼睛表兄菲利普·罗毕拉德从她的生活中隐退了。因为，当菲利普连同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那种放荡不羁的习性永远离开萨凡纳时，他把爱伦心中的光辉也带走了，只给后来娶她的这位罗圈腿矮个儿爱尔兰人留下了一个温驯的躯壳。

不过这对杰拉尔德也就够了，他还因为真正娶上了她这一难以相信的幸运而吓坏了呢。而且，如果她身上失掉了什么，他也从不觉得可惜。他是个精明人，懂得像他这样一个既无门第又无财产但好吹嘘的爱

爱尔兰人，居然娶到海滨各州中最富有最荣耀人家的女儿，也算得上是奇迹了。要知道，杰拉尔德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呢。

杰拉尔德二十一岁那年来到美国。他像以前或以后许多好好坏坏的爱尔兰人那样，是匆匆而来的，因为他只带着身上穿的衣服和买船票剩下的两个先令，以及悬赏捉拿他的那个身价，而且他觉得这个身价比他的罪行所应得的还高了一些。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奥兰治派分子^[1]值得英国政府或魔鬼本身出一百英镑的；但是如果政府对于一个英国的不在地主^[2]地租代理人的死会那么认真，那么杰拉尔德·奥哈拉的突然出走便是适时的了。的确，他曾经称呼过地租代理人为“奥兰治派野崽子”，不过，按照杰拉尔德对此事的看法，这并不使那个人就有权哼着《博因河之歌》那开头几句来侮辱他。

博因河战役^[3]是一百多年以前打的，但是在奥哈拉家族和他们的邻里看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时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他们的土地和钱财，都在那团卷着一位惊惶逃跑的斯图尔特王子的魔雾中消失了，只留下奥兰治王室的威廉和他那带着奥兰治帽徽的军队来屠杀斯图尔特王朝的爱尔兰依附者了。

由于这个以及别的缘故，杰拉尔德的家庭并不想把这场争吵的毁灭性结果看得十分严重，只把它看做是一桩有严重影响的事罢了。多年来，奥哈拉家与英国警察部门的关系很不好，原因是被怀疑参与了反政府活动，而杰拉尔德并不是奥哈拉家族中头一个暗中离开爱尔兰的人。他的两个哥哥詹姆斯和安德鲁，他几乎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两个闷声不响的年轻人，他们时常在深夜来来去去，干一些神秘勾当，或者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使母亲焦急万分。他们是许多年前人们在奥哈拉家猪圈里发现一批埋藏的来福枪之后到美国来的。现在他们已在萨凡纳做生意发了家，“虽然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他们母亲提起

这两个大儿子时总这样说。年轻的杰拉尔德就是给送到两位哥哥这里来的。

他离家出走时，母亲在他脸上匆匆吻了一下，并贴着耳朵说了一声天主教的祝福，父亲则给了临别赠言，“要记住自己是谁，不要学别人的样。”他的五位高个子兄弟羡慕而略带关注地微笑着向他说了声再见，因为杰拉尔德在这强壮的一家人中是最小和最矮的。

他父亲和五个哥哥都身高六英尺以上，其粗壮的程度也很相称，可是二十一岁的小个子杰拉尔德懂得，五英尺四英寸半便是上帝所能允许他的最大高度了。对杰拉尔德来说，他从不以自己身材矮小而自怨自艾，也从不认为这会阻碍他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更确切些不如说，正是杰拉尔德的矮小精干使他成为现在这样，因为他早就明白矮小的人必须在高大者中间顽强地活下去。而杰拉尔德是顽强的。

他那些高个儿哥哥是些冷酷寡言的人，在他们身上，历史光荣的家族传统已经永远消失，沦落为默默的仇恨，爆裂出痛苦的幽默来了。要是杰拉尔德也生来强壮，他就会走上奥哈拉家族中其他人的道路，在反政府的行列中悄悄地、神秘地干起来。可杰拉尔德像他母亲钟爱地形容的那样，是个“高嗓门，笨脑袋”，脾气暴躁，动辄使拳头，并且盛气凌人，叫人见了都害怕。他在那些高大的奥哈拉家族的人中间，就像一只神气十足的矮脚鸡在满院子大个儿雄鸡中间那样，故意昂首阔步，而他们都爱护他，亲切地怂恿他高声喊叫，必要时也只伸出他们的大拳头敲他几下，让这位小弟弟不要太得意忘形了。

杰拉尔德到美国来之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可是他对此并不怎么有自知之明。其实，即使别人给他指出，他也不会在意。他母亲教过他读书写字。他很善于作算术题。他的书本知识就到此为止了。他惟一懂

得的拉丁文是作弥撒时应答牧师的用语，惟一的历史知识则是爱尔兰的种种冤屈。他在诗歌方面，只知道穆尔的作品，音乐则限于历代流传下来的爱尔兰歌曲。他尽管对那些比他较有学问的人怀有敬意，可是从来也不感觉到自己的缺陷。而且，在一个新的国家，在一个连那些最愚昧的爱尔兰人也在此发了大财的国家，在一个只要求你强壮和不怕干活的国家，他需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詹姆斯和安德鲁也不认为自己很少受教育是一件憾事。他们收留杰拉尔德进了他们在萨凡纳的商店。他的字写得清楚，算数算得准确，与顾客谈起生意来也很精明，因此赢得了两位哥哥的器重；至于文学知识和欣赏音乐的修养，年轻的杰拉尔德即使具有，也只会引起他们的嗤笑。在本世纪初，美国对爱尔兰人还很和气。詹姆斯和安德鲁开始时用帆布篷车从萨凡纳往佐治亚的内地城镇运送货物，后来赚了钱便自己开商店，杰拉尔德也就跟着他们发迹了。

他爱南方，并且他自以为很快就成了南方人。的确，关于南方和南方人，有许多东西是他永远也不会理解的，不过，南方人的有些思想习惯，如玩扑克，赛马，争论政治和举行决斗，争取州权和咒骂北方佬，维护奴隶制和棉花至上主义，轻视下流白人和过分讨好妇女，等等，他一经理解便全心全意地接纳，并成为他自己的了。他甚至学会了咀嚼烟叶。至于喝威士忌的本领，那是他不用学的，因为他生来就已经具备。

然而，杰拉尔德还是杰拉尔德。他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变了，但他不愿改变自己的态度，即使他能够改变。他羡慕那些种稻米、棉花的富裕地主，羡慕他们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地骑着纯种马，后面是载着他们文质彬彬的太太们的马车和奴隶们的大车，从他们的古旧王国向萨凡纳迤迤而来。可是杰拉尔德永远也学不会文雅。他们那种懒洋洋的含糊不清的声音，他觉得特别悦耳，但他自己那轻快的土腔却总是吊在舌头上摆

脱不了。他们处理重大事务时，在一张牌上赌押一笔财产、一个农场或一个奴隶时，以及像向黑人孩子撒钱币似的将他们的损失惬意地轻轻勾销时，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是他十分喜爱的。然而杰拉尔德已经懂得什么叫贫穷，因此永远学不会惬意而体面地输钱。他们是个快乐的民族，这些海滨佐治亚人，声音柔和，容易动怒，有时前后矛盾得十分可爱，所以杰拉尔德喜欢他们。不过，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身上充满了活泼好动的生机，他是刚刚从一个风冷雾湿但多雾的沼泽不产生热病的国家出来的，这便把他同这些出生在亚热带气候和瘴气湿地中的懒惰绅士们截然分开了。

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他发现有用的东西，其余的便拒绝了。他发现玩扑克牌是所有南方习俗中最有用的，只要会打扑克，加上一个喝威士忌的海量，就行了。玩牌和喝酒是杰拉尔德的天生癖性，给他带来了平生三样最受赞赏的财富中的两样，即他的管家和他的农场。另一样是他的妻子，他只能把她看做是上帝的神奇赐予。

他的管家名叫波克，黑得又光又亮，举止庄严，且有全副出色的裁缝手艺，是他打了个通宵的扑克牌从一位圣·西蒙斯岛的地主手中赢来的。那个地主在敢于虚张声势方面与杰拉尔德不相上下，可是喝起新奥尔良朗姆酒来就不行了。尽管波克原先的主人后来要求以双倍的价钱把他买回去，杰拉尔德却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他占有的第一个奴隶，而且绝对是“海滨最好的管家”，称得上是他实现平生渴望的最好开端，怎么能放弃呀？杰拉尔德一心要当奴隶主和拥有地产的上等人呢。

他已下定决心，不要像詹姆斯和安德鲁那样把所有的白天都花费在讨价还价上，或者把所有的夜晚都用来对着灯光检查账目。他跟两个哥哥不同，他已深深感到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是那些“生意人”。杰拉尔德要当一个地主。他像一个曾经在别人所拥有和猎取的土地上干活的爱

尔兰佃农那样，满心希望看到自己的田地绿油油地从眼前铺展开去。他无情地、一心一意地追求一个目标，就是要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农场，自己的马匹，自己的奴隶。而在这个新国家里，既然已不像在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家要冒双重危险，即全部的收获都被租税吞掉和随时有可能被突然没收，他就很想得到这些东西了。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他已渐渐发现，怀抱这个雄心和实现这个雄心毕竟是两码事。滨海的佐治亚州是那样牢牢地掌握在一个顽强的贵族阶级手中，在这里，他就休想有一天会赢得他所刻意追求的地位。

过了些时，命运之手和一手扑克牌两相结合，给了他一个他后来取名为塔拉的农场，同时让他从海滨迁移到北佐治亚的丘陵地区来了。

那是一个很暖的春天夜晚，在萨凡纳的一家酒店里，邻座一位生客的偶尔谈话引起杰拉尔德侧耳细听。那位生客是萨凡纳本地人，在内地居住了十二年之后刚刚回来。他是在州里举办抽彩分配土地时的一个获奖者。原来杰拉尔德来到美洲前一年，印第安人把佐治亚中部广大的一片土地放弃了，佐治亚州当局便以这种方式进行分配。他迁徙到了那里，并建立了一个农场；但是现在他的房子失火烧掉了，他对那个“可诅咒的地方”已感到厌烦，因此很乐意将它脱手。

杰拉尔德心中一直没有放弃那个念头，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于是经过介绍，他同那个陌生人谈起来，而当对方告诉他，那个州的北部已经从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涌进了大批大批的新人时，他的兴趣就更大了。杰拉尔德在萨凡纳已住了很久，知道了海滨人的观点，即认为这个州的其余部分都是偏僻的森林地带，每个灌木丛中都潜伏着印第安人。他在处理“奥哈拉兄弟公司”的业务时访问过在萨凡纳河上游一百英里的奥古斯塔，而且旅行到了离萨凡纳很远的内地，看到了那个城市西面的古老城镇。他知道，那个地区也像海滨那样拥有不少居民，但是从陌生

人的描绘来看，他的农场是在萨凡纳西北二百五十英里以外的内地，在查塔忽奇河以南不远的地方。他知道，河那边往北一带仍控制在柴罗基人手里，所以他听到陌生人嘲笑他提起与印第安人的纠纷，并叙述那个新地区有多少新兴的城镇正在成长起来、多少农场经营得很好时，便禁不住大吃一惊了。

一小时之后，谈话开始放慢，于是杰拉尔德想出一个诡计，那双碧蓝的眼睛也不由得流露出真情来——他提议玩牌。夜渐渐深了，酒斟了一巡又一巡，这时其他几个牌友都歇手了，只剩下杰拉尔德和陌生人在继续对赌。陌生人把所有的筹码全都押上，外加那个农场的文契。杰拉尔德也推出他的那堆筹码，并把钱袋放在上面。如果钱袋里装的恰好是“奥哈拉兄弟公司”的款子，杰拉尔德第二天早晨作弥撒时也不会觉得良心不安而表示忏悔的。他懂得自己所要的是什么，而当他需要时便断然采取最直截了当的手段来攫取它。而且，他是那样相信自己的命运和手中的那几张牌，所以从来就不考虑：要是桌子对面放的是一手更高的牌呢，那他将怎样偿还这笔钱呀？

“你这不是靠买卖赚来的，而我呢，也乐得不用再给那地方纳税了，”陌生人叹了口气说，一面叫拿笔墨来。“那所大房子是一年前烧掉的，田地呢，已长满了灌木林和小松树。不过，这些都是你的了。”

“千万不要把玩牌和威士忌混在一起，除非你早就戒酒了，”当天晚上波克服侍杰拉尔德上床睡觉时，杰拉尔德严肃地对他这样说，这位管家由于崇拜主人正开始在学习一种土腔，便用一种基希和米思郡的混合腔调作了必要的回答，当然这种腔调只有他们两个人懂，别人听来是莫名其妙的。

浑浊的弗林特河在一排排松树和爬满藤萝的水橡树中间悄悄地流

着，像一条弯曲的胳膊绕过杰拉尔德的那片新土地，从两侧环抱着它。杰拉尔德站在那个原来有房子的小小圆丘上，对他来说，这道高高的绿色屏障既是他的所有权的一个看得见的可喜的证明，又好像是他亲手建造用来作为私有标志的一道篱笆。他站在那座已烧掉的房子的焦黑基石上，俯视着那条伸向大路的林荫小道，一面快活地咒骂着，因为这种喜悦之情是那么深厚，已无法用感谢上天的祈祷来表达了。这两排阴森的树木，那片荒芜的草地，连同草地上那些缀满白花的木兰树和底下齐腰深的野草，也是他的。那些尚未开垦的、长满了小松树和矮树丛的田地，那些连绵不断向周围远远伸展开去的红土地面也属于杰拉尔德·奥哈拉所有了——这一切都成了他的，因为他有一个从不糊涂的爱尔兰人头脑和将全部家当都押在一手牌上的勇气。

杰拉尔德面对这片寂静的荒地，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家里。在这儿，在他脚下，一幢刷白的砖房将拔地而起。大路对过将有一道新的栅栏把肥壮的牲口和纯种马圈起来，而那片从山腰伸到肥沃的河床的红土地，将像皂绒被似的在阳光下闪耀银光——棉花，大片大片的棉花啊！奥哈拉家的产业从此要复兴了。

杰拉尔德用自己的一小笔赌本，从两位不很热心的哥哥那里借到的一点钱，以及典地得到的一笔现金，买了头一批种大田的黑奴，然后来到塔拉，在那四间房的监工屋里，像单身汉似的孤独地住下来，直到有那么一天塔拉农场的白色墙壁拔地而起为止。

他平整田地，种植棉花，并从詹姆斯和安德鲁那里又借了些钱买来一批奴隶。奥哈拉一家是家族观念很强的人，他们无论在兴旺或不走好运的时候都同样抱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出于过分的手足之情，而是因为从严峻的岁月里懂得了，一个家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形成一条一致对外的坚固战线。他们把钱借给杰拉尔德，有朝一日钱还会连本带利回到他

们手中的。这样，杰拉尔德不断买进毗连的地亩，农场也渐渐扩大，终于那幢白房子已不再是梦想而是现实了。

那是用奴隶劳动建筑的，一所显得有点笨拙的、好像趴在地上似的房子，它坐落在一块坡地上，俯瞰着那片向河边伸延下去的碧绿的牧场；它使杰拉尔德非常得意，因为它尽管是新建的却已经有点古色古香的样子了。那些曾经见过印第安人在枝桠下往来的老橡树，现在用它们的巨大躯干紧紧围住这所房子，同时用枝叶在屋顶上空撑起一片浓荫。那片从乱草中复原过来的草地，如今已长满了苜蓿和百慕大牧草，杰拉尔德决计要把它管理得好好的。从林荫道的柏树到奴隶区那排白色木屋，到处都能使人看到塔拉农场的坚实、稳固、耐久的风采。每当杰拉尔德骑马驰过大路上那个拐弯并看见自己的房子从绿树丛中耸出的屋顶时，他就要兴奋得连心都膨胀起来，仿佛每一个景观都是头一次看到似的。

他已经完成这一切，这位矮小的、精明的、盛气凌人的杰拉尔德。

杰拉尔德同县里所有的邻居都相处得很好，但有两家除外，一是麦金托什家，他们的土地和他的在左侧毗连；二是斯莱特里家，他们那三英亩瘠地，沿着河流和约翰·威尔克斯家农场之间的湿地低处，伸展到了他的田地的右边。

麦金托什家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混血，也是奥兰治派分子，而且，如果他们具有天主教教历中的全部圣洁品质，在杰拉尔德眼中，他们的祖先便会永远诅咒他们了。的确，他们已经在佐治亚生活了七十年，而且那以前有一代人是在卡罗来纳度过的，但这个家族中第一个踏上美洲大陆的人是从阿尔斯特来的，这对于杰拉尔德来说就足够了。他们是一个缄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家族，与外人绝少往来，也只同卡罗来纳的亲

戚通婚。杰拉尔德并不是惟一不喜欢他们的人，因为县里各家都相处融洽，乐于交往，谁也忍受不了像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家。还有谣传说他们同情废奴主义者，但这并没有提高麦金托什家的声望。老安格斯从来没有解放过一个奴隶，而且由于出卖了一些黑人给一个到路易斯安那蔗田去的过路的奴隶贩子而不可饶恕地违背了社会公德，但谣言照样流传。

“毫无疑问，他是个废奴主义者，”杰拉尔德对约翰·威尔克斯说。“不过，在一个奥兰治党人身上，当一种主义跟苏格兰人的怪吝相抵触时，那个主义也就完了。”

至于斯莱特里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是穷白人，甚至还不如安格斯·麦金托什，因为后者总算还能以倔强的独立性争取到邻居们勉强的尊敬。老斯莱特里死死抱住他那几英亩土地，任凭杰拉尔德和约翰·威尔克斯一再出价购买也不放手，他就是这么个刻板而又爱发牢骚的人。他的老婆是个蓬头散发的女人，体弱多病，形容憔悴，却养了一大窝家兔般的儿女——他们很有规律地逐年增长。汤姆·斯莱特里没有奴隶，他和两个大儿子时作时停地种着那几英亩棉花，老婆和几个小儿子则照管那块号称菜园的土地。可是，不知怎的，棉花总是长不好；菜园呢，也由于斯莱特里太太不断生孩子，种出的菜蔬很少够她那一家子吃的。

汤姆·斯莱特里在邻居家的走廊上赖着不走，向人家讨棉花籽儿下种，或者要一块腌肉去“对付一顿”，这情景是常见的。他使出自己的一点点力气来憎恨邻居们，感到他们在客气底下暗藏着轻蔑；他尤其憎恨“阔人家的势利眼黑鬼”。县里那些干家务活的黑人总以为自己比下流坯白人还高一等，他们的公然蔑视刺痛了他，而他们比较稳定的生活更引起他的嫉恨。以他自己的穷困生涯作对比，他们确实是吃得好，穿得好，并且病了有人照看，老了有人供养。他们为自己主人的好名声感到

骄傲，并且大多以自己归上等人所有而觉得光荣，而他呢，却是人人都瞧不起的。

斯莱特里很可以把自己的农场以高出三倍的价钱卖给县里任何一个大地主。他们会觉得，为了不跟一个碍眼的人居住在同一地方，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可是他却很乐意留着不走，靠那每年一包棉花的收入和邻居们的施舍艰难地生活下去。

杰拉尔德同县里所有其他的人都相处得不错，愉快而又亲近。威尔克斯家，卡尔弗特家，塔尔顿家，方丹家，他们一看见这位骑着大白马的矮个儿驰上他们的车道便含笑相迎，微笑着招呼仆人拿高脚杯来，杯子里放一茶匙糖和少许薄荷叶，然后斟上威士忌酒。杰拉尔德是可爱的，邻居们很快便知道，连他们的孩子、黑奴和狗都一眼就看出这人尽管大喊大叫，举止粗野，但实际上是个好心肠的人，乐意倾听别人的话，而且慷慨大方。

他每次来时，总要引起一群乱吠乱跳的猎狗和叫喊着的黑孩子跑去迎接他，吵吵嚷嚷抢着牵他的马，当他和蔼地训斥他们时便显得有点尴尬地傻笑起来。那些白人孩子也吵着坐到他的膝头上，可他正忙于向他们的长辈指责北方佬政客的丑行呢。他那些朋友的女儿都把他当做知心人，向他吐露自己的恋爱故事。至于邻居的小伙子们，他们是怕在父亲面前承认自己的不体面行为的，可是却把他当做患难知交。

“这么说，你这钱欠了一个月啦，你这小鬼头！”他会大声嚷嚷。“那么，我的上帝，你干吗不早点来跟我要呢？”

他那粗鲁的口气是大家都熟悉的，谁也不会反感，所以这只会使那些年轻人腼腆地傻笑两声然后答道：“是呀，大叔，可我害怕麻烦您

呢，而且我父亲——”

“你父亲是个好人，这得承认，不过严格了一点。那么，把这个拿去，以后谁也别提起就是了。”

最后才表示降服的是地主太太们。不过，当威尔克斯太太——像杰拉尔德形容的“一位了不起的具有沉默天才的女士”——有天晚上在杰拉尔德的马已经跑上车道之后对她的丈夫说，“这人尽讲粗话，可毕竟是个上等人，”这时，杰拉尔德已肯定是成功了。

他并不明白他花了差不多十年的功夫才达到这个地步，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初来时邻居们是用怀疑的眼光看他的。按他自己的想法，他一踏上塔拉这块土地便毫无疑问很适合待在这里了。

杰拉尔德四十三岁那年，他的腰身已那么粗壮，脸色那么红润，活像一个从体育画报上剪下来的打猎的乡绅，那时他想起塔拉虽然很可贵，可只有它和县里那些心地坦荡、殷勤好客的人，还是不够的。他还缺少一个妻子。

塔拉农场迫切需要一位女主人。现在的这位胖厨子本来是管庭院的黑人杂工，因为迫切需要才提升到厨房工作的，可他从来没有按时开过一顿饭；而那位内室女仆原先也是在田里干活的，她任凭屋子里到处都是尘土，好像手头永远也不会有一块干净的桌布或餐巾似的，因此一有客人到来，便要手忙脚乱一番。波克是唯一受过训练和胜任的黑人管家，他现在负责管理所有的奴仆，但是几年来，在杰拉尔德遇事乐呵呵的生活作风影响下，也变得怠惰和漫不经心了。作为贴身用人，他负责整理杰拉尔德的卧室，作为膳事总管，他要让饭菜安排得像个样子，不过在别的方面他就有点听之任之了。

那些具有非洲人精确本能的黑奴，都发现杰拉尔德尽管大喊大叫，但并不厉害，所以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一点。表面上经常存在这样的威胁，说是要把奴隶卖到南方去，或者要狠狠地鞭打他们，但实际上塔拉农场从来没有卖过一个奴隶，鞭打的事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因为没有把杰拉尔德的狩猎了一整天的爱马好好刷洗一下。

杰拉尔德那双锐利的天蓝色眼睛注意到左邻右舍的房子收拾得多么整洁，那些头发梳得溜光、裙子窸窣窸窣响的主妇们多么从容地管理着他们的仆人。他不熟悉这些女人从天亮到深夜忙个不停地监督仆人烧菜做饭、哺育婴儿、缝纫洗浆的劳碌情形，他只看到表面的成绩，而这些成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早晨他准备进城去旁听法庭开审，波克把他心爱的皱领衬衫取来，可他一看便发觉它已被那个内室女仆弄得不成样子，只能给他的管家穿了。这时他多么感到迫切需要一个老婆啊！

“杰拉尔德先生，”波克眼看杰拉尔德生气了，便讨好地对他说，一面将那件衬衫卷起来，“你如今缺少的是一位太太，一位能带来许多家仆的太太。”

杰拉尔德责骂波克无礼，但他明白他是对的。他需要一个妻子，他也需要儿女，而且，如果不很快得到他们，那将为时太晚了。但是他不想随便娶个女人，像卡尔弗特那样，把那个照管他的没娘孩子的北方佬女家庭教师讨来当老婆。他的妻子必须是一位夫人，一位出身名门的夫人，像威尔克斯太太那样端庄贤淑，能够像威尔克斯太太整顿她自己的田地那样把塔拉农场管理好。

但是要同这个县的大户人家结亲却有两个难处。第一是这里结婚年

龄的姑娘很少。第二，也是更不好办的一点是，杰拉尔德是个“新人”（尽管他在这里已居住了将近十年），又是外国人。谁也不了解他的家族情况。尽管佐治亚内地社会并不像海滨贵族社会那样难以接近，可是也没有哪个家庭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

杰拉尔德明白，不管那些同他一起打猎、喝酒和谈论政治的本县男人多么喜欢他，他还是很难找到一个情愿把女儿许给他的人家。而且他不想让人们闲谈时说起某位某位做父亲的已经深表遗憾地拒绝杰拉尔德向他的女儿求婚了。不过，他的这种自知之明并没有使他觉得自己在邻居们面前低人一等。事实上，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自己在哪方面不如别人。那仅仅是县里的一种奇怪习俗，认为姑娘们只能嫁到那些至少在南部已居住二十年以上、已经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奴隶，并且已沾染了当时引为时髦的那些不良癖好的人家去。

“收拾行李吧。咱们要到萨凡纳去，”他告诉波克。“只要让我听到你说一声‘嘘’或者‘保证！’我就立即把你卖掉，因为这种字眼我自己是很少说的。”

詹姆斯和安德鲁对于他的婚姻可能会提出某种主意，而且他们的老朋友中可能有适合他的要求并愿意嫁给他的女儿吧。他们两人耐心地听完他的想法，可是谁也不表示赞成。他们在萨凡纳没有可以求助的亲戚，因为他们来美国时已经结婚。而他们的老朋友们的女儿也早已出嫁并都在生儿育女了。

“你不是什么有钱人，又不是什么望族，”詹姆斯说。

“我已经挣了不少钱，我也能成为一个大户人家。我当然不能马马虎虎讨个老婆完事。”

“你太好高骛远了，”安德鲁干脆这样指出。

不过他们还是替杰拉尔德尽了最大的努力。詹姆斯和安德鲁是上了年纪的人，在萨凡纳已颇有名望。他们的朋友可真不少，在一个月里带着他从这家跑到那家，吃饭啦，跳舞啦，参加野餐会啦，忙个不停。

最后杰拉尔德表示：“只有一个我看得上眼的，可是在我来到这里时她恐怕还没有出生呢。”

“你看得上眼的究竟是谁呀？”

“是爱伦·罗毕拉德小姐，”杰拉尔德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答道，因为爱伦·罗毕拉德那双稍稍有些耷拉的黑眼睛实际上已远不只叫他看上眼了。她尽管外表上显得有点没精打采，令人捉摸不透，这在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家身上尤其罕见，可是毕竟把他迷住了。此外，她身上还有一种令人倾倒的绝望神态在深深地摇撼他的心灵，叫他在她面前变得分外温柔，而这是他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

“可是你的年龄完全可以当她的父亲了！”

“可我正当壮年呀！”杰拉尔德被刺得大叫起来。

詹姆斯冷静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杰里，你在萨凡纳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她更难以娶到的女人了。她父亲是罗毕拉德家族的人，而这些法国人非常骄傲。至于她母亲——愿她安息——那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太太。”

“我不管这些，”杰拉尔德愤愤地说。“何况她母亲已经死了，而罗毕拉德那老头又喜欢我。”

“作为一个普通人是这样，可作为女婿就未必了。”

“那姑娘无论如何也不会要你的，”安德鲁插嘴说。“她爱上她的一个表兄，那个放荡的叫菲利普的花花公子，已经一年了，尽管她家里还在没完没了劝她不要这样。”

“他这个月到路易斯安那去了，”杰拉尔德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杰拉尔德回答，他不想说出是波克向他提供了这一宝贵的信息，也不告诉他们菲利普接到家里的快信赶回西部去了。“而且我并不认为她爱他已经到了摆脱不开的地步。十五岁毕竟还太年轻，是不怎么懂得爱情的。”

“她们宁愿要那个危险的表兄也不会挑上你的。”

所以，当消息从内地传来说皮埃尔·罗毕拉德的女儿要嫁给这个矮小的爱尔兰人时，詹姆斯和安德鲁也和其他人一样不禁大吃一惊。整个萨凡纳都在暗中纷纷议论，并猜测如今到西部去了的菲利普·罗毕拉德是怎么回事，可是闲谈归闲谈，谁也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罗毕拉德家族中最可爱的一个女儿会跟一个大喊大叫、面孔通红、身高不及她耳朵的矮小鬼结婚，这对所有的人都始终是个谜。

连杰拉尔德本人至今也不大明白事情究竟是怎样搞成的。他只知道出现了一个奇迹。而且，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当脸色苍白而又十分镇静的爱伦将一只轻柔的手放在他的臂膀上并且说“奥哈拉先生，我愿意嫁给你”时，他简直谦卑到五体投地了。

对于这个神秘莫测的问题，连罗毕拉德家族中那些惊惶失措的人也

只能找到部分的答案。只有爱伦和她的嬷嬷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整个故事，那时这位姑娘像个伤心的孩子似的哭了个通宵，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她已经是下定决心的女人了。

嬷嬷有所预感地给她的小主妇拿来一个从新奥尔良寄来的小包裹，上面的通讯地址是个陌生人写的，里面装着一张爱伦的小照（爱伦一见便惊叫一声把它丢在地上），四封爱伦写给菲利普·罗毕拉德的亲笔信，以及一位新奥尔良牧师附上的短简，它宣布她的这位表哥已经在一次酒吧的斗殴中死了。“他们把他赶走了，父亲、波琳和尤拉莉把他赶走了。我恨他们。我恨他们大家。我再也不要看见他们了。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到永远看不见他们的地方去，也永远不再见这个城市，或者任何一个使我想起——想起他的人。”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本来伏在床头陪着她一起啜泣的嬷嬷这才对她提出警告：“可是不行，小宝贝，你不能那样做呀！”

“我一定要这样，他是个好心人。我要这样办，或者到查尔斯顿的修道院里去当修女。”

正是这个修道院的念头给皮埃尔·罗毕拉德带来了威胁，使他终于在惶惑而悲痛的心情下表示了同意。他是个坚贞不渝的长老会教友，尽管他的家族信奉天主教，因此心想与其让女儿当修女还不如把她嫁给杰拉尔德·奥哈拉好。最后，他对杰拉尔德这个人，除了门第欠缺之外，就不再抱什么反感了。

就这样，爱伦（已不再姓罗毕拉德）离开萨凡纳，从此一去不返，她随同一位中年丈夫，带着嬷嬷和二十个黑人家奴，动身到塔拉去了。

第二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凯蒂·思嘉，是随杰拉尔德的

母亲命名的。杰拉尔德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想要一个儿子，不过他还是很喜欢这个黑头发的女儿，高高兴兴地请塔拉农场的每个农奴都喝了酒，自己也乐得喝了个酩酊大醉。

如果说爱伦对于自己那么仓促决定同杰拉尔德结婚曾经有所懊悔的话，那是谁也不知道的，杰拉尔德更是如此，他每次瞧着她都要骄傲得不行呢。她一离开萨凡纳那个文雅的海滨城市，便把它和它所留下的记忆抛到了脑后；同样，她一到达北佐治亚，这里便成为她的家了。

她的老家，她父亲那所粉刷成浅红色的住宅，原是那么幽雅舒适，有着美女般丰盈的体态和帆船乘风破浪的英姿；它是法国殖民地式的建筑，以一种雅致的风格拔地而起，里面用的是螺旋形楼梯，旁边的铁制栏杆精美得像花边似的。那是一所富丽、优雅而僻静的房子，是她的温暖的家，但如今她永远离开了。

她不仅离开了那个优美的住处，而且离开了那建筑背后的一整套文明，如今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仿佛跨过了一个大陆似的。

北佐治亚这里是个草莽未除、民情粗犷的地区。她高高地站在蓝岭山麓的高原上，看见一望无际逶迤起伏的红色丘陵和底部突露的花岗岩，以及到处耸立的嶙峋的苍松。这一切在她眼里都显得粗陋和野性未驯，因为她看惯了满缀着青苔绿蔓的海岛上那种幽静的林藪之美，亚热带阳光下远远延伸的白色海滩，以及长满了各种棕榈的沙地上平坦辽阔的远景。

在这个地区，人们习惯的是冬季的严寒和夏天的酷热，而且这些人身上有的是她从未见过的旺盛的生机和力量。他们为人诚恳，勇敢，大

方，蕴藏着善良的天性，可是强壮、刚健，容易发火。她已离开的那些海滨人常常引为骄傲的是，他们对人对事，甚至对待决斗和争执，都采取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可是这些北佐治亚人身上却有一股子强暴劲儿。在海滨，生活已经熟透了——可在这里，生活还是稚嫩的，生气勃勃的，新的。

爱伦在萨凡纳认识的所有人好像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的观点和传统都那样相似，可在这里人们就多种多样了。这些到北佐治亚定居的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诸如佐治亚其他地区，卡罗来纳，弗吉尼亚，欧洲，以及北美等等。有些人如杰拉尔德那样是到这里来碰运气的新人。还有些人像爱伦则是旧家族的成员，他们觉得原来的老家待不下去了，便到这遥远的地方来寻找避难所。也有不少人在无故迁徙，这就只能说是前辈拓荒者的好动的血液仍在他们的血脉中加速流动了。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和有着种种不同背景的人给这个县的全部生活带来了一种不拘礼仪的风习，而这是爱伦所不曾见过，也是她自己永远无法充分适应的。她本能地知道海滨人民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应当如何行动。可是，谁也没有说过北佐治亚人该怎样做呀！

而且，还有一种力量推动着这个地区的一切事情，那就是席卷整个南部的发达高潮。全世界都迫切需要棉花，而这个县的新垦地还很肥沃，在大量生产这种东西。棉花便是本地区的脉搏，植棉和摘棉便是这红土心脏的舒张和收缩。财富从那些弧形的垄沟中源源而来，同样源源而来的还有骄矜之气——建立在葱绿棉林和广袤的白絮田野上的骄矜之气。如果棉花能够使他们这一代人富裕起来，那么到下一代该更加富裕多少啊！

这种对于未来的绝对把握使生活充满了激情和热望，而县里的人都

在以一种爱伦所不了解的全心全意的态度享受着这种生活。他们有了足够的钱财和足够的奴隶，现在有时间玩乐一番了，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爱玩的。他们永远也不会忙到不能放下工作来搞一次炸鱼野餐、一次狩猎或赛马，而且很少有一个星期不举行全牲大宴或舞会的。

爱伦永远不想也不能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她在萨凡纳时凡事都自作主张惯了——不过她尊重他们，而且渐渐学会了羡慕这些人的坦诚和直率，他们胸无城府，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总是从实际出发的。

她成了全县最受爱戴的一位邻居。她是个节俭而温厚的主妇，一个贤妻良母。她本来会奉献给教堂的那分悲痛和无私，如今都全部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儿女和家庭以及那位带她离开萨凡纳的男人了——这个男人让她离开了萨凡纳和那里所有留下记忆的事物，可是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问题呢。

到思嘉年满周岁并且长得据嬷嬷看来比一般女婴更加健康活泼的时候，爱伦生了第二个孩子，取名苏珊·埃莉诺，人们常叫她苏伦；后来又生了卡琳，在家用《圣经》中登记为卡罗琳·艾琳。接下去是一连三个男孩，但他们都在学会走路之前便夭折了——三个男孩如今躺在离住宅一百来码的坟地里，在那些蜷曲的松树底下，坟头都有一块刻着“小杰拉尔德·奥哈拉”字样的石碑。

在爱伦来到塔拉农场的当天，这个地方就变了。她虽然刚刚十五岁，可是已经准备好担负起一个农场女主人的职责了。年轻姑娘们在结婚之前首先必须温柔可爱，美丽得像个装饰品，可是结婚以后就该料理家务，管好全家那上百个的白人黑人，而且她们从小就着眼于这一点而受到了训练。

每个有教养的年轻太太都必须接受的这种婚前准备，爱伦早就接受过了；而且她身边还有嬷嬷，能够叫一个最不中用的黑人也使出劲来。她很快就使杰拉尔德的家务中出现了秩序、尊严和文雅，给塔拉农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美丽风貌。

农场住宅不是按照什么设计图样建筑的，有许多房子是根据需要和方便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陆续增添的。不过，由于爱伦的关注和照管，它形成了自己的迷人之处，从而弥补了设计上的欠缺。一条两旁栽着杉树的林荫道从大路一直延伸到住宅门前——这样一条杉树林荫道是构成一所农场主住宅所必不可少的——它不仅提供阴凉，而且通过对比使其他苍翠树木显得更加明朗。走廊顶上交错的紫藤给粉白砖墙衬映得分外鲜艳，它同门口那几丛粉红的紫薇和庭院中开着白花的木兰连成一片，便把这所房子的笨拙外貌掩饰了不少。

在春夏两季，草地上的鸭茅和苜蓿长得翡翠般绿油油的，逗引着一群群本来只在屋后闲逛的吐绶鸡和白鹅前来欣赏。这些家禽中的长辈们时常领着它们的后代偷偷进入前院，来探访这片绿茵，并在甘美茂盛的茉莉花蕾和百日草苗圃的诱惑下流连忘返。为了防备它们的掠夺，前院走廊上安置了一个小小的黑人哨兵。那是个黑人男孩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条破毛巾当武器，构成了塔拉农场风景的一部分——当然是不怎么愉快的部分，因为不准他用石子投掷这些家禽，只能挥舞毛巾吓唬吓唬罢了。

爱伦给好几十个黑人男孩分派了这个差事，这是一个男性奴隶在塔拉农场得到的头一个职位。他们年满十岁以后，就给打发到农场修鞋匠老爷爷那里，或者到制车匠兼木工阿莫斯那里，或者到牧牛人菲利普那里，或者到养骡娃库菲那里专门学手艺。要是他们表现得不适合任何一行手艺，就得去当大田劳工，这么一来他们便觉得自己已完全丧失取得

一个社会地位的资格了。

爱伦的生活既不舒适也不愉快，不过她并不期待过舒服的日子，而且如果不愉快，那也是女人的命运。这个世界是男人的，她承认这一事实。男人占有财产，然后由女人来管理。管理得好时，男人享受名誉，女人还得称赞他能干。男人只要手上扎了根刺便会像公牛般大声吼叫，而女人连生孩子时的阵痛也得忍气吞声，生怕打搅了他。男人们出言粗鲁，经常酗酒，女人们却装做没有听见这种失言，并一声不响地服侍醉鬼上床睡觉。男人们粗暴而直率，可女人们总是那么和善、文雅，善于体谅别人。

她是在上等妇女的传统教养下长大的，这使她学会怎样承担自己的职责而不丧失其温柔可爱之处。她有意要把自己的三个女儿也教育成高尚的女性，但是只在那两个小的身上成功了，因为苏伦渴望当一名出色的闺秀，很用心听母亲的教诲，卡琳也是个腼腆听话的女孩。可是思嘉，杰拉尔德的货真价实的孩子，却觉得那条当上等妇女的路实在太艰难了。

思嘉叫嬷嬷生气的一个毛病是不喜欢跟那两个谨慎的妹妹或威尔克斯家很有教养的几位姑娘在一起玩，却乐意同农场上的黑孩子或邻居家的男孩子们厮混，跟他们一样爬树，一样掷石子。嬷嬷感到十分难过，怎么爱伦的女儿会有这样的怪癖，并且经常劝诫她“要学得像个小姐那样”。但是爱伦对问题看得更宽容，更远。她懂得从青梅竹马中能产生未来的终身伴侣的道理，而一个姑娘的头等大事无非结婚成家而已。她暗自念叨着：这孩子只不过精力旺盛些罢了，至于教育她学会那些德貌兼备的优点，成为一个使男人倾心的可爱姑娘，那还有的是时间呢。

抱着这个目的，爱伦和嬷嬷同心协力，因此到思嘉年龄大些时便在

这方面学习得相当不错了。她甚至还学会了一些旁的东西。尽管接连请了几位家庭女教师，又在附近的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念了两年书，她受的教育仍是不怎么完全的，不过在跳舞这一门上却是全县最出色的一位姑娘，真是舞姿翩翩，美妙无比。她懂得怎样微笑才能让那两个酒窝轻轻抖动，怎样扭着走路才能让宽大的裙子迷人地摇摆，怎样首先仰视一个男人的面孔，然后垂下眼来，迅速地掀动眼帘，显出自己是在略带激情地颤抖似的。她最擅长的一手是在男人面前装出一副婴儿般天真烂漫的表情，藉以掩饰自己腹中一个精明的心计。

爱伦用细声细气的训诫，嬷嬷则用滔滔不绝的唠叨，都在尽力将那些作为淑女贤妻所不可少的品质栽培到她身上去。

“你必须学会温柔一些，亲切一些，文静一些，”爱伦对女儿说。“男人们说话时千万别去插嘴，哪怕你真的认为自己比人家知道得多。男人总是不喜欢快嘴快舌的姑娘的。”

“小姑娘家要是皱着眉头、嘟着嘴，说什么俺要这样不要那样，她们就休想找到丈夫，”嬷嬷忧郁地告诫说。“小姑娘家应当低着头回答：‘好吧，先生，俺知道了，’或者说：‘听您的吩咐，先生。’”

她们两人把凡是大家闺秀应该知道的东西都教给了她，可是她仅仅学到了表面的礼貌。至于这些皮毛所应当体现的内在文雅，她却既不曾学到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有了外表就行了，因为上等妇女身份的仪表会给她赢来好名声，而她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杰拉尔德吹嘘说她是周围五个县的美女，这话有几分真实，因为邻近一带几乎所有的青年，以及远到亚特兰大和萨凡纳某些地方的许多人，都向她求过婚呢。

到了十六岁，她就显得娇媚动人了，这应当归功于嬷嬷和爱伦的培

养，不过她同时也变得任性、虚荣而固执起来。她有着和她的爱尔兰父亲一样容易感情冲动的气质，可是像她母亲那样无私而坚忍的天性却压根儿没有，只不过学到了一点点表面的虚饰。爱伦从来不曾充分认识到这只是一点虚饰，因为思嘉经常在她跟前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而将她的大胆妄为掩藏起来，并且克制着自己的脾气，表现得如她母亲所要求的那样性情温婉，要不然，母亲那责备的一瞥管叫她羞愧得会掉泪呢。

但是嬷嬷对她不存幻想，倒是经常警觉地观察着这种虚饰上的破绽。嬷嬷的眼睛比爱伦的锐利得多，思嘉实在想不起来这一辈子有哪件事是长期瞒过了她的。

这两位钟爱的良师并不为思嘉的快乐、活泼和娇媚担忧。这些特征正是南方妇女引以自豪之处。她们担心的是杰拉尔德的倔强而暴躁的天性在她身上的表现，有时还生怕她们无法将她身上这些破坏性的东西掩盖起来，直到她选中一个如意郎君为止。可是思嘉想要结婚——要同艾希礼结婚——并且乐意装出一副貌似庄重、温顺而没有主见的模样，如果这些品性真正能够吸引男人的话。至于男人们为什么喜欢这样，思嘉是不清楚的。她只知道这样的方法能行得通。她从来没有多大兴趣去思考这件事的道理，因为她对人的内心活动，甚至她自己的内心活动，都一无所知。她只明白，要是她如此这般地做了说了，男人们便会准确无误地用如此这般的恭维来回报她。这像一个数学公式似的一点也不困难，因为思嘉在学校念书时数学这门功课学得相当轻松。

如果说她不怎么懂得男人的心理，那么她对女人的心就知道得更少了，原因是她对她们更加不感兴趣。她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女朋友，也从来因此感到遗憾。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女人，包括她的两个妹妹在内，在追逐共同的猎物——男人时，都是天然的仇敌。

所有的女人，除她母亲以外，都是如此。

爱伦·奥哈拉却不一样，思嘉把她看做一种有别于人类中其他人的神圣人物。当思嘉还是个小孩时， she 就把母亲和圣母马利亚混淆在一起了，如今她虽已长大成人，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种看法。对她来说，爱伦代表着只有上帝或一位母亲才能给予的那种安全可靠的保证。她认为她的母亲是正义、真理、慈爱和睿智的化身，是个伟大的女性。

思嘉非常希望做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惟一的困难是，要做一个公正、真诚、慈爱、无私的人，你就得牺牲许多人生乐趣，而且一定会失掉许多漂亮的男人。可是人生太短促，要丧失这样可爱的事物就未免太可惜了。等到有一天她嫁给了艾希礼，并且年纪老了，有了这样做的机会时，她便着意去模仿爱伦。可是，在那以前.....

[1] 奥兰治分子是1795年北爱尔兰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支持新教。

[2] 不在地主指不属于产权所在地的地主。

[3] 博因河战役是1690年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在爱尔兰博因河畔打败前王詹姆斯二世的一次战斗，被认为是新教的胜利。

第四章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思嘉因母亲不在而代为主持了全部的用餐程序，可是她心中是一片纷扰，怎么也放不下她所听到的关于艾希礼和媚兰的那个可怕的消息。她焦急地盼望母亲从斯莱特里家回来，因为母亲一不在场，她便感到孤单和迷惘了。斯莱特里家和他们闹个不停的病痛，有什么权利就在她思嘉正那么迫切需要母亲的时候把爱伦从家中拉走呢？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自始至终只听见杰拉尔德那低沉的声音在耳边震响，直到她发觉自己已实在无法忍受了。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那天下午同思嘉的谈话，一个劲儿地在唱独角戏，讲那个来自萨姆特要塞的最新消息，一面配合声调用拳头在餐桌上敲击，同时不停地挥舞臂膀。杰拉尔德已养成了在餐桌上垄断谈话的习惯，但思嘉往往不去听他，只默默地琢磨自己的心事。可是今晚她再也挡不住他的声音了，不管她仍多么紧张地在倾听是否有马车辘辘声宣告爱伦回来了。

当然，她并不想将自己心头的沉重负担向母亲倾诉，因为爱伦要是知道了她的一个女儿想嫁给一个已经同别人订婚的男子，一定会大为震惊和十分痛苦的。不过，她此刻正沉浸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悲剧中，很需要母亲一在场便能给予她的那点安慰。每当母亲在身边时，思嘉总觉得安全可靠，因为只要爱伦在，什么糟糕的事都可以弄得好好的。

她一听到车道上吱吱的车轮声便忽地站起身来，接着又坐下，因为马车显然已绕到屋后院子里去了。那不可能是爱伦，她是会在前面台阶旁下车的。这时，从黑暗的院子里传来了黑人们兴奋的谈话声和尖利的

笑声，思嘉朝窗外望去，看见刚才从屋里出去的波克高举着一个熊熊的松枝火把，照着几个模糊的人影从大车上下来了。笑声和谈话声在黑沉沉的夜雾中时高时低，显得愉快、亲切、随便，这些声音有的沙哑而缓和，有的如音乐般嘹亮。接着是后面走廊阶梯上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进入通向主楼的过道，直到餐厅外面的穿堂里才停止了。然后，经过片刻的耳语，波克进来了，他那严肃的神气已经消失，眼睛滴溜溜直转，一口雪白的牙齿闪闪放光。

“杰拉尔德先生，”他气喘吁吁地喊道，满脸焕发着新郎的喜气，“您新买的那个女人到了。”

“新买的女人？我可不曾买过女人呀！”杰拉尔德声明，装出一副瞠目结舌的模样。

“是的，您买的，杰拉尔德先生！是的！她就外面，要跟您说话呢，”波克回答说，激动得搓着两只手，吃吃地笑。

“好，把新娘带进来，”杰拉尔德说。于是波克转过身去，招呼他老婆走进饭厅，这就是刚刚从威尔克斯农场赶来，要在塔拉农场当一名家属的那个女人。她进来了，后面跟着她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她怯生生地紧挨着母亲的腿，几乎被那件肥大的印花布裙子给遮住了。

迪尔茜身材高大，腰背挺直。她的年纪从外表看不清楚，少到三十，多到六十，怎么都行。她那张呆板的紫铜色脸上还没有皱纹呢。她的面貌显然带有印第安人血统，这比非洲黑人的特征更为突出。她那红红的皮肤，窄而高的额头，高耸的颧骨，以及下端扁平的鹰钩鼻子（再下面是肥厚的黑人嘴唇），所有这些都说明她是两个种族的混种。她显得神态安详，走路时的庄重气派甚至超过了嬷嬷，因为嬷嬷的气派是学

来的，而迪尔茜却生来就是这样。

她说话的声音不像大多数黑人那样含糊不清，而且更注意选择字眼。

“您好，小姐。杰拉尔德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了，不过俺要来再次感谢您把俺和俺的孩子一起给买过来。有许多先生要买俺来着，可就不肯把俺的普里茜也买下，这会叫俺伤心死的。所以俺要谢谢您。俺要尽力给您干活儿，好让您知道俺没有忘记您的大德。”

“嗯——嗯，”杰拉尔德应着，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因为他这番做的好事被当众揭开了。

迪尔茜转向思嘉，眼角皱了皱，仿佛露出了一丝微笑。“思嘉小姐，波克告诉了俺，您要求杰拉尔德先生把俺买过来。今儿个俺要把俺的普里茜送给您，做您的贴身丫头。”

她伸手往后把那个小女孩拉了出来。那是个棕褐色的小家伙，两条腿细得像鸡脚，头上矗着无数条用细绳精心缠住的小辫儿。她有一双尖利而懂事的、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的眼睛，可是脸上却故意装出一副傻相。

“谢谢你，迪尔茜，”思嘉答道，“不过我怕嬷嬷要说话的。我一生下来就由她一直在服侍着呢。”

“嬷嬷也老啦，”迪尔茜说，她那平静的语调要是嬷嬷听见了准会生气的。“她是个好嬷嬷，不过像您这样一位大小姐，如今应当有个好使唤的丫头才是。俺的普里茜倒是在英迪亚小姐跟前干过一年了。她会缝衣裳，会梳头，能干得像个大人呢。”

普里茜在母亲的怂恿下突然向思嘉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咧着嘴朝她笑了笑；思嘉也只好回报她一丝笑容。

“好一个机灵的小媳妇，”她想，于是便大声说：“谢谢你了，迪尔茜，等嬷嬷回来咱们再谈这事吧。”

“谢谢您，小姐。这就请您晚安了，”迪尔茜说完便转过身去，带着她的孩子走了，波克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

晚餐桌上的东西已收拾完毕，杰拉尔德又开始讲演，但好像连自己也并不怎么满意，听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令人吃惊地预告战争即将爆发，同时巧妙地询问听众：南方是否还要忍受北方佬的侮辱呢？他所引起的只是些颇不耐烦的回答——“是的，爸爸”，或者“不，爸爸”，如此而已。卡琳这时坐在灯底下的矮凳上，深深沉浸于一个姑娘在情人死后当尼姑的爱情故事中，同时，眼中噙着欣赏的泪花在惬意地设想自己戴上护士帽的姿容。苏伦一面在她自己笑嘻嘻地称之为“嫁妆箱”的东西上刺绣，一面思忖着在明天的全牲大宴上她可不可能把斯图尔特·塔尔顿从她姐姐身边拉过来，并以她所特有而思嘉恰恰缺少的那种妩媚的女性美把他迷住。而思嘉呢，她早已被艾希礼的问题搅得六神无主了。

既然爸爸知道了她的伤心事，他怎么还能这样喋喋不休地尽谈萨姆特要塞和北方佬呢？像小时候惯常有过的那样，她奇怪人们居然会那样自私，毫不理睬她的痛苦，而且不管她多么伤心，地球仍照样安安稳稳地转动。

她心里仿佛刚刮过了一阵旋风，可奇怪的是他们坐着的这个饭厅竟显得这么平静，这么与平常一样毫无变化。那张笨重的红木餐桌和那些餐具柜，那块铺在光滑地板上的鲜艳的旧地毯，全都照常摆在原来的地

方，就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似的。这是一间亲切而舒适的餐厅，平日思嘉很喜爱一家人晚餐后坐在这里时那番宁静的光景；可是今晚她恨它的这副模样，而且，要不是害怕父亲的厉声责问，她早就该溜走，溜过黑暗的穿堂到爱伦的小小办事房去了，在那里她可以倒在旧沙发上痛哭一场啊！

那是整个住宅里思嘉最喜爱的一个房间。在那儿，爱伦每天早晨坐在高高的写字台前写着农场的账目，听着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的报告。那儿也是全家休憩的地方，当爱伦忙着在账簿上刷刷写着时，杰拉尔德躺在那把旧摇椅里养神，姑娘们则坐在下陷的沙发垫子上——这些沙发已破旧得不好摆在前屋里了。此刻思嘉渴望到那里去，单独同爱伦在一起，好让她把头搁在母亲膝盖上，安安静静地哭一阵子。难道母亲就不回来了吗？

不久，车轮轧着石子道的嘎嘎响声终于传来，接着是爱伦打发车夫走的声音，她随即就进屋里来了。大家一齐抬头望着她迅速走近的身影，她的裙箍左右摇摆，脸色显得疲倦而悲伤。她还带进来一股淡淡的柠檬香味，她的衣服上好像经常散发出这种香味，因此在思嘉心目中它便同母亲连在一起了。嬷嬷相隔几步也进了饭厅，手里拿着皮包，嘴唇撅得很长，眉毛耷拉着。她阴沉地自言自语着蹒跚而来，有意把声音放低到不让人听懂，同时又保持一定的高度，好叫人家知道她反正是不满意。

“很抱歉这么晚才回来，”爱伦说，一面将披巾从肩头取下来，递给思嘉，同时顺手在她面颊上摸了摸。

杰拉尔德一见她进来便容光焕发了，仿佛施了魔术似的。

“那娃娃给施了洗礼了？”

“施了，也死了，可怜的小东西，”爱伦回答说。“我本来担心埃米也会死，不过现在我想她会活下去的。”

姑娘们都朝她望着，流露出满脸惊疑的神色，杰拉尔德却表示达观地摇了摇头。

“唔，对，还是孩子死了好，可怜的没爹娃——”

“时候不早了，现在咱们做祈祷吧，”爱伦那么机灵地打断了杰拉尔德的话头，要不是思嘉很了解母亲，谁也不会注意她这一招的用意呢。

究竟谁是埃米·斯莱特里的婴儿的父亲呢？这无疑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不过思嘉心里明白，要是等待母亲来说明，那是永远也不会弄清事实真相的。思嘉怀疑是乔纳斯·威尔克森，因为她常常在天快黑时看见他同埃米一起在大路上走。乔纳斯是北方佬，没有老婆，而他既当了监工，便一辈子也参加不了县里的社交活动。没有哪个正经人家会招他做女婿，也没有什么人，除了像斯莱特里那一类的下等人之外，会愿意同他交往的。由于他在文化程度上比斯莱特里家的人高出一头，他自然不想娶埃米，尽管他也不妨常常在暮色苍茫中同她一起走走。

思嘉叹了口气，因为她的好奇心实在太大了。事情常常在她母亲的眼皮底下发生，可是她从不注意，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爱伦对于那些她认为不正当的事情总是不屑一顾，并且想教导思嘉也这样做，可是没有多大效果。

爱伦向壁炉走去，想从那个小小的嵌花匣子里把念珠取来，这时嬷嬷大声而坚决地说：“爱伦小姐，你还是先吃点东西再去做你的祷告

吧！”

“谢谢你，嬷嬷，可是我不饿。”

“俺这就给你弄晚饭，你准备吃吧，”嬷嬷说，她气恼地皱着眉头，走出饭厅要到厨房去，一路上喊道：“波克，叫厨娘把火捅一捅。爱伦小姐回来了。”

地板在她脚下一路震动，她在前厅唠叨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叫饭厅里全家人都清清楚楚听见了。

“俺说过多回了，给那些下流白人做事没啥意思。他们全是懒虫，不识好歹。爱伦小姐也犯不着辛辛苦苦去伺候这些人。他们果真值得人伺候，怎的没买几个黑人来使唤呢。俺还说过——”

她的声音跟着她一路穿过那条长长的、只有顶篷没有栏杆的过道，那是通向厨房的必经之路。嬷嬷总有她自己的办法来让主子们懂得她对种种事情究竟抱什么态度。就在她独自嘟哝时她也清楚，要叫上等白人来注意一个黑人的话是有失身份的，她知道，为了保持这种尊严，他们必须不理睬她所说的那些话，即使她是站在隔壁房间里大声嚷嚷的。这样既可以保证她不受责备，同时又能使任何人都心中明白她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哪些想法。

波克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一副刀叉和一条餐巾。他后面紧跟着杰克，一个十岁的黑人男孩，他一只手忙着扣白色短衫上的钮扣，另一只手拿了个拂尘，那是用细细的报纸条儿绑在一根比他还高的苇秆上做成的。爱伦有个精美的孔雀毛驱蝇帚，但那只在特殊场合使用，而且由于波克、厨娘和嬷嬷都坚信孔雀毛不吉利，是经过一番家庭斗争才用上的。

爱伦在杰拉尔德递过来的那把椅子上坐下，这时四个声音一齐向她发起了攻势。

“妈，我那件新跳舞衣的花边掉了，明天晚上上‘十二橡树’村我得穿呀。请给我钉钉好吗？”

“妈，思嘉的新舞衣比我的漂亮。我穿那件粉红的太难看了。怎么她就不能穿我那件粉的，让我穿她那件绿的呢？她穿粉的很好嘛。”

“妈，明儿晚上我也等到舞会散了才走行吗？现在我都十三了——”

“奥哈拉太太，你相不相信——别响，姑娘们，我要去拿鞭子了！凯德·卡尔弗特今天上午在亚特兰大对我说——你们安静一点好吗？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他说他们那边简直闹翻了天，大家都在谈战争、民兵训练和组织军队一类的事。还说从查尔斯顿传来了消息，他们再也不会容忍北方佬的欺凌了。”

爱伦疲倦得不想说话，对这场七嘴八舌的喧哗只微微一笑，不过作为妻子，她得首先跟丈夫说几句。

“要是查尔斯顿那边的先生们都这样想，我相信咱们大家也很快就会这样看的，”她说，因为她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除了萨凡纳以外，整个大陆的大多数上等人都能在那个小小的海港城市找到，而这个信念查尔斯顿人也大都有的。

“不行，卡琳，明年再说吧，亲爱的。明年你就可以留下来参加舞会，并且穿成人服装，那时我的小美人儿该多么光彩呀！别撅嘴了，亲爱的。你可以去参加全牲野宴，请记住这一点，并且一直待到晚餐结束；至于舞会，可要满十四岁才行。”

“思嘉，把你的舞衣给我吧。做完祷告我就替你把花边缝上。”

“苏伦，我不喜欢你这种腔调，亲爱的。你那件粉红舞衣挺好看，同你的肤色也很相配，就像思嘉配她的那件一样。不过，明晚你可以戴上我的那条石榴红的项链。”

苏伦在她母亲背后向思嘉得意地耸了耸鼻子，因为做姐姐的正打算恳求戴那条项链呢。思嘉也对她吐了吐舌头，表示无可奈何。苏伦是个喜欢抱怨而自私得叫人厌烦的妹妹，要不是爱伦管得严，思嘉不知会打她多少次耳光了。

“好了，奥哈拉先生，现在再给我讲讲卡尔弗特先生关于查尔斯顿都谈了些什么吧，”爱伦说。

思嘉知道母亲根本不关心战争和政治，并且认为这是男人的事，没有哪个妇女会乐意伤这个脑筋。不过杰拉尔德倒是乐得亮亮自己的观点，而爱伦对于丈夫的乐趣总是很认真的。

杰拉尔德正在发布他的新闻时，嬷嬷把几个盘子推到女主人面前，那是焦皮饼干、油炸鸡脯和切开了的热气腾腾的黄甘薯，上面还淌着融化了的黄油呢。嬷嬷拧了小杰克一下，他才赶紧走到爱伦背后，将那个纸条帚儿缓缓地前后摇拂着。嬷嬷站在餐桌旁，观望着一叉叉食品从盘子里送到爱伦口中，仿佛只要她发现有点迟疑的迹象，便要强迫将这些吃的塞进爱伦的喉咙里。爱伦努力地吃着，但思嘉看得出她实在太疲乏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只不过嬷嬷那毫不通融的脸色在迫使她这样做罢了。

盘子里空了，可杰拉尔德才讲了一半呢，他在批评那些要解放黑奴可又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北方佬做起事来那么偷偷摸摸时，爱伦站起身来

了。

“咱们要做祷告了？”他很不情愿地问。

“是的。这么晚了——你看，已经整十点了，”时钟恰好像咳嗽似的闷声闷气地敲着钟点。“卡琳早就该睡了。波克，请把灯放下来；还有我的《祈祷书》，嬷嬷。”

嬷嬷用沙哑的嗓音低声吩咐了一句，杰克便将驱蝇帚放在屋角里，动手收拾桌上的杯盘，嬷嬷也到碗柜抽屉里去摸爱伦那本破旧的《祈祷书》。波克踮着脚尖去开灯，他抓住链条上的铜环把灯慢慢往下放，直到桌面上一片雪亮而天花板变得阴暗了为止。爱伦散开裙裾，在地板上屈膝跪下，然后把打开的《祈祷书》放在面前的桌上，再合着双手搁在上面。杰拉尔德跪在她旁边，思嘉和苏伦也在桌子对面各就各位地跪着，把宽大的衬裙折起来垫在膝头底下，免得与地板硬碰硬时更不好受。卡琳年纪小，跪在桌旁不方便，因此就面对一把椅子跪下，两只臂肘搁在椅垫上。她喜欢这个位置，因为每逢作祈祷时她很少不打瞌睡的，而这样的姿势却容易不让母亲发现。

家仆们挨挨挤挤地拥进穿堂，跪在门道里。嬷嬷大声哼哼着倒伏在地上，波克的腰背挺直得像根通条，罗莎和丁娜这两个女仆摆开漂亮的印花布裙子，跪的姿势很好看。厨娘戴着雪白的头巾，更加显得面黄肌瘦了。杰克正瞌睡得发傻，可是为了躲避嬷嬷那几只经常拧他的手指，他没有忘记尽可能离她远些。他们的黑眼睛都焕发着期待的光辉，因为同白人主子们一起做祈祷是一天中的一桩大事呢。至于带有东方意象的祷文中那些古老而生动的语句，对他们并没有多大意义，但能够给予他们内心以各种满足。因此当他们念到“主啊，怜悯我们”，“基督啊，怜悯我们”时，也总是浑身摇摆、极为感动似的。

爱伦闭上眼睛开始祷告，声音时高时低，又像催眠又像抚慰。当她的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和黑人们的健康与幸福而感谢上帝时，那昏黄灯光下的每一个人都把头低了下来。

接着她又为她的父母、姐妹、三个夭折的婴儿以及“涤罪所里所有的灵魂”祈祷，然后用细长的手指握着念珠开始念《玫瑰经》^[1]。宛如清风流水，所有黑人和白人的喉咙里都唱出了应答的圣歌声：

“圣母马利亚，上帝之母，为我们罪人祈祷吧，现在，以及我们死去的时候。”

尽管思嘉正在伤心和噙着眼泪，她还是深深领略到了往常这个时刻所有的那种宁静的和平。白天经历的部分失望和对明天的恐惧顿时消失了，留下来的是一种希望的感觉。但这种安慰不是她那颗升腾到上帝身边的心带来的，因为对于她来说，宗教只不过停留在嘴皮子上而已。给她带来安慰的是母亲仰望上帝圣座和他的圣徒天使们、祈求赐福于她所爱的人时那张宁静的脸。当爱伦同上帝对话时，思嘉相信上帝一定听见了。

爱伦祷告完，轮到杰拉尔德了。他经常在这种时候找不到念珠，只好偷偷掐着指头计算自己祷告的遍数。他正在嗡嗡地念着时，思嘉的思想便开了小差，自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她明白应当检查自己的良心。爱伦教育过她，每一天结束时都必须把自己的良心彻底检查一遍，承认自己所有的过失，祈求上帝宽恕并给以力量，做到永不再犯。但是思嘉只检查她的心事。

她把头搁在叠合着的双手上，使母亲没法看见她的脸，于是她的思想便伤心地跑回到艾希礼那儿去了。当他真正爱她思嘉的时候，他又怎

么打算娶媚兰呢？何况他也知道她多么爱他？他怎么能故意伤她的心啊？

接着，一个崭新的念头突然像颗彗星似的在她脑子里掠过。

“怎么，艾希礼并不知道我在爱他呀！”

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把她震动得几乎要大声喘息起来。她的思想木然不动，默无声息，仿佛瘫痪了似的，好一会才继续向前奔跑。

“他怎么能知道呢？我在他面前经常装得那么拘谨，那么庄重，一副‘别碰我’的神气，因此他也许认为我一点不把他放在心上，只当做普通朋友而已。对，这就是他从不开口的原因了！他觉得他的爱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才会显得那样——”

她的思路迅速回到了过去好几次的情景，那时她发现他在用一种奇怪的态度瞧着她，那双最善于掩藏思想的灰色眼睛睁得大大的，毫无掩饰，里面饱含着一种痛苦绝望的神情。

“他已经伤心透了，因为他觉得我在跟布伦特或斯图尔特或凯德恋爱呢。也许他以为如果得不到我，便同媚兰结婚也一样可以叫他家里高兴的。可是，如果他知道我在爱他——”

她那轻易多变的心情已经从沮丧的深渊飞升到快乐的云霄中去了。这就是对于艾希礼的沉默和古怪行为的解释。只因为他不明白呀！她的虚荣心赶来给她所渴望的信念帮忙了，使这一信念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如果他知道她爱他，他就会赶忙到她身边来。她只消——

“啊！”她乐不可支地想，用手指拧着低垂的额头。“瞧我多傻，竟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得想个办法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我爱他，便

不会去娶媚兰了呀！他怎么会呢？”

这当儿，她猛地发觉杰拉尔德已祷告完了，母亲的眼睛正盯着她呢。她赶快开始她那十遍的诵祷，机械地掐着手里的念珠，不过声音中带有深厚的激情，引得嬷嬷瞪着眼睛仔细地打量她。她念完祷告后，苏伦和卡琳相继照章办事，这时她的心仍在那条诱惑人的新思路向前飞跑。

即使到了现在，也还不太晚哩！在这个县，那种所谓丢人的私奔事件太常见了，那时当事人的一方或另一方实际上已和一个第三者站到了婚礼台上。何况艾希礼的事连订婚还没宣布呢？是的，还有的是时间！

如果艾希礼和媚兰之间并没有爱情而只有很久以前许下的一个承诺，那他为什么就不可能废除那个诺言来同她结婚呢？他准会这么办的，要是他知道她思嘉爱他的话。她必须想法让他知道。她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然后——

思嘉忽然从欢乐梦中惊醒过来，因为她疏忽了没有接腔，她母亲正用责备的眼光瞧着她呢。她一面重新跟上仪式，一面睁开眼睛迅速环顾周围，那些跪着的身影、那柔和的灯光、黑人摇摆时那些阴暗的影子，甚至那些在一个钟头之前她看来还很讨厌的熟悉家具，顷刻之间都蒙上了她自己情绪的色彩，整个房间又显得很可爱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和这番景象！

“最最忠贞的圣母，”母亲吟诵着。现在开始念圣母连祷文了，爱伦用轻柔的低音赞颂圣母的美德，思嘉便随声应答：“为我们祈祷吧。”

对于思嘉来说，从小以来，这个时刻与其说是崇敬圣母还不如说是崇敬爱伦。尽管这有点亵渎神圣的味道，思嘉阖着眼睛经常看见的还是

爱伦那张仰着的脸，而不是古老颂词所反复提到的圣母面容。“病人的健康”、“智慧的中心”、“罪人的庇护”、“神奇的玫瑰”——这些词语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它们是爱伦的品性。可是今晚，由于她自己意气昂扬，思嘉发现整个仪式中这些低声说出的词语和含糊不清的应答声有一种她从未经历过的崇高的美。所以她的心升腾到了上帝身边，并且真诚地感谢为她脚下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摆脱痛苦和径直走向艾希礼怀抱的道路。

最后一声“阿门”说过了，大家有点僵痛地站起身来，嬷嬷还是由丁娜和罗莎合力拉起来的。波克从炉台上拿来一根长长的纸捻儿，在灯火上点燃了，然后走入穿堂。那螺旋形楼梯的对面摆着个胡桃木碗柜，在饭厅里显得有点大而无当，宽阔的柜顶上放着几只灯盏和长长一排插在烛台上的蜡烛。波克点燃一盏灯和三支蜡烛，然后以一个皇帝寝宫中头等侍从照着皇帝和皇后进卧室的庄严神气，高高举起灯盏领着这一群人上楼去。爱伦挎着杰拉尔德的臂膀跟在他后面，姑娘们也各自端着烛台陆续上楼了。

思嘉走进自己房里，把烛台放在高高的五斗柜上，然后在漆黑的壁橱里摸索那件需要修改的舞衣。她把衣服搭在胳膊上，悄悄走过穿堂。她父母卧室的门半开着，她正要去敲时，忽然听到爱伦在说话，声音很低，也很严肃。

“杰拉尔德先生，你得把乔纳斯·威尔克森开除。”

杰拉尔德一听便发作起来，“那叫我再到哪里去找个不在我跟前搞鬼的监工呢？”

“必须立即开除他，明天早晨就开除。大个儿萨姆是个不错的工

头，在找到新的监工以前，可以让他暂时顶替一下。”

“啊哈！”杰拉尔德大声说，“我这才明白啦，原来是这位宝贝乔纳斯生下了——”

“必须开除他。”

“这么说，他就是埃米·斯莱特里那个婴儿的父亲喽，”思嘉心想。“唔，好呀。一个北方佬跟一个下流白人的女孩，他们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

稍稍停顿了一会，让杰拉尔德的吐沫星子消失，思嘉才敲门进去，把衣裳交给母亲。

到思嘉脱掉衣服、吹熄了蜡烛时，她准备明天实行的那个计划已经安排得十分周密了。这个计划很简单，因为她怀有杰拉尔德那种刻意追求的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目标上，只考虑达到这个目标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步骤。

第一，她要装出一副“傲慢”的神气，像杰拉尔德所吩咐的那样。从到达“十二橡树”村那一刻起，她就要摆出自己最快乐最豪爽的本性来。谁也不会想到她曾经由于艾希礼和媚兰的事而沮丧过。她还要跟那个县里的每一个男人调情。这会使得艾希礼无法忍受，但却越发爱慕她。她不会放过一个处于结婚年龄的男人，从苏伦的意中人黄胡子的老弗兰克·肯尼迪，一直到羞怯寡言、容易脸红的查尔斯·汉密尔顿，即媚兰的哥哥。他们会聚在她周围，像蜜蜂围着蜂房似的，而且艾希礼也一定会被吸引从媚兰那边跑过来，加入这个崇拜她的圈子。然后，她当然要点手腕，安排他离开那一伙，单独同她待几分钟。她希望一切都会那样顺利进行，要不然就困难了。可是，如果艾希礼不首先行动起来呢，那她

就只好干脆自己动手了。

等到他们终于单独在一起时，他对于别的男人挤在她周围那番情景当然记忆犹新，当然会深深感到他们每个人都确实很想要她，于是他便会流露出那种悲伤绝望的神色了。那时她要叫他发现，尽管受到那么多人爱慕，她在世界上却只喜欢他一个人，这样他就会重新愉快起来。她只要又娇媚又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她便会显得身价百倍，更叫人看重了。当然，她要以一种很高尚的姿态来做这些。她连做梦也不会公然对他说她爱他——这是绝对不行的啊！不过，究竟用什么样的态度告诉他，这只是枝节问题，根本用不着太操心。她以前不知处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如今再来一次就是了。

她躺在床上，全身沐浴着朦胧的月光，心里揣摩着通盘的情景。她仿佛看见他明白她真正爱他时脸上流露的那种又惊又喜的表情，还仿佛听见他向她求婚时要说的那番话。

自然，那时她就得说，一个男人既然已经跟别的姑娘订婚，她便根本谈不上同他结婚了，不过他会坚持不放，最后她只得让自己给说服了。于是他们决定当天下午就逃到琼斯博罗去，并且——

瞧，明天晚上这时候她可能已经是艾希礼·威尔克斯夫人了！

这时她索性翻身坐起来，双手紧抱着膝盖，一味神往地想象着，有好一会俨然做起艾希礼·威尔克斯夫人——艾希礼的新娘来了！接着，一丝凉意掠过她的心头。假如事情不照这个样子发展呢？假如艾希礼并不恳求她一起逃走呢？她断然把这个想法从心里推出去了。

“我现在不去想它，”她坚定地说。“要是我现在就想到这一点，它便会把我的整套计划推翻。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事情按照我所要求的方式

去发展——要是他爱我的话。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她抬起下巴，那双暗淡而带黑圈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烁着。爱伦从没告诉过她愿望和实现是两件不同的事；生活也没教育过她捷足者不一定先登。她怀着高涨的勇气躺在银白的月色中，设想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出自一个十六岁的姑娘，那时她过惯了惬意的日子，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失败，认为只要有一件新的衣裳和一张清秀的面孔当武器，就能把命运击溃哩！

[1] 《玫瑰经》是天主教的祷文，通常手执一串念珠（共一百六十五颗）作念珠祈祷。

第五章

早晨十点钟。那是四月暖和的天气，金色的阳光穿过宽大窗户上的天蓝色帷帘灿烂地泻入思嘉的房间。那些奶油色墙壁都闪闪发亮，桃花心木家具也泛出葡萄酒一般深红的光辉，地板也像玻璃似的耀眼了，连铺着旧地毯的地方也洒满了灰色光点。

空气中已经有点夏天的味道，它是佐治亚初夏的迹象，春季的高潮恋恋不舍地让位给比较炎热的气候了。一股芬芳柔和的暖意已倾注到房间里来，它饱含着种种花卉、刚抽枝叶的树木和润湿的新翻红土的香味。思嘉能从窗口看到沿着石子车道的两行水仙花和一丛丛像花裙子般纷披满地的黄茉莉在那里竞相怒放，争丽斗妍。模仿鸟和檉鸟为争夺她窗下的一棵山茱萸又打了起来，在那里斗嘴，檉鸟的声音尖锐而昂扬，模仿鸟则娇柔而凄婉。

这样一个明朗的早晨通常总会把思嘉引到窗口，倚在窗棂上领略塔拉农场的花香鸟语。可是今天早晨她无暇欣赏旭日和蓝天，只有一个想法匆匆掠过心头：“谢谢老天爷，总算没有下雨。”她床上放着一件苹果绿的镶着淡褐花边的纹绸舞衣，折叠得整整齐齐装在一个匣子里。这是准备带到“十二橡树”村去，等舞会开场时穿的，但是思嘉一瞥见它便不由得耸了耸肩膀。如果她的计划成功，今晚她就不用不着穿这件衣裳了。等不到舞会开始，她和艾希礼早就启程到琼斯博罗结婚去了。现在的麻烦问题是——她穿什么衣裳去参加野宴呢？

什么样的衣裳使她窈窕的身材显得更为动人和最使艾希礼倾倒呢？从八点钟开始她一直在试衣裳，试一件丢一件，此刻又灰心又恼火，穿

着镶边的宽松内裤、紧身布裙和三条波浪式的镶边布衬裙站在那里。那些被她舍弃的衣服成堆地丢在地板上、床上、椅子上，五彩缤纷，一片凌乱。

那件配有粉红长饰带的玫瑰红薄棉布衣裳很合身，可是去年夏天媚兰去“十二橡树”村时已经穿过，她一定还记得的，也许还会故意提起呢。那件泡泡袖、花边领的黑羽缎衣裳同她的白皙皮肤非常相称，不过她穿在身上显得老成了一点。思嘉瞅着她那十六岁的面容，好像生怕看到皱纹和松弛的下巴肉似的。在媚兰那娇嫩的姿色前可千万不能显得稳重和老气呀！那件淡紫色条纹细棉布的，配上宽宽的镶边和网缘，倒是十分漂亮，可是这对她的身段很不合适。它最好配卡琳那种纤细的身材和淡漠的容貌，可思嘉觉得要是她穿起来便像个女学生了。在媚兰那泰然自若的姿态旁边，显得学生气可绝对不行呀！还有一件绿方格丝纹绸的，饰着荷叶边，每条荷叶边都镶入一根绿色天鹅绒带子，这是最适合的，实际上是她最中意的一件衣裳，因为它能叫她的眼睛显得黑一点，像绿宝石似的，只可惜紧身上衣的胸口部分有块显而易见的油渍。当然，她可以把别针别在那上面，但媚兰眼尖，可能会看出来。如今只剩下几件杂色棉布的了，思嘉觉得这些都不够鲜丽，不适宜在野宴上穿。此外便是些舞衣和她昨天穿过的那件绿花布衫了。但这件花布衫是下午穿的衣服，不好在上午的野宴上派用场，因为它只有小小的泡泡袖，领口低得像件舞衣呢。可是，除了这件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好穿了。即使在上午穿这种袒胸露臂的衣服不怎么合适，但她毕竟是不怕将自己的脖子、臂膀和胸脯露出来的。

她站在镜前扭着身子端详自己的侧影，心想实在看不出浑身上下有何值得惋惜之处。她的脖子短，但浑圆可爱；两臂丰腴，也很动人。她的两个乳房被紧身裙撑得隆然突起，非常可爱。她从来用不着像大多数

十六岁的姑娘们那样，在胸衣的衬里中缝上小排小排的丝绵来使乳房显得更加丰满和曲线分明。她很高兴自己继承了爱伦那纤细白嫩的双手和小巧玲珑的双足，并且希望还能长到爱伦那样的身高，尽管目前的高度已叫她很满意了。多可惜，不能把腿显露出来，她想着，一面提起衬裙遗憾地打量宽松内裤里那双丰腴而白净的腿。她天生有这样两条腿呀！甚至连费耶特维尔学院的姑娘们也那样羡慕呢！至于谈到她的腰肢，在费耶特维尔，琼斯博罗，或者所有三个县里，谁也不如她这样纤腰袅袅，令人着迷呢！

一想到腰肢，她就又回到实际问题上来。那件绿花布衫的腰围是十七英寸，但嬷嬷却按照那件羽缎衣服把她的腰身作为十八英寸来束了。嬷嬷本应该给她束得更紧些的。她推开门一听，嬷嬷沉重的脚步声在楼下穿堂里轰轰震响，便连忙高声喊她，因为她知道这时爱伦正在薰腊间给厨子分配当天的食物，放肆大叫也不碍事的。

“有人当俺会飞呢，”嬷嬷抱怨着爬上楼来。她撅着嘴走进屋里，那表情像是巴不得要跟谁打架似的。她那双又大又黑的手里端着个托盘，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食物，那是两只涂满黄油的大山芋、一摞淌着糖浆的荞麦面饼和一大片泡在肉汤里的火腿。思嘉一看见嬷嬷手上的东西，那颇为恼火的神气便立即变得非要大干一仗不可了。她当时正忙着试衣裳，忘记了嬷嬷的铁硬规矩，即奥哈拉家的女孩子动身去赴宴会之前，必须先在家里把肚子填得满满的，这样她们在宴会上就吃不下什么了。

“这没有用。我不吃。你索性把它拿回厨房去吧。”

嬷嬷把托盘放到桌上，然后两手叉腰，摆出一副架势。

“你就得吃！俺不想再看见前次野宴上发生的那种事了。那次俺吃

了猪肠子病得厉害，没在你们出发前拿吃的来。今番你可得给俺全吃下去。”

“我不要吃嘛！快，过来，给我把腰扎得更紧一点，眼看咱们已经晚了。我听见马车都绕到前门来了。”

嬷嬷的口气像是在哄孩子了。

“那么，思嘉小姐，听俺的话，就吃一点点吧。卡琳小姐和苏伦小姐可全都吃了。”

“她们要吃就吃去，”思嘉不屑地说。“她们一点骨气也没有，像只兔子，可我不行！我再也不吃这种打垫的东西了。我没有忘记那次到卡尔弗特家去之前吃了一整盘，谁知他们家有冰淇淋，还是用从萨凡纳带来的冰做的，结果我只吃了一勺。今天我可要好好享受一番，高兴吃多少就吃多少。”

嬷嬷听了这番不伦不类的犟话，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在嬷嬷心目中，一个年轻姑娘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那是黑白分明的两个方面，中间没有可以通融的余地。苏伦和卡琳是她手中的两团熟泥，任凭她强劲的双手随意搓捏，她们对于她的告诫也总是侧耳恭听。可是要开导思嘉，指出她那些感情用事的做法大都有违上流社会的风习，那就会引起一场争斗。嬷嬷对思嘉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好不容易才赢得的，这中间还得归功于一种白人所不懂得의狡狴心计。

“就算你并不在乎人们怎样谈论这个家庭，可俺还在乎呢，”她嘟哝着。“俺不想站在一旁，让宴会上的每个人都说你那么没有家教。俺一次又一次告诉过你，你只要看见某人吃东西像小雀子那样斯斯文文的，你就能断定她是个上等人。可俺不打算叫你到威尔克斯先生家去，在那

儿粗鲁地猛吃猛喝，饿得像只老鹰。”

“母亲是上等人，可她照样吃呢，”思嘉表示反对。

“等你嫁了人，你也可以吃，”嬷嬷辩驳说。“爱伦在你这个年龄，在外面从来不吃什么，你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也不吃。现在她们都嫁人了。年轻姑娘们凡是馋嘴的，大都找不到男人。”

“我就不信。在你生病时举行的那次野宴上，我事先并没有吃东西，艾希礼·威尔克斯还告诉我，他很高兴看见一个姑娘胃口好呢。”

嬷嬷不祥地摇着头。

“男人家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码事。俺看不出艾希礼先生有多大的意思要娶你。”

思嘉顿时皱起眉头，眼看要发作了，但随即克制住自己。嬷嬷在这一点上打中了她，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了。嬷嬷看见思嘉一脸的不服气，便端起托盘，用一种出自本能的温和而狡狴的方式改变了策略。她边叹息边向门口走去。

“那好吧。刚才厨娘装这盘子时俺就跟她说了，‘一个女孩子是不是上等人，看她吃什么就知道啦。’俺又对她说，俺还没见过一个白人小姐比媚兰小姐吃得更少的呢，像她上次去看艾希礼先生——俺的意思是去看英迪亚小姐时那样。”

思嘉用十分怀疑的眼光瞪了她一眼，可是嬷嬷那张宽脸上只流露出天真而惋惜的神情，似乎在惋惜思嘉不如媚兰·汉密尔顿那样像个大家闺秀。

“把盘子放下，过来替我把腰扎紧点儿，”思嘉很不耐烦地说。“我想过会儿再吃一点。要是现在就吃，那就扎不紧了。”

嬷嬷掩饰着得意之情，立刻把盘子放下。

“俺的小宝贝儿打算穿哪一件呀？”

“那件，”思嘉答道，一面指着那团蓬乱的绿花布。这时嬷嬷立即起来反对了。

“不行，你不能穿。那不是早晨穿的衣服。你不到下午三点不能露出胸口，况且那件衣服既没领，也没袖。你要是穿上，皮肤上就会出斑点，好像生来就这样似的。去年你在萨凡纳海滩上出了那些斑点，俺整个冬天都在用奶油擦呢。如今俺可不想再让你出了。你要穿，俺就告诉你妈去。”

“只要我在我穿好衣裳之前去对她说上一句半句，我就一口也不吃你的了，”思嘉冷冷地说。“要是我已经穿好了，妈就来不及叫我再回来换呢。”

嬷嬷发现自己在算计上输了，只好通融地叹了口气。比较起来，与其让思嘉到野宴上去狼吞虎咽，还不如任凭她在早上穿起下午的衣裳来算了。

“现在给我紧紧抓住个什么，使劲儿往里吸气，”她命令道。

思嘉照她的吩咐办，紧紧抓住一根床柱，站稳了身子。嬷嬷狠地使劲拉着，抽着，直到束着鲸须带的小小腰围收得更小了，她眼睛里才露出骄傲而喜悦的神色。

“谁也没有俺小宝贝儿这样的腰身，”她赞赏地说。“俺每回给苏伦小姐扎到二十英寸以下，她就要晕过去了。”

“呸！”思嘉喘着气，轻蔑地说，“我这一辈子可还从未晕过呢。”

“唔，不过偶尔晕那么几回也不碍事，”嬷嬷告诉她。“你有时候太性急了，思嘉小姐。俺几次对你说，你见了蛇和耗子也不晕，那样子并不体面。当然，俺不是说在家里，而是说在外边大伙儿面前，俺还跟你说过——”

“唔，快！别说这么多的废话了。我会抓到男人的。我就是不嚷嚷也不晕倒，看我能不能抓到。天啊，我的胸襟太紧了！快穿上衣裳吧。”

嬷嬷小心地把那件十二码细纱布做的绿花裙子罩在小山似的衬裙上，然后把低领紧胸衣的后背钩上。

“在太阳底下你得把披巾披在肩上，热了也不要把手摘下来，”她吩咐说。“要不，你回家时就晒得像老斯莱特里小姐一样黑了。现在来吃罢，亲爱的，可别吃得太急，要是吃了又马上吐出来，那可不行啊。”

思嘉听话地面对托盘坐下来，不知自己肚子里要是再塞进去一点东西还能不能呼吸空气。嬷嬷从盥洗架上摘下一条大毛巾，小心地将它的一端系在思嘉脖子上，另一端盖住她的膝头。思嘉从那片火腿开始，因为她喜欢吃火腿，但也只能勉强咽下去。

“我真恨不得早就结婚了，”她反悔似地说，一面厌烦地向山芋进攻。“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没完没了勉强自己，永远不能凭自己高兴做

事。在自己很想吃东西时偏装得像小雀子那样只能吃一点点，真是太腻烦了。在自己想跑时偏要慢慢地走，在自己能够连跳两天也不觉得累时偏要装得跳完一场华尔兹就晕倒了，这真叫人腻烦透了！我再也不想说‘您真了不起呀！’来愚弄那些比我还无知得多的男人；再也不想假装自己什么都不懂，让男人们来对我讲些什么，而且感到自命不凡……我实在不能再吃了。”

“吃个热饼试试，”嬷嬷好像求她似的。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找男人就该装得那么傻呀？”

“俺想，那是因为他们男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哪样的人。只要你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就省掉了一大堆苦恼，也省得一辈子当老处女。他们想要的是耗子般的小姑娘，胃口小得像雀子，一点儿见识也没有。要是一位先生疑心你比他更有见识，他就不乐意同你这位大家小姐结婚了。”

“你以为男人们要是结婚之后发现他们的太太是有见识的，他们会感到惊奇吗？”

“是呀，可那就晚了。他们已经结婚了。而且先生们总是提防着他们的老婆会有见识。”

“到时候我可偏要照我所想做的去做，说我所想说的话，无论人家怎样不喜欢，我都不管。”

“不行，你不能这样，”嬷嬷担忧地说。“只要俺还有一口气，就不许你这样。现在吃饼吧。泡着肉汤吃，亲爱的。”

“我看北方佬姑娘用不着做这种傻瓜。去年我们在萨拉托加时，我

注意到她们有许多人在男人面前也显得很有见识似的。”

嬷嬷轻蔑地一笑。

“北方佬姑娘嘛！当然，俺看她们想啥说啥，不过俺没见她们哪几个在萨拉托加有人向她们求婚的。”

“可是北方佬也得结婚呀，”思嘉争辩说。“她们并非长大就行了。她们也要结婚，生孩子。她们的孩子多着呢。”

“男人家是为了钱才娶她们的，”嬷嬷断然说。

思嘉把烤饼放在肉汤里泡了泡，再拿起来吃。也许嬷嬷说的有些道理吧。一定有点道理，因为爱伦也说过同样的话，不过说法不大一样，也更委婉一些。事实上，她那些女友的母亲全都教给自己的女儿必须做那种不能自立的、依恋别人的、小牝兔般怯生生的可怜虫。其实，要养成和保持这个模样，也需要不少的知识呢。也许她是太鲁莽了。她常同艾希礼争论，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也许就是这种态度和她喜欢散步和骑马的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使艾希礼害怕同她接近而转向娇弱的媚兰那边去了。也许，要是她变换一下策略——可是她觉得，如果艾希礼竟屈服于这种预先策划好的女人手段，她就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敬佩他了。任何一个男人，只要他愚蠢到了居然为一个假笑、一次晕倒和一声“你真了不起呀”所诱惑，便是不值得要的人。可是他们好像全都喜欢这一套呢。

如果她以前对艾希礼也采用了这种错误的策略——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算了。如今她要采取不同的手法，正当的手法。她需要他，并且只有几个小时可以用来争取他了。如果晕倒，或者说假装晕倒，便能达到目的，那就晕倒好了。如果微笑，卖弄风情，或者装傻，就能够

把他引诱过来，她倒是乐意去调情一番，也高兴装得甚至比凯瑟琳·卡尔弗特更傻。如果需要更加大胆的办法呢？她也乐意采用。总之，成败在此一举了！

谁也不会告诉思嘉，说她自己的个性尽管有可怕的致命弱点，可是跟她所能采用的任何伪装相比，仍然更有吸引力。要是有人这样告诉她，她会感到高兴但同时不会相信的。而且那个她本人现在所处的这个文明世界也同样不会相信，因为与以前或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比起来，这种文明对于女性天然的评价都是最低的了。

马车载着她在红土大路上向威尔克斯农场驰去，这时思嘉心里暗暗感到高兴，因为母亲和嬷嬷都不跟他们一起去。这样，在野宴上便没有人耸着眉头或撅着下嘴唇来干涉她的行动计划了。当然，明天苏伦一定会向她们描述的，不过要是一切都按思嘉所希望的进行，那么她家里因她与艾希礼订婚或者私奔而引起的激动，就会抵消他们的不快而有余了。是的，她很庆幸爱伦被迫留在家里。

杰拉尔德早晨喝了几杯白兰地，乘兴把乔纳斯·威尔克森开除了，于是爱伦便在威尔克森离开之前留在塔拉农场检查账目。当她坐在小办事房里那个高高的写字台前忙着时，思嘉进去吻了吻她表示告别。乔纳斯·威尔克森拿着帽子站在爱伦身旁，他那绷紧的黄面皮上流露着无法掩饰的又气又恨的神情，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这样无礼地从一个全区最好的监工位置撵走，实在难以忍受。何况这只是区区一桩风流韵事所引起的呢。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杰拉尔德，对于埃米·斯莱特里的娃娃，有嫌疑认作父亲的不下十来个，当然也很可能包括他本人在内。这个看法杰拉尔德表示同意，至于爱伦，她却认为他的案情并不能因此有所改变。乔纳斯恨所有的南方人。他恨他们对他态度冷淡并轻视他的社会地位，尽管表面敷衍也是掩盖不了的。他最恨爱伦·奥哈拉，因为

她是他所恨的那些南方人的典型。

嬷嬷作为农场女工头留下来协助爱伦，因此只派了迪尔茜跟来，她被安排坐在托比旁边的赶车人座位上，那个装有姑娘们舞衣的长匣子就在她膝上搁着。杰拉尔德跨着那匹大猎马在车旁缓缓地走着，他的酒兴尚未消散，同时由于迅速处理完了威尔克森那桩不愉快的事，正在自鸣得意。他把责任推到爱伦身上，根本没想到爱伦因错过野宴和朋友欢聚的良机感到多么失望；因为这是个春日良辰，他的田地显得那样美丽，鸟儿又歌唱得那样动听，他自己也觉得那样年轻好玩，便再不想别的了。有几回他忽然哼起了《矮背马车上的佩格》和其他爱尔兰小曲，或者更加阴郁的“罗伯特·埃米特 [\[1\]](#) 挽歌”，“她距离年轻英雄的长眠之地很远”。

他很愉快，一想到今天一整天都将在大谈特谈北方佬和战争中度过，更是兴奋极了。同时他也为自己那三个穿着漂亮裙子、打着可笑的小花阳伞的女儿感到骄傲。他不再去想头一天同思嘉进行过的那番谈话，因为那已经从他心里统统跑掉了。他只觉得她很美，足以使他十分自豪，而且今天她的眼睛绿得像爱尔兰山陵呢。这后一种思想使他更加悠然自得，因为其中颇有诗意；于是，他便给姑娘们放声而略略走调地唱起她们心爱的《身穿绿军装》 [\[2\]](#) 来了。

思嘉用母亲对一个自命不凡的儿子那样既钟爱又藐视的神情看着他，眼看他到日落时又要喝得酩酊大醉了。他到天黑回家时又将如往常那样跳过从“十二橡树”村到塔拉的那一道道篱笆，不过她希望由于上帝的仁慈和他那匹马的清醒，他不要摔断了脖子才好。他会偏偏不走桥上却策马蹚着水过河，然后一路嚷着回家，让波克搀扶着躺到办事房的沙发上，因为这种时候波克经常擎着灯在前厅等候着。

他会把那套簇新的灰毛料衣服糟蹋的，为此他将在第二天早晨赌咒发愿详细告诉爱伦，说他的那匹马黑暗中从桥上掉到河里去了——这样一个明明谁也骗不了的谎话却会为大家所接受，让他觉得自己就是高明得很。

爸爸是个可爱、自私、不负责任的宝贝，思嘉暗想，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对他的热爱之情。今天早晨她感到又兴奋又愉快，仿佛整个世界连同杰拉尔德都包容在她那博爱的胸怀里了。她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清楚；她等不到今天过去就要把艾希礼占为己有。阳光温暖而柔和，佐治亚明媚的春光在她眼前展现。大路旁一丛丛黑莓已一片嫩绿，把冬天雨水冲洗下来的红土沟壑都掩盖起来了，而那些从红土中突露出来的花岗岩卵石已开始披上切罗基蔷薇，周围是淡紫色的野罗兰。河岸高处林木葱茏的小山上，山茱萸开满了晶莹的白花，像残雪还在万绿丛中恋恋不舍似的。开花的山楂子树正迎风怒放，开始从娇白转为粉红，在树下闪耀着光斑的枯松枝间，野忍冬织成了一张猩红、橘红和玫瑰红的三色地毯。微风里飘散着新灌木和野花的淡淡清香，整个世界都显得秀色可餐了。

“我将终生记住这一天有多么美丽，”思嘉想。“也许这就是我结婚的日子呢！”

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设想自己就在这天下午或者晚间月下，同艾希礼一起坐车穿过这花香叶绿的美景，到琼斯博罗的一家教堂去。当然，她还得在一位亚特兰大牧师的主持下再举行一次婚礼，但那又要叫爱伦和杰拉尔德烦恼了。她设想爱伦听到女儿同另一个姑娘的未婚夫私奔时气得脸色灰白的模样，不由得有点畏缩起来，但是她知道，只要爱伦再看看女儿的幸福光景，也就会原谅她了。至于杰拉尔德，他是会大声咒骂的，不过，尽管他昨天警告过她不要嫁给艾希礼，他还是会因为自己家

同威尔克斯家做了亲戚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我结婚以后的事，现在不必管它，”这样一想， she 就把烦恼丢在一边了。

在这么暖洋洋的阳光下，在这样明媚的春天，当“十二橡树”村的烟囱正好开始在那边小山上出现时，你除了尽情欢乐，是不可能有什么感觉的。

“我将一辈子住在那里，我将看见五十个这样的春天，也许还要多呢。我将告诉我的儿女和孙儿孙女，这个春天多么美丽，比他们所看到的都更为可爱。”想到这最后一点时她快活极了，便加入了《身穿绿军装》末尾的合唱部分，并且赢得了杰拉尔德的高声称赞。

“我不明白你今天早晨为什么这样快活，”苏伦表示反感地说，因为她心里还在痛苦地嘀咕：要是她穿上思嘉那件新的绿色绸舞衣，她会比思嘉好看得多。思嘉为什么总那样自私，不肯把衣服和帽子借给她呢？妈为什么也总是那样护着她，说绿色同苏伦不相配呢。“你和我一样清楚，艾希礼的亲事要在今晚宣布，爸今天早晨这样说的。当然我也明白，你对他表示亲昵已经好几个月了。”

“你就知道这些，”思嘉说着，吐了吐舌头，不准备让自己的兴致给破坏了。到明天早晨这个时候，请看这位苏伦小姐吃惊的模样吧。

“苏伦，你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卡琳震惊地表示异议。“思嘉喜欢的是布伦特。”

思嘉那双笑盈盈的绿眼睛朝妹妹望着，心想她怎么会这样可爱呢。全家都知道，卡琳这个十三岁的姑娘已经倾心于布伦特了，可布伦特却

全不在意，只把她当思嘉的小妹妹看待。每当爱伦不在场时，大家总喜欢拿布伦特来捉弄她，直到她哭出来为止。

“亲爱的，我一点也不喜欢布伦特，”思嘉乐得慷慨地说。“而且他也一点不喜欢我。你看，他正在等着你快快长大呢！”

卡琳那张圆圆的小脸红了，她心里又高兴又怀疑，两方面像在打架似的。

“唔，思嘉，你这话当真？”

“思嘉，你知道母亲说过，卡琳还太小，还不该想什么男孩子，可你偏偏去逗引她。”

“好吧，你走着瞧，看我究竟喜欢不喜欢，”思嘉答道。“你是不要妹妹露脸，因为你知道再过一年左右她就会长得比你漂亮了。”

“你们得小心，今天讲话该文明些啊，要不然我回去抽你们，”杰拉尔德警告说。“嘘！别响，我听听，这是马车声吧？准是塔尔顿家或者方丹家的。”

他们驶近一个从茂密的山冈下来的交叉道时，马蹄声和车轮声听得更清楚了，同时从树林背后传来噉噉喳喳的女人争吵声和欢笑声。走在前头的杰拉尔德勒住马向托比打了个手势，叫他把马车在交叉路口停下来。

“那是塔尔顿家的姑娘们，”他向他的女儿们宣布，他红润的脸上泛起了光彩，因为除了爱伦，他在全县的太太们中就最喜欢这位红头发的塔尔顿夫人。“而且是她亲自驾车呢。噢，居然有位玉手纤纤的太太在摆弄马儿啦。轻盈如羽毛，又结实得像张生牛皮，可仍然那么美丽动人

呀。你们谁也没有这样好看的手，真太可惜了！”他补充说，一面又钟爱又带责备地向他的女儿们瞟了几眼。“卡琳害怕牲口，苏伦的手一碰缰绳就像摸着了熨斗似的，而你这个淘气鬼——”

“我么，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给撂下来过，”思嘉气冲冲地嚷道。“可塔尔顿夫人每次打猎都摔跤呢！”

他从马镫上欠起身，一扬手把帽子摘下来，这时塔尔顿家的马车满载着穿得漂漂亮亮、撑着阳伞、飘着面纱的姑娘出现了，塔尔顿夫人果然如杰拉尔德说的那样坐在车夫座位上。由于马车上挤着她的四个女儿和她们的嬷嬷，以及几只装着跳舞衣的长匣子，已再也容不下一个车夫了。加之，比阿特里斯·塔尔顿只要自己的一双手闲着便从不愿意让任何人来驾车，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看来外表娇弱，骨骼纤秀，皮肤白皙得好像那火焰般的头发把她脸上的全部血色都吸收到这炫亮的一丛里来了，可是她却有着充沛的精神和不倦的体力。她养了八个孩子，都和她一样头发火红，精力旺盛。她把她们教养得十分成功，全县的人都这样说，因为像对待她的那些马驹似的，她把同样的溺爱和最严格的训练都放到他们身上了。“勒住他们，但不要伤了他们的锐气，”这就是塔尔顿夫人的箴言。

她爱马，也经常谈论马。她了解它们，把它们掌握得比全县任何人都好。她蓄养的小马驹越来越多，已挤出圈门跑到前面草地上来了，就像她的八个孩子挤出了山上那座散乱不整的房子似的，于是每当她在农场里转悠时，马驹、儿女和猎狗，都成群地尾随着她。她相信她的马都具有人性，尤其那匹名叫乃利的枣红母马。如果由于家务忙，她来不及在规定时间内去骑马散心时，她便把糖碗交给一个黑小子，吩咐他：“给乃利一把糖吃，告诉她我马上就出来。”

除了某些特殊场合，她经常穿着骑装，因为无论后来骑了没有，她总是希望要骑的，所以，怀着这种期待的心情，她每天起身时就穿上骑装。每天早晨，无论晴雨，乃利都身着鞍辔，在屋前走来走去，等着塔尔顿夫人从家务中抽出一小时来骑它。可是费尔希尔是个很不好管理的农场，难得有空闲时间，因此乃利往往会驮着空鞍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在那里来回走动，比阿特里斯·塔尔顿则把骑装的衣襟高高扎起来，露出六英寸高的锃亮的马靴整天忙活。

今天，她穿一件下摆不合时宜地窄小的深黑色绸衣，那模样仍和平时一样，因为这衣服是严格地按照她的骑装做的，头上戴的又是一顶小黑帽，上面那支长长的黑羽毛把一只热情的亮闪闪的褐色眼睛遮住了，这和她打猎时戴的那顶又破又旧的帽子一模一样。

她看见杰拉尔德，便挥了挥鞭子，同时把那两匹像在跳舞似的枣红马勒住，马车停下了。马车后座的四位姑娘一齐探出身来，叽里呱啦地喧嚷着打招呼，把一对辕马都吓得蹦跳起来。这情景在一个偶然经过的旁观者看来，会觉得塔尔顿和奥哈拉两家的人大概是多年不见了，其实他们两天前还见过呢。不过塔尔顿家是个好交际的家庭，喜欢和邻居尤其奥哈拉家的姑娘们来往。那就是说，他们喜欢苏伦和卡琳。至于思嘉，除了那个没有头脑的凯瑟琳·卡尔弗特之外，全县没有哪位姑娘真正喜欢她。

在夏天，这个县里差不多平均每星期要举行一次全牲野宴和跳舞会，可是对于塔尔顿家那些红头发的最会享乐的人来说，每次野宴和舞会都仿佛是头一次参加似的，总是非常兴奋。她们是一支健美而活泼的四人小分队，挤在马车里衣裙压着衣裙，阳伞遮着阳伞，连宽边草帽上簪着的红玫瑰花和系在下巴颏底下的天鹅绒带子也都在相互碰撞着，纠缠着。四顶草帽底下露出了各色的红头发：赫蒂的是正红，卡米拉的是

草莓金红，兰达的是铜赭红，贝特西的胡萝卜红。

“好一窝漂亮的云雀呀，太太！”杰拉尔德殷勤地说，一面让自己的马靠近塔尔顿家的马车。“不过她们要赶上母亲，那还差得远呢。”

塔尔顿夫人滴溜溜转着一对红褐色的眼睛，把下嘴唇往里吸着，露出一副略带嘲讽的欣赏模样，这时姑娘们嚷嚷开了：“妈，别飞媚眼了，要不我们告爸去！”“我发誓，奥哈拉先生，妈只要有个像您这样漂亮的男人在身边，她就决不让我们沾边儿了！”

思嘉听了这些俏皮话，和旁的人一起笑起来，不过像往常一样，塔尔顿家的姑娘们对待母亲的那种放肆态度使她大为惊骇。她们把她当做一个仿佛跟她们自己一样的人，仿佛她刚满十六岁呢。对于思嘉，不要说真正跟自己的母亲说这种话，就连这样一个念头几乎也是亵渎的呢。不过——不过——人家姑娘们同母亲的那种关系还是很有意思的。她们尽管那样批评、责备和取笑她，可对她还是崇拜的。不，思嘉立即暗自说，她这并不是想宁愿要一个像塔尔顿夫人那样的母亲，只是偶然觉得同母亲开开玩笑也很有趣罢了。她知道甚至这种想法也是对爱伦的不敬，因此为自己感到羞耻。她知道，马车里那四个火红头发的姑娘是不会为这样胡乱的想法伤脑筋的，于是像往常一样她又深感自己跟人家不同，又被一片懊恼而惶惑的心情所笼罩了。

思嘉的头脑尽管敏锐，可并不善于分析，不过她朦胧地意识到，虽然塔尔顿家的姑娘们像马驹一样顽皮，像三月的山兔一样撒野，她们身上还是有一股天生无忧无虑的直率劲儿。她们的父母双方都是佐治亚人，并且是佐治亚南部的人，距离那些开拓者还只有一代。他们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有信心。他们本能地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这和威尔克斯家的人一样，尽管方式很不相同；而且这中间没有那种经常在思嘉心中

激化的冲突，因为思嘉身上有一种温和的过分讲究教养的滨海贵族血统和一种精明而凡俗的爱尔兰农民血统混合在一起，那是两不相容的。思嘉既要尊敬母亲，把她作为偶像来崇拜，又想揉母亲的头发，并且取笑她。她明白她只能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二者不能兼而有之。跟男孩子一起时，也是同一种感情冲突在作祟，使得她既想装得像个很有教养的温文贞静的闺秀，又想作一个顽皮女孩，不妨跟人来几次亲吻。

“今天早上爱伦在哪儿？”塔尔顿夫人问。

“她刚刚把家里的监工开除了，她留在家里同他交接账目。你家先生和小伙子们哪儿去了？”

“唔，他们几个小时前就骑马到‘十二橡树’村去了——我敢说是去品尝那边的混合饮料看够不够劲儿，仿佛他们从现在到明儿早晨都不要喝了！我想叫约翰·威尔克斯留他们过夜，即使只能让他们睡在牲口棚里也好。五个喝醉了的酒鬼可够我受的了。要是只有三个，我还能对付得了，可是——”

杰拉尔德连忙打断她，把话题岔开。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三个女儿正在背后暗笑，因为她们还记得去年秋天他参加了威尔克斯举办的那次野宴之后，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回家来的。

“那你今天怎么没骑马呢，塔尔顿夫人？说实在的，你没有骑上乃利，简直便不像你自己了。你这人就是个斯坦托 [\[3\]](#) 嘛。”

“斯坦托？好个糊涂的汉子！”塔尔顿夫人模仿他的爱尔兰土腔嚷道。“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吧？斯坦托是个嗓门像铜锣的人呀。”

“不管它是什么，这没关系，”杰拉尔德回答说，对自己的错误毫不在意。“至少你驱赶起猎狗来，太太，你的嗓门就像铜锣啦。”

“这话可对了，妈，”赫蒂说。“我告诉过你，你每回看到一只狐狸都要像个印第安土人那样大喊大叫的。”

“可还不如你让嬷嬷洗耳朵时叫得响呢，”塔尔顿夫人回敬她。“而你都十六了！唔，至于说到我今天怎没骑马，那是因为乃利今天清早下驹儿了。”

“真的？”杰拉尔德着实高兴地嚷道，他那爱尔兰人爱马的激情在眼睛里闪闪发亮，同时思嘉从自己母亲和塔尔顿夫人的比较中又大吃了一惊。对于爱伦来说，母马从不下驹儿，母牛从不产犊儿，当然，母鸡也几乎是不生蛋的。她根本不谈这种事。可是塔尔顿夫人却没有这样的忌讳。

“是匹小母马喽？”

“不，是个漂亮的小驹子，腿足有两码长。你一定得过来看看，奥哈拉先生。它可真是一匹塔尔顿家的好马。红得像赫蒂的头发呢。”

“而且长得也很像赫蒂，”卡米拉说，这惹得长脸的赫蒂动手来拧她，她尖叫一声就躲到一大堆裙子、长裤和晃动的帽子中间去了。

“我的这几匹小母马今天早晨都快活极了，”塔尔顿夫人说。“我们今天早晨听到艾希礼和他的那个从亚特兰大来的小表妹的消息以后，她们都一直在发疯似的闹个不停。那个表妹叫什么来着？媚兰？上帝保佑，那个怪可疼的小妮子，可是我连她的名字和模样都总是记不起来。我家厨娘是威尔克斯家膳事总管的老婆，那男的昨儿晚上过来谈起了那

桩新闻，说今天晚上要宣布这门亲事，厨娘今天早晨对我们说了。姑娘们听了都兴奋极了，尽管我看不出这是什么缘故。这几年谁都知道艾希礼要娶她，那就是说，如果他不跟梅肯那里伯尔家他的一个表妹结婚的话。这就像霍妮·威尔克斯要跟媚兰的哥哥查尔斯结婚一样。现在，奥哈拉先生，请告诉我，要是威尔克斯家的人同他们家族以外的人结婚，是不是就不合法呢？因为如果——”

思嘉没有听见其余那些说笑的话。顷刻间仿佛太阳钻到一团冷酷的乌云背后去了。世界陷入了黑影之中，万物都失去了光彩。那些新生的绿叶也失去了生气，山茱萸变得苍白了，开花的山楂刚才还那么娇艳，现在也突然凋谢了。思嘉把手指伸进马车的帷帘里，她的阳伞也跟着抖动了好一会儿。原来，知道艾希礼订婚是一回事，可听见别人这样偶尔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不久，她的勇气又汹涌地回来了，太阳又重新出现了，世界又大放光辉。她知道艾希礼爱她。这是千真万确的。于是她微笑着想象，要是这天晚上并没有宣布什么亲事，而是发生了一次私奔，塔尔顿夫人会怎样大惊失色啊！从此以后，塔尔顿夫人会对邻居们说，思嘉这丫头多么狡猾，她居然一声不响坐在那里听她谈媚兰，而她和艾希礼却一直在——想着这些，她的两个酒窝也微微颤抖起来。这时，赫蒂始终在观察母亲的话会产生什么效果，现在看见思嘉这模样，便有点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往后一靠，不再操这份心了。

“我不管你的意见怎么样，奥哈拉先生，”塔尔顿夫人强调说，“这种中表婚姻是完全错误的。艾希礼要娶汉密尔顿家的姑娘是够糟的了，至于霍妮要嫁给那个脸色苍白的查尔斯·汉密尔顿——”

“霍妮要是不嫁给查理，她就谁也捞不到，”兰达说，她是个对别人刻薄但觉得自己很走俏的人。“除了查理，她从来没有过男朋友。而且他对她也从不怎么亲热，尽管他们已经订婚了。思嘉，你还记得，去年

圣诞节他怎么追求你来着——”

“可别使坏呀，姑娘，”她母亲说。“表兄妹不应该结婚，就是从表兄弟也不应该。那会削弱血统的。那跟马不一样。你可以让一匹母马跟它的兄弟配，乃至一匹公马跟它的女儿配，结果还是很好，如果你懂得血统的话。可是人就不行了。外表也许不错。但精气神儿就不行。你——”

“不过，太太，在这一点上我可要跟你唱反调了。你能举出比威尔克斯家更好的人来吗？他们家从布赖恩·博鲁小时候起就一直是中表结亲呀。”

“他们早该停止了，因为如今已露出迹象来了。唔，艾希礼还没什么，他还是长得挺英俊，可就连他——不过，请看看威尔克斯家那些没精打采的姑娘吧，真可怜呀！当然，都还是些好女孩子，可就是没精打采。再看媚兰那妮子，瘦得像根棍儿，真是弱不禁风，一点精神也没有。她自己没个主张，只会说，‘不，太太！’‘是的，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家族需要新的血液，像我家这些红头发姑娘或你家思嘉那样优美强壮的血液。不过，请不要误解。威尔克斯家就他们的为人来说都是些好人，而且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他们，可是让我们坦白说吧！他们太讲究教养，也太爱搞近亲结婚了。难道不是这样？他们在一块干地上，在一条平坦大路上，会走得很好，可是请听我说，我不相信威尔克斯家的人能够走烂泥路。我认为他们的精气神儿已经耗尽了，因此一旦发生危机，我就不相信他们能经得起风险。他们是个过太平日子的家族。至于我，我要的是一匹任何天气都能闯的马。而且他们的近亲结婚已经使他们变得跟这一带其他的人不一样了。整天要么弹钢琴，要么钻书本。我相信艾希礼是宁愿读书不愿打猎的。是的，我真相信这一点，奥哈拉先生！你再看看他们的骨骼，太纤细了！他们家需要强壮有力的

男女——”

“啊——啊——嗯，”杰拉尔德若有所思地支吾着。他突然颇为内疚地意识到这番谈话虽然很有意思，对自己也还得当，可是对爱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他明白，如果爱伦得知她的几个女儿听了这样毫不忌讳的一次谈话，她一定会永远不舒服的。可是塔尔顿太太像往常那样，一谈起无论是马或人的生育这个得意的话题，便滔滔不绝，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了。

“我说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我的一些表亲也是中表结婚，而且老实告诉你，他们的孩子都长得像鼓眼牛蛙，真可怜哪！所以，我家里要我跟一位从表兄结婚时，我便像只马驹似的跳了起来，坚决反对。我说，‘不，妈。我不能这样。我的孩子会像马那样得大关节病和气喘病的。’好，我妈一听说大关节病便晕倒了，可我巍然不动，我奶奶也支持我。你看，她也很懂得马的繁殖，还夸我说得对呢。于是她帮助我跟着塔尔顿先生逃走了。现在，请看看我的这些孩子！又高大又健康，没有一个是带病或矮小的，尽管博伊德只有五英尺十英寸高。可是，他们威尔克斯家——”

“你不想换换话题，太太，”杰拉尔德赶紧插嘴，因为他已注意到卡琳的惶惑神色和苏伦脸上流露的贪婪好奇心，恐怕再这样下去她们以后会向爱伦提出烦人的问题，那便暴露出他作为一个陪女儿外出的监护人是多么不称职了。至于思嘉，他高兴地看到，她似乎在想旁的事情，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

赫蒂·塔尔顿把他从困境中救了出来。

“我的天哪，妈，咱们走吧！”她不耐烦地喊道。“看这太阳把我烤

的，我都听得见痃子在脖子上暴跳出来了。”

“等等，太太，过会儿再走，”杰拉尔德说。“那么，关于卖给我们马匹交营里的事，你究竟是怎么决定的？战争眼看随时可能爆发，小伙子们希望这个问题早日落实。那是一支克莱顿县的军队，我们要的也是克莱顿县的马匹。可是你这位太太也实在固执，至今还不同意把你的好马卖给我们。”

“也许并不会发生战争呢，”塔尔顿夫人心存观望地说，这时她的心思已经从威尔克斯家的古怪婚姻习惯中彻底转过来了。

“怎么，太太，你不能——”

“妈，”赫蒂又一次插进来，“你跟奥哈拉先生到了‘十二橡树’村再谈马匹的事不好吗？”

“对了，对了，赫蒂小姐，”杰拉尔德说，“我一分钟也不敢耽搁你们啦。咱们一会儿就到‘十二橡树’村了，那里的每一个人，老老少少，都想知道马匹的事。不过，看到像你母亲这样一位文雅而漂亮的太太居然那样固执地不肯卖自己的马，我可真伤心呀！请问，塔尔顿夫人，你的爱国心到哪里去了？难道南部联盟对你就毫无意义？”

“妈，”小贝特西喊道，“兰达坐在我衣裳上，弄得我浑身都要皱巴巴的了。”

“唔，把兰达推开，贝特西，别嚷嚷。现在，杰拉尔德先生，你听我说，”她准备反驳，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了。“你犯不着用南部联盟来压我嘛！我认为南部联盟对我像你一样重要；我有四个男孩子到了营里，可你一个也没有呢。不过我的孩子们能照管自己，而我的马却不

行。我要是知道我的马是给那些我认识的小伙子，那些惯于骑纯种马的上等人骑的，我将乐意把它们无偿地献出来。不，我不会有片刻的犹豫。可是，要让我的宝贝们去任凭那些惯于骑骡子的林区和山地人摆布，那可不行，先生！我一想起它们背上长了鞍疮和喂养得不好就要犯梦魇的。你以为我会让那帮蠢货去骑我的这些娇养惯了的宝贝，去撕扯它们的嫩嘴，鞭打它们，直到它们给糟蹋得毫无生气吗？你瞧，我现在只想到这些，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了！不行，奥哈拉先生。你想要我的马，这是好意，不过你最好还是先到亚特兰大去买些老废物来给你们的庄稼汉去骑吧。反正他们永远也分不出好歹来的。”

“妈，咱们继续赶路不好吗？”卡米拉也加入了这个等得不耐烦的合唱。“你明明知道最后你还是会把你的那些宝贝交给他们的。只要爸和几个男孩子跟你仔细谈谈南部联盟是多么需要马匹，你就会哭着把它们交出去了。”

塔尔顿太太咧嘴一笑，抖了抖缰绳。

“我不会做那种事的，”她说着用鞭子在那两匹马背上轻轻碰了一下。马车又飞速地行驶了。

“真是个好女人，”杰拉尔德说，一面把帽子戴上，回到自己的马车旁。“走吧，托比。我们要把她磨服，还是会弄到那些马的。当然喽，她说得也对。她是对的。谁要不是上等人，他就没资格骑马。他应当去当步兵。不过最糟糕的是这个县里没有足够的农场主子弟来编成一个整营呢。你说怎么样，小姐儿？”

“爸，请你要么走在我们前头，要么在后面。看你踢起这么一大堆的尘土，都快把我们呛死了，”思嘉说，她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谈话

了。因为别人的谈话使得她不能好好思索，而她急于要在抵达“十二橡树”村之前整理好思想，同时准备一副光彩动人的面容。杰拉尔德顺从地刺了刺马肚子，一溜烟跑到前头追赶塔尔顿家的马车去了，到那里他还可以继续关于马匹的谈话。

[1] 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1803年举行反英起义失败，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2] 《身穿绿军装》是19世纪爱尔兰爱国革命歌曲。

[3] 原文Stentor，系Centaur之误。后者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首马身的怪物，而前者本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一个传令官，这里引申为大嗓门的人。

第六章

他们过了河，马车向山上驶去。甚至在“十二橡树”村还没进入眼帘之前，思嘉就已经看见一团烟雾在那些高高的树顶上悠闲地飘浮着，也闻到了那股混合着燃烧的山胡桃木和烤猪肉羊肉的香味。

那些从白天晚上便在缓缓燃着的烤全牲的火坑，估计现在已成为玫瑰红灰烬的长槽，兽肉在上面的叉子上转动着，肉汁徐徐地滴落到炭火中，发出滋滋的声音。思嘉知道微风吹送的那股香味是从那幢大房子背后的大橡树林里飘来的。约翰·威尔克斯常常是在那里，在那缓缓而下通向玫瑰园的斜坡上，举行他的全牲野宴。这个阴凉宜人的佳境要比别的例如卡尔弗特家使用的地方好得多。卡尔弗特太太不喜欢野宴上的食品，并且声称好几天之后房子里都还有那些气味，所以她的客人就常常被安排在一个离住宅四分之一英里的平坦而没有遮荫的地点热汗淋漓地吃着。不过，也只有这位以好客闻名全州的约翰·威尔克斯才真正懂得怎样举行野宴。

那些长长的带有支架的野餐桌上铺着威尔克斯家最漂亮的亚麻布，这些餐桌常常摆在最阴凉的地方，两旁是没有靠背的条凳；空地上还放着一些椅子、矮脚凳和坐垫，是给那些不喜欢坐条凳的人准备的。在离宴席较远的地方才是那些长长的烤兽肉的火坑和炖肉汁的大铁锅，这里散发的油烟和种种浓烈的香味是客人们闻不到的。威尔克斯先生经常养着至少十来个黑人，他们端着托盘来回跑动为客人提供食品。那边仓房背后还设有另一个野宴火坑，专供家仆、来宾们的车夫、侍女等人使用，他们吃的是玉米饼、山薯和黑人最喜欢的牲畜内脏，时令碰巧时还有足够的西瓜让他们吃个饱。

当思嘉远远闻到新鲜猪肉的香味时，她欣赏地皱起鼻子，希望等到烤好以后她的食欲会旺盛起来。此刻她的肚子里还是饱饱的，而且腰扎得很紧，生怕自己随时都会打出嗝来。如果真的打嗝儿，那就要命了，因为只有老头儿和老太婆才不怕周围的人议论敢在宴席上打嗝呢。

他们驶上了山顶，这时那座白房子已整整齐齐出现在她面前，你看那高高的圆柱，宽阔的游廊，坦平的屋顶，这美丽得像一个那么相信自己魅力的美人儿，她显得雍容大方，对谁都一样亲切可爱了。思嘉喜爱“十二橡树”村胜过喜爱塔拉农场，因为它有一种堂皇的美，一种柔和的庄严，而这是杰拉尔德的住宅所不具备的。

宽阔弯曲的车道上到处是骑乘的马和马车，宾客们正纷纷下马下车，向朋友打招呼。咧着大嘴傻笑的黑人对宴会总是那么兴奋，他们正在把牲口牵到仓场上去卸鞍解辔，让它们好好休息一下。成群的孩子，有黑的，有白的，在新绿的草地上嚷着跑着，玩跳房子和捉人的游戏，并且竞相夸口要在野宴上吃多少多少东西。那间从前头一直延伸到屋后的宽敞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当奥哈拉家的马车驶到前面台阶边停下时，思嘉看见那些像蝴蝶般漂亮的姑娘们摇摆着裙裾在二楼的楼梯上走上走下，有的彼此搂着腰肢倚在楼栏杆上，笑着召唤下面大厅里的年轻小伙子们。

从那敞开的法国式窗口，她瞥见那些年龄较大的妇女穿着深色绸衣端端正正坐在客厅里，摇着扇子，谈论着婴儿、疾病和谁跟谁结婚，以及怎么会结婚的，等等。威尔克斯家的膳事总管汤姆在大厅和门厅里穿梭般忙活着，他手里端着一只银托盘，不停地鞠躬微笑，向那些身穿淡米色或灰色裤子和皱边亚麻布衬衫的青年人奉献高脚酒杯。

阳光灿烂的前廊上也拥挤着宾客。是的，全县的人都在这里了，思

嘉心想。塔尔顿家四个小伙子 and 他们的父亲倚着高高的圆柱，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照例肩并肩站在那儿，博伊德和汤姆则同他们的父亲詹姆斯·塔尔顿在一起。卡尔弗特先生贴近他的北方佬老婆，后者虽然已在佐治亚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可仍然显得有点像陌生人似的。每个人都对她十分客气而亲切，都觉得她可怜，不过谁也不会忘记她由于做了卡尔弗特先生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而加重了她在出身上犯下的过错。那两个卡尔弗特家的小伙子雷福德和凯德，同他们那个活跃的白白胖胖的妹妹凯瑟琳在一起，向黑脸乔·方丹和他的漂亮的未婚妻萨莉·芒罗开玩笑。亚历克斯和托尼·方丹在向迪米蒂·芒罗耳语，惹得她一次又一次格格大笑。有些家庭是远道来的，例如从十英里外的洛夫乔伊，从费耶特维尔，从琼斯博罗，少数几家甚至来自亚特兰大和梅肯。整个房子像要被客人挤垮了，而不停的高谈阔论和哗然大笑，以及妇女们格格的笑声、尖叫声和喧嚷声，更是此起彼落，热闹无比。

约翰·威尔克斯站在走廊台阶上，他一头银丝般的头发，腰背挺直，焕发着宁静和蔼的容光，像佐治亚夏天的太阳一般永不衰败。他旁边站着霍妮·威尔克斯（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她 [\[1\]](#)，是因为她对于从父亲到大田劳工所有的人都用同样亲切的口气说话），她正在不停地欢笑着迎接每一位来宾。

霍妮那种显然渴望对谁都显得亲切动人的劲儿，同她父亲的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使思嘉想起也许塔尔顿太太刚才说的话毕竟是有些道理的。威尔克斯家的男人们无疑有自己的家族特征。那种把约翰·威尔克斯和艾希礼的灰眼睛衬托得更显著的赤金色浓睫毛，在霍妮和她妹妹英迪亚的脸上便变得稀疏而没有什么光泽了。霍妮像只野兔似的睫毛很少，而英迪亚除了用“平淡”一词以外，再没有别的说法可以形容了。

英迪亚的踪影哪里也找不到，但思嘉知道她也许是在厨房里对仆人

们作最后的指示。可怜的英雄亚，思嘉心想，自从她母亲去世以后，她得为家务操不少的心呢，因此除了斯图尔特·塔尔顿，便没有机会去交别的男朋友了。而且，如果他觉得我比她长得漂亮，那也不是我的过错呀。

约翰·威尔克斯走下台阶，伸出手臂去搀扶思嘉。她下马车时瞥见苏伦在得意地傻笑，便知道她已经从人丛中找出弗兰克·肯尼迪来了。

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比这穿裤子的老处女更好的男人！她心里轻蔑地嘀咕着，一面跳下地来微笑着向约翰·威尔克斯表示感谢。

弗兰克·肯尼迪赶快向马车走来搀扶苏伦，苏伦那个得意劲儿更叫思嘉恨不得抽她一鞭子。弗兰克·肯尼迪可能拥有比县里任何人都多的土地，而且可能心地很好，可这些在一个年满四十的人身上是毫无意思的，何况他既瘦小又神经质，长着稀稀拉拉几根黄胡子，是个婆婆妈妈、唯唯诺诺的人。

不过，思嘉记起了自己的计谋，便打消这种轻蔑心理，反而向他飞了个嫣然的微笑，这使他不由得一怔，一面向苏伦伸出手臂，一面高兴得不知所措地把两只眼睛朝思嘉身上骨碌碌乱转。

思嘉即使在跟约翰·威尔克斯愉快地交谈时，两只眼睛也在人群里搜索艾希礼，可是他不在走廊上。周围是一片欢迎的招呼声，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塔尔顿这对孪生兄弟一齐向她走来。芒罗家的姑娘们也对她的衣服大声称赞，她很快便成了一个吵吵闹闹的圈子的中心，这些声音越来越高，把整个大厅里的喧哗都压倒。可是艾希礼在哪里？还有媚兰和查尔斯呢？她装得若无其事地环顾周围，并一直朝大厅那里笑闹的人群中望去。

她闲谈着，笑着，迅速向屋子里、庭院里搜索着，忽然发现一个陌生人独自站在大厅里用一种淡漠而不怎么礼貌的神情注视着她，这使她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觉：一面由于自己吸引了一个男人而十分得意，一面又想到自己的衣服领口太低露出了胸脯而有点难为情了。他看来年纪不小，至少有三十五岁。他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强壮。思嘉心想，还从没见过这样腰圆膀阔、肌肉结实、几乎粗壮得有失体面的男人呢。当她的眼光和那人的眼光接触时，他笑了，露出一口狰狞雪白的牙齿，在修剪得短短的髭须底下闪闪发光。他脸膛黑黑的，颇像个海盗，一双又黑又狠的眼睛仿佛主张把一艘大帆船凿沉或抢走一名处女似的。他脸上的表情冷漠而卤莽，连对她微笑时嘴角上也流露出嘲讽的意味，使思嘉紧张到出不了气。她想人家这样无礼地瞧着她简直是一种侮辱，可懊恼自己竟没有受辱的感觉。她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人，但他黑黑的脸膛无可否认地有着上等人家的血统。两片饱满的红嘴唇上那细长的鹰钩鼻子、高高的前额和宽阔的天庭，都说明了这一点。

她毫无笑容地努力把自己的眼光挪开，同时他也回过头去，因为有人在叫他：“瑞德，瑞德·巴特勒！到这里来！我要你见见佐治亚一个心肠最硬的姑娘。”

瑞德·巴特勒？这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同某个不体面的趣闻有关似的，不过她正一心想着艾希礼，便不去细究了。

“我得上楼去理理头发，”她告诉斯图尔特和布伦特，他们正想把她从人群中带走。“你们俩可得等着我，别跟旁的女孩子跑掉，惹我生气啊。”

她看得出来，要是她今天跟任何别的人调情，斯图尔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他刚刚喝了几杯，正摆出一副找人打架的神气，她凭经验

知道这就要出事了。她在过厅里站下来跟朋友们说话，又对英迪亚打招呼，后者正从后屋里出来，已忙得头发不整，两鬓流汗。可怜的英迪亚！一个姑娘长着不灰不白的头发和眼睫毛，以及一个显得性情固执的下巴，这就够糟的了，何况已经二十岁了还没嫁人呢！她不知英迪亚是否怀恨她把斯图尔特从她身边夺走了。有不少的人还在说她仍然爱他，可是你怎么也琢磨不透一个威尔克斯家的人是如何想的。即使她怀恨这件事，她也决不会露出痕迹来，仍一如既往地用那种稍觉疏远又颇为亲切的态度对待思嘉。

思嘉愉快地跟她交谈了几句，便走上宽阔的楼梯。这时，一个羞答答的声音在后面叫她的名字，她回过头来，看见了查尔斯·汉密尔顿。他是个俊俏的小伙子，满头柔软的褐色鬈发覆盖在白皙的前额上，眼睛也是深褐色的，明亮，温柔，像一只聪敏的长毛牧羊犬。他穿着很合身的芥末色裤子和黑色上衣，带皱褶的衬衫领口打着个很宽很时髦的黑领结。她转过身来时，他脸上泛起薄薄的红晕，因为他在女孩子面前总有点怯生生的。像大多数怕羞的男人那样，他非常爱慕思嘉这样快活、开朗而落落大方的姑娘。她以前对他的态度从没有超出敷衍应酬的范围，因此她现在回报他的那嫣然一笑和高兴地伸出的两只手，就使他惊喜得透不过气来了。

“怎么，查尔斯·汉密尔顿，你这漂亮的小家伙，是你呀！我敢说你是专门从亚特兰大老远赶来，这可叫我心疼得不行啊！”

查尔斯激动得结结巴巴，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他抓住她那双温暖的小手，痴痴地望着那双滴溜溜转的绿眼睛。姑娘们是惯用这种态度跟男孩子说话的，可对查尔斯却从来没有过。他可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把 他当做小弟弟看待，又总是那么亲切，但从来不肯跟他开玩笑。他经常看见姑娘们跟那些比他难看得多和笨得多的男孩子在一起调情说笑，

早就巴不得她们也跟他这样闹着玩儿。可是除了偶尔一两次外，他跟她们在一起时往往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总是哑口无言，窘困得难受极了。事情过后，他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倒想起许许多多本来可以说的俏皮逗人的话来，可是机会没有了，因为人家姑娘们经过这么一两回试验之后，便把他撂在一边了。

至于霍妮，他同她已经有了默契，准备来年秋天他继承了遗产的时候结婚，可是他跟她在一起时同样也很不自在，没什么好说的。有时候他有一种不怎么爽气的感觉，觉得霍妮那种有点卖弄风情和自作主张的神气对他很不利，因为她对男孩子有股狂热劲儿，他恐怕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随便哪个男人玩这一套的。所以查尔斯对于娶霍妮这一前景不怎么热心，因为她没有在他心中掀起那种疯狂的浪漫激情，而那是他心爱的书本告诉他一个恋人所应当有的。他经常渴望着有个美丽、大胆、感情炽热、善于戏谑的女人来爱他。

可如今思嘉·奥哈拉用她所说的对他心疼的话，在跟他开玩笑呢！

他要想出几句话来说，可是想不出来，接着他便默默祝福思嘉，因为她在一个劲儿地说下去，他也就用不着开口了。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现在，你就站在这儿，等我回来，到时我跟你一起吃野宴。可不要走开去跟别的女孩子胡闹呀，那样我可要吃醋了！”这些话从那张两旁各有一个酒窝的樱桃小口里说出，同时乌黑的睫毛在碧绿的眼睛上方假装严肃地飞舞着。

“我不会的，”他终于使劲喘过气来，可是决没有想到她是在把他当做一只等待屠夫的小牛犊呢。

她拿那把合着的折扇在他臂膀上轻轻敲了敲，然后转身上楼，这时她的视线又落到那个名叫瑞德·巴特勒的人身上，他正孤零零地站在离查尔斯几步远的地方。他显然从旁听见了刚才的全部谈话，因为他仰头对思嘉咧嘴笑了笑，那模样邪恶得像只公猫似的，随即又将思嘉浑身上下打量着，眼光中全然没有思嘉所习惯的那种敬意。

“真见鬼！”思嘉用杰拉尔德惯用的那句粗话气恼地暗自思忖说。“他看来好像——好像知道我没穿内衣是什么模样似的，”接着把头一甩，径自上楼去了。

在放着包裹的那间卧室里，她发现凯瑟琳·卡尔弗特正站在镜前打扮，拼命咬着嘴唇，想叫它们显得更红一些。她的饰带上佩着新鲜的玫瑰花，这同她的两颊相互辉映，那双矢车菊般的蓝眼睛更是兴奋得神采飞扬了。

“凯瑟琳，”思嘉说，一面试着把她穿的那件紧身上衣拉高一点，“楼下那个姓巴特勒的讨厌家伙是谁？”

“唔，亲爱的，你不知道吗？”凯瑟琳兴奋地低声说，留心不让在隔壁房间闲聊的迪尔茜和威尔克斯家姑娘们的嬷嬷听见。“我真想不到威尔克斯先生怎么会让他到这里来了，不过他本来就在琼斯博罗同肯尼迪先生商谈买棉花的事。当然了，肯尼迪先生要把他带在身边，就一起来了。他不能丢下他就走啊。”

“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亲爱的，人家谁也没有招待过他呢！”

“真的没有吗？”

“没有。”

思嘉默默地寻思这件事，因为她还从不曾跟一个不受招待的人在一起待过呢。这倒是一种很令人兴奋的局面。

“他干过什么事了？”

“唔，思嘉，他的名声坏极了！他叫瑞德·巴特勒，是查尔斯顿人，他的朋友本来都是那里最上等的人，可现在都不理他了。去年夏天卡罗·雷特跟我谈了他的情形。他跟他的家庭并没有亲属关系，可是她了解他的一切，而且谁都知道。他是从西点军校开除出来的。你想想吧！还有些事情实在太糟糕了，卡罗也不便知道。此外就是关于他没有娶那个姑娘的事——”

“快告诉我！”

“亲爱的，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卡罗去年夏天全都告诉我了，可要是她妈听说她居然知道这种事，恐怕会气得要死呢。唔，这位巴特勒先生带着一个查尔斯顿姑娘坐马车出去玩。我从来不知道她究竟是谁，不过我能猜到一点。她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便不会在下午那么晚的时候没个陪伴就跟他出去了。而且亲爱的，他们在外面几乎待了个通宵，最后才步行回家，据说是马跑了，车也给摔坏了，他们在树林里迷了路。后来你猜怎么样——”

“我猜不着，你说吧，”思嘉很热心地说，巴不得发生最糟糕的事。

“第二天他居然拒绝同她结婚！”

“啊，”思嘉的希望破灭了。

“他说他没——嗯——没跟她有过什么，也看不出为什么就该娶她。于是，当然喽，她哥哥把他叫出来，这时巴特勒先生声称他宁愿给枪毙也不要娶一个蠢货。这样一来，他们就只有进行决斗，结果巴特勒先生击中了那姑娘的哥哥，他死了，同时巴特勒先生也只好离开查尔斯顿，可至今没有人接待他，”凯瑟琳得意地结束了她的故事，而且很及时，因为这时迪尔茜回到房里照料思嘉梳妆来了。

“她怀孕了没有？”思嘉在凯瑟琳的耳边悄悄地问。

凯瑟琳拼命摇头。“不过她同样给毁了，”她有点厌恶地低声回答。

但愿艾希礼别毁了我才好，思嘉突然这样想。像他这样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是决不会不娶我的。可是，不知怎的，她情不自禁地对瑞德·巴特勒产生了一种敬意，因为他还拒绝跟一个蠢女人结婚哩。

思嘉坐在屋后那株大橡树树荫下一张高高的花梨木褥榻上，她衣裙上的荷叶边和皱襞向周围荡漾着，底下那双绿羊皮软鞋露出了大约两英寸的样子，这是大家闺秀坐着时双脚所能露出的最大部分了。她手里捧着一个几乎没有动过的盘子，两旁站着七位骑士。野宴已达到高潮，暖烘烘的空气中洋溢着笑声、谈话声、餐具碰着杯盘的丁当声，以及烤肉和黏稠肉汤的浓烈香味。间或一阵清风吹过，从长长的烤牲火坑向宾客们飘来了股股轻烟，小姐太太们假装厌烦地尖叫起来，一面使劲挥舞手中的棕榈叶扇子。

大多数年轻小姐同她们的男伴坐在餐桌两旁长长的条凳上，惟独思嘉，她明白在这种座席上只能每边各坐一个男人，便单单另外挑了个位置，这样她就可以引来尽可能多的男人聚在自己周围了。

已婚妇女都坐在凉亭里，她们的深色衣裳在周围的欢快色彩中看来

更加显眼。主妇们无论年龄大小，常常坐在一起，稍稍离开那些明眸皓齿的小姐、情郎和他们的喧笑声，因为在南方，妇女一结婚就不算美人了。从那位倚老卖老公然在打嗝儿的方丹老太太到初次怀孕正在极力忍住不呕吐出来的十七岁的艾丽斯·芒罗，她们正交头接耳不停地讨论着家系和产科方面的问题，这才使得这样的集会更加愉快而富于教育意义了。

思嘉朝她们轻蔑地瞥了一眼，觉得她们活像一群肥老鸦。已婚妇女从来都是没有什么趣味的。可她就不想想，要是她嫁给了艾希礼，不也得自动地跟这些穿深色绸衣的庄重主妇们一起，坐到凉亭下和前屋客厅里去，并且跟她们一样庄重，一样呆板，不再属于那有趣而快活的一群了。原来她像大多数女孩子那样，她的想象力只能把她带到结婚的礼坛上去，不近也不远，到此为止。此外，她现在正觉得十分不幸，没有心思去考虑这种抽象的事。

她垂下眼睛看看手里的盘子，灵巧地拿起一片薄薄的饼干送到嘴边轻轻咬了一点，模样是那么文雅，好像根本没有食欲似的，要是嬷嬷见了准会大加赞赏的。她尽管周围有了那么多向她献殷勤的小伙子，可是从没像现在这样难受过。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她想好的那些计划至少在艾希礼身上已经彻底完了。她吸引来几十个旁的男人，偏偏艾希礼没有来。因此昨天下午她所感到的那些恐惧现在又都卷土重来，笼罩在她身上了，使她的心脏时紧时慢地跳得很不正常，脸色也红一阵白一阵，难看得很。

艾希礼不想加入她周围的那个圈子，实际上她来到以后还没有单独跟他说过一句话，甚至自从见面时打了招呼便再没有机会对他说话了。当她走进后花园时，他上前来欢迎过她，但当时媚兰正挎着他的胳膊——她几乎还没有他的肩膀高呢。

媚兰是个娇小脆弱的姑娘，从外表看就像个躲在母亲裙子里玩耍的孩子，加上她那双褐色大眼睛流露的怕羞到几乎惊恐的神色，就更加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了。她长着一头稠密乌黑的髻发，上面严严地罩着发网，显得一丝不乱。这黑髻髻的一大堆前面挂着个长长的寡妇嘴刘海儿，使得她的脸蛋完全成了鸡心形。由于两个颧骨隔得太远，下巴太尖，那张脸虽然娇怯可人，但仍然比较平淡，何况她又不会讨好卖乖来诱惑男人，让他们忘记她这种平淡。她长得像——而且就是——泥土一样简单，面包一样可贵，春水一样清澈。不过，无论她的相貌多么平淡，身材多么娇小，她的举止行动中仍包含着一种沉静而非常动人的庄重美，这使她看起来像个远不止十七岁的大姑娘了。

她穿一件灰色细棉布衣裳，上面配有樱桃色缎带，裙裾荡漾，皱襞粼粼，似在掩饰那个如孩子般尚未充分发育的身躯，而那顶垂着鲜红的细长饰带的黄帽子，则使她的奶油色皮肤更加光莹夺目了。她那对沉甸甸的耳坠子吊在长长的金链上，从整整齐齐网着的髻发中垂下来，在褐色眼睛近旁摆荡着，这对眼睛像冬天树林中波光皎洁的湖水，两片褐色的叶子从宁静的湖水中闪映出来。

她用怯生生的喜悦心情微笑着欢迎思嘉，称赞她那件绿色衣裳多么漂亮，这时思嘉很不好意思，几乎装不出一副礼貌的笑容来回答，因为她那么迫切地需要同艾希礼单独谈话呀！从那以后，艾希礼就离开宾客坐在媚兰脚边一只小凳上，同她悄悄地谈着，悠闲而睡眼朦胧地微笑着，这样的微笑正是思嘉最心爱不过的。更糟糕的是在他的微笑下媚兰眼中焕发着一闪一闪的光辉，以致连思嘉也不得不承认她几乎是美丽的了。媚兰望着艾希礼时，她那平淡的脸上也仿佛被一支内心的火炬照耀得容光焕发，因为只要一颗热恋的心能够在脸上显现，那么现在媚兰脸上显现的正是这样的一颗心。

思嘉想把目光从这两个人身上挪开，不再看他们，可是办不到，而且每看一眼就得从她周围的骑士们找到加倍的欢乐，跟他们一起笑着，谈着冒失的事情，挑逗他们，对他们的奉承话拼命摇头，摇得那双耳坠狂跳不止。她说了好几遍“胡说八道”，声明真理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并且发誓永远不相信他们任何人说的任何事情。可是艾希礼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他只一味地仰望着媚兰不停地说下去，同时媚兰俯视着他，她脸上的表情明明显示出她是属于他的。

这样，思嘉便觉得难堪极了。

在局外人看来，她是比谁也更没有理由觉得难堪的。她无疑是这次野宴上的美人，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她正在男人们中间激起的那阵狂热，加上其他姑娘们心中的妒火，在任何别的时候都会叫她心满意足了。



查尔斯·汉密尔顿由于受到她的青睐，仍牢牢地站在她右边，任凭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合力挤他也不挪动一步。他一只手拿着她的扇子，另一只手端着自已那盘连碰也没碰的烤肉，固执地不去跟霍妮的眼光接触，这叫霍妮伤心得快要哭了。她左边是凯德懒洋洋地待在那里，他不时拉拉她的衣角让她注意，同时用一双怒气冲冲的眼睛直瞪着斯图尔特。他和这对孪生兄弟之间的敌对气氛已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并且已开始斗起嘴来。弗兰克·肯尼迪像只带小鸡的母鸡在瞎忙着，到橡树树荫下的餐桌旁来回奔跑，替思嘉挑拣好吃的东西，仿佛那儿的十几个仆人都中用似的。最后，苏伦已实在按捺不住满腔怨愤，便冲出大家闺秀的忍让范围，公然向思嘉怒目而视。小卡琳也早就想哭的，因为尽管思嘉讲了不少鼓励的话，可布伦特只对她说了声“好啊，小妹”，同时拨了拨她头上的发带便转身去全心全意奉承思嘉了。往常他总是那么亲切，用一种出于自然的敬重态度对待她，让她感到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便暗暗梦想有一天她将绾起发髻，放下裙裾，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情人来接待。可现在看来，思嘉已经把他捞到手了！至于芒罗家的几位姑娘，她们眼看方丹家那些黑皮肤小伙子已公然背叛她们，可是仍极力掩饰着心头的懊恼，不过当托尼和亚历克斯站在圈子外面等着觑着，随时准备只要有人站起身来便立即抢占一个靠近思嘉的位置，那副讨厌相就叫她们忍无可忍了。

她们用微妙地扬起眉头的将自己对思嘉行为的反感传递给赫蒂·塔尔顿。对于思嘉来说，惟一的要诀是“快”。这时，那三个年轻姑娘不约而同地举起花边阳伞，说她们已吃够了，谢谢，一面用手指轻轻扶着身边男人的胳膊，娇声笑嚷着到玫瑰园、清泉和夏季别墅参观去了。这种有秩序的战略性的撤退对于一个在场的女人是不会不产生效果的，可男人就看不出来。

思嘉看见那三个男人被拉出了她的魅力圈，跟着女孩子们到她们从小便熟悉的名胜地观光去了，便格格地笑起来，同时狠狠盯住艾希礼，看他是否注意到这件事。可是他正在玩媚兰的那条缎带，一面微笑地望着她。思嘉感到揪心般一阵剧痛。她恨不得立刻跑过去将媚兰的乳白色皮肤狠狠地抓呀，掐呀，直到鲜血淋漓才痛快哩。

她的眼光从媚兰身上移开，便瞥见了瑞德·巴特勒，他已跟众人厮混在一起，可是仍站在一旁同约翰·威尔克斯交谈。他一直在观察她，但一旦接触到她的眼光便笑起来。思嘉感到很不自在，觉得这个不受招待的男子是在场惟一知道她那狂欢背后隐藏着什么心事的人，而且这只能给他以讥诮的乐趣。那么，她也可以抓他掐他来取乐呀！

“只要我能够熬过这个野宴，一直坚持到午后，”她想，“所有的女孩子便会上楼去午睡，准备精神饱满地参加晚上的舞会，那时我要留在楼下找机会跟艾希礼说话。他一定已经注意到我是多么受人爱慕了。”接着，她又自我宽慰地作出了另一种推测：“当然喽，他必须照顾到媚兰，因为她毕竟是他的表妹，而且又一点不引人注目，如果他不那么关照她，她简直就要做无人问津的‘墙花’[\[2\]](#)了。”

想到这里，她重新鼓起勇气，并且对查尔斯加倍下功夫，这时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正炽热地俯视着她。对于查尔斯来说，这真是绝妙的一天，美梦般的一天，他已经毫不费力地同思嘉恋爱起来。由于这种新的感情的冲击，霍妮在他心中的形象便暗淡模糊了。霍妮是一只尖叫的麻雀，而思嘉则是只闪烁的蜂鸟。她逗弄他，疼爱他，向他提问题，然后又自己回答，这样他毋需开口便显得非常聪明。别的小伙子显然被她对查尔斯的这种偏爱所激怒，而且给弄得糊里糊涂，因为他们知道查尔斯为人那么羞怯，一口气说不出两个字、一句的话来，可是出于礼貌，他们不得不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谁都敢怒而不敢言，这对思嘉是个很大的

胜利，可在艾希礼身上却是例外。

最后一叉子猪肉、鸡肉、羊肉都吃完了，思嘉希望时机已经来到，英迪亚会起身建议小姐们进屋去休息。这时是下午两点，太阳直照头顶，有点炎热，可是英迪亚由于准备野宴接连忙了三天，实在太劳累了，便乐得留下来坐在凉亭里歇一会，一面朝那位来自费耶特维尔的聋老头儿高声说话。

一阵懒沉沉的睡意向人群袭来。黑人们慢悠悠地收拾长桌上的残羹剩菜。谈笑声渐渐低沉，这里、那里三五成群的人也开始静默。大家都在等待女主人来宣布结束午前的野宴活动。棕榈扇子摇得愈来愈慢，有些先生由于炎热和吃得过饱，已经打起瞌睡来。大野宴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要趁太阳正旺的时刻休息一下了。

在午宴和晚会之间这段空隙中，人们都显得安静而平和。只有年轻小伙子们仍保持着不甘寂寞的精力，正是这种精力刚才使整个聚会充满了生机。他们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不断走动，慢吞吞地低声谈论着，漂亮得像些纯种马驹，也同样的危险。中午懒洋洋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聚会，可是在它下面潜伏着一些暴躁因素，它们可能突然爆发，上升到凶残的顶点，并且迅速蔓延，成为燎原之势。男人和女人，他们既是美丽的，又是放荡的，那可爱的外表下面都有一点火爆性，其中已经驯服了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已。

过了一会，太阳越发热了，思嘉和其他人又朝英迪亚看了看。谈话已渐渐沉寂，这时丛林里所有的人都忽然听到了杰拉尔德的激昂的声调。原来他站在距离野宴席不远的地方，同约翰·威尔克斯争论得正起劲呢。

“真是活见鬼，你这人哪！祈求跟北方佬和平解决吗？咱们已经在萨姆特要塞向那些流氓开了火了！还能和平？南方应当以武力表明它不能让人侮辱，并且它不是凭联邦的仁慈而是凭它自己的力量在脱离联邦！”

“啊，我的上帝！他又喝够了！”思嘉心想。“这样，我们都得在这里坐到半夜去了。”

顷刻之间，瞌睡从懒洋洋的人群中逃之夭夭，一种像电流般敏感的东西迅速掠过周围。男人们从条凳和椅子上跳起来，挥动着两臂，同时拼命提高嗓门，一心要压倒别人的声音。本来整个上午都没有谈起政治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因为威尔克斯先生要求大家不要去打扰那些太太小姐。如今杰拉尔德吼出“萨姆特要塞”这几个字来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便都忘记了主人的告诫。

“咱们当然要打——”“北方佬是贼——”“咱们一个月就能把他们报销——”“是啊，一个南方人能打掉二十个北方佬——”“给他们一次教训，叫他们不要很快就忘了——”“不，你看林肯先生怎么侮辱咱们的委员吧！”“是啊，跟他们敷衍几个礼拜——还发誓一定得撤出萨姆特呢！”“他们要战争，咱们就让他们厌恶战争——”，在所有这些声音之上，杰拉尔德的嗓门在隆隆震响。但思嘉能够听到的全是“州权、州权”的反复叫喊。杰拉尔德真是得意极了，可他的女儿并不得意。

脱离联邦、战争——这些字眼由于长期以来不断重复，思嘉已觉得十分刺耳，不过现在她更恨这些声音，因为它们意味着那些男人将站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好几个小时，而她就没有机会去单独见艾希礼了。当然，实际上不会发生战争，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们只不过喜欢谈论，同时喜欢听自己谈论。

查尔斯·汉密尔顿没有跟着别人站起来，而且发现思嘉身边人已经很少了，他便挨得更近一些，凭着那股从新的爱情中产生的勇气，低声表白起来。

“奥哈拉小姐——我——我——已经决定，如果战争打起来，我要到南卡罗来纳去加入那边的军队。据说韦德·汉普顿先生正在那里组织一支骑兵，我当然愿意去跟他在一起。他为人很好，还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呢。”

思嘉想，“这叫我怎么办呢——给他喝三声彩吗？”因为查尔斯的表白表明他是在向她袒露内心的秘密。她想不出什么话来说，只好默默地看了看他，觉得男人真笨，他们还以为女人对这种事感兴趣呢！他把她的这种表情看做是又惊慌又嘉许之意，于是索性大胆而迅速地说下去——

“要是我走了，你会——你会感到难过吗，奥哈拉小姐？”

“我会每天晚上偷偷哭泣的，”思嘉这样说，听那口气显然是在开玩笑，可是他只从字面上理解，便一阵脸红乐得不行了。她的一只手本来藏在衣服的皱褶里，这时他故意把自己的手轻轻探进去碰它，后来索性紧紧握住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也不知她怎的就默许了，因此感到愕然。

“你会为我祈祷吗？”

“瞧这个傻瓜！”思嘉刻薄地想道，一面偷偷向周围瞥了一眼，希望能找到机会回避这种对话。

“你会吗？”

“唔——会，真的，汉密尔顿先生。每晚祈祷三轮念珠，至少！”

查尔斯迅速看了看周围，屏住气，憋着肚子。实际上他们是单独在一起了，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即使再一次遇到这样的天赐良机，他的勇气也许要不济事呢！

“奥哈拉小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我爱你！”

“嗯？”思嘉心不在焉地说，一面将眼光穿过正在辩论的人群朝艾希礼仍坐在媚兰脚边谈话的那个地方望去。

“真的！”查尔斯低声说，由于她既没有笑也没有惊叫或晕倒而高兴得不行了，因为按照他平常所想象的，年轻姑娘们在这种场合必然会那样的。“我爱你！你是世界上最——最——”这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次找到自己的舌头了，“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姑娘和最可爱最亲切的人，而且你有最高贵的风度，我以我的整个心灵爱着你。我不能指望你会爱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亲爱的奥哈拉小姐，只要你能给我一点点鼓励，我愿意做世界上任何事情来使你爱我。我愿意——”

查尔斯停住了，因为他想不出一桩足以向思嘉确实证明自己爱情深度的困难行动来，于是他只好简单地说：“我要跟你结婚。”

思嘉听到“结婚”这个字眼，便猛地从幻想中回到现实里来。她刚才正在梦想结婚，梦想着艾希礼呢，如今只好用一种很难掩盖得住的懊恼神色望着查尔斯发怔了。怎么恰好在今天，她苦恼得几乎要发狂的时候，这个像牛犊似的傻瓜偏偏要来把自己的感情强加于人呢？思嘉注视着那双祈求的褐色眼睛，可是看不出一个羞怯男孩的初恋的美，看不出那种对于一个已经实现的理想的崇拜之情，或者像火焰般烧透他整个身心的那种狂喜和亲切的感觉。思嘉已经见惯了向她求婚的男子，一些比

查尔斯·汉密尔顿诱人得多的男子，他们也比他灵巧得多，决不会在一次野宴上当她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在考虑时提出这种问题的。她只看到一个二十岁的、红得像胡萝卜、有点傻里傻气的男孩子。她但愿自己能够告诉他，说他显得多么傻气。不过，母亲教导她在这种场合应当说的那些话自然而然地来到了嘴边，于是她出于长期养成的习惯，把眼睛默默地向下望，然后低声说：“汉密尔顿先生，我明白了你的好意，要我做你的妻子，这使我感到荣幸，不过这来得太突然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呢。”

这是一种干净利落的手法，既可以安抚一个男人的虚荣心，又可以继续向他垂钓，所以查尔斯便高高兴兴地游上来了，他还以为这钓饵很新鲜，自己又是第一个来咬的呢。

“我会永远等待！除非你完全拿定了主意，我是不会强求的。奥哈拉小姐，请你说我可以抱这种希望吧！”

“唔！”思嘉漫不经心地应着，那双尖利的眼睛继续盯住艾希礼，他没有参加关于战争的议论，仍在望着媚兰微笑。要是查尔斯这个在一味央求她的傻瓜能安静一会儿，说不定她能听清楚他们的话呢。她必须听清楚。究竟媚兰说了些什么，才使他眼睛里流露出那么趣味盎然的神色来呀？

查尔斯的话把她正在聚精会神地谛听着的声音给搅和了。

“唔，别响！”她轻轻说，连看也不看他，在他手上拧了一下。

查尔斯吓了一跳，先是觉得惭愧，因思嘉的斥责而满脸通红，接着看到思嘉的眼睛紧盯着他妹妹身上，便微笑了。思嘉恐怕有人会听见他的话。她自然觉得不好意思，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可能有人在偷听。

倒是查尔斯心中涌起了一股从未体验过的男性刚强感，因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让一个女孩子感到难为情呢。他心头的震撼是令人陶醉的。他改变了自己的表情，显出一副自以为毫不介意的样子，同时故意在思嘉手上拧了一下作为回报，表示他是个堂堂的男子汉，懂得而且接受她的责备了。

她甚至没有发觉他在拧她，因为这时她能清楚地听见作为媚兰主要迷人之处的那个娇滴滴的声音了：“我恐怕难以同意你对于萨克雷先生作品的意见。他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我想他不是狄更斯先生那样的绅士。”

对一个男人说这种话有多傻呀！思嘉这样想，心里顿感轻松，几乎要格格笑起来。原来，她不过是个女学究罢了，可谁都知道男人们是怎样看待女学究的。……要使男人感兴趣并抓住他的兴趣，最好的办法是拿他做谈话的中心，然后渐渐把话题引到你自己身上来，并且保持下去。如果媚兰原来是这么说的：“你多了不起呀！”或者“你怎么会想起这样的事情来呢？可是我只要一想到它们就小脑袋瓜都要炸了！”那么思嘉就会有理由感到恐惧。但是她呢，面对脚边的一个男人，自己却像在教堂里似的一本正经地谈起来了。这时思嘉的前景已显得更加明朗，事实上已明朗得叫她回过头来，用纯粹出于喜悦的心情向查尔斯嫣然一笑。查尔斯以为这是她的爱情的明证，便乐得忘乎所以地将她的扇子夺过来使劲挥打，以致把她的头发都扇得凌乱不堪了。

“艾希礼，你可没有发表意见支持我们呀，”吉姆·塔尔顿从那群叫嚷的男人中回过头来说。这时艾希礼只得表示歉意，并且站起身来。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漂亮的人了！——思嘉注意到他从容不迫的样子多么优雅，他那金色的头发和髭须在阳光下多么辉丽，便在心中暗暗赞美。接着，甚至那些年长些的人也要安静下来听他的意见了。

“怎么，先生们，如果佐治亚要打，我就跟它一起去。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进军营呢？”他说着，一双灰眼睛睁得大大的，平时含着的几分朦胧欲睡的神色已经在思嘉从未见过的强烈表情中消失了。“但是，跟上帝一样，我希望北方佬将让我们获得和平，不至于发生战争——”这时从方丹家和塔尔顿家的小伙子们中爆发出一阵嘈杂的声音，他便微笑着举起手来继续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们是受侮辱了，被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处在北方佬的地位，是他们会脱离联邦，那我们会怎么办呢？大概也是一样吧。我们也是不会答应的。”

“他又来了，”思嘉想。“总是设身处地替人家说话。”据她看来，任何一次辩论中都只能有一方是对的。有时候，艾希礼简直就不可理解。

“我们还是不要头脑太热，还是不要打起来的好。世界上的苦难大多是由战争引起的。等到战争一结束，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思嘉听了嗤之以鼻。艾希礼幸而在勇气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否则便麻烦了。她这样想时，艾希礼周围已爆发出一片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慨的大声叫嚷了。

这时在凉亭里，那位来自费耶特维尔的聋老头儿也在大声向英迪亚发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他们在说什么？”

“战争！”英迪亚用手拢住他的耳背大声喊道。

“战争，是吗？”他边嚷边摸索身边的手杖，同时从椅子上挺身站起来，显示出已多年没有过的那股劲头。“我要告诉他们战争是什么样

的，我打过呢。”原来麦克雷先生很少有机会用那种为妇女们所不允许的方式来谈战争呢。

他急忙踉跄着向人群走来，一路上挥着手杖叫嚷着；因为他听不见周围的声音，便很快无可争辩地把讲坛占领了。

“你们这班火暴性子的哥儿们，听我说。你们别只想打仗吧。我打过，也很清楚。我先是参加了塞米诺尔战争，后来又当大傻瓜参加墨西哥战争。你们全都不明白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们以为那是骑着一匹漂亮的马驹子，让姑娘们向你们抛掷鲜花，然后作为英雄凯旋回家吧。噢，不是这样。不，先生，那是挨饿，是因为睡在湿地上而出疹子、得肺炎。要不是疹子和肺炎，就是拉痢疾。是的，先生，这便是战争对待人类肠胃的办法——痢疾之类——”

小姐太太们听得有点脸红了。麦克雷先生让人们记起一个更为粗野的时代，像方丹奶奶和她的令人难为情地大声打的嗝儿那样，而那个时代是人人都愿意忘掉的。

“快去把你爷爷拉过来，”这位老先生的一个闺女轻轻对站在旁边的小女孩说。接着她又向周围那些局促不安的主妇们低声嘟哝：“我说呢，他就是一天比一天不行了。你们相信吗，今天早晨他还跟玛丽说——她才十六呢——‘来吧，姑娘……’”这以后声音便成了耳语听不清了，这时那位小孙女正溜出去，想把麦克雷先生拉回到树荫里去坐下。

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乱转，姑娘们兴奋地微笑着，男人们在热烈地争论，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显得很平静，那就是瑞德·巴特勒。思嘉的视线落到他身上，他靠着大树站在那儿，双手插在裤兜里。因为威尔克斯离开了他，他便独自站着，眼看大家谈得越来越热火，也不发一言。他

那两片红红的嘴唇在修剪得很短的黑髭须底下往下弯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闪烁着取乐和轻蔑的光芒——这种轻蔑就像是在听小孩子争吵似的。多么令人不快的微笑呀，思嘉心想。他静静地听着，直到斯图尔特·塔尔顿抖着满头红发、瞪着一双火暴眼睛又一次重申：“怎么，我们只消一个月就能干掉他们！绅士们总是会战胜暴徒的。一个月——喏，一个战役——”

“先生们，”瑞德·巴特勒用一种查尔斯顿人的平板而慢悠悠的声调说，仍然靠着大树站在那儿，两手照旧插在裤兜里，“让我说一句好吗？”

他的态度也像他的眼睛那样流露着轻蔑的神情，这种轻蔑带有过分客气的味道，这就使那些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显得滑稽可笑了。

人群向他转过身来，并且给他以一个局外人总该受到的礼遇。

“先生们，你们有没有人想过，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没有一家大炮工厂？有没有想过，在南方，铸铁厂那么少？或者木材厂、棉纺厂和制革厂？你们是否想过我们连一艘战舰也没有，而北方佬能够在一星期之内把我们的港口封锁起来，使我们无法把棉花运销到国外去？不过——当然啦——先生们是想到了这些情况的。”

“怎么，他把这些小伙子们都看成傻瓜了！”思嘉厌恶地想道，气得脸都红了。

很明显，当时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只她一个，因为有好几个男孩子已翘起下巴，显得很不服气。约翰·威尔克斯看似无意但却迅速地回到了发言人旁边的位置上，仿佛是想向所有在场的人着重指出这个人是他的座上客，并且提醒他们这里还有女宾呢。

“我们大多数南方人的麻烦是，我们既没有多到外面去走走，也没有从旅行中汲取足够的见识。好在，当然喽，诸位先生都是惯于旅游的。不过，你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欧洲、纽约和费城，当然女士们还到过萨拉托加。”（他向凉亭里的那一群微微鞠躬。）“你们看见了旅馆、博物馆、舞会和赌场。然后你们回来，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像南部这样的好地方了。至于我，我是在查尔斯顿出生的，但最近几年住在北方。”他露出一口白牙笑了笑，仿佛知道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他不再住在查尔斯顿的理由，但即使明白了他也毫不在乎。“我见过许多你们没有见过的东西。成千上万为了吃的和几个美元而乐意替北方佬打仗的外国移民、工厂、铸铁厂、造船厂、铁矿和煤矿——一切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怎么，我们有的只是棉花、奴隶和傲慢。他们会在一个月内把我们干掉。”

接着是一个紧张的片刻，全场沉默。瑞德·巴特勒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精美的亚麻布手绢，悠闲自在的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不祥的低语声，同时从凉亭里传来了像刚刚被惊扰的一窝蜂发出的那种嗡嗡声。思嘉即使感到那股愤怒的热血仍在自己脸上发胀，可是她心里却有某种无名的意识引起她思索，她觉得这个人所说的话毕竟是对的，听起来就像是常识那样。不是吗，她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工厂，也不曾认识一个见过工厂的人呢。然而，尽管这是事实，可他到底不是个宜于发表这种谈话的上等人，何况是在谁都高高兴兴的聚会上呢。

斯图尔特·塔尔顿蹙着眉头走上前来，后面紧跟着布伦特。当然，塔尔顿家这对孪生兄弟是颇有礼貌的，他们也不想在一次大野宴上闹起来，尽管自己实在被激怒了。女士们也全都一样，她们兴奋而愉快，因为很少看见过这样争吵的场面。她们通常只能从一个三传手那里听到这

种事呢。

“先生，”斯图尔特气冲冲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瑞德用客气而略带嘲笑的眼光瞧着他。

“我的意思是，”他答道，“像拿破仑——你大概听说过他的名字吧？——像拿破仑有一次说的，‘上帝站在最强的军队一边！’”接着他向约翰·威尔克斯转过身去，用客气而真诚的态度说：“你答应过让我看看你的藏书室，先生。能不能允许我现在就去看看？我怕我必须在下午早一点的时候回琼斯博罗去，那边还有点小事要办。”

他又转过身来面对人群，喀嚓一声并拢脚跟，像个舞蹈师那样鞠了一躬，这一躬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气宇轩昂的人来说显得很得体，同时又相当卤莽，像迎面抽了一鞭子似的。然后他同约翰·威尔克斯横过草地，那黑发蓬松的头昂然高举，一路上发出的令人不舒服的笑声随风飘回来，落到餐桌周围的人群里。

人群像吓了一跳似的沉默了好一会，然后才再一次爆发出嗡嗡的议论声。凉亭里的英迪亚从座位上疲倦地站起身来，向怒气冲冲的斯图尔特走去。思嘉听不见她说些什么，但是从她仰望斯图尔特面孔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像是良心谴责的意味。媚兰正是用这种表示自己属于对方的眼光看艾希礼的，只不过斯图尔特没有发觉就是了。所以说，英迪亚真的在爱他呢。思嘉这时想起，如果在去年那次政治讲演会上她没有跟斯图尔特那么露骨地调情，说不定他早已同英迪亚结婚了呢。不过这点内疚很快就同另一种欣慰的想法一起过去了——要是别的姑娘们保不住她们的男人，那也不能怪她呀！

斯图尔特终于低头向英迪亚笑了笑，但这不是情愿的，接着又点了

点头。也许英迪亚刚才是在求他不要去跟巴特勒先生找麻烦吧。这时客人们站起来，一面抖落衣襟上的碎屑，树下又是一阵愉快的骚动。太太们在呼唤保姆和孩子，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准备告辞了，同时一群群的姑娘陆续离开，一路谈笑着进屋去，到楼上卧室里去闲聊，并趁机午睡一会儿。

除了塔尔顿夫人，所有的太太小姐都出了后院，把橡树树荫和凉亭让给了男人。塔尔顿夫人是被杰拉尔德、卡尔弗特先生和其他有关的人留下来过夜，要求她在卖给军营马匹的问题上给一个明确的回答。

艾希礼漫步向思嘉和查尔斯坐的地方走过来，脸上挂着一缕深思而快乐的微笑。

“这家伙也太狂妄了，不是吗？”他望着巴特勒的背影说。“他那神气活像个博尔乔 [\[3\]](#) 家的人呢！”

思嘉连忙寻思，可是想不起这个县里，或者亚特兰大，或者萨凡纳有这样一个姓氏的家族。

“我不知道这家人呀。他们是他们的本家吗？他们又是谁呢？”

查尔斯脸上露出一古怪的神色，一种怀疑与羞愧之心同爱情在激烈地斗争着。但是他一经明白，作为一位姑娘只要他可爱、温柔、美丽就够了，不需要有良好的教育来牵制她的迷人之处，这时爱情便在他内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于是他迅速答道：“博尔乔家是意大利人呢。”

“啊，原来是外国人，”思嘉显得有点扫兴了。

她给了艾希礼一个最美的微笑，可不知为什么他这时没有注意她。他正看着查尔斯，脸上流露出理解和一丝怜悯的表情。

思嘉站在楼梯顶上，倚着栏杆留心看着下面的穿堂。穿堂里已经没有人了。楼上卧室里传来无休止的低声细语，时起时落，中间插入一阵阵尖利的笑声，以及“唔，你没有，真的！”和“那么他怎么说呢？”这样简短的语句。在六间大卧室里的床上和睡椅上，姑娘们正在休息，她们把衣裳脱掉了，胸衣解开了，头发飘散在背上。午睡本是南方的一种习惯，在那种从清早开始到晚上舞会结束的全天性集会中，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开头半小时姑娘们总是闲谈嬉笑，然后仆人进来把百叶窗关上，于是在温暖的半明半暗中谈话渐渐变为低语，最后归于沉寂，只剩下柔和而有规律的呼吸声了。

思嘉确信媚兰已经跟霍妮和赫蒂·塔尔顿上床躺下了，这才溜进楼上的穿堂，动身下楼去。她从楼梯拐角处的一个窗口看见那群男人坐在凉亭里端着高脚杯喝酒，知道他们是要一直坐到下午很晚时才散的。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可是艾希礼不在里面。于是她侧耳倾听，听到了他的声音。原来正如她所希望的，他还在前面车道上给那些离去的太太和孩子们送别呢。

她兴奋得心都跳到喉咙里来了，便飞速跑下楼去。可是，假如她碰上威尔克斯先生呢？她怎样解释为什么别的姑娘们都美美地午睡了，她却还在屋子里到处溜达呢？好吧，反正这个风险是非冒一下不可了。

她跑到楼下时，听见仆人们由膳事总管指挥着在饭厅里干活，主要是把餐桌和椅子搬出来，为晚上的舞会作准备。大厅对面藏书室的门敞着，她连忙悄悄溜了进去。她可以在那里等着，直到艾希礼把客人送走后进屋来，她就把他叫住。

藏书室里半明半暗，因为要挡阳光，把窗帘放下来了。那间四壁高

耸的阴暗房子里塞满了黑糊糊的图书，使她感到压抑。要是让她选择一个像现在这样进行约会的地点，她是不会选这房间的。书本多了只能给她一种压迫感，就像那些喜欢大量读书的人给她的感觉一样。那就是说——所有那样的人，只有艾希礼除外。在半明半暗中，那些笨重的家具兀立在那里，它们是专门给高大的威尔克斯家男人做的座位很深、扶手宽大的高背椅，给姑娘们用的前面配有天鹅绒膝垫的柔软天鹅绒矮椅。这个长房间尽头的火炉前面摆着一只七条腿的沙发，那是艾希礼最喜欢的座位，它像一头巨兽耸着隆起的脊背在那儿睡着了。

她把门掩上，只留下一道缝，然后极力镇定自己，让心跳渐渐缓和。她要把头天晚上计划好准备对艾希礼说的那些话从头温习一遍，可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究竟是她设想过一些什么，可现在忘记了，还是她本来就只准备听艾希礼说话的呢？她记不清楚，于是突然一个寒噤，浑身恐惧不安。只要她的心跳暂时停止，不再轰击她的耳朵，也许她还能想出要说的话来。可是她急促的心跳偏偏加快了，因为她已经听见他说完最后一声再见，走进前厅来了。

她惟一能想起来的是她爱他——爱他所有的一切，从高昂的金色头颅到那双细长的黑马靴；爱他的笑声，即使那笑声令人迷惑不解；爱他的沉思，尽管它难以捉摸。啊，只要他这时走进来把她一把抱在怀里，她就什么也不用说了。他一定是爱她的——“或许，我还是祷告——”她紧紧闭上眼睛，喃喃地念起“仁慈的圣母玛利亚——”来。

“怎么，思嘉！”艾希礼的声音突然冲破她耳朵里的轰鸣，使她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他站在大厅里，从虚掩着的门口注视着她，脸上流露出一丝疑惑的微笑。

“你这是在躲避谁呀——是查尔斯还是塔尔顿兄弟？”

她哽塞着说不出声来。看来他已经注意到有那么多男人聚在她的周围了！他站在那儿，眼睛熠熠放光，仿佛没有意识到她很激动，那神态是多么难以言喻地可爱呀！她不说话，只伸出一只手来拉他进屋去。他进去了，觉得又奇怪又有趣。她浑身紧张，眼睛里闪烁着他从未见过的光辉，即使在阴暗中他也能看见她脸上泛着玫瑰色的红晕。他自动地把背后的门关上，然后把她的手拉过来。

“怎么回事呀？”他说，几乎是耳语。

她一接触到他的手便开始颤抖。事情就要像她所梦想的那样发生了。她脑海里有许许多多不连贯的思想掠过，可是她连一个也抓不住，所以也就编不出一句话来。她只能浑身哆嗦，仰视着他的面孔。他怎么不说话呀？

“这是怎么回事？”他重复说，“是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她突然能开口了，这几年母亲对她的教诲也同样突然地随之消失，而父亲爱尔兰血统的直率则从她嘴里说出来了。

“是的——一个秘密。我爱你。”

霎时间，一阵沉重的沉默，仿佛他们谁也不再呼吸了。然后，她的颤栗渐渐消失，快乐和骄傲之情从她胸中涌起。她为什么不早就这样办呢？这比人们所教育她的全部闺门诀窍要简单多了！于是她的眼光径直向他搜索了。

他的目光里流露出狼狈的神色，那是怀疑和别的什么——别的什么呢？对了，杰拉尔德在他那匹珍贵的猎马摔断了腿，他不得不用枪把那匹马杀死的那一天，是有过这种表情的。可是她为什么现在要去想那件

事呀？真是傻透了。那么，艾希礼又究竟为什么显得这么古怪，一言不发呢？这时，他脸上仿佛罩上了一个很好的面具，他殷勤地笑了。

“难道你今天赢得了这里所有别的男人的心，还嫌不够吗？”他用往常那种戏谑而亲切的口气说。“你想来个全体一致？那好，你早已赢得了我的好感，这你知道。你从小就那样嘛。”

看来有点不对头——完全不对头了！这不是她所设想的那个局面。她头脑里各种想法疯狂奔突，转来转去，其中有一个终于开始成形了。不知怎的——出于某种原因——艾希礼看来似乎认为她不过在跟他调情而已。可是他知道并非如此。她想他一定是知道的。

“艾希礼——艾希礼——告诉我——你必须——啊，别开玩笑嘛！我赢得你的心了吗？啊，亲爱的，我爱——”

他连忙用手掩住她的嘴。假面具消失了。

“你不能这样说，思嘉！你决不能。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会恨你自己说了这些话的，你也会恨我听了这些话的！”

她把头扭开。一股滚热的激流流遍她的全身。

“我永远不会恨你。我告诉你我是爱你的，我也知道你一定对我有意，因为——”她停了停。她从来没有见过谁脸上有这么痛苦呢。“艾希礼，你是不是有意——你有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他阴郁地说。“我有意。”

她吃惊了，即使他说的是讨厌，她也不至于这样吃惊啊。她拉住他的衣袖，哑口无言。

“思嘉，”最后还是他说，“我们不能彼此走开，从此忘记我们曾说过这些话吗？”

“不，”她低声说。“我不能。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要——不要跟我结婚吗？”

他答道，“我快要跟媚兰结婚了。”

不知怎的，她发现自己坐在一把天鹅绒矮椅上，而艾希礼坐在她脚边的膝垫上，把她的两只手拿在自己手里紧紧握着。他正在说话——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她心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刚才还势如潮涌的那些思想此刻已无影无踪了，同时他所说的话也像玻璃上的雨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那些急切、温柔而饱含怜悯的话，那些像父亲在对一个受伤的孩子说的话，都落在听不见的耳朵上了。

只有媚兰这个名字的声音使她恢复了意识，于是她注视着他那双水晶般的灰眼睛。她从中看到了那种常常使她迷惑不解的显得遥远的感觉——以及几分自恨的神情。

“父亲今晚要宣布我们的婚事。我们很快就要结婚。我本来应当早告诉你，可是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几年前就知道了呢。我可从没想到你——因为你的男朋友多着呢。我还以为斯图尔特——”

生命和感觉以及理解力开始涌回到她的身上。

“可是你刚才还说对我有意呢。”

他那温暖的双手把她的手握痛了。

“亲爱的，难道你一定要我说出那些叫你难过的话来吗？”

她不做声，这逼得他继续说下去。

“亲爱的，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这些事呢？你还这样年轻，又不怎么爱想问题，所以还不懂得结婚是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我爱你。”

“像我们这样不同的两个人，要结成一对美满夫妻，只有爱情是不够的。你需要的是一个男人的全部，包括他的躯体，他的感情，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你是会痛苦的。可是我不能把整个的我给你，也不能把整个的我给予任何人。我也不会要你的整个思想和灵魂。因此你就会难过，然后就会恨我——会恨透了的！你会恨我所读的书和所喜爱的音乐，因为它们把我从你那儿抢走了，即使只抢走那么一会儿也罢。所以我——也许我——”

“你爱她吗？”

“她是像我的，是我的血脉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们互相了解。思嘉！思嘉！难道我就不能使你明白，除非两个人彼此相像，否则结了婚也是无法平平稳稳过下去的。”

别的什么人也说过：“结婚只能是同类配同类，不然就不会有幸福。”这话是谁说的呢？仿佛她听过已经上百万年了，可是它仍然显得毫无意义。

“但是你说过你有意呢。”

“我本不该说的。”

这时她脑子里什么地方有一把缓缓燃着的火升起来了，愤怒开始要

扫除其余的一切。

“好吧，这样说反正是够混蛋的——”

他的脸发白了。

“我这样说是混蛋的，因为我就要跟媚兰结婚了。我本来就不该说的，既然我知道你不会理解。我怎能不关心你呢？——你对生活倾注着全部热情，而这种热情我却没有。你能够狠狠地爱和狠狠地恨，而我却不能这样。你就像火和风以及其他原始的东西那样单纯，而我——”

思嘉想起了媚兰，突然看到她那双宁静的仿佛正在出神的褐色眼睛，她那双戴着黑色花边长手套的温和的小手和那种高雅文静的神态。于是她的怒火爆发了，这就是激起杰拉尔德去杀人和其他爱尔兰先辈去冒生命危险的那种怒火。此刻她身上已没有一点点母系罗比拉德家族富有教养和能够默默忍受世界上任何折磨的品性了。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这个懦夫！你是害怕跟我结婚喽！你是宁愿同那个愚蠢的小傻瓜过日子，她开口闭口‘是的’，‘是的’，还会养出一群像她那样百依百顺的小崽子来呢！为什么——”

“你不能把媚兰说成这样！”

“什么‘你不能’，去你的吧！你算老几，要来教训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是个胆小鬼，你混蛋。你让我相信你准备娶我——”

“你要公道些，”他用恳求的口气说。“我何尝——”

她可不要什么公道，尽管知道他的话是一点不错的。他从来没有跨越过跟她的友谊关系的界限，可是她想到这一点，怒火就更旺了，因为

这有伤她的自尊心和女性的虚荣。她一直在追求他，可他一点也不动心。他宁愿要媚兰这样脸色苍白的小傻瓜也不要她。啊，她要是遵照母亲和嬷嬷的教训，连一丝喜欢的意思也从不向他透露，那会好得多呢——比面对这种羞死人的场面更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

她一跃而起，两只手紧紧握拳，同时他也起身俯视着她，脸上充满着无言的痛苦，就像一个人在被迫面对现实而现实又十分惨痛似的。

“我要恨你一辈子，你这混蛋——你这下流——下流——”她要用一个最恶毒的字眼，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

“思嘉——请你——”

他向她伸出手来，可这时她使出全身力气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那噼啪的响声在这静静的房间里就像抽了一鞭子似的。紧接着她的怒气突然消失，心中只剩下一片凄凉之感了。

她那红红的手掌印明显地留在他白皙而疲倦的脸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拿起她那只柔软的手放到自己唇边吻了吻。接着，他没等她说出话来便走了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关上。

她很突然地又在椅子上坐下，因为怒气一过，两个膝头便疲软无力了。他走了，可是他那张被抽打的脸孔的印象将终生留在她的记忆中。

她听见他徐缓而低沉的脚步声在大厅尽头渐渐消失，这才觉得她这番举动的严重后果已全部由她来承担了。她已永远失去了他。从此还会恨她，每次看见她都会记起她曾在根本没得到他鼓励的情况下就要将自己委身于他了。

“我像霍妮·威尔克斯一样下贱了，”她突然这样想，并记起每个

人，首先是她自己，曾怎样轻蔑地嘲笑霍妮的卤莽行为。她仿佛看见霍妮吊在男人膀子上那种讨厌的扭捏作态，听见她那愚蠢的嗤笑声，这越发刺痛了她，于是又大生其气，生自己的气，生艾希礼的气，生人世间的。因为她恨自己，恨这一切，这是出于一种因为自己十六岁的爱情遭到挫折和屈辱而产生的怨愤。她的爱中只混进了一点点真正的柔情，大部分是虚荣心混杂着对自己魅力的迷信。现在她失败了，而比失败感更沉重的是她的恐惧，惧怕自己已沦为公众的笑柄。她已经像霍妮那样惹人注目了吗？会不会人人都耻笑她？想到这里她就浑身战栗起来。

她的手落在身旁一张小桌上，手指无意地触摸着一只小巧的玫瑰色瓷碗，碗上那两个有翼的瓷天使在咧着嘴傻笑。房间里静极了，为了打破这沉寂，她几乎想大叫一声。她必须做点什么，否则会发疯的。她拿起那只瓷碗，狠狠地向对面的壁炉掷去，可它只掠过了那张沙发的高靠背，砸到大理石炉台上，哗啦一声就摔碎了。

“这就太过分了，”沙发深处传来声音说。

她从来没有这样惊恐过，可她已经口干得发不出声来了。她紧紧抓住椅背，觉得两腿发软，像站不稳了似的，这时瑞德·巴特勒从他一直躺着的那张沙发里站起来，用客气得过分的态度向她鞠了一躬。

“睡个午觉也要被打扰不休，被迫恭听那么一大段戏文，这已经够倒霉了，可为什么还要危及人家的生命呢？”

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不是鬼。可是，神灵保佑我们，他一切都听见了！她只得尽全力，装出一副端庄的模样。

“先生，你待在这里，应当让人家知道才好。”

“是吗？”他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一对勇敢的黑眼睛在嘲笑她。“不过你才是个不请便来的闯入者呢。我是被迫在这里等候肯尼迪先生，因为觉得我在后院也许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几经考虑才识相地来到这里。我想这下大概可以不受干扰了吧。可是，真不幸！”他耸耸肩膀，温和地笑起来。

一想起这个粗鲁无礼的人已经听见一切，听见了那些她现在宁死也不愿说出的话，她的脾气又开始发作了。

“窃听鬼！”她愤愤地说。

“窃听者常常听的是一些很动听而有益的东西，”他故意傻笑着说。“从长期窃听的经验中，我——”

“先生，你不是上等人！”

“你的眼力很不错，”他轻松地说，“可你，小姐，也不是上等女人哟！”他似乎觉得她很有趣，因为他又温和地笑了。“无论谁，只要她说了和做了我刚才听到的那些事情，她就不能再算个上等女人了。不过，上等女人对于我来说也很少有什么魅力。我明知她们在想些什么，可是她们从来就没有勇气或者说缺乏教养来说出她们所想的東西。这种态度到时候就要使人厌烦了。可是你，亲爱的奥哈拉小姐，你是个精神很不平凡，很值得钦佩的姑娘，因此我要向你脱帽致敬。我不明白，那位文绉绉的威尔克斯先生有什么美妙之处，能叫你这样一位性格如急风暴雨的姑娘着迷呢？他应当跪下来感谢上帝给了他一个有你这种——他是怎么说的？——对‘生活倾注着全部热情’的姑娘，谁知他竟是个畏畏缩缩的可怜虫——”

“你还不配给他擦靴子呢！”她气愤地厉声说。

“可你是准备恨他一辈子啦！”说罢他又在沙发上坐下了，思嘉听见他还在笑。

假如她能够把他杀了，她是做得出来的。但事情没有那样发生，她尽力装出庄重的样子走出藏书室，砰的一声把沉重的门关上。

她一口气跑上楼去，到达楼梯顶时她觉得简直要晕倒了。她停下来，抓住栏杆，由于愤怒、羞辱和紧张的结果，那颗急遽蹦跳的心似乎要从胸口里跳出来了。她想深深地喘几口气，可是嬷嬷把腰身扎得实在太紧了。要是她果真晕过去，人们便会在这楼梯顶上发现她，那他们会怎样想呢？哦，他们是什么都想得出来的，像艾希礼和那个可恶的巴特勒，以及所有那些专门妒忌别人的下流女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后悔自己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样随身带着嗅盐，她甚至连嗅盐瓶也从来没有过呢。她一贯以从不觉得头晕而引为骄傲。可此刻她千万不能让自己晕倒呀！

渐渐地，那种难受的感觉开始消失了。不久她觉得已完全正常，便悄悄溜进英迪亚房间隔壁的那间小梳妆室，松开胸衣，爬到别的正在睡觉的姑娘旁边的一张床上躺下了。她设法让自己的心跳缓和下来，并力图使脸色平静，显得泰然自若，因为她知道她此刻的模样必然像个疯女人一样了。要是有个女孩子正醒着呢，她就会发现周围有点不对头。可是千万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出过什么事了。

从楼梯顶上的那个凸窗里，她能看见男人们还在树下和凉亭的椅子上斜躺着歇息。她真羡慕他们极了！作为一个男人，永远也不用经受她刚才所经历的那种痛苦，该多快活呀！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觉得有点眼酸头晕，这时忽然听见屋前车道上急速而沉重的马蹄声、石子飞溅声和一个大声询问黑人的激动的嗓音。石子又噼噼地飞溅起来，很快她就

看见一个男子骑马驰过绿油油的草地，向那群在树下消闲的人飞奔而来。

大概是一位迟到的客人，可为什么竟骑着马穿过英迪亚最心爱的草地呢？她认不出他，但是当他从鞍上翻身下马，一手抓住约翰·威尔克斯的胳膊时，她看到了他浑身激动的模样。人群立即把他包围起来，把那些高脚玻璃杯和棕榈叶扇子丢在桌上和地上不管了。虽然距离较远，她还是听见人们在询问和喊叫的一片嘈杂声，也感觉到他们激动到了顶点的紧张气氛。接着，在所有这些声音之上传来斯图尔特·塔尔顿的一声兴奋的喊叫：“咳——呀——咳！”仿佛他是在猎场上奔跑似的。同时她头一次听到了反叛的吼声，尽管她并不懂得它的意义。

她正在看时，塔尔顿家四兄弟由方丹家的小伙子们跟着从人群中挤出来，匆匆向马棚跑去，一路高喊：“吉姆斯，来，吉姆斯，赶快备马！”

“一定是谁家着火了，”思嘉心想。但是不管有没有着火，她的头一桩事情是在自己被发现之前赶快回到卧室里去。

现在她心里平静些了，她踮着脚尖上楼梯，走进安静的厅堂。整个房子笼罩在一片浓重而温暖的朦胧状态中，仿佛它像姑娘们那样自由自在地睡着了，一直要睡到晚上，然后在音乐和烛光中焕然一新地显出自己优美的全貌。她小心翼翼地推开梳妆室的门，随即溜了进去。她的一只手还放在背后握着门把，这时霍妮低柔得像耳语的声音从通向卧室的对面门缝里传过来了。

“我看思嘉今天的行动那么迅速，怕是使出了一个女孩子最大的劲儿来了！”

思嘉觉得她的心又开始奔突起来，不由得用一只手紧紧抓住胸口，像要把它压服似的。“窃听的人常常听到一些很有益的东西，”她忽然记起这句带嘲讽的话。她要不要重新溜出来呢？或者索性闯进去，让霍妮活该下不了台？但接着传来第二个声音，这使她呆住不动了。这时即使有一队骡子也休想把她拉动，因为她听见了媚兰的声音。

“啊，霍妮，别这样！别太刻薄了。她只不过兴致很高，很活泼。我认为她是十分可爱的。”

“啊，”思嘉想，几乎把手指甲掐透了胸衣。“还用得着这油嘴滑舌的小妖精来袒护我！”

媚兰这话比霍妮那种痛痛快快的挖苦还要难听。思嘉除了母亲以外，从来不相信任何女人，也不相信任何女人有什么动机不是自私自利的。媚兰以为她对艾希礼已经十拿九稳了，所以才乐得炫耀一下这种基督精神。思嘉觉得这正是媚兰在夸耀自己的胜利，同时想取得为人可爱的美名。思嘉自己在同男人们议论别的女孩子时也常常玩这种把戏，并且每次都叫那些蠢男人相信了她多么可爱和多么宽宏大量呢。

“唔，小姐，”霍妮尖酸地说，同时提高声音，“你准是瞎了眼啦！”

“小声点，霍妮，”萨莉·芒罗的声音插进来，“满屋子的人都要听见你的话了。”

霍妮放低声音，但继续说下去。

“喏，你们都看见的，她跟每一个能抓到的人都搞得很欢，甚至那位肯尼迪先生——他还是她妹妹的男朋友呢。我可从没见过这号人哪！而且她一定是在追求查尔斯。”霍妮有点难为情地格格笑起来。“可你们

知道，查尔斯和我——”

“你这是当真吗？”几个声音兴奋地低声说。

“唔，别跟任何人说，姑娘们——还没有呢！”

接着又是格格的笑声和弹簧床架嘎嘎的响声，因为有人在挤着霍妮了。媚兰嘟哝了句什么，大致是说她多么高兴霍妮将成为她的嫂子。

“嗯，我可不高兴让思嘉当我的嫂子，因为她是我见过的第一号浪荡货，”这是赫蒂·塔尔顿着恼的声音。“但是她跟斯图尔特已经等于订婚了。布伦特说她对他一点也不在乎。当然，布伦特也是很喜欢她的。”

“要是你问我，”霍妮用故作神秘的口气说，“我说只有一个人是她中意的。那就是艾希礼！”

低声细语混作一团，有的在提问，有的在打岔；思嘉听着又害怕又羞愧，心都凉了。霍妮对男人是个傻瓜，一个可笑的笨蛋，可是她对别的女人有一种女性的直觉，而思嘉低估了这一点。思嘉在藏书室先后跟艾希礼和巴特勒一起时受到的那种痛苦和侮辱，跟这里的情况比起来只不过是小小的针刺罢了。男人毕竟是让你信得过，能给你保密的，即使像巴特勒那样的人也不例外。可是有了霍妮这张像野外猎犬般的快嘴，等不到六点钟事情便会传遍整个县里了。昨天晚上她父亲杰拉尔德还说过，他不愿意让人家笑话他的女儿呢。可现在他们全都要笑话她了！想到这里，她的腋窝下冒出冷汗，滴滴答答往两肋直流。

这时传来媚兰的声音，盖过了所有其他人的议论声，她的声音显得有分寸而平和，略带责备的口气。

“霍妮，你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这样说多不厚道呀！”

“就是那样嘛，媚兰，只要你不总是把那些实在没有什么好的人当好人看，你就会明白了。至于我，我还巴不得就是那样呢。那会够她受的。思嘉·奥哈拉平时的一举一动都一直是在制造麻烦和争夺别人的情人。你很清楚她从英迪亚身边抢走了斯图尔特，可她自己并不要他。今天她又想抢肯尼迪和艾希礼，还有查尔斯——”

“我一定得马上回家去！”思嘉想。“我得马上回家去！”

她恨不得用一种魔法把自己立即送回塔拉，送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她恨不得跟母亲在一起，就那么瞧着她，拉着她的衣襟，倒在她怀里哭诉今天的全部经历。要是她不得不继续听下去，她就会冲到里面，将霍妮那一头蓬乱的浅色头发大把大把地扯下来，然后向媚兰啐几口唾沫，叫她知道她是怎样看待她那种假仁假义的。可是她今天已经干得够那个的了，已经跟那些下流白人差不离了——这就是她的麻烦所在啊。

她用双手使劲压住裙子，不让它发出窸窣的声音，同时像一只动物似的偷偷摸摸朝后退了出来。“回家吧，”她一路念叨着，迅速跑过厅堂，经过那些关着的门和静悄悄的房间，“我必须回家去。”

她已经跑到了前面的回廊里，这时一个新的念头使她突然停下来——她不能回家！她不能逃走！她有必要在这里坚持到底，忍受姑娘们所有的恶言恶语和她自己的羞愧与悲伤。逃走，只会给她们提供更多的口实用来攻击她。

她握着拳头捶打身边那根高高的白柱子，恨不得自己就是参孙 [\[4\]](#)，那样她便可以把“十二橡树”村摧垮，并毁灭其中的每一个人。她要叫他们后悔。她要做给他们看看。她并不明白究竟怎样做给他们看，不过她

反正是要做的。她要伤害他们，比他们伤害她还要厉害。

此刻，艾希礼作为艾希礼其人已经被她遗忘了。他已不再是她所爱的那个高高的睡眼朦胧的小伙子，而仅仅是威尔克斯家、“十二橡树”村和县里的一部分或一分子——这一切她都痛恨，因为他们在嘲笑她！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来说，虚荣比爱情更有力量，她愤怒的心中除了恨已经什么也容纳不下了。

“我不回去，”她想。“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叫他们难堪。我永远不告诉妈。不，我永远不告诉任何人。”她鼓起勇气回到屋里，爬上楼梯，走进另一间卧室。

她转过身，看见查尔斯正从穿堂的那一头走进屋来。他一瞥见她就急忙走过来了。他的头发已经凌乱不堪，那张脸也激动得像朵天竺葵。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来不及到她跟前便大声嚷道。“你听说了没有？保罗·威尔逊刚刚从琼斯博罗赶来报信了！”

他停了停，气喘吁吁地走近她。她一句话也没说，只呆呆地凝视着他。

“林肯先生已经招募，招募士兵——我的意思是志愿兵——七万五千人了！”

又是林肯先生！男人们究竟想过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这不又来了一个傻瓜想叫她也对林肯先生的胡闹发火吗？可她正在为自己伤心，她的名誉也等于扫地了呢！

查尔斯凝望着她。她的脸色惨淡得像张白纸，她那双略嫌狭窄的眼睛像绿宝石一样闪亮。他从没见过哪位姑娘脸上有这样的怒火，哪双眼

睛有这样的光焰。

“我这人真笨，”他说。“我应当慢慢对你说才对。我忘记了姑娘们是多么娇嫩。很遗憾把你吓成了这个模样。你不觉得要晕倒吧，会吗？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来？”

“不，”她说，设法挤出一丝微笑来。

“我们到那边条凳上去坐坐好吗？”他挽住她的胳膊问。

她点点头，于是他小心地搀着她走下屋前的台阶，领她穿过草地到前院最大的一株橡树底下的铁条凳去。女人是多么脆弱而娇嫩啊，他心里想，你一提起战争和凶险的事她们就要晕倒了。这个想法使他觉得自己很有丈夫气概，当他扶着她坐下时又显得加倍地温柔。她此刻的表情那么奇怪，惨白的脸上有的是一种野性的美，这叫他心神不安起来。难道是她想到他可能要去打仗而发愁了？不，这未免有点太自负了，不可信。那她为什么这样古怪地瞧着他呢？为什么她的手指拨弄花边手绢时会颤抖呢？而且她那又浓又黑的眼睫毛正如他读过的爱情故事里那些女孩子的眼睛那样，含着羞怯和爱情在忽闪呢！

他接连三遍清了清嗓子准备说话，可是每次都没说出来。他垂下眼睛，因为它们跟思嘉那双锋利得像要刺透他又似乎没有看见他的绿色眼睛刚刚相遇了。

“他有很多钱，”她匆匆地想，一个念头和一个计谋接连在脑子里闪过。“他也没有父母来干涉我，而他又住在亚特兰大。如果我马上同他结婚，那会叫艾希礼明白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本来就只是逗他玩玩罢了。这样也可以把霍妮活活气死。她永远永远也休想再弄到一个情人，而别人则会把她笑话死的。这还会叫媚兰痛心，因为她是最爱查尔斯

的。同时斯图尔特和布伦特也会难过——”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伤害这两个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几位阴险的姐妹吧。“这样，等到我坐着漂亮马车，带着大批华丽的衣服，有了一幢自己的住宅，再回到这里来拜访时，他们就要感到不好受了。他们就会永远永远也不笑话我了。”

“当然了，这意味着真要打起来了，”查尔斯经过好几次挣扎才说出这话。“不过你不用担忧，思嘉小姐，一个月便会完事的，我们要打得他们嚎着求饶。是呀，先生，嚎叫吧！我决不错过这个机会。我怕的是今天晚上的舞会要开不成了，因为营里要在琼斯博罗集合呢。塔尔顿家的哥儿们已经去通知大家了。我知道小姐太太们会感到遗憾的。”

她只“哦”了一声，因为想不出更好的词来，不过这也就够了。

她已经开始恢复冷静，思想也在逐渐集中。她的满怀激情已被覆盖上一层霜雪，她认为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温暖的感觉了。干吗不拿下这个脸蛋儿红扑扑的漂亮小伙子呢？他和旁的小伙子一样，她也一样不感兴趣。不，她从此对任何事物也不会感兴趣了，哪怕活到九十岁也罢。

“我现在还不能决定究竟是否参加韦德·汉普顿先生的南卡罗来纳兵团呢，还是加入亚特兰大的城防警卫队。”

她又“哦”了一声，两人的眼光碰在一起，她那颤动的眼睫毛立刻使他神魂颠倒了。

“你肯等我吗，思嘉小姐？只要——只要知道你在等我，直到我们干掉他们，那就简直像天堂一样幸福了！”他屏息静气等待她回答，他看着她嘴角上的动静，同时第一次注意到嘴角两边的酒窝，心想要是吻它一吻，那该多么美妙啊！这当儿，她那只手心冒着热气的手已溜进他的手里了。

“我倒不想等呢，”她说，眼睛矇眬地微闭起来。

他握住她的手坐在那里，嘴张得大大的。这时思嘉从眼睫毛下觑着他，客观地认为他像一只被人叉起的蛤蟆。他结巴了好几次，那张嘴闭了又张开，同时满脸通红，像朵天竺葵。

“你可能爱我吗？”

她一声不吭，只低头望着自己的衣襟，这又把查尔斯弄得时而异想天开，时而困惑莫解。也许一个男人不该向姑娘提出这样的问题吧。也许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她来说未免有失处女的体面吧。查尔斯由于以前从来不敢闯入这种局面，所以现在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想喊叫，想唱歌，想吻她，想在这块草地周围跳跃，然后跑去告诉所有的人，包括白人和黑人，说她爱他。可是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紧紧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戒指都快掐进肉里去了。

“你愿意很快跟我结婚吗，思嘉小姐？”

“唔，”她哼着鼻子应了一声，继续用手指摆弄衣裳的皱褶。

“我们要不要同时举行婚礼，跟媚兰——”

“不，”她连忙说，两只熠熠生光的眼睛似有愠色地仰望着他。查尔斯明白又是自己犯错误了。当然，一个女孩子要的是自己单独的婚礼——不能与别人共享荣耀。她能不介意他的这种卤莽，倒是很难得的。他恨不得此刻早已天黑，让他敢于在夜色中拿起她的手来吻吻，并且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我什么时候对你父亲说好呢？”

“越快越好，”她说，但愿他能放松一些，不再那样狠狠地紧握着她那些戴指环的手指，要不她就只好提出请求了。

他一听便跳起来，这时她还以为他已顾不得什么体面，要去欢蹦乱跳一番了。可是他却笑容满面地俯视着她，仿佛他那颗洁净而单纯的心已完整地反映在他的眼光中。以前从没有人这样看过她，以后也再不会有别的人来这样看她了，可是此刻在她那古怪的超然心态下，她反而只想到他很像一只小牛犊。

“我现在就去找你父亲，”他喜气洋洋地说。“我不能等了。亲爱的，请原谅我好吗？”这一亲昵的称呼好不容易才说出来，可一经说出他便愉快地反复使用起来。

“好吧，”她说，“我在这里等你。这里很凉快，很舒服。”

他走开了，穿过草地拐到屋后去了。她独自坐在瑟瑟有声的橡树下。从马棚那边，男人们正骑着马川流不息地出来，黑人奴仆紧跟在后。芒罗家的小伙子们一路挥着帽子飞奔而过，方丹家和卡尔弗特家的已经喊叫着沿大路跑去了。塔尔顿家四兄弟也冲过来，穿过思嘉身边的草地，布伦特喊道：“妈妈就要给咱们马啦！咳——呀——咳！”草皮纷纷飞扬，他们一溜烟走了，又剩下思嘉独自坐在那里。

那幢白房子将它的高高圆柱竖立在她面前，似乎庄严而疏远地渐渐向后隐退。现在它已永远不会属于她了。艾希礼永远也不会带着她作为新娘跨过它的门槛了。啊，艾希礼，艾希礼！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啊？她内心深处，在受了伤害的骄矜和冷漠的实际覆盖下，有种东西在可怕地躁动。一种成年人的情感正在诞生，它比她的虚荣心或固执的自私心更为强大。她爱艾希礼，她也知道自己爱他，可是对于这一点，她还从来

没有像看见查尔斯在那弯弯的碎石路上消失时那样耿耿于怀呢。

[1] “霍妮”在原文中有“甜蜜”的意思。

[2] 墙花指舞会中没有舞伴而坐着看的女子。

[3] 博尔乔是意大利十五六世纪的一个豪门大族。

[4] 《圣经·旧约》：以色列人，力大无比的勇士，娶非利士女子为妻。后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她从参孙口中探出他力大无穷的原因，趁他沉睡时剃去他的头发。他于是被缚，遭非利士人戏辱，便求告神再赐给他一次力量，然后双手合抱一根柱子，倾覆神室与敌人同归于尽。

第七章

不过两星期工夫，思嘉便由一位小姐变成了人家的妻子，再过两个月又变成了寡妇。她很快便从她那么匆促而很少思索地给自己套上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可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尝过未婚日子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滋味了。寡居生活紧随着新婚而来，更叫她惊慌的是很快便做了母亲。

在往后的岁月中，每当她想起一八六一年四月末的那些日子，思嘉总是记不清当时的细节了。时间和事件奔涌而来，又混杂在一起，像个没有什么真实和理性可言的噩梦。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关于这些日子的记忆中仍将留下不少的空白点。尤其模糊不清的是从她接受查尔斯的求婚到举行婚礼那段时间的记忆。两个星期啊！在太平年月这么短暂的订婚期是不可能的。那时总得有一年或至少六个月的间隙才说得过去。可是南方已普遍热中于战争，凡事都像风驰电掣般呼啸着滚滚向前，往昔那种慢条斯理的节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伦曾急得不住地搓手，想要缓一点办婚事，为的是让思嘉能比较从容地将事情考虑一下。可是思嘉对母亲的建议报以愠色，置若罔闻。她要结婚！而且马上就要。在两周之内。

听说艾希礼的婚礼已经从秋天提前到五月一日，以便在营队应召服役时他能立即随同出发，思嘉这时便把自己的婚礼定在他的前一天。爱伦表示反对，但是查尔斯提出了新的理由来恳请同意，因为他急于要动身去南卡罗来纳加入韦德·汉普顿的兵团，同时杰拉尔德也支持这两个年轻人。杰拉尔德已被战争狂热激动得坐卧不宁，也很高兴思嘉选中了这么好的配偶，他怎能在战机已发时给这对青年恋人挡路呢？爱伦心乱

如麻，终于像整个南方的其他母亲那样只得让步。她们的悠闲生活已经天翻地覆，她们的开导、祈求和忠告已毫无用处，怎么也抵挡不住那股势如狂澜将她们席卷而去的巨大力量了。

南方沉醉在热情和激动之中。谁都知道只消一个战役便能结束战争，每个青年人都急急忙忙去报名投军，生怕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他们同样急急忙忙跟自己的心上人结婚，好立即赶到弗吉尼亚去给北方佬打一棒子。县里举行了好几十桩这样的战时婚礼，而且很少有时间来为送别伤心，因为谁都太忙、太激动，来不及认真思考和相对流泪了。太太小姐们在缝制军服，编织袜子，卷绷带，男人们在操练和打靶。一列列载运军队的火车每天经过琼斯博罗往北向亚特兰大和弗吉尼亚驶去。有些分队穿着漂亮的深红色军服，有些是浅蓝色的，也有穿社会—民兵连绿色服装的；有些一小群一小群的穿着家织布军衣，戴着浣熊皮帽子；另一些则不穿制服，穿的是细毛织品和精美的亚麻布衣裳。他们全都是些操练未熟、武装不全的队伍，但同样粗野和激动，同样地高声喊叫，仿佛是到什么地方去赴野宴似的。这番情景使县里的小伙子们陷入一片恐慌，生怕在他们到达弗吉尼亚之前战争已经打完了，因此军营出发前的准备活动在加速进行。

在这片混乱中，思嘉婚礼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而且她几乎还没来得及弄清，母亲的结婚礼服和披纱已经穿戴在她身上，她已经从塔拉农场的宽阔楼梯上走下来，去面对那满屋的宾客了。事后她仿佛从梦中回忆起：墙壁上点着成百上千支辉煌的蜡烛，母亲的脸上充满怜爱而略显昏乱，她的嘴唇微微颤动，为女儿的幸福暗暗祈祷；父亲因喝了白兰地，对于女儿嫁给一个有钱、有名望又有卓越门第的女婿感到骄傲，乐得满脸绯红了。——还有艾希礼，他挽着媚兰站在楼梯口。

她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心想：“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这是

一个噩梦。我会醒过来并发现这纯粹是一场噩梦。我现在决不去想它，不然我就会在这些人的面前喊叫起来了。我现在不能想。我要到以后再想，到那时我就会受得了——那时我就看不见他的眼睛了！”

一切都像是在梦里，从那两排微笑的人中一路穿过，查尔斯的绯红的脸和结结巴巴的声音，以及她自己的回答，那么惊人地清晰和那么冷淡的回答。然后是祝贺，是亲吻，是干杯，是跳舞——一切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甚至连艾希礼在她脸颊上的轻吻，连媚兰的低语——“你看，我们已经是真正的姑嫂了”——也不是真实的。甚至连查尔斯的矮胖姑妈因过度兴奋而晕过去时引起的那阵纷扰，也带有噩梦的色彩。

但是，到跳舞和祝酒都终于结束，黎明开始降临时，当所有那些塔拉农场尽可能挤得下的亚特兰大宾客都到床上、沙发上和地板草垫上去睡觉了，所有的邻居都回家休息了，为了准备参加第二天“十二橡树”村的婚礼时，那种梦一般的恍惚状态便在现实面前像玻璃似的粉碎了。现实是从她梳妆室里出来的穿着睡衣、满脸绯红的查尔斯，他看见思嘉从拉得很高的被单边缘上惊奇地望着他时还赶忙回避呢。

当然，她知道新婚夫妻是要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可是以前她从未想到过这件事。就她母亲和父亲的情况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不过她从来没有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自从野宴过后，她这才头一次明白她给自己招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一想到这个她并没真正想和他结婚的陌生的小伙子就要钻进她被窝里来，而这时候她自己的心还在为过去的卤莽行为痛悔，为永远失掉艾希礼感到十分难过，这叫她如何承受得了啊？因此当他犹豫不决慢慢挨近床来时，她粗鲁地低声喝住了他。

“你真要挨近，我就大声喊，我会喊的！我要——放开喉咙喊！给我走开！看你敢碰我一下！”

这样，查尔斯便坐在椅子上度过了这个新婚之夜，当然不怎么愉快，因为他了解，或者自以为了解，他的新娘是多么羞怯，多么娇嫩。他愿意等待，直到她的恐惧心理慢慢消失，只不过——只不过——他在圈椅里将身子扭过来扭过去总觉得不舒服，便不由得叹了口气，因为他很快就要出发上前线去了。

思嘉自己的婚礼已经是噩梦一般够受的了，可艾希礼的还要坏。思嘉穿着那件苹果绿的二朝服 [\[1\]](#) 站在“十二橡树”村的大客厅里，周围是几百支明晃晃的蜡烛和头天晚上那同一群拥挤着的人。她看见媚兰·汉密尔顿那张平淡而娇小的脸竟显得容光焕发，好像因做了威尔克斯家的媳妇而无比高兴。如今，艾希礼是永远不在了。她的艾希礼呀！不，现在可不是她的了。那么，他曾经是她的？这一切在她心里已经是一团乱麻，而她的心情又那么厌烦，那么惶惑不安。他曾经说过他爱她，可又是什么把他们分开了呢？要是她能够记起来，那该多好啊！她由于跟查尔斯结婚而将县里的闲言碎语压了下去，可现在看来那又有什么要紧呢？那在当时显得很重要，不过现在已无足轻重了。要紧的是艾希礼。可他已经不在了，而她呢，已经跟一个她不仅不爱而且委实有些轻视的男人结婚了。

啊，她对于这一切多么后悔！她常常听说有些人为了要害别人反而害了自己，从今以后这已经不仅仅是个比喻了。如今她已懂得了它的真正含意。如今，当她迫切希望能摆脱查尔斯，自己一个人作为未婚闺女平平安安地回到塔拉去，这时才明白她真的是自作自受，无话可说了。母亲曾设法阻止她，可她就是不听呢。

就这样，思嘉在艾希礼结婚的那天晚上迷迷糊糊地跳了一个通宵的舞，机械地说着，微笑着，同时好像与己无关似的感到奇怪，不知为什么人们会那样愚蠢，居然把她当做一个幸福的新娘而看不出她是多么伤

心。好吧，感谢上帝，他们看不出来呢！

那天晚上，嬷嬷服侍她脱了衣裳之后自己走了，查尔斯又羞涩地从梳妆室出来了，心里正在纳闷要不要再到那张马鬃椅子上去睡一夜，这时她哭起来了。她一言不发地哭着，一直哭到查尔斯钻进被窝，在她身边躺下，试着安慰她，同时她的眼泪也哭干了，她这才终于将头枕在查尔斯的肩头静静地抽泣。

要是没有战争，他们就会有一星期时间到县里各处转转，各地也将举行舞会和野宴来祝贺这对新婚夫妇，然后他们才动身到萨拉托加或者白萨尔弗去作蜜月旅行。要是没有战争，思嘉就会得到三朝、四朝、五朝的衣服，穿着去出席方丹家、卡尔弗特家和塔尔顿家为她举办的晚会。可是现在没有晚会，也没有蜜月旅行了。结婚一星期后，查尔斯便动身去参加韦德·汉普顿上校的部队了。再过两星期，艾希礼和军营便出发开赴前线，使全县都陷入送别亲人的悲恸之中了。

在那两个星期里，思嘉从没有单独见到过艾希礼，从未私下跟他说过一句话。甚至在可怕的告别时刻，那时他在去火车站的途中经过塔拉停留了片刻，她也没有私下跟他谈话的机会。媚兰戴着帽子，围着围巾，挽着他的臂膀，俨然一副新少奶奶端庄文静的模样。塔拉农场所有的人，无论白人黑人，全都出来给艾希礼送行。

媚兰说：“艾希礼，你得亲亲思嘉。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嫂子了。”艾希礼弯下腰用冰冷的嘴唇在她脸上亲了亲，他的面孔是板着的，绷紧的。思嘉从这一吻中几乎没有感到什么喜悦，因为媚兰的怂恿反而使她郁郁不乐了。媚兰临别时给她的拥抱更叫她闷得透不过气来。

“你要到亚特兰大来看看我和皮蒂姑妈呀，好不好？啊，亲爱的，

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很想更多地了解查尔斯的太太呢。”

五个星期过去了，这期间查尔斯从南卡罗来纳写来了不少羞怯、狂喜和亲昵的信，倾诉他的爱情、他对战争结束后的计划、他要为她而当英雄的渴望，以及他对他的司令韦德·汉普顿的崇拜，等等。到第七个星期，汉普顿上校以他个人的名义发来一个电报，接着又寄来一封信，一封亲切、庄严的吊唁信。查尔斯死了。上校本来要早些来电报的，可是查尔斯觉得他的病不要紧，不愿意让家里担忧。这个不幸的小伙子，他不仅被剥夺了他自以为赢得的爱情，而且在战场上获得荣誉的崇高理想也被骗走了。他先是患肺炎，接着是麻疹，很快便屈辱地死去了，连北方佬的影子也没看见就在南卡罗来纳军营里死了。

后来，查尔斯的儿子也在“适当的”时候诞生了，因为当时流行按孩子父亲的司令官命名，他取名为韦德·汉普顿·汉密尔顿。思嘉曾因发觉自己怀孕而绝望地哭泣，并宁愿自己死掉。可是她在整个妊娠期间很少有不舒服的感觉，分娩时也没有多大痛苦，而且产后那么快便恢复了，所以嬷嬷私下告诉她这是很平常的事——女人就该多受些磨难嘛。她对孩子不怎么钟爱，尽管嘴里不这样说。她本来是不想要他的，对他的出世感到懊恼，现在虽然孩子已在眼前，却好像这不可能是她的，不是她身上的一块肉似的。

尽管她生了韦德以后，在一个短得有点不怎么体面的时间内身体便复元了，但是心理上有些恍惚和病态。她精神萎靡，即使全农场的人都设法要让她振作起来，也没有用。爱伦整天蹙额皱眉地转来转去，杰拉尔德愈来愈动辄骂人，同时从琼斯博罗给她带来些无用的礼物。连老方丹大夫在给她服用了一些含硫滋补品和糖浆、草药而没有见效之后，也承认他已束手无策了。他暗暗告诉爱伦，那是因为伤透了心才使思嘉这样时而性急易怒，时而没精打采，反复无常的。可是思嘉本人，要是她

高兴说话，她会告诉他们，这个问题远非如此，要复杂得多呢。她没有告诉他们说，那是因为她对于做母亲一事感到非常厌烦和十分困恼，最重要的是因为艾希礼走了，才使她显得这样愁苦不堪。

她的厌烦情绪是强烈而经常的。自从军营开赴前方以后，县里就没有什么娱乐和社交生活了。所有有趣的年轻男子全都走了——包括塔尔顿家四兄弟、卡尔弗特家哥儿俩、方丹家和芒罗家的小伙子们，以及从琼斯博罗、费耶特维尔和洛夫乔伊来的每一个年轻而逗人喜爱的小伙子。只有那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残疾人和妇女留了下来，他们整天编织缝纫，加紧种植棉花和玉米，为军队饲养更多的猪羊牛马。除了由苏伦的中年情人弗兰克·肯尼迪率领的那支补给队为了收集军需品每月经过这里一次之外，就再也看不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补给队的那些男人也并不怎么令人兴奋，而弗兰克那种缩手缩脚的求爱方式，思嘉一见便要恼火，直到她觉得已很难对他客气了。她恨不得叫苏伦和他了结他们的事算了。

即使补给队更加有趣些，那也不会给她的处境以任何改变。她是一个寡妇，她的心已经进入坟墓。至少别人认为她的心已经在坟墓里，并期望她就这样处世行事。这使她很恼火，因为她虽然尽了自己的力量也记不起查尔斯的什么事来，只记得当她答应可以同他结婚时他脸上那种死牛犊似的表情。现在连这个印象也愈来愈模糊了。不过她毕竟是个寡妇，不得不遵守寡妇的规矩。未婚姑娘的那些娱乐已经没她的份儿了。她必须严肃而冷漠。爱伦自从看见弗兰克的一个副官在花园里推着她荡秋千并荡得她尖声大笑起来以后，便长篇大论地向她说明了这一点多么重要。爱伦对此深感痛苦，曾经告诉她做寡妇最容易遭人非议，所以她的举止行为必须比一个少奶奶更加倍小心才好。

“只有天晓得，”思嘉想，一面顺从地听着母亲的谆谆教诲，“做了

少奶奶便已经毫无乐趣了，那么寡妇就简直像死人哪。”

一个寡妇必须穿难看的黑色衣服，上面连一点点装饰也不能有，不能有花、丝带或镶边，乃至珠宝，只能有条纹玛瑙的丧服胸针或用死者头发做的项链。而她帽子上缀着的那幅黑纱必须垂到膝盖，要到守寡满三年之后才能缩短到肩头的部位。寡妇决不能开怀畅谈和放声嬉笑，连微笑也只能是愁苦的，悲戚的。还有，最可怕的是，她们不能露出一丝乐意跟先生们在一起的样子。要是有位先生缺乏教养，竟至于表示对她感兴趣，她就得严肃而措辞适当地谈起她的亡夫，使对方听了肃然起敬，并从此死了这条心。啊，是的，思嘉纳闷地想，有些寡妇到年老色衰时还是再嫁了，虽然谁也不知道在周围邻居的监视下她们是怎么谈成的。而且通常都是嫁给一些拥有大农场和大群孩子的老鳏夫呢。

结婚就够倒霉的了，可是当寡妇——哦，那就一切都完了！人们常谈到，查尔斯死了以后韦德·汉普顿对她是一个多好的安慰，这话多么愚蠢！他们还愚蠢地说什么现在她活着有了指望呢！谁都说她有这个已故爱情的象征多么幸福，她自然也不去纠正他们的看法。可是这种思想距离她自己的心境实在太远了！其实她对韦德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有时甚至要记起他确实是她的孩子也不容易哩。

每天早晨醒来后，有那么一个矇眈的片刻她又成了思嘉·奥哈拉，那时太阳灿灿地照着窗外的山茱萸，模仿鸟在愉快地歌唱，炒腌猪肉的香味轻轻飘入她的鼻孔里。她又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了。接着她听见焦急的饥饿的哭叫声，并且常常——常常还要经过片刻的惊讶，这才想起：“怎么，屋里有个小毛头呢！”于是她记起这是她的婴儿。这一切都令人迷惑不解，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是艾希礼！啊，最难忘的是艾希礼，有生以来第一次，她恨

起塔拉农场来了，恨那条长长的通向山冈、通向河边的红土大道，恨那些密植着棉苗的红色田地。每英尺土地，每一棵树和每一道小溪，每一条小径和驰马的大路，都使她想起艾希礼来。他属于另一个女人，他已经打仗去了，但是他的幽灵还时常在暮色中的这些道路上出没逡巡，还在走廊上的阴影里眯着一双睡意朦胧的灰眼睛对她微笑。她只要听见马蹄声在那条从“十二橡树”村过来的河边大道上一路得得而至，便没有一次不想起艾希礼的！

“十二橡树”村这个她曾经爱过的地方，如今她也恨起它来了。她恨它，但是她的心给拴在那里，所以她听得见约翰·威尔克斯和姑娘们谈起他——听得见他们在读他从弗吉尼亚寄来的信。这些使她伤心，但是非听不可。她不喜欢挺着脖子的英迪亚和蠢话连篇的霍妮，并且知道她们也同样不喜欢她，可是她离不开她们。而且她每次从“十二橡树”村回到家里，都要快快不乐地躺在床上，拒不起来吃晚饭。

就是这种拒不吃饭的态度使母亲和嬷嬷着急得不行。嬷嬷端来了盛着美味的托盘，哄着她说，如今她已是寡妇，可以凭自己高兴尽量吃了，可是思嘉一点也没有食欲。

方丹大夫严肃地告诉爱伦，伤心忧郁症往往导致身心衰退，女人便会渐渐消耗而死。爱伦听得脸都白了，因为这正是她早已在担心的事。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大夫？”

“最好的办法是让她换一下环境，”大夫说，他巴不得把一个棘手的病人赶快摆脱掉。

这样，思嘉便勉强带着孩子离开了塔拉，先是去走访在萨凡纳的奥哈拉和罗毕拉德两家的亲戚，然后去看在查尔斯顿的爱伦的两个姐妹，

波琳和尤拉莉。不过她比爱伦的安排提早一个月便回来了，也没有说明是什么缘故。萨凡纳的两位伯伯还是很殷勤的，只是詹姆斯和安德鲁以及他们的夫人都上了年纪，喜欢静静地坐着谈过去的事，而思嘉对此不感兴趣。罗毕拉德家也是这样。至于查尔斯顿，思嘉觉得那个地方实在太可怕了。

波琳姨妈和她丈夫住在河边一个农场里，那里比塔拉要僻静得多。姨父是个小老头儿，表面上还算客气，可是也有了老年人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态。他们的最近一家邻居也在二十英里以外，中间隔着满是柏树和橡树的深密丛林，只有阴暗的道路可以来往。那些活橡树身上挂着像迎风摇曳的帘帷般的灰色苔藓，思嘉看了觉得很不舒服，仿佛浑身有虫子在爬似的。它们往往使她想起杰拉尔德给她讲过的那些在茫茫灰雾中漫游的爱尔兰鬼怪的故事。在波琳姨妈家，除了白天编织、晚上听凯里姨父朗读布尔瓦·李顿的作品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好做了。

尤拉莉姨妈家的住宅是坐落在查尔斯顿“炮台”上的一所大房子，前面有个墙壁高耸的园子荫蔽着，可是也并不怎么好玩。思嘉习惯于连绵起伏的红土丘陵地带那样开阔的视野，因此在这里便觉得被禁锢起来了。这儿尽管比波琳姨妈家有较多的交往，但思嘉不喜欢那些来访的人，不喜欢他们的传统风俗和装模作样、讲究门第的习气。她很清楚，他们知道她是一个不门当户对的人家的孩子，并且惊异为什么一位罗毕拉德家的小姐会嫁给一个新来的爱尔兰人。思嘉感觉到尤拉莉姨妈还在背地里替她辩护呢。这种情况把她惹火了，因为她和父亲一样是不怎么重视门第的。他为杰拉尔德和他单凭自己作为一个爱尔兰人的精明头脑而白手起家的成就感到骄傲。

那些查尔斯顿人太看重他们自己在萨姆特要塞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了！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要是他们不那么傻，不打响开战的第一枪，别

的某些傻瓜也会打的呀？思嘉听惯了佐治亚高地人的脆亮声音，觉得沿海地区的语音有点假里假气。她甚至想只要她再听到这种声音，她就会被刺激得尖叫起来了。她有时实在忍不住了，以致在一次正式拜会中她故意模仿了杰拉尔德的土腔，叫她姨妈感到十分尴尬。不久她就回到了塔拉。与其整天去听查尔斯顿口音，还不如在这里为回忆艾希礼而痛苦呢。

爱伦在昼夜忙碌，要加倍提高塔拉农场的生产力来支援南部联盟。她看见她的长女从查尔斯顿回来显得这样消瘦、苍白而又语言尖利时，不禁吓坏了。她自己也尝到过伤心的滋味，便夜夜躺在鼾声如雷的杰拉尔德身旁思量，要想出个办法来减轻思嘉的愁苦。查尔斯的姑妈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已经来过好几次信，要求她让思嘉到亚特兰大去住一个较长的时间，现在爱伦第一次在认真考虑了。

皮蒂帕特小姐在信中说，她同媚兰住在一所大宅子里，“没有一个可以保护的男人，”所以觉得很孤单。“如今亲爱的查理已经去世。当然，我哥哥亨利还在，不过他和我们不一起住。也许思嘉跟你们谈到过有关亨利的事了，我这里不便多写。要是思嘉跟我们住在一起，媚兰和我都会觉得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三个单身女人毕竟比两个强一些。而且亲爱的思嘉在这里也许能找到某种消愁解忧的办法，譬如，看护这边医院里的勇敢的小伙子们，就像媚兰那样——并且，当然喽，媚兰和我都急于想看看那个亲爱的小乖乖……”

这样，思嘉又把她居丧用的那些衣服重新装进箱子里，然后带着韦德·汉普顿和他的小保姆普里茜，还有满脑子母亲和嬷嬷给她的嘱咐以及杰拉尔德给的一百元联盟纸币，动身到亚特兰大去了。她不怎么愿意到那里去。她认为皮蒂姑妈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老太太，而且一想到要跟艾希礼的老婆同室而居，她就觉得恶心死了。不过，她目前已不能再住

在县里想那些伤心事，所以换换环境总是好的。

[\[1\]](#) 二朝服指结婚第二天穿的衣服。

第二部

第八章

一八六二年五月的一个早晨，火车载着思嘉北上了，她想亚特兰大不可能像查尔斯顿和萨凡纳那样讨厌的，而且，尽管她对皮蒂帕特小姐和媚兰很不喜欢，她还是怀着好奇心想看看，从前年冬天战争爆发前她最后一次拜访这里以来，这个城市究竟变得怎样了。

亚特兰大历来比别的城市更使她感兴趣，因为她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她和亚特兰大恰巧是同年诞生的。后来她长大了一些，才发现父亲原来把事实稍稍夸大了，因为他习惯地认为一定的夸张只能使故事变得更有趣味。不过亚特兰大的确只比她年长九岁，它至今与她听说过的任何别的城市比起来仍显得惊人地年轻。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有着一种老成的庄严风貌，一个已经一百好几十年，另一个正在跨入它的第三个世纪，这从思嘉年轻人的眼里看来已俨然是坐在阳光下安详地挥着扇子的老祖母了。可亚特兰大是她的同辈，带有青年时代的莽撞味，并且像她自己那样倔强而浮躁。

杰拉尔德讲给她听的那个故事也有实际依据，那就是她和亚特兰大是在同一年命名的。在思嘉出世之前九年里，这个城市先是叫做特尔米纳斯，后来又叫马撒斯维尔，直到思嘉诞生那年才成为亚特兰大。

杰拉尔德开初迁到北佐治亚来时，亚特兰大根本还不存在，连个村子的影儿也没有，只是一大片荒原。不过到第二年，即一八三六年，州

政府授权修筑一条穿过柴罗基部族新近割让的土地向北的铁路。这条铁路以田纳西和大西部为终点，这是明确的，但是它的起点在佐治亚则尚未确定，直到一年以后一位工程师在那块红土地里打了一根桩子作为这条铁路线的南端起点，这才确定下来，同时亚特兰大也就从特尔米纳斯正式诞生，开始成长起来。

那时在北佐治亚还没有铁路，旁的地方也很少。不过在杰拉尔德与爱伦结婚之前那些年里，在塔拉以北二十五英里处的那个小小居民点便慢慢发展成一个村子，铁轨也在慢慢向北延伸。于是建设铁路的时代真正开始了。从奥古斯塔旧城，第二条铁路横贯本州往西，与通向田纳西的新铁路相连接。从萨凡纳旧城，第三条铁路首先通到佐治亚心脏地带的梅肯，然后向北推进，经过杰拉尔德所在的地区到达亚特兰大，与其他两条铁路衔接起来，给萨凡纳港口提供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大道。从年轻的亚特兰大这同一个交叉点开始，又修了第四条铁路，它是朝西南方向往蒙哥马利和莫比尔去的。

亚特兰大由一条铁路诞生，也和它的铁路同时成长。到那四条干线完成以后，亚特兰大便和西部、南部和滨海地区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奥古斯塔也同北部和东部连上了。它已经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那个小小的村子已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在一段比思嘉十七岁的年龄长不了多少的岁月里，亚特兰大从一根打进地里的桩子成长为一个拥有上万人口的繁荣小城，成为全州瞩目的中心。那些老一点、安静一点的城市，总是用孵出了一窝小鸭子的母鸡的感觉来看一个闹哄哄的新城市。为什么这个地方跟旁的佐治亚市镇那么不一样呢？为什么它成长得这么快呢？总之，它们认为它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只不过有那些铁路和一批闯劲很足的人罢了。

在这个先后叫做特尔米纳斯、马撒斯维尔和亚特兰大的市镇落户的人，都是很有闯劲的。这些好动而强壮有力的居民来自佐治亚州老区和一些更远的州县，他们被吸引到这个以铁路交叉点为中心向周围扩展的市镇上来。他们满怀热情而来，在车站附近那五条泥泞红土路交叉处的周围开起了店铺，他们在白厅大街和华盛顿大街，在地脊上那条由世世代代印第安人用穿鹿皮鞋的脚踩出的名叫桃树街的小径两侧，盖起了漂亮的住宅。他们为这个地方感到骄傲，为它的发展感到骄傲，为促使它发展的人，即他们自己，感到骄傲。至于那些旧的城镇，让它们高兴怎样称呼亚特兰大就怎样称呼去吧。亚特兰大是一点也不在乎的。

思嘉一直喜欢亚特兰大，她的理由恰恰就是萨凡纳、奥古斯塔和梅肯诋毁它的那些理由。这个市镇像她自己一样是佐治亚州新旧两种成份的混合物，其中旧的成份在跟那个执拗而有力的新成份发生冲突时往往退居次要地位。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种对于这个市镇的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它是和她同一年诞生，至少是同一年命名的。

头天晚上是整夜的狂风暴雨，但是到思嘉抵达亚特兰大时太阳已开始露出热情的脸来，准备一定要把那些到处淌着河流般的红泥汤的街道晒干。车站旁边空地上的泥土，由于车辆行人来来往往，不断塌陷搅拌，快要成一个给母猪打滚的大泥塘了，也时常有些车轮陷在车辙中的烂草里动弹不得。军用大车和救护车川流不息，忙着装卸由火车运来的军需品和伤员，有的拼命开进来，有的挣扎着要出去，车夫大声咒骂，骡马跳着叫着，泥浆飞溅到好几丈远，这就使那一片泥泞加一团混乱的局面变得更糟了。

思嘉站在车厢门口下面的那个梯级上，她穿着黑色丧服，绉纱披巾几乎飘垂到了脚跟，那纤弱的身材还是相当漂亮的。她犹豫着不敢走下地来，生怕泥水弄脏了鞋子和衣裙，便向周围那些扰攘拥挤乱成一片的

大车、短途运输车和马车匆匆看了一眼，寻找皮蒂帕特小姐。可是那位胖乎乎红脸蛋的太太连个影儿也没有，思嘉感到万分焦急，这时一个瘦瘦的花白胡子的黑人老头，手里拿着帽子，显出一种庄重不凡的气度，踩着泥泞向她走过来。

“这位是思嘉小姐吗？俺叫彼得，皮蒂小姐的马车夫。你别踩在这烂泥地里，”他厉声命令着，因为思嘉正提起裙子准备跳下来。“你跟皮蒂小姐同一个毛病，像小孩似的也不怕弄湿了脚。让俺来驮你吧。”

他尽管看来年老体弱，却轻松地把思嘉背了起来，这时，瞥见普里茜怀抱着婴儿站在车厢梯台上，他又停来说：“那孩子是你带来的小保姆吗，思嘉小姐？她太年轻了，看不好查尔斯先生的独生婴儿呢！不过咱们以后再说吧。你这小姐儿，跟俺走吧，可当心别摔着那娃娃。”

思嘉乖乖地让他驮着向马车走去，一面不声不响听他用命令的口吻批评她和普里茜。他们在烂泥地里穿行，普里茜嘟着嘴一脚泥一脚水地跟在后面，这时思嘉回想起查尔斯说过的有关彼得大叔的话来。

“他跟着父亲经历了墨西哥的全部战役，父亲受了伤他就当看护——事实上是他救了父亲的命。彼得大叔实际上抚养了我和媚兰，因为父母亲去世时我们还小呢。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皮蒂姑妈同她哥哥亨利叔叔发生了一次争吵，所以她就过来同我们住在一起，并照顾我们了。皮蒂姑妈是个最没能耐的人——活像个可爱的大孩子，彼得大叔也就这样对待她。为了明哲保身，她事事都不自己做主，要由彼得大叔来替她决定。我十五岁开始拿较多的零用钱，那就是他决定的；当亨利叔叔主张我拿大学的学位时，也是他坚持要我到哈佛去念四年级的。他还决定媚兰到一定年龄就绾起头发并开始参加舞会。他告诉皮蒂姑妈什么时候太冷或下雨不宜出门，什么时候该戴披巾……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的

黑人老头，也可以说是最忠心耿耿的一位。惟一不好的是他把我们三个，连精神带肉体，都当做他个人所有的了，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清楚的。”

查尔斯的这番话，等到彼得大叔爬上马车驾驶坐位并拿起鞭子时，思嘉便认定是确确实实的了。

“皮蒂小姐因为没有来接你而不太高兴。她怕你见怪，但是俺告诉她，她和媚兰小姐要来，只会溅一身泥水，糟践了新衣裳，而且俺会向你解释的。思嘉小姐，你最好自己抱那娃娃。瞧那黑小鬼快把他给摔了。”

思嘉瞧着普里茜叹了口气。普里茜不是个很能干的保姆。她刚刚从一个穿短裙子、翘着小辫儿、瘦得皮包骨头的黑小鬼，一跃而成为身穿印花布长裙、头戴浆过的白头巾的保姆，正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呢。要不是在战争时期，在供应部门对塔拉的要求下，爱伦不得不让出了嬷嬷或迪尔茜乃至罗莎或丁娜，她是决不会在这么小小年纪就上升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普里茜还从没到过离“十二橡树”村或塔拉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因此这次乘火车旅行，加上晋升为保姆，便使她那小小黑脑瓜里的智力越发吃不住了。从琼斯博罗到亚特兰大这二十英里的旅程使她太兴奋了，以致思嘉一路上被迫自己来抱娃娃。此刻，这么多的建筑物和人进一步把她迷惑住了。她扭着头左顾右盼，指东指西，又蹦又跳，把个娃娃颠簸得嚎啕大哭起来。

思嘉渴望着嬷嬷那双肥大老练的臂膀。嬷嬷的手只消往孩子身上一搁，孩子马上就不哭了。可如今嬷嬷在塔拉，思嘉已毫无办法。她即使把小韦德从普里茜手里抱过来，也没有用。她抱着同普里茜抱着一样，他还是那么大声嚎哭。此外，他还拉扯她帽子上的饰带，当然也会弄皱

她的衣裙。所以她便索性装做没有听见彼得大叔的话了。

“也许，过些时候我会摸准小毛头的脾气，”她烦躁地想着，同时马车已颠簸摇晃着驶出了车站周围的烂泥地，“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喜欢逗他们玩。”这时韦德已哭叫得脸都发紫了，她这才怒气冲冲地呵斥了一声：“把你兜里的糖奶头给他，普里茜。无论什么都行，只要叫他别哭就好。我知道他是饿了。可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普里茜把早晨嬷嬷给她的那个糖奶头拿出来塞进婴儿嘴里，哭叫声果然停息了。由于耳边恢复了清静，眼前又不断出现新的景象，思嘉的情绪开始好转。到彼得大叔终于把马车赶出水坑泥洼驶上了桃树街时，她觉得几个月来头一次有点兴致勃勃的感觉了。这城市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啦！距她上次拜访这里才一年多一点，她熟悉的那个小小的亚特兰大怎么会发生这许多变化呢？

过去一年她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悲痛中，只要一提到战争就不胜烦恼，因此她不明白从开战的那个时刻起亚特兰大就在变了。那些在和平时期使亚特兰大成为贸易枢纽的铁路，如今在战时已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离前线还很远，这个城市和它的几条铁路成了南部联盟两支大军即弗吉尼亚军团和田纳西与西部军团之间的联系纽带。亚特兰大同样使两支大军与南部内地相沟通，从那里取得给养。如今，适应战争的需要，亚特兰大已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一个医疗基地，以及南方为前线大军征集食品和军需品的主要补给站了。

思嘉环顾周围，想寻找那个她还记得很清楚的小市镇。它不见了。她现在看见的这个城市就像是一个由婴儿一夜之间长大起来并忙于扩展的巨人似的。

亚特兰大一片喧嚣，像个嗡嗡不休的蜂窝，它大概骄傲地意识到了自己对南部联盟的重要性，所以在没日没夜地工作，要把一个农业社会加以工业化。战争开始前这里只马里兰以南有很少几家棉纺厂、毛纺厂、军械和机器厂，这种情况还是南方人引以自豪的。南方产生政治家和士兵，农场主和医生，律师和诗人，可是肯定不出工程师和机械师。让北方佬去挑选这些下等职业吧。但是现在南部联盟各州的港口已被北方炮舰封锁，只有少许偷越封锁线的货物从欧洲暗暗流入，于是南方也就拼命制造起自己的战争用品来了。北方可以向全世界要求提供物资和兵源，在它优厚的金钱引诱下，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联邦军队。而南方就只好转而依靠自己。

在亚特兰大，只有一些缓慢进行生产的机械工厂用来制造军需品——其所以缓慢，是因为南方很少可供模仿的机器，几乎每一个轮子和齿轮都是按照从英国偷运进口的图样制成的。现在亚特兰大的街道上不少陌生的面孔。一年以前市民们还会驻足倾听一个西部腔调的声音，可如今连来自欧洲的外国话也无人注意了。这些欧洲人都是越过封锁线来为南部联盟制造机器和生产军火的。他们是些技术熟练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南部联盟就很难制造手枪、来福枪、大炮和弹药了。

工作昼夜不停地进行，你几乎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心脏在紧张地搏跳，将军用物资输送给血管般的铁路干线，然后运到两个战区的前方去。每天任何时刻列车都吼叫着在这个城市进进出出。新建工厂的烟囱吐出滚滚煤烟，像阵雨似的纷纷落到白房子上。到晚上，直至夜深人静以后许久，工厂里仍是炉火熊熊，铁锤丁当。那些一年前还空无人迹的地段，如今已有了许多工厂在那里制造马具、鞍鞢和皮鞋，许多兵工厂在生产枪炮，碾压厂和铸铁厂在生产铁轨和用来补充战争损失的货车，还有种种的零件厂在制造马刺、缰辔、扣子、帐篷、钮扣、手枪、

刀剑，等等。铸铁厂已深感缺铁，因为越过封锁线运进来的为数极少，而亚拉巴马铁矿由于矿工都上了前线已几乎停产。亚特兰大的草地上已看不见铁栅栏、铁凉棚、铁门，甚至连铁铸的人像也没有，因为它们早已被送进碾压厂的熔化锅里派上用场了。

在桃树街和附近的街道两旁有各军事部门的总部，它们每间办公室里都挤满了穿军服的人；还有物资供销部、通信队、邮政服务公司、铁路运输机关、宪兵司令部，等等。市郊区有马匹补充站，一群群骡马在宽敞的马棚里转来转去。再偏僻些的街道旁边是医院。根据彼得大叔所说的情形，思嘉觉得亚特兰大已成为一座伤兵城了，因为那里有数不清的普通医院、传染病医院和流行病医院，而且每天下午列车开到五点镇时还要卸下大批的伤病员哩。

那个小小的市镇不见了，如今有的是一个迅速扩大的城市，它正在以无穷无尽的力量与紧张喧扰的活动不断更新自己的面貌。这种繁忙景象使得刚从农村悠闲生活中出来的思嘉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可是她喜欢这样。这地方有一种振奋的气氛令她鼓舞，仿佛她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心脏在同她自己的心脏一起合拍地搏动。

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上穿过泥洼缓缓前进，思嘉很有兴味地观望着新的建筑和新的面孔。人行道上拥挤着穿军服的人，他们佩戴的徽章标明他们属于不同的军阶和服役部门；狭窄的街道塞满了各种车辆——马车，短程运输车，救护车，驾驶员浑身污泥、汗流满面、骡马在车辙中挣扎前进的盖着帆布的军用大车；穿灰色服装的信使溅着泥水在各个首脑机关之间匆匆奔跑着传递命令和电报；正在康复的伤兵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动，有的还由小心的护士小姐在一旁搀扶着。喇叭声、军鼓声和吆喝的口令声从训练新兵的操场上远远传来。思嘉还心惊肉跳地头一次看见了北方佬的制服，那是彼得大叔用鞭子指给她看的一队垂

头丧气的北方兵，他们正由一小队上了刺刀的南部联盟军押送到火车站去，然后运往俘虏营。

“啊，我会高兴在这里住下去了！多么富于生气，富于刺激性啊！”思嘉这样想。自从大野宴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她真正感到乐趣呢。

这座城市实际上比她所发现的还要富有生气。这里有好几十家新开的酒吧，有随着军队蜂拥而来的妓女，有令教会人士大为惊恐的春色满院的娼寮。每一家旅店、公寓和私人住宅都挤满了客人，他们是来探望住在亚特兰大各个大医院的受伤亲属的。每星期都有宴会、舞会、义卖会和无数的战时婚礼。婚礼上的新郎总是正在休假的人，穿着漂亮的灰制服，佩着金丝穗带；新娘穿戴的是越过封锁线走私来的精美服饰，礼堂上挂的是十字交叉的军刀，祝酒用的是被封锁的香槟，接着便是黯然流泪的话别。每天夜里，两旁种着树的阴暗大街上都回响着舞步声，同时客厅里的钢琴在丁当作响，那里女高音和军人来宾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唱着悲喜交集的《吹起停战号》和《你的信来了，可是来得太晚了》。这些凄楚的民歌使那些从来没有悲伤过的人听了也要潸然泪下。

马车在大街上碾着泥泞一路驶去，思嘉不停地问这问那，彼得大叔用鞭子指点着——回答，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见识。

“那边是兵工厂。是的，小姐，他们在那里造枪炮什么的。不，小姐，那不是商店，是实施封锁办事处。喏，小姐，你不知道什么叫实施封锁办事处吗？他们办事处是给外国人住的，外国人来买咱们南部联盟的棉花，把它运到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去，然后给咱们运回火药。不，小姐，俺说不准他们是哪国人。皮蒂小姐说他们是英国人，可谁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是的，小姐，煤烟多得很呢，把皮蒂小姐的绸窗帘都弄

坏了。这是从铸铁厂和碾压厂来的。它们晚上那个响声呀！谁也睡不着的。不，小姐，俺不能停下来让你看。俺答应皮蒂小姐一直把你送到家的。……思嘉小姐，行礼呀。梅里韦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在给你鞠躬呢。”

思嘉隐约记得这两位太太的名字，她们从亚特兰大到塔拉去参加过她的婚礼。她还记得她们是皮蒂小姐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赶快朝彼得大叔指的方向鞠了一躬。她们俩坐在一家绸布店门前的马车里。店主和两个伙计站在走道上，抱着一捆捆棉布给她们看。梅里韦瑟太太是个结实的高个儿女人，她的紧身裙束得很紧，挺出来的胸脯像个船头。她那铁灰色的头发中掺进了一抹惹眼的褐色假发，显得很不调和。她的脸圆圆的，面色较深，流露出和善精明而习惯于指挥别人的神情。埃尔辛太太年轻些，身材纤细瘦弱，她曾经是个美人儿，至今风韵犹存，也显得仍有点骄矜。

这两位太太再加上另一位，即惠廷太太，是亚特兰大的三根台柱子。她们管理着自己所属的那三家教堂、牧师、唱诗班和教区居民。她们组织义卖和缝纫会，她们陪伴姑娘们参加舞会和野餐，她们知道谁找的对象好，谁的不好，谁常常偷着喝酒，谁要生孩子了和什么时候生，等等。她们是家系学权威，了解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任何一个人的家世，对于别的州就懒得去管了，因为她们相信凡是有点身份的人没有一个是从这个州以外的地方来的。她们懂得哪些行为是端庄的，哪些不是，并且总能叫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梅里韦瑟太太是凭大声疾呼，埃尔辛太太是用一种优雅而感伤的缓慢腔调，惠廷太太则以痛苦的低语，表示她多么厌恶谈这样的事情。这三位太太像罗马的第一任三头政治那样互相猜忌，也许正因为这样她们才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我对皮蒂说了要你加入我的医院，”梅里韦瑟太太微笑着高声

说。“你可别答应米德太太或惠廷太太啊！”

“我不会的，”思嘉说，也不明白梅里韦瑟太太说的什么，只觉得人家竟这样欢迎和需要自己，心中有点热乎乎的。“我希望很快就能去看你。”

马车行驶了一程之后停了片刻，让两位挎着绷带篮子的妇女战战兢兢踏着垫脚石横过溜滑的街道。就在这时思嘉偶尔瞥见人行道上一个人影，她穿着颜色鲜艳——这在大街上显得太鲜艳了——的衣裳，披着垂脚跟的佩斯利须边披巾。思嘉转过身来，发现那是一个漂亮的高个女子，一头浓密的头发红得令人难以相信，脸上的表情也俗不可耐。她这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显然“在头发上下了不少工夫”的妇女，因此仔细打量着她，有点着迷了。

“彼得大叔，那人是谁呀？”她低声问。

“俺不知道。”

“你知道的，我敢说。究竟是谁嘛？”

“她叫贝尔·沃特琳，”彼得大叔答道，撇起嘴来。

思嘉立即抓住了他没有称人家“小姐”或“太太”这一事实。

“她是谁？”

“思嘉小姐，”彼得脸色阴沉地说，一面往马背上抽了一鞭子，“皮蒂小姐不会乐意让你打听那些和你无关的事情。她们是这个城里一些不值钱的人，谈起来没什么意思。”

“哎呀！我的天！”思嘉心想，被顶得不再做声了。“那一定是个坏女人！”

她以前从没见过一个坏女人，便好奇地回过头去盯住她的背影看，直到她在人群中消失为止。

现在，商店和战时盖起来的建筑物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了，它们形成一组一组的，中间都有空地。最后他们驶离了市区，住宅区迎面出现了。思嘉把那些住宅当做老朋友一个个认出来。那里是莱登家的房子，庄严而堂皇；那是邦内尔家的，有白色的小圆柱和绿色百叶窗；那是麦克卢尔家的佐治亚式红砖住宅，前面围着一道方形的灌木篱，显得分外局促。现在他们走得慢些了，因为从走廊里、园子里和走道上都有小姐太太在招呼思嘉，其中有的她不怎么熟悉，有的能够依稀记起来，但大多数是她根本不认识的人。皮蒂帕特小姐准是把她到来的消息早已传开了。小韦德不得不被一次又一次抱着举起来，让那些穿过门前湿地一直跑到马车道口的人惊叹地看个清楚。她们全都向思嘉大声喊叫，要她一定参加她们的缝纫会或她们的看护会，而不要参加别的什么组织，她当然左顾右盼应接不暇地随口应答着。

他们经过一幢盖得凌乱不堪但装有绿色护墙板的房子时，一个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小黑女孩喊道：“她来了！”米德大夫和他太太以及那个十三岁的小费尔随即走了出来，一齐嚷着表示问候。思嘉记得他们也参加过她的婚礼。米德太太跑到马车道上伸长脖子看了看小毛头，可大夫不顾泥泞一直来到马车旁边。他个子高高的，骨瘦如柴，蓄着一把尖尖的铁灰色胡子，衣服穿在那瘦长的身躯上像是被大风刮到了上面似的。亚特兰大人把他看做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当然他也从他们的信念中有所收获。要不是他喜欢发表神谕式的讲话和态度有点傲慢，他可以说是本城最厚道的人了。

大夫同她拉拉手，在韦德的肚子上拍了拍并称赞了几句，便宣布皮蒂帕特姑妈已经发誓应允，让思嘉除了米德大夫那里外不要到任何别的医院和看护会去了。

“啊，亲爱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上千位太太呢！”思嘉说。

“一定有梅里韦瑟太太吧，我敢担保！”米德太太气愤地大声嚷道。“讨厌的女人！我想她是每一趟火车都去接的！”

“我答应了，因为我不明白那都是干什么的，”思嘉承认。“看护会是怎么回事呀？”

大夫和他的太太都对她的无知感到有点惊讶。

“唔，当然了，你一直给关在乡下，所以不懂，”米德太太为她辩解。“我们给不同的医院分别组织了看护会，分班轮流每天去进行护理。我们看护伤病员，帮助大夫，做绷带和衣服，等到他们可以出院时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调养，直到他们能返回部队去为止。同时我们照顾伤员家属中那些穷困户——有的还不光是穷困而已。米德大夫是在公立医院工作，我的看护会也在那里，人人都夸他了不起，而且——”

“行了，行了，米德太太，”大夫得意地说，“别在人跟前给我吹嘘了。我做的事还很不够呢，你又不让我上军队里去。”

“‘不让’！”她愤怒地嚷道，“我？明明是市里不让你去，你很清楚。怎么，思嘉，人们听说他想到弗吉尼亚去当军医时，全城的太太们都签名上书请求他留在这里呢。当然，这个城市没有你是不行的。”

“行了，行了，米德太太，”大夫再次说，分明是给夸得乐滋滋的了。“也许，有一个孩子在前线，暂时也就够了吧。”

“而且我明年也要去了！”小费尔兴奋地嚷着，跳着。“去当鼓手。我正在学打鼓呢。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现在就去把鼓拿来。”

“不，现在不要，”米德太太说，一面把他拉得更靠近一些，脸色顿时显得很紧张。“明年还不行，乖乖。也许后年吧。”

“可那时战争就结束了！”他急躁地嚷道，一面使劲要挣脱母亲的手。“而且你答应了的！”

做父母的在他头顶上交换眼色，给思嘉看见了。原来大儿子达西·米德已经在弗吉尼亚前线，他们要把留下的这个小的抓得更紧些呢。

彼得大叔清了清嗓子。

“俺出门时皮蒂小姐正在生气，要是俺不早些回到家里，她会晕過去的。”

“再见。我今天下午就过去看你，”米德太太大声说。“你替我告诉皮蒂，要是你不上我的看护会来，那就更够她受的了！”

马车连溜带滑地在那泥泞的道路上向前驶去，思嘉往后靠在褥垫上微笑着。此刻她觉得几个月来从没有这样舒服过。亚特兰大，它那么拥挤，那么匆忙，生活中激荡着一股振奋的潜流，是非常惬意、非常快活的，比起查尔斯顿城外那个只有鳄鱼在静夜吼叫的孤独的农场来，比起在高墙后面花园里做梦的查尔斯顿本身来，比起宽阔的街道两旁栽着棕榈和近处流淌着泥水河的萨凡纳来，都好得不知多少呢。是的，它暂时甚至比塔拉还好，尽管塔拉是那么可爱的地方。

这座街道狭窄而泥泞的城市坐落在连绵起伏的红色丘陵中，它有某

种令人兴奋之处，某种生涩而粗糙的东西，这与思嘉身上她母亲和嬷嬷所赋予的优美外表底下那种生涩而粗糙的本质恰好彼此呼应，气味相投。她顿时觉得这才是她所适合的地方了，而那些平躺在黄水旁边的幽静古老的城市却是她生来就不习惯的。

房子愈来愈稀疏，思嘉探身向外看见了皮蒂帕特小姐的红砖石瓦的住宅。这几乎是城市西边最末的一所房子了。再过去便是桃树街，它越来越窄地在大树底下蜿蜒向前，渐渐消失在寂静的密林之中。皮蒂小姐住宅门前那道干净的木板围墙新近漆成了白色，它围着的那个小院子里星星点点地闪烁着花时末了残余的黄水仙。门前台阶上站着两位穿黑色衣裳的妇女，后面是一个肥胖的黄皮肤女人，她的两只手笼在围裙底下，一口雪白的牙齿因咧嘴微笑而露在外面。矮胖的皮蒂帕特姑妈兴奋地不断挪动着那双小巧的脚，一只手压在丰满的胸脯上，想使一颗微跳的心平静下来。思嘉看见媚兰站在她身旁，便顿生反感，因为她明白了，如果亚特兰大美中不足，像油膏上叮着只苍蝇，那准是这个身穿丧服的瘦小人物造成的。她满头乌黑的髻发压得服服帖帖，很适合一个少奶奶的身份，一张鸡心脸上流露着表示欢迎和愉快的可爱的微笑。

如果一个南方人竟愿意收拾行装旅行二十英里去做一次客，那么他至少会在那里住一个月，往往还要长得更多。南方人很热心招待客人，也很乐意到别人家去做客，例如在别人家里过圣诞假日，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这是亲戚之间常有的事。新婚夫妇常作环游式的蜜月旅行，有时留在一个合意的人家住下，直到第二个孩子出世为止。一些比较年长的姑妈、叔叔星期天到侄儿侄女家来吃午饭，有时便留下不走了，乃至若干年以后去世也就葬在那里。客人来了，不会添什么麻烦，因为有的是房子和仆人，而且几个月膳食的额外开支在这个富裕地区也是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不分年龄性别，人人都出外做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

啦，丧失了亲人的老少男女啦，由父母安排离家以避免不理想婚配的女孩子啦，以及到了危险年龄而没有订婚对象，因此想换个地方在亲戚们的指引下选择佳偶的姑娘啦，等等。客人来访给单调滞缓的南方生活增加了兴奋剂和多样化，所以总是受欢迎的。

因此思嘉这次到亚特兰大来，也没有事先想过要在这里住多久。如果她发现在这里也像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那样沉闷无聊，那她一个月后就回家去。如果住得开心，她就无限期地住下去。但是她一到这里，皮蒂姑妈和媚兰就开始行动起来，劝说她跟她们永久住在一起。她们拿出一切可以找到的理由来说服她。她们挽留她，首先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她们是爱她的。她们住在这幢大房子里感到孤单，晚上更是害怕，而她很勇敢，能壮她们的胆量。她又那么可爱，能使她们在愁闷时受到鼓舞。既然查尔斯已经死了，她和她的儿子就理应跟他老家的人住在一起。还有，按照查尔斯的遗嘱，这房子的一半是属于她的。最后，南部联盟正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参加缝纫、编织、卷绷带和护理伤兵的工作呢。

查尔斯的叔叔亨利·汉密尔顿独身住在车站附近的亚特兰大旅馆，他也认真地跟她谈了这个问题。亨利叔叔是个性情暴戾的老绅士，矮个儿，大肚子，脸孔红红的，一头蓬乱的银白长发，他非常看不惯那种女性的怯弱和爱说大话的习气。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和自己的妹妹皮蒂帕特小姐没有多少话好说。他们从小在性格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后来又因为他反对皮蒂小姐教育查尔斯的那种方式而更加不和——他说皮蒂帕特简直是在把查尔斯“从一个军人的儿子改造成一个娘娘腔的小白脸！”几年前有一次他狠狠地抢白了她一顿，从那以后皮蒂小姐再也不提他，要谈也只小心地悄悄嘟哝几句，她那种出奇的沉默态度会使局外人以为这个诚实的老律师起码是个杀人犯呢。那次叫她伤心的事件是这

样发生的：有一天皮蒂姑妈想从自己交由亨利托管的不动产中提取五百美元来投资一家并不存在的金矿。亨利叔叔不同意她这样做，狠狠批评她糊涂得像只六月的臭虫，并且显得很烦躁不安，在她身边待不到五分钟就走了。从那以后，她只在正式场合同他见面，那就是每月一次让彼得大叔驾车送她到亨利的办公室去领取家用开支。而且她每次从那里回来，都要躺在床上暗暗流泪和服用镇静剂，甚至闹个通宵。媚兰和查尔斯跟叔叔相处很好，常常想办法来解除她的这种痛苦，可是皮蒂常常耍孩子脾气，撅着嘴不说话，拒绝他们的调解。她说亨利就是她的十字架，她得一辈子忍受下去了。从这里，查尔斯和媚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她从这种偶然的刺激——对她僻静生活的惟一刺激中，能享受到极大的乐趣。

亨利叔叔一见思嘉就喜欢她了，因为他说思嘉尽管有那么一股傻劲，但总算还有点头脑。他不仅是皮蒂和媚兰的不动产保管人，也是查尔斯遗留给思嘉的不动产的保管人。思嘉又惊又喜地发现她如今是个不大不小的年轻女财主了，因为查尔斯不但留下了皮蒂那所房子的一半给她，而且留下了农田和市镇上的财产。同时车站附近沿铁路的一些店铺和栈房也是给她的一部分遗产，它们的价格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已上涨了两倍。亨利叔叔就是在向她提供财产清单时建议她在这里永久定居的。

“等韦德·汉普顿长大以后，他将成为一个年轻财主，”他说。“照亚特兰大目前发展的形势看，再过二十年他的财产会增加十倍，而惟一正确的办法是让孩子在自己产业所在的地方居住，这样他才能学会照管它——是的，还要照管皮蒂和媚兰的财产。他不久就将是汉密尔顿家族留下的惟一男丁了，因为我是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的。”

至于彼得大叔，他以为思嘉已经要在这里住下去了。他很难设想查尔斯的独生子会到一个他无法加以监督的地方去抚育成人。对于所有这

些主张，思嘉只报以微笑，不表示意见，因为她目前还不很清楚自己究竟喜不喜欢亚特兰大，愿不愿意跟夫家的人长久相处，不好贸然承诺。她也明白，还必须争取到杰拉尔德和爱伦的支持。此外，她离开塔拉还没几天就想念得不行了，非常想念那红土田地和正在猛长的绿色棉苗，以及傍晚时可爱的幽静。她想起杰拉尔德说过她的血液中有对土地的爱，这句话的意思她现在才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了。

所以她暂时巧妙地回避着，不明确答复她将在这里住多久，同时很容易便投身到桃树街僻静的尽头这幢红砖房子里的生活中去了。

思嘉跟查尔斯的亲人们住在一起，看到他出生的那个家庭，如今才对这位在短短的时间里娶她为妻、丢下她当寡妇和年轻母亲的小伙子了解得稍稍多了一点。如今已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那样羞怯，那样单纯，那样不切实际了。如果查尔斯曾经从他的作为一个坚强、无畏、性急的军人父亲那里继承了某些品质的话，这些品质也被从小养育他的那个环境的闺门气氛消磨掉了。他一生最爱这位孩子气的皮蒂姑妈，同时比一般兄弟更密切地接近媚兰，而这两位却是世上罕见的怪僻女人。

皮蒂姑妈六十年前取名萨娜·简·汉密尔顿，但是自从溺爱她的父亲针对她那飘忽不定、啪哒啪哒到处乱跑的小脚给了她这个绰号以来，就谁也不叫她的原名了。这第二个名字叫开以后若干年中，她身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它本来带有的宠爱意味已显得很不相称。原先那个飞快地跑来跑去的孩子，现在留下的只有那双与体重不相适应的小脚，以及喜欢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的习惯。她身体结实，两颊红喷喷的，头发银光闪闪，只是胸衣箍得太紧而常常有点喘不过气来。她那双小脚给塞在更小的鞋子里，已无法行走一个住宅区以上的路程。她的肝脏稍稍有点兴奋就怦怦直跳，而她厚着脸皮纵容它，以致一遇到刺激就要晕倒。人人都知道她的昏厥通常只是一种故作娇弱的假态而已，可大家都爱她，

总是克制着不说出来。人人爱她，简直把她当做一个孩子给宠坏了，也从来不跟她认真——惟独她的哥哥亨利例外。

她最喜欢聊天，世界上再没有叫她这样喜欢的事了，甚至在吃的方面也不如这样有兴趣。她可以喋喋不休地谈上几个小时，主要是谈别人的事，不过并没有什么恶意。她总是记不清人名、日期和地点，常常把一些亚特兰大戏剧中的演员同另一戏剧中的演员混淆起来，不过别人并不因此而被搅乱，因为谁也不会愚蠢到把她的话当真呢。也从没有人告诉她任何真正使人吃惊或真正属于丑闻的事，为的是保护她的老处女心态。尽管她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可朋友们仍然好意地相互串通，要让她继续做一个受到庇护和宠爱的老小孩。

媚兰在许多方面像她的姑妈。她也有些羞怯，动辄脸红，为人谦逊，不过她是有常识的——“有某种常识，我承认这一点，”思嘉不怎么情愿地想道。媚兰也像姑妈那样有一张受宠爱的娃娃脸，这样的娃娃从来只知道单纯和亲切，诚实和爱，她从没注意过粗暴和邪恶，即使看见了也认不出来。因为她经常是愉快的，她要周围所有的人也都愉快，至少感到舒适。怀着这一目的，她常常只看见每个人的最好的一面，并给以善意的评论。一个仆人无论怎样愚蠢，她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弥补这一缺陷的忠诚与好心的因素；一个女孩子无论怎样丑陋和讨厌，她总会在她身上发现某种体型方面的优点，性格方面的高尚之处；一个男人无论怎样不中用或令人厌烦，她都要从他可能改变的角度而不是实际行为的角度来估量他。

由于她具备这些诚恳而自发地出自一个宽大胸怀的品德，所有的人便都拥戴她，因为她既然能在别人身上发现他们连自己也不曾梦想到的优良品质，谁还能抵挡她那诱人的魅力呢？她比城里任何人都有更多的女友，男友也是这样；不过追求她的人却很少，因为她缺乏那种最能迷

惑男人的任性和自私的特点。

媚兰的所作所为不外乎所有南方姑娘被教育去做的那些事，即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在和惬意。正是这种愉快的女性共有的情操，才使南方社会如此令人高兴。女人们懂得，任何一个地方，只有男人们在那里感到满足、顺利和自尊心不受威胁，女人们才能在那里愉快地生活下去。所以，从摇篮到坟墓，女人们始终是在努力让男人过得舒服，而满意的男人则以殷勤和崇拜来慷慨地回报她们。事实上，男人们是乐意将世界上的一切都给女人的，只是没让她们具有聪明才智。思嘉也像媚兰那样发挥自己魅力的作用，但是她还使用了一种很有修养的功夫和高度的技巧。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媚兰为了使人们愉快而讲些亲切和恭维的话（即使仅仅是暂时的），而思嘉从不这样，除非是要为自己达到更高的目的。

查尔斯没有从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两个人受到强有力的影响，也没有学会粗暴或讲求实际，因为养育他长大的家庭温柔得像只鸟巢。这个家庭跟塔拉比起来，显得是那样安静，那样旧式，那样文雅。思嘉觉得，这幢房子正在要求得到白兰地、烟草和望加锡头油的男性阳刚的气味，要求有粗野的声音和偶尔的咒骂，要求有枪支和胡子，有马鞍和缰辔以及围绕在脚边的猎犬。她很怀念在塔拉只要母亲背过身去便经常听到的那些争吵声，嬷嬷同波克争吵、罗莎跟丁娜斗嘴、她自己和苏伦激烈争论，以及杰拉尔德大喊大叫的恐吓声，等等。毫不奇怪，查尔斯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便变得像个小女孩了。这里从来闻不到带刺激性的味道，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人人都尊重别人的意见，结果就使得厨房里那个黑灰头发的独裁者发号施令起来。思嘉原先为了逃避嬷嬷的监督而希望有个比较宽容的掌权人物，可如今发现彼得大叔给小姐太太定下的标准甚至比嬷嬷的还要严格，便有点快快不乐了。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思嘉恢复了原来的常态，而且几乎不知不觉地情绪也正常了。她还不过十七岁，身体挺好，精力充沛，查尔斯家的人又在千方百计让她快活。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没有做到，那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她每次一听见谈起艾希礼的名字就要心悸，而这种痛苦是谁也无法帮她去掉的。何况媚兰又总是经常提到他！不过媚兰和皮蒂还是不断在设法宽慰她们认为她目前所经受的悲伤。她们把自己的忧愁搁在一边，集中心思来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们忙着给她准备吃的，安排她的午睡，让她坐马车出外消遣。她们不仅非常羡慕她，羡慕她的勇敢性格，她的美丽身段，她的小巧的手脚，她的白皙皮肤，而且经常这样说；同时还用爱抚她、拥抱她和吻她的方式来加强口头上的亲切安慰。

思嘉并不怎么重视这样的亲昵，不过她受到恭维时也觉得暖乎乎的。在塔拉，谁也没有对她说过这么多好听的话。实际上，嬷嬷把时间都用来给她的骄傲自负泼冷水了。如今小韦德已不再是个累赘了，因为全家的人，无论白人黑人，以及左邻右舍，都把他奉为神圣，并且总是盼着争着要抱他。媚兰尤其疼爱他。即使在他大哭大叫闹得最凶的时候，媚兰也觉得他是可爱的，她这样说了以后还要补充一句：“啊，你这疼煞人的小心肝！我巴不得你就是我自己的呢！”

有时候思嘉发现很难掩饰自己的情感，她仍然觉得皮蒂姑妈是最愚蠢的一位老太太，她那种含糊不清和爱说大话的毛病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她怀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妒忌心理厌恶媚兰。有时媚兰正眉飞色舞地谈论艾希礼或者朗读他的来信，她会不由自主地突然站起来走开了。但是，总的说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算是过得够愉快的了。亚特兰大比萨凡纳或查尔斯顿或塔拉都要有趣得多，它提供给你这么许多新奇的战时消遣，以致她很少有工夫去思索或发闷了。不过有时候她吹灭蜡烛，把头埋到枕头里准备入睡时，会不由得叹息一声思忖起来：“要是艾希

礼没有结婚，那才好呢！要是我用不着到那遭瘟的医院里去护理，那才好呢！啊，要是我能找到个情人，那才好呢！”

她很快就厌恶护理工作了，可是她逃不掉这项义务，因为她同时参加了米德太太和梅里韦瑟太太的看护会。这意味着每星期有四个上午，她要头上扎着毛巾，从脖子到脚跟裹着热围裙，在那热得发昏、臭气扑鼻的医院里干活。在亚特兰大，每一位或老或少的已婚妇女都在护理伤员，她们那么热情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据思嘉看来几乎要发疯了。她们总以为思嘉也像她们自己那样沉浸在炽热的爱国情绪之中，如果发现她竟对战争没有什么兴趣，准会大吃一惊的。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艾希礼的生命安全外，她对战争采取了毫不关心的态度；她之所以参加护理工作，只不过因为无法摆脱而已。

的确，护理工作是没有什麼浪漫色彩的。对她来说，这意味着呻吟、眩晕、死亡和恶臭。医院里到处是肮脏的、长着大胡子的、满身虱子的男人，他们臭气熏天，身上的创伤难看得会叫一个基督徒也作呕。医院里充满了坏疽的臭味，她还没有进门就感到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同时还有一种令人头晕的香气粘留在她的手上和头发上，连夜里做梦时也常常出现。大群大群的苍蝇、蚊子和白蛉子在病房里嗡嗡着、歌唱着，将病人折磨得大声诅咒或无力地哭泣。思嘉呢，她搔着自己身上被蚊子咬成的肿块，挥着棕榈叶扇子，直到肩膀酸痛起来，这时她恨不得让那些伤兵都干脆死掉算了。

媚兰却好像对那些臭气、伤口乃至赤身露体的情景都不在乎，这叫思嘉觉得奇怪——她不是最胆小怕羞的女人吗？有时媚兰端着盘子和手术器械站在那里，看米德大夫给伤兵剜烂肉，她的脸色也显得苍白极了。有一回，作完这样一次手术之后，思嘉还发现她在卫生间里悄悄用毛巾捂着嘴呕吐呢。不过，只要是在伤兵看得见的地方，她总显得那么

温和，那么富于同情心，那么笑容满面，以致医院里的人都叫她仁慈天使。思嘉也很喜欢这个称号，可这意味着要接触那些满身虱子的人，要将手指伸进昏迷病人的咽喉去检查他们是否吞烟草块时窒息了，要给断肢残臂裹绷带，要从化脓的伤口中挑蛆虫，等等。不，她不喜欢这样的护理工作！

如果她被允许去向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那倒是可以干下去的，因为他们中有许多长相很好，出身也不错，可惜她是寡妇，不能这样做。城里的年轻小姐，由于不便看那些有碍未婚女性身份的情景，是不许参加护理的，因此她们负责康复院的工作。她们既未结婚又非守寡，便乐得向那些康复者大举进攻，于是连那些很不好看的姑娘，据思嘉冷眼旁观，也是不难找到订婚对象的了。

思嘉接触到的，除了那些病情险恶和伤势很重的男人之外，完全是个女性世界，这一点叫她非常苦恼，因为她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与自己同性别的人，甚至还厌恶她们。可是每星期有三个下午她必须出席由媚兰的朋友们组织的缝纫会和卷绷带委员会。这两个组织中那些认识查尔斯的姑娘们，尤其是本城两位富孀的女儿范妮·埃尔辛和梅贝尔·梅里韦瑟，对她都很亲切，也十分照顾。不过她们总有点尊敬她的意思，仿佛她已经老了，没事了，而她们经常谈跳舞，谈情人，这使她既妒忌又恼恨，妒忌姑娘们的快乐自由，恼恨自己的寡妇身分把参加这些活动的门堵死了。怎么，她比范妮和梅贝尔漂亮三倍呢！啊，生活多么不公平呀！当她的心还在活蹦乱跳、还跟艾希礼一起在弗吉尼亚时，人们就认为它已经进了坟墓，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啊！

不过，尽管有这些不称心的事，亚特兰大仍使她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她在那里便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继续住下去了。

第九章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思嘉坐在卧室的窗前，满肚子不高兴地观看好些大车和马车载着姑娘们、大兵和她们的陪伴人，兴高采烈地驶离桃树街，到林地去采集松柏之类的装饰物，准备给当天晚上要为医院福利举办的义卖会使用。那条红土大道在树荫中光影斑驳，阳光在枝柯如拱的大树下闪烁，纷纷而过的马蹄扬起一阵阵云雾般的红色尘土。有辆大车走在最前面，载着四个粗壮的黑人，他们携着斧子准备去砍常青树和把上面的藤蔓扯下来；大车背上高高地堆放着一些盖着餐巾的大篮子，橡树条编成的午餐盒和十几只西瓜。黑人中有两个带着班卓琴 [\[1\]](#) 和口琴，他们正在热情奔放地演奏《骑士詹恩，如果你想过得快乐》。他们后面滚滚而来的是大队人马，女孩子们穿着薄薄的花布衣裳，披着轻纱，戴着帽子和保护皮肤的长手套，头顶上还撑着小小的阳伞。年纪大一些的太太们夹杂在那些笑声和马车与马车间的呼唤戏谑之中，显得心平气和，笑容满面。从医院来的康复病人挤在壮实的陪伴人和苗条的姑娘们中间，听凭姑娘们放肆地挑剔和嘲笑。军官们骑着马懒洋洋地在马车旁边慢慢移动——轮声辘辘，马刺丁当，金色的穗带闪闪发光，小阳伞前后碰撞，扇子纷纷挥舞，黑人们放声歌唱。人人都离开桃树街去采集青枝绿叶，举行野宴和吃西瓜去了。除了我，人人都去了，思嘉郁郁不乐地想。

他们经过时都向她挥手致意，她也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来回答，但那是很困难的。她心里开始隐隐刺痛，这疼痛慢慢升向喉咙，并在那里结成一块，随即化为眼泪。除她以外，人人都去野餐了。除她以外，人人都要参加今晚的义卖和舞会。这就是说，除了她和皮蒂帕特和媚兰以及城里其他正在服丧的不幸者之外，所有的人都去啊！可是媚兰和皮蒂

好像并不在意。她们甚至并不想参加。只有思嘉才想呢。她可真的非常想去呀。

这简直太不公道的了。她比城里的任何一个姑娘都加倍努力，为义卖做好了筹备工作。她编织了袜子、婴儿帽、毯子、围巾，织了不少的花边，画了许多瓷发缸和须杯，她还做了好几个上面绣有美国国旗的沙发枕套。（上面的星星确实偏了一点，有些几乎成了圆的，其余的有六个甚至七个尖头，但效果还是很好。）昨天她在到处是灰尘的旧军械库里，给排列在墙边的展品摊悬挂黄红绿三色帷布，直累得精疲力尽。这是医院妇女委员会监督下的一桩平凡而艰苦的工作，决不是好玩的。要知道，在梅里韦瑟太太、埃尔辛太太和惠廷太太左右，由她们这样的人主管，你简直就成了黑人劳工队中的一员，一点也马虎不得。你还得听她们吹嘘自己的女儿有多少人在爱慕。而且，最糟糕的是，思嘉在帮皮蒂帕特和厨娘烙千层饼准备抽签售卖时，她的手指上给烫起了两个水泡呢。

现在，她已经像个大田劳工那样苦干了许多，好玩的时候眼看就要开始了，可是她却不得不乖乖地退下来。啊，这世界多不公道，她偏偏有一个死了的丈夫，一个婴儿在隔壁房间里哇哇大哭，以致被排除在一切娱乐之外。刚刚一年多以前她还在跳舞，还在穿鲜艳的衣裳（而不是这件黑色丧服），并且实际上同三个小伙子有恋爱关系。现在她才十七岁，还有许多的舞好跳呢。啊，这是不公道的！生活在她面前走过，沿着一条夏季的林荫大道；生活中有的是穿灰制服的人和丁当响的马刺，薄薄的花布衣裳和声调悠扬的五弦琴。她想不要对自己最熟悉的那些男人、那些她在医院里护理过的男人微笑挥手，可是又很难制止脸上的酒窝，很难装出自己的心已进入坟墓的样子——因为它并没有进去呀！

她突然停止点头和挥手，因为皮蒂帕特已走进屋来，她像平常那样因爬楼梯而气喘吁吁，并且很不礼貌地把她从窗口拉开。

“难道你发疯了，宝贝，居然向你卧室窗外的男人挥起手来了？我说，思嘉，我简直给吓坏了！要是你母亲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唔，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的卧室呀。”

“可是他们会猜想这是你的卧室，那不一样糟糕吗？宝贝，你千万不能做这种事。人人都会议论你，说你不规矩——而且无论如何梅里韦瑟太太知道这是你的卧室嘛。”

“而且我想她会告诉所有的小伙子，这只老猫！”

“宝贝，别说了！多丽·梅里韦瑟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

“唔，老猫总归是老猫——啊，对不起，姑妈，你不要哭！我忘了这是我卧室的窗口了。我再也不这样了——我——我是想看看他们从这儿走过。我也想去呢。”

“宝贝！”

“唔，我真的想呀。我非常厌烦老坐在家里。”

“思嘉，请答应我以后不说这样的话了。人们会议论的。他们会说你对查理缺乏应有的尊重——”

“啊，姑妈，你别哭了！”

“啊，我惹得你也哭起来了，”皮蒂帕特抽泣着说，稍稍有点高兴似的，一面伸手到裙兜里去掏手绢。

思嘉心中那点隐隐的刺痛终于到了喉咙里，她放声痛哭起来——不，皮蒂帕特心想，这不是为可怜的查尔斯，而是因为那些车轮声和笑声最后渐渐消失了。这时媚兰从自己的房间里窸窸窣窣地走进来，她懊恼地蹙着眉头，手里拿着一把刷子，通常很整齐的那头黑发现在解开了发网，成了一大把波浪式的小小发卷披散在脸侧。

“亲爱的，怎么回事呀？”

“查理！”皮蒂帕特哽咽着说，她像乐于痛痛快快地悲伤一番似的，一面把头紧伏在媚兰的肩窝里。

“唔，勇敢些，亲爱的！”媚兰一听到她哥哥的名字便嘴唇哆嗦起来，“别哭了。唔，思嘉！”

思嘉倒在床上扯开最大的嗓门哭着，哭的是她丧失了青春和被剥夺了的青春的欢乐，像一个孩子，她曾经一哭就能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而如今知道哭已经不管用了，因此感到非常气愤和绝望。她把头埋在枕头里，一面哭一面用双脚乱踢着被子。

“我还不如死了好！”她伤心地哭着说。面对这样悲痛的情景，皮蒂姑妈那想流即流的眼泪也不流了，这时媚兰赶紧跑到床边去安慰她的嫂子。

“亲爱的，别哭了！只要想想查理多么爱你，你也会感到安慰了。还要想想你有那么个宝贝儿子呢。”

思嘉既因自己被误解而感到愤慨，又因失去了一切而觉得孤单，这两种情绪混在一起，她便开不得口了。这真不幸，因为如果她能够开口，她就会用父亲那种爽直的口吻把一切隐蔽的真情都大声讲出来。媚

兰拍着她的肩膀，皮蒂帕特踮着脚尖吃力地在房里走动，她想把窗帘放下来。

“别这样！”思嘉从枕头上抬起那张又红又肿的面孔喊道。“我还没断气呢，用不着把帘子放下来——尽管这也快了。啊，请离开这里，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她又把脸埋到枕头里。媚兰和皮蒂帕特低声商量了一番，俯身看了看她，然后悄悄出去了。接着，她听见她们下楼时媚兰轻轻对皮蒂说：

“皮蒂姑妈，我希望你不要再对她谈起查尔斯了。你知道这总是叫她伤心的。可怜的人儿，每次一谈起，她的模样就那么古怪，我看是拼命忍着不要哭出声来。我们可不能再加重她的痛苦呀。”

思嘉气得一脚踢开被子，想找一句最难听的话来咒骂一声。

“真是见你妈的鬼！”她终于骂出这句话来，随即觉得舒服了一点。媚兰才十八岁，怎么就能安心待在家里，什么乐趣也没有，还为她哥哥佩戴黑纱呀？媚兰好像并不知道，或者不关心，生活正马刺丁当地一路驶过去了呢。

“可她就是这么个木头人嘛，”思嘉想，一面捶着枕头。“她从来也不像我有这么多人在捧着追着，所以并不怀念我心中所怀念着的那些东西。并且——并且她已经有了艾希礼，而我呢——我可一个也没搞到呀！”想起这段伤心事，她又放声痛哭起来。

她闷闷不乐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直到下午，看见那些出外野餐的人回来，大车上高高地堆放着松枝、藤萝和蕨类植物，她仍然不觉得高兴。人人都显得既疲乏又快活，再一次向她挥手致意，她只郁郁地回

答。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而且肯定不值得过下去了。

在午睡时刻，梅里韦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坐着马车登门拜访来了，她没有想到她那忧郁的心情竟这样得到了解脱。媚兰、思嘉和皮蒂帕特姑妈都对这种不适时的来访感到吃惊，于是赶快起来扣好胸衣，掠了掠头发，下楼迎接客人。

“邦内尔太太的几个孩子出疹子了！”梅里韦瑟太太突如其来地说，明显地表示她觉得邦内尔太太本人对于发生这种事是有责任的。

“而且麦克卢尔家的姑娘们又被叫到弗吉尼亚去了，”埃尔辛太太用慢条斯理的口气补充说，一面懒懒地摇着扇子，仿佛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没有什么要紧似的。“达拉斯·麦克卢尔也受伤了。”

“多可怕呀！”几位女主人齐声喊道。“难道可怜的达拉斯——”

“没有。只打穿了肩胛，”梅里韦瑟太太轻松地说。“不过在那样的时候发生，可再坏不过了。如今姑娘们正到北边去接他。不过，天晓得，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坐在这里闲聊了。我们得赶快回到军械库去，把全部的布置工作完成。皮蒂，我们要你和媚兰今晚去顶替邦内尔太太和麦克卢尔家几位姑娘呢。”

“唔，不过，多丽，我们不能去。”

“别跟我说什么能不能的，皮蒂帕特·汉密尔顿，”梅里韦瑟太太认真地说，“我们要你去照管那些弄点心的黑人。这本来是邦内尔太太的事。至于媚兰，你得把麦克卢尔家姑娘们的那个摊位接过来。”

“唔，我们真的不能——可怜的查理去世还刚刚——”

“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对我们的主义，无论作出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应当的，”埃尔辛太太插嘴说，她那温和的声音仿佛就这样把事情决定下来了。

“唔，我们是很乐意帮忙的，可是——你们怎么不找几个漂亮姑娘来管这些摊位呢？”

梅里韦瑟太太像吹喇叭似的用鼻子嗤了一声。

“我真不明白这些日子年轻人都中了什么邪，他们根本没有责任感。所有那些还没有负责管摊位的姑娘都有够多的借口好推诿，你也不好说了。哦，可她们休想愚弄我！一句话，她们只不过不让你妨碍她们去跟军官们调情罢了。她们生怕站在柜台后面没法儿炫耀自己的漂亮衣裳。我真巴不得那个跑封锁线的——他叫什么来着？”

“巴特勒船长，”埃尔辛太太补充道。

“我巴不得他多运进一些医疗用品，少来一些裙子和花边之类的东西。要是我今天不得不去检查一件衣裳，那我就得检查他走私进来的二十件。巴特勒船长——这名字我一听就腻烦。现在，皮蒂，我没工夫谈这些了。你一定得来呀。人人都会理解的。反正你是在后面屋里，谁也不会瞧见，就连媚兰也用不着抛头露面嘛。麦克卢尔家姑娘们负责的摊位是在最远的那一头，摆的也不怎么好看，所以不会有人注意你。”

“我想我们应当去，”思嘉说，一面努力克制自己的热情，尽量显得诚恳单纯一些。“这是我们能够替医院做的最微小的一点事。”

两位来访的太太本来对她连名字也没提一下，这时才转过身来严峻地瞧着她。她们尽管极为宽容，可是还没有考虑到叫一位居丧刚刚一年

的寡妇到社交场合去服务呢。思嘉像个孩子，瞪着两只眼睛承受着她们犀利的目光。

“我想我们大家都应当去帮助把义卖会办好。我看最好我同媚兰一起去管那个摊位，因为——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去比一个人显得更好一些。你不这样看吗，媚兰？”

“好吧，”媚兰无可奈何地说。还在服丧期间就公然到一个公众集会上去露面，这样的想法简直是前所未闻，因此她不知该怎么办好。

“思嘉是对的，”梅里韦瑟太太说，她注意到媚兰有点软下来了。她站起身来，整了整裙腰。“你们俩——你们大家，都得去。好，皮蒂，不要再解释了。你要想一想，医院多么需要钱来买床和药品。而且我觉得查理会高兴让你们为他所献身的主义出力的。”

“好，”皮蒂帕特说，她像往常那样在一个比自己强硬的人面前毫无办法，“只要你觉得人们会理解，那就行了。”

“太好了！太好了！好得叫人难以相信！”思嘉在心中欢乐地唱着，谨慎地钻进那个用黄红两色帷布围着的摊位，这本来应该归麦克卢尔家的姑娘们管理的。现在她真的来到一个集会上！经过一年的蛰居，经过身披黑纱、缄默不语和几乎苦恼得要发疯的一年之后，她现在真的又来到了一个集会上，一个亚特兰大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集会上。她在这里能够看到许多人和无数的灯光，能够听到音乐，并且自在地观赏由那位著名的巴特勒船长最近跑封锁线带进来的美丽花边、绉边等装饰品。

她坐在摊位柜台后面一条小凳子上，前前后后地观看那个长长的展览厅，这地方直到今天下午以前还是个空空荡荡难看的教练厅呢。姑娘

太太们今天花了多少力气才把它收拾得这样漂亮。它显得很可爱了。亚特兰大所有的蜡烛和烛台今天晚上都聚集到这里来了，银烛台伸出十几只弯弯的胳膊，瓷烛台底座密布着生动的人物雕像，古铜的烛台庄严而挺拔，它们都擎着大小不等、颜色不同的散发着月桂树香味的蜡烛，立在直贯整个大厅的枪架上，在装饰着鲜花的桌子上，在摊位柜台上，甚至在敞开着的窗棂上，那儿夏天的暖风不大不小，恰好能使微微摇曳的烛光分外明亮。

大厅中央是那盏又大又难看的吊灯，挂在一些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生锈的链条上，可是它已经用盘绕的常春藤和野葡萄藤打扮得完全变样了，尽管这些藤蔓由于灯火熏烤已经在开始凋谢。四壁墙脚摆放着许多清香扑鼻的松枝，几个角落更装饰得像凉亭似的，那是老太太们和陪伴人喜欢坐的地方。到处垂挂着长串的常春藤、葡萄藤和牛尾藤，在墙壁上围成花环，在窗户上变为翠绿的流苏，在所有用色彩鲜艳的粗布围着的摊位上则盘成扇形的图案。在这万绿丛中，在国旗和各种旗帜上，到处都闪烁着南部联盟的以红蓝两色为背景的璀璨的星星。

给乐队布置的那个平台尤其富有艺术性。它完全隐蔽在周围的青枝绿叶和缀满星星的旗帜当中，人们几乎看不出来。思嘉知道，全城所有的盆栽花卉和桶栽植物，如锦紫苏、天竺葵、绣球花、夹竹桃、秋海棠，等等，都在这里了——连埃尔辛太太那四株珍贵的橡胶植物也被当做宝贝借来摆在平台的四个角上。

在大厅里平台对面的一端，妇女们人数很少，也很不惹人注意。这面墙上挂着戴维斯总统和佐治亚州自己的“小亚历”、南部联盟副总统斯蒂芬斯的巨幅肖像。他们上方是一面很大的国旗，而下面长桌上是从本城各花园搜集来的奇花异卉，如蕨类植物、成排的红黄白三色蔷薇、贵重的金色剑兰、一丛丛的彩色金莲花、高标挺秀地扬着深茶色和乳酪色

头颅鄙视群芳的蜀葵，等等。蜡烛在它们当中像圣餐台上的灯火般宁静地燃着。那两张面孔，属于两个在如此严重关头掌握大权的人物的面孔，它们迥不相同，但同样俯视着眼前这个场面：戴维斯两颊扁平，眼光冷漠得像个苦行僧，两片薄薄的嘴唇矜持地紧闭着；斯蒂芬斯的脸上深嵌着一双炽烈如火的黑眼睛，可是只看见疾病和痛苦，并且凭胆气和热情战胜了它们——这两张面孔都是人们所深爱的。

义卖委员会中几位全权负责的老太太拖着窸窣窸窣的衣裙，像几艘满帆的船一般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她们催促那些晚到的少奶奶和吃吃笑着的姑娘们赶快进入自己的摊位，然后迅速穿过门道，走入正在那里安排点心的后屋。皮蒂姑妈喘着气跟在她们后面。

乐队登上平台，他们穿一色的黑衣服，咧着嘴，胖胖的脸颊上已经汗光闪闪了。他们开始调整丝弦，以预计成功的神气用乐弓拉着弹着。梅里韦瑟的马夫老利维，他从亚特兰大还叫马撒维尔的时代起就一直领导着每次义卖会、跳舞会和结婚仪式上的管弦乐队，现在用乐弓敲了敲，叫大家作好准备。这时，除负责义卖会的那些太太外，到场的人还很少，可是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接着便听见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班卓琴和骨片呱嗒板儿配合着奏起了一曲缓慢的《罗琳娜》——它慢到不能合着跳舞的程度，好在舞会要到所有的摊位都卖掉了展品才开始。思嘉一听到那支忧郁而美妙的华尔兹舞曲，便觉得心脏已怦怦跳起来了：

岁月缓缓流逝，罗琳娜！

雪又落在草上。

太阳远在天边，罗琳娜……

一二三，一二三，低回旋——三，转身——二三。多美妙的华尔兹！她微微伸出双手，闭着眼睛，身子随着那常常想起的悲伤的节奏摇摆着。这支哀婉的曲调和罗琳娜的失落的爱情中，有某种东西同她自己情感上的骚动汇合在一起，又结成一个硬块进入她的喉咙里了。

接着，仿佛是由华尔兹乐调所引发的，从下面月光朦胧的大街上飘进来一些声响，一些得得的马蹄声和辚辚的车轮声，暖风中荡漾着的笑声，以及黑人们关于把马匹拴在什么地方激烈的争吵声。楼梯上一片嘈杂，包括轻松的欢笑，女孩子们的清新活泼的声音和她们的陪护人的低声吩咐混杂在一起，还有相见时故作惊喜之态的叫喊，以及姑娘们认出朋友时高兴的尖叫，尽管她们就是当天下午才分手的。

大厅突然活跃起来。那里到处都是女孩子，像一群蝴蝶般纷纷飘进来，鲜艳的衣裙被裙箍撑得大大的，不惜露出了底下的花边内裤；圆圆的、雪白的小肩膀光裸在外面，小小的一抹酥胸也在荷叶边的领口微露雪痕；花边披巾看似随意地搭在臂膀上；洒金描画的扇子，天鹅毛和孔雀毛的扇子，用细细的丝绦吊在手腕上晃荡着；有些姑娘的黑发从两鬓向后梳成光滑的髻儿，那么沉甸甸地坠在那里，使她们的头也骄傲地微微后仰；还有些将大堆的金色发卷披散在脖子周围，让金耳坠在里面忽隐忽现地跟它们一起摇摆跳荡。花边，绸缎，辫绳，丝带，所有这些都是偷过封锁线进口的，因此显得越发珍贵，穿戴起来也越发自豪，何况炫耀这样的华丽装饰可以作为对北方佬的一种特殊侮辱，会更加使人感到骄傲。

并非城里所有的花都是献给南部联盟的两位领袖。那些最小最香的花朵都装饰在姑娘们身上了。茶花插在粉嫩的耳朵背后，茉莉花和蔷薇花蕾编成小小的花环佩戴在两侧如波涛翻滚的髻发上；有的花朵端端正正地点缀着胸前的缎带，有的不等天亮就会作为珍贵纪念品装进那些灰

制服的胸袋中。

人群中有许许多多穿制服的人，其中不少是思嘉认识的，是她在医院的帆布床上、在大街上或者在训练场上初次见到的。他们的制服如此华丽，胸前缀着亮晶晶的扣子，袖口和衣领上盘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穗带，裤子上钉着红黄蓝三色条纹，这些因所属部类不同而互有区别的徽饰将那单调的灰色衬托得完美极了。大红和金色的绶带前后摆动，闪闪的军刀碰撞着雪亮的长统靴，马刺丁丁当地响着。

“多么漂亮的男人，”思嘉满怀豪情暗暗赞赏，看着他们向朋友们挥手致意，躬身吻着老太太们的手。他们全都显得那么年轻，尽管大都蓄上了黄黄的一抹胡须或一把稠密的黑褐色胡子，那么漂亮，那么洒脱，胳膊挂在吊带里，白得出奇的绷带裹着头部，把大半边晒得黑黑的脸遮住了。他们有的拄着拐杖，像单足跳行似地跟在姑娘们后面，这使得姑娘们引以自豪，并十分注意地将脚步放慢，以适应这些陪护人的步调。这些穿制服的人中有一个穿得特别俗丽，颜色特别鲜艳，像只热带鸟立在鸦群中，连姑娘们的华丽服饰也黯然失色了——他是个路易斯安那义勇兵，一个肤色微黑、满脸奸笑、三分像人七分像猴儿的小个子，穿着肥大的蓝白条裤子、淡黄色长统靴和窄小的红色上衣，一只胳膊挂在黑绸吊带里。他是梅贝尔·梅里韦瑟的呢友，名叫雷内·皮卡德。整个医院的人，至少是每个能行走的人，一定全都来了，还有全部休假和请病假的以及本市与梅肯之间所有的铁路、邮政、医疗、军需各个部门的职工也都来了。女士们会何等的高兴啊！今晚医院要挖出个银矿来了。

下面大街上传来低沉的鼓声、脚步声和马夫们赞赏的喊叫声。接着便吹起喇叭，同时一个低调的声音发出解散队伍的号令。随即，身穿鲜艳制服的乡团和民兵部队拥上了窄窄的楼梯，挤进了大厅，鞠躬，敬礼，握手，好不热闹。乡团里有的是以打仗为光荣、相信明年只要战争

不结束就一定能上前线的男孩子，也有但愿自己年轻一些能穿上军服并以儿子在前线而自豪的白胡子老头。民兵中有许多中年男子和一些年纪更大的人，但也有少数是正当服役年龄可不如那些年纪更大或更小的人那样感兴趣的。这时人们已经在开始议论和询问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到李将军的部队去呢？

他们怎么全都到这个大厅里来了！几分钟以前这里还显得是那么宽敞的一个地方，可现在挤得满满的，弥漫着香水、香粉、头油和月桂树蜡烛燃烧的气味，还有花的芳香，以及由于脚步杂沓在原教练场地板上擦起的一点点尘土味儿。人声嘈杂，一片喧闹，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时老利维仿佛感受到了现场的喜悦和兴奋之情，便临时中止了《罗琳娜》的演奏，重重地敲了敲乐弓，然后拼命一拉，乐队奏起《美丽的蓝旗》来了。

几百个声音一齐跟上，高唱着，叫喊着，变成了一片欢呼。这时乡团的号手爬上乐台，恰好在合唱开始时用喇叭加入了乐队，那高亢而清脆的音调撼人心弦地凌越于群众合唱之上，使大家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一股激情的寒意浸透脊髓：

万岁！万岁！南部的权力万岁！

万岁！美丽的蓝旗，

只有一颗星的蓝旗，万岁！

人们紧跟着唱第二段，这时跟大家一起唱着的思嘉忽然听见媚兰的美妙女高音在背后飞扬起来，像喇叭声那样清脆、真诚和撼人心魄。她转过身来，看见媚兰站在那里，两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眼睛闭着，小小的泪珠沿两颊簌簌而下。乐曲终了时，她轻轻用手绢拭了拭脸，同时奇

怪地向思嘉微微一笑，好像要略表歉意而又不屑于这样做似的。

“我多高兴，”她低声说，“多么为这些士兵感到骄傲，所以禁不住哭起来了。”

她的眼里闪耀着一种深情的近乎狂热的光辉，这使她那张平淡的小脸神采焕发和十分美丽了。

这种表情同样浮现在所有妇女的脸上，她们唱完那支歌时，那些红喷喷的或皱巴巴的脸上都满是骄傲的泪水，嘴唇上浮出微笑，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芒，一齐望着她们的男人，情人望着爱侣，母亲望着儿子，妻子望着丈夫。她们都很美丽，这种令人目眩的美使一个即使最平淡的女人也变得很出色了，因为她被她的男人全心全意地保护着和热爱着，而她以千倍的爱在报答他。

她们爱她们的男人，她们相信他们，她们始终不渝地信任他们。她们有这样一道顽强的灰色防线在保护她们不受北方佬的侵害，还怕什么灾祸会降临到她们身上来呢？自从世界诞生以来，几曾有过像他们这样的男人，这样勇敢，这样不顾一切，这样英俊，这样温柔的男人呀？像他们为之战斗的这种正当公平的主义，除了绝对的胜利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呢？这个主义她们像爱自己的男人那样爱护它，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为它服务，她们整天谈它，想它，梦见它——必要时，她们愿意为它而牺牲自己的男人，并且像男人们高举战旗那样骄傲地承担她们的损失。

这是她们心里的热爱和自豪之情的最高潮，南部联盟事业的最高潮，因为最后胜利就在眼前了。“石壁”将军杰克逊在谢南多亚河谷的几次胜仗和北方佬军队在里士满附近“七日战役”中的惨败，已清楚地说明

了这一点。有了像李将军和杰克逊这样的将领，还能不打赢这场战争吗？只消再来一次胜仗，北方佬就会跪下求和，男人们就会骑马归来，就会到处是亲吻和欢笑了。再打一次胜仗，战争就要结束了！

当然，屋子里有了空的椅子和永远见不到父亲的婴儿，在弗吉尼亚寂寞的小溪畔和田纳西静静的群山中有许多未立墓碑的坟塚，但是为了这样一个主义，能说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吗？妇女需要的丝绸，家庭需要的茶和糖，都很难得到，不过这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何况，那些冒险跑封锁线的人还在北方佬失灵的鼻子底下不断运进这些东西，并且使你一旦有了这些东西就加倍高兴呢。不久拉斐尔·塞姆斯和南部联盟的海军就要来对付那些北方佬的炮艇，港口就会打开。同时英国正进来协助南部联盟赢得胜利，因为英国纺织厂由于缺乏南方的棉花已经闲着没事干了。英国贵族自然是同情南部联盟的。同类相怜嘛，所以都反对北方佬那样一群拜金主义者。

妇女们就这样扭摆着丝绸衣服，笑着，满怀骄傲地望着她们的男人，她们知道在死亡面前夺得的爱是倍加珍贵的，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刺激。

思嘉开始观看这拥挤的人群时，由于自己参加了集会而感到的那种异常刺激，心脏禁不住怦怦直跳，不过当她似懂非懂地看见周围人们那兴高采烈的面容，她的喜悦便开始消失。在场的女人个个都焕发着一种她所没有的炽热激情。这使她感到迷茫和沮丧起来。不知怎的，大厅好像并不怎么漂亮，姑娘们也并不是怎么时髦，而每个人脸上似乎仍然在闪耀的忠于主义的挚爱之情——怎么，只不过显得愚蠢可笑罢了！

她心头突然掠过一点自我意识的闪光，使她惊异得张口结舌，原来她并没有分享这些女人的强烈自豪感，她们为主义牺牲自己和所有一切

的渴望。她虽然还没有恐惧地想到：“不——不！我决不能这样看！这是错误的——有罪的，”但已认为主义这东西对她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她听旁人那么如醉似狂地谈论它已听得厌烦了。在她看来，主义毫无神圣之处，战争也并非什么崇高的事，只不过是盲目地戕杀人类、耗费金钱、妨害人们享受的一种讨厌行为而已。她明白自己已厌倦于无穷无尽地编织，无穷无尽地卷绷带和刷整棉布，以致把手指都磨粗了。啊，她对医院已厌烦透了！对于那些令人作呕的坏疽臭味，那些无休止的呻吟，只有厌烦、恶心，实在无法忍受；对于那种两颊深陷、濒临死亡的脸部表情，实在恐惧得不敢再看了。

当这种叛逆性的褻渎思想在她心中出现时，她偷偷地向周围观察，生怕有人从她脸上清楚地看出来。啊，她怎么就不能跟这些女人有同样的感受呢！她们对主义的忠诚是全心全意的，是真挚的。她们所说所做的一切的确都是出于至诚。而且，如果有人要疑心她——不，决不能让人知道！她必须继续装出对主义热情和感到自豪的样子，假装在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南部联盟军官的遗孀的义务，那就是勇敢地承受自己的悲哀，假装她的心已经进入坟墓，并认定她的丈夫既然是为了主义的胜利而死，也就算不了什么似的。

啊，她为什么跟这些女人不一样呢？她永远不能像她们那样无私地爱什么事业或什么人。这是一种多么孤独的感觉——而以前她无论在身心哪个方面都从没有感到孤独过。首先她企图扼杀这种思想，可是她生成的那个忠实于自己的本性不允许她这样做。因此，在义卖进行中，当她和媚兰一起在她们的摊位上接待顾客时，她的思想仍在继续活动，想方设法要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这样的事，对她来说从来就并不怎么困难。

别的女人大谈什么爱国心和主义，只显得愚蠢可笑而已，而那些谈

论什么严重争执和州权的男人也几乎是一样的货色。只有她思嘉·奥哈拉·汉密尔顿一个人，才具有坚定正确的爱尔兰人头脑。她不会在主义问题上让自己当糊涂虫，但同样也不会做承认自己真实感情的傻瓜。她头脑坚定，不会在估计形势时只讲实用，因此谁也不会了解她内心的感受。如果这些参加义卖会的人知道她此刻在想些什么，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要是她突然爬上乐台，大声宣布她认为战争应当停止，好让每一个人都回家去，去照管他们的棉花，让他们又像从前那样举办宴会，像从前那样有自己的情人和大量的浅绿色衣服，那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啊！

她的自我辩解使她暂时受到了鼓舞，不过她仍然在厌恶地环顾着大厅。麦克卢尔家姑娘们的那个摊位，正如梅里韦瑟夫人所说的，并不怎么显眼，有时许久没有一个顾客光顾，因此思嘉无事可做，只嫉妒地望着快乐的人群。媚兰意识到她的阴郁情绪，但以为她是在怀念查理，便不准备去同她交谈。她自己忙着整理摊位上的义卖品，让它们显得更引人注目些，而思嘉却仍坐在那里怏怏不乐地四处张望。甚至连戴维斯先生和斯蒂芬斯先生肖像下面堆放的那些鲜花，也只能使她感到讨厌罢了。

“这简直像个祭坛了，”她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他们对待这两个人的那种态度，简直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啦！”这时，她突然感到这种大不敬是那么可怕，便赶快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表示认罪，并且及时克制住自己。

“嗯，这是真的，”她向自己的良心辩解。“人人都在把他们当做神圣，可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凡人，而且还是很不好看的凡人呢。”

当然，斯蒂芬斯先生由于终生残废，对于自己的长相是没有办法

的，可是戴维斯先生呢——思嘉抬起头来望着那张浮雕般光洁而骄傲的面孔。叫思嘉感到最讨厌的就是他那把山羊胡子。男人要么把脸刮光，只蓄八字须，要么蓄上全副的胡须，怎能这样不伦不类呢。

“瞧那一小络，好像还满得意哩！”她这样想，至于他脸上那种勇于挑起一个新国家的重任的冷静刚毅的表情，她却压根儿没有看见。

是的，她现在很不愉快，尽管开始时她曾为自己能参加这个盛会而一度高兴过。看来，仅仅人在这里还是不够的。她来到了义卖会上，可她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谁也不注意她，她又是会上惟一没有情人的年轻已婚妇女。可她以前总是占据舞台中心的位置。这真不公道呀！她才十七岁，她的脚正在啪哒啪哒地敲着地板，准备上场跳舞呢。她才十七岁，可她的丈夫已躺在奥克兰公墓，她的婴儿睡在皮蒂帕特姑妈家的摇篮里，所以人人都觉得她应当安分守己了。跟在场的任何一个女孩子比起来，她的胸脯更白，腰肢更细，双脚更小巧，但是，不管这些多么重要，她仍然只配躺在查理身旁，墓碑上刻着“某某爱妻”的字样。

她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不能跳舞和调情了，也不是一个妻子，不能同别的妻子坐在一起品评那些跳舞调情的姑娘了。而且，她的年纪还轻，还不该当寡妇呀！寡妇应当是老年人——老得不想跳舞，不想调情，也不想惹男人们爱慕。啊，她刚刚十七岁，就得端端正正坐在这里，作为寡妇尊严和规矩的标本，这多么不公道呀！当漂亮的男人到她们摊位来买东西时，她也必须低声说话，两眼谦卑地往下俯视，这多么不公道呀！

在亚特兰大，每个姑娘周围都站着三层男人，甚至最平淡的女孩子也神气得像个美人儿似的——而且，最糟糕的是，她们都穿着那么漂亮又漂亮的衣裳在活动呢！

思嘉像只乌鸦坐在那里，一身黑衣服的袖子长到手腕，钮扣一直扣到下巴底下，连一点点花边或饰带也没有，除了母亲给的那枚黑玛瑙胸针以外，没有任何珠宝之类的东西。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俗不可耐的女孩子吊着漂亮男人的胳膊走来走去。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因为查理出了一次疹子罢了。可恨的是他并非光荣地死在战场上，连一点可以吹嘘的资本也没给她留下。

她心怀敌意地撑着两肘倚立在柜台内观望人群，尽管嬷嬷经常告诫她这种姿势会把肘子磨皱和扭歪的。即使扭歪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她大概已没有机会再显露它们了。她如饥似渴地望着一群群穿着各种服色的姑娘们走过，其中有的穿奶油色波纹绸衣，戴蔷薇花蕾发箍，有的穿粉红缎子，上面打着十八道用黑天鹅绒带镶滚的荷叶边；有的穿浅蓝色绸衣，后面托着十码长带波浪形花边的裙裾；她们都袒露胸口，簪着诱人的鲜花。梅贝尔·梅里韦瑟吊在那个义勇兵的膀子上向隔壁那个摊位走来，她身上那件苹果绿薄纱衣裳如此宽松，把她的腰身衬托得纤细极了。衣服上镶着大量奶油色的上等花边，那是从查尔斯顿最后一艘封锁舰上弄来的，梅贝尔为此大肆炫耀，仿佛干这次偷越封锁线买卖的不是大名鼎鼎的巴特勒船长而是她自己呢。

“我要是穿上这件衣裳，会显得多好看呀！”思嘉心想，怀着满腔妒火。“她那腰粗得像头母牛。这种绿色对我很合适，它会使我的眼睛变得——像她这样的人怎配穿这种颜色呀？她那皮肤绿得像块干酪了。真可惜，我再也不能穿这种颜色了，即使服丧期满了也不能穿。不行，甚至我想法再嫁人也是不行的。那么，我就只能穿倒霉的老灰色，穿褐色和淡紫色了。

对于这一切不公平的事，她考虑了不一会儿也就过去了。本来嘛，人生在世，属于玩乐、穿漂亮衣裳、跳舞、调情的时间是何等短促，只

有很少很少几年呢！接着你就得结婚，穿颜色暗淡的衣服，生孩子，眼看苗条的腰身给糟践了，在跳舞会上跟其他已婚妇女坐到角落里，只偶尔出来同自己的丈夫或别的老先生跳几下，而这些老先生又是专门踩你脚的！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些少奶奶就会议论你，你的名誉就毁了，你的家庭也就不光彩了。你做小姑娘的时候，把光阴全都花费在学习怎样打扮和怎样迷惑男人上，可后来这些本事只用了一两年就完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浪费啊！于是，思嘉想起她在母亲和嬷嬷手下进行的训练，她知道这种训练是全面而优良的，因为它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它有一整套规矩叫你遵循，只要你照着去做，你的努力便一定成功。

你跟老太太们在一起时，总得是可爱而无可指摘的，要装得尽可能头脑简单，因为老太太们往往既苛刻又妒忌，像老猫似的监视着年轻姑娘，随时准备着，只要你口头眉稍稍有不当之处就扑过来抓住你。至于对老先生们，作为一个姑娘最好是淘气和放肆一些，而且可以稍稍而不过分地来一点卖弄风情，把那些老傻瓜挑逗起来。这会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又年轻了，无所顾忌了，便动手来拧你的面皮，说你是个小妖精。当然喽，你在这种情况下总得红起脸来，否则他们会进一步来拧你，搞到无礼取乐的程度，甚至回头告诉他们的儿子，说你为人放荡。

对于年轻姑娘和年轻的已婚妇女，你就得满嘴抹蜜，每次见面都吻她们，即使一天见十次也罢。你得伸出胳膊搂住她们的腰，并让她们也搂着你，哪怕你很不喜欢这样。你得表示无所偏袒地欣赏她们的衣着，或者她们的婴儿，拿她们的情人开玩笑，恭维她们的丈夫，并且谦逊地格格笑着否认她们对你的称赞，说你自己没有一点可以与她们相比之处。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比她们更多地表示自己对什么事物的真正看法。

至于别人的丈夫，你得严格地避免嫌疑，即使他们就是你已经抛弃

的情人，也无论他们是多么富于诱惑力的男人。如果你对年轻的丈夫们太殷勤，他们的太太便会说你轻浮，你就会落得个坏名声，从此永远抓不到自己的情人了。

不过，对于年轻的单身汉——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不妨对他们温柔地笑笑，而当他立即注意到你为何这样笑时，你可以拒不说明，并且笑得更欢一些，逗着他们一直在你周围琢磨其中的奥秘。你可以在眼角眉梢示意，应许他们多多少少带刺激性的东西，叫他们千方百计要跟你单独说话。于是，你单独跟他在一起了，他要吻你，这时你就装出非常非常受委屈、非常非常生气的样子。你可以让他请求你饶恕这种卑鄙企图，并且用温柔的神态表示原谅，使他还会恋恋不舍地再一次想来吻你。有时，但并不常常，你让他吻了一下。（母亲和嬷嬷并没有教她这样做，可她自己发现这是很起作用的。）然后你哭起来，并且声明你不知怎的一时糊涂，从此他再也不会尊重你了。于是，他就得替你吧眼泪拭干，往往还会作出求爱的表示，表示他的确是非常尊重你的。接着就会——唔，对于单身男人有那么多事情好做，而且她全都知道，像暗送秋波啦，像用扇子半遮半露地微笑啦，像扭着臀部将裙子摆得像铃铛啦，流泪啦，痴笑啦，说恭维话啦，亲切地表示同情啦，等等。唔，所有这些手法都没有哪一次不成功的——惟独对艾希礼是例外。

不，学会这些巧妙的手法以后，只用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永远束之高阁，这似乎太不应该了。要是一辈子不结婚，继续穿着可爱的淡绿色衣裳，永远受到漂亮男人们的追求，那该多好呀！不过，要是日子久了，你就会变成一个像英迪亚·威尔克斯那样的老处女，人人都会以那种自鸣得意的讨厌口气说：“可怜的家伙！”不，毕竟不如结了婚，保持着你的自尊为好，即使你从此不再有什么乐趣也罢。

啊，这人生多么荒唐！为什么她会傻到这个地步，偏偏同查尔斯结

了婚，十六岁时就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呢？

她的这种愤愤不平而又毫无希望的幻想忽然给打断了，因为人群开始向墙壁纷纷后退，女士们小心地扶着她们的裙圈，不让它们给挤碰得朝自己身上翻过来，将内裤露出得太多，有失体面。思嘉蹑起脚尖从一群人头上望去，只见民团队长正登上乐队演奏台。他一声口令，半个连的人便排成了一列。花了几分钟工夫，他们演习了一遍灵活的操练，直练得汗流满面，赢得观众的热烈喝彩，思嘉也跟着众人礼貌地鼓了鼓掌。接着，一声解散，士兵们纷纷向那几个卖糖拌酒和柠檬水的摊位拥去，思嘉也朝媚兰回过头来，觉得最好是赶快装出一副关心主义的神气来应付她一下。

“他们显得真漂亮，不是吗？”她说。

媚兰正忙着整理柜台上的那些编织品。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是穿上灰制服出现在弗吉尼亚，还会漂亮得多呢，”媚兰这样说，也没有想到要把声音放低一点。

有几位民兵队员的自命不凡的母亲紧靠着站在旁边，听见了媚兰的这句评语。吉南太太气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因为她那位二十五岁的威利就在这个民团里呢。

思嘉想不到媚兰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觉得太可怕了。

“怎么了，媚兰！”

“这是真话呢，思嘉。我这不是说那些小孩和老头。不过，有许多民兵是完全能够扛起枪来的，而眼下他们应该做的恰恰就是这样。”

“可是——可是——”思嘉开始琢磨，因为她以前从没考虑过这件事。“有的人待在家里是要——”威利·吉南关于自己待在亚特兰大的理由是怎么跟她说的？“有的人待在家里是要保卫这个州不受侵略嘛！”

“现在没有人侵略我们，也没有人要来侵略我们，”媚兰冷冷地说，同时朝一群民兵望去。“要不让侵略者进来，最好的办法是到弗吉尼亚前线去打击北方佬。至于说什么民兵留在这里是要防备黑人暴动，我看这是从未听说过的最愚蠢的话了。我们的人民为什么要暴动呢？这只不过是懦夫们的最好借口而已。我敢担保，只要各个州的全部民兵都到弗吉尼亚去，我们就能在一个月内干掉那些北方佬。我就是这个意思！”

“怎么，媚兰！”思嘉再一次喊起来，瞪着两只大眼睛。

媚兰那对本来很温和的黑眼睛如今冒出了怒火。“我的丈夫不害怕上了前线，你的丈夫也是这样。我宁愿他们两人死了也不要待在家里——啊，亲爱的，对不起。我这话太冒失、太残忍了！”

她抚慰地拍拍思嘉的臂膀，思嘉凝视着她。不过，思嘉心里想的不是已故的查尔斯。她想的是艾希礼。要是艾希礼也会死呢？这时恰好米德大夫朝她们这个摊位走来，她就转过头去机械地对他笑了笑。

“好啊，姑娘们，”他招呼她们，“你们能来真太好了。我知道你们今晚出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不过，这全是为了主义呀。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想出了一个惊人的办法，能在今晚给医院弄到更多的钱，可是我恐怕有些女士们会给吓坏了。”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捋着山羊胡子格格地笑着。

“唔，什么？快说吧！”

“我再一想，觉得还是让你们猜一猜好。不过，如果教徒们因此就要把我撵出这个城市，你们女孩子可得起来支持我呀。反正，这都是为了医院。你们等着瞧吧。这样的事，以前还从没干过呢。”

他大摇大摆地向坐在角落里的一群陪护人走去了，这里思嘉和媚兰彼此转过头来正要猜测那个秘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见有两位老先生已走近她们的摊位，大声宣布要买十英里长的梭织花边。好吧，有了两位老先生总比一位先生都没有要强一些，尽管思嘉在量花边时不得不假装正经地让人家在下巴上捏了一下。这两个老不正经的人迅速离开向柠檬水摊位那边去了，别的老头又来到柜台边。这个摊位的顾客不如旁的摊位上多，因为人家那里有梅贝尔·梅里韦瑟的银笛般的欢笑，有范妮·埃尔辛的格格的笑声，有惠廷家姑娘们的灵敏的应答，能使顾客们感到高兴。媚兰就像个小店主似的悄悄地、冷静地卖给男人们一些不怎么合用的东西，而思嘉又是以媚兰为榜样行事的。

别的柜台前都有大群的人站在那里，姑娘们在叽里呱啦地闲聊，男人们在购买东西。可思嘉和媚兰的柜台前不是这样。来到这里的很少几个人，也只谈谈他们怎样跟艾希礼一起上大学，说他是多好的一名士兵，或者以尊敬的口气谈到查尔斯，叹息他的死对亚特兰大是多么大的损失，等等。

后来，乐队忽然奏起《约翰尼·布克，帮助这个黑人！》的纵情欢乐的曲调，思嘉一听几乎要惊叫起来。她想跳舞。她真的想跳舞啊！她瞧着眼前的地板，合着乐调用脚尖轻轻地拍打，同时她的绿眼睛焕发着炽热的光辉，仿佛正在哔哔剥剥地燃烧似的。这时有个新来的站在门道里的男人从对面看见了她们，并且突然认出来了，于是仔细观察着思嘉那张愠怒不平的脸孔和那双斜斜的眼睛。接着，他暗自咧嘴一笑，因为弄清了对面暗示欢迎的表情，这种表情当然是每个男人都看得出来的。

他穿一套黑色毛葛衣服，个子高高的，凌驾于近旁那些军官之上，肩膀很宽，但往下便渐渐瘦削，形成一个细细的腰身和一双小得出奇脚，脚上是锃亮的皮靴。他那一身纯黑的衣服，一件带褶边的漂亮衬衫和一条笔挺的直罩脚背的裤子，显得同他的体态和面容很不相称，因为他修饰得像个花花公子，把一套纨绔子式的衣裳穿在一个强壮和隐隐流露危险性而很少有斯文气的身上了。他的头发乌溜溜的，两撇小小的黑髭须修剪得十分精致，与身旁那些骑兵的时髦而张扬的髭须比起来，显得像外国人的模样。看他那神气，他分明是个荒淫无耻之徒。他显得非常自负，给人以讨厌的傲慢无礼的感觉，而且他凝望思嘉时那双放肆的眼睛中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神色，直到思嘉终于感觉到了他的注视而向他望去为止。

她心中隐约听到了相识的信号，可一时想不起他究竟是谁。不过他是几个月来头一位显示了对她颇有兴趣的男人，于是她抛给他一个快乐的微笑。他向她鞠躬，她也轻轻回了一礼，接着他就挺直身子，以一种特别柔和的印第安人般的步态向她走来，这吓得她不觉用手去捂住自己的嘴，因为现在她知道他是谁了。

她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似的，站在那里木然发呆，他却穿过人群走了过来。这时她才盲目地转过身子，一心想赶快跑进后面卖点心的房间里去，可是她的裙子被摊位上的一只铁钉挂住了。她生气地拼命拔着、拉扯着，但顷刻之间他已经来到了她身旁。

“让我来吧，”他说着，便弯下腰来解裙子上的那条荷叶边。“我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奥哈拉小姐。”

他那声音，在她听来觉得分外愉快，是一个上等人的节奏抑扬的调子，响亮而带有查尔斯顿人的平稳、和缓、悠长的韵味。

她恳求地仰望着他，由于上次见面的情景而羞得满脸通红，面对那两只她生平所见最黑亮的、如今在无情地欢蹦乱跳的眼睛。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怎么偏偏是他来了呢，这个可怕的家伙曾经目睹过她与艾希礼演出那一幕，那至今仍使她做噩梦的一幕呀！这个讨厌的糟蹋过女孩子的坏蛋，早已是正经人家不肯接待的人了，可他还好像满有理由地说过她不是个上等女人呢！

媚兰听到了他的声音，便转过身来，这时思嘉才头一次谢天谢地庆幸自己在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位小姑子。

“怎么——这是——是瑞德·巴特勒先生，不是吗？”媚兰微露笑容说，一面伸出手来。“我见过你——”

“在宣布你们订婚的喜庆日，”他补充说，同时低下头来吻她的手。“谢谢你还记得我。”

“你从查尔斯顿老远跑来有何贵干啊，巴特勒先生？”

“为一桩生意上的麻烦事，威尔克斯太太。从今往后我就得在你们这个城市进进出出了。我发现我不仅得把货物运进来，而且得照料它们的处理情况。”

“运进来——”媚兰开始时皱起眉头，但随即露出欢快的微笑。“怎么，你——你一定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巴特勒船长——跑封锁线的人物了。这里每个女孩子都穿着你运进来的衣裳呢。思嘉，你不觉得激动吗——怎么了，亲爱的？你头晕了？快坐下吧。”

思嘉坐到小凳子上。她的呼吸变得那样急促，以致她担心胸衣上的纽带要绷断了。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她从没想到还会碰见这个人

呢。这时他从柜台上拿起她的那把黑扇子，开始关切地给她扇起来，也许太关切了，他的面容显得很严肃，但眼睛仍在跳动。

“这里可真热呢，”他说。“难怪奥哈拉小姐要发晕了。让我领你到窗口去好吗？”

“不要，”思嘉说，口气那么粗鲁，叫媚兰都愣了。

“她已经不再是奥哈拉小姐了，”媚兰说。“她如今是汉密尔顿夫人，是我的嫂子，”媚兰同时递给她一个亲昵的眼色。思嘉看着巴特勒船长那张海盗般黝黑的脸上的表情，只觉得自己快要给闷死了。

“我深信这对于两位迷人的太太是可喜可贺的事，”他说着，微微鞠了一躬。这样的恭维话每个男人都讲过，可是从他嘴里说出，思嘉便觉得完全是相反的意思了。

“我想，你们两位的先生今晚都来了吧，在这个愉快的盛会上？真想再一次见见他们呢。”

“我丈夫在弗吉尼亚，”媚兰骄傲地昂了昂头。“只是查理——”她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他死在军营里了，”思嘉硬邦邦、怒冲冲地说出这句话来。这家伙难道永远不走了？媚兰瞧着她，大为惊异，那位船长则打了一个自责的手势。

“亲爱的太太们——我怎能这样！请你们务必宽恕。不过，也请允许一个陌生人表示一点慰问，我是说，为了国家，虽死犹生嘛。”

媚兰眨着泪眼对他笑了笑，但思嘉只觉得一阵怒火和内在的仇恨在

狠咬她的脏腑。他是又一次说了句得体的恭维话，这是任何一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说出来的，不过他的意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在嘲笑她呢。他明明知道她不爱查尔斯，而媚兰这个大傻瓜却看不透他。啊，恳求上帝，千万别让人看透他呀！她又惊慌又恐惧地思忖着。他会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吗？他无疑不是个上等人，既然这样，就很难说他会怎样了。对这种人是没有什么标准好衡量的。她抬起头来望着他，只见他的两个嘴角朝下耷拉，装出一副假惺惺的同情的样子，同时他仍在继续替她打扇。他那表情中有某种东西在向她的精神挑战，这引起她心中一股憎恶之情，同时力量也恢复了。她突然从他手中把扇子夺了过来。

“我已经好好的了，”她用严厉的口气说，“用不着这样扇，把我的头发都扇乱了！”

“思嘉，亲爱的！巴特勒船长，请你务必原谅她。她——她一听到有人说起可怜的查理的名字，就要失去理智——也许，说到底，我们今晚不该到这里来的。早晨我们还安安静静的，你瞧，可后来太紧张了——这音乐，这热闹劲儿，可怜的孩子！”

“我很理解，”他用努力装出的严肃口吻说，可是当他回过头来仔细凝望媚兰，好像把媚兰那可爱而忧郁的眼睛看穿了似的，这时他的表情就变了，那黑黑的脸孔上流露着勉强尊敬而温和的神色。“我相信你是位勇敢的少奶奶，威尔克斯太太。”

“对我一字不提呢！”思嘉生气地想，而媚兰只是惶惑地笑笑，然后答道：

“哎哟，别这样说，巴特勒船长！医院委员会只不过要我们照管一

下这个摊位，因为临揭幕前一分钟——要一只枕头套？这个就很好，上面有旗帜的。”

她回过头去接待那三位出现在柜台边的骑兵。有一会儿，媚兰心想巴特勒船长为人真好。然后，她就希望自己的裙子和摊位外面那只痰盂之间能有比那块粗棉布更加结实的东西挡住，因为那几位骑兵要对着痰盂吐烟草涎水，但不像使用马枪那样准确，说不定会吐到她身上来呢。接着又有更多的顾客拥上前来，她便把船长、思嘉和那只痰盂都忘了。

思嘉一声不响地坐在小凳上挥着扇子，也不敢抬头，但愿巴特勒船长快些回到他所属的那艘船上去。

“你丈夫去世很久了？”

“嗯，是的，很久了。快一年了。”

“就像千秋万代似的，我相信。”

思嘉不大明白千秋万代的意义，但听那口气无疑是引诱的味道，所以她默不作声。

“那时你们结婚很久了吗？请原谅我提这样的问题，可是我离开这一带太久了。”

“两个月，”思嘉不大情愿地说。

“一个悲剧，不折不扣的，”他用轻松的口气继续说。

啊，该死的家伙，她愤愤地想。如果不是他而是任何别的人，我简直要气得发僵，并且命令他立即滚开。可是他知道艾希礼的事，而且还

知道我并不爱查理。这样，我的手脚就给捆住了。她默不作声，仍旧低着头看她的扇子。

“那么，这是你头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我知道在这里显得很不合适，”她连忙解释说。“不过，负责这个摊位的麦克卢尔家的姑娘们临时有事到外地去了，又没有别的人，所以媚兰和我——”

“为了主义嘛，多大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怎么，这不是埃尔辛太太说过的话吗？可是她说的时候听起来不一样。她真想刺他几句，不过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毕竟，她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而是因为在家里待腻了。

“我常常想，”他沉思道，“服丧这个制度，让女人披着黑纱关在屋子里度过她们剩下的一生，这简直就像印度寡妇自焚殉夫一样的野蛮。”

“自焚殉夫？”

他笑了笑，她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脸红了。她痛恨那些说起话来叫她听不懂的人。

“在印度，一个男人死了就烧掉，而不是埋葬，同时他的妻子也总是爬到火葬堆上同他一起被烧死。”

“多惨啊！她们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警察也不管吗？”

“当然不管。一个不自焚的老婆会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所有高贵

的印度太太们都要因为她不像个有教养的女人而纷纷议论呢。这好比那个角落里身份的女士们会议论你似的，要是你今天晚上穿着红衣裳来领跳一场苏格兰舞的话。不过，据我个人看来，我认为自焚殉夫比我们南方活埋寡妇的习俗还要人道得多。”

“你怎么敢说我被活埋了呢！”

“你看女人们把那根捆住她们的锁链抓得多紧！你觉得印度的习俗很野蛮——可是，如果不是南部联盟需要你们，你会有勇气今天晚上在这里露面吗？”

这样的辩论总是叫思嘉感到迷惑不解。巴特勒现在说的更加倍使她糊涂了，因为她有个模糊的观念，即觉得其中有些道理。不过，现在是压倒他的时候了。

“当然喽，我是不会来的。因为那样就会是——嗯，是不名誉的——就会显得好像我并不爱——”

他瞪着眼睛等她说下去，眼光里流露出冷嘲的乐趣，这叫她说不下去了。他知道她没有爱过查理，而且偏不让她企图利用他的客气和好意来加以解释。要同这样一个不是上等人的家伙打交道，是一件多么多么可怕的事啊！一个上等人，即使他明明知道一位女士是在说谎，也往往显得是相信她的。这才是南方骑士的风度。一个上等人总是正正当当，说起话来总是规规矩矩，总是设法使女人感到舒服一些。可是这个男人好像并不理睬什么规矩，并且显然很高兴谈一些谁也没有谈过的事情。

“我急着要听你说下去呢。”

“我想你这人真是讨厌透顶，”她眼睛向下无可奈何地说。

他从柜台上俯过身来，直到嘴靠近了她的耳朵，然后用一种与经常在雅典娜剧场出现的那个舞台丑角很相像的姿态轻轻地说：“别害怕，我的好太太！你的秘密在我手里是绝对安全的！”

“哦，”她狂热地低语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我只是想让你放心嘛。你还要我说什么呢？‘依了我吧，美人儿，要不我就给捅出来！’——难道要我这样说吗？”

她不大情愿地面对着他的目光，看见它就像个淘气孩子在捉弄人似的。她噗哧一声笑起来。这场面毕竟太可笑了。他也跟着笑，笑得那么响，以致角落里的几位陪护人都朝这边观看。一经发现原来查尔斯·汉密尔顿的遗孀在跟一位从不相识的陌生人亲热得不亦乐乎，她们便把脑袋凑在一起议论开了。

米德大夫登上乐台，摊开两只手臂叫大家安静，这时响起一阵冬冬的鼓声和一片嘘声。

“今天，我们大家，”他开始讲演，“得衷心感谢这么多美丽的女士们，是她们以不知疲倦的爱国的努力，不但把这个义卖会办得非常成功，而且把这个简陋的大厅变成了一座优美的庭园，一座与我周围的玫瑰花蕾相称的花园。”

大家都拍手赞赏。

“女士们付出的最大代价，不只是她们的时间，还有她们双手的劳作；而且，这些摊位上的精良物品是加倍美丽的，因为它们出自我们迷人的南方妇女的灵巧的双手。”

又是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这时，一直懒洋洋地斜靠在思嘉身旁那截

柜台上的瑞德·巴特勒却低声说：“一只神气活现的山羊，你看他像吗？”

思嘉首先是大吃一惊，怎么对亚特兰大这位最受爱戴的公民如此大不敬呢？她用责备的眼光注视着他。不过，这位大夫下颌上那把不停地摇摆着的灰色胡子，也的确使他像只山羊，她瞧着瞧着便忍不住格格地笑了。

“但是，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医院委员会里那些好心的女士们，她们用镇静的手抚慰了许多苦难者的心，把那些为了我们最最英勇的主义而受伤的人从死神的牙关里抢救了出来，她们是最了解我们的迫切需要的。我不想在这里列举她们的名字。我们必须有更多的钱用来向英国购买药品。今天晚上还承蒙那位勇敢的船长来参加我们的盛会，他在封锁线上成功地跑了一年，而且还要继续跑下去，给我们带来所需的药品。瑞德·巴特勒船长！”

虽然这是出其不意，那位跑封锁线的人物还是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太彬彬有礼了，思嘉想，并开始琢磨其中的原因。看来仿佛是这样：他过分表示礼貌，恰恰是由于他对所有在场的人极为轻蔑的缘故。他鞠躬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连坐在角落里的太太们也伸长脖子在看他。这就是可怜的查尔斯·汉密尔顿的遗孀在勾搭的那个人呀！可查理死了还不到一年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黄金，我此刻正在向你们请求，”大夫继续说，“我请求你们作出牺牲，不过这种牺牲，跟我们那些穿灰军服的勇士们正在作出的牺牲比起来，便显得微不足道，简直是可笑的了。女士们，我要你们的首饰。是我 要你们的首饰吗？不。联盟需要你们的首饰，联盟号召你们献出来，我知道没有哪个人会拒绝的。一颗亮晶晶的

宝石戴在一只美丽的手腕上，多好看呀！金光闪闪的别针佩在我们爱国妇女的胸前，多美呀！但是，为主义作出的牺牲比所有这些金饰和宝石要美丽多少倍呢。金子要熔化，宝石要卖掉，把钱用来买药品和其他医药物资。女士们，现在有两位英勇的伤兵提着篮子来到你们面前——”但是他讲话的后一部分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

思嘉首先想到的是深深庆幸自己正在服丧，不允许她戴外祖母留下的那副珍贵的耳坠和那条沉甸甸的金链，以及那对镶黑宝石的金手镯和那个石榴石别针。她看见那个小个子义勇兵用那只未受伤的胳膊挽着一只橡木条篮子在她这边的人群里转来转去，还看见老老小小的妇女热情地嬉笑着在使劲捋镯子，或者装出痛苦的样子把耳坠子从耳朵上摘下来，或互相帮助把项圈上的钩子解开，把别针从胸前取下。周围是一片轻轻的金属碰撞的丁丁声和“等等，等等，我很快就解下来了”的喊声。梅贝尔·梅里韦瑟正在拧她胳膊肘上的一副鸳鸯手钏。范妮·埃尔辛一面叫嚷着“妈，我可以吗？”一面在拉扯髻发上那件世代相传的镶嵌珍珠的金头饰。每当一件捐献品落入篮子，都要引起一阵喝彩和欢呼。

现在，那个咧嘴傻笑的义勇兵胳膊上挽着沉甸甸的篮子向她们的摊位走来了。他从瑞德·巴特勒身边走过时，一只漂亮的金烟盒给随随便便地丢进了篮子。他来到思嘉面前，把篮子放在柜台上，思嘉便摇摇头摊开两手，表示什么也不能给他。要作为在场的独一无二毫无捐献的人，真是太难堪了。这时她看见了自己手上那只金光闪烁的粗大的结婚戒指。

她惶惑地迟疑了一会儿，回想起查尔斯的面孔——他把戒指套上她手指时的那副表情。可是记忆已经模糊，被每次想起他都会立即产生的那种懊恼心情弄模糊了。查尔斯——那个断送她的一生、让她变成了一个老妇人的原因就在他身上呢。

她突然狠狠地掐住那只戒指想把它捋出来，可是它箍得很紧，动不了。这时义勇兵正要向媚兰走去。

“等等！”思嘉喊道。“我有点东西要给你呢！”戒指捋出来了，她准备把它丢进篮子里去，那儿已堆满金链、手表、指环、别针和镯子，可这时她瞥见了瑞德·巴特勒的眼睛。他那撇着的下唇露出一丝微笑。她好像偏要反抗似的把戒指抛在那堆首饰上了。

“啊，亲爱的！”媚兰低声说，一面抓住她的胳膊，眼睛里闪耀着爱和骄傲的光辉。“你真勇敢，真是个勇敢的姑娘！等等——喂，请等等，皮卡德中尉！我也有东西给你呢！”

她在使劲捋自己的结婚戒指，这戒指思嘉知道，自从艾希礼给她戴上以后从没离开过那只手指。世界上也只有思嘉知道，它对媚兰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好不容易给取下来了，接着在媚兰的小小手心里紧紧握了一会，然后才轻轻地落到那首饰堆上。两位姑娘站在那里目送义勇兵向角落里那群年长的太太们走去，思嘉是一副倔强的神态，媚兰则显得比流泪还要凄楚似的。这两种表情都被站在她们身边的那个男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要不是你勇敢地那样做了，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媚兰说着，伸出胳膊抱住思嘉的腰肢，并且温柔地紧搂了一下。有一会儿思嘉很想摆脱她的胳膊，并使劲放开嗓子大叫一声“天知道！”就像她父亲感到恼怒时那个样子，但是她瞥见了瑞德·巴特勒的眼光，才设法装出一个酸溜溜的微笑来。媚兰总是误解她的动机，这使她感到十分懊恼——不过这或许比猜出她的本意要可取得多。

“多么漂亮的一个举动，”瑞德·巴特勒温和地说。“就是像你们所作

出的这样的牺牲，鼓舞了我们军队中那些勇敢的小伙子们。”

思嘉正想狠狠地回敬他几句，但好不容易克制住了。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含有讽刺。她从心底里厌恶他，这个懒洋洋地斜靠在柜台边的家伙。可是他身上有某种刺激性的东西，某种热烈的、富有生命力的、像电流一般的東西。她自己心中全部的爱尔兰气质都被鼓动起来迎接他那双黑眼睛的挑战了。她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男人的锐气打下去一截子。他知道她的秘密，这使他处于对她的优势，而且是十分厉害的，因此她必须改变这种局面，要设法逼他退居下游。她把想要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他看法的冲动使劲压了下去。糖浆往往比酸醋能抓到更多的苍蝇，像嬷嬷经常说的，而她是要抓住并且降服这只苍蝇，使得他再也休想来控制她了。

“谢谢你，”她温柔地说，故意装做不懂他的意思似的。“能得到巴特勒船长这样赫赫有名人物的夸奖，真是荣幸之至啊！”

他掉过头来放声大笑——思嘉听来觉得很刺耳，就像嗥叫一般，于是她的脸又红了。

“怎么，难道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他好像逼着她回答，声音低得在周围一片喧嚷中只有她才能听见。“你为什么不说我不是什么上等人而是个该死的流氓，如果我不自己滚开你就要叫一个勇敢的大兵来把我撵出去吧？”

她真想狠狠地回敬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毅然打住，并换了个腔调说：“怎么，巴特勒船长！你说到哪里去了！仿佛没人知道你是多么有名、多么勇敢的一个——一个——”

“我真对你感到失望了，”他说。

“失望？”

“是的。在头一次不平凡的见面时，我心想总算遇到了一个不但漂亮而且很有勇气的姑娘。可如今我发现你也只不过漂亮罢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胆小鬼了？”

“正是这样。你没有勇气说出你心里的话。我头一次见到你时，我想：这是个万里挑一的女孩子。她不像旁的小笨蛋那样专门相信妈妈所说的一切，并且照着去做，也不管自己心里的感觉如何。她们把自己的感情、希望和小小的伤心事用一大堆漂亮话掩藏起来。那时我想：奥哈拉小姐是个有独特精神的姑娘。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也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心事——或者摔花瓶。”

“啊！那我此刻就要说出我的心事了，”她满腔的怒火冲口而出。“要是你还有一点点教养，你就再也不要到这里来，再也不要跟我说话了。你早就应当知道，我是决不想再来理睬你的！你可不是个上等人！你简直是个讨厌的没教养的东西！你满以为有那几条小小的破船可以逃过北方佬的封锁，你就有权到这里来嘲弄那些正在为主义贡献一切的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了——”

“得了，得了——”他奸笑着央求她。“你开头讲得蛮不错，说出了心里的话，但是请不要跟我谈什么主义嘛。我不高兴听人家谈这些，而且我敢打赌，你也——”

“怎么，你怎么会——”她一开始便发觉自己失去了控制，于是赶快打住，满肚子懊恼自己不小心掉进了人家的陷阱。

“你发现我之前，我就站在那边门道里，观望着你，”他说。“我同

时观望别的女孩子。她们全都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面孔。可你不一样。你脸上的表情是容易理解的。你没有把你的心思放在事业上，并且我敢打赌，你不是在思考我们的主义或医院。你满脸表现出来的是想要跳舞，要好好玩乐一番，可是又办不到。所以你都要发狂了。讲老实话吧。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巴特勒船长，”她尽可能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努力想把已经丢掉了的面子挽回一些。“仅仅凭一个‘伟大的跑封锁线的冒险家’的身份，你是没有权利侮辱妇女的。”

“伟大的跑封锁线的冒险家！这简直是笑话。请求你再给我一点点宝贵的时间，然后再叫我不明不白地走开吧。我不想让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小爱国者，对于我为联盟的主义所作出的贡献，仍处于茫然无知的境地呢。”

“我没有兴趣听你的吹嘘了！”

“跑封锁线对我来说是一桩生意，我从中赚了不少钱。一旦我不再从中赚钱了，我就会撒手不干的。你看这怎么样呢？”

“我看你是个要钱不要脸的流氓——跟那些北方佬一模一样。”

“一点不错，”他咧着嘴笑笑，“北方佬还帮忙我赚钱呢。可不，上个月我还把船径直开进纽约港，装了一船的货物呢。”

“什么！”思嘉惊叫一声，不由得大感兴趣，十分激动。“难道他们不轰你吗？”

“我可怜的天真娃娃！当然不啦。那边有的是联邦爱国者，他们并不反对卖东西给联盟来赚大钱呀。我把船开进纽约，向北方佬公司买进

货物，当然是十分秘密的，然后再开回来。等到这样做有点危险了，我就换个地方，到纳索去，那里同样是这些联邦爱国者给我准备好了火药、枪弹和漂亮的长裙。这比到英国去更方便。有时候，要把它运进查尔斯顿或者威尔明顿，倒稍稍有点困难——不过，你万万不会想到一点点黄金能起多大的作用呀！”

“唔，我知道北方佬很坏，可是不知道——”

“北方佬出卖联邦赚几个老实钱，这有什么不好啊？这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结果反正都一样。他们知道联盟总是要被打垮的，那又为什么不尽早捞几个钱呢？”

“给打垮——我们？”

“当然喽。”

“请你赶快走开好吗——难道我还得叫马车拉我回家去，这才能摆脱你吗？”

“好一个火热的小叛徒！”他说，又咧嘴笑了笑。接着他鞠了一躬，便悠然自得地走开了，让她一个人气得胸脯一鼓一鼓地站在那里。一种连她自己也不怎么理解的失望之情，好比一个孩子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时的失望之情，像火焰般在她心里燃烧。他怎么敢把那些跑封锁线的人说得那么迷人，他怎么竟敢说联盟会被打垮！光凭这一点就该枪毙他——作为叛徒枪毙。她环顾大厅，望着所有熟悉的面孔，那么相信成功、那么勇敢、那么忠诚的面孔，可是不知怎的一丝凄冷的凉意突然向她心头袭来。给打垮吗？这些人——怎么，当然不会！连这个想法本身都是不可能的，不忠的。

“你们俩嘀咕什么了？”媚兰见顾客都走开了，便转过身来问思嘉。“我看见梅里韦瑟太太始终在盯着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亲爱的，你知道她会怎么说呀！”

“唔，刚才这个人太差劲——是个没教养的家伙，”思嘉说。“至于梅里韦瑟那老太太，就让她说去吧。我可不耐烦就专门为她去做个傻里巴几的人呢。”

“怎么，思嘉！”媚兰生气地喊道。

“嘘——嘘，”思嘉提醒她注意，“米德大夫又要讲话了。”

人群听到大夫提高了声音，便再次安静下来。他首先感谢女士们踊跃捐出了她们的首饰。

“那么现在，女士们和先生们，我要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一个会使你们某些人感到震惊的新鲜玩意，不过我请你们记住，这纯粹是替医院、替我们的躺在医院里的小伙子们来着想的。”

人人都争着挤上前去，预先猜想这位不露声色的大夫所要提出的惊人建议究竟是什么。

“舞会就要开场了，第一个节目当然是弗吉尼亚双人舞，接着是一场华尔兹。然后是波尔卡舞、苏格兰轮舞、玛祖卡舞，这些都将用一个弗吉尼亚短舞打头。我很清楚，对于弗吉尼亚双人舞的领头是会有一番小小的竞争的，所以——”大夫擦了擦他的额头，向角落里投去一个滑稽的眼色，他的太太就坐在那些陪护人中间。“先生们，如果你们想同你所挑选的一位女士领跳一场弗吉尼亚双人舞，你就得出钱来请她。我愿意充当拍卖人，卖得的钱都归医院。”

所有正在挥动的扇子都突然停止了，一片激动的嗡嗡声在整个大厅泛滥开来。陪护人所在的那个角落也是一团混乱，其中米德太太急于对丈夫的提议表示支持，可他的那种新花样又是她从心底里不赞成的，因此处于不利地位。埃尔辛太太、梅里韦瑟太太和惠廷太太气得脸都红了。可是突然从乡团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并立即获得其他穿军服的人的附和。年轻姑娘们都热烈鼓掌，兴奋得跳起来。

“你不觉得这是——这简直是——简直有点像拍卖奴隶吗？”媚兰低声说，疑惑地凝视着那位早已设防的大夫，而他在她眼中一直是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思嘉什么也不说，但是她的眼睛在发光，她的心紧缩得有点疼痛。如果她不是寡妇就好了。如果她又是从前的思嘉·奥哈拉，穿着苹果绿衣裳，胸前飘着深绿色天鹅绒饰带，黑头发上簪着月下香，袅袅婷婷地走在外面舞场里，那她就会领那场弗吉尼亚双人舞。是的，一定会这样！那会引起十几位男子来争夺她，争着将自己所出的价钱交给大夫。啊，如今只能强制自己坐在这里当墙花，眼看范妮或梅贝尔作为亚特兰大的美人儿领跳第一场双人舞了！

从那一片嘈杂中忽然冒出了小个儿义勇兵的声音，他用十分明显的法兰西腔调说：“请允许我——用二十美元请梅贝尔·梅里韦瑟小姐。”

梅贝尔刷地一下脸红了，赶紧伏在范妮的肩上，两个人交缠着脖子把脸藏起来，吃吃地笑着，这时已经有许多别的声音在喊着别人的名字，提出不同的价额。米德大夫又是笑嘻嘻的了，他根本不理睬坐在角落里的医院妇女委员会在怎样愤慨地纷纷议论。

开头，梅里韦瑟太太断然大声宣布，她的女儿梅贝尔绝对不参加这

样一种活动；可是，等到梅贝尔的名字喊得最多、价额也提高到了七十五美元时，她的抗议便开始松劲了。思嘉撑着两只臂肘倚在柜台上，望见拥挤的人群在乐台周围兴奋地笑着喊着，挥舞着大把大把南部联盟的钞票，不禁眼红得要冒火了。

如今，他们大家都要跳舞了——除了她和那些老太太们。如今，人人都可以享乐一番了，只有她例外。她发现瑞德·巴特勒就站在大夫的下首时，还没来得及改变脸上的表情，他便看见了她，他的一个嘴角垂了下来，一道眉毛翘了上去。她翘着下巴扭过头来不理他，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用明显的查尔斯顿口音喊她的名字，声音凌驾于所有其他名字之上。

“查尔斯·汉密尔顿太太——一百五十美元——金币。”

人群一听到那个金额和那个名字便顿时鸦雀无声了。思嘉更是惊骇得几乎不能动弹。她坐在那里，双手捧着下巴颏，眼睛瞪得大大的。人们一齐转过身来瞧着她。她看见大夫从台上俯下身来在瑞德·巴特勒耳旁低语些什么，也许是说她还在服丧，不好出来跳舞吧。她看见瑞德懒洋洋地耸了耸肩膀。

“请你另挑一位美人，好不好？”大夫问道。

“不，”瑞德明白地回答。他毫不在意地朝人群扫了一眼，“汉密尔顿太太。”

“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大夫不耐烦地说。“汉密尔顿太太不会——”

思嘉听到一个声音，但最初还没有认出来这就是她自己说话的声

音。

“行，我愿意！”

她一跃而起，但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她生怕站不稳。她那么激动，是因为自己又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又成了全场最为人们所渴望的姑娘，而且，最妙的是，又可以跳舞了。

“哦，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她低声喃喃着，浑身有一股美妙的狂热劲儿。她头一扬迅速走出了摊位，两只脚跟像响板一般敲打着，同时哗地一声把那把黑绸扇子全面甩开。霎时间，她瞥见了媚兰那张惊疑的脸孔，那些陪护人脸上的表情，那些焦急的女孩子，以及士兵们热烈赞扬的神色。

接着她就来到了舞场上，同时瑞德·巴特勒穿过人群向她走来，脸上挂着一丝流里流气的嘲讽的微笑。但是她不在乎——哪怕他就是亚伯·林肯本人她也不在乎！她要重新跳起舞来了。她要领跳那场弗吉尼亚双人舞呢。她轻捷地给他一个低低的屈膝礼和一丝娇媚的微笑。他将手放在他穿着皱边衬衣的胸口上鞠了一躬。本来吓呆了的乐队指挥利维这时立即想起要掩盖这个场面，便大叫一声：“挑好你的舞伴，准备跳弗吉尼亚双人舞呀！”

于是乐队哗地一声奏起了最美妙的舞曲《迪克西》[\[2\]](#)。

“巴特勒船长，你怎么敢叫我出这样的风头呀？”

“可是，汉密尔顿太太，你是明明想出这个风头的嘛。”

“你怎么会在众人面前把我的名字喊出来的呀？”

“你本来也是可以拒绝的嘛。”

“不过——我这是为了主义呢。既然你出了这许多金元，我就不能只顾自己了。请别笑，大家都在瞧着我们呢。”



“他们反正是要看的。请不要拿出什么主义之类的废话来跟我胡聊了。你既然要跳舞，我才给了你这个机会。这是双人舞最末一种舞步的进行曲吧，是不是？”

“对——真的，我该停下来休息了。”

“为什么，是我踩了你的脚吗？”

“没有——不过他们会议论我的。”

“你当真顾虑这些——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吗？”

“唔——”

“你又不是在犯什么罪，是吗？干吗不跟我跳华尔兹？”

“可是如果我妈会——”

“原来还拴在妈妈的裙带上呢。”

“唔，你总是把品德说得那么一钱不值，真讨厌死了。”

“可品德本来就是一钱不值嘛。你怕人家议论吗？”

“不——但是——好，我们别谈这个了。谢天谢地，华尔兹开始了。双人舞总是叫我跳得喘不过气来。”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究竟你觉得旁人的议论要不要紧呢？”

“唔，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我就说——不要紧！不过，一个女孩子通常是关心这种事的。只是今晚嘛，我不管了。”

“好样的！你这才是自己在思想，而不是让旁人替你思想呢。这就开始聪明起来了。”

“唔，可是——”

“一旦你像我这样惹起了那么许多人议论，你就会明白这原来是没有关系的。想想看，在查尔斯顿就没有哪家人家愿意接待我的。即使我对我们正义神圣的主义作出了贡献，也改变不了他们的禁忌啊。”

“多可怕呀！”

“唔，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你还没有丢掉自己的名誉，你就永远也不会明白名誉这个东西是个多大的负担，也不会明白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难听可又真实。只要你经常备有足够的勇气——或者金钱——你就用不着什么名誉了。”

“金钱并不是能买到一切的啊。”

“大概有人对你说过这话了。你自己决不会想出这种陈腔滥调来的。它买不到什么呀？”

“唔，这我不明白——反正，幸福或爱情是买不到的。”

“一般说来，它也能买到。万一不行时，它也可以买一种最出色的代用品。”

“你真有那么多钱吗，巴特勒船长？”

“这问题显得好没涵养啊，汉密尔顿太太。我简直是有点吃惊了。不过嘛，是这样。作为一个从小就两手空空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年轻人，我干得是蛮不错的。我有把握在封锁线上捞到一百万。”

“唔，不可能吧！”

“唔，会的。要知道，从一种文明的毁灭中也像从它的建设中那样，能捞到大量的金钱。可这个道理大多数人好像并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家庭，我的家庭，以及今晚在场的每个家庭，都凭的是把一片荒野改变为一片繁荣而致富的。这就是帝国建设时期。在帝国建设时期有大钱好赚。不过，在帝国毁灭时期能赚的钱更多呢。”

“你这谈的是什么帝国呀？”

“就是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帝国——这个南方——这个南部联盟——这个棉花王国——它如今正在我们脚下崩溃。只不过大多数笨蛋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利用这崩溃所创造的大好形势罢了。我就是从这毁灭中发财致富的。”

“那么你真的认为我们会被打垮了？”

“是的。为什么要做鸵鸟呢？”

“啊，亲爱的，我最不爱谈这样的事了。你能不能也说些有趣的话呢，巴特勒船长？”

“要是我说你的眼睛像一对金鱼缸，它们满满地盛着最清澈的绿水，当金鱼就像现在这样游到水面上来时，你就美丽得要命了——这样说你会高兴吗？”

“唔，我不高兴这样……你听这音乐不是很美妙吗？唔，我可以跳一辈子华尔兹！可以前我并不觉得那么需要它呢。”

“你是我搂抱过的最漂亮的舞伴了。”

“巴特勒船长，你别把我搂得这么紧呀。大家都在看呢。”

“要是没有人看着我们，你会高兴我这样搂着吧？”

“巴特勒船长，你有点忘形了。”

“一点儿也没有。我怎么会呢，有你搂在我怀里？……这是什么曲子，是新的吗？”

“是的，不是好极了么？这是我们从北方佬手里缴获的。”

“叫什么名字？”

“《到这场残酷战争结束时》。”

“歌词是怎样的？唱给我听听。”

亲爱的人儿啊，你可还记得

我们上次相会的时刻？

那时你跪在我脚边，

对我说你多么爱我。

啊，你穿着灰色的戎装

那么骄傲地在我面前站着，

你发誓无论命运怎样拨弄，

你永不背叛我和你的祖国。

我悲伤、孤独，我流泪叹息，

可音信杳然，毫无结果！

但愿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

我们能重新愉快地会合！

“当然，原来是‘蓝色的戎装’，我们把它改成了‘灰色’……唔，你的华尔兹跳得真好，巴特勒船长。大多数高个子男人都不行，你知道的。

真不敢去想我今后要过多少年才能再跳舞呢。”

“几分钟就行了嘛。下一场双人舞我还要投你的标，还有再下一场，再下一场。”

“唔，别这样，我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投了！我的名声眼看就毁了。”

“本来就是够坏的了，再跳一场又何妨呢？等我跳过五六场之后，兴许让给别的小伙子跳那么一场两场，不过最后一场还得归我。”

“唔，好的。我知道自己是疯了，但不管它了。无论人家怎么说，我都一点也不在乎了。我在家里已坐腻了，我就是要跳，要跳——”

“也不再穿黑衣服了？我讨厌丧服。”

“可是我总不能脱掉这丧服呀——巴特勒船长，你别把我搂得这么紧呀。你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

“你那生气的模样才好看呢。我偏要搂得再紧一点——你瞧——就想试试你会不会真的生气。你自己没有意识到，那天在‘十二橡树’村你气得摔家伙时，那模样有多迷人呀！”

“啊，请你——你能不能把那件事忘掉？”

“不，那是我平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一位娇生惯养的带有爱尔兰人坦率品性的南方美人——你很有爱尔兰人气质，你知道。”

“唔，亲爱的，音乐结束了，皮蒂帕特姑妈也从后面屋里出来了。我知道梅里韦瑟太太一定会告诉她。啊，千万千万，我们快到那边去，

也好朝窗外看看。我不想让她现在看见我。她那眼睛睁得像碟子一样大呢。”

[1] 班卓琴是一种吉他类乐器。

[2] 《迪克西》是1859年丹尼尔·埃米特为供黑人游吟艺人表演而作的歌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联盟军亦唱此歌。

第十章

第二天早晨吃鸡蛋饼的时候，皮蒂帕特姑妈在伤心落泪，媚兰一声不响，思嘉则是一副倔强不屈的神气。

“不管他们怎么议论，我不在乎。我敢打赌，我给医院挣的钱比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多——比我们卖出那些旧玩意儿所有的收入还多。”

“唔，亲爱的，钱有什么了不起呢？”皮蒂帕特一面哭泣，一面绞着两只手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怜的查理死了还不到一年……这讨厌的巴特勒船长就让你那么抛头露面，而他又是个可怕的、可怕极了的家伙，思嘉。惠廷太太的堂姐科尔曼太太，她丈夫刚从查尔斯顿来，跟我谈了这个人的情况。他是个好人家的败类——啊，巴特勒家怎么会养出像他这样的不肖子来呀！他在查尔斯顿没人接待，名声坏透了，还牵涉到一个女孩子——那种坏事连科尔曼太太都不好意思去听呢——”

“唔，我就不信他会坏到那个地步，”媚兰温和地说。“他看起来完全是个上等人嘛，而且，你只要想想他曾那么勇敢地跑封锁线——”

“他并不是勇敢，”思嘉执拗地说，一面把半缸糖浆倒在鸡蛋饼上。“他是为了赚钱才去干的。他跟我这样说过。他对南部联盟毫无兴趣，他还说我们会被打垮呢。不过，他的舞跳得好极了。”

她的这番话把听的人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吭声了。

“老在家里待着我已腻了，也不想再这样待下去。要是他们全都在

议论我昨晚的事，那么反正我的名声已经完了，他们再说什么别的也就没有关系了。”

她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巴特勒的观点。这观点来得那么巧，并且非常适合她现在的想法。

“啊！要是你母亲听见了，她会怎么说呀？她又会怎样看我呢？”

思嘉一想起母亲听到自己女儿的不名誉行为时必然会出现的那种惊惶失措的神色，便觉得有股冰凉的罪恶感袭上心头。但她再一想，亚特兰大和塔拉相距二十五英里呢，于是又鼓起勇气来了。皮蒂姑妈决不会告诉爱伦的。因为那会使她这个监护人处于很不体面的地位。只要皮蒂不嚼舌头，她就没事了。

“我看——”皮蒂说，“是的，我看我最好是给亨利写封信去谈谈——尽管我极不愿意这样做——可他是我们家惟一的男人，让他去对巴特勒船长表示责备的意思——啊，亲爱的，要是查理还活着多好——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再理睬那个人呀，思嘉！”

媚兰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上，盘子里的鸡蛋饼早已凉了。她站起身来，走到思嘉背后，伸出胳膊抱住她的脖子。

“亲爱的，”她说，“你不要难过。我明白，你昨晚做了件勇敢的事，这对医院有很大帮助。如果有人敢说你一句半句，我会起来对付他们的……皮蒂姑妈，你别哭了。思嘉也实在够苦的了，哪儿也不能去，她还是个孩子呢。”她用手指摆弄着思嘉的黑发。“要是我们偶尔出去参加一点社交活动，那兴许要好一些。也许我们太只顾自己了，总是闷闷不乐地关在家里。战争时期跟平时不一样嘛。每当我想到城里那些士兵，他们远离家乡，晚上也没什么朋友好去拜访的——还有医院那些伤

兵，他们已经可以起床，但是还不能回到部队里去——这样，我觉得我们真有点自私了。我们应当立即收三个正在康复的伤员到家里来，像别的人家那样，同时请几个士兵每逢礼拜天来这里吃饭。好了，思嘉，你不用着急，人们一旦了解就不会说什么了。我们知道你是爱查理的。”

思嘉本来根本不着急，倒是对于媚兰在她头发里摆弄的那两只手却有点不耐烦了。她真想使劲将脑袋一摆，说一声：“简直是瞎扯！”因为她还清楚地记得，昨晚那些乡团队员、民兵和住院的伤兵曾怎样争着要跟她跳舞来着。在这世界上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媚兰来充当她的保护人。她能保护自己的，谢谢你了。如果那些不怀好意的老婆子硬要大喊大叫——好吧，没有她们她也会照样过下去。世界上有那么多漂亮的军官，她干吗还要为这些老婆子的叫嚷发愁呢！

皮蒂帕特正在媚兰的安慰下轻轻地拭眼睛，这时普里茜拿着一封厚厚的信跑进来了。

“给你的，媚兰小姐。一个黑小子给你带来的。”

“我的？”媚兰诧异地问，一面拆信封。

思嘉正在吃她的鸡蛋饼，所以不曾注意，直到发觉媚兰呜呜咽咽地哭了，才抬起头来，看见皮蒂帕特姑妈正把一只手放到胸口上去。

“艾希礼死了？”皮蒂帕特尖叫一声，把头往后一仰，两只胳膊便瘫软地垂下去了。

“啊，我的上帝！”思嘉也叫了一声，顿时血都冷了。

“不是的！不是的！”媚兰喊道，“快！思嘉！拿她的嗅盐来，闻吧，闻吧，亲爱的，你觉得好些了吗？使劲吸呀。不，不是艾希礼。真

抱歉，我把你吓坏了。我哭了，是因为太高兴了，”她忽然把那只紧握着的手松开，把手里的一件东西放到嘴唇上亲了亲。“我多么高兴，”说着，又是一阵呜咽。

思嘉匆匆瞥了一眼，发现那是一个又粗又重的金戒指。

“读吧，”媚兰指着地板上的信说。“啊，他多可爱，多好的心啊！”

思嘉莫名其妙地把那张信笺拾起来，只见上面用粗黑的笔迹写道：“南部联盟也许需要它的男士们的鲜血，但是还不索要它的女士们的爱情的血液。亲爱的太太，请接受这个我对你的勇气表示敬意的标志，并请你不要以为你的牺牲没有意思了，因为这只戒指是用十倍于它的价值赎回来的。瑞德·巴特勒船长。”

媚兰把戒指套在手指上，然后珍惜地看着它。

“我告诉过你他是个上等人，不是吗？”她回过头去对皮蒂帕特这样说，一丝明朗的微笑从她脸上的泪珠里透露出来。“只有一位崇高而用心的上等人才会想到那叫我多么伤心——我愿意拿出我的金链子来代替。皮蒂帕特姑妈，请你务必写个条子去，请他星期天来吃午饭，好让我当面谢谢他。”

由于心情激动，旁的人好像谁也不曾想起巴特勒船长没有把思嘉的戒指也退回来。可是思嘉想到了，并且很恼火。她知道那不是由于巴特勒船长为人高尚而促使他做出这样一个豪侠的举动。那是因为他希望获得邀请到皮蒂帕特家里来，并且精确无误地算准了怎样才能得到这一邀请。

“我听说了你最近的行为，心中感到极为不安，”爱伦的来信中这样

写道，思嘉坐在桌前阅读，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一定是那个讨厌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思嘉在查尔斯顿和萨凡纳时，常听人说亚特兰大的人比南方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爱议论和干预旁人的事，现在她才相信了。义卖会是星期一晚上举行的，今天才星期四呢。是哪个缺德的老婆子自告奋勇给爱伦写了信呢？有那么一会儿她怀疑到皮蒂帕特身上，可是立即打消了这种想法。可怜的皮蒂帕特，由于害怕因思嘉举止不当而受到指责，一直心惊胆颤，她是不大可能把自己作为监护人的失职行为告诉爱伦的。说不定是梅里韦瑟太太干的吧。

“我很难相信你会这样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教养。对于你在服丧期间到公众场合去露面这一过失，考虑到你是很想对医院有所帮助，我还可以原谅。但是你居然去跳舞了，而且是同巴特勒船长这样一个人！我听到过许多他的事情（谁没有听到？）并且波琳上星期还写了信来，说他名声很坏，在查尔斯顿，连他自己家里也没有接待他，当然他那位伤透了心的母亲例外。他这样一个品性糟透了的人准会利用你的年幼无知，叫你出风头，好公开破坏你和你家庭的名誉。怎么皮蒂帕特小姐会这样玩忽职守，没有好好监护你呀？”

思嘉望着桌子对面的姑妈。老太太认出了爱伦的手迹，她那张肥厚的小嘴胆怯地嘟着，像个害怕挨打想凭眼泪来逃避的小孩子一般。

“我一想起你这么快便忘记了自己的教养，就伤心透了。我已经打算立即把你叫回家来，但这要由你父亲去斟酌处理。他星期五到亚特兰大去跟巴特勒船长交涉，并把你接回家来。我担心他会不顾我的劝告对你发火。我祈望这样的卤莽行为只是由于年轻和欠考虑而引起的。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为我们的主义服务了，我也希望我的几个女儿都像我这样，可不要辱没——”

信中还有更多这类的话，但思嘉没有读完。她生平第一次给彻底吓坏了。她现在已不再那样满不在乎和存心反抗了。她觉得自己的确是年幼胡来，就像十岁时在餐桌旁向爱伦摔了一块涂满黄油的饼干那样。她思量着，她那慈祥的母亲如今也在严厉地责备她，而她父亲就要到城里来跟巴特勒船长办交涉了。她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父亲会很凶的。她终于知道自己已不再是个可爱的淘气孩子，不能坐在他膝头上扭来扭去赖掉一场惩罚了。

“不是——不是坏消息吧？”皮蒂帕特紧张得发抖地问她。

“爸爸明天要来了，他会像只鸭子抓无花果虫那样扑向我来呢，”思嘉忧心忡忡地回答。

“普里茜，把我的嗅盐拿来，”皮蒂帕特烦躁地说，接着把椅子往后一推，丢下刚吃一半的饭不管了。“我——我觉得要晕了。”

“嗅盐在你的裙兜里呢，”普里茜说，她在思嘉背后跳来跳去，欣赏着这幕感人的戏剧。她知道，杰拉尔德先生发起脾气来常常是煞好看的，只要不发在她的头上就好了。皮蒂从裙腰上把药瓶摸了出来，赶快送到鼻子跟前。

“你们大家都得守在我身边，一刻也不要丢下我单独同他在一起，”思嘉喊道。“他是挺喜欢你们两个的，只要你们在场他就不敢跟我闹了。”

“我可不行，”皮蒂帕特胆怯地说，一面站起身来。“我——我觉得不大舒服。我得躺下休息。明天我要躺一整天。你们务必向他转达我的歉意。”

“胆小鬼！”思嘉心想，忿忿地瞪了她一眼。

媚兰一想起要面对奥哈拉先生那大发雷霆的模样，也吓得脸发白了，可是她仍然鼓起勇气来保护思嘉。“我会——我会帮助说明你那样做完全是为了医院。他一定会谅解的。”

“不，他不会，”思嘉说。“并且，唔，如果硬叫我这么丢脸地回塔拉去，我就要像母亲警告过的那样，死给他看！”

“啊，你不能回去，”皮蒂帕特一声惊叫，又哭起来了。“要是你回去，我就只好——是的，只好请亨利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你知道，我是怎么也不能跟他一起住的。我只跟媚兰两个人在屋里时，一到晚上就紧张死了，因为有那么许多男人在城里呀。可是你这个人很勇敢，有你在，家里没有一个男子汉我也不怕了！”

“唔，他不会把你带回塔拉去！”媚兰说，看样子她也快要哭了。“如今这就是你的家了。我们要是没有你，怎么办呢？”

“你要是知道我对你真正的看法，就会巴不得让我走了，”思嘉满不高兴地说，但愿除媚兰之外还有别的人能帮助她躲过父亲的谴责。要由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来保护你，那才讨厌呢。

“也许我们应当取消对巴特勒船长的邀请——”皮蒂首先提出来。

“唔，那不行！那就显得太不礼貌了！”媚兰着急地嚷道。

“扶我上床去吧。我眼看要犯病了，”皮蒂帕特哼哼着。“啊，思嘉，你怎么让我受这个罪呀？”

第二天下午杰拉尔德抵达时，皮蒂帕特已经病倒在床上了。她好几

次从紧闭的卧室里传出道歉的口信，并吩咐让那两个惊惶失措的女孩子主持晚餐。杰拉尔德尽管也吻了吻思嘉，并在媚兰的脸颊上表示赞许地拧了一下，叫了声“媚兰姑娘”，可始终保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态度。思嘉心里很难受，觉得还不如让他大喊大叫地咒骂一通要痛快得多。媚兰坚守诺言，像个影子似的寸步不离地紧挨着思嘉，而杰拉尔德又是那么讲究的一个上等人，不好在她面前责备自己的女儿。思嘉不得不承认媚兰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仿佛她压根儿不知道有过什么差错似的，并且一开始吃晚饭就巧妙地让他忙于说话，不得空。

“我很想听听县里所有的情况，”她笑容满面地对他说，“英迪亚和霍妮太不爱写信了，可我知道你是了解那边一切动静的。给我说说乔·方丹的婚礼吧。”

杰拉尔德被恭维得高兴起来。他说那次婚礼不怎么热闹，“不像你们几位姑娘当初办的那样，”因为乔只有很少几天的休假。芒罗家的小女儿萨莉长得很漂亮。可惜他记不起她穿的什么衣服了，但是他听说她连件“隔朝”衣也没有呢！

“真的吗？”她们俩像受了侮辱似的惊叫道。

“真的，因为她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二朝’，”杰拉尔德解释说，接着便大笑起来，也来不及反省这种话可能是不适宜对女人说的。思嘉听到他的笑声便兴致勃勃了，并且庆幸媚兰有这个本领。

“第二天乔便回弗吉尼亚去了，”杰拉尔德赶忙补充一句。“以后也没有搞什么拜访和舞会。塔尔顿那对孪生兄弟如今也还待在家里。”

“我们听说了。他们复元了吗？”

“他们的伤势不重。斯图尔特伤在膝头上，布伦特被一颗米尼式子弹打穿了肩胛。你们也听说过他们在表彰英勇事迹的快报上列名了吗？”

“没有呀！给我们说说吧！”

“两个都是冒失鬼。我想他们身上一定有爱尔兰人血统，”杰拉尔德得意地说。“我忘记他们干了些什么，不过布伦特现在是个中尉了。”

思嘉听了他们的功绩感到很高兴，仿佛觉得这功绩自己也有份似的。一个男人只要曾经追求过她，她就永远忘不了他是属于她的，他所做的一切好事也就有助于她的荣誉了。

“我还有个消息是你们两人都感兴趣的，”杰拉尔德说。“听说斯图又在‘十二橡树’村求婚了。”

“是霍妮还是英迪亚？”媚兰兴奋地问，而思嘉几乎是愤愤地瞪着眼珠子等待说下去。

“唔，当然了，是英迪亚小姐。她不是一直牢牢地抓住他，直到我们家这个小妞儿去勾引他为止吗？”

“唔，”媚兰对于杰拉尔德这股直率劲儿感到有点尴尬。

“还不只这样呢，如今小布伦特又喜欢到塔拉来转悠了！”

思嘉不好说什么。她的这位情人的变节行为在她看来几乎是一种侮辱。尤其她还记得，当她告诉这对孪生兄弟她快要和查理结婚时，他们表现得多么粗野。斯图尔特甚至威胁要杀死查理或思嘉，或者他自己，或者所有这三个人。那一次闹得可真紧张呀！

“是苏伦吗？”媚兰问，脸上流露出高兴的微笑。“不过我想，肯尼迪先生——”

“唔，他呀？”杰拉尔德说。“弗兰克·肯尼迪还是那样蹑手蹑脚的，连见了自己的影子也害怕。他要是再不说清楚，我就要问问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不。布伦特的主意是打在我那小姐儿身上。”

“卡琳？”

“她还是个孩子呢！”思嘉尖刻地说，终于又开口了。

“她比你结婚的时候只小一岁多一点点呢，小姐，”杰拉尔德反驳道。“你这是在抱怨你过去的情人看上了你的妹妹喽？”

媚兰脸红了，她很不习惯这样的坦率态度，于是示意彼得去把甘薯馅饼拿进来。她在心里拼命寻找别的话题，最好既不牵涉到某个具体的人而又能使奥哈拉先生不要谈起他此行的目的。她什么也想不出来，不过奥哈拉一打开话匣子，便只要有人听他，也用不着你去怂恿了。他谈到物资供销部的需求每月都在增加，谈到杰斐逊·戴维斯多么奸滑愚蠢，以及那些被北方佬以重金招募到军队的爱尔兰人怎样耍流氓，等等。

酒摆到桌上了，两位姑娘站起来准备走开，这时杰拉尔德皱着眉头严峻地看了他女儿一眼，叫她单独留下来陪他一会儿。思嘉无可奈何地瞧着媚兰，媚兰无计可施，绞着手里的手绢，悄悄走出去，把那两扇滑动的门轻轻拉上了。

“好啊，姑娘！”杰拉尔德大声说，一面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你干得不错嘛！你这是想再找一个丈夫啦，刚当了几天寡妇？”

“别这么大声嚷嚷，爸爸，用人们——”

“他们早知道了，一定的，大家都听说咱们家的丑事了。你那可怜的母亲给气得躺倒了，我也抬不起头来。真丢人呀！不，小家伙，这一回你休想再用眼泪来对付我了，”他急速地说下去，口气中微微流露着惊恐，因为看见思嘉的眼睑已开始眨巴眨巴，嘴也撇了。“我了解你。你是丈夫一死马上就会跟别人调情的。不要哭嘛。今天晚上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我要去看看这位漂亮的巴特勒船长，这位拿我女儿名誉当儿戏的船长。但是明天早晨——现在你别哭了。这对你毫无好处，毫无好处。我已经决定，你明天早晨就跟我回塔拉去，省得你再让我们大家丢脸。别哭了，好孩子。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这不是很漂亮的礼物吗？瞧呀！你怎么给我添这许多麻烦呢，叫我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老远跑到这里来？别哭了！”

媚兰和皮蒂帕特睡着好几个小时了，可思嘉仍然醒着躺在闷热的黑暗中，她那颗憋在胸腔里畏缩着的心显得很沉重。要在这生活刚刚重新开始的时候就离开亚特兰大，就回家去，去见母亲，这该多可怕呀！她宁死也不愿意去跟母亲见面。她但愿自己此刻就死了，那时大家都会后悔自己怎么就这样狠心呢。她的头在火热的枕头上转过来转过去，直到隐隐听见寂静的大街上有个声音远远地传来。那是一个怪熟悉的声音，尽管那样模糊，听不清楚。她从床上溜下来，走到窗口。街道两旁那些交拱着的树木，在一片繁星密布的幽暗天空下，显得柔和而黑黝黝的。声音愈来愈近，那是车轮的声响，马蹄的得得声和人声。她忽然咧嘴一笑，因为她听到一个带浓重爱尔兰土腔和威士忌酒味的声音在高唱《矮背马车上的佩格》，她明白了。这一回尽管不是在琼斯博罗旁听了法庭审判，但杰拉尔德这次回家的情景却是同上次的一模一样。

思嘉隐约看见一辆马车在屋前停下来，几个模糊的人影下了车。有

个什么人跟着他。那两个影子在门前站住，随即门闩一响，思嘉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杰拉尔德的声音。“现在我要给你唱《罗伯特·埃米特挽歌》，这支歌你是应该熟悉的，小伙子。让我教你唱吧。”

“我很想学呢，”他的那位同伴答道，他那拖长的声调中好像抑制着笑声似的。“不过，以后再说吧，奥哈拉先生。”

“啊，我的上帝，这就是那个姓巴特勒的家伙呀！”思嘉心里想，开始觉得懊恼，但随即高兴起来。至少他们没有搞决斗，而且他们一定很投机，才在这个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回家来。

“我要唱，你就得听，要不我就宰了你，因为你是个奥兰治分子。”

“不是奥兰治分子，是查尔斯顿人。”

“那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更坏呢。我有两个姨姐妹就在查尔斯顿，我很清楚。”

“难道他想让所有的邻居都听见吗？”思嘉惊恐地想道，一面伸手去找自己的披肩。可是她怎么办呢？她不能深更半夜下楼去把父亲从大街上拖进来呀！

这时倚在大门上的杰拉尔德二话不说，便昂着头用低音吼着唱起《挽歌》来。思嘉将两只臂肘搁在窗棂上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本是支很美妙的歌，只可惜她父亲唱不成调儿。她自己也是喜欢这支歌的，还跟着歌词沉思了一会，那是这样开始的：

她距离年轻英雄的长眠之地很远，

她的情人们正围着她在这里悲叹。

歌声在继续，她听见皮蒂帕特和媚兰的房间里有了声响。可怜的人，她们都给吵醒了。她们不习惯像杰拉尔德这样充满血性的男人。歌唱完了，两个人影叠在一起从过道上走来，登上台阶。接着是轻轻地叩门声。

“我看只好我下楼去了，”思嘉想。“他毕竟是我父亲，而皮蒂是死也不会去的。”而且，她不想让人们看见杰拉尔德这副模样。要是彼得去扶他上床，他准会发脾气的。只有波克才懂得怎样对付他。

她用披肩紧紧围着脖子，点起床头的蜡烛，然后迅速从黑暗的楼梯上下去，走到前面穿堂里。她把蜡烛插在烛台上，开了门，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看见瑞德·巴特勒衣着整齐地搀扶着她那位矮矮胖胖的父亲。那首《挽歌》显然已成了杰拉尔德的天鹅之歌，因为他已经老实地挂在这位同伴的臂膀上了。他的帽子不见了，那头波浪式的长发乱成一堆白马鬃似的，领结歪到了耳朵下面，衬衫胸口上满是污秽的酒渍。

“是你父亲吧，我想？”巴特勒船长说，黝黑的脸膛上闪烁着两只乐呵呵的眼睛。他一眼便看遍了她那宽松的睡衣，仿佛把那条披肩都看穿了。

“把他带进来，”她毫不客气地说，对自己的装束感到很不好意思，同时恼恨父亲使她陷入了任凭此人嘲笑的尴尬境地。

巴特勒把杰拉尔德推上前来。“让我帮你送上楼去好吗？你是弄不动他的。他沉得很呢。”

她听到这一大胆的提议，便吓得张口结舌了。试想果真巴特勒船长上楼去了，此刻正畏缩着躲在被子里的皮蒂帕特和媚兰会怎样看呢！

“哎哟，不用了！就放到这里，放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好了。”

“你是说寡妇自焚 [\[1\]](#)？”

“你要是留神把话说得文明一点，我就感激不尽了。这儿，把他放下吧。”

“要不要替他脱掉靴子？”

“不要，他本来就是穿着靴子睡的。”

她不小心说溜了嘴，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因为他把杰拉尔德的腿交叉起来时轻轻地笑了。

“现在请你走吧。”

他走过黑暗的穿堂，拿起那顶掉在门槛上的帽子。

“星期天来吃午饭时再见吧，”他边说边走出门去，随手轻轻把门带上。

思嘉五点半钟起身，这时仆人们还没有从后院进来动手做早餐。她溜进静悄悄的楼下客厅里。杰拉尔德已经醒过来，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圆圆的脑袋，仿佛要把它捏碎似的。思嘉进去时他偷偷朝她看了看。他这样动动眼睛也觉得痛苦不堪，接着便呻吟起来。

“哎哟，真要命了！”

“你干的好事呀，爸爸！”她忿忿地低声说。“那么晚回来，还唱歌把所有的邻居都吵醒了。”

“我唱歌了？”

“唱了！把《挽歌》唱得震天响呢！”

“可我压根儿记不得了。”

“邻居们会到死还记得的。皮蒂帕特小姐和媚兰也是这样。”

“真倒霉，”杰拉尔德呻吟着，动着长了厚厚一层苦苔的舌头，在焦干的嘴唇上舔了一圈。“一玩儿起来，以后的事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玩儿？”

“巴特勒那小子吹牛说他玩儿扑克天下无敌——”

“你输了多少？”

“怎么，我赢了，当然。只消喝一两杯我就准赢。”

“拿出你的荷包来我看看。”

仿佛动弹一下都很痛苦似的，杰拉尔德好不容易才从上衣口袋里取出荷包，把它打开。他一看里面是空的，这才愣住了。

“五百美元，”他说，“准备给你妈向跑封锁线的商人买东西用的，如今连回塔拉的盘费也没了。”

思嘉气恼地瞧着那个空荷包，心中渐渐形成一个念头，并且很快就明确了。

“我在这里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她开始说，“你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

“闭住你的嘴，孩子。你没看见我的头都快炸了吗？”

“喝得醉醺醺的，带着巴特勒船长这样一个男人回来，扯开嗓子唱歌给大家听，还把口袋里的钱输得精光。”

“这个人太会玩牌了，简直不像个上等人。他——”

“要是妈听到了会怎么说呢？”

他忽然惊慌失措地抬起头来。

“你总不至于向你妈透露让她难过吧，你会吗？”

思嘉只嘟着嘴不说话。

“试想那会叫她多伤心，像她这么个柔弱的人。”

“那么你也得想想，爸，你昨晚还说我辱没了家庭呢！我，只不过可怜巴巴地跳了一会舞，给伤兵挣了点钱嘛。啊，我真想哭。”

“好，别哭，”杰拉尔德用祈求的口气说。“我这可怜的脑袋还怎么受得了呀，它真的就要炸了！”

“你还说我——”

“得了，得了，小家伙，别为你这可怜的老父亲说的什么话伤心了，他是完全无心的，并且什么事情也不懂！当然，你是个又乖又好心的姑娘，我很清楚。”

“还要带我不光彩地回家去吗？”

“噢，亲爱的，我不会这样做。那是逗你玩儿的。你也不要跟妈前提这钱的事，她已经在为家里的开支发急了，你说呢？”

“不提，”思嘉爽气地说，“我不会提的，只要你让我还留在这里，并且告诉妈说，那只不过是些刁老婆子的闲扯罢了。”

杰拉尔德伤心地看着女儿。

“这等于是敲诈了嘛。”

“昨晚的事也很不名誉呢。”

“好吧，”杰拉尔德只得哄着她说，“我要把那件事统统忘掉。现在我问你，像皮蒂帕特这样一位体面的女士，家里会藏得有白兰地吗？要是能喝一杯解解昨晚的酣醉——”

思嘉转过身来，踮着脚尖经过穿堂，到饭厅里去拿那瓶白兰地酒，这是皮蒂帕特每当心跳发晕或者好像要晕时总得喝一口的，因此思嘉和媚兰私下称之为“治晕药水”。思嘉脸上是一片得胜的神色，对于自己这样不孝地摆弄父亲一点不觉得羞耻。如今，即使还有什么多嘴多舌的人再给爱伦写信，她也可以从谎言中得到宽慰了。如今她可以继续待在亚特兰大了。如今，她可以凭自己高兴做几乎任何想做的事了，因为皮蒂帕特本来就是没主见的女人。她打开酒柜，拿出酒瓶和玻璃杯，把它们抱在胸前站了一会儿，想象着美妙的远景。

她仿佛看见在水声潺潺的桃树溪畔举行野餐和在石山举行大野宴的情景，还有招待会、跳舞会，坐马车兜风，以及星期日晚上在小店吃晚餐，等等。所有这些活动她都要在场，并且成为其中的核心，成为一群

群男人围聚着的核心。男人们会很快坠入情网，只要你在医院里给他们稍稍做点事情就行。现在她不再对医院那么反感了。男人生病时总是容易感动的。他们很轻易就会落到一位机灵姑娘的手里，就像在塔拉农场，只要你把果树轻轻一摇，一个个熟透了的苹果就掉下来了。

她拿着那瓶能叫人重新振作的酒回到父亲那里，一路在心中感谢上帝，因为著名的奥哈拉家族的头脑毕竟没有抵挡住昨晚的那场搏斗；她并且突然想起：也许瑞德·巴特勒还和这件事有些关系呢。

[1] 英语中“长沙发”和“寡妇自焚”这两个词读音有些近似。

第十一章

那以后一个星期的一天下午，思嘉从医院回来，感到又疲倦又气愤。其所以疲倦，是因为整个上午都站在那里，而气愤的是梅里韦瑟太太狠狠地责备了她，因为她替一个伤兵包扎胳膊时坐在他的床上。皮蒂姑妈和媚兰都戴好了帽子，带着韦德和普里茜站在走廊上，准备出外作每周一次的访问活动。思嘉请他们原谅不奉陪了，便径直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

思嘉听见马车轮的声音已远远消失，知道现在家里已没有人看得见了，便悄悄溜进媚兰的房里，拿钥匙把门反锁好。这是一间整洁的小小闺房，安静而温暖地沐浴在下午四点斜照的阳光里。除了很少几块地毯之外，光滑的地板上一无所有，雪白的墙壁也只有一个角落被媚兰作为神龛装饰了起来。

这里悬挂着一面南部联盟的旗帜，底下是媚兰的父亲在墨西哥战争中用过的那把金柄的军刀，它也是查尔斯出去打仗时佩带过的。还有查尔斯的肩带和插手枪的腰带，连同套子里的一只左轮，也挂在这里。在军刀和手枪之间是查尔斯本人的一张银版照像，他身穿笔挺的灰色军装英武地站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神采奕奕，嘴唇上流露着腼腆的微笑。

思嘉对那张照片连瞧也没瞧，便毫不犹豫地向屋子里床旁边那张桌子走去，桌上摆着一个四方的花梨木信匣。她从匣子里取出一束用蓝带子扎着的信札，那是艾希礼亲手写给媚兰的。最上面的一封是那天上午才收到的，思嘉把它打开了。

思嘉头一次来偷看这些信时，还感到良心上很不安，也生怕被发

觉，以致双手哆嗦得几乎取不出信来。可后来干的次数一多，那点从来就不怎么讲究的荣誉感以及怕人发现的顾虑也就渐渐消失了。偶尔之间她也会心一沉，想到“母亲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她明白，母亲宁愿让她死也决不容许她干出这种无耻的勾当来。所以思嘉起初很苦恼，因为她还想做一个在各方面都像母亲的人。可是想读这些信的诱惑力实在太强大，使得她把这样的考虑都渐渐置之度外了。现在她已经成了老手，善于把那些不愉快的思想索性从心里撻开。她学会了对自己说：“我现在不去想这件那件烦人的事了，等到明天再想吧。”往往到明天，那个思想压根儿已不再出现，或者由于一再推迟而淡漠起来，觉得并不怎么烦人了。这样，偷看艾希礼的信这件事也就不再是她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

媚兰对于艾希礼的信则向来是慷慨大方的，往往要给皮蒂姑妈和思嘉朗读几段。可那些没有读的段落呢，它们正是思嘉感到痛苦的地方，并促使她去偷看这位大姑子的邮件。她必须弄清楚究竟艾希礼从结婚以来是否已经爱媚兰了。她必须弄清楚他是不是在假装爱她。他在信里给她写温柔亲昵的话吗？他表现了什么样的感情？又是用怎样热烈的口气表达的呢？

她小心地把信笺摊开。

艾希礼的细小匀整的笔迹在她眼前跃然出现，她开始阅读，“我亲爱的妻”，这个称呼立即使她松了一口气。他毕竟还没有称呼媚兰为“宝贝”或“心肝”呢。

“我亲爱的妻：你来信说你深恐我在向你隐藏我的真实思想，问我近来在想些什么——”

“哎哟，我的天！”思嘉深感歉疚地想道。“隐藏他的真实思想。媚兰了解了他的心思吗？或者我的心思？她是不是猜疑他和我——”

她把信更凑近一些，紧张得双手发抖，但是读到下一段时又开始轻松了。

“亲爱的妻，如果我向你隐藏了什么，那是因为我也不想给你加重负担，使你在担心我的身体安全的同时还要为我心理上的困扰担忧。不过我什么也瞒不住你，因为你对我太了解了。请不用害怕。我没有受伤，也没有生过病。我有足够的东西吃，间或还有一张床好睡。作为一个士兵，不能有旁的要求了。不过，媚兰，我心头压着许多沉重的想法，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扉。

“入夏以来，我晚上总睡不好，经常在营里熄灯后许久还没有入睡，只好一次又一次仰望星星，心里这样想：‘你怎么到了这里，艾希礼·威尔克斯？你为了什么而打仗呢？’

“当然不是为名誉和光荣。战争是肮脏的事业，而我不喜欢肮脏。我不是个军人，我也没有不惜从炮口里寻求虚名的志愿。不过，如今我已到这里打仗来了——我这个天生的地地道道的乡下书呆子！因为，媚兰，军号激不起我的热血，战鼓也催不动我的脚步，我已经清清楚楚看出我们是被出卖了，被我们南方人狂妄的私心所出卖了——我们相信我们一个人能够击垮十个北方佬，相信棉花大王能够统治世界呢！我们被那些高高在上、备受尊敬和崇拜的人们出卖了，他们用空谈、花言巧语、偏见和仇恨，用什么‘棉花大王’、‘奴隶制’、‘州权’、‘该死的北方佬’把我们引入了歧途。

“因此，每当我躺在毯子上仰望着天空责问自己‘为了什么而打

仗’时，我就想起州权、棉花、黑人和我们从小被教养着憎恨的北方佬，可是我知道所有这些都不是我来参加战争的理由。另一方面，我却看见了‘十二橡树’村，回想月光怎样从那些白柱子中间斜照过来，山茱萸花在月色中开得多么飘飘若仙，茂密的蔷薇藤把走廊一侧荫蔽得在最热的中午也多么清凉。我还看见母亲在那里做针线活，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听见黑人薄暮时疲倦地一路歌唱着从田里回来，准备吃晚餐，还听见吊桶下井打水时辘轳吱吱嘎嘎的响声。从大路到河边，中间是一片宽广的棉田，前面是辽阔的远景，黄昏时夜雾从低洼处升起，周围渐渐朦胧起来。所有这些，正是为了这些，我才到这里来的，因为我既不爱死亡和痛苦，也不爱光荣，更不对任何人怀有仇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国心，就是对家庭和乡土的爱吧。不过，媚兰，意义还更深一点。因为，媚兰，我上面列举的这些仅仅是我甘愿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东西的象征，即我所热爱的那种生活的象征罢了。因为我是在为以往的日子、为我所最珍爱的旧的生活方式而战斗，这种生活方式，无论命运的结局怎样，我担心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无论胜也罢，败也罢，我们同样是要丧失的。

“如果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建立我们梦想的棉花王国，我们也仍然是失败了，因为我们会变成一个不同的民族，旧的宁静的生活方式会从此消失。世界会来到我们的门口吵着要买棉花，我们也可以规定自己的价格。那时，我担心我们会变得跟北方佬一模一样，像他们那样专门牟利，贪得无厌，一切商品化，而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蔑视的。如果我们失败了，啊，媚兰，如果我们失败了呢？

“我并不是怕危险，怕被俘，怕受伤，甚至死亡，如果死神一定要来的话；我怕的是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时代去了。而我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我不属于现在这个残杀的疯狂时代，

我害怕自己会跟未来的世界格格不入，即使我尽力去适应它。你也不行，亲爱的，因为你和我属于同一个血统。我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不过可以肯定不是像过去那样美丽和令人满意的光景。

“我躺在那些酣睡的小伙子们附近，瞧着他们，心中暗忖那对孪生兄弟，或者亚历克斯，或者凯德，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自己是在为主义而战，而这个主义在枪响时便立即丧失了，因为我们的主义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它现在已不复存在。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会有这些想法，所以他们是幸运的。

“当我向你求婚时，我不曾为我们设想到这一点。我只想到要在‘十二橡树’村像过去那样平和、舒适而安定地生活下去。媚兰，我们两人是一样的，一样爱好宁静，因此我看见我们前面是一段长长的平静无事的岁月，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读书、听音乐和做梦。可没有想到会像今天这样，从来也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我们竟会碰到这种局面，这种旧的生活方式的毁灭，这种血腥的屠杀和仇恨！媚兰，我们有什么值得这样做的呢——州权，奴隶，棉花，都不值得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蒙受今天所遭遇或将来可能遭遇的灾难，因为如果北方佬打垮了我们，前景就可怕得不堪设想了。而且，亲爱的，他们还很可能把我们打垮呢！

“我不应该给你写这些话的。我甚至不应该去想这些。可是你问过我心里在想些什么，而且失败的恐惧确实存在。你还记得举行大野宴和宣布我们订婚那天的情况吗？那天有个名叫巴特勒、口音像来自查尔斯顿的人，由于他批评南方无知，几乎引起了一场争斗。你是否还记得，因为他说我们很少有铁厂和工厂，棉纺厂和船只，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那对孪生兄弟便要开枪打他呢？你是否还记得，他说过北方佬舰队能够把我们严密地封锁起来，让我们的棉花运不出去？他是对的。我们

是在使用革命战争时代的毛瑟枪对付北方佬的新的来福枪，而封锁线已经愈来愈紧，很快连药品也要弄不进来了。我们本来应当重视像巴特勒这样的冷嘲派，他们了解情况，并且敢于说出来，而不像政治家那样只有笼统的感觉罢了。他实际上是说南方除了棉花和傲慢态度之外，是没有什么东西来打这场战争的。现在棉花已没有价值，惟一剩下的只有他所说的那种傲慢了。不过，我要把这种傲慢称为无比的勇气。如果——”

但是思嘉没有继续读下去，便小心地把信折起来，装进封套，因为读得实在有点厌烦了。而且，信中用的那种语调，那些谈论失败的蠢话，也叫她隐隐感到压抑。她毕竟不是要从媚兰的这些信件中来了解艾希礼的令人费解而枯燥无味的思想呀。这些思想，他以前坐在塔拉农场的走廊上时，她已经听得够多的了。

她惟一想知道的是，艾希礼给不给妻子写那种感情热烈的信。看来至今还没写过。她读了读信匣里的每一封信，发现其中没有哪一封是一个哥哥对妹妹所不能写出来的。信写得很亲切，很幽默，很随便，但决不是情书。思嘉自己收到过的热烈的情书太多了，只要一过目是决不会看不出真正的感情特征的。可这些信中没有那样的特征。像每回偷看之后那样，她浑身有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因为她确信艾希礼还在爱着她。她还常常满怀轻蔑地试想，为什么媚兰竟看不出艾希礼仅仅把她当做一个朋友在爱她呢？媚兰显然没有从丈夫的信中发现什么缺陷，不过她从来不曾收到过别的男人的情书，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好拿来跟艾希礼的信作比较了。

“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怪信来，”思嘉想。“要是我有个丈夫给我写这种无聊的废话，看我怎样教训他！怎么，连查理写的信也比这些强得多呢！”

她把那些信的边缘揭开，看看上面的日期，记住它们的大概内容。其中没有什么生动地描写军营和冲锋的段落，像达西·米德给他父母或可怜的达拉斯·麦克卢尔给他的两位姐姐费思和霍普写的信那样。米德家和麦克卢尔家给他们的所有邻居骄傲地朗读那些信，而思嘉只好暗暗地感到羞耻，因为媚兰没有从艾希礼那里收到过这样的信来给缝纫会的人朗读。

仿佛艾希礼给媚兰写信时故意压根儿不谈战争，并且设法在他们两人周围画一个没有时间性的魔幻圈子，把自从萨姆特要塞事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通通排除在外面。仿佛他甚至是在设想根本就没有战争这回事。他写到他跟媚兰曾经读过的书和唱过的歌，写到他们所熟悉的老朋友和他在大旅游中去过的地方。所有的信中都流露出一种想回到“十二橡树”村来的渴望心情，一页又一页地写狩猎，写寒秋，星光下在幽静的林中小道上骑马漫游的情景，写大野宴和炸鱼宴，写万籁无声的月夜和那幢古老住宅的宁静的美。

她思索着刚刚读过的那封信中的话：“没有想到会像今天这样，从来也没有想到啊！”它们好像是一个痛苦的灵魂面对着某种他所不能面对而又必须面对的东西在发出呼叫似的。这使她感到困惑，因为他既然不害怕受伤甚至死亡，还害怕什么呢？她生来不善于分析，现在只好同这种复杂的思想作斗争了。

“战争把他搅乱了——他不喜欢那些使他困扰的事情……例如我……他爱我，可是他害怕跟我结婚，因为——因为怕我打乱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他不见得就是害怕。艾希礼并不是胆小鬼。他受到快报的表扬，斯隆上校在那封给媚兰的信中谈到他领头打冲锋的英勇事迹，这都说明他一点也不胆小。他一经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就谁也不比他勇敢或更加坚决了，不过——他这人是生活在自己的脑子里而不是

在外界人世间，他极不愿意出来深入现实，并且——唔，我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要是我早几年就理解了他的这个特点，我想他一定跟我结婚了！”

她把那束信贴在胸口上站了一会儿，恋恋不舍地想着艾希礼。自从她初次爱上他那天以来，她对他的感情从没改变过。当时她才十四岁，那一天她站在塔拉农场走廊上，看见艾希礼骑在马上微笑着缓缓而来，他的头发在早晨的阳光下银光闪闪，那时这种感情便突然袭上心头，使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她的爱情仍然是一个年轻姑娘对一位她不能理解的男人的仰慕，这个男人的许多品质都是她自己所没有却十分敬佩的。他仍然是一个年轻姑娘梦想中的完美无缺的骑士，而她的梦想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承认他爱她，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一个吻罢了。

读完那些信后，她深信即使他已经跟媚兰结婚，但仍是爱她思嘉的；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她就几乎没有别的奢望了。她仍然是那个年轻的天真未凿的姑娘。要是查理曾经用他那摸摸索索的笨拙劲儿和羞羞答答的亲昵举动轻轻扣动了她内心的情欲之弦，那么她对艾希礼的梦想就不会满足于一个吻了。可是她单独同查理在一起的那几个月光之夜并不曾触发她的情窦，也没有使她臻于成熟。查理没有唤醒她对于所谓情欲、所谓温存、所谓肉体与灵魂上的真正接触的观念，因此她才保持着这种天真未凿的状态。

对她来说，情欲只不过是屈从那种不可理解的男性狂热罢了，那是女性分享不到乐趣的一种痛苦而尴尬的举动，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痛苦的分娩程序。在她看来，结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她举行婚礼之前，母亲曾含蓄地告诉她，结婚是女人必须庄严而坚决地忍受的某种事件，后来她当了寡妇，别的已婚妇女时常悄悄说的一些话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思嘉很高兴，自己在情欲和结婚方面总算已经过关了。

思嘉与结婚这件事已经是不相干了，但与恋爱则并非如此，因为她对艾希礼的爱情是不一样的，那是与情欲或婚姻没有关系的，是一种神圣而十分惊人地美丽的东西，一种在长期被迫默不作声、但时常以回忆和希望来维持着的过程中偷偷增长的激情。

她叹息着用带子把那一束信小心地捆好，又一次（第一千次）暗想究竟艾希礼身上有什么东西在躲避她的理解。她想把这个问题思考出一个满意的结论来，但是像往常那样，结论不听从她那简单头脑的指挥，偏偏拒不出现。她把那捆信放回到匣子里，把盖子盖好。这时她皱起眉头，因为她回想刚才读过的那封信中，最末一段提到了巴特勒船长。真奇怪，艾希礼怎么对那个流氓一年前说过的话有那么深的印象呢？巴特勒船长无可否认地是个流氓，不管他跳舞跳得多么美妙。只有一个流氓才能说出像他在义卖会上说出的那些有关南部联盟的话来。

她向对面的镜子走去，在那里得意洋洋地理了理头发。她又精神起来了，就像每次看见自己的白皙皮肤和斜斜的绿眼睛时似的，微笑着漾出那两个酒窝来。这时，她愉快地瞧着镜中的影像，记起艾希礼一直多么喜爱她的酒窝，便把巴特勒船长从心中打发走了。至于爱着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偷看那个女人的信件，这些并没有引起她良心的谴责，因而也就不会妨碍她欣赏自己的青春美貌和重新确信艾希礼对她的爱了。

她开了门，轻心快意地走下阴暗的螺旋形楼梯，走到一半便开始唱起《到这场残酷战争结束时》来了。

第十二章

战争在继续进行，大部分是成功的，但人们已不再说“再来一个胜仗就可以结束战争”这样的话了，也不再说北方佬是胆小鬼了。现在大家都已明白，北方佬远不是胆小鬼，而且决不是再打一个胜仗就能把他们击垮的。不过南部联盟军在摩根将军和福雷斯特将军指挥下在田纳西州打的胜仗，以及第二次布尔溪战役的胜利，是可以作为击溃北军的战利品而加以吹嘘的。当然，这些胜利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亚特兰大各个医院和一些居民家里，伤病员在大量拥入，同时有愈来愈多的女人穿上了丧服，奥克兰公墓里那一排排的士兵坟墓也每天都在增加。

南部联盟政府的货币在惊人地贬值，生活必需品价格随之急剧上涨。物资供销部门征收的食品税已高到使亚特兰大居民的饮食也开始蒙受损失了。白面极贵又很难买到，因此普遍以玉米面包代替饼干、面包卷和蛋糕。肉店里已几乎不卖牛肉，连羊肉也很少，而羊肉的价钱又贵得只有阔气人家才买得起。好在还有充足的猪肉，鸡和蔬菜也不少。

北方佬对南部联盟各州港口的封锁已加紧了，因此像茶叶、咖啡、丝绸、鲸须衣襟、香水、时装杂志和书籍等奢侈品，就既稀少又很贵了。甚至最便宜的棉织品的价格也在飞涨，以致一般女人都在唉声叹气地改旧翻新，对付着换季的衣着。多年以来尘封不动的织布机现在从阁楼上取了下来，几乎家家的客厅里都能见到家织的布匹。几乎每个人，士兵、平民、妇女、小孩和黑人，都穿上了这种家织土布的衣裳。灰色，作为南部联盟军制服的颜色，如今在日常穿着中已经绝迹，而由一种白胡桃色的家织布所替代了。

各个医院已经在为缺乏奎宁、甘汞、鸦片、哥罗仿、碘酒等等而发愁了。纱布和棉布绷带现在也很贵重，用后不能丢掉，所以凡是在医院服务的女人都带着一篮篮血污的布条回家，把它们洗净熨平，然后再带回医院给别的伤员使用。

但是，对于刚刚从寡妇蛰居中跑出来的思嘉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愉快和兴奋的时候而已。甚至节衣缩食她也一点不以为苦，只要重新回到这广阔的世界里便心满意足了。

她回想过去一年的沉闷日子，一天又一天毫无变化地过着，便觉得眼前的生活已大大加快，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每天早晨开始的都是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日子，她会遇到一些新的人，他们要求来拜访她，说她多么漂亮，说他们多么希望享有特权去为她战斗甚至付出生命。她能够而且的确在爱着艾希礼直到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息，可是这并不妨碍她去引诱别的男人来向她求婚。

当前正在继续的战争给了后方人们一个不拘常规地进行社交活动的机会，这使老人们大为吃惊。做母亲的发现陌生男人来拜访女儿，他们既没有介绍信又家世来历不明；更可怕的是她们的女儿竟与这些人手携手地坐在一起！就说梅里韦瑟太太吧，她是直到结婚以后才吻她的丈夫的，现在看见梅贝尔竟在吻那小个子义勇兵雷内·皮卡德了，这叫她怎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特别是当梅贝尔公然表示不觉得羞耻时，她就更加惊恐万状了。即使雷内很快便向她求了婚，也没有缓和这一紧张局面。梅里韦瑟太太觉得南方正在道德上迅速而全面地崩溃，并且经常提出这样的警告。其他作母亲的人也衷心赞同她的意见，并将问题归咎于战争。

可是那些说不定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就会牺牲的男人，是不耐烦等待

一年才去要求叫一位姑娘的小名的（当然还得冠以“小姐”的称号）。他们也不会履行战前规定的那种冗长的正式求婚礼节。他们总是在三四月之内就提出订婚的要求。至于女孩子们，她们本来很清楚上等人家的姑娘一般要拒绝男方三次，而如今却在头一次就急忙接受了。

这种不正规的状况使思嘉觉得战争还是相当有趣的。除了护理工作肮脏和卷绷带太麻烦以外，她不怕战争永远拖延下去。事实上，她现在对医院里的事情已能镇静地应付了，因为那里还是一个很好很愉快的狩猎场呢。那些无依无靠的伤兵会乖乖地屈服于她的魅力之下。只要给他们换换绷带，洗洗脸，拍打拍打他们的枕头，给他们打打扇子，他们很快就爱上你了。啊，经历了过去一年的暗淡日子，这里就是天堂了！

思嘉又回到她跟查尔斯结婚以前所处的地位，还仿佛根本没有嫁给他，根本没有感受过他死亡的打击，根本没有生过韦德似的。战争、结婚和生孩子一点没有触动她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就从她身边过去了，她一点也没有改变。她有一个孩子，可是那所红砖房子里其他的人在仔细照料着他，她简直可以把他忘了。她在思想和感情上又成了原来的思嘉，原来县里的那个美女。她的思想和行为又恢复到往昔那个模样，可是活动的天地却大大扩展了。她不顾皮蒂姑妈那些朋友们的非议，仍然像结婚以前那样为人行事，如参加宴会啦，跳舞啦，同士兵一起骑马外出啦，彼此调情啦，凡是她在姑娘时期做过的一切现在都做，只差没有脱掉丧服了。她知道脱丧服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但皮蒂帕特和媚兰是会死活不同意的。而且她当寡妇也像做姑娘时一样迷人，只要对她不加干涉她就照样快乐，只要不使她为难她就乐于助人，而且对自己的姿容和到处招人爱慕也是十分得意的。

在这个几周以前还令人痛苦的地方，如今她感到愉快起来了。她高兴又有了一些情人，高兴听他们说她仍然那么美丽，这是在艾希礼已经

跟媚兰结婚而且正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她所能享受到的最大愉快。不过在目前，即使想起艾希礼已经属于别人也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因为他毕竟远在他方呢。亚特兰大和弗吉尼亚相距数百英里之遥，他有时好像就是她的，犹如是媚兰的一个样。

一八六二年秋天就这样在护理、跳舞、坐马车和卷绷带中飞快地过去了，连回塔拉小住几回也没有花去多少日子。在塔拉的小住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很少机会像在亚特兰大所希望的那样跟母亲清静地长谈，也没有时间陪着她做针线活儿，闻闻她窸窣走动时从马鞭草香囊中散发的隐隐香味，或者让她的温柔的手在自己脸颊上轻轻抚摩一番。

母亲瘦了，好像有满腔的心事，而且从清早开始起，一直要到全农场的人都入睡以后许久才得休息。南部联盟物资供销部的需求一月比一月高，她的任务便是设法让塔拉农场拼命生产。连杰拉尔德也不得闲，这是多年以来头一次，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监工来代替乔纳斯·威尔克森的工作，每天都得亲自骑马到田里去来回巡视。既然母亲忙碌得每天只能道一声晚安，父亲又整天在大田里，思嘉便觉得塔拉这地方已无法待下去。甚至她的两个妹妹也各有各的心事，不得清闲。苏伦现在同弗兰克·肯尼迪达到了某种“默契”，并以一种思嘉觉得几乎难以忍受的寓意在唱起《到这场残酷战争结束时》来了。还有卡琳，她太迷恋布伦特·塔尔顿了，也不能陪伴思嘉或给她带来什么乐趣。

尽管思嘉每回都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到塔拉老家去的，但她收到皮蒂和媚兰不可避免地催她回来的信时，也并不觉得难过。倒是母亲在这种时候，想到她的长女和惟一的外孙即将离开她，总要长吁短叹，默默地伤心一番。

“但是我不能只顾自己把你留在这里，既然那边需要你在亚特兰大

参加护理工作，”母亲说。“只是——只是，亲爱的，我总觉得还没有来得及跟你好好谈谈，没有好好地重新叙一叙母女之情，而你很快就走了。”

“我永远是你的小女孩，”思嘉总是这样说，一面把头紧靠在母亲胸口，内心深感歉疚。她没有告诉母亲，她急于回到亚特兰大去不是要为南部联盟服务，而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跳舞，还有许多情人。近来有许多事情她向母亲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瑞德·巴特勒经常到皮蒂帕特姑妈家来这件事。

在义卖会之后几个月里，瑞德每次进城都要来拜访皮蒂帕特姑妈家，然后带着思嘉一起坐马车外出，陪她去参加跳舞会和义卖会，并在医院外面等着把她送回家来。她也不再担心他会泄露她的秘密了，不过在意识深处仍潜藏着一个不安的记忆，即他目睹过她那件最丢人的事，知道她和艾希礼之间的真正关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每次跟她过不去时，她都不说什么。可是他却时常跟她过不去。

他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比她曾经有过的任何情人都大，所以她在他跟前简直是个毫无办法的孩子，不能像对待那些年龄与她相近的情人那样来对待和支配他。他总是显得若无其事，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反而十分好玩似的；因此她即使被气得闷声不响了，也觉得自己给他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她在他的巧妙引逗下往往会勃然大怒，因为她兼有父亲的爱尔兰人脾性和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略带狡黠的姣好面容。在这以前，她除非在母亲跟前，是从来不控制自己的脾气的，可如今为了避免他那得意的咧嘴冷笑，便不得不忍痛把已到嘴边的话也憋了回去。她恨不得他也发起脾气来，那时她就不会有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感觉了。

她几乎每次跟他斗嘴都没有占到便宜，事后总是狠狠地说这个人不行，没有教养，不是上等人，她再也不同他交往了。可是或迟或早，他又回到了亚特兰大，又假装来拜访皮蒂姑妈，以过分的殷勤送给思嘉一盒从纳索带来的糖果。或是在社交性的音乐会上抢先占一个思嘉身旁的座位，或者在舞会上紧盯着她，而她对他这种殷勤的厚脸皮态度照样感到高兴，总是笑呵呵的，宽恕了他过去的冒失，直到下一次再发生为止。

尽管他的有些品性叫人很恼火，她还是更加盼望他来拜访了。他身上有一种她无法理解而令人兴奋的东西，一种与她所认识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东西。他那魁伟俊美的身躯不乏惊人之处，因此只要他走进屋来就让你觉得突然受到肉体的冲击，同时那双黑眼睛流露着卤莽无礼和暗暗嘲笑的神色，这给思嘉以精神上的挑战，激起她下决心要把他降服。

“这几乎像是我已经爱上他了！”她心中暗想，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我并没有，只是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那种兴奋的感觉依然存在。他每次来看她们，他那全副的男性刚强之气总要使得皮蒂姑妈的这个富有教养的上等人家显得既狭小又暗淡，而且颇有点酸腐味儿。思嘉并不是这个家庭中惟一对他产生奇异而非情愿反应的人，因为连皮蒂姑妈也被他逗得心慌意乱了。

皮蒂明明知道爱伦会不赞成巴特勒来看她的女儿，也知道查尔斯顿上流社会对他的排斥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可是她已抵制不住他那精工设计的恭维和殷勤，就像一只苍蝇经不起蜜糖缸的引诱那样。加之，他往往送给她一两件从纳索带来的小礼品，口称这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专门为她跑封锁线买来的——这些礼物无非是别针、织针、钮扣、丝线、发夹之类。不过，这种小小奢侈品现在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以致妇女们

只好戴手工做的木制发卡，用布包橡子当钮扣，而皮蒂又缺乏道德上的毅力，只好接受巴特勒的馈赠了。此外，她还有一种孩子般的嗜好，喜欢新颖的包装，一看见这些礼品便忍不住要打开来看看，既然打开了又怎好再退还呢？于是，收下礼品之后，她就再也鼓不起勇气来说什么由于名声上的关系，他不适宜常来拜访这三位没有男性保护的单身妇女了。的确，只要瑞德·巴特勒在屋子里，皮蒂姑妈便觉得自己需要一位男性保护人，这是不难想见的。

“我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时常无可奈何地叹息。“可是——说真的，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好人，如果只凭感觉来说的话——嗯，他在内心深处是尊重妇女的。”

媚兰自从收到那只退回来的结婚戒指以后，便觉得瑞德·巴特勒是个难得那么文雅而精细的上等人，现在听皮蒂这样评论，还不免感到震惊呢。他一向对她很有礼貌，可是她在他面前总有点怯生生的，这主要是因为跟每一个不是从小就认识的男人在一起时都会感到羞涩的缘故。她还暗暗地非常为他难过，这一点要是巴特勒知道了定会高兴的。她深信一定有某种罗曼蒂克的伤心事把他的生活给毁了，才使他变得这样强硬而苛刻，而他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好女人的爱。她一向生活在深闺之中，从没见过什么恶人恶事，也很难相信它们是存在的，因此当她听到人们悄悄谈论瑞德和那个女孩子在查尔斯顿发生的事情时，便大为震惊和难以相信。所以，她不仅没有对他产生恶感，反而更加暗暗地同情他，觉得他蒙受了重大的冤屈，她为之愤愤不平。

思嘉默默地同意皮蒂姑妈的看法。她也觉得巴特勒不尊重女人，只有对媚兰或许是例外。每当他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她的身躯时，她总觉得自己像没穿衣服似的。这倒并不是他说了什么。如果他说出来，她是可以狠狠地教训他几句的。可恶的是他那双眼睛从一张黝黑的脸上讨

厌和肆无忌惮地向你瞧着时那副模样，仿佛所有的女人都不过是他自己高兴时享用的财产罢了。这副模样只有跟媚兰在一起时才不会出现。他望着媚兰时脸上从没有过那种冷冷的品评神态，眼睛里从没有嘲讽意味；他对媚兰说话时，声音也显得特别客气，尊敬，好像很愿意为她效劳似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媚兰比对我好得多，”有天下午思嘉不耐烦地对他说，当时媚兰和皮蒂睡午觉去了，她单独跟他在一起。

原来刚才有一个小时之久，她一直望着他手里拿着媚兰正在绾卷准备编织的那团毛线，也一直在注意媚兰详细而自豪地谈起艾希礼和他的晋升时那副又呆板又叫人看不透的表情。思嘉知道瑞德对艾希礼没有什么太高的评价，而且毫不关心他最近当上了少校这件事。可是他却很有礼貌地在应答媚兰，并喃喃地说了一些赞许艾希礼英勇的应酬话。

思嘉气恼地想：要是我，只要一提起艾希礼的名字，他就会竖起眉毛讨厌地笑起来了！

“我比你漂亮得多，”她继续说道，“就是不理解你为什么偏偏对她更好一些。”

“我敢说你是在妒忌吧？”

“啊，别胡猜！”

“你又使我失望了。如果说我对威尔克斯太太好一些，那是因为她值得这样。她是我生平很少见过的一个温厚、亲切而不自私的人。不过你或许没有注意到她的这些品性。而且，尽管她还年轻，她却是我有幸结识过的很少几位伟大女性之一呢。”

“那么你是说你不认为我也是一位伟大女性喽？”

“我想，在我们头一次遇见时，我们就彼此同意你根本不是个上等女人了。”

“啊，看你再敢那么可恨，那么放肆地提起这件事来！你怎能凭那点小孩子脾气就说我的坏话呢？而且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我已经长大，要是你不经常提起来说个不休，我就压根儿把它忘记了。”

“我并不认为那是小孩子脾气，也不相信你已经改了。即使今天，只要你一不如意，你还会像当时那样摔花瓶的。不过你现在大体上是称心惬意的，所以用不着摔那些小古董了。”

“啊，你这——我真恨不得自己是个男人！那样我就要把你叫出去，把你——”

“把我宰了，以消你心头之恨。可是我能在五十码之外打中一个银币呢。最好还是抓住你自己的武器——酒窝呀，花瓶呀，等等。”

“你简直是个流氓！”

“你是想用这种辱骂来激怒我吗？很遗憾，我只能叫你失望。单凭一些符合实际的谩骂是不能让我生气的。我的确是个流氓，又怎能不是呢？在这个自由国家，只要自己高兴，人人都可以当流氓嘛。像你这样的人，亲爱的女士，明明心地是黑的却偏要掩盖它，而且一听到别人这样骂，你就大发雷霆，那才是伪君子呢。”

在他那冷静的微笑和慢条斯理的批评面前，她实在毫无办法，因为她以前从没碰到过这样难以对付的人。她的武器诸如蔑视、冷漠、谩骂，等等，现在都不好使用了，因为无论她怎么说都不能让他感到羞

耻。根据她的经验，骗子最坚决要维护的是他的诚实，懦夫最坚决要维护的是他的勇敢，粗人是他的文雅，痞子是他的荣誉。可这条规律对于瑞德并不适用。他承认你所说的一切，并且笑嘻嘻地鼓励你再说下去。

在这几个月里，他经常来来去去，来时不预先通报，去时不说再见。思嘉从来没有发现他究竟到亚特兰大来干什么，因为别的跑封锁线的商人很少从海滨这么远跑来的。他们在威尔明顿或查尔斯顿卸了货物，同一群群从南方各地聚集到这里来购买封锁商品的商人接头。她要是想到，他居然这样不辞跋涉来看她，便应当觉得高兴，不过她即使虚荣得有点反常，也还不怎么相信这一点。如果他曾经表示过爱她，妒忌那些成天围着她转的男人，甚至拉着她的手，向她讨一张照片或一条手绢来珍藏在身边，她就会得意地认为他已经被她的魅力迷住了。可是，他却仍然叫你心烦，不像个恋爱的样子，而最糟糕的是他似乎已经识破她引诱他上钩的手腕了。

他每次进城来都会女性当中引起一阵骚动。这不仅仅由于他周围有股冒险的跑封锁线商人的罗曼蒂克气息，还因为这中间夹杂着一种危险和遭禁的刺激性成分。他的名声太坏了！因此亚特兰大的太太们每聚会闲谈一次，他的坏名声就增长一分，可这只能使他对年轻姑娘们具有更大的魅力。因为这些姑娘都很天真，她们只听说他“对女人很放荡”，至于一个男人究竟是怎么个“放荡”法，她们就不清楚了。她们还听见别人悄悄地说，女孩子跟他接近是危险的。可是，尽管名声这样坏，他却自从第一次在亚特兰大露面以来，连一个未婚姑娘的手也没有吻过，这不很奇怪吗？当然，这一点也只不过使他显得更神秘和更富于刺激性罢了。

除了军队中的英雄，他是在亚特兰大被谈论最多的人物。人人都很清楚，他是由于酗酒和“跟女人的某种瓜葛”而被西点军校开除的。那件

关于他连累了一位查尔斯顿姑娘并杀了她兄弟的可怕丑闻，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人们还从查尔斯顿朋友的信中进一步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位意志刚强、性格耿直和令人敬爱的老绅士，他把二十岁的瑞德分文不给地赶出了家门，甚至从家用《圣经》中画掉了他的名字。从那以后，瑞德加入一八四九年采金的人潮到过加利福尼亚，后来到了南美洲和古巴。他在那些地方的经历据说都不怎么光彩，譬如，为女人闹纠纷啦，决斗啦，给中美洲的革命党人私运军火啦，等等，其中最坏的是干上了赌博这个行当，像亚特兰大人所听说的。

在佐治亚，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男性成员或亲戚在参加赌博，输钱，甚至输掉房子、土地和奴隶，使得全家苦恼不堪。不过，这与瑞德的情况不同。一个人可以赌得自己破产，但仍不失其上等人身份，可是一旦成了职业赌徒就是被社会遗弃的了。

假如不是战争带来了动乱和他本人为南部联盟政府做事的原故，瑞德·巴特勒是决不会为亚特兰大所接待的。可是现在，甚至那些最讲究体面的太太们也觉得为了爱国心，有必要宽大为怀了。有些更重情感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巴特勒家这个不肖之子已经在悔改并企图弥补自己的罪过了。所以太太们感到理该通融一些，特别对这样勇敢的一位跑封锁线的商人。现在人人都知道，南部联盟的命运就像寄托在前线军人身上那样，也寄托在那些封锁线商船逃避北方佬舰队的技巧上了。

有谣传说，巴特勒船长是南方最出色的舵手之一，又说他行动起来是不顾一切和泰然自若的。他生长在查尔斯顿，熟悉海港附近卡罗来纳海岸的每一个小港小湾、沙洲和岩礁，同时对威尔明顿周围的水域也了如指掌。他从没损失过一只小船或被迫抛弃一批货物。当战争爆发时，他突然从默默无闻中冒了出来，用手头的钱买了一条小小的快艇，而现在，封锁线货物的利润已增加到二十倍，他也拥有四条船了。他用高薪

雇用了很好的驾驶员，他们在黑夜载着棉花偷偷离开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向纳索、英国和加拿大驶去。英国的棉纺厂正在那里停工待料，工人在挨饿，所以每个骗过了北方佬舰队的封锁线商人都可以在利物浦随心所欲地要高价呢。瑞德的几条船在为南部联盟政府运出棉花和运进南方所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两方面都是特别幸运的。因此，那些太太们对于这样一位勇敢人物便很能宽恕，并且把他的许多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

他身材魁伟，在他面前走过的人都不觉回头看看。他随意花钱，骑一匹野性的黑公马，衣着也是很讲究入时的。这最后一点就足以引人注目了，因为现在军人的制服已经又脏又破，老百姓即使穿上最好的衣裳也看得出是精心修补过的。思嘉觉得还从没见过像他身上穿的这么雅致的淡米色方格花呢的裤子呢。至于他的那些背心，则都是十分漂亮的货色，尤其那件白纹绸上面绣有小小粉红蔷薇花蕾的，更是精美无比。这样的衣着配上潇洒的风度，倒显得非常相称而不徒见其华丽了。

只要他着意显示自己的魅力，那是很少有女人能够抵制得住的，结果连梅里韦瑟太太也不得不为之动容，并邀请他星期天到家里来吃午饭了。

梅贝尔·梅里韦瑟准备在那位小个儿义勇兵下次休假时同他结婚，她一想起这件事就哭鼻子，因为她下定决心要穿一件白缎子衣服结婚，可是在南部联盟境内找不到白缎子。连借也没处借，为的是多年以来所有的缎子结婚礼服都拿去改作军旗了。爱国心很强的梅里韦瑟太太想批评自己的女儿，并想指出对于一位拥护南部联盟的新娘来说，穿家织布的结婚礼服也很体面嘛，可这是没有用的。梅贝尔非要穿缎子不行。为了主义，她宁愿、甚至自豪地不戴发夹，或者没有钮扣和好的鞋子，没有糖果和茶，但就是要穿一件缎子的结婚礼服。

瑞德从媚兰那里听到了这件事，便从英国带回来许多码闪亮的白缎子和一条精美的网状面纱，作为结婚礼品送给她。他采取的手法很巧妙，以致你很难想象怎样能向他提起付钱的事，而且梅贝尔高兴得几乎要吻他了。梅里韦瑟太太知道，送这么昂贵的礼品——而且是一件衣服料子——是极为不正常的，可是当瑞德以十分漂亮的措辞说，对于我们一位出色英雄的新娘来说，用无论多么美丽的衣饰来打扮她都不过分，这样她就无法拒绝了。于是梅里韦瑟太太便邀请他到家里来吃午饭，觉得这个面子比付钱还他的礼品还要有意思些。

他不仅给梅贝尔送来了缎子，而且能对这件礼服的式样提出宝贵的建议。在巴黎，这个季节的裙圈比较宽大，裙裾却短一些。它们已不用皱边，而是做成扇形的花边折叠在一起，把底下镶有穗带的衬裙露出来。他还说他在街上已看不到穿宽松长裤的人，因此设想那已经“过时”了。后来，梅里韦瑟太太告诉埃尔辛太太，要是她稍一放手让他再说下去，他准会把巴黎女人时下穿什么样的内裤都如实地说出来了。

假如他不是那样很有大丈夫气概，他的这种善于描述衣服、帽子和头饰的本领会被当做最精明的女性特点让人记住的。太太们每回向他纷纷提出关于流行服装款式和发型的问题时，连她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古怪，不过她们仍然这样做。她们与时髦世界完全隔绝了，就像那些遭难后流落在荒岛上的水手，因为很难看到通过封锁线进来的时装杂志呢。她们不见得知道，法国的太太们可能在剃头发和戴浣熊皮帽子了，于是他的关于那些俗丽衣服的记忆便成了《格迭斯妇女手册》的代用品。他能留意于妇女所最敏感的那些细节，而且每次出国旅行之后都会为一群妇女所包围，告诉她们今年帽子作兴小了，戴得高了，几乎遮盖着最大部分头顶，不过已不用花朵而用羽毛做装饰；告诉她们法国皇后晚上已不梳发髻，而是把头发几乎全堆在头顶上，将耳朵全露出来，同时晚礼

服的领口又惊人地低了。

这几个月他成了本城最出名和最富浪漫色彩的人物，纵然他的名声不好，纵然外面谣传说他不仅跑封锁线而且做粮食投机生意。那些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每到亚特兰大来跑一趟，食品价格就要上涨五美元。不过，即使有这种闲言碎语在背后流传，如果他认为值得的话，他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声望的。可是不，在他设法同那些沉着的爱国公民相处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不无怨言的喜爱以后，他身上那种怪癖的东西又发作起来，使得他抛弃了原来的态度而公然与他们作对，并让他们知道他原来只不过戴上了假面具，可现在不高兴再戴下去了。

看来他好像对南方特别是南部联盟地区每个人每件事都怀有一种并非出于个人好恶的轻蔑，而且并不想隐瞒这一点。正是他那些对于南部联盟的评论，引起了亚特兰大人先是对他瞠目而视，接着是冷淡，最后就大为愤怒了。等不到进入一八六三年，每当他在集会上出现，男人们便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去应付他，妇女们则立即把她们的女儿叫到自己身边来了。

他好像不仅很乐意跟亚特兰大人的诚恳而炽热的忠诚作对，而且高兴让自己以尽可能糟糕的形象出现。当人们善意地称赞他闯封锁线的勇敢行为时，他却漠然地回答说他每次遇到危险都像前线的士兵那样给吓坏了。可是人人都知道南部联盟军队中是没有胆小鬼的，因此觉得这种说法尤其可恶。他经常把士兵称作“我们勇敢的小伙子”或“我们那些穿灰军服的英雄”，可说话时用的那种口气却流露出最大的侮辱。有时，那些很想跟他调调情的年轻姑娘们向他表示感谢，说他是为她们而战的一位英雄，他便躬身回答说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他也愿意为北方佬妇女办事，只要能赚到同样多的钱就行了。

自从义卖会那天晚上思嘉头一次和他在亚特兰大相会之后，他一直是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的，不过现在他与每个人交谈时也隐隐约约带有嘲讽的意味了。凡是人家称赞他为南部联盟效劳时，他总忘不了回答说跑封锁线是他的一桩生意。他会用眼睛盯着那些与政府签有合同的人平静地说，要是能从政府合同中赚到同样多的钱，那么他肯定要放弃跑封锁线的危险，转而向南部联盟出售劣等的再生布、掺沙的白糖、发霉的面粉和腐烂的皮革了。

他的评论大多是无法争辩的，这就更叫人恼火了。本来就已经传出了一些关于政府合同的小小丑闻。来自前方的信件经常抱怨说，鞋穿不到一星期就坏了，弹药点不起火，缰绳一拉紧就断，肉是腐臭的，面粉里满是虫子，等等。亚特兰大人开始设想，那些向政府出售这种物资的人一定是亚拉巴马或弗吉尼亚或田纳西的合同商，而不可能是佐治亚人。因为佐治亚的合同商人中不是包括有最上等家庭的人吗？他们不是首先向医院捐献资金和帮助抚养阵亡士兵的孤儿了吗？他们不是最先起来响应、至少在口头欢呼向北方佬开战，并且鼓励小伙子们去疯狂地厮杀吗？当时反对凭政府合同牟利的怒潮还没有兴起，所以瑞德的话也仅仅被当做他自己缺德的明证罢了。

他与亚特兰大人作对时，不仅暗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贪污受贿，在前方的人也胆小厌战，而且幸灾乐祸地施展手腕，叫一般体面的市民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禁不住要狠狠刺一下周围那些人的自负、伪善和神气十足的爱国心，就像一个孩子忍不住手痒要刺破一个气球似的。他巧妙地叫那些洋洋得意的人泄气，叫那些愚昧无知和满怀偏见的人出丑，而采用的手法又十分高明，仿佛是十分客气而有趣地把这些人请了出来，叫他们一时还莫名其妙，直到给吹得高高而有点可笑地迎风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在亚特兰大城接待瑞德的那几个月中，思嘉对他没有存任何幻想。她知道，他那些假意的殷勤和花言巧语都是嘴皮子上的东西。她知道，他之所以扮演一个大胆而爱国的闯封锁线的角色，仅仅因为他自己觉得有趣而已。有时她觉得他就像县里那些跟她一起长大的小伙子那样，譬如，塔尔顿家那对专门想开玩笑的孪生兄弟，方丹家那几个喜欢捉弄人的顽皮孩子，以及整晚坐在那里设计恶作剧的卡尔弗特兄弟。不过他跟他们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瑞德看似轻松愉快的神态背后潜藏着某种恶意，它几乎阴险到了有点残忍的地步。

她尽管十分清楚他是不诚心的，但仍然非常喜欢他扮演的那个罗曼蒂克的封锁线冒险家。因为这首先使得她在同他交往时处于比过去更加便当的地位。所以，当他一旦取下那个假面具、公然摆出架势来跟亚特兰大人的善意作对时，她便大为恼火了。她感到恼火，是因为这种做法显得十分愚蠢，而且有些对他的严厉批评落到了她的身上。

那是在埃尔辛太太为康复期伤兵举行的一次银元音乐会上，瑞德完成了自己与亚特兰大绝交的过程。那天下午埃尔辛家挤满了休假的士兵和来自医院的人，乡团和民兵队的队员，以及已婚妇女、寡妇和年轻姑娘。屋子里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连长长的螺旋形楼梯上也站满了客人。埃尔辛家的膳食总管站在门口端着一只刻花玻璃缸接受客人捐赠，他如今已把里面的银币倒出过两次，这足以说明音乐会是成功的，因为现在每个银元值六十元南部联盟纸币呢。

每个自命有一艺之长的姑娘，都唱的唱了，弹的弹了，特别是扮演活人画的受到了热烈的赞赏。思嘉十分满意，因为她不仅跟媚兰合唱了一曲感人的《花上露浓》，又在要求再唱时来了个更加轻快的《女士们啊，请别管斯蒂芬！》而且她自己还被挑选出来在最后一场活人画里扮演了“南部联盟的精神”。

她扮演得非常动人，穿一件缝得很朴素的白色稀松棉布的希腊式长袍，腰上束一条红蓝两色的带子，一只手里擎着星条旗，另一只手拿着查尔斯和他父亲用过的那把金柄军刀授予跪在面前的亚拉巴马人凯里·阿什伯恩队长。

演完活人画以后，她不由得要寻找瑞德的眼睛，看看他是否欣赏她所扮的这幅精美的图画。她气愤地看见他正在跟别人辩论，很可能压根儿没有注意她。思嘉从他周围那些人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被他所说的什么话大大激怒了。

她向他们走去，这时，像往往发生的那样，人群偶尔安静了一些，她听见民兵装束的威利·吉南清楚地说：“那么我想，先生，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英雄们为之牺牲的那个主义并不是神圣的啰？”

“假如你给火车轧死了，你的死不见得会使铁路公司神圣起来，是吗？”瑞德这样反问，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他在虚心讨教似的。

“先生，”威利说，声音有点颤抖，“如果我们此刻不是在这所房子里——”

“我真不敢想象那会发生什么，”瑞德说。“因为，当然喽，你的勇敢是十分有名的。”

威利气得满脸通红，谈话到此中止。人人都觉得很尴尬。威利是健康而强壮的，而且正当参军年龄，可是没有到前线去。的确，他是他母亲的独生子，而且毕竟还得有人参加民兵来保卫这个州嘛。不过，当瑞德说到勇敢时，在场那几位康复的军官中便有人在鄙夷地窃笑了。

“唔，他干吗不闭起他那张嘴呢！”思嘉生气地想。“他简直是在糟

踢这整个集会呀！”

米德大夫的眉头皱得要发火了。

“对你来说，年轻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他以平常演讲时用的那种声调说。“不过，有许多事物对于南方爱国的先生太太们是神圣的呢。譬如，我们的土地不受篡权者统治的自由，便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州权，以及——”

瑞德好像懒得答理似的，声音中也带有一点腻味乃至厌烦的感觉。

“一切战争都是神圣的，”他说。“对于那些硬要打仗的人来说就是这样。如果发动战争的人不把战争奉为神圣，那谁还那么愚蠢要去打仗呢？但是，无论演说家们对那些打仗的白痴喊出什么样的口号，无论他们给战争订出什么样的崇高的目的，战争从来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钱。一切战争实际上都是对于钱的争吵。可是很少有人明白这一点。人们的耳朵被军号声和战鼓声以及待在家里的演说家们的漂亮言辞塞得太满了。有时喊的口号是‘把基督的坟墓从异教徒手中夺回来！’有时是‘打倒教皇制度！’有时是‘自由！’有时是‘棉花，奴隶制和州权！’”

“这和教皇制度有什么相干呢！”思嘉心里想。“还有基督的坟墓，又怎么啦？”

可是当她急忙向那愤怒的一群走去时，她看见瑞德正得意洋洋地穿过人群走向门口。她跟在他后面，但埃尔辛太太一把抓住她的裙子，拦阻她。

“让他走吧，”她用清清楚楚的声音说，这使得全屋子里突然沉默下来的人群都听见了。“让他走。他简直是个卖国贼，投机家！他是在我

们怀里养育过的一条毒蛇！”

瑞德站在门厅里，手里拿着帽子，正如埃尔辛太太所希望的那样听见了她的话，然后转过身来，向屋里的人打量了一会。他锋利地逼视着埃尔辛太太平板的胸脯，突然咧嘴一笑，鞠了个躬，走出去了。

梅里韦瑟太太搭皮蒂姑妈的马车回家，四位女士几乎还没坐下，她便发作了。

“你瞧，皮蒂帕特·汉密尔顿！我想你该感到满意了吧！”

“满意什么？”皮蒂惊恐地喊道。

“对那个你一直在庇护的卑鄙男人巴特勒的德行呀！”

皮蒂帕特一听就急了，气得竟想不起梅里韦瑟太太也招待过巴特勒这回事。倒是思嘉和媚兰想了起来，可是按照尊敬长辈的规矩，她们只得忍着不去计较，都低下头来瞧着自己的手。

“他不只侮辱了我们大家，还侮辱了整个南部联盟呢，”梅里韦瑟太太说，她那结实的前胸在发光的镶边衣饰下猛烈地起伏着。“说什么我们是在为金钱而战！说什么我们的领袖们欺骗了我们！应该把他关进监狱！是的，就是应该！我要跟米德大夫谈谈这件事。要是梅里韦瑟先生还活着的话，他准会去收拾他的！现在，皮蒂·汉密尔顿，你听我说。你可决不能让这个流氓再到你们家来了！”

“嗯，”皮蒂无奈地咕哝着，仿佛她觉得无地自容，还不如死了的好。她乞求似地望着那两位低头不语的姑娘，然后又满怀希望地看看彼得大叔那挺直的脊背。她知道他正在仔细听着梅里韦瑟太太说的每一句话，巴不得他回过头来插上几句，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她希望他

说：“多丽小姐，您就放过皮蒂小姐算了！”可是彼得一声不响。他从心底里不喜欢巴特勒，这是可怜的皮蒂也知道的。于是，她叹了口气，说：“好吧，多丽，如果你认为——”

“我就这样认为，”梅里韦瑟太太坚决回答说。“首先，我不能想象你中的什么邪竟去接待起他来了。从今天下午起，城里没有哪个体面人家会欢迎他进家门的了。你得鼓起勇气禁止他到你家来。”

她向两位姑娘狠狠地瞪了一眼。“我希望你们俩也在留心听我的话，”她继续说，“因为你们在这个错误中也有份儿，竟对他显得那样高兴！就是要客气而又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他本人和他的那些混账话在你们家里是绝对不受欢迎的。”

这时思嘉火了，像匹烈马受到一个陌生而粗笨的骑手摆弄似的，眼看要暴跳起来了。可是她不敢开腔。她不能冒这个风险让梅里韦瑟太太再给母亲写封信去。

“你这头老水牛！”她想，压在心头的怒火把脸孔憋得通红。“要是我能说说我对你和你那套横行霸道的作法是多么恶心的话，那才是天大的快事呢！”

“我从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听到这种公然反叛我们主义的话，”梅里韦瑟太太继续说，但这次用的是一种激于义愤的口气。“凡是认为我们的主义不公正不神圣的人，都应该绞死！从今以后，我再不能听你们两个女孩子跟他说一句话了——怎么，媚兰，我的天，你这是怎么了？”

媚兰脸色灰白，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还要跟他说话，”她低声说。“我决不对他粗暴无礼。我决不禁

止他到家里来。”

梅里韦瑟太太气得仿佛给当胸刺了一锥子，噗的一声连肺都炸了。皮蒂姑妈那张肥厚的嘴巴吓得合不拢来。连彼得大叔都回过头瞪着眼发呆了。

“怎的，我为什么就没勇气说这话呢？”思嘉又是妒忌又是佩服，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这小兔子居然鼓足勇气站起来了，跟人家老太太抬杠了？”

媚兰激动得两手发抖，但她赶紧继续说下去，好像生怕稍一迟缓勇气就会消失似的。

“我决不因他说了那些话而对他无礼，因为——他那么当众嚷嚷，是有点粗鲁的——太欠考虑了——不过那也是——也是艾希礼的想法。我不能把一个跟艾希礼有同样看法的人拒之门外。那是不公道的。”

梅里韦瑟太太已缓过气来，又要进攻了。

“媚兰·汉密尔顿，我还从没听人说过这样的弥天大谎呢！威尔克斯家可决没有这样的胆小鬼——”

“我没说艾希礼是胆小鬼呀！”媚兰说，她那两只眼睛在开始闪烁。“我是说他也有巴特勒船长那样的想法，只是说得不一样罢了。而且我想，他也不会跑到一个音乐会上去说，不过他在信里是对我说过。”

思嘉听了觉得有点良心不安。她回想艾希礼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得媚兰发表这样的看法呢？可是她读过的那些信都随看随忘，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她只认定媚兰这样做简直是糊涂极了。

“艾希礼在信中说我们不该跟北方佬打仗。说我们被那些政治家和演说家的煽动人心的口号和偏见所蒙蔽了，”媚兰急速地说下去。“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他说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光荣可言——有的只是苦难和肮脏而已。”

“啊！是那封信，”思嘉心想。“他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不相信这些，”梅里韦瑟太太固执地说。“是你误解了他的意思。”

“我永远不会误解艾希礼，”媚兰冷静地回答，尽管她的嘴唇在颤抖。“我完全了解他。他的意思恰恰就是巴特勒船长说的那个意思，只不过他没有说得那样粗鲁罢了。”

“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居然把一个像艾希礼这样高尚的人去跟一个像巴特勒那样的流氓相比！我想，你大概也认为我们的主义一钱不值吧！”

“我——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媚兰犹疑不定地说，这时火气渐渐消了，而对于自己的直言不讳已开始感到惊慌。“我——我愿意为主义而死，就像艾希礼那样。不过——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要让男人们去想这些事，因为他们毕竟精明得多。”

“我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话呢，”梅里韦瑟太太用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停车，彼得大叔，你都过了我们家门口了。”

彼得大叔一直在专心听着背后的谈话，因此忘记在梅里韦瑟家门前停车了，于是只得勒着马退回来。梅里韦瑟太太下了车，她的帽带像风暴中的船帆飘得高高的。

“你们是要后悔的，”她说。

彼得大叔抽一鞭子，马又向前跑了。

“你们两位年轻小姐应当感到羞耻，让皮蒂小姐气成了这样，”他责备说。

“我并不觉得难受呀，”皮蒂惊讶地回答，因为比这更轻的紧张情绪还常常使她发晕呢。“媚兰，亲爱的，我知道你这一着及时帮助了我，因为说真的，我很高兴有人来把多丽压一下。她多么霸道呀！你怎么会有这股勇气的？可是你觉得你应当说关于艾希礼的那些话吗？”

“可那是真的，”媚兰回答，同时开始轻轻地哭泣起来。“而且我也并不觉得他那样想有什么可耻。他认为战争完全错了，可是他仍然愿意去打，去牺牲，而这就比你认为正当而去打时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的天，媚兰小姐，你别在这桃树街哭了，”彼得大叔咕哝着，一面赶着马加快速度。“人家会说闲话的。回到家里再哭吧。”

思嘉一声不响。这时媚兰将一只手塞进了她的手里，好像在寻求安慰似的，可是她连捏都没有捏它一下。她偷看艾希礼的信时只有一个目的——要让自己相信他仍然爱她。现在媚兰对信中的一些段落作了新的解释，可这是思嘉阅读时压根儿没有看出来的。这使她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一个像艾希礼这样绝对完美的人，也居然会跟一个像瑞德·巴特勒那样的无赖汉抱有共同的想法呢。她想：“他们两个都看清了这场战争的实质，但艾希礼愿意去为它牺牲，而瑞德不愿意。我觉得这表示瑞德的见识是高明的。”想到这里她停了一会，发觉自己居然对艾希礼有这样的看法而害怕起来。“他们两个看见了同一件不愉快的事实，但

是瑞德·巴特勒喜欢正面逼视它，并且公然谈论它来激怒人们——而艾希礼呢，却几乎不敢向它正视。”

这真是叫人迷惑不解的事啊！

第十三章

在梅里韦瑟太太的怂恿下，米德大夫果断行动起来了。他给报纸写了封信，其中虽然没有点瑞德的名，但意思是很明显的。编辑感觉到了这封信的社会戏剧性，便把它发表在报纸的第二版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之举，因为报纸头两版经常专登广告，而这些广告又不外是出售奴隶、骡子、犁头、棺材、房屋、性病药、堕胎药和春药之类。

米德大夫的信是后来在南方普遍展开的一个声讨投机家、牟取暴利者和政府合同商的高潮的先声。在查尔斯顿港被北方炮艇严密封锁以后，威尔明顿成了封锁线贸易的主要港口，而那里的情况早已臭名昭著了。投机家们麋集在威尔明顿，他们用手里的现款买下一船船货物囤积起来，待价而沽。高价是随时会来的，因为生活必需品愈来愈紧缺，物价月月上涨。老百姓要么不买，要买就得按投机商的价格付钱，这使得一般穷人和境况不佳的居民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物价上涨的同时，南部联盟政府的纸币不断贬值，纸币越贬值人们就越发渴望看到奢侈品。跑封锁线的商人原来是受命进口必需品，同时被允许以经营奢侈品为副业，可现在的情况是船上塞满了高价的奢侈品，而南部联盟地区迫切需要的东西倒给挤掉了。人们用今天手中的货币疯狂抢购奢侈品，因为生怕明天的价格更高而货币更不值钱。

使情况更糟糕的是，从威尔明顿到里士满只有一条铁路，成千上万桶的面粉和成千上万箱的咸肉由于运不出去堆在车站路旁，眼看着发霉、腐烂，而投机商的酒类、丝绸、咖啡，等等，却往往在威尔明顿上岸以后两天，就能运往里士满销售去了。

有桩一直在暗中流传的谣言如今已公开谈论起来，说是瑞德·巴特勒不仅经营自己的四艘船只，以前所未闻的高价卖出一船船货物，而且买下别人船上的东西囤积居奇。据说他还是某个组织的头领，这个组织拥有百万美元的资金，总部设在威尔明顿，专门在码头上收购那些通过封锁线运进的物资。据说他们在那个城市和里士满有好几十家堆栈，里面堆满了食品、布匹，等待着高价出售。如今军人和老百姓都同样感到生活紧张了，因此反对他及其同伙的怨愤也一天天强烈起来。

“南部联盟海军服务公司的封锁科中有许多勇敢爱国的人，”米德大夫的信中最后写道，“他们公正无私，冒着牺牲生命和所有财产的危险在保护南部联盟。他们受到全体忠诚的南方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民无不乐意捐献自己的一点点金钱来报答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他们是些无私的上等人，我们尊敬他们。关于这些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另外有些败类，他们披着封锁线商人的伪装牟一己的私利，他们在人民因没有奎宁而濒于死亡时却运进绸缎和花边，在我们的英雄由于缺乏吗啡而忍痛挣扎时却用船只去装载茶叶和酒。因此，我要吁请这个奋勇抵抗和为一种最公正的主义而战斗的民族，对这些人类中的兀鹰大张公愤，同声讨伐。我诅咒这些吸血鬼，他们吸吮着那些跟随罗伯特·李将军的勇士们的鲜血，他们使封锁线商人这个名字在爱国人士面前早已臭不可闻了。当我们的小伙子光着脚走上战场时，我们怎能容忍那些嗜尸鬼穿着锃亮的皮靴在我们当中大摇大摆呢？当我们的士兵在浑身哆嗦地围着营火啃霉烂的咸肉时，我们怎能容忍他们捧着珍馐美酒在后方作乐呢？我呼吁每个忠诚的南部联盟拥护者起来把他们撵走！”

亚特兰大人读着这封信，知道檄文已经发布，于是他们这些忠诚的南部联盟拥护者赶快起来撵走巴特勒。

所有在一八六二年秋天接待过巴特勒的人家中，几乎惟独皮蒂姑妈家到一八六三年还容许他进入。而且，如果没有媚兰，他很可能在那里也无人接待。只要他在城里，皮蒂姑妈就有晕倒的危险。她很清楚，如果她允许他来拜访，她的那些朋友会说出些什么话来。可是她没有勇气声明他在这里不受欢迎。每次他一到亚特兰大，她便下定决心并对两位姑娘说，她要在门外迎着他并禁止他进屋里来。可是每次他来，手里总拿着小包，嘴里是一片称赞她又美丽又迷人的恭维话，她也就畏缩了。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诉苦说。“只消他看着我，我就——我就吓得没命了，不知我一说了他会干出什么事来。他的名声已坏到了这个地步。你看，他会不会打我——或者——或者——啊，要是查理还活着就好了。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他不要再来了。好声好气地告诉他。啊，我看你是在鼓励他，所以全城都在议论呢，而且要是你母亲发现了，她会对我怎么说呀？媚兰，你不要对他那么好了。要冷淡疏远一些，那样他就会明白的。哦，媚兰，你是不是觉得我最好给亨利写个条子去，让他跟巴特勒船长谈谈？”

“不，我不觉得，”媚兰说。“而且我也决不会对他无礼。我想人们对于巴特勒船长都像一群失了魂的小鸡似地在瞎嚷嚷。我相信他不至于像米德大夫和梅里韦瑟太太说的那么坏。他不会囤积粮食让人们挨饿。噢，他还给了我一百美元的孤儿救济金呢。我相信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忠诚和爱国的，只不过他过于骄傲不屑出来为自己辩护罢了。你知道男人们一旦激怒了会变得多么固执的。”

皮蒂姑妈对于男人啥也不懂，无论他们是发怒了还是怎么的，她只能摇着那双小小的胖手表示奈何不得。至于思嘉，她很久以来就对媚兰那种专门从好的方面看人的习惯不存希望了。媚兰是个傻瓜，在这一点

上谁都对她没有办法。

思嘉知道瑞德并不爱国，而且，尽管她宁死也不承认，她对此毫不在乎。倒是他从纳索给她带来的那些小礼品，一个女人可以正正当当接受的小玩意，她却十分重视。在物价如此昂贵的情况下，如果还禁止他进门，她到哪里去弄到针线、糖果和发夹呀？不，还是把责任推到皮蒂姑妈身上更顺当些，她毕竟是一家之主，是监护人和道德仲裁人嘛。思嘉知道全城都在议论巴特勒的来访，也在议论她；可是她还知道，在亚特兰大人眼中媚兰·威尔克斯是不会干错事的，那么既然媚兰还在护着巴特勒，他的来访也就不至于太不体面了。

不过，要是瑞德放弃他的那套异端邪说，生活就会惬意得多。那样，她同他在桃树街散步时就用不着因人们公然不理睬他而觉得尴尬了。

“即使你有这些想法也罢，又何必说出来呢？”她这样责备他。“要是你单凭自己的高兴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可就是闭着嘴毫不声张，那就一切都会好得多了。”

“那是你的办法，是不是，我的绿眼睛伪君子？思嘉，思嘉！我希望你拿出更多的勇气来。我认为爱尔兰人是想什么说什么的，只有魔鬼才躲躲闪闪。请老实告诉我，难道你闭着嘴不说话时不觉得心里憋得要爆炸吗？”

“唔，是的，”思嘉不大情愿地承认。“当人们从早晨到中午直到晚上尽谈什么主义时，我就觉得厌烦死了。可是我的天，瑞德·巴特勒，如果我承认了这一点，就谁都不跟我说话，哪个男孩子也不会跟我跳舞了！”

“噢，对了，总得有人伴着跳舞，哪怕要付出最大的代价。那么，我要佩服你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办不到。我也不能披上罗曼蒂克和爱国的伪装，无论那样会多么方便。那种愚蠢的爱国者已经够多的了，他们把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押在封锁线上，到头来，等到这场战争一结束，只落得一个穷光蛋。他们不需要我去加入他们的队伍，无论是为爱国主义史册添一分光彩还是给穷光蛋名单加上一个名字。让他们去戴这些荣耀的光环吧。他们是有资格戴的——这一次我总算诚恳了——此外，再过一年左右，那些要戴光环的人也全都会戴上。”

“我觉得你这人真是太卑鄙了，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明明知道英国和法国很快就会来帮忙我们，而且——”

“怎么，思嘉！你准是看过报纸了！我真替你吃惊。可再不要这样了。那会把女人的脑子弄坏的。对于你的消息，我要告诉你，不到一个月以前我还在英国。英国决不会帮助南部联盟。英国决不会把赌注押在一条落水狗身上。这便是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此外，目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荷兰胖女人是敬畏上帝的，她不赞成奴隶制。即使英国棉纺厂的工人由于得不到我们的棉花而饿肚子，它也决不会为奴隶制而斗争的。至于法国，这个拿破仑的孱弱模仿者，正在墨西哥忙于建设法国区，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操心了。事实上，它欢迎这场战争，因为这会牵制我们不能去赶走在墨西哥的法国军队……不，思嘉，国外援助这个概念只不过是报纸发明出来用以维持南方士气的一个法宝而已。南部联盟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它现在像一匹骆驼，靠它的驼峰维持生命，可是连最大的驼峰也有消耗净尽的一天呢。我给自己打了个在封锁线再跑六个月的算盘，以后就完了。再下去就太冒险了。那时我要把船只卖给一个自以为还能干下去的英国人。但是不管怎样，这不会叫我为难的。我已经赚

了够多的钱，都存在英国的银行里，而且全是金币。这不值钱的纸币已与我毫不相干了。”

他还是像往常那样，话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别人可能说他的话是叛国言论，但思嘉听来却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她知道这可能完全错了，她应当感到震惊和愤怒才是。实际上她既不震惊也不愤怒，不过她可以装成那样，那会使她显得可敬一些，更像个上等人家的闺秀。

“我认为米德大夫写的有关你的那些话都是对的，巴特勒船长。惟一挽救的办法是你把船卖掉之后立即去参军。你是西点军校出身的，而且——”

“你这话很像是个牧师在发表招兵演说了。要是我不想挽救自己又怎么样？我干吗要去拼命维护那个把我抛弃了的制度呀？我要眼看着它被彻底粉碎才高兴呢。”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制度，”她很不为然地说。

“没听说过？可你自己就是属于它的一分子，跟我一样，而且我敢肯定你也像我这样，并不喜欢它。再说，我为什么成了巴特勒家族中的不肖子呢？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我跟查尔斯顿不一致，也没法跟它一致。而查尔斯顿可以代表南方，只不过更加厉害而已。我想你大概还不明白那是个多么讨厌的地方吧？有许多事情仅仅因为人们一直在做，你也就不得不做。另有许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坏处的，可是为了同样的原因你就决不能去做。还有许多事情是由于毫无意思而使我腻烦透了。就说我没有娶那位你大约听说过的年轻女人吧，那仅仅是问题爆发的最后一个因素罢了。我为什么要娶一个讨厌的傻瓜，仅仅因为受到某件意外事故的干扰未能把她在天黑之前送到家里吗？又为什么要让她那

个凶暴的兄弟在我能够打得更准的情况下来开枪打死我呢？当然，假如我是个上等人，我就会让他把我打死，这样就可以洗刷巴特勒家教上的污点了。可是——我要活呀！我就是这样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舒服呢。……每当我想起我的兄弟，他生活在查尔斯顿的神圣牛群里，对他们很尊敬；我记起他那个粗笨的老婆和他的圣塞西利亚舞会，以及他那些令人厌倦的稻田——想起这些，我就认识了与那个制度决裂所取得的报偿。思嘉，我们南方的生活方式是跟中世纪封建制度一样陈旧的。令人惊奇的是它居然持续了这么久。它早就该消失，并且正在消失。不过，你还希望我去听像米德大夫这样的演说家告诉我，说我们的主义是公正而神圣的吗？要我在隆隆的鼓声中变得那样激动，以致会抓起枪杆子冲到弗吉尼亚去为罗伯特老板流血吗？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傻瓜呢？给人家鞭打了一顿还去吻他的鞭子，这可不是属于我干的那个行业。如今南方和我是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了。南方曾经把我抛弃，让我饿死。我没有饿死，倒是从南方的濒死挣扎中捞到了足够的金钱来赔偿我所丧失的与生俱来的权力了。”

“我看你这个人很卑鄙，惟利是图，”思嘉说，不过口气是机械的。他所说的话大多从她耳边滑过去了，就像每次与己无关的谈话一样。不过其中一部分她能理解。她也觉得上等人的生活中的确有许多愚蠢的事情。譬如说，不得不假装自己的心已进入坟墓，而实际并没有。而且，她在那次义卖会上跳舞时人人都大为震惊呢。又比方，她每次做了或说了些什么稍稍与别的年轻女人所说所做不同的事，人家就会气得把眉毛都竖起来了。不过，她听到他攻击那个她自己也最厌恶的传统时，还是要觉得刺耳的。因为一般人在听到别人说出他们自己的心思时，总是委婉地掩饰着并不惊慌的感觉，而她在这些人中生活得太久了，怎能不受影响呢？

“惟利是图？不，我只是有远见罢了。尽管这也许不过是惟利是图的一个同义语。至少，那些和我一样有远见的人会这样说。任何一个忠于南部联盟的人，只要他一八六一年手头有一百美元的现金，都会像我这样干的，可是，真正惟利是图能够利用他们的机会的人又多么少啊！举例说，在萨姆特要塞刚刚陷落而封锁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我以滥贱的价格买进了几千包棉花，并把它们运往英国。它们至今还存放在利物浦堆栈里，一直没有出售。我要保持到英国棉纺厂极需棉花并愿意按我的要价购买时才放手。到时候，即使卖一美元一磅，也是不足为奇的。”

“等到大象在树林里做窝时，你就可以卖一美元一磅了！”

“我相信会卖到这个价的。现在棉花已涨到七十二美分一磅。思嘉，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会成为一个富翁，因为我有远见——唔，对不起，是惟利是图。我曾经告诉过你，有两个时期是可以赚大钱的，一是在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一是在一个国家被毁坏的时候。建设时赚钱慢，崩溃时赚钱快。记住我的话吧。也许有一天你是用得上的。”

“我非常欣赏好的忠告，”思嘉用尽可能强烈的讽刺口吻说。“不过我不需要你的忠告。你认为我爸是个穷光蛋吗？他可有足够的钱供我花呢，而且我还有查尔斯的财产。”

“我能想象到，法国贵族直到爬进囚车那一分钟为止，也一直是这样想的。”

思嘉每次参加社会活动，瑞德总是指出这同她身穿黑色丧服是不协调的。他喜欢鲜艳的颜色，因此思嘉身上的丧服和那条从帽子一直拖到脚跟的绉纱头巾使他感到既好玩又不舒服。可是她坚持穿戴这些服丧的

深色衣物，因为知道如果不再等几年就改穿颜色漂亮的，全城的人就会比现在更加窃窃私语地议论起来。何况，她又怎样向母亲解释呢？

瑞德坦率地说，那条绉纱头巾使她活像只乌鸦，而那身黑衣服则使她显得老了十岁。这种不雅的说法逼得她赶快跑到镜子前去照照，究竟自己是不是像个二十八岁的人了。

“我觉得你应当把自己看重些，不要去学梅里韦瑟太太那样，”他揶揄地说。“趣味要高尚一点，不要用那条纱巾来表现自己实际上从来没有过的悲哀。我敢跟你打赌，这是假的。我真希望在两个月内就叫你把这帽子和纱巾摘掉，戴上一顶巴黎式的。”

“真的？不，请你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思嘉说，她不高兴瑞德老是叫她想起查尔斯。这时瑞德正准备动身到威尔明顿去，从那里再到国外去跑一趟，所以他没有多说，咧嘴一笑便离开了。

几星期后，一个晴朗的夏天早晨，他拿着一只装潢漂亮的帽匣子来了，这时他发现思嘉一个人在屋里，便把匣子打开。里面用一层层薄绢包着的是一项非常精致的帽子，思嘉一见便惊叫起来：“啊，这宝贝儿！”很久很久没看见新衣裳了，更不用说亲手去摸了，何况这样一顶她从没见过的最可爱的帽子呢！它是用暗绿色塔夫绸做成的，里面衬着淡绿色水纹绸。系在下巴底下的带子有她的手掌一般宽，也是淡绿色的。而且，这件绝妙精制品的帽檐周围还装饰着洋洋得意似的鸵鸟毛呢。

“把它戴上，”瑞德微笑着说。

她飞也似的跑到镜子跟前，把帽子噗地一下戴到头上，把头发往后推推，露出那对耳坠子来，然后系好下巴底下的带子。

“好看吗？”她边嚷边旋转着让他看最好的姿势，同时晃着脑袋叫那些羽毛跳个不停。不过，她用不着看他那赞赏的眼光就知道自己显得多美了。她的确显得又妩媚又俏皮，而那淡绿色衬里更把她的眼睛辉映成深翡翠一般闪闪发亮了。

“唔，瑞德，这帽子是谁的？我想买。我愿意把手头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就是你的呀，”他说。“还有谁配戴这种绿色呢？你不觉得我把你这眼睛的颜色记得十分精确吗？”

“你真的是替我选配的吗？”

“真的。你看盒子上还有‘和平路’几个法文字呢，如果你觉得这多少能说明问题的话。”

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只一味朝镜子里的影像微笑。在这个时刻，除了她两年以来头一次戴上了这么漂亮的帽子并显得分外地迷人之外，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有了这顶帽子，她还有什么事办不到呀！可是随即她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你喜欢它吗？”

“唔，这简直像个梦，不过——唔，我恨自己不得不用黑纱罩住这可爱的绿色并把羽毛染成黑的。”

他即刻站到了她身边，用熟练的手指把她下巴底下的结带解开。不一会儿帽子就放回到盒子里了。

“你这是干什么？你说过这是我的呀！”

“可它并不是给你改做丧帽的。我会找到另一位绿眼睛的漂亮太太，她会欣赏我的爱好的。”

“啊，你不能这样！我宁死也得要它！啊，求求你，瑞德，别这样小气！给了我吧！”

“把它改成跟你旁的帽子一样的丑八怪？不行。”

她抓住盒子不放。要把这个使她变得如此年轻而娇媚的宝贝给别的女孩子？啊，休想！她也曾暂时想起皮蒂和媚兰的惊慌模样。她想起母亲和她可能要说的话，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可是，虚荣心毕竟更有力量。

“我不会改它。我答应你。就给了我吧。”

他把盒子给她，脸上流露着微带嘲讽的笑容，望着她把帽子再一次戴上并端详自己的容貌。

“这要多少钱？”她突然沉下脸来问。“我手头只有五十美元，不过下个月——”

“按南部联盟的钱算，它大约值两千美元左右。”

“啊，我的天——好吧，就算我现在给你五十，以后，等我有了——”

“我不要钱，”他说。“这是礼物。”

思嘉的一张嘴张开不响了。在接受男人的礼物方面，界线可画得又严密又谨慎呢。

“糖果和鲜花，亲爱的，”爱伦曾经屡次说，“也许一本诗集，或者一个相片本，一小瓶香水，只有这些，男人送给你时可以接受。凡是贵重的礼物，哪怕是你的未婚夫送的，都千万不能接受。千万不要接受首饰和穿戴的东西，连手套和手绢也不能要。你如果收了这样的礼物，男人们就会认为你不是个上等女人，就会对你放肆了。”



“啊，乖乖！”思嘉心想，先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影像，然后看着瑞德那张神秘莫测的脸。“我简直没法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太可爱了。我宁愿——我几乎宁愿让他放肆一下，如果只是个小动作的话。”这时她不禁对自己也觉得惊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于是脸红了。

“我要——我要给你那五十美元——”

“如果你这样，我就把它扔了。或者，还不如花钱为你的灵魂作作弥撒。我相信，你的灵魂是需要作几次弥撒的。”

她勉强笑笑，可是一瞥见镜子里那绿帽檐底下的笑影便立即下决心了。

“你究竟要对我怎么样呢？”

“我是在用好东西引诱你，将你那些女孩子气的空想磨掉，然后服从我的支配，”他说。“从男人那里只能接受糖果和鲜花呀，亲爱的！”他取笑似地模仿着，她也格格地笑了。

“你真是个又狡诈又黑心的坏蛋，瑞德·巴特勒，而且你明明知道这帽子太漂亮了，谁还会拒绝呢。”

他的两只眼睛在嘲笑她，即使同时在称赞她的美貌。

“当然喽，你可以对皮蒂小姐说，你给了我一个塔夫绸和绿水绸的样品，并画了张图，而后我向你勒索了五十美元。”

“不，我要说是一百美元，她听了会告诉城里的每一个人，然后人人都会对我眼红，议论我多么奢侈。不过，瑞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带这样贵重的东西好吗？你这已经是太慷慨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的了。”

“真的？可是，只要我觉得喜欢，只要我认为能增加你的魅力，我还要继续带些礼物来。我要给你带些暗绿色水纹绸来做一件长袍，好跟这顶帽子相配。不过我要警告你，我这人并不慷慨。我是在用帽子和镯子引诱你，引你上钩。请经常记住，我每做一件事都有自己的动机，从来不做那种没有报酬的傻事。我总是要得到报偿的。”

他的黑眼睛在她脸上搜索，移到了她的嘴唇上。思嘉垂下眼来，浑身激动。现在，他准备要放肆了，就像爱伦说的那样。他要吻她，或者试图吻她，可是她心慌意乱打不定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要是她拒绝呢，他就可能一把将帽子从她头上摘下来，拿去给别的女人。反之，要

是允许他规规矩矩亲一下呢，他就可能再给她带些可爱的礼物来，希望再一次吻她。男人总是非常重视亲吻的，其中的缘故只有天知道。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吻过一次之后，他们就完全爱上了那个女孩子，并且，倘若那个女孩子为人机灵，吻过一次就不再给吻了的话，他就会大出洋相，显得十分有趣。要是瑞德·巴特勒爱上了她，并且自己承认了，求她接一个吻或笑一笑，那才带劲呢。是的，她愿意让他吻。

但是他没有来吻她。她从眼睫毛底下瞟了他一眼，并用挑逗的口气低声说：“你总是要得到报偿的，是这样吗？那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那得等着瞧了。”

“唔，要是你觉得我为了偿付那顶帽子便会嫁给你，那是不会的，”她大胆地说，同时俏皮地把头晃了晃，让帽子上的羽毛抖动起来。

他那雪亮的牙齿在一小撮髭须下微微一露，仿佛要笑似的。

“太太，你这是在恭维自己了。我并不想娶你或任何别的女人。我是不准备结婚的。”

“真的！”她吃惊地叫了一声，同时断定他就要放肆了。“我连吻也不想吻你呢。”

“那你为什么把嘴噘成那么个可笑的样子呀？”

“啊！”她向镜子里瞥了一眼，发现自己的红嘴唇的确是个准备接吻的姿势，不禁又嚷了一声，而且气得连连顿脚。“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了，我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要是你真的这么想，你就会把帽子丢在地上踩起来。哎哟哟，看你急成那个样子，不过这也是恰到好处，你大概很清楚。来，思嘉，把帽子踩在脚下，好让我看看你对我和我的礼物是怎么想的吧。”

“看你敢把这顶帽子碰一下，”她边说边抓住帽带慢慢往后退。他跟上去，笑嘻嘻地把她的手握住了。

“唔，思嘉，你真像个孩子，可把我的心都揪痛了，”他说。“我要吻你的，看来你正盼着呢，”说着他随随便便俯下身来将髭须在她脸上擦了擦。“现在，你是不是觉得该打我一个耳光来保持你的体面呀？”

她撅着嘴，抬头注视着他的眼睛，看见那黑黝黝的眼珠子里饱含着乐趣，便噗哧一声笑了。她想这家伙也太爱戏弄人，太叫人恼火了！如果他并不想跟她结婚，甚至不想吻她，那他要怎样呢？如果他并没有爱上她，那为什么来得这样勤并送给她礼物呢？

“这就好了，”他说。“思嘉，我是会教你干坏事的，所以你一旦觉察出来就会让我滚蛋——如果你办得到的话。我这人可是很难摆脱掉的啊。不过我对你只有坏处。”

“是这样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自从我在义卖会上遇到你那一天起，你的行为就很叫人吃惊了，其中大部分应当归咎于我。是谁怂恿你跳舞的呢？是谁强迫你承认了你认为我们的主义既不光荣也不神圣的呢？是谁促使你承认了你觉得那些为响亮的信条而牺牲的人全是傻瓜呢？谁帮助你给了那些老太太许多闲谈的资料呢？谁正在劝说你提前几年便匆匆地将丧服脱掉呢？最后，又是谁引诱你收受一件要想继续当上等女人就不能接受

的礼物呢？”

“你这是在恭维你自己了，巴特勒船长。我根本没有干过这样可耻的事，而且，没有你的帮助我也会做你提到的那些事呢。”

“我怀疑这一点，”他说这话时脸色突然显得平静而阴沉了。“你应当仍然是查尔斯·汉密尔顿的伤心的遗孀，并且因你做的那些好事在伤兵中享有好的名声。可是万一——”

可是她并没有听这些，因为她又在对着镜子惬意地端详自己，心中盘算着今天下午就戴这顶帽子到医院去，同时带些鲜花送给那些正在康复的军官。

她并没有意识到瑞德说的那最后几句话是真实的。她没有看出他已经设法打开她那寡妇生活的牢狱，把她释放出来，使她在作为一个美人本来早已是明日黄花的时候，又能像女王一般凌驾于那些未婚姑娘之上。她也没有看出自己在他的影响下已经远远背离了母亲的教诲。变化是慢慢发生的，从蔑视一种小小的习俗到蔑视另一种习俗，中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至于瑞德在其中起的作用就更不明显了。她还不明白，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她才否定了母亲关于妇道的许多严格禁条，忘记了作为一个上等女人时很难遵守的那些教训。

她仅仅看到那顶帽子是她历来有过的最合适的一项，而且它没有花她一文钱；瑞德也一定是爱上她了，不管他承认与否。她无疑是要想出一个办法来使他承认的。

第二天，思嘉站在镜前，手里拿着一把梳子，嘴里塞满了发夹，正在试着做一种新的发型。这种发型是梅贝尔最近在里士满探望丈夫时学到的，名叫“老猫老鼠小耗子”，据说是时下京都最风行的，不过很不容

易做呢。这要把头发从当中分开，每一边又分成逐渐减少的三绺，最大的一绺紧靠中分线，算作“老猫”。“老猫”和“老鼠”很容易就安顿好了，可“小耗子”总是想从发夹中溜出来，恼火得很。不过，她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弄好，因为瑞德今天要来吃晚饭，而他很注意衣服和头发的式样，并且是最爱评头品足的。

她正在跟自己那把又密又顽固的头发奋斗，额头上冒出了许多汗珠，这时忽然听到楼下穿堂里响起轻快的脚步声，便知道是媚兰从医院回来了。接着，她听见媚兰两步并作一步飞快地跑上楼来，便不禁拿着发夹愣住了，心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媚兰像个贵夫人那样一贯是从容缓步的。她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媚兰随即跑进来，满脸的兴奋和惊慌，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

她脸上满是泪珠，帽子挂在头颈上，裙圈急急地摆荡着。她手里抓着个什么东西，周围散发着一股廉价香水的强烈香味。

“啊，思嘉！”她边喊边把门关好，随即在床上坐下。“姑妈回来了吗？还没有？啊，谢天谢地！思嘉，我差点给羞死了！我都快要晕过去了，你看，彼得大叔正在那里威胁说要告诉姑妈呢！”

“告诉她什么呀？”

“说我跟那个——跟那位小姐还是太太说话了——”媚兰用手绢使劲扇着自己那张火烫的脸。“那个红头发的叫贝尔·沃特琳的女人呀！”

“怎么，媚兰！”思嘉嚷着，给吓得眼睛都发直了。

贝尔·沃特琳就是她到亚特兰大的当天在街上看见的那个红头发女人，现在她很可能是城里名声最臭的女人了。有许多妓女跟随着大兵涌

进了亚特兰大，而贝尔凭着她那火红的头发和俗丽而过分时髦的衣着成了她们中的佼佼者。人们在桃树街大街上和附近的体面人家很少看到她，但只要她一出现，有身份的妇女便急忙走开，避免同她接近。可是媚兰跟她说话了。难怪彼得大叔大发脾气呢。

“要是皮蒂姑妈发现，我就活不成了！你知道她会到处嚷嚷告诉城里每个人的，这样我就没脸见人了，”媚兰抽泣着说。“可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我不能硬从她面前跑开呀，那样太不礼貌了。思嘉，我——我很替她感到难过。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想太不应该了呢？”

但是思嘉并不关心这件事在道德上是否应该。像大多数有教养和天真烂漫的年轻女人那样，她对妓女怀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好奇心。

“她想要干什么？她的话讲得怎么样？”

“唔，她的语法糟透了，不过我看得出她在极力想学得文雅些，可怜的人儿！我从医院里出来，发现彼得大叔和马车没有在门口等我，我就想步行回家了。我经过埃默生家的大院时，她正躲在篱笆后面呢！啊，谢天谢地，埃默生一家都到梅肯去了。这时，她说：‘威尔克斯小姐，你跟我说一会儿话好吗？’我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想我应当尽快走开，可是——可是思嘉，她显得那么可怜——是的，好像是在哀求我。她穿着一身黑衣裳，戴着黑帽子，也没有涂脂抹粉，要不是那头红头发就真正像个规矩人了。她没有等我开口又接着说：‘我知道，我是不应当跟你说话的，不过当我跑去对那只年老的母孔雀埃尔辛太太说时，她竟把我从医院里撵出来了！’”

“她真的管她叫母孔雀吗？”思嘉乐呵呵地笑了。

“唔，别笑嘛。这不是好玩的。看来这位小姐，这个女人，是想替

医院做点什么——你能想象出来吗？她提出要每天上午来当看护呢！当然，埃尔辛太太一听这想法必定是给吓坏了，于是就命令她离开医院。接着她说，‘我也想做点事情呢。难道我不也像你们那样是个拥护南部联盟的人吗？’这样，思嘉，我真的给她那要求帮助的模样感动了。你知道，她要是想为主义效劳，就不能说全是个坏人了。你觉得我这样也很坏吗？”

“看在上帝面上，媚兰，谁管你坏不坏的？她还说了些什么呢？”

“她说她一直在看经过那里到医院去的女人，觉得我——我的面貌很和气，所以就拦住了我。她有些钱要给我，让我用在医院的事上，还不要告诉任何人钱是从哪里来的。她说埃尔辛太太一定要她说明那是什么样的钱才同意使用。什么样的钱呀！说到这点我真要晕倒了呢！那时我感到很不好办，急于要离开她，只得随口应着‘唔，是的，当真，你多好’，或者旁的傻话，可她却微笑着说：‘你才真是个基督徒呢，’并把这条脏手帕塞到我手里。喏，你闻闻这香味！”

媚兰拿出一条男人用的手帕来，那是又脏又带强烈香味的，里面包着一些硬币。

“她正在说‘谢谢你’并表示以后每星期都给我带点钱来的时候，得，彼得大叔赶着车迎面跑来看我！”说到这里，媚兰又泪流满面，把头倒在枕头上哭了起来。“当他看清楚是谁跟我在一起时，他——思嘉你看，他竟对我吆喝起来了！我这一辈子还从没见过人吆喝过我呢。他还说，‘你就在这里赶快给俺上车吧！’当然我上了车，他便一路上没完没了地骂我，也不让我解释一句，还说他要去告诉皮蒂姑妈。思嘉，请下去求求他不要去告我了，好吗？说不定他会听你的。你知道，姑妈只要听说我曾经面对面见过那女人，她也会给活活吓死的呀！思嘉，你愿意

去跟彼得大叔说说吗？”

“好，我去。不过，让我们先瞧瞧这里有多少钱。还沉着呢。”

她解开手帕，一大把金币滚了出来，撒落在床上。

“思嘉，有五十美元呢！还是金币！”媚兰惊叫着，数了数那些亮晶晶的硬币，显然给吓住了。“你说，你觉得在小伙子们身上使用这种——噢，这种钱——这样赚来的钱，恰当吗？你不觉得或许上帝会理解她是想帮助，所以就不管这钱是否肮脏了呢？我一想到医院需要那么多的东西时——”

但是思嘉并没有听这些。她在注视那条脏手帕，心里充满着羞辱和愤怒。原来手帕角上有个图案，其中包含着RKB三个字母。她那放珍贵物品的抽屉里也有一块跟这一模一样的手帕，那是瑞德·巴特勒昨天借给她用来包那束他们采折的鲜花的。她正准备今晚他来吃饭时还给他呢。

这样看来，瑞德是在同沃特琳那个贱货来往并给她钱了。这就是那笔给医院的捐款的由来了。原来是从封锁线捞到的金币呀。想想看，瑞德居然有胆量在跟那个贱货厮混过以后，再来同一位正经妇女会面呢！想想看，她几乎相信他爱上了她呢。这证明他是决不会的了。

凡是坏女人，以及那些跟他们有关连的人，对她来说都是些神秘而讨厌的家伙。她知道有些男人怀着某种目的去光顾这些女人，那种目的是正经女人所不齿的——或者，她要是提及的话，也只能用耳语或暗示，或一种委婉的说法。她常常想，只有低劣而粗俗的男人才会去看这样的女人。在这以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正经男人——就是说，她在体面人家遇见过并一起跳舞的那些男人——也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眼前

这件事给她的思想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令人十分恐怖的天地。说不定所有的男人都这样呢！他们强迫自己的妻子忍受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就够坏的了，还亲自去找下等女人并为这种寻欢作乐付给她们金钱呢！啊，男人都坏透了，瑞德·巴特勒更是他们中最下流的一个！

她要将这条手帕摔到他脸上去，并指着门口叫他滚出去，而且从此永远永远也不再理他了。可是不，她当然不能那样做。她永远永远不能让他知道她已经明白有那样一个女人存在，更不要说已经明白他去看她这件事。一个上等女人是决不能这样做的。

“唔，”她满怀愤怒地想，“假如我不是个上等女人，我还有什么不能对这个坏蛋说的呢！”

于是，她把那条手帕揉成一团捏在手里，随即下楼到厨房里去寻找彼得大叔。她从火炉旁走过时，随手把手帕丢到火里，憋着一肚子无可奈何的怒气望着它燃烧。

第十四章

一八六三年夏天到来时，每个南方人心里也升起了希望。尽管有贫困和艰难，尽管有粮食投机商和类似的蠹贼，尽管死亡、疾病和痛苦给几乎每一个家庭留下了影响，南方毕竟又在说：“再打一个胜仗就可以结束战争了，”而且是怀着比头年夏天更乐观的心情说的。北方佬的确是个很难砸开的核桃，可是他们终于在破裂了。

对于亚特兰大和对于整个南方来说，一八六二年圣诞节都是个愉快的节日。南部联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北方佬伤亡的人员数以千计。人们在节假日期间普遍欢欣鼓舞，欢庆和祝祷局势已出现了转折点。那些穿灰制服的军队已成了久经沙场的队伍，他们的将军已屡建功勋，人人都知道，只要春季战役一打响，北方佬就会被永远彻底地击溃了。

春天到来，战斗又开始了。到五月间南部联盟军队又在昌塞洛斯维尔打了个大胜仗，整个南方都为之欢声雷动。

在离本县较近的地方，一支突入佐治亚的联邦骑兵给击溃了，又成了南部联盟方面的胜利。人们仍在笑嘻嘻地彼此拍着肩背说：“是啊，先生！只要咱们的老福雷斯特将军跟上来，他们就不如早点滚了！”原来四月下旬斯特雷特上校率领一支八百名的北方骑兵队伍突然袭入佐治亚，企图占领在亚特兰大北面六十余英里的罗姆。他们妄想切断亚特兰大和田纳西之间的极端重要的铁路线，然后向南攻入南部联盟的枢纽城市亚特兰大，把集中在那里的工厂和军需物资彻底摧毁。

这是十分厉害的一着，如果没有纳·贝·福雷斯特将军，会给南方造

成极大的损失。当时这位将军只带领相当于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不过这是些多么了不起的骑手啊！——尾随在他们后面，但赶在他们到达罗姆之前便交上了火，然后是昼夜猛击，终于把他们全部俘获了！

这个捷报和昌塞洛斯维尔大捷的消息几乎同时传到了亚特兰大，引起全城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昌塞洛斯维尔的胜利可能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但是斯特雷特突击队的被俘也使北方佬显得极为狼狈。

“不，先生，他们最好不要再跟老福雷斯特开玩笑！”亚特兰大人开心地说，同时一再谈论这次打胜仗的经过，兴味无穷。

现在，南部联盟走运的形势发展到了极盛的高潮阶段，它席卷着满怀喜悦的人们向前汹涌。不错，格兰特率领下的北方佬军队从五月中以来一直在围攻维克斯堡。不错，斯·杰克逊在昌塞洛斯维尔受了重伤，这是南方的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不错，科布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牺牲了，这使佐治亚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儿子。可是，北方佬再也经不起像弗雷德里克斯堡和昌塞洛斯维尔这样的惨败了。他们会被迫投降，那时残酷的战争便可宣告结束了。

到七月初头，先是谣传，后来从快报上证实了：李将军在向宾夕法尼亚挺进。李将军打进了敌人区域了！李将军在强攻了！这是最后一战了！

亚特兰大人兴奋欢欣得如醉如狂，迫切地渴望着来一次报复。如今北方佬该知道将战争打到自己的家里是什么滋味了。如今他们该知道耕地被荒废、牛马被偷走、房屋被焚毁、老人孩子被抓进牢房、妇女儿童被赶出来挨饿都是些什么样的滋味了。

人人都清楚北方佬在密苏里、肯塔基、田纳西和弗吉尼亚都干了些

什么。北方佬在占领区犯下的罪行，连很小的孩子都能又恨又怕地历数出来。现在亚特兰大已到处是从田纳西东部逃来的难民，他们亲口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令人听了无不伤心。在那个地区，南部联盟的同情者居少数，战争带给他们的灾难也最沉重，就像在所有边境地区那样，人们彼此告密，兄弟互相残杀。这些难民都大声要求让宾夕法尼亚成为一片焦土，连那些最温和的老太太也表现出严厉的喜悦心情。

但是有人从前线带回消息说，李将军下了命令，宾夕法尼亚州的私人财产不能触动，掠夺一律处以死刑，凡军队征用任何物品都必须付钱——这样，李将军就得付出自己所赢得的全部尊敬才能保全在群众中的声望了。也不让人们在那个繁华州的丰富仓库里为所欲为一下？李将军究竟是怎么想的？可我们的小伙子却迫切需要鞋子、衣服和马匹呢！

米德大夫的儿子达西捎回来一封急信，这是七月初亚特兰大收到的惟一第一手新闻，因此便在人们手中传递，引起愈来愈大的愤慨。

“爸，你能设法给我弄一双靴子来吗？我已经打了两个星期赤脚了，至今还没有希望得到鞋子。要不是我的脚太大，我可以像别的小伙子那样，从北方佬死人脚上脱一双下来，可是我还没找到一个有我这般大脚的北方佬呢。如果你能替我弄到，请不要通过邮局寄。有人会在途中偷走的，而我又不想责怪他们。还是叫费尔坐趟火车送来吧。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会很快写信告诉你。眼前我还不清楚，只知道在朝北行进。我们此刻在马里兰，人人都说是开到宾夕法尼亚去……”

“爸，我觉得我们应当对北方佬以牙还牙，可是将军说不行。至于我个人，我并不愿意只图一时高兴去烧北方佬的房子而受到枪毙的处分。爸，今天我们穿过了你可能从没见过的极大一片麦田。我们那里可没有这样的麦田呢。好吧，我得承认我们在那片麦地里偷偷搞了一点掠

夺，因为我们全都饿得不行了，而这种事只要将军不知道就不会有危险的。不过那些青麦没有给我们任何好处。小伙子们本来都患了痢疾，那麦子一吃下去便更糟了。要知道，带着痢疾走路比拖着一条伤腿走还要困难呢。爸，请一定设法替我弄双靴子来。我如今已当了上尉，一个上尉即使没有新的制服或肩章，也应当穿双靴子嘛。”

但是军队到了宾夕法尼亚——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再打一次胜仗战争就会结束，那时达西·米德所需要的靴子就全都有了，小伙子们就会往回开拔了，大家重新欢聚。米德太太想象儿子终于回到家里，从此不再离开，便忍不住要落泪了。

七月三日，从北方来的电讯突然沉默了，一直沉默到四日中午才有断断续续和经过窜改的报道流入设在亚特兰大的司令部。原来在宾夕法尼亚发生了激战，在一个名叫葛底斯堡的小镇附近打了一次投入李将军全部兵力的大仗。消息并不怎么确切，来得也晚，因为战争是在敌人区域里打的，所有的报道都得首先经过马里兰，转到里士满，然后再到亚特兰大。

人们心中的焦虑逐渐增长，恐惧的预感慢慢地流遍全城。最糟糕的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凡是有儿子在前线的家庭都焦急地祈祷着，但愿自己的孩子不在宾夕法尼亚，可是那些知道自己的亲属就在达西·米德那个团里的，便只好咬着牙声称，他们参加了这次将永远打垮北方佬的鏖战，是十分光荣的事。

皮蒂姑妈家的三位女人只好怀着无法掩饰的恐惧心理彼此面面相觑。艾希礼就在达西那个团里呢。

到七月五日，坏消息终于到来，但不是从里士满而是从西边传来

的。维克斯堡陷落了，经受长期而残酷的围攻之后陷落了，而且实际上整个密西西比流域，从圣路易斯到新奥尔良，都已沦于北方佬之手。南部联盟已被切成两块。在任何别的时候，这一灾难的消息都会给亚特兰大人带来恐怖和悲伤。但是现在，他们已来不及考虑维克斯堡。他们考虑的是在宾夕法尼亚进行强攻的李将军。只要李将军在东边打了胜仗，维克斯堡的陷落就不是太大的灾难了。还有宾夕法尼亚，纽约，华盛顿呢。一旦把它们打下来，整个北方便会陷于瘫痪状态，这可以抵消密西西比流域的败绩而绰绰有余。

时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沉闷地过去，灾难的阴影笼罩着全城，使炎热的太阳都显得昏暗了，直到人们突然抬起头来，吃惊地凝望着天空，仿佛不相信它是晴朗的、湛蓝的，而是乌云遍布，一片昏沉。到处都可以看到，妇女们在屋前走廊上，在人行道上、甚至在街心聚集成群，挤作一堆，相互告诉说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同时设法彼此安慰，装出一副勇敢的模样。可是谣言暗暗流传，像蝙蝠似的在寂静的大街上往来飞掠，说是李将军牺牲了，仗打败了，大量伤亡的名单正源源而来。人们尽量不去信它，可是远远近近的邻居都已惊惶万状，纷纷跑到市中心区，跑到报馆和司令部去讨消息，讨任何消息，哪怕坏消息都行。

成群结队的人聚集在车站旁边，希望进站的列车带来消息，或者在电报局门口，在苦恼不堪的总部门外，在上着锁的报馆门前，等着，悄悄地等着。他们是些肃静得出奇的人群，肃静地愈聚愈多。没有人说话。偶尔有个老头用颤抖的声音乞讨消息，人们只听到那经常重复的回答：“从北边来的电报除了说一直在战斗之外，没有别的。”但这不仅没有激起大伙的埋怨，反而加强了缄默的气氛。步行或坐着马车在外围活动的妇女也愈来愈稠密拥挤。由于大家摩肩擦背而产生的热气，以及不安的脚步所掀起的灰尘，使周围的空气已闷得要窒息了。那些女人并不

说话，但她们板得发青的脸孔却以一种无声的雄辩在发出请求，这是比哭泣还要响亮得多的。

城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上前线，无论他是儿子、兄弟、父亲，还是情人、丈夫。人们都在等候着可能宣布他们家已经有人牺牲的消息。他们预期有死讯到来，但不想收到失败的消息。他们把那种失败的想法打消了。他们的人可能正在牺牲，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在宾夕法尼亚山地太阳烤着的荒草上。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南方的士兵可能正在纷纷倒下，像冰雹下的谷物一般，但是他们为之战斗的主义永远不会倒。他们可能在成千上万地死亡，但是像龙齿^[1]的果子似的，成千上万的新人，穿着灰军服、喊着造反的口号的新人，又会从地里冒出来接替他们。至于这些人将从哪里来，还没人知道。他们只是像确信天上有个公正而要求绝对忠实的上帝那样，确信李将军是非凡的，弗吉尼亚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思嘉、媚兰和皮蒂帕特小姐坐着马车停在《观察家日报》社门前，马车的顶篷折到背后了，她们打着阳伞坐在车里。思嘉的手在发抖，头上的阳伞也随着摇晃。皮蒂激动得很，圆脸上的鼻子像只家兔的鼻子不停地颤动。只有媚兰像一尊石雕，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但那双黑眼睛也瞪得愈来愈大了。在两个小时之内她只说过一句话，那是她从手提包里找出嗅盐瓶递给她姑妈时说的，而且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这样毫不亲切的口气对姑妈说话。

“拿着吧，姑妈，要是你觉得快晕倒了，就闻一闻。老实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晕倒，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让彼得大叔把你送回家去，因为我不可能离开这里，直到我听到有关——直至我听到消息为止。而且，我也不会让思嘉离开我。”

思嘉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离开以后得不到有关艾希礼的第一个消息。不，即使皮蒂小姐死了，她也决不离开这里。艾希礼正在那边什么地方打仗，也许正在死亡呢，而报馆是她能得到确切信息的惟一地方。

她环顾人群，认出哪些是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只见米德太太歪戴着帽子让那个十五岁的费尔搀扶着站在那里；麦克卢尔姐妹在设法用颤抖的上嘴唇掩盖她们的龅牙；埃尔辛太太像个斯巴达母亲似的站得笔直，只不过那几绺从发髻上垂下来散乱的灰白头发泄露了她内心的混乱情绪；范妮·埃尔辛则脸色苍白得像个幽灵。（当然，范妮是不会为她兄弟休这样担忧的，那么，她是否有个人们还不知道的真正情人在前线呢？）梅里韦瑟太太坐在她的马车里轻轻拍着梅贝尔的手。梅贝尔好像怀孕许久了，她这样出来公开露面是很不雅观的，尽管她用披肩把自己仔细遮了起来。她为什么这样担忧呀？没有人听说过路易斯安那的军队也到了宾夕法尼亚嘛。大概她那位多毛的小个子义勇兵此刻还平平安安地待在里士满吧。

人群外围出现了一阵骚动，那些站着的人都让开路来，这时瑞德·巴特勒骑着马小心地向皮蒂姑妈的马车靠近。思嘉心想：他哪来的勇气，竟敢在这个时候跑来，也不怕这些乱民由于他没穿军服而轻易地把他撕得粉碎呢！他走近时，她觉得她自己就会头一个动手去撕他。他怎么敢骑着一匹骏马，穿着锃亮的靴子和雪白笔挺的亚麻布套服，叼着昂贵的雪茄，那么时髦，那么健康，可这时艾希礼和所有其他的小伙子却光着脚、冒着大汗、饿着肚子、患着胃溃疡在同北方佬作战——他怎么敢这样呀？

他慢慢穿过人群，不少人向他投来恼恨的目光。老头们吹着胡子发出咆哮，天不怕地不怕的梅里韦瑟太太在马车里微微欠起身来清清楚楚

地喊道：“投机商！”用的那声调更使这个字显得又脏又毒了。可是他对谁都不理睬，只举起帽子向媚兰和皮蒂姑妈挥了挥，随即来到思嘉身边，俯下身低声说：“你不觉得现在应当让米德大夫来给我们发表关于胜利的著名讲演，说胜利就像栖息在我们旗帜上的一只尖叫的鹰吗？”

思嘉的神经本来就紧张极了，不知怎么办好，这时她突然像只愤怒的猫转过头来，想狠狠骂他几句，可是他用一个手势制止了。

“我是来告诉你们几位的，”他大声说，“我刚才到过司令部，第一批伤亡名单已经来了。”

他这话在周围那些听见他的话的人中顿时引起一阵低语，人群开始骚动，准备沿着白厅街向司令部跑去。

“你们不要去，”他在马鞍上站起身来，举起手喊道。“名单已送到两家报馆去了，正在印刷。你们就待在原地吧！”

“唔，巴特勒船长，”媚兰喊道，一面回过头来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真该谢谢你跑来告诉我们！名单几时张贴呢？”

“很快会公布的，太太。交给报馆已半个小时了。管这件事的军官一定叫印好才让公布，因为恐怕群众会冲进去要消息。哎，你瞧！”

报馆侧面的窗户打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手里拿着一叠窄长的印刷品，上面是刚刚排印的密密麻麻的姓名。人群拥上前去抢，把那些长条纸一下撕成了两半，有人抢到了就拼命挤出来急于要看，后面的继续往前挤，大家都在叫喊：“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拉住缰绳，”瑞德一面跳下马，一面把缰绳扔给彼得大叔。人们看见他耸着一对高出众人之上的肩膀，拼命推搡着从身边挤过。一会儿他

回来了，手里拿着好几张名单。他扔给媚兰一张，其余的分发给坐在附近马车里的小姐太太，其中包括麦克卢尔姐妹、米德太太、梅里韦瑟太太、埃尔辛太太。

“快，媚兰，”思嘉急不可耐地喊道。因为媚兰的手在嗦嗦发抖，她没法看清楚，恼火极了。

“你拿去吧，”媚兰低声说，思嘉便一把抢了过来。先从以W打头的名字看起，可是它们在哪里呢？啊，在底下，而且都模糊了。“怀特，”她开始念，嗓子有点颤抖，“威肯斯……温……泽布伦……啊，媚兰，他不在里面！他不在里面！啊，你怎么了，姑妈？媚兰，把嗅盐瓶拿出来！扶住她，媚兰。”

媚兰高兴得当众哭起来，一面扶住皮蒂小姐摆来摆去的头，同时把嗅盐放到她鼻子底下。思嘉从另一边扶着那位胖老太太，心里也在欢乐地歌唱。艾希礼还活着。他甚至也没受伤呢。上帝多好，把他放过来了！多么——

她听到一声低低的呻吟，回头一看，只见范妮·埃尔辛把头靠在她母亲胸口，那张伤亡名单飘落在马车踏板上，埃尔辛太太的薄薄的嘴唇颤抖着，她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一面平静地吩咐车夫：“回家去，快。”思嘉把名单迅速看了一下。上面不见休·埃尔辛的名字。这么说，范妮一定是有个情人在前线，现在死了！人群怀着同情默默地给埃尔辛家的马车让路，后面跟着麦克卢尔姐妹那辆小小的柳条车。赶车的是费思小姐，她的脸板得像石头似的，她的牙齿至少又一次给嘴唇包了起来。霍普小姐的脸像死灰一样苍白，她挺直腰坐在费思身边，紧紧抓住妹妹的裙子。她们都显得很老了。她们的弟弟达拉斯是她们的宝贝，也是这两位老处女在世界上的惟一亲人。但是达拉斯死了。

“媚兰！媚兰！”梅贝尔喊道，声音显得很快活。“雷内没事！还有艾希礼，啊，感谢上帝！”这时披肩已从她肩上掉下来，她那大肚子再明显不过了。但是这一次无论梅里韦瑟太太或者她自己都没去管它。“啊，米德太太！雷内——”说到这里，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媚兰，你瞧！——米德太太，请看呀！达西是不是——？”

米德太太正垂着两眼在凝望自己的衣襟，听到有人叫她也没有抬起头来，不过小费尔坐在旁边，只要看看他的表情便一切都明白了。

“唔，妈，妈，”他可怜巴巴地说。米德太太抬起头来，正好触到媚兰的目光。

“现在他不需要靴子了。”

“啊，亲爱的！”媚兰惊叫一声，哭泣起来，一面把皮蒂姑妈推到思嘉肩上，爬下马车，向大夫太太的马车走去。

“妈，你还有我呢，”费尔无可奈何地极力安慰身旁脸色苍白的老太太。“只要你同意，我就去把所有的北方佬都杀掉——”

“不！”米德太太哽咽着说，一面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好像决不放它了似的。

“费尔·米德，你就别说了！”媚兰轻声劝阻他，一面爬进马车，在米德太太身旁坐下，把她搂在怀里。接着，她才继续对费尔说：“你觉得要是你也走了，牺牲了，这对你妈有帮助吗？从没听说过这种傻话。还不快赶车把我们送回家去！”

费尔抓起缰绳，这时媚兰又回过头去对思嘉说话。

“你把姑妈送到家里，就马上到米德太太家来。巴特勒船长，你能不能给大夫捎个信去？他在医院里呢。”

马车从纷纷四散的人群中出发了。有些高兴得在哭泣，但大多数是受到沉重打击后还没有明白过来，仍然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思嘉低着头在看那张模糊的名单，飞快地读着，看有哪些熟人的名字。既然艾希礼已经没事了，她就可以想想别的人了。啊，这名单好长呀！亚特兰大和全佐治亚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我的天！“卡尔弗特——雷福德，中尉。”雷福！她忽然记起很久前那一天，当时他们一起逃走了，可到傍晚又决定回家来，因为他们饿了，而且害怕天黑了。

“方丹——约瑟夫，列兵。”脾气很坏的小个儿乔！可萨莉刚生了孩子还没复元呢！

“芒罗——拉斐特，上尉。”拉斐同凯瑟琳·卡尔弗特订婚了，可怜的凯瑟琳呀！她这是双重的牺牲，兄弟加未婚夫。不过萨莉更惨，是兄弟加丈夫。

啊，这太可怕了。她几乎不敢再念下去。皮蒂姑妈伏在她肩上抽声叹气，思嘉不怎么礼貌地把她推开，让她靠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自己继续念名单。

当然，当然——不可能有三个叫“塔尔顿”的名字在上面。或许——或许排字工人太匆忙，误将名字排重了。可是，不。他们真在这里。“塔尔顿——布伦特，中尉。”“塔尔顿——斯图尔特，下士。”“塔尔顿——托玛斯，列兵。”还有博伊德，战争头一年就死了，也不知埋在弗吉尼亚什么地方。塔尔顿家的几个小伙子都完了。汤姆和那对懒惰

的长脚孪生兄弟，都喜爱聊天，喜欢开荒谬的玩笑，博伊德很会跳舞，嘴厉害得像只黄蜂，如今都完了！

她再也念不下去了。她不知道别的小伙子，那些跟她一起长大、一起跳舞、彼此调情和亲吻过的小伙子，还有没有人被列在这个名单上。她真想痛哭一场，设法使那双掐住她喉咙的铁爪放松一点。

“我很为你难过，思嘉，”瑞德说。她抬头望着他。她忘记他还在那里了。“里面有许多是你的朋友吗？”

她点点头，勉强说：“几乎这个县里的每一家和所有——塔尔顿家所有的三个小伙子——”

他脸色平静而略显忧郁，眼睛里没有那种嘲讽的意味了。

“可是名单还没完呢，”他说。“这仅仅是头一批，不是全部。明天还有一张更长的单子。”他放低声音，不让旁边马车里的人听见。“思嘉，李将军一定是打了败仗。我在司令部听说他已撤回到马里兰了。”

她惊恐地朝他望着，但她害怕的不是李的失败。明天还有更长的伤亡名单呀！明天。她可没有想到明天，只不过一见艾希礼的名字不在上面就乐起来了。明天，怎么，他可能现在已经死了，而她要到明天才会知道，也许还要等到一个星期以后呢。

“唔，瑞德，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要是当初让北方佬去付钱赎买黑人——或者就由我们把黑人免费交给他们，免得发生这场战争，那不是会好得多吗？”

“问题不在黑人，思嘉，那只是借口罢了。战争之所以常常发生，就是因为人们喜欢战争。女人不喜欢，可是男人喜欢——对，胜过喜欢

女人。”

他又歪着那张嘴笑起来，脸上不再有严肃的神色了。他把头上那顶巴拿马帽摘下来向上举了举。

“再见。我得去找米德大夫了。我想，他儿子的死讯由我这个人去告诉他，这颇有讽刺意味，只是他目前不会感觉到这一点。不过日后，他想起一个投机商居然向他转达了一位英雄牺牲的消息，大概是要恨恨不已的。”

思嘉让皮蒂姑妈服了一杯甜酒后，在床上躺下，留下普里茜和厨娘服伺她，自己便出门到米德大夫家去了。米德太太由费尔陪着在楼上等丈夫回来，媚兰坐在客厅里跟几个来慰问的邻居低声谈话。她同时在忙着干针线活儿，修改一件丧服，那是埃尔辛太太借给米德太太的。这时屋里已充满了用家制黑颜料煮染衣服的辛辣味儿，因为厨师在厨房里正一面啜泣一面搅动泡在大锅里的所有米德太太的衣裳。

“她现在怎么样？”思嘉小声问。

“一滴眼泪也没有，”媚兰说。“女人流不出眼泪才可怕呢。我不知道男人怎么忍得住不哭一声。我猜想大概男人比女人坚强和勇敢一些。她说她要亲自到宾夕法尼亚去把他领回家来。大夫是离不开医院的。”

“那对她太可怕了！为什么费尔不能去呀？”

“她怕他一离开她就会去加入军队。你瞧他年纪虽小可个儿长得那么大。军队里现在连十六岁的人也要呢。”

邻居们因为不想看大夫回来时的情景，便一个个陆续离开了，只剩下思嘉和媚兰两人留在客厅里缝衣服。媚兰尽管忍不住伤心，眼泪一滴

滴落在手中的活计上，但显得还算镇静。她显然没有想到战争可能还在进行，艾希礼或许就在此刻牺牲了。思嘉满怀恐惧，不知道应不应该把瑞德的话告诉媚兰，好叫她分担这惊疑莫定的痛苦，或者暂时瞒着她，自己一个人兜着。最后她决定保持沉默。如果让媚兰觉得她太为艾希礼担忧了，那总归是不合适的。她感谢上帝，那天上午包括媚兰和皮蒂在内，人人都陷在各自的忧虑中，无心去注意她的表现了。

她们静静地缝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外面有声音，便从帘缝中窥望，看见米德大夫正从马背上下来。他垂着两肩，耷拉着脑袋，满脸胡须像扇子似的挂在胸前。他慢慢走进屋来，放下帽子和提包，默默地吻了吻两位姑娘。然后他拖着疲乏的身子上楼去。一会儿费尔下来了，他的腿和胳膊都又瘦又长，显得那么笨拙。媚兰和思嘉都示意让他坐在身边，可是他径直向前廊走去，在那儿的台阶上坐下，双手捧着头一声不响。

媚兰长叹一声。

“他给气疯了，因为他们不让他去打北方佬。才十五岁呀！啊，思嘉，要是有这样一个人儿子，倒是好极了！”

“好叫他去送死吗？”思嘉没好气地说，同时想起了达西。

“有一个儿子，哪怕他给打死了，也比没有儿子强，”媚兰说着又哽咽起来。“你理解不了，思嘉，这是因为你有了小韦德，可我呢——啊，思嘉，我多么想要一个儿子啊！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该公然说出这句话来，但这是真的，是每个女人都需要的，而且你也明白这一点。”

思嘉竭力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对她嗤之以鼻。

“万一上帝想连艾希礼也——也不放过，我想我是忍受得住的，尽

管我宁愿跟他一起死。不过上帝会给我力量来忍受。可是，如果他死了，我又没有一个他的儿子来安慰我，那我就受不了啦。啊，思嘉，你多幸运呀！虽然你失去了查理，可是你有他的儿子。可要是艾希礼没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思嘉，请原谅我，我有时候真对你十分妒忌呢——”

“妒忌——我？”思嘉吃惊地问，一种负疚感突然袭上心头。

“因为你有儿子，可我没有呀！我有时甚至把韦德当做是我的儿子。你不知道，没有儿子可真不好受呢！”

“简直胡扯！”思嘉觉得放心了，才故意这样说她，同时朝这个红着脸低头缝纫的小个儿匆匆瞥了一眼。媚兰大概很想要孩子了，可是她这个儿肯定是生不出来的。她比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高不了多少，臀部也窄得像个孩子一般，胸脯更是平板板的。一想到媚兰也会有孩子，思嘉便觉得很不舒服。这会引来许许多多她无法对付的想法来。如果媚兰真的跟艾希礼生了个孩子，那就像是从思嘉身上夺走了什么似的，她怎么受得了呢！

“请原谅我说了那些关于韦德的话。你知道我多么爱他。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别傻了，”她不耐烦地说。“快到外面走廊上去安慰安慰费尔。他在哭呢。”

[1] 龙齿，原意为相互争斗的根源，出于日耳曼神话。

第十五章

那支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被击溃的军队如今已撤回到弗吉尼亚，并精疲力竭地开进了拉皮丹河岸的冬季营地。圣诞节即将到来，艾希礼回家休假。思嘉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看见他，那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异了。当初她站在“十二橡树”村的客厅里看着他跟媚兰结婚时，曾以为自己今后再也不会比此时此刻更伤心更强烈地爱他了。可如今她才知道，她在那个早已过去的夜晚所经历的，只不过是一个被夺走了玩具的娇惯孩子的感情而已。长期以来她在梦想着他，同时被迫强制着自己不要说出来，这才把她的感情磨练得更锐利，也更加浓烈了。

艾希礼·威尔克斯穿一身褪色和补缀过的军服，一头金发已被夏日的骄阳晒成亚麻色，看来已完全是另一个人，不像战前她拼命爱着的那个随随便便、睡眼朦胧的小伙子了。他以前皮肤白皙，身材细长，现在变成褐色和干瘦的了，加上那两撇金黄的骑兵式样的髭须，便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兵。

他穿着一身旧军服，用军人的姿势笔挺地站在那儿，手枪挂在破旧的皮套里，用旧了的剑鞘轻轻敲着长统靴，一对快要锈了的马刺在隐隐发光。这就是南部联盟陆军少校艾希礼·威尔克斯。他现在有了命令人的习惯和一种镇静自恃与尊严的神气，两个嘴角也长出了严厉的皱纹。他那又宽又厚的肩膀和冷静明亮的目光，如今也显得有点异样了。他以前是散漫的，懒洋洋的，可现在已变得像猫一样机警，仿佛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像小提琴上的琴弦那样。他的眼睛流露出疲倦和困惑的神色，晒黑的脸皮也紧紧地绷在两个颧骨上，给人以严肃的感觉。他还是她所爱的那个漂亮的艾希礼，不过已显得很不一样了。

思嘉早已计划好要回塔拉去过圣诞节，可是艾希礼的电报一来，世界上就无论什么力量，哪怕是失望的爱伦直接发来的命令，都不能把她从亚特兰大拉走了。要是艾希礼曾经有意回“十二橡树”村，她本来是可以赶回塔拉去的，因为那两个地方相距较近；但是他已经写信给家里，叫他们来亚特兰大见面，而且威尔克斯先生、霍妮和英迪亚都已经进城来了。难道她还要放弃这时隔两年后与他相逢的机会，回到塔拉去吗？难道要放弃听他那令人心醉的声音的机会，放弃从他眼光中了解他没有忘记她的机会吗？绝对不行！哪怕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来命令她，也不行。

艾希礼和一群同时休假的本县小伙子在圣诞节前几天回来了，这一群人经过葛底斯堡战役已减少了许多。他们中间有消瘦、憔悴和不停地咳嗽的凯德·卡尔弗特，有从一八六一年以来头一次获得休假因此满怀兴奋的芒罗家两兄弟，还有常常喝醉、喜欢打闹和争吵的亚历克斯和托尼·方丹。这几个人必须在车站等候两小时换车，而且还得有头脑清醒的人去设法防止方丹家两兄弟之间和他們与陌生人之间发生斗殴，所以艾希礼就把他们一起带到皮蒂姑妈家来了。

一进屋，方丹兄弟就像两只斗鸡似的争着要去吻战战兢兢而又受宠若惊的皮蒂姑妈，凯德看了便尖酸地说：“你会以为他们在弗吉尼亚一定打斗够了吧，不，从我们到里士满第一天起，他们就一直在喝酒和找人打架。宪兵把他们抓了起来，要不是艾希礼说话伶俐，他们准在牢狱里过圣诞节了。”

可是这些话思嘉几乎一句也没听见，因为她好不容易跟艾希礼坐到了同一个房间，早已高兴得如醉如痴了。她怎么会在这两年里想起别的男人谁是令人愉快的、漂亮的，或者有刺激性的呢？她怎么能容忍艾希礼还在世时她就默不作声地听他们向她求爱呢？如今他又在家里了，和

她只隔着这块客厅里的地毯。他坐在对面沙发上，一边是媚兰，一边是英迪亚，还有霍妮抱着他的肩膀。这时她每看他一眼，都要使出浑身的劲来不让自己显得眼泪汪汪。要是她有权利也去坐在他身边，挽着他的胳膊，那多好啊！要是她能够每隔几分钟就去摸摸他的袖子，证实他的确在那里，或者拉着他的手用他的手绢拭掉她脸上快乐的泪水，那多好啊！因为媚兰就毫不害羞地在这样做啊！你看她那样高兴，已没有什么羞怯和含蓄的意思了，竟公然吊在丈夫的膀子上，用她的眼神、微笑和泪水在表示多么喜爱他。可是思嘉自己也太快活，太高兴，对这样的情景也不觉得恼恨和嫉妒了。艾希礼终于回家了！

她不时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颊，并对他笑笑，因为那儿是他吻过的，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嘴唇颤抖的感觉。当然，他没有首先吻她。媚兰正拼命往他怀里钻，一面断断续续地哭，紧紧地抱住他，仿佛永远也不放他走似的。后来，英迪亚和霍妮也走上前去紧紧抱住他，把他从媚兰怀里拉了出来。接着他吻了他父亲，同时敬重而亲切地抱了抱，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那种深沉强烈的感情。然后是皮蒂姑妈，她激动得用那双不顶事的小脚一跳一跳地接受他的亲吻和拥抱。最后，他来到她面前，周围的小伙子也都围拢来要求他们彼此亲吻，他先是对她说：“唔，思嘉，你真美，真美！”随即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经他这一吻，她原先想说的那些表示欢迎的话全都不翼而飞了。直到好几个小时以后，她才记起他没有吻她的嘴唇。于是她痴痴地设想：如果他是单独同她见面，他便会那样吻的。他会弯下高高的身子，轻轻捧起她的脸颊，让她踮着脚尖，相互吻着，紧紧地长时间地拥抱。不过还有的是时间，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事都好办呢。她一定能想出办法让他单独跟她在一起，并且对他说：“你还记得我们时常在我们那条秘密的小路上一起骑马的情形吗？”“你还记得我们坐在塔拉农场台阶上，你

朗读那首诗的那个夜晚，月亮是什么模样吗？”（我的天！那首诗的标题是什么呀？）“你还记得那天下午我扭伤了脚脖子，你抱着我在暮色中回家的光景吗？”

啊，有多少事情她可以用“你还记得？”来引起他的回忆，有多少珍贵的回忆可以把他带回到那些可爱的日子，那时他们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县里到处转悠，有多少事情能叫他们记起媚兰出台以前的岁月啊！而且，他们谈话时她或许还能从他的眼神中发现感情复活的迹象；或者得到某种暗示，说明他对媚兰的丈夫之爱的背后还有所眷恋，像大野宴那天他突然说出实情时那样热情的眷恋。她没有设想过，如果艾希礼明确宣布爱她，他们究竟会怎么办。只要知道他的确还在爱她，就足够了……是的，她能够等待，能够容忍媚兰去享受抓住他胳膊哭泣的幸福。她的时机一定会来的。说到底，像媚兰这样一个女孩子，她懂得什么爱啊？

“亲爱的，你简直像个叫花子了，”媚兰说，这时刚到家的那种兴奋场面已渐渐过去。“是谁给你补的衣服，为什么用蓝布呢？”

“我还以为自己满时髦呢，”艾希礼说，一面看了看身上的衣着。“要是拿我跟那边那些穿破衣烂衫的人比一比，你就会满意些了。这衣服是莫斯给补的，我看补得很好嘛，要知道，他在战前是从没拈过针线的。至于讲到蓝布，那就是这样，你要么穿破裤子，要么就从一件俘获的北方佬制服上弄块碎布来把它补好，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至于说像个叫花子，那你还得庆幸自己的命好，你丈夫总算没有光着脚丫跑回来。我那双旧靴子上个星期就彻底坏了，要不是我们运气，打死了两个北方佬侦察兵，我就会脚上绑着一双草鞋回家来啦。这双靴子倒是很合我的脚呢。”

说到这里，他把两条长腿伸出来，让她们欣赏那双已经遍体伤痕的长统靴。

“另一个侦察兵的靴子我穿了不合适，”凯德说。“靴子比我的脚小两号，现在还夹得我痛极了。不过我照样穿着体面地回来了。”

“可这个自私鬼太小气，不肯给我们俩，”托尼说。“其实对我们方丹家的贵族式小脚是非常合适的。真他妈的恼火，我得厚着脸皮穿这靴子去见母亲了。没打仗的时候，这种东西她是连黑奴也不让穿的。”

“别着急，”亚历克斯说，一面向凯德脚上的靴子瞥了一眼。“咱们回家时，在火车上把他的靴子剥下来。我倒不怕见母亲。可是我——我不想让迪米蒂·芒罗看见我的脚趾头全露在外面。”

“怎么，这是我的靴子。我是头一个提出要求的，”托尼说着，朝他哥哥瞪了一眼。这时媚兰吓得慌了手脚，生怕发生一场有名的方丹家族式的争吵，便插进来调解了。

“我本来蓄了满满一脸络腮胡要给你们女孩子看的，”艾希礼一面说一面用力摩擦他的脸，脸上剃刀留下的伤痕还没有全好呢。“那是一脸很好看的胡须，据我自己看连杰布·斯图尔特和内森·福雷斯特的胡子也不过如此呢。可是我们一到里士满，那两个流氓，”他指方丹兄弟，“就决定说既然他们在刮胡子，我的也得刮掉。他们按着我坐下，便动手给我剃开了，奇怪的是居然没把我的脑袋一起剃掉。当时多亏埃文和凯德阻拦，我的这两撇髭须才保全下来。”

“别听他这些鬼话，威尔克斯太太！你还得感谢我呢。要不然你就压根儿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他进门了，”亚历克斯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说服了宪兵没把我们关起来。你要是再这样

说，我们就马上把你的髭须也剃掉。”

“啊，不，谢谢你了！我看这模样很不错嘛，”媚兰急忙说，一面惊慌地揪住艾希礼，因为那两个黑黑的小家伙显然是什么恶作剧都干得出来的。

“这才叫爱呢，”方丹兄弟一本正经地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当艾希礼出门送几个小伙子坐上皮蒂姑妈的马车到车站去时，媚兰抓住思嘉的胳膊唠叨起来。

“你不觉得他那件军服太难看了吗？等我拿出那件上衣来，他准会大吃一惊吧？要是还有足够的料子给做条裤子就好了！”

给艾希礼做的那件上衣，一提起来思嘉就头痛，因为她多么热望那是她而不是媚兰送给艾希礼的圣诞礼物啊！做军服的灰色毛料如今比红宝石还要珍贵，几乎是无价之宝，艾希礼身上穿的就是普通的家织布。现在连那种白胡桃般的本色土布也不好买，许多士兵穿着北方佬俘虏的服装，只不过用核桃壳染成了深褐色罢了。可是媚兰碰上了罕见的运气，居然弄到了足够的灰色细平布来做件上衣——当然是一件比较短的上衣，不过照样是上衣嘛。原来她在医院里护理过一个查尔斯顿小伙子，他后来死了，她剪下他的一绺金黄头发，连同一小包遗物和一份关于他死亡前情况的抚慰书（当然没有提到痛苦的情景），寄给了他母亲。这样，她们之间就建立了通讯联系，当对方听说媚兰的丈夫在前线时，便把自己买给儿子的那段灰细布和一副铜钮扣寄来了。那是一段很漂亮的衣料，又厚实又暖和，还带有隐隐约约的光泽，无疑是从封锁线那边过来的货色，也无疑是很昂贵的。这块料子现在在裁缝手里，媚兰催他赶快在圣诞日早晨之前做好。思嘉当然想帮助凑合着做一整套军

服，可是不巧，她在亚特兰大怎么也找不到所需的料子。

她有一件给艾希礼的圣诞礼物，不过跟媚兰做的那件灰上衣比起来就黯然失色了。那是一只用法兰绒做的“针线包”，里面装着瑞德从纳索带来的一包针和三条手绢，还有两卷线和一把小剪刀。但是她还想送给他一些更亲近的东西，像妻子送给丈夫的东西，如衬衫、手套、帽子之类。唔，是的，无论如何要弄到一顶帽子。现在艾希礼头上戴的平顶步兵帽实在太不像样了。思嘉一向厌恶这种帽子。就算斯·杰克逊宁愿戴这种帽子而不戴软边毡帽，又怎样呢？那也并不能使它就显得神气起来。可是在亚特兰大偏偏只能买到粗制滥造的羊毛帽子，比猴里猴气兵帽还要邋遢。

她一考虑到帽子，便想起瑞德·巴特勒。他有那么多帽子，夏天用的阔边巴拿马帽，正式场合戴的高礼帽，还有猎帽，褐色、黑色和蓝色的垂边软帽，等等。他怎么就需要那么多的帽子，而她的宝贝艾希礼骑着马在雨中行走时却不得不让雨水从那顶步兵帽上滴里答拉往衣领里流呢？

“我要瑞德把他那顶新的黑毡帽给我，”她打定主意。“我还要给帽边镶一条灰色带子，把艾希礼的花环钉在上面，那就显得很好看了。”

她停了停，觉得要拿到那顶帽子大概非费一番口舌不行。可是她不能告诉瑞德说是替艾希礼要的。她只要一提到艾希礼的名字，他就会厌恶地竖起眉毛，而且很可能会拒绝给她。好吧，她就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说医院里有个伤兵需要帽子，那样瑞德便不会知道真相了。

那天整个下午思嘉都在想方设法要让艾希礼跟她单独在一起，哪怕几分钟也好，可是媚兰始终在他身边，同时英迪亚和霍妮也睁着没有睫

毛的眼睛热情地跟着他在屋子里转。这样，连那位显然为儿子而骄傲的约翰·威尔克斯也找不到机会来跟他安静地谈谈了。

吃晚饭的时候还是那样，她们用各种各样有关战争的问题来打扰他。战争！谁要关心你们的战争呢？思嘉觉得艾希礼对战争这个话题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跟她们长久地闲聊，不停地笑，支配着谈话的整个场面，这种情形是以前很少见的，可是他好像并没有说出多少东西来。他讲了一些笑话和关于朋友们的有趣故事，兴致勃勃地谈论减缓饥饿的办法和雨里行军的情景，并且详细描绘了李将军从葛底斯堡撤退时骑马赶路的尴尬模样，那时李说：“先生们，你们是佐治亚部队吗？那好，我们要是缺了你们佐治亚人，就什么都干不下去了！”

据思嘉看来，他之所以谈得这样起劲，是为了避免她们提那些他不高兴回答的问题。有一次，她发现，他在他父亲的长久而困惑的注视下，显得有点犹豫和畏缩起来。这时她不由得开始纳闷，究竟艾希礼心里还隐藏着什么呢？可这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时她除了兴高采烈和迫切希望跟他单独在一起之外，已没有心思去考虑旁的事了。

她的这种兴致一直持续到火炉周围所有在场的人都开始打哈欠，威尔克斯先生和几个女孩子告别回旅馆去了，这才告一段落。然后，当她跟着艾希礼、媚兰和皮蒂帕特，由彼得大叔擎着蜡烛照路一齐上楼去时，她忽然感到一阵凄凉。原来直到这时，他们站在楼梯口，艾希礼还一直是她的，也仅仅是她的，尽管整个下午他们并没有说过一句悄悄话。可如今，到她道晚安时，她才突然发现媚兰满脸通红，而且在激动得颤抖呢。她两眼俯视地毯，好像对自己的浑身激情不胜惊恐似的，但同时又流露出娇羞的愉快。接着，艾希礼把卧室门推开，媚兰连头也不抬连忙进屋去了。艾希礼也匆匆道过晚安，甚至没有触到思嘉的目光就跟着进去了。

他们随手把门关上，剩下思嘉一个人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一股凉意突然袭上心头。艾希礼不再属于她了。他是媚兰的。只要媚兰还活着，她就能和艾希礼双双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把整个世界关在门外，什么都不要了。

现在艾希礼要走了，要回到弗吉尼亚去，回到雨雪中的长途行军去，回到雪地上饥饿的野营去，回到艰难困苦中去，在那里，他那金发灿烂的头颅和细长的身躯——整个光辉美丽的生命，都有可能顷刻化为乌有，像一只被粗心大意踩在脚下的蚂蚁一样。过去的一星期，那闪光的、梦一般美妙的、洋溢着幸福的时时刻刻，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这一星期过得飞快，像一个梦，一个充满松枝和圣诞树的香味，闪烁着小小烛光和家制金色饰品的梦，一个时间分分秒秒像脉搏般飞逝而去的梦。在这样紧张的一星期，思嘉心里经常有某种东西驱使她忧喜交织地注意并记住每分钟所发生的小事，作为他走后的回忆；那些事情她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一有闲暇便会去细细玩味，从中吸取安慰——譬如，跳舞，唱歌，嬉笑，给艾希礼拿东拿西，预先设想他的需要，陪他微笑，静静地听他谈话，目光跟着他转，使他挺直身躯上的每根线条，他眉头的一颦一蹙，他嘴唇的每一颤动，无不深深印在你心上——因为一星期匆匆而过，而战争却要永远打下去呢。

思嘉坐在客厅里的沙发椅上等着，那件即将伴随他远行的礼物放在膝头。这时艾希礼正在跟媚兰话别，她祈祷着他会一个人下楼来，那时天赐良机，她就可以单独跟他待几分钟了。她侧耳倾听楼上的声音，可是整个屋子静悄悄的，静得连她自己的呼吸也似乎响亮起来。皮蒂姑妈正在她房里趴在枕上哭泣，因为艾希礼半小时前就向她告别过了。从媚兰紧闭的卧室里没有传出什么喁喁私语或嚤嚤啜泣的声音。思嘉觉得他在那间房里已待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在恋恋不舍地跟媚兰话别，每一分

钟都只有增加她的恼恨，因为时间溜得那么快，他马上就要动身了。

她反复想着自己在这个星期里一心一意要对他说的全部话。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说啊！而且她现在觉得或许永远也没有希望了。

其实也尽些零零星星的傻话：“艾希礼，你得随时当心，知道吗？”“不要打湿了脚，你是容易着凉的。”“别忘了在衬衣底下放一张报纸在胸脯上，这很能挡风呢，”等等，不过还有旁的事情，一些她要说的更重要的事情，一些她很想听他说出来的重要得多的事情，一些即使他不说她也要从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事情。

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可是没有时间了！甚至还剩下的短短几分钟也很可能被夺走，要是媚兰跟着他到门口，到马车跟前的话。为什么她在过去一星期里没有创造机会呢？可是媚兰经常在他身边，她的眼睛始终爱慕地盯着他，亲友邻居也川流不息，从早到晚屋里没断过人。艾希礼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待过。到了晚上，卧室门一关，他便跟媚兰单独在一起了。这些日子，除了像哥哥对妹妹，或者对一个朋友，一个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样一种态度之外，他从来没有向思嘉透露过一个亲昵的眼色或一句体己的话。她不能让他离开——说不定是永远离开，除非弄清他仍在爱她。因为只要清楚了这一点，她就可以从他这秘密的爱中获得亲切的安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死而无憾了。

好像等了一辈子以后，她终于听到楼上卧室里他那穿着靴子的脚步声，接着是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她听见他走下楼梯。是独自一人！谢天谢地！媚兰一定是被离别的痛苦折磨得出不了门了。如今她可以在这宝贵的几分钟内占有他了。

他慢慢走下楼来，马刺丁当地响着，她还听见军刀碰撞靴统的声

音。他走进客厅时，眼神是阴郁的。他想要微笑，可是脸色苍白，又绷得很紧，像受了内伤在流血的人。她迎着 he 站起来，怀着独有的骄傲心情深深觉得他是她生平所见的最漂亮的军人了。他那长长的枪套和皮带闪闪发光，雪亮的马刺和剑鞘也晶莹耀眼，因为它们都经彼得大叔仔细擦拭过了。他那件新上衣因为裁缝赶得太急，所以并不怎么合身，而且有的线缝显然是歪了。这件颇有光泽的灰上衣跟那条补缀过的白胡桃色裤子和那双伤痕累累的皮靴显得极不相称，可是，即使 he 满身银甲，在思嘉看来也不会比现在更像一名雄赳赳的武士。

“艾希礼，我送你到车站去好吗？”她显得有点唐突地提出这一要求。

“请不要送了吧，父亲和妹妹们都会去的。而且，我情愿你在这里跟我话别，不要到车站去挨冻，这会留给我一个更好的记忆。已经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做纪念的了。”

她立即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如果车站上有英迪亚和霍妮这两个很不喜欢她的人在场，她就没有机会说一句悄悄话了。

“那我就不去了，”她说。“你瞧，艾希礼，我还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如今临到真要把礼物交给他时，她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解开包裹，那是一条长长的黄腰带，用厚实的中国缎子做的，两端镶了稠密的流苏。原来几个月前瑞德·巴特勒从萨凡纳给她带来一条黄围巾，一条用紫红和蓝色绒线刺绣着花鸟的艳丽围巾。这星期她细心把上面的刺绣全都挑掉，用那块缎子做了一条腰带。

“思嘉，这漂亮极了！是你亲手做的吗？那我就更觉得珍贵了。给

我系上吧，亲爱的。小伙子们看见我穿着新衣服，系着腰带，满身的锦绣，一定会眼红得不行呢。”

思嘉把这条漂亮的腰带围到他的细腰上，把腰带的两端在皮带上方系成一个同心结。媚兰尽可以送给他那件新上衣，可这条腰带是她的礼物，是她亲手做成送他上前线的秘密奖品，它会叫他一看见就想起她来。她退后一步，怀着骄傲的心情端详着他，觉得即使杰布·斯图尔特系上那条飘飘洒洒有羽毛的饰带，也不如她这位骑士风度翩翩了。

“真漂亮，”他抚摩着腰带上的流苏重复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拆了自己的一件衣服或披肩做的。你不该这样，思嘉。这年月很难买到这样好的东西呢。”

“唔，艾希礼，我情愿——”

她本来想说：“我情愿剖开我的心让你穿上，如果你需要的话，”结果却说：“我情愿给你做任何事情！”

“真的吗？”他阴郁的面容顿时显得开朗了些。“那么，有件事情倒是可以替我做的，思嘉，这件事情会使我在外面也放心一些。”

“什么事？”思嘉欢喜地问，准备承担什么了不起的任务。

“思嘉，你愿意替我照顾一下媚兰吗？”

“照顾媚兰？”

她突然痛感失望，心都沉了。原来这就是他对她的最后一个要求，而她正准备答应做一桩十分出色和惊心动魄的事呢！于是，她要发火了。这本是她跟艾希礼在一起的时刻，是她一人所专有的时刻。可是，

尽管媚兰不在，她那灰色的影子仍然插在他们中间。他怎么居然在两人话别的当儿提起媚兰来了呢？他怎么会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他没有注意她脸上的失望神情。像往常那样，他的眼光总是穿透而且远远越过她，似乎在看别的东西，根本没有看见她。

“是的，关心她，照顾她一下。她很脆弱，可是她并不明白这一点。她整天护理伤员，缝缝补补，会把自己累垮的。她又是那么温柔、胆小。这世界上除了皮蒂姑妈、亨利叔叔和你，她没有别的亲人，另外只有在梅肯的伯尔家，那是远房的堂表亲了。而皮蒂姑妈——思嘉，你是知道的，她简直像个孩子。亨利叔叔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媚兰非常爱你，这不仅因为你是查理的妻子，还因为——唔，因为你这个人，她把你当成妹妹在爱。思嘉，我常常做噩梦，想到如果我被打死了，媚兰无依无靠，会怎么样。你答应我的要求吗？”

这最后一个请求，她连听也没有听见，因为她给“如果我被打死了”这句不吉利的话吓坏了。

原来她每天都读伤亡名单，提心吊胆地读着，知道如果艾希礼出了什么事就整个世界都完了。但是她内心经常感到，即使南部联盟的军队全部覆灭，艾希礼也会幸免于难的。可现在他竟说出这样可怕的话来！她不禁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一阵恐怖感，一种她无法凭理智战胜的近似迷信的惊悸，把她彻底镇住了。她成了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相信人有一种预感，尤其是对于死亡的征兆。而且，她从艾希礼那双灰眼睛里看到深深的哀伤，这只能解释为他已经感觉到死神之手伸向他的肩头，并且听见它在嗥叫了。

“你不能说这种话！连想也不能去想。平白无故谈死是要倒霉的！”

啊，快祷告一下吧，快！”

“你替我祷告并点上些小蜡烛吧，”他听她惊慌的口气觉得好笑，便这样逗她。

可是她已经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她想象到了那可怕的情景，仿佛艾希礼在弗吉尼亚雪地里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躺着。他还在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这进一步增加了她的恐惧，直到心中的怒气和失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向你提出要求的，思嘉。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在前线的每一个人会不会发生意外。只是一旦末日到来，我离家这么远，即使活着也太远了，无法照顾媚兰。”

“末——日？”

“战争的末日——世界的末日。”

“可是艾希礼，你总不会认为北方佬能打垮我们吧？这个星期你一直在谈李将军怎样厉害——”

“我这个星期全是在撒谎，像每个回家休假的人一样。我为什么在这还不十分必要的时候就去吓唬媚兰和皮蒂姑妈呢？是的，思嘉，我认为北方佬已经拿住我们了。葛底斯堡就是末日的开端。后方的人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明白我们已处于什么样的局面，不过——思嘉，我们那个连队的人还在打赤脚，而弗吉尼亚的雪已下得很厚了。我每回看见他们冻坏的双脚，裹着破布和旧麻袋的双脚，看见他们留在雪里的带血的脚印，同时知道我自己弄到了一双完整的靴子——唔，我就觉得我应当把靴子送人也打赤脚才好。”

“唔，艾希礼，请答应我，你决不能把它送掉！”

“我每回看见这样的情况，然后再看看北方佬，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怎么，思嘉，北方佬在花大钱从欧洲雇来成千的士兵呢！我们最近抓到的俘虏大多数连英语也不会讲。他们都是些德国人、波兰人和讲盖尔^[1]语的野蛮的爱尔兰人。可是我们每损失一个人就没有顶替的了。我们的鞋一穿破就没有鞋了。我们被四面包围了，思嘉。我们不能跟整个世界作战呀。”

她胡思乱想起来：就让整个南部联盟被打得粉碎吧。让世界完蛋吧，可是你千万不能死！要是你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思嘉，我希望你不要把我这些话去对别人说，我不愿意吓唬别人。而且，亲爱的，我本来也不该说这些话来吓唬你，只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要求你照顾媚兰才不得不说了。她那么脆弱胆小，而你却这样坚强。只要你们俩在一起，即使我出了什么事也可以放心了。你肯答应我吗，思嘉？”

“啊，答应！”她大声说，因为当时她觉得艾希礼很快就会死的，任何要求她都得答应。“艾希礼，艾希礼！我不能让你走！我简直没有这个勇气了！”

“你必须鼓起勇气来，”他的声音也稍稍有点显得洪亮而深沉，话也说得干净利落，仿佛有种内心的急迫感在催促似的。“你必须勇敢，不然的话，叫我怎么受得了呢？”

她用高兴的眼光观察他脸上的表情，不知他这话是否意味着不忍心跟她分手，如同她自己的心情那样。他的面容仍和他告别媚兰以后下楼时一样绷得很紧，眼睛里也看不出什么意味来。他俯下身来，双手捧着

思嘉的脸，轻轻在额上吻了一下。

“思嘉，思嘉！你真漂亮，真坚强，真好！亲爱的，你的美不仅仅在这张可爱的脸上，而在于你的一切，你的身子、你的思想和你的灵魂。”

“啊，艾希礼，”她愉快地低声叫道，因为他的话和他那轻轻一吻使她浑身都激动了。“只有你，再没有别人——”

“我常常想，或许我比别人对你更加了解，我看得见你心灵深处的美，而别人却过于大意和轻率，往往注意不到。”

他没有再说下去，同时把手从她脸上放下来，不过仍在注视着她的眼睛。她屏住气等了一会，迫切希望他继续说下去，踮着脚尖想听那神奇的三个字。可是他没有说。于是她疯狂地搜索他的脸孔，嘴唇在一个劲儿颤抖，因为她发现他已经不做声了。

她的希望的再一次落空使她更加难以忍受，她像孩子似的轻轻“啊！”了一声便颓然坐下，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接着她听见窗外车道路上传来不祥的声响，这使她更加紧张地感觉到与艾希礼的分别已迫在眉睫。她心中一阵凄楚，比一个异教徒听见冥河渡船的击水声还要害怕。原来，彼得大叔已裹着棉被来到门外，他把马车带了过来送艾希礼上车站去。

艾希礼轻轻说了声“再见”，从桌上拿起她从瑞德那里骗来的阔边毡帽，向阴暗的穿堂里走去。他抓住客厅门上的把手，又回过头来凝神地看着她，仿佛要把她脸上和身上的一切都装在心里带走似的。她也用模糊的泪眼注视着他的脸，喉咙哽咽得透不出气来，因为知道他转眼就要走了，从她的关心和这个家庭的庇护下，从她的生命中匆匆地走了，也

没有说出她渴望听到的那几个字。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时间快得像一股激流，现在已经太晚了。她突然踉踉跄跄地跑过客厅，跑进穿堂，一手抓住他的腰带。

“吻吻我，”她低声说。“给我一个告别的吻。”

他伸出胳膊轻轻抱住她，然后朝她的脸俯下头来。他的嘴唇一触到她的嘴唇，她的两只胳膊就紧紧箍住了他的脖颈。在无法计量的短短的一瞬间，他将她的身子紧贴在自己身上，接着她感到他浑身的肌肉突然紧张起来。可是他随即一扬头，把帽子甩在地上，同时腾出手来，把她的两只胳膊从他脖子上松开。

“不，思嘉，不要这样，”他低声说，用力抓住她的两只交叉的手腕不放。

“我爱你，”她哽咽着说，“我一直在爱你。我从没爱过别人。我跟查理结婚，只是想叫你——叫你难过。啊，艾希礼，我这样爱你，我愿一步步走到弗吉尼亚去，好待在你身边！我要给你做饭，给你擦皮靴，给你喂马——艾希礼，你说吧，说你爱我！有了这句话，我就一辈子靠它活着，死也心甘啊！”

他突然弯下腰去拾那顶帽子，这时她朝他的脸看了一眼。这是她平生所见最愁苦的一张脸，它的表情不再是淡漠的了。脸上流露出对她的爱和由于她的爱而感到的喜悦，可同时也有羞愧和绝望在与之斗争。

“再见，”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门嘎的一声开了，一阵冷风袭进屋来，把窗帘吹得乱摆。思嘉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望着艾希礼在走道上向马车跑去，腰上的军刀在冬天

无力的阳光下闪烁不已，腰带的流苏也欢快地飘舞着。

[\[1\]](#) 盖尔人是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的苏格兰人。

第十六章

一八六四年一月和二月接连过去了，凄风冷雨，暗雾愁云，人们的心也是阴沉沉的。随着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两大战役的惨败，南方阵线的中心已经崩溃。经过激烈的战斗，田纳西几乎已全部落入北军的手中。不过尽管有这种种的牺牲，南方的精神并没有被摧垮。不错，一种严峻的决心已取代了当初雄心勃勃的希望，可是人们仍能从阴云密布中找到一线灿烂的光辉。譬如说，去年九月间北方佬试图乘田纳西胜利的声势向佐治亚挺进，结果却被坚决地击退了。

就在佐治亚州西北最远的一角奇卡莫加，曾经发生过战争开始以来佐治亚土地上第一次激烈的战斗。北方佬攫取了查塔努加，然后穿过山隘进入佐治亚境内，但是他们被南军打回去了，受到的损失也相当惨重。

在奇卡莫加南军的重大胜利中，亚特兰大和它的铁道运输起了突出的作用。朗斯特里特将军的部队，就是沿着从弗吉尼亚经亚特兰大往北到田纳西去的铁路奔赴战场的。这条铁路全长好几百英里，一切客货运输已全部停止，同时把东南地区所有可用的车辆集中起来，完成这一紧急的任务。

亚特兰大眼看着一列又一列火车接连不断地驶过城市，其中有客车，有货车车厢，也有敞篷货车，都满载着吵吵嚷嚷的士兵。他们没有吃，没有睡，没有带来运输马匹、伤兵和军需品的车辆，也来不及休息，一跳下车就投入战斗。结果北方佬被赶出佐治亚，退回到田纳西去了。

这是一桩伟大的战绩，亚特兰大每一想起是它的铁路促成了这一胜利时，便感到骄傲和得意。

但是南方在整个冬天都只能用奇卡莫加胜利的消息来提高士气。现在已没有人否认北方佬是会打仗的了，而且终于承认他们也有优秀的将军。格兰特是个屠夫，他只要能打胜仗，无论你死多少人都不在乎，可他总是会打胜的。谢里丹的名字也叫南方人听了胆寒。还有个名叫谢尔曼的人，他在人们口头正日益频繁地出现。他是在田纳西和西部战役中打出名来的，作为一名坚决无情的战将，他的声望已愈来愈高了。

当然，他们中间没有谁能比得上李将军的。人们对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仍抱有坚强的信念，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也从不动摇。可是战争已拖得够久的了。已经有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人受伤和终身残废了，那么多人成了寡妇孤儿。而且前面还有长期的艰苦战斗，这意味着还要死更多的人，伤更多的人，造成更多的孤儿寡妇。

更糟糕的是，老百姓当中已在开始流传一种对上层人物不怎么信任的情绪。许多报纸在公开指责戴维斯总统本人和他进行这场战争的方式。南部联盟内阁中存在分歧，总统和将军们之间也不融洽。货币急剧贬值。军队很缺少鞋和衣服，武器供应和药品就更少了。铁路没有新的车厢来替换旧的，没有新的铁轨来补充被北方佬拆掉的部分。前方的将领们大声疾呼要新的部队，可是能够征集到的新兵已愈来愈少。最不好办的是，有些州的州长，包括佐治亚的布朗州长在内，拒绝将本州的民兵队伍和武器送往境外去。这些队伍中还有成千身体合格的青年是陆军所渴望得到的，但政府几次提出要求都没有结果。

随着货币最近一次贬值，物价又飞溅起来。牛肉、猪肉和黄油已卖到三十五美元一磅，面粉一千四百美元一桶，苏打一百美元一磅，茶叶

五百美元一磅。至于冬季衣料，即使能买到，价格也高得吓人，因此亚特兰大的妇女们只得用破布衬在旧衣服里面，再衬上报纸，用来挡风御寒。鞋子一双卖二百至八百美元不等，看是用纸板还是用皮革做的而定。妇女们现在都穿一种高帮松紧鞋，那是用她们的旧毛线围巾和碎毛毯片做成，鞋底则是木头做的。

实际上，北军已经把南方真正围困起来，尽管有许多人还不明白这种形势。北方炮艇对南方港口的封锁已更加严密，能够偷越的船只已很少很少了。

南方一向靠卖出棉花和买进自己所不生产的东西为生，可是如今买进卖出都不行了。杰拉尔德·奥哈拉把接连三年收获的棉花都堆积在塔拉轧棉厂附近的棚子里，可如今也捞不到多少好处了。这在利物浦可以卖到十五万美元，但是根本没有希望运到那里去。杰拉尔德本来是个富翁，如今已沦为困难户，还不知怎样去养活他们全家和黑人挨过这一冬呢！

在整个南方，大多数的棉花种植主都处于相同的困境。随着封锁一天天加紧，作为南方财源的棉花已无法运往英国市场，也无法像过去若干年那样把买到的必需品运回国来。总之，农业的南方同工业的北方作战，现在缺少许许多多东西，这些都是和平时期从没想过要购买的。

这种局面仿佛是专门为投机商和发横财的人造成的，当然也不乏乘机利用的人。由于衣食之类的日常必需品愈来愈缺，价格一天天上涨，社会上反对投机商的呼声也越发强烈和严厉了。在一八六四年初一段时期内，你无论打开哪张报纸都会看到措辞严峻的社论，它们痛骂投机商是蛇蝎和吸血鬼，并呼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予以镇压。政府也的确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因为政府碰到的困难实在太多了！

人们对于投机商的反感最强烈的莫过于对瑞德·巴特勒了。当封锁线贸易已显得太冒风险时，他便卖掉船只，公开做起粮食投机生意来了。许多有关他的传闻从里士满和威尔明顿传到了亚特兰大，使那些不久前还接待过他的人感到十分难堪。

纵然有这么多考验和困苦，亚特兰大原来的一万人口在战争时期还是翻了一番。甚至连封锁也增加了亚特兰大的声望。因为从很早很早的时候起，滨海城市在商业和其他方面一直主宰着南方，可是现在海港被封锁，许多港口城镇被侵占或包围，挽救南方的重任便落到了南方自己的肩上。这时，如果南方要打赢这场战争，内地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而亚特兰大便成了事物的中心。这个城市的居民也像南部联盟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正在咬紧牙关忍受艰难穷困和疾病死亡的熬煎；可是亚特兰大城市本身，从战争所带来的后果看，与其说蒙受了不少损失，还不如说大有收获。亚特兰大作为南部联盟的心脏，仍在强壮而生机勃勃地跳动，这里的铁路，作为它的大动脉，仍然负载着人员、军火和生活必需品的滚滚洪流昼夜搏动不已。

从前，思嘉要是穿着这样破旧的衣裳和补过的鞋，一定会觉得很难堪，可是现在她也不在乎了，因为她觉得十分重要的那个人已不在这里，看不见她这个模样了。这两个月她很愉快，比几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愉快些。当她伸开双臂抱住他的脖子时，她不是感觉到艾希礼的心在急促地跳动吗？她不是看见他脸上那绝望的表情，那种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问题的表情吗？他爱她。现在她已深信这一点，并为此感到十分愉快，以致对媚兰也比较能宽容了。她甚至觉得媚兰可怜，其中也略带轻蔑的意思，认为她没有眼力，愚蠢，配不上艾希礼。

“到战争结束再说！”她想，“战争一结束——就……”

有时候她略带惊恐地细想：“就怎么样呢？”不过很快又把这种想法排除了。战争结束后，一切总都能解决的。如果艾希礼爱她，他就不可能继续跟媚兰一起生活下去。

那么以后呢，离婚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爱伦和杰拉尔德都是顽固的天主教徒，决不会容许她去嫁给一个离了婚的男子。那就意味着离开教会！思嘉仔细想了想，最后决定在教会和艾希礼之间她要选择艾希礼。可是，唉，那会成为一桩丑闻了！离婚的人不仅为教会所不容而且还要受到社会的排斥呢。哪个家庭也不会接待这样的人。不过，为了艾希礼，她敢于冒这样的危险。她愿意为艾希礼牺牲一切。

总之，等到战争一结束，就什么都好办了。要是艾希礼真的那么爱她，他就会想出办法来。她要叫他想出个办法来。于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她愈来愈相信艾希礼对她的钟情，越发觉得到北方佬被最后打垮时他一定会把一切都安排得称心如意的。的确，他说过北方佬“拿住”了他们。不过思嘉认为那只不过是胡说而已。他是在又疲倦又烦恼的时候说这话的。她才不去管北方佬是胜是败呢。重要的事情是战争得快快结束，艾希礼快回家来。

接着，当三月的雪下个不停、人人足不出户的时节，一个可怕的打击突然降临。媚兰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辉，骄傲而又羞涩地低着头，轻轻告诉思嘉她快要有娃娃了。

“米德大夫说，八月底到九月初要生呢。我也曾想到这一点，可直到今天才相信了。唔，思嘉，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我本来就非常眼红你的小韦德，很想要个娃娃。我还生怕我也许永远不会生呢，亲爱的。我要生他上十个看看！”

思嘉本来正在梳头，准备上床睡觉了，现在听媚兰这么一说便大为惊讶，拿着梳子的那只手也好像僵住不动了。

“我的天哪！”她这样叫了一声，可一时间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接着她才猛地想起媚兰将要闭门坐月子的场景来，顿觉浑身一阵刀割般的痛楚，仿佛艾希礼是她自己的丈夫而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似的。一个娃娃。艾希礼的娃娃。唔，他怎么能呢，既然爱的是她而不是媚兰？

“我知道你是吃惊了，”媚兰喘着气喋喋地说。“可是你看，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啊，我真不知道怎么写信才好呢！要是我明白告诉他，那可太为难了，或者——或者我什么也不说，让他慢慢注意到，你知道——”

“啊，我的天！”思嘉差一点哭起来，手里的梳子掉到地上，她不得不抓住梳妆台的大理石顶部以防跌倒。

“亲爱的，你不要这样！你知道有个孩子并不坏呀！你自己也这样说过嘛。你不用替我担忧，虽然你的关心是很令人感动的。当然，米德大夫说过我是——”媚兰脸红了，“我是小了一点，可这并不怎么要紧，而且——思嘉，你当初发现自己怀上了韦德时，是怎么写信对查理说的呢？难道是你母亲或者奥哈拉先生告诉他的？哦，亲爱的，要是我也有母亲来办这件事，那才好呢！可我真不知怎么办好——”

“你闭嘴吧！”思嘉恶狠狠地说，“闭嘴！”

“啊，思嘉，我真傻！我真对不起你。我看凡是快乐的人都会只顾自己呢。我忘记查理的事了，一时疏忽了。”

“你别说了！”思嘉再一次命令她，同时极力控制自己的脸色，把怒

气压下去。可千万不能让媚兰看出或怀疑她有这种感情呀！

媚兰为人很敏感，她觉得自己不该惹思嘉伤心，因此十分内疚，急得又要哭了。她怎能让思嘉去回想查理去世后几个月才生下韦德那些可怕的日子呢？她怎么会粗心到这个地步，居然说出那样的话来呢？

“亲爱的，让我给你脱衣裳，快睡觉吧，”媚兰低声下气地说。“我替你按摩按摩头颈好吗？”

“别管我了，”思嘉说，脸孔绷得像石板似的。这时媚兰越发觉得罪过，便真的哭着离开了房间，让思嘉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思嘉可并没有哭，她只是满怀屈辱、幻灭和妒忌，不知怎样发泄才好。

她想，既然媚兰肚子里怀着艾希礼的孩子，她就无法跟她在一起住下去了。她不如回到塔拉自己家里去。她不知怎样在媚兰面前隐藏自己内心的隐秘，不让她看出来。到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她已打定主意，准备吃过早点就即刻收拾行装。可是，当她们坐下吃早饭，思嘉一声不响，显得阴郁，皮蒂姑妈显得手足无措，媚兰很痛苦，她们彼此谁也不看谁，这时送来一封电报。

电报是艾希礼的侍从莫斯打给媚兰的。

“我已到处寻找，但没有找到他。我是否应该回家？”

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三个女人惊恐地瞪着眼睛面面相觑，思嘉更是把回家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了。她们来不及吃完早点便赶进城去给艾希礼的长官发电报，可是一进电报局就发现那位长官的电报已经到了。

“威尔克斯少校于三天前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深感遗憾。有何情

况当随时奉告。”

从电报局回到家里，一路上真是可怕极了。皮蒂姑妈用手绢捂着鼻子哭个不停，媚兰脸色灰白，直挺挺地坐着，思嘉则靠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发呆，好像彻底垮了。一到家，思嘉便踉跄着爬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卧室，从桌上拿起念珠，即刻跪下来准备祈祷。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祷词来。她好像掉进恐惧的深渊，觉得自己犯了罪，惹得上帝背过脸去，不再理睬她了。她爱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想把他从他妻子的怀中夺走，因此上帝要惩罚她，把他杀了。她要祈祷，可是抬不起头来仰望苍天。她要痛哭，可是流不出眼泪。泪水似乎灌满了她的胸膛，火辣辣的在那里燃烧，可就是涌不出来。

门开了，媚兰走进房来。她那张脸孔很像用白纸剪成的一颗心，后面衬着那丛乌黑的头发，眼睛瞪得很大，像个迷失在黑暗中吓坏了的孩子。

“思嘉，”她边说边伸出两只手来，“请你务必饶恕我昨天说的那些话，因为你是——你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了。啊，思嘉，我知道我心爱的艾希礼已经死了！”

不知怎的，她倚在思嘉的怀里了。她那对小小的乳房在抽泣中急剧地起伏。也不知怎的，她们两人都倒在床上，彼此紧紧地抱着，同时思嘉也在痛哭，跟媚兰脸贴着脸痛哭，两人的眼泪交流在一起。她们哭得那样伤心，可是还没有到哭不出声来的地步。艾希礼死了——死了，她想，是我用爱把他害死的呀！想到这里她又抽泣起来，媚兰却从她的眼泪中获得一点安慰，因此更紧地抱住她的脖子不放了。

“至少，”她低声说，“至少——我怀上了他的孩子。”

“可我呢，”思嘉心想，这时她难过得把妒忌这种卑微的心理也忘记了。“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除了他向我道别时脸上的那番表情，什么也没有啊！”

最初的一些报道是“失踪——据信已经死亡”，这出现在伤亡名单上。媚兰给斯隆上校发了十多封电报，最后才收到一封充满同情的复信，说艾希礼和一支骑兵小队外出执行侦察任务，至今没有回来。这中间听说在北军陆地内发生过小小的战斗，惊惶焦急的莫斯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艾希礼的下落，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媚兰现在倒显得出奇地镇静，连忙给莫斯电汇了一笔钱，叫他即刻回来。

到“失踪——据信被俘”的消息出现在伤亡名单上时，这悲伤的一家人中才又开始怀抱乐观的心情和希望了。媚兰整天守在电报局里，还等候每一班火车，希望收到信件。她现在病了，同时妊娠期的反应也愈来愈明显，她感到很不舒服，但她拒不按照米德大夫的吩咐卧床休息。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热情激励着她，使她片刻不得安宁。思嘉晚上上床睡了许久，还听见她在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响呢。

有天下午，她由惊慌的彼得大叔赶着马车、瑞德·巴特勒在身旁扶持着从城里回来。原来她在电报局晕倒了，幸好瑞德从旁边经过，突然发现，才护送她回到家里。他把她抱上楼，抱进卧室，把她放在床上躺下。这时全家人都吓得手忙脚乱，连忙弄来烧热的砖头、毯子和威士忌，让她完全苏醒过来。

“威尔克斯太太，”瑞德突如其来地问，“你是怀孩子了，对吗？”

要不是媚兰晕过去刚刚苏醒，还那样虚弱，那样心痛，她听了这个问题一定会羞死了。因为她连对女朋友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怀孕的事，每

次去找米德大夫都觉得很难为情，怎能设想让一个男人，尤其是瑞德·巴特勒这样的男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可如今她软弱无力地独个儿躺在床上，便只得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当然，点头之后，事情也就并不怎么可怕了，因为他显得那么亲切，那么关心。

“那么，你一定得好好保重。这样到处奔跑，日夜焦急，是对你毫无益处并且要伤害婴儿的！只要你允许，威尔克斯太太，我愿意利用我在华盛顿的影响，把威尔克斯先生的下落打听清楚。如果他当了俘虏，北军公布的名单上一定会有他的；如果没有，情况不明不白，那倒更麻烦了。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你一定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否则说老实话，我就什么也不管了。”

“啊，你真好，”媚兰喊道。“人们怎么会把你说得那么可怕呢？”接着，她想起自己没有什么能耐，又觉得跟一个男人谈怀孕的事实在太可怕了，便难过得又哭起来。这时思嘉拿着一块用法兰绒包着的砖头飞跑上楼，发现瑞德正拍着她的手背在安慰她。

他这人说到做到。人们从来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门路，也不敢问，因为这可能牵涉到他同北方佬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一个月以后，他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刚一听到时简直高兴得要发疯了，可是随即又产生了揪心的焦虑。

艾希礼没有死！他只是受了伤，被抓起来当了俘虏，看来目前在伊利诺斯州的罗克艾兰一个战俘营里。他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只想到他还活着，别的什么也不去想，所以一味地欢欣鼓舞。可是一经冷静下来，他们就面面相觑地同声叨念着“罗克艾兰！”那口气仿佛是说：“进了地狱！”因为就像安德森维尔这个地名在北方臭不可闻一样，罗克艾兰在每个有亲属囚禁在那里的南方人心中也只能引起恐怖。

当时林肯拒绝交换俘虏，相信这可以使南方不得不继续供养和看守战俘，从而加重它的负担，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因此在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仍关着成千上万的北军俘虏。这时南方士兵的口粮已经很少，给伤病员的药品和绷带实际上是没有了。他们还能拿出什么来供养俘虏呢？他们只能给俘虏吃前线士兵吃的那种肥猪肉和干豆，这就使北方佬在战俘营像苍蝇似的成批死亡，有时一天死掉一百。北方听到这种报道以后十分恼怒，便给联盟军被俘人员以更加暴虐的待遇，而罗克艾兰战俘营的情况是最坏不过的了。食物很少，三个人共用一条毯子，天花、肺炎、伤寒等疾病大肆蔓延，使那个地方得到了传染病院的恶名。送到那里去的人有四分之三再也不能生还了。

可艾希礼就是在那个恐怖的地方啊！艾希礼尽管还活着，但是他受了伤，而且是关在罗克艾兰，他被解送到那里时伊利诺斯已经下了很厚的雪了。他会不会在瑞德打听到消息以后因伤重而死去？他是否已成了天花的牺牲品？或者得了肺炎，在高烧中狂言呓语，可身上连条毯子也没有盖呢？

“啊，巴特勒船长，还有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利用你的影响把他交换过来呢？”媚兰叫嚷着问。

“仁慈公正的林肯先生据说为比克斯比太太的五个孩子掉过大颗大颗的眼泪，可是对于安德森维尔濒死的成千上万个北方兵却毫不动心呢，”瑞德撇着一张嘴说。“即使他们全都死光，他也无所谓。命令已经宣布——不交换。我以前没有跟你说过，威尔克斯太太，你丈夫本来有个机会可以出来，但是他拒绝了。”

“啊，没有！”媚兰不相信有这种事。

“有，真的。北方佬正在招募军队到边境去打印第安人，主要是从南军俘虏中招募。凡是愿意宣誓效忠并报名去同印第安人作战为时两年的俘虏，都可以获释并被送到西部去。威尔克斯先生拒绝这样做。”

“啊，他怎么会呢？”思嘉嚷道。“他为什么不宣誓离开俘虏营，然后立刻回家来呢？”

媚兰似乎有点生气地转向思嘉。

“你怎么会认为他应该做那种事呢？叫他背叛自己的南部联盟去对北方佬宣誓，然后又背叛自己的誓言吗？我倒是宁愿他死在罗克艾兰也不要听到他宣誓的消息。如果他真的做出那种事来，我就永远也不再理睬他了。永远不！当然，他拒绝了。”

思嘉送瑞德出去，在门口愤愤不平地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答应北方佬，首先保住自己不要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再离开呢？”

“当然喽，”瑞德咧着嘴，露出髭须底下那排雪白的牙齿，狡狴地说。

“那么，艾希礼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是个上等人嘛！”瑞德答道。思嘉很诧异，他怎么能用这个高尚的字眼来表达出如此讥诮而轻蔑的意味呢？

第三部

第十七章

一八六四年的五月来到了，那是个又热又干燥的五月，花蕾还来不及绽开就枯萎了。谢尔曼将军指挥下的北军又一次进入佐治亚，到了多尔顿北边，在亚特兰大西北一百英里处。传说佐治亚和田纳西的边界附近将爆发一场恶战。北方佬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发动一次对西部和亚特兰大铁路的进攻，这条铁路是亚特兰大通往田纳西和西部的要道，去年秋天南军就是沿着它迅速赶来取得奇卡莫加大捷的。

不过，大多数亚特兰大人对于在多尔顿发生大战的可能性都不怎么感到惊慌，因为北军集中的地点就在奇卡莫加战场东南部数英里处。他们上次企图打通那个地区的山间狭道时既然被击退了，那么这次也必然会被击退。

亚特兰大和整个佐治亚州的人民都知道，这个州对南部联盟实在太重要了，乔·约翰斯顿将军是不会让北方佬长久留在州界以内的。老约和他的军队连一个北方佬也不会让越过多尔顿南进一步，因为要保持佐治亚的功能不受干扰，对于全局关系极大。这个迄今仍保持完整的州是南部联盟的一个巨大粮仓，同时也是机器厂和贮藏库。它生产军队所使用的大量弹药和武器，以及大部分的棉毛织品。在亚特兰大和多尔顿之间，是拥有大炮铸造厂和其他工业的罗姆城，以及拥有里士满以南最大炼铁厂的埃托瓦和阿拉图纳。而且，亚特兰大不仅有制造手枪、鞍鞢、帐篷和军火的工厂，还有南方规模最大的碾压厂、主要的铁路器材厂和

宏大的医院。亚特兰大还是四条铁路的交汇点，这些铁路无疑是南部联盟的命脉。

因此，谁都不着急。毕竟，多尔顿还远着呢，快要靠近田纳西了。在田纳西州战争已打了三年，人们已习惯于把那里当作一个遥远的战场，几乎跟弗吉尼亚或密西西比河一样遥远。何况老约将军和他的部队驻守在北方佬和亚特兰大之间，人人都知道除了李将军本人，加之斯·杰克逊已经去世，当今再没有哪位将领比老约更伟大的了。

一个炎热的五月黄昏，米德大夫在皮蒂姑妈住宅的走廊上谈到当前的形势，说亚特兰大用不着担心，因为约翰斯顿将军像一堵铜墙铁壁耸立在山区，他的这种看法代表了亚特兰大市民的观点。听他谈论的听众坐在逐渐朦胧的暮色中轻轻摇动着，看着夏季第一批萤火虫迎着昏暗奇妙地飞来飞去，但他们都有满怀沉重的心事，情绪也在不断地变化。米德太太抓住费尔的胳膊，希望大夫说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因为一旦战争逼近，她的费尔就不得不上前线了。他现在十六岁，已参加了乡团。范妮·埃尔辛自从葛底斯堡战役以来变得面容憔悴、眼睛凹陷了，她正努力回避那幅可怕的图景——那是这几个月一直在她心里翻腾着的——垂死的达拉斯·麦克卢尔中尉躺在一辆颠簸的牛车上，冒着大雨和长途跋涉，撤回到马里兰来。

凯里·阿什伯恩队长那只已经残废的胳膊又在折磨他了，而且他觉得他对思嘉的追求已处于停顿状态，因此心情十分沮丧。这种局面在艾希礼被俘的消息传来之后就出现了，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思嘉和媚兰两人都在想念艾希礼；她们只要没有什么紧急任务在身，或者因必须与别人谈话而转移了注意力时，便总是这样想念他的。思嘉想得既痛苦又悲伤：他一定是死了，否则我们会听到音信的。媚兰则始终在迎着恐惧的激流一次又一次地搏击，心里暗暗对自己

说：“他不可能死。要是他死了，我会知道的——我会感觉到的。”瑞德·巴特勒懒懒地斜倚在黑影中，穿着漂亮皮靴的两条长腿随意交叉着，那张黑黝黝的脸孔上毫无表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韦德在他怀里安然睡着了，小手里拿着一根剔得干干净净的如意骨。每当瑞德来访时，思嘉总是允许韦德坐到很晚才睡，因为这个腼腆的孩子很喜欢他，同时瑞德也很奇怪，竟高兴同他亲近。思嘉通常不乐意让韦德在身边打扰她，但是他一到瑞德怀里就变得很乖了。至于皮蒂姑妈，她正神经质地强忍着不要打出嗝来，因为他们那天晚餐吃的是一只硬邦邦的老公鸡。

那天早晨，皮蒂姑妈遗憾地作出决定，最好把这只老公鸡宰掉，省得它继续为那只早被吃掉的老伴伤心，直到自己老死为止。好多天来，它总耷拉着脑袋在空荡荡的鸡场上发闷，也提不起精神来啼叫了。当彼得大叔扭断了它的脖子时，皮蒂姑妈忽然想起她的许多朋友都好几个星期没尝到鸡味了；要是自己一家关起门来享用这顿美餐，那是良心上过不去的，因此她建议请些客人来吃饭。媚兰怀孕到了第五个月，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既不出外参加活动，也不在家接待宾客，所以对这个主意感到很不安。可是皮蒂姑妈这次很坚决。一家人单独吃这只公鸡，毕竟太自私了吧？何况媚兰的胸部本来就那么平板，她只要把最上面的那个裙圈稍稍提高一点，便没有人会看出来了。

“唔，姑妈，我不想见人，因为艾希礼——”

“其实艾希礼——他并不是已经不在啦呀！”皮蒂姑妈用颤抖的声音说，因为她心里已经断定艾希礼是死了。“他还像你那样活得好好的，而你呢，多跟人来往来往对你只有好处。我还想请范妮·埃尔辛也来呢。埃尔辛太太央求我设法让她振作起来，劝她见见客——”

“唔，姑妈，达拉斯刚死不久，你要是强迫她这样做，那可太残忍了。”

“怎么，媚兰，你再这样跟我争下去，我可要气哭了。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你姑妈，也不是不明事理。我一定要请客吃饭。”

于是，皮蒂姑妈请客了，而且到最后一分钟来了一位她没有请也不希望他来的客人。恰好屋子里充满了烤鸡的香味，瑞德·巴特勒不知从哪里鬼使神差地回来了，在外面敲门。他腋下夹着一大盒用花纸包着的糖果，嘴里是满口伶俐的奉承话。这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留下了，尽管皮蒂姑妈知道大夫和米德太太对他没有好感，而范妮是不喜欢任何不穿军服的男人的。本来，无论米德家还是埃尔辛家的人，在街上从不跟瑞德打招呼，可如今是在朋友家里，他们当然就得以礼相待了。何况他现在受到了媚兰比以前更加坚决的庇护。因为自从他替媚兰出力打听艾希礼的消息以后，她便公开宣布，只要他活着，他便永远是她家受欢迎的客人，无论别人怎样说他的坏话都不在乎。

皮蒂姑妈发现瑞德的言谈举止都彬彬有礼，便渐渐放心了。他一心用同情而尊重的态度对待范妮，范妮因此也高兴起来，于是这顿饭吃得十分愉快。可以说是一顿丰厚的美宴。凯里·阿什伯恩带来了一点茶叶，那是从一个到安德森维尔去的北军俘虏的烟叶袋里找到的，给每人都喝了一杯，可惜略略有点烟草味。每人都分到一小块老公鸡肉，一份相当多的用玉米片加葱头制作的调味品，一碗干豆，以及大量的米饭和肉汤，尽管肉汤由于没有面粉掺和而显得稀了些。点心有甘薯馅饼，外加瑞德带来的糖果。当瑞德把真正的哈瓦那雪茄拿出来，供男客们一面喝黑莓酒一面抽雪茄时，大家异口同声说这简直是一次卢库勒斯 [\[1\]](#) 家的盛宴了。

然后男客们来到前廊上的女士们中间，谈话就转到了战争这个问题上。近来人们的谈话总是离不开战争，无论什么话题都要从战争谈起，最后又回到战争上去——有时谈伤心事，更多的时候是愉快的，但常常同战争有关。战时传奇呀，战时婚礼呀，在医院里和战场上的死亡呀，驻营、打仗和行军中的事故呀，关于英勇、怯懦、幽默、悲惨、沮丧和希望的故事呀，等等，等等。希望，经常是希望，永远是希望。希望仍坚定不移，尽管去年夏季打了好几次败仗。

阿什伯恩队长宣布他已经申请并且获准从亚特兰大调到多尔顿军队里去，这时太太们都不约而同地用目光吻着他那只僵直的胳膊，同时又故意掩藏内心的自豪感，声称他不能去，否则谁来在她们周围充当护花使者呢？

年轻的队长从米德太太、媚兰、皮蒂姑妈和范妮这些有身分的妇女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显得既尴尬又高兴，同时暗暗希望思嘉真的有这么个意思。

“怎么，他很快就要回来的嘛，”大夫说，一面伸出胳膊抱着凯里的肩膀。“只要打一次小小的遭遇战，北方佬就会逃回田纳西去的。而且他们一到那里，福雷斯特将军就会好好处理他们。你们太太小姐们用不着害怕北方佬会打到这边来，因为约翰斯顿将军和他的部队像铜墙铁壁般驻守在山区。是的，就是铜墙铁壁，”他很欣赏自己用的这个字眼，又重复了一遍。“谢尔曼永远也休想越过。他永远也挪动不了我们的老约将军。”

妇女们赞赏地笑着，因为他这么轻松的口气听起来就是不容辩驳的真理。关于这种事情，男人的见识毕竟比女人高明得多，既然他说约翰斯顿将军是铜墙铁壁，那就必然是铜墙铁壁了。惟独瑞德还有话说。他

从吃过晚饭以后一直默默地坐在夜雾中，撇着两个嘴角，听大家谈论战事，抱在怀里的韦德早已睡着了。

“我听到谣传，说谢尔曼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了，他现在有了十万多人了？”

大夫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自从发现他很不喜欢的这个人也要在这里跟他同桌吃饭时，就一直有种压抑感憋在心里。只是为了尊重皮蒂帕特小姐，而且自己又在她家做客，才勉强克制自己没有发作出来。

“嗯，怎么样，先生？”大夫气冲冲地反问。

“我想刚才阿什伯恩队长说过，约翰斯顿将军只有四千人左右，包括那些逃兵在内，他们是受到上次胜利的鼓舞才又回去的。”

“先生，联盟军里可没有逃兵呀，”米德太太愤愤地插嘴说。

“请原谅，”瑞德用假意谦卑的口吻说。“我指的是那些回来休假忘记归队，还有那些养好了伤半年以上，但是还待在家里准备干日常工作或进行春耕的人。”

他得意地说着，眼睛闪闪发亮，把米德太太气得嘴唇都快咬破了。思嘉看见她这副狼狈相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因为瑞德抓住她的要害了。现在沼泽地和山区有成百上千的男人躲在那里反抗，不让宪兵抓回部队去。他们声称“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穷人的厮杀”，而他们已受够了。可是还有比他们多得更多的人，尽管被列在逃兵名册上，却并不想长此离开部队。他们等待休假已白白地等了三年，同时不断收到文理不通的家信，说“我们在挨饿”；说“今年不会有收成——没人耕地。我们要饿死了”；说“军需官把小猪也捉走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收到你寄来的

钱了。我们在吃干豆子过日子。”

士兵们收到的家信里经常而且普遍地充满了这样的抱怨：“你的老婆，你的娃娃们，你的父母，我们都在饿肚子。这日子几时才完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已经饿得不行了，饿得不行了。”可是部队里的兵员在迅速减少，休假制度已无法执行，于是许多士兵就擅自跑回家来，帮家里耕地、播种和收割，或者修补房子，筑起篱笆。等到部队长官从形势变化中看出很快就要大打起来，才写信给这些人，叫他们赶快归队，这时大家用不着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只要家里还能有一顿没一顿地再挨上几个月，也就会勉强回去。这种“农忙假”毕竟不能跟临阵脱逃相提并论，可是它对部队的削弱却完全是一样的。

米德大夫发现瑞德·巴特勒的话在听众中引起了尴尬的沉默时，便赶忙站出来填补这个空隙，用冷冷的口气说：“巴特勒船长，咱们部队和北军人数上的差别从来就不起什么作用。一个联盟军士兵能抵挡一打的北方佬呢。”

妇女们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人人都清楚的嘛。

“这在战争初期是真的，”瑞德说。“也许现在也还是这样，如果联盟军士兵的枪膛里装有子弹，脚上穿着鞋子，肚子也吃饱了的话。嗯，阿什伯恩队长，你看呢？”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甚至有点谦卑。可凯里·阿什伯恩显得不怎么高兴，因为他明明很不喜欢瑞德。他十分愿意站在米德大夫一边，可是又不能说假话。他不顾自己一只胳膊残废了仍要求调到前方去，原因就在于他跟一般市民不同，真正了解当前形势的严峻。还有许多残疾人，包括那些拐着假腿走路的，瞎了一只眼睛的，炸掉了手指的，打断

了一只胳膊的，都在默默地从军需、医院、邮政和铁路部门调回到原先的战斗部队。他们知道老约将军需要每个人都回到他那里去。

阿什伯恩一声不响，这激怒了米德大夫，他大发雷霆说：“我们的军队以前就是光着脚饿着肚皮打仗和取得胜利的。他们还要这样打下去，还要这样战胜敌人！我告诉你，约翰斯顿将军是谁也撼不动的！自古以来，险峻的山峡就是遭受侵略的人民隐蔽和防守的坚强堡垒。请想想——想想温泉关 [\[2\]](#) 吧！”

思嘉苦思冥想了半天也没弄懂“温泉关”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温泉关打到最后一个人死光了，不是吗，大夫？”瑞德问他，歪着嘴克制着没有笑出声来。

“你这是在故意侮辱人吧，青年人？”

“大夫，我求你原谅！你误解我了！我只不过向你讨教罢了。我对于古代历史记得的很少。”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的军队是会打到最后一个人来抵挡北方佬，不让他们深入佐治亚州的，”米德大夫毅然决然说。“可实际上不致如此。他们只消打一个小仗就会把北军赶出佐治亚去。”

皮蒂姑妈赶紧站起来，吩咐思嘉给大家弹一曲钢琴，唱一支歌。她发现大夫和瑞德的对话已愈来愈紧张和激烈了。她很清楚，如果邀请瑞德留下来吃晚饭，那准会惹出事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在场，就往往出麻烦。至于他是怎样引起麻烦的，她却永远也不甚明白。天哪，思嘉在他身上看出了什么道理呢？亲爱的媚兰为什么也要袒护他呢？她可真不明白啊！

思嘉听从皮蒂姑妈的吩咐，走进客厅，这时走廊里突然安静下来，但安静之中仍能感到人们对瑞德的愤怒。怎么还有人居然不全心全意地信任约翰斯顿将军及其部队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呢？信任是一种神圣的使命。那些心怀叛逆以致不肯相信的人，至少也应该知趣一些，不要开口呀！

思嘉先弹了几段和弦，接着她的歌声便从客厅里飘荡出来了，那么动人，那么凄切，唱的是一首流行歌曲：

在一间粉刷得雪白的病房里，

躺着已死和濒死的伤兵——

他们是挨了刺刀和炮弹的袭击——

有一天抬进谁的心上人。

谁的心上人哟，那么年轻，那么勇敢！

他那张温柔而苍白的脸上——

那即将被坟土掩盖的脸——

少年俊美的风华犹存。

“金黄色的鬓发湿了缠结在一起，”思嘉用不很准确的女高音哀婉地继续唱着，这时范妮欠起身来轻声细气地说：“唱点别的吧！”

思嘉听了大为惊讶，也很尴尬，于是钢琴声戛然而止。接着，她匆匆地唱起《灰夹克》的头几小节来，可是很快便觉得这也太凄惨，便草草结束了。她顿时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是好，钢琴声又归于沉寂。因

为所有的歌都避免不了生离死别的悲伤啊！

瑞德连忙站起身来，把小韦德放在范妮膝头上，进客厅去了。

“弹《我的肯塔基老家》吧，”他仿佛随随便便提议说，思嘉也高兴得立刻弹唱起来。她的歌声由瑞德优美的男低音伴和着，等到开始唱第二节时，走廊上的听众才觉得比较舒畅了，尽管这支歌也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地方。

挑着这副重担再走几天，

且不管它的分量永远不会减！

再过几天，我们将蹒跚着走上大路！

回到我的肯塔基老家，好好安眠！

后来的事实证明，米德大夫的预言是对的。约翰斯顿的确像一堵铜墙铁壁屹立在多尔顿以北一百英里的山区。他防守得那样牢固，战斗得那样激烈，坚决不让谢尔曼实现他冲出峡谷向亚特兰大进攻的企图。最后北方佬不得不退回去另作商量了。他们无法从正面攻击突破南军的防线，便在夜幕掩盖下迂回越过山隘，想绕到约翰斯顿的背后切断雷萨卡以南十五英里处的铁路。

既然铁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南部联盟军便立即离开死守的战壕，星夜抄近路向雷萨卡急速挺进。等到那些从乱山中拥出的北军向他们扑来时，南军已经修筑好深沟固垒，架设排炮，亮出刺刀，就像在多尔顿那样严阵以待了。

可是，伤兵们从多尔顿带来了众说纷纭的消息，说老约将军的部队

撤退到了雷萨卡，这使亚特兰大大为吃惊，并引起了一点点慌乱。仿佛西北上空出现了一小片乌云，它预示着一场夏季的暴风雨快要到来了。将军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居然让北方佬侵入佐治亚十八英里呢？山区本来是天然堡垒，连米德大夫也这样说过。怎么老约没有在那里把北军堵住呀？

约翰斯顿在雷萨卡经过一番死战又一次把北方佬击退了，可是谢尔曼照样采取从两翼进攻的战术，把他的大军布成一个半圆形，横渡奥斯坦瑙纳河，袭击南部联盟军后方的铁路。南军部队又一次火速离开自己的阵地去保卫铁路线。他们由于昼夜行军作战，本来已精疲力竭，特别是饥肠辘辘，如今又被迫沿着山谷拼命赶路。他们抢在北军之前到达雷萨卡以南六英里的卡尔洪小镇，立即挖了战壕，只等北方佬一来就发起攻击。战斗开始了，打得十分激烈，北军被打回了去。这时南部联盟军已疲惫万分，便枕戈而卧，希望得到一个喘息机会稍事休息。可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谢尔曼无情地步步进逼，将他的部队布成宽阔的弧形阵线，迫使他们再一次撤退去保卫后面的铁路。

南部联盟军疲乏得边行军边打瞌睡，绝大部分人已什么也不想了。但是他们一动脑筋，便照样相信他们的老约。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后撤，但也知道并没有被打垮。他们只不过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一面坚守自己的阵地一面粉碎谢尔曼的侧翼进攻。只要北方佬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同他们对阵，他们每一次都能把北军消灭掉。至于这次撤退的目的地何在，他们并不清楚。不过老约心中有数，有了这一点他们就满足了。他以巧妙的方式指挥了这次退却，因此损失很少，而北方佬的伤亡和被俘人员却是相当多的。他们没有损失一辆军车，只丢了四支枪。他们也没有丢掉背后的铁路。谢尔曼尽管进行了正面进攻、骑兵突袭和侧翼迂回，但都没有接触到铁路线。

关键在铁路。那条细长的、蜿蜒穿过阳光灿烂的山谷向亚特兰大延伸的铁路，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人们躺下来睡觉时，看得见那些铁轨在星光中隐隐约约地闪烁。人们倒下死去时，他们那模糊的眼睛看到的最后一个景物，也是在无情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和炽热灼人的铁轨。

当他们沿着山谷撤退时，他们前面有一大队难民正在溃逃。那是些农民和山民，有穷的，也有富的，有白人，也有黑人，受伤的拄着拐杖，濒死的躺在担架上，大肚子妇女，白发萧萧的老人，走不稳的孩子，他们或坐车或骑马或步行，连同那些堆满箱柜和家用什物的马车和大车，使整个铁路拥挤不堪。这些难民在军队前面五英里处行进，在雷萨卡，在卡尔洪，在金斯敦先后停留了片刻，每停一次都希望听到北方佬已被击退的消息，以便回到自己家里去。可是在那条阳光灼热的大路上却没有谁退回的踪影。南部联盟所过之处都是些空无人烟的大厦，被遗弃的农场，门户洞开的孤独小屋。偶尔可见一个孤零零的妇女和很少几个奴隶留在那里，他们到大路旁边向过路的部队欢呼，提来一桶桶井水给他们解渴，替伤兵裹伤并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自家坟地里。不过一般地说，阳光炎热的山谷已荒无人烟，庄稼也被遗弃在灼热的田地里无人照管了。

约翰斯顿的部队在卡尔洪又被包抄了，于是他退回到阿迭尔斯维尔，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激战，再退到卡特斯维尔，接着又退到卡特斯维尔以南。现在敌军已经从多尔顿前进了五十五英里。后来且战且退又跑了十五英里，到了纽霍普教堂，南部联盟军才掘壕列阵，决心固守。北军像一条残忍的蟒蛇蜿蜒而来，狠狠地追击着，有时受伤后也退缩一下，但随即又猛冲上来。在纽霍普教堂接连激战了十一昼夜，北军的每次进攻都被打退了。但后来约翰斯顿又遇到了包抄，只得把日益稀少的部队再后撤几英里。

南部联盟军在纽霍普教堂的伤亡是惨重的。伤兵由一列列火车运到亚特兰大，全城为之惊恐。这个城市即使在奇卡莫加战役之后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伤兵。医院里挤满了，伤兵就躺在空店铺里的地板上和仓库里的棉花包上。所有的旅店、公寓和私人住宅都住满了伤病员。皮蒂姑妈家也分配到一些人，尽管她提出了抗议，说媚兰正在妊娠期中，陌生人住进来很不方便，那种乌七八糟的情状会引起她早产，可是毫无结果，伤兵还是住进来了。媚兰只得把她最上面的一个裙圈提高一点，将她那日益肥大起来的腰围略加掩饰。家里一住了伤兵，事情就多了，不断的做饭，扶着他们坐起和翻身，打扇，不停地洗涤和卷绷带，而且晚上炎热睡不着时，伤兵在隔壁房间里的呻吟会闹得你通宵不安。最后，这个拥挤不堪的城市已实在无法容纳更多的人，那些源源不断的伤兵才被送到梅肯和奥古斯塔去了。

由于这些像潮水般退下来的伤兵带来了种种互相矛盾的消息，以及纷纷逃来的难民大量增加，亚特兰大这个城市简直沸腾起来了。如今天边那片小小的乌云已经迅速扩大，阴沉沉地酝酿着一场暴风雨，仿佛一阵不祥的冷风已隐隐吹过来了。

谁也没有丧失对自己军队不可战胜的信心，可是人人，至少是每个市民，都不再信任他们的将军了。纽霍普教堂距离亚特兰大只有三十五英里呢！而将军在过去三个星期被北方佬驱退了六十五英里！他为什么不将北军挡住，反而节节败退呢？他是个笨伯，比笨伯还要愚笨啊！那些乡团里的胡子兵和民兵队员安然无恙地待在亚特兰大，但都固执地认为要是让他们来打这个战役一定会打得好些，并且把地图铺在桌上指指点点地说明自己的作战方案。可是将军的队伍愈来愈稀疏了，他被迫继续后退，同时迫切地呼吁布朗州长就派遣这些人去支援他，但州里的部队却颇有理由地感到安全。州长毕竟已经违抗过戴维斯总统的调令，如

今为什么要对约翰斯顿将军让步呢？

打一阵又后退！打一阵又后退！南部联盟军在二十五天内后退了七十英里，几乎每天都在作战。纽霍普教堂如今已落在南军后面了，它只留下了一个可怕而模糊的记忆：酷热，尘土，饥饿，疲劳，在坎坷不平的红土路上艰苦地行进，在红色的泥泞中歪歪倒倒地挣扎，退却，掘壕，战斗——退却，掘壕，战斗。纽霍普教堂完全是个恍如隔世的噩梦，大珊蒂也是如此，在那里，他们曾经掉转身像恶魔般跟北方佬拼命厮杀，但是，尽管你把北方佬杀得尸横遍野，他们往往有更多的新人补充上来；他们总是形成一条东南向的险恶弧线，绕过南部联盟军的后方，一步步逼近铁路，逼近亚特兰大！

从大珊蒂往南，精疲力竭的部队沿着大路向接近马里塔小镇的肯尼萨山撤退，在这里布成一个十英里宽的弧形阵势。他们在陡峭的山腰上掘了散兵坑，在险峰绝顶架设了排炮。汗流浹背的士兵咒骂着把枪拖上陡坡，因为骡子已爬不上去了。通讯兵和伤兵进入了亚特兰大，给惊慌的市民带来了安定人心的消息。肯尼萨山的高地是坚不可摧的。附近的派因山和劳斯特山也是这样，也修筑了防御工事。北方佬已撼不动老约部队的阵地，他们也很难进行包抄，因为山顶上的炮火控制着很大范围内所有的大路。这样，亚特兰大才感到轻松了些，但是——

但是肯尼萨距这里只有二十二英里呀！

忽然有一天，从肯尼萨山运来的第一批伤兵快要到了，清早七点钟梅里韦瑟太太的马车就停在皮蒂姑妈家门口，黑人利维叔叔往楼上传话，请思嘉立即穿好衣服到医院里去。范妮·埃尔辛和邦内尔家的姑娘们也给从睡梦中叫起来，正在马车后座上打哈欠，埃尔辛家的嬷嬷则满脸不高兴地坐在车夫座位上，膝头上放着一篮新浆洗过的绷带。思嘉也

很不乐意，只得勉强起身，因为她头天夜里在乡团举办的舞会上跳了个通宵，腿还酸痛着呢。当普里茜帮她把身上那件又旧又破的印花布看护服扣上扣子时，她暗暗咒骂梅里韦瑟太太这个不知疲倦的办事能手，以及那些伤兵和整个南部联盟。她匆忙地咽下几口玉米粥，吃了几片甘薯干，然后走出家门跟那几个女孩子一起上医院去了。

她十分厌恶这样的护理工作。就在这一天她要告诉梅里韦瑟太太，说爱伦写信叫她回去一趟。可这有什么用呢，那位可敬的老太太正卷起袖子，粗壮的腰身上系着大围裙，在忙着干活呢。她狠狠地瞪了思嘉一眼，说：“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废话了，思嘉·汉密尔顿。我今天就给你母亲写信，告诉她我们非常需要你。我相信她会理解这一点并让你留下来的。好，赶快系上围裙到米德大夫那里去。他要人帮忙扎绷带呢。”

“啊，上帝！”思嘉沮丧地想，“难就难在这里呀。母亲会要我留在这里，可是我宁死也不愿再闻这些臭气了！我真希望自己是老太婆，那样就可以折磨年轻人而无须受别人的折磨——并且让梅里韦瑟这样的刁老婆子给我走得远远的！”

是的，她对医院，对那些恶臭味，对虱子，对那种痛苦的模样，对那些肮脏的身体，都厌恶极了。如果说对护理工作曾经有过某种新奇感和浪漫意味的话，那也在一年前就已经消磨完了。何况，这些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并不如过去那些富有吸引力。他们显得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只一味追问：“前方打得怎样了？老约将军在做什么？伟大机智的人物啊，我们的老约！”可是她不认为老约是个伟大机智的人物。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让北方佬侵入佐治亚八十八英里罢了。不，他们不是那种叫你惬意的人。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已濒临死亡，很快就会默默地死掉的，因为他们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前就患了血毒症、坏疽、伤寒症和肺炎，现在已毫无力量抵抗这些疾病了。

天气很热，苍蝇成群结队地飞进敞开的窗户。这些养得又肥又懒的苍蝇比病痛更加严重地摧残人们的精力。恶臭和惨叫声在她周围一阵高过一阵。她端着盘子跟随米德大夫走来走去，浑身热汗，她那件刚浆洗过的衣裳都湿透了。

啊，要站在大夫身边，看着他那把雪亮的手术刀切入令人心疼的肌体，而又强忍着不要呕吐出来，这是多么可厌的事啊！听见手术室里正在进行截肢时的惨叫，是多么可怕的时刻啊！还有，那些血肉模糊的受伤者在周围一片尖叫声中眼巴巴地等待着大夫到来，等待他说出这样令人心悸的话：“很抱歉，孩子，可是这只手必须切掉。是的，是的，我明白；不过你瞧，这些红肿的道道，看见了吗？只能切掉。”这时你看着那张恐怖苍白的脸，心里会涌起一股绝望的怜悯心情，那滋味真够受啊！

当时麻醉药很难弄到，只有做重大的截肢手术时才使用。鸦片也变得十分珍贵，只好用来减轻对垂死者的折磨，而不能当缓解生者痛苦的良药。奎宁和碘酒已根本无货。是的，思嘉对这一切都十分厌恶，因此那天上午她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媚兰那样有一个怀孕的借口不去上班。如今只有这个理由才能为大家所接受，可以不承担护理工作了。

一到中午，她就解下围裙，从医院溜出来，这时梅里韦瑟太太正忙着替一个瘦高的不识字的山民伤兵写信。思嘉觉得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觉得这是强加在她身上的一种负担，而且午班火车一到，新的伤兵会拥入医院，她就又有大量的工作要忙到晚上才能走了——甚至还可能没有东西吃呢。

她急急忙忙横过两条马路向桃树街走去，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将那件花边紧胸衣胀得一鼓一鼓的。她在一个街角上站住，不知下

一步朝哪里走，因为既不好意思回家去见皮蒂姑妈，又决定了不再回医院去，恰好这时瑞德坐着马车从旁边经过。

“你像个捡破烂的女孩子呢，”他这样说，两只眼睛打量着她身上那件补缀过的浅紫色印花布衣裳，上面满是汗渍和污斑，后者显然是护理伤员时沾上的。思嘉觉得又尴尬又懊恼，简直气坏了。他怎么总注意女人的衣裳，怎么粗鲁到评论起她此刻很不整洁的穿着来了呢？

“你的话我一句也不要听。赶快下车来扶我坐上去，然后把我送到没人看得见的地方。我不想回医院了，哪怕他们把我绞死也罢！天知道，我可没有发起这场战争，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让我被折磨死，而且——”

“你成了背叛我们伟大主义的罪人了！”

“得了，饭锅莫说菜锅黑嘛。快把我扶上去。你往哪里赶都行，我不管。就带着我兜兜风吧。”

他从马车上一跃而下，这时思嘉突然觉得，一个完整的男人，一个四肢无缺、五官俱全的男人，他既没有因痛苦而脸色苍白，也没有被疟疾折磨得皮肤焦黄，却显得营养很好，健康强壮，这让人看着多么舒服啊！而且他穿着讲究，上衣和裤子是用同样的料子做的，非常合身，不像别人穿的那样要不松松垮垮，要不就绷得紧紧的迈不开步。而这套衣服还是新的，一点也不显旧，不像别人那样连肮脏的皮肉和毛茸茸的腿都露出来了。他好像对世界上的事漠不关心，这种态度本身在现时就足以令人惊讶了，因为别人都是满脸忧虑、阴沉和神思恍惚的表情呢。他那褐色的脸膛是温和的，而那张嘴，那张唇红齿白、像女人的嘴一样轮廓鲜明富于肉感的嘴，当他搀扶她上马车时，更浮出随随便便的微笑，

动人极了。

他自己也上了车，坐在她身旁，这时他那高大身躯的肌肉在熨得很好的衣服里显得饱满匀称，而且很吸引人，像往常那样，她感觉到了它那巨大的魅力，仿佛受到了冲击似的。她望着他衣服下边鼓出的那副有力的肩膀，那充满诱惑和令人不安的肩膀，不由得害怕起来。他的身体显得多么壮实而坚韧，这同他那敏锐的思想一样是很不寻常的。他浑身洋溢着一种轻松优美的力量，平静时像一只黑豹懒懒地躺在阳光下，机警时就像这只豹子正准备一跃而起向前猛扑。

“你这个小骗子，”他揶揄地说，一面喝马向前。“你整夜跟大兵跳舞，给他们送鲜花、送丝带，说你愿意为主义牺牲，可是一旦要你替几个伤兵包扎和捉虱子时就赶快跑开了。”

“你能不能讲点别的事情，能不能把马车赶得快些呢？要是碰上梅里韦瑟爷爷从他的小店里出来看见了我，然后回去告诉那位老太太——我指的是梅里韦瑟太太，那就活该我倒霉了。”

他把鞭子轻轻抽了一下那匹母马，它便轻快地跑过五点镇，越过横贯城市的铁路。这时运载伤兵的列车已经进站，担架工在烈日下迅速地将伤兵抬进救护车和带篷的运货马车。思嘉丝毫没有良心不安的感觉，反而庆幸自己及时逃脱，感到十分轻松。

“我对这种医院工作已经腻烦透了，”她说，一面整理坐下时撒开的裙子，并把下巴底下的帽带系紧。“每天都有愈来愈多的伤兵涌进城市。这全是约翰斯顿将军的过错。要是他在多尔顿把北方佬顶住了，他们早就——”

“傻孩子，他何尝没有起来挡住北方佬呀？可是，如果他继续待在

那里，谢尔曼就会从侧面包抄过来，割断他与左右两翼的联系，把他彻底打垮。同时他会丢掉铁路线，而保卫这条铁路正是他的战斗目的。”

“唔，不管怎样，反正是他的过错，”思嘉这样说，她对什么战略战术本来就一窍不通。“他应当想办法呀，而且我觉得应当把他撤掉。他为什么不坚守阵地，却一味后退呢？”

“原来你也和别人一样，因为无法干那种不能干的事了就叫嚷‘把他杀掉’。他在多尔顿时被看做救世主，而六星期之后他到了肯尼萨山，就变成叛徒犹大了。可是，只要他把北方佬打退二十英里，他又会变为耶稣。我的孩子，要知道谢尔曼部队的人数是约翰斯顿部队的两倍，他可以用两个人来拼掉我们的一个小伙子。而约翰斯顿却一个人也丢不起。他迫切需要增援，但是他能得到什么呢？就算能得到乔·布朗州长的‘宝贝儿郎’，可那又有什么用处呀？”

“难道民兵真的要调出去？乡团也这样？我可没有听说过。你怎么会知道的？”

“已经有这样的谣言在到处流传了。那是在今天早晨从米列奇维尔开来的火车上传出来的。民兵和乡团都将调去增援约翰斯顿将军的部队。是的，布朗州长的‘宝贝儿郎’很可能终于要尝尝火药味了。我想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他们的确从没设想过要真刀真枪地干。州长就亲自答应过不会叫他们上前线的。所以，那对他们只不过好玩罢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保了险，因为州长甚至公然反抗过戴维斯总统，拒绝把他们送到弗吉尼亚去呢。他说他们必须留下来维护本州的安全。谁曾想到战争会打到他们的后院，他们真的必须起来保卫这个州呀？”

“唔，亏你还笑得出来，你这个残忍的家伙！想想乡团里那些老先

生和小孩吧！怎么，连小费尔·米德，连梅里韦瑟爷爷和亨利·汉密尔顿叔叔也得去啊！”

“我不是在说那些小孩和参加过墨西哥战争的老兵。我说的是像威利·吉南那样爱穿漂亮军服和挥舞刀剑的勇敢的青年男子——”

“还有你自己！”

“亲爱的，这可损害不了我一根毫毛！我既不穿军服也不挥舞军刀，而且南部联盟的命运与我毫不相干。何况我即使是在乡团或任何军队里，也不会束手无策的，因为我在西点军校学到的那些东西已够我终生受用的了……好了，我祝愿老约走运。李将军如今被北方佬拖住，在弗吉尼亚，自顾不暇，无法给他任何帮助。所以，佐治亚州本州的部队就是约翰斯顿所能得到的惟一增援了。他理应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他总是设法抢在北方佬之前占据阵地，可是为了保卫铁路线，他又不得不一再后退。而且，请听我说，一旦他们把他赶出山区并来到这里附近比较平坦的地方，他就得任人宰割了。”

“这里附近？”思嘉惊异地问。“你很清楚，北方佬是决不会深入到这里来的呀！”

“肯尼萨山离这里只有二十二英里，我敢跟你打赌——”

“瑞德，你看，街那头，那一大群的人！他们不是士兵。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全是些黑人！”

一大团红色的尘土从街那头滚滚而来，尘土飞扬中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上百黑人唱着《赞美诗》的深沉而雄浑的声音。瑞德勒马把马车停在路旁，思嘉好奇地看着那些汗流浹背的黑人，他们肩上扛着鹤嘴锄和

铁锹，由一位军官和一小队佩着工程团标记的人领着一路走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又一次问。

接着，她的眼光落在队伍前边一个高唱《赞美诗》的黑人身上。他身高达六英尺半左右，称得上是个巨人，浑身乌黑，姿势灵活优美，像一头猛兽似的向前迈步走着，一面露出雪白的牙齿，领着全队高唱《去吧，摩西》。她相信世界上除了塔拉农场的工头大个儿萨姆之外，没有哪个黑人有这么高的身材和这么响亮的嗓子。可是大个儿萨姆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离家这么远，尤其现在无人照管农场的时候，而他又是杰拉尔德的得力助手？

她从座位上欠起半个身子来仔细观看，这时那个巨人瞥见了她，即刻咧嘴一笑表示认识，黑脸上也绽出一丝喜悦的光辉来了。他站住脚，放下铁锹，向她走来，一面对那几个最靠近的黑人喊道：“我的天！这是思嘉小姐呢！来啊，以利亚！使徒！先知！这是咱们的思嘉小姐呀！”

队伍里顿时一片混乱。大家都惊疑莫定地咧着嘴站住了，大个儿萨姆领着另外三个高大的黑人横过大路向马车走去，后面紧跟着那位不知所措、大声叫嚷的军官。

“回到队伍里来，你们这几个家伙！回来，我命令你们，要不我就——怎么，是汉密尔顿太太。早晨好，太太，还有你，先生。你们干吗在这里煽起骚动和叛乱呀。天知道，整个上午我已被这些小伙子闹得够呛了。”

“唔，兰德尔队长，请不要责备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呢。这是大个儿萨姆，我们的工头；以利亚、使徒和先知，也是从塔拉农场来的。他

们当然要跟我说话呀。你们好啊，小伙子们？”

她跟他们一一握手，那只雪白的小手握在他们的又大又黑的手掌中，四个人都乐滋滋地跳着笑着，在他们的伙伴们面前骄傲地炫耀自己有多么漂亮的一位小姐。

“你们这些小伙子们大老远从塔拉跑来干什么？我敢打赌，你们是逃出来的。难道你们不怕巡逻队逮住你们吗？”

他们还以为思嘉在开玩笑，都乐得大叫起来。

“逃走！”大个儿萨姆说。“不是，小姐。俺不是逃出来的。俺是塔拉最高大最强壮的四个劳力，他们才挑中，送俺到这儿来的，”他骄傲地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说。“他们特别看中了俺，就因为俺唱得很好。是的，小姐，是弗兰克·肯尼迪先生过来把俺挑上了。”

“但是来做什么呢，大个儿萨姆？”

“啊，思嘉小姐！你听见了吗？俺是来给白人先生挖沟的，好让他们躲避北方佬。”

兰德尔队长和马车里的人听着这种对于散兵壕的天真解释，都忍不住笑了。

“的确，他们把俺带走时，杰拉尔德先生差点儿发火，他说缺了俺，农场就搞不下去了。可爱伦小姐说：‘把他带走吧，肯尼迪先生。联盟比我们更需要大个儿萨姆呢。’她还给了俺一个美元，叫俺好好照白人吩咐的去做。所以俺就到这儿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兰德尔队长？”

“唔，事情很简单嘛。我们必须加固亚特兰大的防御工事，挖掘更多的散兵壕，可是将军无法从前线抽出兵来干这种事。所以我们只得从农村征调一些强壮的黑人来干了。”

“可是——”

思嘉心里隐隐感到有点恐惧。挖更多的散兵壕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呢？去年一年里已在亚特兰大周围距离市中心一英里的地方修筑了一连串带有大炮掩体的巨大堡垒。这些联结着散兵壕的大型泥土工事一英里又一英里绵亘着，把整个城市包围起来了。而现在还要挖更多的散兵壕！

“可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防御工事，为什么还要再修新的呢？我们连已经有的还用不上呢。毫无疑问，将军是不会让——”

“我们现在的防御工事距离市区只有一英里远，”兰德尔队长简洁地说。“这太近了，很不方便——也不安全。眼下要挖的更远一些。你瞧，如果军队再一次后撤，有许多士兵就要进入亚特兰大城了。”

他随即反悔不该说最后这句话，害怕得瞪大了眼睛。

“不过，当然喽，不会再一次后退了，”他赶紧补充一句。“肯尼萨山周围的防线坚不可摧嘛。山顶四周密密地安置了大炮，控制着下面所有的大路，北方佬不可能接近的。”

可是思嘉看见他在瑞德冷漠而锐利的注视下把眼睛垂下去，这时她也害怕起来。她记得瑞德讲过：“一旦他们把他赶出山区来到这儿附近比较平坦的地方，他就得任人宰割了。”

“唔，队长，你是不是认为——”

“怎么，当然不会的！你一点也不用着急。老约只不过相信凡事以预防为主。这就是我们修筑更多防御工事的理由……不过我得走了。有机会和你聊聊，真叫人高兴……小伙子们，给你们的女主人说再见呀，好，现在我们归队去。”

“再见吧，小伙子们。要是你们病了，或者受了伤，或者遇到什么麻烦，就通知我一声。我就住在那边桃树街尽头，几乎是市区最末了的那幢房子。等一等——”她伸手到提包里摸索起来。“哎哟，我一分钱也没带。瑞德，请借给我一点钱。给，大个儿萨姆，买些烟草给你自己和小伙子们抽吧。你们要好好儿的，按照兰德尔队长的吩咐去做呀。”

那个松松垮垮的队列重新整顿好了，他们又向前行进，尘土的红雾随之升起，大个儿萨姆领着大家又唱起来：“去吧，摩西……”

去吧，摩西！到埃及地方去！

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领出来！^[3]

“瑞德，兰德尔队长是在骗我呢，就像所有的男人那样，怕我们妇女听了会吓得晕过去，就不让我们知道真相。难道他不是撒谎吗？哦，瑞德，要是没有什么危险，他们干吗要挖这些新的胸墙啊？难道部队缺员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不得不使用黑人了吗？”

瑞德吆喝着那匹母马动身往前走。

“军队缺员缺得厉害呢。不然为什么要把乡团调出去？至于挖壕沟嘛，嗯，这种防御工事到围城时是有些用处的。将军准备在这里作最后

的抵抗了。”

“围城！唔，请赶快掉转车，我要回家了，要回塔拉去，马上回去！”

“你这是怎么了？”

“不是说围城吗？我的上帝，围城了！围城我是听说过的。爸经历过一次围城，也许那是他爸的事，可他告诉过我——”

“哪一次围城？”

“就是围困德罗赫达，那时克伦威尔打败了爱尔兰人，他们没有吃的，据我爸说他们有许多人饿死在大街上，最后把猫和耗子，还有蟑螂一类的东西都吃光了。他还说他们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也不投降呢，虽然我弄不清这究竟可信不可信。后来克伦威尔把城攻下来了，全城的妇女都被——这就是围城呀！我的天！”

“你真无知透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围困德罗赫达是一六〇〇年前后的事，那时奥哈拉先生还没出世呢。何况，谢尔曼又不是克伦威尔。”

“不是，可他更坏！他们说——”

“至于讲到围城时爱尔兰人吃的那些珍奇美味——我本人也会乐意吃一只肥美的耗子，就像最近我在饭店里吃的那些东西一样。所以我想还得回里士满，在那里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他的眼睛嘲笑地注视着她那惊惶的脸色。

她很懊恼自己在他面前居然显得那么慌张，便高声喊道：“我真不

明白你干吗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你成天考虑的就是要过得舒适，吃得好——如此等等。”

“除了吃喝一类的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惬意的方法能消磨时光，”他说。“至于说我干吗待在这里——嗯，我读了许多有关围城和被囚的城市以及类似情况的书，可是从没亲眼见过，所以我想还是留在这里看看。我是非战斗人员，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我需要有点实际经验。思嘉，遇到新鲜事千万别放过。它们会使你的思想丰富起来的。”

“我的思想已经够丰富了。”

“关于这一点，你也许知道得最清楚，不过我应当说——不过那是不客气的。也许，我留下来是要在围城时挽救你。我还从没救过一个落难的女子呢。那也将是一种新的经验呀。”

她知道他是在奚落她，可是又意识到他的话背后有一种严肃的意味。她扬起头来。

“用不着你来救我。我能照顾自己。谢谢你了。”

“别这么说，思嘉！如果你高兴，也不妨这样想，可千万不要对一个男人说这种话。这正是北方女孩子所犯的毛病。她们只要不经常说‘我们能照顾自己，谢谢你’，就是最可爱的姑娘了。总的看来，她们说的也是真话，很不错呢。因此，男人们就让她们自己去照顾自己好了。”

“看你扯到哪里去了，”她冷冷地回敬一句，因为她觉得让人家将自己跟北方佬姑娘相比，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看你谈到的围城是在骗人吧？你明明知道北方佬是决不会打到亚特兰大来的。”

“我敢跟你打赌，他们在一个月内就会打到这里。我跟你赌一盒糖果——”他那双乌溜溜的眼睛瞟着她的嘴唇。“赌个吻好吗？”

刚才短短的一刹那，思嘉因害怕北方佬入侵而大为揪心，可现在听到“亲吻”这个字眼就什么都忘了。她对这方面可是颇为熟悉，而且比对军事措施有兴趣得多呢。她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露出喜悦的笑容来。自从送给她那顶翠绿色帽子以来，瑞德至今没有进一步作过可以认为是在爱她的任何表示。他这个人是不让你牵着鼻子来谈私情的，无论怎样诱惑也罢。可是如今，用不着思嘉引诱，他却谈起亲吻来了。

“我对这种私人谈话不感兴趣，”她故意皱起眉头冷冷地说。“而且，我宁愿吻一只猪猡。”

“这里用不着谈个人爱好嘛，而且我常常听说爱尔兰人是偏爱猪的——他们实际上把猪养在床底下。不过，思嘉，你是迫切需要接吻的。这就是目前你所犯的心病。你所有的情人不知为什么都太尊敬你了，或者是太害怕你了，以致都不能真正满足你，结果就养成了你这种盛气凌人的毛病。你应当让人吻你，让一个知道怎样亲吻的人来吻你。”

谈话没有按照她所设想的方式进行。这种情况是每次跟他在一起时都照例要发生的。那往往是两人之间的一次决斗，而她总是输的。

“那么，我想你大概就是那个适当的人选了？”她挖苦地质问他，一面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发脾气。

“唔，是的，如果我高兴去努力这样做的话，”他漫不经心地说。“人们常说我很会接吻呢。”

“唔，”她发现对方把她的魅力不当一回事，立即心头火起，“怎

么，你.....”可是突然又觉得很难为情，便低眉不语了。这时他却满面笑容，只不过那双乌溜溜的眼睛里偶尔闪出一点光辉，像野火苗似的。

“的确，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从我送给你帽子那天轻轻吻过你一下之后，一直没再找机会吻你——”

“我从来没有——”

“那么说，你就不是个好姑娘了，思嘉，而且我听了也很难过。所有的好姑娘看见男人不想来吻她们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她们知道自己不应该盼望他们作这种尝试，也知道碰到人家这样做时必须装出生气的样子，可归根结底还是一样，她们都希望男人想来吻.....好了，亲爱的，鼓起勇气来。有一天我会吻你，你也会高兴的。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求你不要太性急了。”

她知道他在奚落她，不过像往常那样，这种奚落使她兴奋若狂。他说的那些话总是那么真实，叫你无法否认。好吧，这就彻底把他暴露了。只要他一旦粗野到对她放肆起来，她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请你把马掉转头来好吗，巴特勒船长？我想回医院去了。”

“你真的想回去了，我的救护天使？那么你宁愿去跟虱子和脏水打交道，不想跟我交谈了？好吧，我才不想拖住你这双勤奋的手不让它去为我们的光荣事业效劳呢。”说着，他掉转马头，他们往回朝五点镇驶去。

“至于说我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追求嘛，”他冷淡地继续说，仿佛她并没有表示过要结束这次谈话似的，“我是在等你再长大一点。你看，要是我现在就吻你，那是不会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在享乐方面从来就只

顾自己。我从没想过要和小孩子亲吻。”

他勉强克制住没有咧开嘴嬉笑，因为他瞥了一眼，看见她已经气得胸鼓鼓的了。

“除此以外，”他温柔地继续说，“我还在等你对那位可敬的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记忆渐渐消失。”

一听到艾希礼的名字，她即刻感到浑身一阵疼痛，感到热辣辣的泪水在刺激眼帘。消失？对艾希礼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哪怕他死后一千年也不会的。她想着艾希礼受了伤，在远处一个北方佬监狱里奄奄一息，濒于死亡，身上没有盖毯子，旁边没有一个亲人照料。于是她对身边这个养尊处优的男人，这个用慢悠悠的声调掩饰着嘲弄意味的男人，顿时满怀仇恨，忍不住要发作了。

可是她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由他赶着车默默地跑了一程。

“现在我对你和艾希礼的一切实际上全都明白了，”瑞德继续说。“我是从你在‘十二橡树’村演出的那一幕开始的；后来我一直注意观察你，又了解到许多情况。什么情况呢？譬如说，你仍对他怀有一种罗曼蒂克的女学生式的热情，而他也在他那高尚天性所允许的范围内予以报答。又如，威尔克斯太太对此毫无察觉，而你在你们两人之间对她玩了一个巧妙的诡计，等等。实际上，我什么都了解，只有一点除外，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那便是：高尚的艾希礼有没有冒着玷污他那不朽灵魂的危险跟你亲吻过呢？”

她给他的回答是转过头去不理他，同时固执地沉默不语。

“啊，原来他吻过你了。我猜想那是他在这里休假的时候。那么，

既然他可能已经死了，你就要抱着这种感情终生不渝了？不过，我相信你是会摆脱它的。等到你忘记他的吻时，我就会——”

她愤怒地转过头来。

“你给我滚——滚到远远的地方去！”她恶狠狠地说，那双绿眼睛冒出了怒火。“赶快让我下车，要不然我就跳下去。我永远也不再跟你说话了。”

他停住马车，可是还没来得及下车搀扶，她已自己跳下来了。她的长裙子钩住了车轮，一时叫五点镇的人都不免要瞟一眼她的衬裙和内裤。于是瑞德只好弯下身来迅速把它解开。她一句话也不说，甚至头也不回，就愤然而去，这时瑞德才轻轻笑着赶起马车走了。

[1] 卢库勒斯是古罗马将军，以巨富和举办豪华大宴著名。

[2] 温泉关是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利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公元前四八〇年，人数很少的希腊军队在此抵抗波斯大军达三天之久，保卫了阿提卡和彼奥提亚，史称温泉关战役。

[3]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

第十八章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亚特兰大第一次听得见炮声了。每天清早城市的喧嚣还没有起来，人们就能隐隐听到肯尼萨山上的大炮在隆隆震响，那声音遥远而低沉，你还以为是夏天来自天外的雷鸣呢。有时还相当清晰，甚至从正午轰轰的铁轨声中也听得出来。人们想不去听它，想用谈话、欢笑和不断的工作来掩盖它，仿佛北方佬不在二十二英里外的地方，可是耳朵却偏要竖起来去听那个声音。城市是一副全神贯注的状态，因为尽管市民们手中都有工作，可大家仍然在谛听着，谛听着；每天总有百十来次，他们的心会突然惊跳起来。是不是炮声更响了？难道这只是他们的想象吗？这次约翰斯顿将军会不会把北方佬挡住呢，他会吗？

人们的恐慌只不过暂时被掩盖着，没有公开显露而已。随着军队后撤而一天天越发紧张起来的神经，如今已接近爆裂点了。没有人谈到恐惧。这个话题早已成了禁忌，人们只好用大声指责将军来表现自己的紧张心理。公众情绪已达到狂热的程度。谢尔曼已经到了亚特兰大的门口。如果再后退，南部联盟的军队就要进城了。

给我们一位不肯退却的将军吧！给我们一个愿意死守阵地进行战斗的人吧！

到远处隆隆的炮声已充塞他们的耳朵时，号称布朗州长的“宝贝儿郎”的民兵，以及本州的乡团，才开出亚特兰大，去保卫约翰斯顿将军背后查塔霍奇河的桥梁和渡口。那天阴云密布，一片灰沉沉的，他们穿过五点镇走出马里塔大道时，便下起濛濛细雨来了。市民倾城而出，密

集着站在桃树街两旁商店的板篷下给他们送行，而且很想欢呼一番。

思嘉和梅贝尔·梅里韦瑟·皮卡德向医院请了假，来到这里看这些队伍出发，因为亨利叔叔和梅里韦瑟爷爷都参加了乡团呢。她们和米德太太一起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尖仔细观望。思嘉虽然也满怀着一一般南方人的希望，只相信战局发展中那些最令人高兴和放心的消息，可如今看着这些混杂不齐的队伍走过时却不由得感到凄凉。毫无疑问，既然这些由老头和孩子组成的不谙征战的乌合之众都得出去打仗，局势的严峻就可想而知了！的确，眼前的队伍中也不乏年轻力壮的人，他们穿着在社会上很吃得开的民兵队的漂亮制服，帽子上插着羽毛，腰间飘着饰带，打扮得整整齐齐。但是也有许多老头和孩子，他们的模样叫思嘉看了又怜悯又担心，很不好受。有些白发苍苍的人比她父亲还老，他们在濛濛细雨中努力跟着军乐队的节拍步履踉跄地往前走着。梅里韦瑟爷爷肩上披着梅里韦瑟太太那条最好的方格呢围巾当雨衣，他走在最前列，装出笑脸向姑娘们表示敬意。她们也挥着手帕向他大声喊“再见！”只有梅贝尔紧紧抓住思嘉的臂膀，低声说：“啊，可怜的老头儿，要是真下起大雨来，他就完了！他的腰疼——”

亨利·汉密尔顿叔叔在梅里韦瑟爷爷后面一排里走着，他那件长外套的领子向上翻起，遮住了耳朵，皮带上挂着两支墨西哥战争时代的手枪，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旅行包。他旁边是一个年纪与他差不多的黑人跟班，替他打伞遮雨。青年小伙子们同这些老头肩并肩地走着，看来没有一个是满了十六岁的。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从学校逃出来参军的，现在一群群穿着军官学校学员的制服，被雨水淋湿的灰军帽上插着黑羽毛，交叉着系在胸脯上的白帆布带子也湿透了。这里面有费尔·米德，他骄傲地佩带着已故哥哥的马刀和马上用的短枪，故意把帽子歪戴着，显得十分神气。米德太太勉强微笑着向他挥手，直到他走过去以后才把头搁

在思嘉的肩背上歇了好一会，仿佛突然要瘫倒似的。

还有许多人是完全没有武装的，因为南部联盟政府既无枪支又无弹药可拿来分发给他们。这些人希望能从被俘和阵亡的北方兵身上弄到衣服和武器来装备自己。他们的靴统里插着猎刀，手里拿着又粗又长、装有铁尖头名叫“布朗枪”的杆子。运气较好的则弄到了老式的燧发枪，斜背在肩上，腰间还挂着装火药的牛角。

约翰斯顿将军在后撤中损失了大约一万人。他需要一万名新军来补充自己的队伍。而这些人，思嘉想起来都害怕，就是他所得到的补充了！

炮车隆隆地驶过，把泥水溅到围观的人群中，这时思嘉忽然注意到一个骑着骡子紧靠着一门大炮走着的黑人。他年轻，表情严肃，思嘉一见便惊叫道：“那是莫斯！艾希礼的莫斯！他在这里干什么呀？”她拼命从人群中挤到马路边去，一面呼喊：“莫斯！停一停！”

那小伙子看见了她，便勒住缰绳，高兴地微笑着，准备跳下马来。这时他背后一个骑着马的浑身湿透的中士喝道：“不许下马，否则我就毙了你！我们要准时赶到山区去呢。”

莫斯看看中士，又看看思嘉，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思嘉蹚着泥水走到正辚辚驶过的车辆旁边，一把抓住莫斯的马镫皮带。

“啊，一分钟就行了，中士先生！你用不着下马，莫斯。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俺动身再上前线去，思嘉小姐。这次是跟老约翰先生，不是跟艾希礼先生了。”

“跟威尔克斯先生！”思嘉吓呆了。威尔克斯先生都快七十了！“他在哪儿？”

“在后面最后一门大炮旁边，思嘉小姐。在后面那儿呢！”

“对不起，太太。快走吧，小伙子。”

思嘉在齐脚踝深的泥里站了一会，看着炮车摇摇晃晃地过去。啊，不！她心里想。那不可能。他太老了。而且他也和艾希礼一样，很不喜欢打仗呢！她向后退了几步，到了马路边上，站在那里看着每一张经过的脸。后来，最末一门大炮连同弹药箱轰响着一路溅着泥水来了，她看见了他，那个瘦高而笔挺的身躯，银白的头发湿漉漉地垂挂在头颈上，轻松地跨着一匹草莓色小母马，后者像个身穿绸缎的太太似的，从大大小小的泥水坑中精明地拣着自己的落脚点一路跑来。怎么，这匹母马就是乃利！塔尔顿太太的乃利！比阿特里斯·塔尔顿的心肝宝贝啊！

威尔克斯先生看见她站在泥泞里，便高兴地微笑着把马勒住，随即跳下马向她走来。

“我本来就希望见到你，思嘉。我替你们家的人带来许多信息呢。不过现在来不及了。我们今天早晨才奉令集合，可他们赶着我们立即出发了，你一看就明白的。”

“啊，威尔克斯先生，”她拉着他的手绝望地喊道，“你别去了！你干吗要去呀？”

“啊，你是觉得我太老了吧！”他微笑着，这笑容跟艾希礼的一模一样，只不过面色苍老些罢了。“也许叫我走路是老了些，可骑马打枪却一点不老。而且塔尔顿太太那么慷慨，把乃利借给了我，我骑着非常舒

服呢。我希望乃利不要出事才好，因此如果它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再也回不来，也没脸去见塔尔顿太太了。乃利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匹马了。”他这时乐呵呵地笑起来，思嘉的恐惧心理也一扫而光。“你父母和几个姐妹都很好，他们叫我给你带来问候。你父亲今天差点跟我们一起来了。”

“啊，我爸不会的！”思嘉惊恐地喊道。“我爸不会！他不会去打仗的，是吗？”

“不，可是他本来想去。当然，他那膝盖有毛病，走不了远路，不过他真的很想跟我们一起骑马走呢。你母亲同意了，可是要他先试试能不能跳过草场上那道篱笆，因为她说军队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要骑马越过的。你父亲觉得那很容易，可是——你信不信？他的马一跑到篱笆跟前就死死地站住，而你父亲从马头上翻过去了。那可真是奇迹，居然没有摔断他的脖子！你知道他为人多么固执。他立刻爬起又跳。就这样，思嘉，他接连摔了三次，奥哈拉太太和波克才搀着他躺到床上去了。那时他仍然很不服气，赌咒发誓说一定是你母亲‘向马耳朵里念了什么咒语’。思嘉，他已经没法儿干什么艰苦的差事了。你也用不着为这感到丢脸。毕竟，总得有人留下来给军队种庄稼呀。”

思嘉一点也不觉得羞耻，反而感到很放心了。

“我把英迪亚和霍妮送到梅肯跟伯尔家的姑娘们住在一起了，奥哈拉先生则来回照料着塔拉和‘十二橡树’村……我必须走呀，亲爱的。让我吻吻你的漂亮脸蛋儿吧。”

思嘉把小嘴翘起来，同时感到喉咙里堵得忍不住了。她很喜欢威尔克斯先生。很久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她还希望当他的儿媳妇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吻带给皮蒂帕特，这一个给媚兰，”他说着又轻轻吻了两下。“媚兰怎么样了？”

“她很好。”

“啊！”他的眼睛盯着她，但是通过她，而且像艾希礼那样越过她，那双漠然若失的灰眼睛在凝望着另一个世界。“我要是能看到我的大孙子就好了。再见，亲爱的。”

他跃上马背，让乃利缓缓地跑起来，他的帽子仍拿在手里，满头银发任雨水淋着。思嘉还没来得及领会他最后那句话的含义便回到了梅贝尔和米德太太的身边。接着，她出于迷信的恐惧心理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并想作一次祷告。他说起过死亡，就像艾希礼那样，可现在艾希礼——不，谁也不应该谈死！谈死是冒犯天意的事。三位妇女默默地动身冒雨回医院去，这时思嘉正在祈祷：“上帝，请不要怪他。他，还有艾希礼，都不要怪啊！”

从多尔顿向肯尼萨山的步步撤退是五月上旬到六月中采取的；接着是六月暑天的雨季，谢尔曼未能把南军从陡峭而泥滑的山坡上撵走，于是人们又看到了希望。大家都高兴起来，谈到约翰斯顿将军时也温和多了。从六月到七月雨水愈来愈多，南部联盟军在设防坚固的高地周围死守苦战，叫谢尔曼进退两难，这时亚特兰大更是欣喜若狂，被希望冲昏了头脑。好啊！好啊！我们把他们抓住了！这种欢欣鼓舞之情像瘟疫般普遍流传，到处是庆祝晚会和跳舞会。每当有人从前线回到城里过夜，人们都要宴请他们，接着就是舞会，参加的女孩子比男人多十倍，她们崇拜他们，抢着同他们跳舞。

亚特兰大拥挤着游客、难民、住院伤兵的家属，以及前线士兵的妻

子和母亲（她们希望自己的亲人受伤时能在身边护理他们）。此外，还有一群群年轻貌美的姑娘从乡下涌进城来，因为乡村只剩下十六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男人了。皮蒂姑妈极力反对这些女孩子，她觉得她们到亚特兰大来的惟一目的只是找丈夫而已，而这种不顾廉耻的作法使她纳闷，不知这世界究竟要堕落到什么地步。思嘉也不赞成。她倒并不担心那些十六七岁姑娘所发起的竞争，尽管她们那娇嫩的面容和妩媚的微笑往往使人忘记她们身上的衣裳翻改过不止一次，脚上的鞋也修补过了。她自己的衣着比她们的漂亮得多，因为瑞德·巴特勒用他最后一艘走私船给她带来了一些很好的衣物。不过，她毕竟十九岁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而男人总是要追逐年轻傻妞儿的呀！

她想，一个拖着孩子的寡妇终究敌不过这些漂亮而轻浮的小妖精。可是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她的寡妇身份和母亲身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使她感到累赘。在白天的医院工作和晚上的舞会之间，她也很少看见自己的儿子韦德。间或，在相当长的时候，她压根儿忘记自己有孩子了。

在炎热潮湿的夏夜，亚特兰大的各个家庭都敞开大门欢迎保卫城市的士兵。从华盛顿大街到桃树街，所有的大厦巨宅都灯火通明，在招待那些从前线壕沟里出来的满身泥土的战士。悠扬的管弦乐声、嚓嚓的舞步声和轻柔的笑声在夜雾中飘荡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围着钢琴放声歌唱《你的信来了，可是来得太晚了》，衣衫褴褛的勇士深情地注视着那些躲在羽毛扇后面讪笑的姑娘，好像恳求她们不要再等待，免得后悔莫及。其实那些姑娘只要办得到便谁也不会等待。当全城卷入一片欢腾时，她们争先恐后涌入了结婚的浪潮。在约翰斯顿将军把敌人堵截在肯尼萨山的那一个月里，便有无数对青年男女结成了眷属，这时做新娘的从朋友们那里匆匆借来华丽的服饰，把自己打扮得娇滴滴地出来了，新

郎也全副戎装，军刀磕碰着补好了的裤腿，威武得很。有那么多兴奋场面，那么多的晚会，那么多令人激动、令人欢呼的情景！约翰斯顿将军把北方佬堵截在二十二英里之外啊！

是的，肯尼萨山周围的防线是坚不可摧的。经过二十五天的激战之后，连谢尔曼将军也承认这一点了，因为他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他停止正面进攻，又一次采取包抄战术，来一个大迂回，企图插入南部联盟军和亚特兰大之间。他的这一手又一次得逞了。约翰斯顿被迫放弃那些牢牢守住的高地来保卫自己的后方。他在这个战役中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剩下的人冒着大雨疲惫不堪地挣扎着向查塔霍奇河边撤退。南部联盟军已没有希望得到支援了，而北方佬控制的从田纳西往南直达阵地的铁路却源源不断地给谢尔曼运来援兵和给养。因此南军只好后撤，经过泥泞的田野向亚特兰大撤退。

由于丧失了那个原以为牢不可破的阵地，亚特兰大又是一片惊慌。本来人人都相互保证过这种事决不会发生，并且度过了接连二十五天喜庆般的狂欢日子。可是如今这种事终于发生了！当然喽，将军会把北方佬阻挡在河对岸的。尽管上帝知道那条河就在眼前，离城只有七英里呢！

没想到谢尔曼从北边渡河向他们包抄过来，于是疲劳的联盟军部队也被迫急忙蹚过浑浊的河水，挡住敌军不让它逼近亚特兰大。他们急急忙忙在城市北面桃树沟岸边掘了浅浅的散兵壕，据以自守，可这时亚特兰大已经陷入惊恐万状之中了。

打一阵，退一程！打一阵，退一程！每次后退都使敌军逼近亚特兰大一步。桃树沟离城不过五英里！将军心里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呢？

“给我们一个愿意死守阵地进行战斗的人吧！”这呼声甚至深入到里士满去了。里士满方面知道，如果亚特兰大陷落，整个战争也就完了，因此当部队渡过查塔霍奇河以后，便把约翰斯顿将军从总指挥岗位上撤下来，让他的一个兵团司令胡德取代了他。这才使亚特兰大人感到可以松口气了。胡德不会后退。他可不像那个满脸络腮胡、目光闪闪的肯塔基人呢！他享有“牛头犬”的美名。他会把北方佬从桃树沟赶回去的，是的，要迫使他们回到查塔霍奇河对岸，然后一步一步后退，直到返回多尔顿为止。可这时部队在大声喊叫：“把老约还给我们！”因为从多尔顿开始，他们跟约翰斯顿一起走过了漫长的苦难历程，他们懂得其中的艰难险阻，而外人却是无法理解的。

谢尔曼也没有给胡德以准备停当来进行反攻的机会。就在联盟军撤换指挥的第二天，他的部队立即攻打并占领了距亚特兰大六英里的小镇迪凯特，截断了那里的铁路。这条铁路是亚特兰大与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威尔明顿和弗吉尼亚联络的交通线，所以谢尔曼的这步棋是给了联盟军的一个致命性打击。行动的时刻到了！亚特兰大人高喊要立即行动起来！

于是，在一个酷热的七月下午，亚特兰大人的愿望实现了。胡德将军不仅仅死守奋战而已。他在桃树沟对北方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命令自己的部队从战壕里冲出，向人数超过自己两倍的北军扑去。

人人胆战心惊地祈祷胡德的突击能把北方佬打回去，谛听着隆隆的大炮声和噼噼啪啪的步枪声，它们尽管距市中心还有五英里，但已经响亮得几乎像在邻街一样了。人们在听到排炮轰击声的同时，还能看见烟雾像一团团低垂的白云似地在树林上空腾起，不过在好几个小时里大家并不了解战斗进行的实际情况。

直到傍晚才传来第一个消息，但这消息很不明确，自相矛盾，而且令人害怕，因为它是由最初几小时内受伤的士兵带回来的。这些伤兵有的成群、有的孤零零地陆续流散回来，轻伤的搀扶着重伤的，一瘸一拐地走着。很快他们便形成了一股滔滔不绝的人流痛苦地涌进城来，向各个医院涌去。他们的面孔被硝烟、尘土和汗渍污染得像黑人似的，他们的创伤没有包扎，鲜血开始凝结，苍蝇已在周围成群飞舞。

皮蒂姑妈家是最先接纳伤兵的几户人家之一，这些伤兵是从城北来的，他们一个又一个蹒跚着来到大门口，随即躺倒在青草地上，大声呼唤起来：

“水！”

在那整个炎热的下午，皮蒂姑妈和她的一家，包括白人黑人，都站在太阳底下忙着提来一桶桶的水，弄来一卷卷的绷带，分送一勺勺喝的，包扎一个个创口，直到绷带全部用完，连撕碎的床单和毛巾都用光了。皮蒂姑妈已完全忘记自己一见鲜血便要晕倒的毛病，竟一直工作到她的小脚在那双更小的鞋里肿胀起来再也站不住了为止。甚至大腹便便的媚兰也忘记自己的不方便之处，与普里茜、厨娘和思嘉肩并肩地拚命工作，脸上的表情紧张得跟那些伤兵一模一样。后来，她终于晕倒了，可是除了厨房里那张桌子，没有地方可以让她躺下，因为全家所有的床铺、椅子和沙发都被伤兵占了。

在忙乱中大家把小韦德忘了，他一个人蹲在前面走廊的栏杆后边，像只关在笼里受惊的野兔，伸出脑袋窥看着草地，两只恐惧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嘴里噙着大拇指，正在打嗝儿。思嘉一看见他便大声喝道：“韦德·汉普顿，到后面院子里玩去！”可是他被眼前这片混乱的情景所困惑，感到太可怕了，一时还不敢到后院去。

草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人，他们已浑身疲乏得不能再走，伤势重得无法挪动了。彼得大叔只好把这些入一个个搬上马车，送到医院里去，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赶车，弄得那匹老马也大汗淋漓。于是米德太太和梅里韦瑟太太才把她们的马车送了来，帮着一起运送，马车由于满载伤兵，压得下边的弹簧歪歪扭扭，嘎嘎作响。

接着，在盛夏漫长的黄昏里，连绵不断的救护车从战场上一路开来了，同时还有供应部门的运货车，上面盖着溅满污泥的帆布。再后面是农场上的大车、牛车乃至被医疗团征用的私人马车。它们从皮蒂姑妈家的门前经过，满载着受伤和垂死的人在坑坑洼洼的大路上颠簸着行驶，鲜血从车上一路流个不停，滴落在干燥的尘土里。那些开车的人一看见妇女们提着水桶拿着勺子在张望就停下来，随即发出了或高或低的一片呼喊声：

“水啊！”

思嘉捧着伤兵颤抖的头，让他们焦裂的嘴唇喝个痛快，接着又把一桶桶的水浇在那些肮脏发烧的躯体上，也流入裂开的伤口中，让他们享受到暂时的舒适。她还踮起脚尖把水勺送给车上的车夫，一面胆战心惊地询问他们：“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所有的回答全是：“还不怎么清楚，太太。一时还说不上来。”

天黑了，还是那么闷热。没有一丝风，加上黑人手里擎着的松枝火把，就越发觉得热了。灰尘堵塞了思嘉的鼻孔，使她的嘴唇也干得难受。她那件淡紫色的印花布衣裳是刚刚浆洗过的，现在已沾满了鲜血、污秽和汗渍。那么，这就是艾希礼在信上说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而是肮脏和苦难了。

由于浑身疲乏，使整个场面蒙上了一层梦魇般的迷幻色彩。这不可能是真实的——或者说，如果真实，就意味着全世界都发疯了。否则为什么她会站在皮蒂姑妈家安静的前院里，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往这些垂死的年轻男人身上浇水呢？他们中有那么多人可以做她的情人，他们看见她时总设法要向她露出一丝微笑。那些还在这条黑暗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颠簸着被源源运来的人中，也有许多是她十分熟悉的；那些在她面前奄奄一息即将死去而成群的蚊子还在他们血污的脸上叮个不休的人中，有多少是她曾经一起跳舞和欢笑过，曾给他们弹过琴、唱过歌、开过玩笑、抚慰过和稍稍爱过的啊！

她从一辆牛车上堆满伤兵的底层发现了凯里·阿什伯恩，他头部中了颗子弹，差一点没有死掉。可是不去碰旁边六个重伤号，要把他拉出来是不可能的，她只得让他就这样躺着去医院了。后来她听说，他没来得及见到医生就死去了，也不知被埋在什么地方。那个被埋葬的人多得不可胜数，都是在奥克兰公墓匆匆挖个浅坑，盖上红土了事。媚兰因为没有弄到凯里的一绺头发送给她母亲留作纪念而深感遗憾。

炎热的夜渐渐深了，她们已累得腰酸腿疼，这时思嘉和皮蒂挨个儿大声询问从门口经过的人：“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她们这样又挨过了几小时，才得到一个答复，可这个答复顿时使她们脸色苍白，彼此注视着默默无言了。

“我们正在败退。”“我们只得后退了。”“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千呢。”“北方佬在迪卡特附近把惠勒的骑兵队拦腰截断了。我们得去支援他们。”“我们的小伙子们马上就会全部进城。”

思嘉和皮蒂彼此紧紧抓住对方的胳膊，以防跌倒。

“难道——难道北方佬就要来了吗？”

“是的，太太，他们就要来了，不过他们是不会深入的，太太。”“别着急，小姐，他们没法占领亚特兰大。”“不，太太，我们在这个城市周围修筑了百万英里的胸墙呢。”“我亲耳听老约说过：‘我能永远守住亚特兰大。’”“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老约了。我们有的是——”“闭嘴，你这傻瓜！你是想吓唬太太们？”“北方佬永远也休想占领这个地方，太太。”“你们太太们怎么不到梅肯或别的安全的地方去呀？你们在那里没有亲戚吗？”“北方佬不会占领亚特兰大，不过只要他们还有这个企图，太太们留在这里就不怎么合适了。”“看来会受到猛烈的炮轰呢。”

第二天下着闷热的大雨，败军成千上万地拥入亚特兰大，他们又饿又累，被为时七十六天的战斗和撤退拖得精疲力竭，连他们的马也饿得像稻草人似的。大炮和弹药箱只能用零零碎碎的麻绳和皮带来捆扎搬运了。不过他们并不像一群乌合之众纷纷扰扰地拥进城来。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尽管穿着褴褛，仍显得意气洋洋，那久经战火业已破碎的红色军旗在雨中猎猎飘扬。他们在老约的指挥下已学会了怎样有秩序地撤退，知道这种撤退与前进一样也是伟大的战略部署。那些满脸胡须、服装褴褛的队列合着《马里兰！我的马里兰！》的乐曲，沿着桃树街汹涌而来。全城居民都蜂拥到大街两旁来向他们欢呼。无论胜也好，败也好，这毕竟是他们的子弟啊！

那些不久前穿着鲜艳制服出发的本州民兵，如今已很难从久经沙场的正规军中辨认出来，因为他们已同样是浑身污泥、邋邋不整的大兵了。不过他们的目光中有一种新的神色。过去三年他们为自己没有上前线去而作的种种辩解，如今已通通忘记了。他们已经用后方的安逸换来了战场上的艰苦。其中有许多已抛弃舒适的生活而选择了无情的死亡。

他们现在已成了老兵，尽管入伍不久，但一样是老兵，而且还很自重呢。他们从人群中找出自己的朋友，然后骄傲而又挑衅地注视着他们。他们现在能够昂起头来了。

乡团中的老头和孩子在大队旁边行进着。那些灰白胡须的人已劳累得几乎挪不动腿了，孩子们则满脸倦容，因为他们被迫过早地肩负了成人的任务。思嘉一眼瞥见费尔·米德，可是几乎认不得了，他的脸被硝烟和污秽弄得黑糊糊的，辛劳和疲乏更使他显得神色紧张，苦不堪言。亨利叔叔跛着脚走过去了，他没戴帽子，头从一块旧油布的洞里伸出来，就算披上了雨衣。梅里韦瑟爷爷坐在炮车上，光脚上扎着两块棉絮。但是思嘉无论怎样寻找，也没有找出约翰·威尔克斯来。

不管怎样，约翰斯顿部下的老兵仍然以过去三年来那种不知疲倦和轻快自如的步伐在行进，他们还有精力向漂亮姑娘们咧嘴嬉笑，挥手致意，向那些不穿军服的男人抛出粗野的嘲弄。他们是开到环城战壕中去——这些战壕不是仓促挖成的浅沟，而是用沙袋和尖头木桩防护着的齐胸高的泥土工程。它们绵延不断地环绕着城市，每隔一段距离有个切口，上面耸立着红土墩，正在等待战士们进来驻守。

人群向部队欢呼，仿佛在欢迎他们凯旋归来。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恐惧，但是既然他们已了解真相，既然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既然战争已打到他们的前院，整个城市就彻底变样了。现在已没有惊慌，也没有不正常的狂热症了。人们心中无论想的什么，都不在脸上表现出来。人人都显得兴高采烈，即使这不过是强颜欢笑也罢。人人都对军队装出勇敢而充满信心的模样。人人都重复约翰斯顿即将卸任时说过的那句话：“我能够永远守住亚特兰大。”

现在胡德也不得不后撤了，许多人便跟士兵一样希望能让老约回

来，可是他们克制着没有说，只能从老约的名言中汲取勇气了：

“我能够永远守住亚特兰大！”

对胡德来说，约翰斯顿的谨慎战术是不适用的。他给北方佬东面一个袭击，西面一个袭击。谢尔曼正在包围城市，像个摔跤家在对手身上寻找新的抓着点似的，而胡德并不留在散兵壕里等待北方佬来进攻。他勇敢地冲出来迎击敌人，向他们猛扑过去。在短短几天内就打了亚特兰大和埃兹拉教堂两次大规模的战斗，它们使得桃树沟之战比较起来只是一次小小的接触罢了。

但是北方佬仍不断掉过头来发起新的攻击。他们尽管损失惨重，可是兵源丰富，经受得起。他们的大炮一直在向亚特兰大城内猛轰，大量杀伤城市居民，摧毁了许多建筑物，使街上平添了不少巨大的弹坑。居民们避难的最好办法是躲进地窖、地洞和在铁路截口临时挖掘的浅浅隧道中。亚特兰大被围困了。

胡德将军在就任总指挥以来的十一天里所损失的兵员，已接近于约翰斯顿在战斗和退却的七十四天中所损失的数目，而且亚特兰大已沦于三面受敌、岌岌可危的困境。

从亚特兰大至田纳西的铁路已全部控制在谢尔曼手中。他的部队已越过铁路向东挺进，同时截断了西南方向通往亚拉巴马的铁路线。如今只有往南与梅肯和萨凡纳相连的一线还在畅通。但是城里已住满了军队，挤满了伤兵，塞满了难民，这条铁路是万难解决各种迫切需要的。不过，只要铁路还能守住，亚特兰大就不会陷落。

思嘉一旦明白这条铁路已变得多么重要，谢尔曼会多么凶狠地来夺取它，胡德又会怎样拼命保卫它，便觉得这局势太可怕了。因为这是一

条横贯全州，穿过琼斯博罗的铁路，而塔拉离琼斯博罗只有五英里！塔拉跟亚特兰大这个惊叫的地狱比起来，好像是个安全的避难所了，可是它距离琼斯博罗只有五英里！

在亚特兰大战役那一天，思嘉和其他许多太太们坐在店铺的屋顶上，手里打着小小的阳伞，观看战斗进行的情景。但是当炮弹开始在大街上落地开花时，她们便纷纷往地窖里逃避，而且从那天晚上起，妇女、小孩和老人就陆续大批地离开城市。梅肯是他们的目的地，实际上当晚搭火车的那些人在约翰斯顿从多尔顿撤退时就去那里躲过五六次了。比起他们来亚特兰大时，现在的旅行已轻松得多。他们大多只携带一个提包和一顿用手帕包着的简便午餐。间或也有吓怕了的仆人带着银水罐和刀叉，以及第一次出逃时抢救出来的一两张家族肖像。

梅里韦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不肯离开。医院需要她们，而且，她们骄傲地说，她们一点也不害怕，北方佬是没法把她们赶出家门的。但是梅贝尔和她的婴儿，以及范妮·埃尔辛都到梅肯去了。米德太太拒不接受丈夫的命令，没有搭火车去逃难，这是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不服从丈夫的安排。她说大夫需要他。而且费尔还待在什么地方的战壕里，她要留在他附近，以防万一……

不过惠廷太太和思嘉周围的其他许多太太都走了。皮蒂姑妈本是头一个谴责老约退却政策的人，如今却赶在第一批就打好了行李。她说她神经脆弱，实在忍受不了周围的一片嘈杂。她担心一声爆炸自己就吓得晕倒了，也无法跑到地窖里去躲避。不，她并不害怕。她的那张娃娃嘴还尝试过要唱军歌，可是失败了。她要到梅肯去同自己的表姐伯尔老夫人住在一起，两位姑娘会跟着她去的。

思嘉不想到梅肯去。她尽管害怕炮弹，仍宁愿留在亚特兰大，因为

她从心底里痛恨伯尔老夫人。多年以前，伯尔夫人在威尔克斯家的一个晚会上发现思嘉在吻她的儿子威利以后，曾说过她为人“放荡”。不，思嘉告诉皮蒂姑妈，我要回塔拉去，就让媚兰跟你到梅肯去好了。

听到思嘉这样讲，媚兰就惊恐而伤心地哭了。这时皮蒂姑妈跑去找米德大夫，媚兰这才抓住思嘉的手恳求道：

“亲爱的，请不要离开我到塔拉去呀！没有你，我太寂寞了。哦，思嘉，要是我生孩子时没有你在身边，我就活不成了！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有皮蒂姑妈，她对我很好。可是，她毕竟从没生过孩子，有时会弄得我十分紧张，简直要发疯了。请不要丢下我吧，亲爱的！你已经像是我的妹妹了，而且，”她黯然一笑，“你答应艾希礼要照顾我的呀。他说过他要向你提出这个请求。”

思嘉不胜惊讶地注视着她。她自己对这个女人厌恶极了，简直已没法掩饰，可是媚兰怎么会这样喜欢她呢？媚兰怎么会这么愚蠢，居然想不到她在偷偷爱着艾希礼呢？这几个月，她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艾希礼的消息，已经上百次地泄露过自己的心事了。可是媚兰丝毫没有察觉，她这个人从自己所喜欢的人身上除了优点以外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是的，她答应过艾希礼要照顾媚兰。啊，艾希礼！艾希礼！你一定是死了，死了好几个月了！可现在给你的许诺却把我牢牢抓住了！

“好吧，”她简截地说，“我既然答应过他，现在也不收回我的诺言了。不过我不想到梅肯去跟那个老泼妇伯尔待在一起。如果在一起，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的眼珠子给挖出来。我要回塔拉去，你可以跟我一起走。母亲会高兴你去的。”

“啊，这可中了我的意了！你母亲多么可爱啊！不过你知道，要是

我生孩子时不让皮蒂姑妈在我身边，她是死也不肯答应的，同时我很清楚她又不愿到塔拉去。那里离前线太近，而姑妈要的是安全呀。”

米德大夫气喘吁吁地赶来，他接到皮蒂姑妈紧急万分的召请后，还以为至少是媚兰要分娩了呢，现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便显得有点生气了。至于眼下的问题，他讲了一番道理就作出了决定，而且没有留下争论的余地。

“媚兰小姐，你到梅肯去这个问题根本不容考虑。你要是随便走动，我就不负责了。火车上拥挤得很，又动荡不定；如果需要调去运伤兵和军队或者供应物资的话，旅客就随时有可能被赶下来给扔在林地里。在你这种情况下——”

“但是，如果我跟思嘉到塔拉去——”

“我告诉你，我不让你走动。到塔拉去的火车跟去梅肯的是同一趟，情况也完全一样。而且，谁也不知道现在北方佬究竟到了哪里。甚至你坐的那趟火车也可能被堵截呢。即使你能平安抵达琼斯博罗，那里离塔拉也还有五英里，道路又坎坷不平，够你在马车上颠簸的。这样的旅行，一个怀孕的妇女怎么能经受得住，此外，自从老方丹大夫参军以后，那个区里已经没有医生了。”

“可是还有接生婆——”

“我说的是医生，”他粗率地答道，一面下意识地打量着她那瘦小的身子。“我不会让你走动的。那可能有危险。你总不想让婴儿生在火车上或马车里吧，是不是？”

这种只有大夫才有的直率口吻，使两位年轻太太都不好意思地脸红

起来，默不作声了。

“你只能就待在这里，好让我随时观察，而且你还得卧床。不要上下楼，往地窖里跑。不行，哪怕炮弹正落在窗外也不行。其实嘛，这里并不那么危险。我们很快就会把北方佬打回去的……好了，皮蒂小姐，你马上动身到梅肯去，把两位姑娘留在这里。”

“没有人陪伴吗？”她惊慌地嚷道。

“她们都是少奶奶了，”大夫不耐烦地说。“而且米德太太离这里只隔两户人家嘛。以媚兰小姐目前这个模样，她们也决不会接待男客的。哎哟，皮蒂小姐，这是战时！我们现在可不能讲究那些老规矩了。我们得替媚兰着想呀。”

他顿着脚走出房间，一个人忿忿地待在前廊里，直到思嘉来到他身边才缓和下来。

“我要跟你坦白地谈谈，思嘉小姐，”他开口说，那把灰白胡子在痉挛地颤抖。“看来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年轻女子，请恕我直言。我不想再听到关于媚兰小姐要走的这些话了。我怀疑她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旅行。即使是在最好的环境下，她也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你知道的，她的臀部很窄，分娩时很可能得用钳子，所以我不要那种愚昧的黑人接生婆来动她。像她这样的女人本来是不该生孩子的，可是——不管怎样，你还是替皮蒂小姐打好行李，送她到梅肯去吧。她那么胆小，留在这里只会干扰媚兰小姐，没什么好处。而你，小姐，”他用犀利的眼光盯着她，“我也不愿意再听到你谈回家的事。你就跟媚兰小姐一起留下来，等到她生了孩子再说。你不害怕吧，是吗？”

“啊，不怕！”思嘉勇敢地撒了个谎。

“这才是有胆量的姑娘呢！你们需要人陪伴，米德太太会随时来的，如果皮蒂小姐要把她的仆人带走，我就打发老贝特西过来照料你们。反正不要很久。据推算，再过五个星期孩子就该出生，不过对于第一个孩子，你就很难说了，而且这样整天打炮，也会受影响的。所以，哪一天都可能生呢。”

这么着，皮蒂姑妈便带着彼得大叔和厨娘泪淋淋地动身到梅肯去。由于爱国情绪一时高涨，她把马车和马都送给了医院，可是随即又感到后悔，因此眼泪也就更多了。思嘉和媚兰被留下来，带着韦德和普里茜在那所大房子里。虽然大炮仍在不断地轰鸣，但周围显得安静多了。

第十九章

围城初期，北方佬到处轰击城防工事时，思嘉被震天的炮弹声吓得瑟瑟发抖，双手捂着耳朵，准备随时被炸得一命呜呼，见上帝去了。她一听见炮弹到来前那噓噓的尖啸声，就立即冲进媚兰房里，猛地扑倒在床上媚兰的身边，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把头埋在枕头底下，“啊！啊！”地惊叫着。普里茜和韦德也急忙向地窖跑去，在地窖里挂满蜘蛛网的黑暗角落蹲下来。普里茜扯着嗓子大声尖叫，韦德则低声哭泣，伤心地打着隔儿。

思嘉被羽绒枕头捂得出不来气了，而死神还在上空一声声尖啸，这时她暗暗诅咒媚兰，怪媚兰连累她不能躲到楼下较安全的地方去。因为大夫禁止媚兰走动，而思嘉必须留在她身边。除了害怕被炮弹炸个粉碎以外，她还担心媚兰随时会生孩子。每回想起这一点她就浑身冒汗，衣服都湿了。要是孩子偏偏在这个时候降生，她可怎么办呢？她想，在这炮弹如雨的当儿，她宁愿让媚兰死掉也不能跑到大街上去寻找大夫。她也清楚，如果叫普里茜去冒这个险，那不等她出门就会被炸死的。要是媚兰生孩子了，她该怎么办啊？

关于这些事情，有个下午她和普里茜在准备媚兰的晚餐时，曾低声商量过，普里茜倒令人惊讶地把她的恐惧打消了。

“思嘉小姐，等到媚兰小姐真的要生了，就算俺不能出去找医生，您也用不着烦恼。俺能对付。这接生的事，俺全知道。俺妈不就是个接生婆。她不是教会俺也能接生了？您就把这事交给俺好了。”

思嘉知道身边有个在行的人，便觉得轻松了些。不过她仍然盼望这

场严峻的考验快些过去。她一心想离开这炮火连天之地，已惶惶不可终日；她要回塔拉去，更是迫不及待了。她每天晚上都在祈祷，要媚兰的孩子第二天就生下来，那样她就可以解脱自己的诺言，早日离开亚特兰大。塔拉在她心目中是多么安全，与这一切的苦难是多么不相干啊！

思嘉渴望回家去看母亲，这样的焦急心情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只要她是在母亲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会害怕了。每天晚上，在熬过了一整天震耳欲聋的炮弹呼啸声之后，她上床睡觉时总是下决心要在第二天早晨告诉媚兰，她在亚特兰大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一定要回家，媚兰只能住到米德太太那里去。可是头一搁到枕上，她便又记起艾希礼临别时的那副面容，那副因内心痛苦而绷得很紧但嘴唇上勉强露出一丝微笑的面容：“你会照顾媚兰，不是吗？你很坚强……请答应我。”结果她答应了他。如今艾希礼不知躺在什么地方死了。无论是在何处，他仍然在瞧着她，叫她恪守自己的诺言。生也罢，死也罢，她都决不能让他失望，不管要付出多高的代价。就这样，她一天天留下来了。

爱伦写信来敦促女儿回家，思嘉回信时一面极力缩小围城中的危险，一面详细说明媚兰目前的苦境，并答应等媚兰分娩后便立即回去。爱伦对于亲属关系，无论血亲姻亲，都是很重情感的，她回信勉强同意思嘉留下来，但要求将韦德和普里茜立即送回去。这个建议普里茜完全赞同，因为她现在一听到什么突如其来的响声，就要吓得两排牙齿格格地打颤。她每天得花那么多时间蹲在地窖里，如果不是米德太太家的贝特西帮了大忙，两位姑娘的日子就不知怎么过了。

思嘉也像她母亲一样急于要让韦德离开亚特兰大，这不仅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而且因为他整天惶恐不安，令思嘉厌烦透了。韦德经常给大炮声震慑得说不出话来，即使炮声停息了，也总是默默地牵着思嘉的裙

子，哭也不敢哭一声。晚上他不敢上床，害怕黑暗，害怕睡着了北方佬会跑来把他抓走。到了深夜，他那神经质的低声啜泣也会把思嘉的神经折磨得难以忍受。实际上，思嘉自己也和他一样害怕，不过每当他那神情紧张的面容提醒她想起这一点时，她马上就火了。是的，塔拉是对韦德惟一适宜的地方。应当让普里茜送他到那里去，然后即刻回来料理媚兰分娩的事。

但是，思嘉还没来得及打发他们两人动身回去，便突然听到消息说北方佬已扑到南面，亚特兰大和琼斯博罗之间的铁路沿线打起来了。要是北方佬把韦德和普里茜乘的那列火车截获了呢——想到这里，思嘉和媚兰不由得脸都白了，因为谁都知道北方佬对待儿童比对妇女还要残暴。这样一来，她就不敢把他送回家去，只好让他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像个受惊的默默无声的小幽灵整天啪哒啪哒地跟在母亲后面，紧紧抓住她的衣襟，生怕一松手就丢掉了自己的小命似的。

在七月炎天，从月初到月尾，围城的战斗在继续进行，炮声隆隆的白天和寂寥险恶的黑夜连续不断，市民也开始适应这种局势了。大家仿佛觉得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也不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了。他们以前对围城十分害怕，可现在围城已终于成了事实，看来也并不怎么样。生活还能差不多像往常一样地过，而且的确在这样过着。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坐在火山上，可是不到火山爆发他们是什么也做不成的。那么，现在又何必着急呢？何况，火山还不一定爆发啊！请看，胡德将军正在挡住北方佬，不让他们进城嘛！请看，骑兵团正在坚守通往梅肯的铁路嘛！谢尔曼永远也休想占领它！

不过，尽管人们在纷纷降落的炮弹面前和粮食愈来愈短缺的情况下，仍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尽管他们瞧不起就在半英里外的北方佬，尽管他们对战壕里那支褴褛的联盟军部队坚信不移，亚特兰大人在内心

里仍然是惶惶无主的，不知明天早晨会发生什么事情。焦虑，烦恼，忧愁，饥饿，以及随着那上升了又低落、低落了又上升的希望而日益加深的痛苦，正在磨损着当前形势的薄薄外表，已快要露出其本质来了。

思嘉渐渐学会了从朋友们的脸上和自然的有效调节中汲取勇气，因为事情既然已无法挽救，也就只好忍受。说真的，她每次听到爆炸声仍不免要惊跳一下，但是她不再吓得尖叫着跑去把头钻在媚兰的枕头底下了。她现在已能抑制住自己并怯怯地说：“这发炮弹很近，是不是？”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了，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即生活已染上一种梦幻般的色彩，而梦太可怕，不可能是真实的。她思嘉·奥哈拉不可能沦于这样的苦境，这样每时每刻都有死亡的危险。生活本来有的那种平平静静过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

那是不真实的，罕见地不真实的，难道天亮时还那么湛蓝的晨空会被这些像雨云般低悬在城市上头的大炮硝烟所污染，难道那弥漫着忍冬和蔷薇花的浓烈香味的温暖中午会这样可怖，让炮弹呼啸着闯入市区，像世界末日的雷声轰然爆炸，将铁片抛出几百丈远，把居民和动物活活地炸得粉碎吗？这是非常不真实的啊！

以前那种安安静静、昏昏沉沉的午睡现在没有了，因为尽管作战的喧嚣声有时也平息一会，但桃树街仍整天嘈杂不堪，时而炮车和救护车隆隆驶过，伤兵从战壕里蹒跚而出；时而有的连队从市区一头的壕沟里奉命急忙跑到另一头去，防守那里受到严重威胁的堡垒；时而通讯兵在大街上拼命奔跑赶到司令部去，仿佛南部联盟的命运就系在他们身上似的。

炎热的晚上有时会稍稍安静一些，但这种安静也是不正常的。如果

说那是沉寂，就未免太沉寂了——仿佛雨蛙、蝥蛄儿和瞌睡的模仿鸟都吓得不敢在通常的夏夜合唱中出声了。这寂静间或也被最后防线中的哒哒的毛瑟枪声所打破。

到下半夜，往往在灯火熄灭、媚兰已经睡熟、全城也一片寂静的时候，思嘉还清醒地躺在床上，听见前面大门上铁门的哗啦声和前屋轻轻的叩门声。

常常，一些面貌模糊不清的士兵站在黑暗的走廊上，好几个人同时从黑暗中对她说话。有时那些黑暗中会传来一个文雅的声音：“太太，请原谅我打扰你了。能不能让我和我的马喝点水呢？”有时是一个带粗重喉音的山民口音，有时是南方草原地区的鼻音；偶尔也有滨海地方那种平静而缓慢的声调，它使思嘉想起了母亲的声音。

“小姐，俺这里有个伴儿，俺本想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可是他好像再也走不动了。你让他进来好吗？”

“太太，俺真的什么都能吃。你要是能给，俺倒是很想吃点玉米饼呢。”

“太太，请原谅我太冒失了，可是——能不能让我在这走廊上过一夜？我看到这蔷薇花，闻到这忍冬的香味，就好像到了家里，所以我大胆——”

不，这些夜晚不是真的！它们是一场噩梦，那些士兵是噩梦的组成部分，那些看不见身子或面貌的士兵，他们只是些疲倦的声音在炎热的夜雾里对她说话罢了。打水，给吃的，把枕头摆在前廊上，包扎伤口，扶着垂死者的头。不，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她真正干过的事！

有一次，七月下旬一个深夜，是亨利叔叔来叩门了。亨利叔叔的雨伞和手提包都没有了，他那肥胖的肚皮也没有了。他那张又红又胖的脸现在松弛地下垂着，像牛头犬喉下的垂肉似的。他那头长长的白发已经脏得难以形容。他几乎是光着脚，满身虱子，一副挨饿的模样，不过他那暴躁的脾气却一点没有改变。

尽管他说过：“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连我这种人也背着枪上前线了，”但在姑娘们的印象中，亨利叔叔还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战争需要他，犹如需要青年人一样，而他也在做一个青年人的工作。此外，他告诉思嘉，他还赶得上青年人，可这一点，他高兴地说，却是梅里韦瑟爷爷所办不到的。梅里韦瑟爷爷的腰痛病厉害得很，队长想叫他退伍，但他自己不愿意走。他坦白地说他情愿挨队长的训斥，也不要儿媳妇来过分细心地照料，絮絮叨叨地叫他戒掉嚼烟草的习惯和天天洗胡子。

亨利叔叔这次的来访为时很短，因为他只有四小时假，而且从胸墙到这里来回就得花费一半的时间。

“姑娘们，往后我怕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们了，”他在媚兰卧室里一坐下就这样宣布，一面把那双打了泡的脚放在思嘉端来的一盆凉水里，尽情享受似地搓着。“我们团明天早晨就要开走了。”

“到哪儿去？”媚兰吃惊地问他，赶忙抓住他的胳膊。

“别用手来碰我，”亨利叔叔厌烦地说，“我身上满是虱子。战争要是没有虱子和痢疾，就简直成了野外旅行了。我到哪儿去？这个嘛，人家也没告诉我，不过我倒是猜得着的。我们要往南开，到琼斯博罗去，明天早晨走，除非我完全错了。”

“唔，干吗到琼斯博罗去呢？”

“因为那里要打大仗呀，小姐。北方佬如果有可能，是要去抢那条铁路的。要是他们果真抢走了，那就再会了，亚特兰大！”

“唔，亨利叔叔，你看他们会抢得着吗？”

“呸，姑娘们！不会的！有我在那儿，他们怎么可能呢？”亨利叔叔朝那两张惊惶的脸孔咧嘴笑了笑，随即又严肃起来：“那将是一场恶战，姑娘们。我们不能不打赢它。你们知道，当然喽，北方佬已经占领所有的铁路，只剩下到梅肯去的那一条了，不过这还不是他们所得到的这一切呢。也许你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确还占领了每一条公路，每一条赶车和骑马的小道，除了麦克唐诺公路以外。亚特兰大好比在一个口袋里，这口袋的两根拉绳就在琼斯博罗。要是北方佬能占领那里的铁路，他们就会把绳子拉紧，把我们抓住，像抓袋子里的老鼠一样。所以我们不想让他们去占那条铁路……我可能要离开一个时候了，姑娘们。我这次来就是向你们大家告别的，并且看看思嘉是不是还跟你在一起，媚兰。”

“当然喽，她跟我在一起，”媚兰亲昵地说。“你不用替我们担心，亨利叔叔，自己要多保重。”

亨利叔叔把两只脚在地毯上擦干，然后哼哼着穿上那双破鞋。

“我要走了，”他说。“我还得走五英里路呢。思嘉，你给我弄点吃的东西带上。有什么带什么。”

他吻了吻媚兰，便下楼到厨房去了，思嘉正在厨房里用餐巾包一个玉米卷子和几只苹果。

“亨利叔叔，难道——难道真的这样严重了吗？”

“严重？我的天，真的！不要再糊涂了。我们已退到最后一条壕沟了。”

“你看他们会打到塔拉去吗？”

“怎么——”亨利叔叔对于这种在大难当头时只顾个人私事的妇女的想法，感到很恼火。但接着看见她那惊慌苦恼的表情，也就心软了。

“当然，他们不会到那里去。塔拉离铁路有五英里，而北方佬要的只是铁路。不过小姐，你这个人的见识也实在太短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停顿了一下。“今天晚上我跑这许多路到这里来，并不是要向你们告别。我是给媚兰送坏消息来的。可是我刚要开口又觉得不能告诉她，因此我才下楼来对你说，让你去处理好了。”

“艾希礼不是——难道你听说——他已经死了？”

“可是，我守着壕沟，半个身子埋在烂泥里，怎么能听到关于艾希礼的消息呢？”老先生不耐烦地反问她的。“不，这是关于他父亲的。约翰·威尔克斯死了。”

思嘉顿时颓然坐下，手里捧着那份还没包好的午餐。

“我是来告诉媚兰的——可是开不了口。你得替我办这件事，并且把这些给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沉重的金表，表上吊着几颗印章，还有一幅早已去世的威尔克斯太太的小小肖像和一对粗大的袖扣。思嘉一见她曾经从约翰·威尔克斯手里见过上千次的那只金表，便完全明白艾希礼的父

亲真的死了。她吓得叫不出声也说不出话来。亨利叔叔一时坐立不安，接连假咳了几声，但不敢看她，生怕被她脸上的泪水弄得更加难受。

“他是个勇敢的人，思嘉。把这话告诉媚兰。叫她给他的几个女儿写封信去。他一生都是个好军人。一发炮弹打中了他，正落在他和他的马身上。马受了重伤——后来是我把它宰了，可怜的畜生。那是一匹很好的小母马。你最好也写封信给塔尔顿太太，告诉她这件事。她非常珍爱这匹马。好了，亲爱的，不要太伤心了。对于一个老头子来说，只要做了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事，死了不也很值得吗？”

“啊，他是不应该死的！他根本就不该上前线去。他本来可以活下去看着他的孙子长大，然后平平安安地终老。啊，他干吗要去呀？他本来不主张分裂，憎恨战争，而且——”

“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可这有什么用呢？”亨利叔叔粗暴地擤了擤鼻子。“你以为像我这把年纪还乐意去充当北方佬的枪靶子吗？可是这年月一个上等人没有什么旁的选择呀。分手时亲亲我吧，孩子，不要为我担心。我会闯过这场战争平安归来的。”

思嘉吻了吻他，听见他走下台阶到了黑暗的院子里，接着是前面大门上哗啦一响的门闩声。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凝望着手里的纪念物，然后跑上楼告诉媚兰去了。

到七月末，传来了不受欢迎的消息，那就是像亨利叔叔预言过的，北方佬又绕了个弯子向琼斯博罗打去了。他们切断了城南四英里处的铁路线，但很快被联盟军骑兵击退；工程队在火热的太阳下赶忙修复了那条铁路。

思嘉焦急得快要疯了。她怀着恐慌的心情接连等待了三天，这才收

到杰拉尔德的一封信，于是放下心来。敌军并没有打到塔拉。他们听到交战的声音，但是没看见北方佬。

杰拉尔德的信中谈到北方佬怎样被联盟军从铁路上击退时充满了吹嘘和大话，仿佛是他自己单枪匹马立下了这赫赫战功似的。他用整整三页纸描写部队的英勇，末了才简单地提了一笔说卡琳生病了。据奥哈拉太太说是得了伤寒，但并不严重，所以思嘉不必为她担心，而且即使铁路已安全通车，思嘉现在也不用回家了。奥哈拉太太很高兴，觉得思嘉和韦德没有在围城开始时回去是完全正确的。她说思嘉必须到教堂里去为卡琳早日康复作些祈祷。

思嘉对母亲的这一吩咐感到十分内疚，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月不上教堂去了。要是在以前， she 会把这种疏忽看成莫大的罪过，可是现在，不进教堂就好像并不那样有罪了。不过她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走进自己房里，跪在地上匆匆念了一遍《玫瑰经》。她站起来时，倒并不觉得像过去念完经以后那样心里舒服一些。近来，她已感到上帝并不是在照顾她和南部联盟，尽管成百万的祈祷者每天都在祈求他的恩惠。

那天夜里她坐在前廊上，把杰拉尔德的信揣在怀里，这样她可以随时摸摸它，觉得塔拉和母亲就在身边似的。客厅窗台上的灯将零碎的金黄的光影投射在黑暗的挂满藤蔓的走廊上。攀缘的黄蔷薇和忍冬纠缠一起，在她四周构成一道芳香四溢的围墙。夜静极了。从日落以来连哒哒的步枪声也没有听到过，世界好像离人们很远了。思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着，因读了来自塔拉的信而苦恼不堪，很希望有个人，无论什么人，能跟她在一起。可是梅里韦瑟太太在医院里值夜班，米德太太在家里款待从前线回来的费尔，媚兰又早已睡着了。连一个偶尔来访的客人也是不会有的。到上个星期，那些平常来访的人都已无影无踪，因为凡是能走路的人都进了战壕，或者到琼斯博罗附近的乡下追逐北方佬

去了。

她往常并不是这样孤独的，而且她也不喜欢这样。因为她一个人待着就得思考，而这些日子思考并不是怎么愉快的事。和别人一样，她已经养成回想往事和死人的习惯了。

今晚亚特兰大这样安静，她能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回到了塔拉静穆的田野，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看来也不会改变。不过她知道那个地区的生活是决不会跟从前一样的。她想起塔尔顿家四兄弟，那对红头发的孪生兄弟和汤姆与博伊德，不由得一阵悲伤把她的喉咙给哽住了。怎么，斯图或布伦特不是有一个可能做她的丈夫吗？可如今，当战争过后她回到塔拉去住时，却再也听不见他们在林荫道上一路跑来时那狂热的呼唤声了。还有雷福德·卡尔弗特那个最会跳舞的小伙子，他也再不会挑选她当舞伴了。至于芒罗家的一群和小个子乔·方丹，以及——

“啊，艾希礼！”她两手捧着头啜泣起来。“我永远也无法承认你已经没了啊！”

这时她听见前面大门哗啦一声响了，便连忙抬起头来，用手背擦了擦泪水模糊的眼睛。她站起身来一看，原来是瑞德·巴特勒在人行道上走过来了，手里拿着那顶宽边巴拿马帽。自从他那次在五点镇突然跳下马车以后，她一直没有碰见过他。当时她就表示过，她再也不想同他见面了。可是她现在却非常高兴有个人来跟她谈谈，来把她的注意力从艾希礼身上引开，于是她赶紧将心头的记忆搁到一边去了。瑞德显然已忘记了那桩尴尬事，或者是装做忘记了，你看他在顶上一级台阶上她的脚边坐下来，绝口不提他俩之间过去的争论。

“原来你没逃到梅肯去呀！我听说皮蒂小姐已经撤退了，所以，当

然喽，以为你也走了。刚才看见你屋子里有灯光，便特地进来想打听一下。你干吗还留在这里呢？”

“给媚兰做伴嘛。你想，她——嗯，她眼下没法去逃难呢。”

“嘿，”她从灯光底下看见他皱起眉头。“你这是告诉我威尔克斯太太还在这里？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傻事。在她目前的情况下，留在这里可相当危险啊！”

思嘉不做声，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关于媚兰的处境，她是不能跟一个男人谈论的。使她感到难为情的还有，瑞德居然知道那对媚兰是危险的事呢。一个单身汉会懂得这种事情，总有点不体面啊！

“你一点不考虑我也可能出事，这未免太不仗义了吧，”她酸溜溜地说。

他乐得眼睛里闪闪发光了。

“我会随时保护你不受北方佬欺侮的。”

“我还不清楚这算不算一句恭维话，”她用怀疑的口气说。

“当然不算，”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才不到男人们最随便的表白中去寻找什么恭维呢？”

“等我躺到了灵床上才行，”她微笑着回答，心想常常有男人来恭维她呢，即使瑞德从没有这样做过。

“虚荣心，虚荣心，”他说。“至少，你在这一点上是坦白的。”

他打开他的烟盒，拈出一支黑雪茄放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划亮一

根火柴。他靠在一根柱子上，双手抱膝，静静地吸烟。思嘉又在躺椅里摇晃起来。他们周围一片静悄悄，黑暗的夜雾浓密而温暖。栖息在蔷薇和忍冬密丛中的模仿鸟从睡梦中醒过来，小心而流利地唱了几声。接着，仿佛经过一番审慎的思考，它又沉默了。

这时，瑞德突然从走廊的黑影中笑出声来，低声而柔和地笑着。

“所以你就跟威尔克斯太太留下来了！这可是我从没碰到过的最奇怪的局面呢！”

“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思嘉不安地回答，立即引起了警惕。

“没有吗？可这样一来你就不是客观地看问题了。过去一些时候以来，我的印象是你很难容忍威尔克斯太太。你认为她又傻气又愚蠢，同时她的爱国思想也使你感到厌烦。你很少放过机会不趁势说两句挖苦她的话，因此我自然会觉得十分奇怪，怎么你居然会做这种无私的事，会在这炮声震天的形势下陪着她留下来了。说吧，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啊？”

“因为她是查理的妹妹嘛——而且对我也像姐妹一样，”思嘉用尽可能庄重的口气回答，尽管她脸上已在发烧了。

“你是说因为她是艾希礼的遗孀吧。”

思嘉连忙站起来，极力抑制住心中的怒火。

“你上次对我那样放肆，我本来已准备饶恕你，可现在再也不行了。今天要不是我正感到十分苦闷，我本来是决不会让你踏上这走廊来的。而且——”

“请坐下来，消消气吧，”他的口气有点变了。他伸出手拉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回椅子上。“你为什么苦闷呢？”

“唔，我今天收到一封从塔拉来的信，北方佬离我家很近了，我的小妹妹又得了伤寒，所以——所以——即使我现在能够如愿地回去，妈妈也不会同意的，因为怕我也传上呢！”

“嗯，不过你也别因此就哭呀，”他说，口气更温和了些。“你如今在亚特兰大，即使北方佬来了，也比在塔拉要安全些。北方佬不会伤害你的，但伤寒病却会。”

“北方佬不会伤害我？你怎么能说这种骗人的话呢？”

“我亲爱的姑娘，北方佬不是魔鬼嘛。他们并不如你所想象的，头上没有长角，脚上没有长蹄子。他们也和南方人一样漂亮——当然喽，礼貌上要差一点，口音也很难听。”

“哼，北方佬会——”

“会强奸你？我想不会。虽然他们很可能有这种念头。”

“要是你再说这种粗话，我就要进屋了，”她厉声喝道，同时庆幸周围的阴影把她那羞红的脸遮住了。

“老实说吧，你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

“啊，当然不是！”

“可实际是这样嘛！不要因为我猜透了你的心思就生气呀。那都是我们这些娇生惯养和正经的南方太太们的想法呢。她们老是担心这件

事。我可以打赌，甚至像梅里韦瑟太太这样有钱的寡妇……”

思嘉强忍着没有出声，想起这些日子凡是有两个以上太太在一起的地方，她们无不偷偷谈论这样的事，不过一般都发生在弗吉尼亚或田纳西，或者在路易斯安那，而不是离家乡很近的地方。北方佬强奸妇女，用刺刀捅儿童的肚子，焚烧里面还有老人的住宅。人人都知道这些都确有其事，他们只不过没有在街角上大声嚷嚷罢了。如果瑞德还有点礼貌的话，他应该明白这是真的，也用不着谈论。何况这也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她听得见他在吃吃地暗笑。他有时很讨厌。实际上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讨厌的。一个男人居然懂得并且谈论女人心里在想些什么，这太可怕了。这会叫一个姑娘觉得自己身上一丝不挂似的。而且也没有哪个男人会从正经妇女那里了解这种事情。思嘉因为他看透了她的心思而十分生气。她宁愿相信自己是男人无法了解的一个秘密，可是她知道，瑞德却把她看得像玻璃一样透明。

“谈到这种事情，我倒要问问你，”他继续说，“你们身边有没有人保卫或监护呢？是令人钦佩的梅里韦瑟太太，还是米德太太？她们一直在盯着我，仿佛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不怀好意似的。”

“米德太太晚上常过来看看，”思嘉答道，很高兴能换个话题了。“不过，她今天晚上不能来。她儿子费尔回家了。”

“真是好运气，”他轻松地说，“碰上你一个人在家里。”

他声音里有一点东西使她感到愉快，心跳得快起来，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脸发热了。她听见了她曾多次从男人声音中听到过的那种预示要表白爱情的口气。唔，真有趣！现在！只要他说出他爱她三个字，她就要

狠狠地折磨和报复他一下，把过去三年他对她的讽刺挖苦统统还给他。她要引诱他来一次苦苦追求，最好把他眼见她打艾希礼耳光那一天她所受到的羞辱也洗刷掉。然后她要温柔地告诉他她只能像个妹妹那样做他的朋友，并且以大获全胜来结束这场较量。她预想到这一美妙的结局时，不觉神经质地笑起来了。

“别笑呀，”他说，一面拉着她的手，把它翻过来，把自己的嘴唇紧压在手心里。这时有一股电流般的强大热流通过他温暖的亲吻流注到她身上，震颤地爱抚着她的周身。接着他的嘴唇从她的手心慢慢向手腕上移动，她想他一定感到她脉搏的跳动了，因为她的心已跳得更快，她便试着把手抽回来。这种不怎么可靠的热烈的感觉曾使她想去抚摸他的头发，但是并不指望他会来吻她的嘴。



她并不爱他——她心慌意乱地对自己说。她爱的是艾希礼。可是，怎样解释她的这种感觉，这种使她激动得双手颤抖和心窝发凉的感觉呢？

他轻轻地笑了。

“不要把手缩回去嘛！我又不会伤害你。”

“伤害我？我可并不怕你，瑞德·巴特勒，也不怕任何男人！”她大声嚷道，并为自己的声音也像手那样颤抖而恼怒。

“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情绪，不过还是把声音放低些吧。威尔克斯太太会听见的。求你放冷静点。”他的话听起来好像为她的激动感到高兴。

“思嘉，你是喜欢我的，不是吗？”

这话才比较符合她的心意。

“唔，有时候是这样，”她谨慎地答道。“那是你的所作所为不那么像个恶棍的时候。”

他又笑起来，把她的手心贴在他结实的面颊上。

“我想，正因为我是个恶棍，你才爱我呢。你这人很少出门，很少见过真正的恶棍，所以我的这个特点才对你最有吸引力。”

他这一手倒是她没有预料到的，这时她想把手抽出来也没有成功。

“那才不是呢！我喜欢好人——喜欢那种你信得过的上等人。”

“你的意思是那些你能经常欺骗的人喽。这只是说法不同罢了。可是不要紧。”

他又吻了吻她的手心，这时她的后颈上又感到痒痒地难以忍受。

“不过你就是喜欢我。你会不会有一天爱上我呢，思嘉？”

“嘿！”她得意地暗想，“我总算逮住他了！”于是她装出冷漠的神情答道：“老实说，那是不会的。这就是说——除非把你这德行大大地改变一下。”

“可是我不想改变。因此你就不会爱我了？这倒是我所希望的事。因为尽管我非常喜欢你，我却并不爱你。而且，如果你再一次在自己的爱情中得不到报偿，那才真正可悲了。亲爱的，你说是这样吗？我可不可以称你‘亲爱的’呢，汉密尔顿太太？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反正要称你‘亲爱的’；这没关系，只是还得讲礼貌才好。”

“那么你不爱我了？”

“不，真的。难道你希望我爱你？”

“你别这样痴心妄想吧！”

“你就是在希望嘛。真可惜，把你的希望给毁了！我本来应当爱你，因为你又漂亮，又能干，有许多没用的本事。但是像你这样又漂亮又有本事的女人多着呢，她们也同样没什么用呀。不，我不爱你。不过我非常喜欢你——因为你那伸缩性很大的良心，因为你那很少着意掩饰的自私自利，还有你身上精明的实用主义本性，这最后一点我想你是从某位不太远的爱尔兰农民祖先继承下来的。”

农民！怎么，他这简直是在侮辱她嘛！于是她激怒得说不出话来了。

“请不要打断我，”他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我喜欢你，还因为我身上也有同样的品性，所谓同病相怜嘛。我发现你还在惦念那位神

圣而愚笨的威尔克斯先生，尽管他可能躺进坟墓里已经半年了。不过你心里一定也还有我的地位。思嘉，你不要回避了！我正在向你表白啊。自从我在‘十二橡树’村的大厅里第一眼看见你以后，我就需要你了，那时你正在迷惑可怜的查理·汉密尔顿呢。我想要你的心情，比曾经想要哪个女人的心情都更迫切——而且等待你的时间也比等待其他任何女人的时间都更长呢。”

她听到这末了一句话时，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原来，不管他怎样侮辱她，他毕竟是爱她的，而且他仅仅由于执拗才不想坦白承认，仅仅由于怕她笑话才没有说出来。好吧，她马上就要给他颜色看了。

“你这是要我跟你结婚吗？”

他把她的手放下，同时高声地笑起来，笑得她直往椅子靠背上退缩。

“我的天，不是！我没有告诉过你我这个人是不结婚的吗？”

“可是——可是——什么——”

他站起来，然后把手放在胸口，向她滑稽地鞠了一躬。

“亲爱的，”他平静地说，“我尊重你是个有见识的人，所以没有首先引诱你，只要求你做我的情妇。”

情妇！

她心里叫喊着这个词，叫喊自己被这样卑劣地侮辱了。不过她在吃惊的最初一刹那并没有感觉到这种侮辱。她只觉得心头一阵怒火，怎么瑞德竟把她看成了这样一个傻瓜。如果他对她只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而

不是如她所期待的正式结婚，那当然是把她当傻瓜看待了。于是愤怒、屈辱和失望之情把她的心搅得一团糟，她已经来不及从道德立场上想出更好的理由去谴责他，便让来到嘴边的话冲口而出了——

“情妇！那除了一群乳臭小儿之外，我还能得到什么呢？”

她刚一说完就发现这话很不像样，害怕得目瞪口呆。他却哈哈大笑，笑得几乎接不上气来，一面从阴影中窥视她，只见她坐在那里，用手绢紧紧捂着嘴，像个吓坏了的哑巴似的。

“正因为那样我才喜欢你！你是我认识的惟一坦白的女人，一个只从实际出发看问题而不侈谈什么道德来掩饰问题实质的女人。要是别的女人，她就会首先晕倒，然后叫我滚蛋了。”

思嘉猛地站起，羞得满脸通红。她怎么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呀！怎么她，爱伦一手教养大的女儿，居然会坐在这里听他说了那种下流话，然后又作出这样无耻的回答呀？她本来应当吓得尖叫起来的。她本来应当晕倒的。她本来应当一声不响冷冷地扭过头去，然后愤愤地离开走廊回到屋里去的。可现在已经晚了！

“我要叫你滚出去，”她大声嚷道，也不管媚兰或附近米德家的人会不会听见。“滚出去！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我究竟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才叫你——叫你认为……滚出去，永远也别来了。这回我可要说到做到。你永远也不要再来，拿那些无用的小玩意儿，如别针、丝带什么的来哄骗我，满以为我会饶恕你。我要——我要告诉父亲，他会把你宰了！”

他拿起帽子，鞠了一躬，这时她从灯光下窥见，他那髭须底下的两排牙齿间流露出一丝微笑。他一点也不害臊，还觉得她的话很有趣，并

且怀着浓厚的兴味看着她呢。

啊，他真是讨厌极了！她迅速转过身来，大步走进屋里。她一手抓住门把，很想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可是让门开着的挂钩太重了，她怎么使劲也拔不动，直弄得气喘吁吁。

“让我帮你一下忙行吗？”他问。

她气得身上的血管都要破裂了，她连一分一秒也待不下去，于是便一阵风似地奔上楼去。跑到二楼时，她才听到他似乎出于好意替她把门带上了。

第二十章

到炎热喧嚣的八月即将结束时，炮声也突然停息了。全城笼罩在一片寂静中，令人惊诧不已。邻居们在街上碰到时，彼此面面相觑，惊疑莫定，生怕即将发生什么意外。这长期杀声不绝之后的平静，不仅没有给绷紧的神经带来松弛，反而使它更加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北方佬的大炮不响了；部队也没有什么消息，只听说他们已经大批大批地从环城的防御工事中撤出，开到南边保卫铁路去了。谁也不清楚战斗在哪里进行，如果目前确实还有战斗，或者仗打得怎么样，如果还在打仗的话。

这几天惟一的消息是口头上流传的种种说法。报纸因缺乏纸张，缺乏油墨，缺乏人手，从围城开始就相继停刊，因此谣诼蜂起，传遍全城。在这焦急的沉默中，人群像潮水般涌向胡德将军司令部索取情报，或者聚集在电报局和车站周围，希望得到一点消息，无论好的坏的都行，因为人人都渴望着谢尔曼炮兵的缄默能证明北方佬在全线退却，同时南部联盟军部队正把他们赶回到多尔顿的铁路以北去。可是没有消息。电讯线路也寂然无声，那剩下的最后一条铁路上也没有列车从南方开来，邮路也中断了。

秋天在尘土和闷热中悄悄地溜了进来，使这突然沉默的城市为之窒息，使人们疲倦而焦急的心越发枯索和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了。思嘉因听不到来自塔拉的信息，着急得快要发疯似的，可是仍努力保持一副勇敢的模样；她觉得从围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很久了，仿佛自己一直生活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直到这古怪的沉寂降临到四周为止。不过从围城开始至今才过了三十天呢。三十天的围城生活啊！整个城市已围上了

密密的散兵壕，单调的隆隆炮声昼夜不停，络绎不绝的救护车和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一路洒着鲜血驶向医院，早已精疲力竭的掩埋队将死亡者的尸体拖出来，把它们像木头似的倾倒在漫无尽头的浅沟里。这都是刚刚三十天里的事情啊！

而且，从北方佬离开多尔顿南下以来，才过了四个月！刚刚四个月呢！思嘉回顾过去那遥远的一天，觉得它已经恍如隔世。唔，不，实际上的的确确才四个月呀！可是仿佛已挨过一辈子了。

四个月以前啊！怎么，四个月以前，多尔顿、雷萨卡和肯尼萨山对她还仅仅是铁路沿线上一一些地方的名字呢。如今它们已成了一个个战役的名称，即约翰斯顿将军向亚特兰大退却时，一路上拼命而徒然地打过的那些战役的名称。而且，桃树沟、迪凯特、埃兹拉教堂和尤它沟也不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地名了。它们曾经是个些宁静的乡村，那里有她不少殷勤的朋友；它们是碧绿的田野，在那里小河两岸浅草如茵的地方，她曾经跟漂亮的军官们一起野餐过，可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记忆，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地名也同样成了战役的名称，她曾经坐过的绿茵般的草地已被沉重的炮车碾得七零八碎，被短兵相接时士兵们拼死的脚步践踏得凌乱不堪，被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翻滚的垂死者反复压平了……如今缓缓的溪流已变得比佐治亚红土所赋予它们的本色更红了。桃树沟在北方佬渡过以后，像人们说的，已经是一片深红。桃树沟，迪凯特，埃兹拉教堂，尤它沟，它们永远也不再是一般的地名了。它们在思嘉心目中已成了埋葬朋友们的墓地，尸体在那里露天腐烂的矮树丛和密林，以及谢尔曼曾试图闯入和胡德顽强地把他击退之处的亚特兰大郊区。

后来，从南方来的消息终于到达了紧张的亚特兰大城，但这消息是令人震惊的，对思嘉尤其如此。谢尔曼将军又在开始攻击本城的第四个方面，即又一次攻打琼斯博罗的铁路。大量的北方军队集中在本城的这

个第四方面，这不是从事小规模战斗的队伍或骑兵团，而是集结的北方佬大军。成千上万的联盟军已经从靠近城市的战线上撤去堵击他们了。这就是亚特兰大突然沉寂下来的原因。

“怎么，琼斯博罗？”思嘉心里有些纳闷。她一想到塔拉靠那里多近，便惊恐得心都凉了。“他们干吗总是打琼斯博罗呢？干吗不找个旁的地方去攻打铁路呢？”

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听到塔拉的消息，因此再看看杰拉尔德上次的那封短信，就更加害怕起来。卡琳的病情在恶化，变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大概还得再过许多天才能收到家信，听到卡琳是死是活的消息。啊，要是在围城以前她回家过一次，管她媚兰不媚兰，那多好啊！

琼斯博罗方面正在进行战斗，这是许多亚特兰大人都知道的，可是究竟打得怎样，却谁也说不清楚，只有最为荒谬的谣传令人困恼。最后，从琼斯博罗来的一个通讯兵带来了确切的消息，说北方佬被击退了。可是他们曾经攻入琼斯博罗，撤退之前烧毁了那里的车站，割断了电线，掀翻了三英里铁轨。工程兵正在拼命修复铁路，但是颇费时间，因为北方佬把枕木拆掉用来烧篝火了，把掀翻的铁轨横架在火上烤得通红，然后拿到电线杆周围盘成螺旋形，像些庞大的螺丝锥似的。在目前情况下，要换铁轨或任何铁制的东西都很不容易呢。

不，北方佬还没有打到塔拉。这是那个给胡德将军送来快报的通讯兵告诉思嘉的。他在战斗结束后，也就是动身来亚特兰大的时候，遇见了杰拉尔德，后者曾央求他带封信给思嘉。

可是爸在琼斯博罗干什么呀？年轻的通讯兵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有些不安。原来杰拉尔德是在那里找一位大夫跟他回塔拉去。

思嘉站在前院走廊上的阳光中感谢那位年轻的通讯兵帮忙时，觉得两腿发软，好像要站不稳了。如果连爱伦的医术都已经无能为力，因而不得不让杰拉尔德出来找大夫的话，卡琳的病就一定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了！当通讯兵在一阵旋风掀起的尘土中离开时，思嘉用颤抖的手指把父亲的信撕开。请看南部联盟地区缺少纸张已达到何等程度，杰拉尔德的信居然写在思嘉上次给他的那封信的行间，因此好不容易才辨认出来！

“亲爱的女儿，你母亲和两个姑娘都得了伤寒。她们的病情很严重，不过我们总是怀着最大的希望在设法治疗。你母亲病倒时让我写信给你，叫你无论如何不要回家，免得你和小韦德也染上这个病。她问候你，并盼你为她祈祷。”

“为她祈祷！”思嘉立即飞奔上楼，跑到自己屋里，然后在床边双膝跪下，以前所未有的虔敬心情祈祷起来。她此刻念的不是正式的祈祷文，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同样的几句话：“圣母呀，请别让我母亲死啊！只要你不让她死，我就一切从善了！求求你，别让她死了！”

那以后整整一星期，思嘉像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动物在屋里走来走去。她在等待什么消息，一听到外面有马蹄声就惊跳起来；晚上每逢士兵来叩门时，也要赶忙奔下黑暗的楼梯跑出去，可是并没有塔拉来的音信。她觉得，在她和家庭之间横亘着的已不是二十五英里的土路，而是一个辽阔的大陆了。

邮路仍不畅通，谁也不清楚南部联盟部队如今在哪里，或者北方佬打到了什么地方。人们惟一知道的是，成千上万的士兵，穿灰制服的和穿蓝制服的，聚集在亚特兰大和琼斯博罗之间的某个地点。至于塔拉，已经一星期杳无音信了。

对于伤寒病，思嘉在亚特兰大医院见得够多的了，她明白一星期时间对这种病症意味着什么。爱伦病倒了——也许快要死了。可是思嘉却在亚特兰大，负责照顾一个孕妇，一筹莫展，因为她和家之间有两支大军阻隔啊！是的，爱伦病倒了——也许快要死了。但是爱伦不可能生病呀！她从来没有病过。连这种想法也难以置信，它把思嘉生命安全的基础也震撼得动摇起来了！即使别人全都病了，爱伦也决不会生病。爱伦经常照料病人，让他们都好起来。她是不可能病的。思嘉要回家去。她像一个吓坏了、迫切渴望回到她惟一的庇护所去的孩子似的，迫不及待地渴望回到塔拉去。

家啊！那幢略嫌散漫不整的白房子，那些飘拂着白色窗帘的窗户，那蜜蜂嗡嗡飞绕着的草地上的茂密的苜蓿，那个在前面台阶上驱赶鸭子和火鸡不让它们去糟蹋花坛的黑人男孩，那宁静的红色田野，以及那些绵亘不绝、在阳光下白得耀眼的棉田啊！家啊！

如果在围城开始，别的人都在逃难时她就回家了，那该多好啊！那样，她就可以带着媚兰安全地过一段闲暇日子了。

“啊，该死的媚兰！”她心里不断地咒骂着。“她为什么就不能跟皮蒂姑妈一起到梅肯去呢？她应当待在那儿，同她的亲属在一起，而不要跟着我嘛。我又不是她的什么亲人。她干吗老缠着我不放？要是她当初到梅肯去了，我便早已到了母亲身边。即使现在——即使现在，如果不是因为她要生孩子，我也宁愿不顾北方佬的威胁冒险回家去。也许胡德将军会派人护送我呢。胡德将军是个好人，我想他一定会答应给我一名护兵和一张通行证，送我越过防线的。可是，我还等那个婴儿出生呢！……啊，母亲，母亲，你可别死啊！……这婴儿怎么老不出生呀？我今天要到米德大夫那里去，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叫婴儿快些出世，好让我早日回家去——如果有人护送的话。米德大夫说媚兰很可能难

产，我的老天哪！说不定她会死呢！媚兰死了，那么艾希礼——不，我决不能那样想，那样不好。可是艾希礼很可能已经不在。不过我曾经让我答应过要照顾她的。可是——如果我没有照顾她，她死了，而艾希礼还活着呢——不，我决不能这样想。这是罪过。我答应过上帝，只要他保佑母亲不死，我就要一切从善呢。啊，要是那婴儿很快出生就好了。要是我能够离开这里——回到家中——到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不是这里就好了。”

现在思嘉对这座不祥地陷于沉寂的城市憎恨起来了，而以前她是爱过它的。亚特兰大已不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她曾经爱过的极其快乐的地方。自从围城的嘈杂喧哗声停止以后，它已变得那样寂静，那样可怕，像个鼠疫横行的城市似的。在前一个时期，人们还能从震耳的炮声和随时可能丧生的危险中找到刺激，可如今这一片阒寂里就只有恐怖了。整个城市弥漫着惶恐不安、惊疑莫定的气氛和令人伤心的回忆。人们脸上的表情普遍是痛苦的；思嘉认识的少数士兵也显得精疲力竭了，仿佛是些业已输掉的赛跑者还在勉强挣扎着，要跑完最后一圈似的。

八月的最后一天终于来到，它带来颇能令人相信的谣传，说亚特兰大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战斗打响了。战斗在南边某个地方进行。亚特兰大市民焦急地等待着战况好转的消息，大家一声不响，连开玩笑的兴趣也没有了。现在人人知道两周前士兵们得知的情况，那就是亚特兰大已退到最后一塹，而且，如果梅肯失守，亚特兰大也就完了。

九月一日早晨，思嘉怀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醒来，这种恐惧是她头天夜里上床时就感到了的。她睡眼惺忪地想道：“昨天晚上睡觉时我为什么苦恼来着？唔，对了，是打仗。昨天有个地方在打呀！那么，谁赢了呢？”她急忙翻身坐起来，一面揉眼睛，又在心里琢磨起昨天忧虑的事来了。

尽管是清晨，空气也显得又压抑又热，预告会有一个晴空万里、赤日炎炎的中午。外面路上静悄悄的。没有车辆驶过。没有军队在红色尘土中迈步行进。隔壁厨房里没有黑人们懒洋洋的声音，没有准备早点时的愉快的动静，因为除了米德太太和梅里韦瑟太太两家，所有的邻居都逃难到梅肯去了。就是从这两户人家，她也听不见什么声响。街那头更远处的商业区也一样安静，许多店铺和机关都关门上锁，并且钉上了木板，里面的人则手持武器跑到乡下什么地方去了。

今天早晨呈现在她面前的这般寂静，跟过去一星期通常在早晨遇到的那种静谧比起来，显得更加奇怪可怕似的。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尽打哈欠，而是迅速爬起来，走到窗前，希望看见某位邻居的面孔，或者一点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马路上空荡荡的。她只注意到树上的叶子仍是碧绿的，但明显地干了，蒙上了厚厚一层红尘，前院里的花卉因无人照管，也已经枯萎得不成样子。

她站在窗口向外眺望，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像暴风雨来到之前的雷声似的。

“快下雨了，”她即刻这样想，同时她那从小在乡下养成的习惯心理告诉她，“这的确很需要呢。”可是，随即又想，“真的要下雨吗？不是雨，是炮声！”

她倚在窗棂上，心突突直跳，两只耳朵聚精会神地谛听着远处的轰鸣，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个方向。但是那沉雷般的响声那么遥远，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估计是从马里塔来的吧，主啊！”她暗自祈祷着。“或者是迪凯特，或者桃树沟。可不要从南边来呀！不要从南边来呀！”她紧紧地抓住窗棂，侧耳谛听着，远方的响声好像愈来愈大了。而且它正是从南边来的。

南边的炮声啊！琼斯博罗和塔拉——还有爱伦，不就在南边吗？

现在，就在此刻，北方佬也许已经到塔拉了！她再一细听，可是她耳朵里那突突的脉搏声把远处的炮击声掩盖得几乎听不见了。不，他们不可能已到达琼斯博罗。如果真的到了那么远的地方，炮声就不会这样清晰，这样响。不过，他们从这里向琼斯博罗移动至少已经十英里，大概已靠近拉甫雷迪那个小小的居留地了。可是琼斯博罗在拉甫雷迪南边最多不过十英里呢。

炮声在南边响起来了，这可能就是北方佬给亚特兰大敲起的丧钟啊！不过，对于最担心母亲安全的思嘉来说，南边的战斗只不过是塔拉附近的战斗罢了。她在房间里踱过来踱过去，不停地绞扭着两只手，第一次充分而清晰地意识到南军可能被打败了。一想到谢尔曼的部队已成千上万地逼近塔拉，她就清楚地看出了战局的严峻和可怕。而这一点，无论是围城中击碎窗玻璃的枪声，还是缺吃缺穿的苦难，或者那一长列一长列躺着的垂死者，都不曾使她认识过。谢尔曼的部队离塔拉只有几英里了！这样，即使北方佬最终被打垮，他们也会沿着大路向塔拉退却，而杰拉尔德可能来不及带着三个生病的女人躲避他们。

啊，要是她现在跟他们在一起，也不管北方佬来不来，那才好呢！她光着脚，披着睡衣，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可是越走便越觉得严重，预感到事情不妙。她必须回家，她必须回到母亲身边去。

她听到了下面厨房里传来碗碟声，这是普里茜在准备早餐，可是没听见米德太太的女仆贝特茜的声音。普里茜用尖利而忧伤的腔调在唱：“再过几天啊……”这歌声思嘉听起来很觉刺耳，那悲伤的含意更叫她害怕，她只好披上一条围巾，啪哒啪哒穿过厅堂，走到后面楼梯口高声喊道：“别唱了，普里茜！”

“知道了，太太！”普里茜在楼下不高兴地答应一声，思嘉听了不觉深深抽一口气，突然感到惭愧起来。

“贝特茜到哪里去了？”

“俺不知道。她还没来呢。”

思嘉走到媚兰门口，把门略略推开，朝阳光明丽的卧室里看了看。媚兰穿着睡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眼睛周围现出一道黑圈，那张鸡心脸有些浮肿，本来苗条的身躯也变得有点畸形和丑陋了。思嘉恶意地设想，要是艾希礼现在看见了才好呢。媚兰比她所见过的任何孕妇都更难看。她正打量着，这时媚兰睁开眼睛亲切而温柔地对她笑了笑，脸色也顿时明朗起来。

“进来吧，”她艰难地翻过身来招呼。“太阳一出来我就醒了。我正在琢磨，思嘉，有件事情我要问你。”

思嘉走进房来，在阳光耀眼的床上坐下。

媚兰伸出手来，轻轻地握住思嘉的手。

“亲爱的，”她说，“这炮声使我很不安。是琼斯博罗那个方向，是不是？”

思嘉应了一声“嗯”，同时脑子里又重新出现刚才那种想法，心跳也开始加快了。

“我知道你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上星期听到你母亲生病的消息就会回去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思嘉回答，态度不怎么温和。

“思嘉，亲爱的。你对我太好了。那么亲切，那么勇敢，连亲姐妹也不过如此。所以我非常爱你。我觉得是我在拖累你，心里很不安。”

思嘉瞪眼望着。爱她，是这样吗？傻瓜！

“思嘉，我躺在这里一直在想，打算向你提出一个十分重大的要求。”说着，她把手握得更紧了。“要是我死了，你愿意抚养我的孩子吗？”

媚兰瞪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急切而温婉地瞧着她。

“你愿意吗？”

思嘉听了有点惊慌失措，不由得把手抽出来，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硬邦邦的了。

“唔，别傻气了，媚兰。你不会死的。每个女人生第一胎时都觉得自己会死。我曾经也是这样呢。”

“不，你没有这样想过。你从来就是什么也不怕的。你说这话只不过是鼓起我的勇气罢了。我并不怕死，怕的是要丢下婴儿，而艾希礼又——思嘉，请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会抚养我的孩子。那样，我就不害怕了。皮蒂姑妈年纪太大，不能带孩子；霍妮和英迪亚很好，可是——我要你带我的婴儿。答应我吧，思嘉。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教养得像艾希礼，要是女孩——亲爱的，我倒宁愿她将来像你。”

“你这是见鬼了！”思嘉从床沿上跳起来嚷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还用得着你来死呀活呀的胡扯！”

“对不起，亲爱的。但是你得答应我。我看今天就会发生。我相信就在今天。请答应我吧。”

“唔，好吧，我答应你，”思嘉说，一面惶惑地低头看着她。

难道媚兰傻到这步田地，真不知道她对艾希礼是有意的？或者她一切都清楚，而且正因为这样才觉得思嘉会好好照顾艾希礼的孩子？思嘉抑制不住想大声向媚兰问个明白，可是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因为这时媚兰拿过她的手紧紧握住，并放到自己脸上贴了一会。现在她的眼神又显得宁静了。

“媚兰，你怎么知道今天就会出事呀？”

“天一亮我就开始阵痛了——不过不怎么厉害。”

“真的吗？可是，你干吗不早点告诉我？我会叫普里茜去请米德大夫嘛。”

“不，暂时还不用去，思嘉。你知道他有多忙，他们大家都很忙呢。只要给他捎句话去，说今天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他来一下。再叫人上米德太太家去一趟，请她过来陪陪我。她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发人去请大夫。”

“唔，别这样尽替别人考虑了。你很清楚，你跟医院里的任何病人一样，目前迫切需要一位大夫。我马上打发人去叫他。”

“不，请你不要去。有时候，生个孩子得花一整天工夫呢。我就是不想让大夫坐在这里白等几个小时，而那些可怜的小伙子都十分需要他呢。只要打发人上米德太太家去一趟就行了。她会明白的。”

“唔，好吧，”思嘉说。

样章到此结束

需要完整版

扫下面二维码



或加微信：shuyou055

领取

第五十三章

那天是艾希礼的生日，媚兰在晚上举行了一个事先秘而不宣的招待会。其实除了艾希礼本人，别的人都是知道了的。连韦德和小博也明白，但发誓要保守秘密，因此还显得很神气呢。亚特兰大所有优秀的人物都受到邀请，也都准备来。戈登将军和他一家亲切地表示接受，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也答应只要他那一直不稳定的健康状况允许便一定出席。甚至连鲍勃·图姆斯，这个给南部联盟到处惹事的人，也说要来的。

那天整个上午，思嘉、媚兰、英迪亚和皮蒂姑妈在那座小房子里忙个不停，指挥黑人们挂上那些新洗过的窗帘，擦拭银器，给地板打蜡，烧菜，以及调制和品尝点心，等等。思嘉从没见过媚兰这样兴奋和愉快。

“你瞧，亲爱的，艾希礼一直没有做过生日，自从——自从，你还记得在‘十二橡树’村举办的那次大野宴吗？那天我们听说林肯先生在招募志愿兵呢？嗯，从那以后，他就没做过生日了。他工作那么辛苦，晚上回来时已那么疲乏，一定不会想到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么，吃完晚饭后看见那么多人涌进门来，他不给吓坏才怪呢！”

“不过，你拿外面草地上那些灯笼怎么办呢？威尔克斯先生回来吃晚饭时会看见的，”阿尔奇显得烦躁地提出这个问题。

他整个上午都坐在那里观望大家忙着准备招待会，感到很有兴趣，但自己并不承认。他从来不知道大城市里的人是怎样办宴会或招待会的，这一次算是长了见识。他坦率地批评那些女人仅仅因为有几个客人

要来便忙成那个样子，好像屋里着了火似的，不过他对这情景很有兴趣，恐怕来几匹野马也没法把他拉走。那些彩纸灯笼是埃尔辛太太和范妮临时扎的，阿尔奇特别喜欢它们，因为他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新玩意儿”。它们本来给藏在地下室他的房间里，他已经仔细地看过了。

“哎哟，我倒没想到这一点！”媚兰喊道。“阿尔奇，幸亏你提出来了。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呢？它们得挂在灌木林和树上，里面插着小蜡烛，等到适当的时候，客人快来了就点上。思嘉，你能不能在我们吃晚饭时打发波克下去办这件事？”

“威尔克斯太太，你在妇女中是最精明的了，可是你容易一时糊涂，”阿尔奇说。“至于说到那个傻黑鬼波克，我看他还是不要去弄那些小玩意儿好。他会把它们一下子烧掉的。它们——可真不错呢，让我来替你挂吧，等你和威尔克斯先生吃饭的时候。”

“啊，阿尔奇，你真好！”媚兰那双天真的眼睛又感激又信赖地向他瞧着。“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你看你能不能现在就去把蜡烛插在里面，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呢？”

“好吧，我看可以，”阿尔奇有点粗声粗气地说，接着便笨拙地向地下室走去了。

“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说好听的，否则你怎么也不行呢，”媚兰看见那个满脸胡子的老头下了地下室的阶梯，才格格地笑着说。“我一直就在打算要让阿尔奇去挂上那些灯笼，可是你知道他就那样。你要请他做事，他偏不去。现在我们让他走开，好清静一会儿。那些黑人都那样害怕他，只要他在场就低着头喘气，简直什么也别想干了。”

“媚兰，我是不愿意让这个老鬼待在我屋里，”思嘉气恼地说。她恨阿尔奇就像阿尔奇恨她一样，两个人在一起几乎不说话。除非是在媚兰家里，否则他一见思嘉在场就要跑开。而且，甚至在媚兰家里他也会用猜疑和冷淡的眼光盯着她。“他会给你惹麻烦的，请记住我这句话吧。”

“唔，这个人也没有什么恶意，只要你奉承他，显得你是依靠他的，就行了，”媚兰说。“而且他那样忠于艾希礼和小博，所以有他在身边，就觉得安全了。”

“你的意思是他很忠于你了，媚兰，”英迪亚插嘴说，她那冷漠的面孔流露出一丝丝温暖的微笑，同时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嫂子。“我相信你是这老恶棍第一个喜爱的人，自从他老婆——噢——自从他老婆死了以后。我想他会巴不得有什么人来侮辱你，因为这才有机会让他把他们杀了，显示他对你的尊敬呢。”

“哎哟，瞧你说到哪里去了，英迪亚！”媚兰说着，脸就红了。“他认为我笨得很，这你是知道的。”

“嗯，据我看，无论这个臭老头子究竟心里怎么想，也没有多大意思，”思嘉很不耐烦地说。她一想起阿尔奇曾经判断她的关于罪犯的意见，就怒不可遏。“我现在得去吃中饭了，然后要到店里去一下，给伙计们发放工钱，再去看看木料场，付钱给车夫和休·埃尔辛。”

“唔，你要到木料场去？”媚兰问。“艾希礼傍晚时候要到场里去看休呢。你能不能把他留在那里等到五点钟再放他走？要不然他回来早了，一定会看见我们还在做蛋糕什么的，那样就根本谈不上叫他吃惊了。”

思嘉暗自一笑，情绪又好起来。

“好吧，我会留住他的，”她说。

当她这样说时，她发现英迪亚那双没有睫毛的眼睛正犀利地盯着她。她想：每次我一说到艾希礼，她都这样古怪地看我。

“那好，你尽可能把他留到五点以后，”媚兰说。“然后英迪亚赶车去把他带上……思嘉，今晚你得早点来呀。我可要你一分钟也不耽误来参加招待会。”

思嘉赶车回家时，一路上郁郁不乐地思忖着：“她叫我一分钟也不要耽误去参加招待会，啊？那么，她干吗不请我跟她和英迪亚和皮蒂姑妈一起接待客人呢？”

在通常情况下，思嘉并不在乎是否在媚兰举办的家宴上参加接待客人。可这一回是媚兰家里最大的一次招待会，并且是艾希礼的生日晚会呢，所以思嘉很希望能站在艾希礼身边，跟他一起接待宾客。但是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被邀请来参加接待。当然，尽管她自己至今不明白，不过瑞德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坦率的解释了。

“在所有知名的前南部联盟拥护者们都要出席的情况下，能让一个拥护共和党的南方白人来参加接待吗？你的想法倒是很迷惑人的，可人家也不是糊涂虫呀。我看只因为媚兰小姐对你一片忠诚，才居然邀请了你呢。”

那天下午思嘉动身到店里和木料场去之前，比往常多注意打扮了一下自己，穿了一件暗绿的可以闪闪变色的塔夫绸长衣，它在灯光下会变成淡紫色；还戴了一顶浅绿色的新帽子，周围装饰着深绿色羽毛。要是瑞德赞成她把头发剪成刘海式的，并在额前烫成髻发，戴上这顶帽子还会好看得多呢！可是他已经宣布，只要她把额发弄成刘海，他就要把她

的头发全剃光。何况近来他态度那样蛮横，说不定真会干呢。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有太阳，但并不怎么热，很亮堂，但又不觉得刺眼，温暖的微风沙沙地吹拂着桃树街两旁的树木，使思嘉帽子上的羽毛也跳起舞来。她的心也在跳舞，就像每一次去见艾希礼时那样。也许，如果她早一点给运输队的车夫和休付了工资，他们便会回家，把她单独和艾希礼留在木料场中央那间小小的正方形办公室里。近来，要想单独会见艾希礼，可不那么容易呀。可是你想，媚兰居然请她把他还留住呢！这太有意思了！

她赶到店里时心情十分愉快，立即给威利和别的几个店员付了钱，甚至也没有问一下当天营业的情况。那是个星期六，一周中生意最好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农人都在这一天进城来买东西，可是她什么也不问了。

到木料场去时，她沿途停了十来次车跟那些打扮得很讲究——但是并不如她的打扮那样漂亮，她高兴地想——提包党太太们说话，还有些男人也穿过大街上的红色尘土跑来，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马车旁边向她表示敬意。这是个很可爱的下午，她很高兴，她显得很美，她的计划也进行得极为顺利。但是由于这些耽搁，她到达木料场时比原先打算的晚了一点，休和运输队的车夫已经坐在一堆木头上等候她了。

“艾希礼来了吗？”

“来了，他在办事房里，”休回答说，他一看见她那双愉快飞舞的眼睛，脸上照例有的那种烦恼的表情便消失了。“他是想——我的意思是他在查看账本呢。”

“唔，今天他不用费心了，”她说，随即又放低声音接着说：“媚兰

打发我来把他留住，等他们把今晚的招待会准备好了才让他回去呢。”

休微笑起来，因为他也要去参加招待会。他喜欢参加宴会，并且猜想思嘉也是这样，这从她今天下午的神气就看得出来。她给运输队和休付了钱，然后匆匆离开他们向办事房走去，那态度明明显出她不愿意他们留在这里。艾希礼在门口碰到她，他站在午后的阳光下，头发闪闪发亮，嘴唇上流露出一丝几乎要露出牙齿来的微笑。

“怎么，思嘉，你这时候跑到市区来干什么？你干吗没在我家里帮媚兰准备那个秘而不宣的招待会呢？”

“怎么了，艾希礼·威尔克斯？”思嘉生气地喊道。“本来是想不让你知道这件事的呀。要是你居然一点也不吃惊，媚兰会大失所望呢。”

“唔，我不会泄露的。我将是亚特兰大最感到惊讶的一个，”艾希礼眉开眼笑地说。

“那么，是谁这么缺德告诉你了呢？”

“实际上媚兰把所有的人都请上了。头一个是戈登将军。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妇女们要举行意外招待会时，总是选择男人们决定要在家里擦拭枪支的晚上举办。然后梅里韦瑟爷爷也向我提出了警告。他说有一次梅里韦瑟太太给他举行意外宴会，可结果最吃惊的人却是她自己，因为梅里韦瑟爷爷一直在暗暗地使用威士忌治他的风湿症，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根本起不来床了——就这样，凡是那些为他们举行过意外宴会的人都告诉了我了。”

“这些人真缺德啊！”思嘉骂了一句，但又不得不笑起来。

他仍然是以前她在“十二橡树”村认识的那个艾希礼的模样，那时也

是这样笑的。可是他近来很难得有这种笑容。今天空气是这么柔和，太阳这么温煦，艾希礼的面容这么愉快，谈起话来又显得如此轻松，因此思嘉也有点欣喜若狂了。她的心在发胀，乐得发胀，好像整个胸膛充满了喜悦的、滚烫的没有流出的泪珠，被压得疼痛难忍。她突然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那么快活，还有点紧张和激动。她简直想把帽子扯下来，把它抛到空中，一面高呼“万岁！”接着她想象如果她真的这样做时，艾希礼会多么吃惊，于是她放声大笑，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艾希礼也跟着仰头而笑，仿佛他欣赏这笑声似的，他还以为思嘉是对那些泄露了媚兰秘密的人的诡谲手法感到有趣呢。

“进来吧，思嘉。我正在查账呢。”

她走进阳光炽热的小房间，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艾希礼跟着坐在一张粗木桌子的角上，两条长腿悬在那里随意摇摆。

“艾希礼，咱们今天下午别弄什么账本了吧！我都腻烦透了。我只要戴上一顶新帽子，就觉得我熟悉的那些数字全都从脑子里跑掉了。”

“既然帽子这样漂亮，数字跑掉也完全是应该的嘛，”他说。“思嘉，你愈来愈美了！”

他从桌子上滑下来，然后笑着拉住她的双手，把她的双臂展开，好打量她的衣裳。“你真漂亮！我想你是永远也不会老的！”

她一接触到他便不自觉地明白了，她本来就是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这一整个愉快的下午她都在渴望着他那双温暖的手和那对柔和的眼睛，以及他的一句表示情意的话。这是自从塔拉果园里那寒冷的一天以来，他们头一次完全单独在一起，头一次他们彼此不拘形式地拉着手，并且有很长一个时候她一直渴望着同他更密切地接触呢。而现在——

真奇怪，怎么跟他拉着手她也不觉得激动呀？以前，只要他一接近便会叫她浑身哆嗦。可现在她只感到一种异样温暖的友谊和满足之情。他的手没有给她传来炽热的感觉，她自己的手被握着时也只觉得心情愉快而宁静了。这使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惊惶不安。他仍旧是她的艾希礼，仍旧是她的漂亮英俊的心上人，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什么——

不过，她把这想法抛到了脑后。既然她跟他在一起，他在拉住她的手微笑着，即使纯粹是朋友式的，没有什么激情，那也就足够了。当她想起他们之间所有那些心照不宣的事情时，便觉得这种情形实在不可思议。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逼视着她，仿佛洞察她的隐情似的，同时用她向来很喜欢的那种神态微笑着，好像他们之间只有欢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现在他们的两双眼睛之间已毫无隔阂，毫无疏远困惑的迹象了。于是她笑起来。

“唔，艾希礼，我很快就老了，要老掉牙了。”

“哎，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嘛！不，思嘉，在我看来，你到六十岁也还是一样的。我会永远记住我们上次举办大野宴那天你的那副模样，那时你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周围有十多个小伙子围着呢。我甚至还能说出你当时的打扮，穿着一件带小绿花的白衣裳，肩上披着白色的网织围巾。你脚上穿的是带黑色饰边的小小的绿便鞋，头上戴一顶意大利麦辫大草帽，上面还有长长的绿色飘带。我心里还记得那身打扮，那是因为在俘虏营里境况极其困苦时，我常常把往事拿出来像翻着图片似的一桩桩温习着，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脸上那热切的光辉也消失了。他轻轻地放下她的手，让她坐在那里等待他的下一句话。

“从那天以后，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我们两人都是这样，你说是吗，思嘉？我们跑了许多从没想到要跑的路。你跑得很快，很利落，而我呢，又慢又勉强。”

他重新坐到桌上，瞧着她，脸上又恢复了一丝笑容。但这不是刚才使她高兴过的那种微笑了。这是一丝凄凉的笑意。

“是的，你跑得很快，把我拴在你的车轮上拖着走。思嘉，我有时怀着一种客观的好奇心，设想假如没有你我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思嘉赶快过来为他辩护，不让他这样贬损自己，尤其因为她这时偏偏想起了瑞德在这同一个问题上说的那些话。

“可是艾希礼，我从没替你做过什么事呢。就是没有我，你也会完全一样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富人，成为一个你应当成为的那种伟大人物。”

“不，思嘉，我身上根本没有那种伟大的种子。我想要不是由于你，我会早就变得无声无息了——就像可怜的凯瑟琳·卡尔弗特和其他许多曾经有过名气的人那样。”

“唔，艾希礼，不要这样说。你说得太叫人伤心了。”

“不，我并不伤心。我再也不伤心了。以前——以前我伤心过。可如今我只是——”

他停下来，这时思嘉突然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这还是头一次，当艾希礼那双清澈而又茫然若失的眼睛扫过她时，她明白他是在想什么。当爱情的怒火在她胸中燃烧时，他的心是向她关闭的。如今，他们中间只存在一种默默的友情，她才有可能稍稍进入他的心里，了解一点他的

想法。他不再伤心了。南方投降后他伤心过，她恳求他回亚特兰大时他伤心过。可如今他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不要听你说那样的话，艾希礼，”她愤愤地说。“你的话听起来就像是瑞德说的。他在许多事情以及所谓‘适者生存’之类的问题上经常唱那样的调子，简直叫我腻烦透了。”

艾希礼微微一笑。

“思嘉，你也曾想过瑞德和我是基本相同的一种人吗？”

“啊，没有！你这么文雅，这么正直，而瑞德——”她停下来，不知道怎么说好。

“但实际是那样。我们出身于同一类的人家，在同样的模式下教育成长，养成了同样的想法。不过在人生道路上某个地方我们分道扬镳了。但我们的想法仍然相同，只不过作出的反应不一样而已。举例说，我们谁都不主张战争，可是我参加了军队，打过仗，而他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去入伍。我们两人都知道这场战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必然要输的战争。可是我愿意去打这场必败的战争，而他却不是这样。有时我觉得他是对的，可是接着，又觉得——”

“唔，艾希礼，你什么时候才放弃从两个方面去看问题呢？”她问。但是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很不耐烦。“要是从两个方面去看，就谁也得出不了什么结果了。”

“这也对，不过——思嘉，你究竟要得到什么结果呀？我时常这样猜想。你瞧，我可是从来也不想得到什么结果的。我只要我自己自由自在地做人。”

思嘉要得到什么结果？这个问题太可笑了。当然，金钱和安全嘛。不过——她又觉得说不清楚了。她现在已经有了钱，也有了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可望得到的安全。可是，仔细想来，这些也还是不够的。仔细想想，它们并没有使她特别快活，尽管已不再那么拮据，不再那么提心吊胆了。要是我有了钱和安全，又有了你，那大概就是我要得到的结果吧——思嘉这样想，一面热切地望着艾希礼。可是她没有说这个话，因为生怕破坏了他们之间此刻存在的那种魅力，生怕他的心又要向她关起门来。

“你只要自己自由自在地做人？”她笑着说，略略有点悲伤。“我经常的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让自己自由自在地活着！至于说我要得到什么结果，那么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我要成为富人，要安全，还有——”

“但是，思嘉，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是不考虑富不富的呢？”

没有，她从没想到有什么人是不要做富人的。

“那么，你要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不清楚。我曾经是知道的，但后来大部分忘了。最重要的是让我逍遥自在，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不要来折磨我，不要强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也许——我希望旧时代重新回来，可是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时常怀念它，也怀念那个正在我眼前崩溃的世界。”

思嘉紧紧地闭着嘴，一声也不吭。这并非由于她不了解他的意思。因为那是他的声调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唤起了她对往昔的记忆，使得她突然心痛，因为她也是会怀念的。但是，自从那一天她晕倒在“十二橡树”村那荒凉的果园里，说了“我决不回顾”的话以后，她就一直坚决反对谈过去的事了。

“我更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她说，不过并没有看他的眼睛。“现在在常常有些令人兴奋的事情，譬如，举行宴会，等等。一切都显得有了光彩。而旧时代是十分暗淡的。”（唔，那些懒洋洋的日子和温煦而宁静的乡村傍晚！那些来自下房区的响亮而亲切的笑声！生活中那种珍贵的温暖和对明天的令人安慰的期待！所有这些，我怎么能否认呢？）

“我更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她说，但是声音有点颤抖。

他从桌子上滑下来，轻轻地笑着，表示不怎么相信她的话。他一只手托着她的下巴，让她仰起脸来看着他。

“哎，思嘉，你太不会撒谎了！是的，现在生活显得有了光彩——某种光彩。可这就是它的毛病所在。旧时代没有光彩，可它有一种迷人之处，有一种美，一种缓缓进行的魅力。”

她的思绪在向两个方向牵引，她不觉低下头来。他说话的声音，他那手的接触，都在轻轻地打开她那些永远锁上了的门。那些门背后藏着旧日子的美，而现在她心里正苦苦渴望着重新见到它。不过她也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美都必须藏在那里。因为谁也不能肩负着痛苦的记忆向前走啊。

他的手从她下巴上放下来，然后他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轻轻地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

“你还记不记得，”他说——可这时思嘉心里响起了警钟：不要向后看！不要向后看！

不过她迅速把它排除，乘着一个欢乐的高潮直冲上去。终于她开始了解他，终于他们的心会合了。这个时刻可实在宝贵，千万不能失掉，

哪怕事后会留下痛苦也顾不得了。

“你还记不记得，”他说，这时他那声音的魅力使得办事房的四壁忽然隐退，岁月也纷纷后退了，他们在一个过去已久的春天里，一起骑着马在村道上并辔而行。他说话时那只轻轻握住她的手便捏得紧了，同时声音中也带有一点古老歌曲中那样的悲凉味。她还能听见他们在山茱萸树下行进，去参加塔尔顿家的野宴时那悦耳的缰辔丁当声，听见她自己纵情的笑声，看见太阳照得他的头发银光闪闪，并且注意到他骑在马背上那高傲而安详的英姿。他的声音里有音乐，有他们在那白房子里跳舞时小提琴和班卓琴的演奏声，尽管那座白房子如今已不在了。还有秋天清冷的月光下从阴暗的沼泽地里远远传来的负鼠犬的吠叫声，过圣诞节时用冬青叶缠绕着的一碗碗蛋酒的香味，以及黑人和白人脸上的微笑。于是老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回来了，仿佛这么多年来他们并没有死，仍然在笑着，闹着：斯图尔特和布伦特还是两个长腿红发、爱开玩笑的小伙子，汤姆和博伊德野得像两只小马驹，乔·方丹忽闪着一双热情的黑眼睛，凯德和雷福德·卡尔弗特行动起来仍然那么文雅而迟缓。还有约翰·威尔克斯先生；还有喝了白兰地面孔红红的杰拉尔德，以及低声细语一片芬芳的爱伦。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笼罩着一种安全感，因为人们知道明天只可能带来与今天同样的幸福。

他的声音停顿了，这时他们长久而安静地相互注视着，彼此之间有的是那个他们曾经不加思索地共享过而后来便丧失了了的阳光灿烂的青春。

“现在我明白你所以不能高兴起来的原因了，”思嘉黯然地想道。“以前我一直不理解。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也一点不快乐。可是——怎么的，我们居然像两个年老的人那样谈起来了！”她又惊讶又忧郁地这样想。“老年人可以回顾过去五十年。可是我们还没老呀！这只

是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现在一切发生了变化，所以显得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可是我们还没老呢！”

不过，她看看艾希礼，发现他已经不再年轻漂亮了。他正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仍然握着的那只手，因此思嘉看见他那本来光亮的头发已经完全成了灰色的，就像月亮照在死水上那样的银灰色。不知怎的，四月下午那种炫亮的美现在已经消失，同样也从她心里消失了，而那有点悲凉的回忆的美味却苦得像胆汁一样了。

“我不该让他叫我回顾过去啊，”她绝望地思忖着。“当我说我决不回顾时是完全对的。那太折磨人了，它撕扯着你的心，直叫你除了回顾，别的什么也做不成。这就是艾希礼的毛病所在。他再也无法向前看。他看不见现在，他害怕未来，所以他才回顾过去呢。以前我一直不了解他。我以前一直不了解艾希礼。唔，艾希礼，我的情人，你不该向后看啊！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不该让你来引诱我谈过去的事。当你回顾过去的幸福时，便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痛苦，这样的伤心，这样的遗憾！”

她站起身来，但一只手还握在他的手里。她得走了。她不能待在这里回想过去，看他现在这张疲倦、悲伤和苍白的脸了。

“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呢，艾希礼，”她说，设法使自己的声音镇定些，努力控制她那紧缩的嗓子不让颤抖。“那时候我们有些美好的理想，不是吗？”接着她冲口而出，“唔，艾希礼，没有哪件事情是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啊！”

“那是永远也不会的，”他说。“生活并没有义务要给予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呢。我们应当随遇而安，只要不每况愈下就感激不尽了。”

思嘉想起从那些日子以来她所走过的漫长道路，突然感到心里一阵隐隐的疼痛，觉得实在太疲倦了。她心中涌现出过去那个思嘉·奥哈拉来，那是个爱捉弄情人、爱穿漂亮衣服的女孩子，她打算到时机成熟时做一个像爱伦那样的伟大女性。

她不禁热泪盈眶，接着泪珠沿两颊潸潸而下。她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像个惊惶失措的孩子似的。他也一言不发，只轻轻地把她搂在自己怀中，让她的头紧靠着他的肩膀，然后歪着头把脸贴在她的面颊上。这时她酥软地靠着他，伸出两臂抱住他的身子。她陶醉在他温暖的怀抱里，眼泪渐渐干了。啊，就让他这样拥抱着，没有激情，也不觉得紧张，像一个亲爱的朋友，那也很好啊。不过这一点，也只有艾希礼，这个跟她有着共同的回忆和共享过青春的人，这个熟悉她的早年和目前情况的人，才能理解呢。

她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但并不怎么在意，以为那是运输队的人回家了。她一时还站在那里，静听着艾希礼的心缓缓搏动。接着，艾希礼突然挣扎着要摆脱她，那猛劲儿使她莫名其妙。她仰起头来惊慌地注视着他的脸，可是艾希礼这时没有在看她。他正越过她的肩膀看着门口呢。

她回过头去，发现门口站着英迪亚，她脸色煞白，两只本来暗淡的眼睛像要迸出火花似的；还有阿尔奇活像一只恶狠狠的独眼鹦鹉。他们后面还站着埃尔辛太太。

她究竟是怎样跑出那间办事房的，她自己再也记不起来了。不过，她是在艾希礼的命令下立即迅速离开的，留下艾希礼和阿尔奇在那间小屋里严肃地谈论什么，而英迪亚和埃尔辛太太站在外面，看见她出来时便背过身去不理睬她。她又羞又怕，赶快往回家的路上走，在她心目中那个蓄着主教胡须的阿尔奇已俨然成为《圣经·旧约》里的复仇天使

了。

正当四月日落时分，家里静悄悄的，好像一个人也没有。仆人们都外出参加一个葬礼去了，几个孩子正在媚兰的后院里玩。媚兰呢——

媚兰！思嘉上楼到自己房里去时想起她，顿时浑身都凉了。媚兰一定会听到这件事。刚才英迪亚说过要告诉她呢。唔，英迪亚准要兴致勃勃地跟她说的，她既不考虑是否会给艾希礼的名声抹黑，也不考虑会不会刺伤媚兰的心，只要这样做能够损害思嘉就行！埃尔辛太太也会谈论，尽管实际上她什么也没瞧见，因为她当时站在木场办事房门口的英迪亚和阿尔奇背后。不过，她照样会谈的。这个消息到吃晚饭时便会传遍全城。而到明天用早点的时候，就会人人、甚至连黑人在内都知道了。在今晚的招待会上，女人们会三三两两聚在角落里，谨慎而又幸灾乐祸地低声谈论这件事。思嘉·巴特勒从她那有钱有势社会地位上一交摔下来了！于是这故事会愈传愈奇。那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它也不会停留在事实的真相上，即艾希礼拥抱着她，而她在哭泣。不到天黑，人们就会说她跟人通奸，被当场捉住了。可实际上那完全是清白无辜的、是友爱的举动！思嘉狂热地想：假如我们在他休假期间的圣诞节那天我跟他吻别时给抓住了，假如我们在塔拉果园里我恳求他和我一起逃跑时给抓住了——唔，假如我们在任何一次真正有犯罪行为的时候给抓住了，那还不至于这样糟糕呢！可是现在！现在！我正好是作为朋友让他拥抱的呀！

然而，谁也不会相信这一点。她连一个替她辩护的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声音会出来说：“我不相信她会干什么坏事。”她把那班老朋友得罪得太久了，现在他们中间已找不出一个对她仗义的人来。而那些新朋友都是在她的苛待下敢怒而不敢言的人，巴不得有机会来辱骂她呢。不，任何诽谤她的话人人都会相信的，哪怕他们可能惋惜像艾希礼这样

一个好人也陷入这件丑闻里了。像通常那样，他们会把罪责都推到女方头上，而对男方便耸耸肩膀了事。而且，就这个事件来说，他们是对的。是她主动投进他怀里去的呀！

唔，所有的中伤、轻蔑、窃笑，以及全城的人可能说的一切，只要她必须忍受，她都忍受得住——可是媚兰不行啊！唔，媚兰不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怕媚兰知道，比对任何别的人知道都更加害怕。可是她被一种对已往罪过的负疚心情压得太重，吓得太厉害了，因此还不想去理会这个问题。她一想到当英迪亚告诉媚兰，说她撞见了艾希礼在抚爱思嘉，媚兰眼睛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神色时，便簌簌流泪了。那么，媚兰得知以后会怎么样呢？难道离开艾希礼？如果她还有点自尊心的话，不这样又怎么办？还有，到那个时候艾希礼和我又该怎么对待呀？思嘉狂乱地思索着，早已泪流满面。唔，艾希礼会羞死的，会恨我给他带来了这场大祸。这时她突然不流泪了，一种死一般的恐惧笼罩着她的心。要是瑞德知道了呢？他会怎么办？

也许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句古话怎么说的，那句嘲弄人的古话？“老婆都跑了，丈夫最后才知道。”也许不会有人向他透露这个消息吧。你得有足够的胆量才敢去跟瑞德谈这种事呢，因为瑞德是有名的莽汉，他总是先开枪再问情由。求求你了，上帝，千万别叫人冒冒失失地去告诉他呀！可是她又记起了阿尔奇在木场办事房时的那副脸孔，那双冷酷、阴险、残忍的眼睛里充满着对她和一切妇女的仇恨。阿尔奇一不怕上帝，二不怕人，他就是恨放荡的妇女。他恨她们到了极点，竟动手杀了一个呢。他还说过他要去告诉瑞德。无论艾希礼怎样劝阻，他还是会告诉他的。除非艾希礼把他杀了，否则阿尔奇定会告诉瑞德，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思嘉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脑子里的漩涡还在不停地急转着。但愿

她能够锁着门，永远永远关在这个安全的角落里，再也不要见任何人了。说不定瑞德今天晚上还发觉不出来。她打算说她有点头痛，不想去参加招待会了。到明天早晨她准已想出了某个借口，一个滴水不漏的辩解，好用来遮掩这件事。

“现在我不去想它，”她无可奈何地说，一面把脸埋在枕头里。“我现在不去想它。等到以后我经受得住的时候再去想吧。”

天黑时她听见仆人们回来了。她觉得他们动手做晚饭时都是安安静静的。难道这是她良心上不安的原故？嬷嬷来到门外敲门，但思嘉把她打发走，说她不想吃晚饭。时间慢慢过去，最后她听见瑞德上楼来了。当他走进楼上门厅时，她紧张地支撑着自己，鼓起全部的勇气来准备迎接他，可是他走进自己房里去了。她松了口气。他还没有听说呢。感谢上帝，他还在尊重她那冷冰冰的要求，决不再跨进她卧室的门呢。如果他此刻看见了她，她那惊惶的脸色便会使事情露馅儿了。她必须竭力提起精神来告诉他，她实在很不舒服，不能去参加那个招待会。好，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使自己恢复镇静。可是，真的还有时间吗？自从当天下午那可怕的时刻以来，生活好像已没有时间性了似的。她听见瑞德在他房里走动，偶尔还对波克说话，已经有相当长的时候了。可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去叫他。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浑身哆嗦。

很久以后，瑞德过来敲她的门，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进来。”

“难道我真的被邀请到这间圣殿里来了？”他边问边把门推开。房里是黑暗的，她看不出他的脸。她也无法从他的声音里发现什么。他进来，把门关上。

“你已经准备好去参加宴会了吧？”

“我真遗憾，现在正头痛呢。”多奇怪，她的声音听起来竟那么自然！真该感谢上帝，这房里暗得正好啊！“我怕我去不成了。你去吧，瑞德，并且替我向媚兰表示歉意。”

经过相当久的一番踌躇，他才慢吞吞地、尖利地说起话来。

“好一个懦弱卑怯的小娼妇！”

他知道了！她躺在那里发抖，说不出话来。她听见他在黑暗中摸索，划一根火柴，房里便猛地亮了。他向床边走过来，俯视着她。她发现他穿上了晚礼服。

“起来，”他简单地说，声音里好像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参加招待会。你得赶快准备。”

“唔，瑞德，我不能去。你看——”

“我看得见的。起来。”

“瑞德，是不是阿尔奇竟敢——”

“阿尔奇敢。阿尔奇是个勇敢的人。”

“他撒谎，你得把他宰了——”

“我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不杀说真话的人。现在没时间争论这些了。起来。”

她坐起身来，紧紧抱住她的披肩不放，两只眼睛慌张地在他脸上搜

索着。那是一张黑黑的毫无表情的脸。

“我不想去，瑞德。我不能去，在这——在这次误会澄清以前。”

“你要是今天晚上不露面，你这一辈子就永远也休想在这个城市露面了。我可以忍受自己的老婆当娼妇，可不能忍受一个胆小鬼。你今晚一定得去，哪怕从亚历克斯·斯蒂芬斯以下每个人都刺你，哪怕威尔克斯太太叫我们从她家滚出去。”

“瑞德，请让我解释一下。”

“我不要听。没时间了。穿上你的衣服吧。”

“他们误会了——英迪亚和埃尔辛太太，还有阿尔奇。而且他们那样恨我。英迪亚恨我到这种程度，居然撒谎诬蔑她哥哥来达到让我出丑的目的。你只要让我解释一下——”

“唔，圣母娘娘，”她痛苦地想，“他要是果真说‘请你解释吧！’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好解释呢？”

“他们一定对每个人都说了谎话。我今晚不能去。”

“你一定得去，”他说。“哪怕我只能拽着你的脖子往前拖，或者一路上踢你那向来很迷人的屁股。”

他眼里闪着冷峻的光芒，便一手把她拽了起来。接着他拾起那件胸衣朝她扔过去。

“把它穿上。我来给你束腰。唔，对了，束腰的事我全懂。不，我让嬷嬷来给你帮忙，也不要你把门锁上，像个胆小鬼偷偷地待在这

里。”

“我不是胆小鬼，”她大喊大叫，被刺痛得把恐惧都忘了。“我——”

“唔，以后别再给我吹那些枪击北方佬和顶着谢尔曼军队的英雄事迹了。你是个胆小鬼——在别的事情上就是如此。不为你自己，就为邦妮着想，你今天晚上也得去。你怎么能再糟蹋她的前途呢？把胸衣穿上，赶快。”

她急忙把睡衣脱了，身上只剩下一件无袖衬衫。这时他要是看看她，会发现她显得多么迷人，也许他脸上那副吓人的表情便会消失。毕竟，他已那么久那么久没有看见她穿这种无袖衬衣的模样了。可是他压根儿没有看她。他在她的壁橱里一件件打量那些衣服。他摸索着取出了她那件新的淡绿色水绸衣裳，它的领口开得很低，衣襟分披着挂在背后一个很大的腰垫上面，腰垫上饰着一束粉红色丝绒玫瑰花。

“穿这件，”他说着，便把衣服扔在床上，一边向她走来。“今天晚上用不着那种庄重的主妇式的紫灰色和淡紫色。你的旗帜必须牢牢钉在桅杆上，否则显然你会把它扯下来的。还要多搽点胭脂。我相信法利赛人抓到的那个通奸的女人决不会这样灰溜溜的。转过身来。”

他抓住她胸衣上的带子使劲猛勒，痛得她大叫起来，对他这种粗鲁的行为感到又害怕又屈辱，实在尴尬极了。

“痛吗，是不是？”他不在意地笑着说，可她连他的脸色也不敢看一眼。“只可惜这带子没有套在你脖子上。”

媚兰家里的每个窗口都灯火辉煌，他们在街上便远远听得见那里的音乐声。走近前门时，人们在里面笑语欢腾的声浪早已在耳边回荡了。

屋里挤满了来宾。他们有的拥到了走廊上，有的坐在挂着灯笼显得有点阴暗的院子里。

“我不能进去——我不能，”思嘉心里想，她坐在马车里紧紧握着那卷成一团的手绢。“我不能。我不想进去。我要跳出去逃走，跑到什么地方，跑回塔拉去。瑞德干吗强迫我到这里来呀？人们会怎么样呢？媚兰会怎么样呢？她的态度、表情会怎样？哦，我不敢面对她。我要逃走。”

瑞德好像从她脸上看出了她的心思，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膊，紧得胳膊都要发紫了，这只有一个放肆的陌生人才干得出来。

“我从没见过哪个爱尔兰人是胆小鬼。你那吹得很响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瑞德，求求你了，让我回家，并且解释一下吧。”

“你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去解释，可只有一个晚上能在这竞技场上当牺牲品。下车吧，我的宝贝儿，让我看看那些狮子怎样吃你。下车。”

她不知怎的走上了人行道。抓住她的那只胳膊像花岗石一样坚硬而稳固，这给了她一些勇气。老天爷作证，她能够面对他们，她也愿意面对他们。难道他们不只是一群妒忌她的嚎叫乱抓的猫吗？她倒要让他们瞧瞧。至于他们究竟怎么想，她才不管呢。只是媚兰——只是媚兰。

他们到了走廊上，瑞德把帽子拿在手里，一路不断地向左右两边鞠躬问好，声音冷静而亲切。他们进去时音乐停了，以思嘉的紊乱心情看来，人群像咆哮的海潮一般向她一涌而上，然后便以愈来愈小的声音退

了下去。会不会人人都来伤害她呢？嗯，见他妈的鬼，要来就来吧！她将下巴翘得高高的，眼角微微皱起来，落落大方地微笑着。

她还没来得及向那些最靠近门口的人说话，便有个人挤出人群向她走来。这时周围突然是一片古怪的安静，它把思嘉的心一下子揪住了。接着，媚兰从小径上挪着细碎步子匆匆走过来，匆匆赶到门口来迎接思嘉，并且还没跟任何别人打过招呼就对思嘉说起话来。她那副窄窄的肩膀摆得平平正正，挺着胸脯，小小的腮帮子愤愤地咬得梆紧，不管心里怎么清楚还是显得除了思嘉没有别的客人在场似的。她走到她身边，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的腰。

“多漂亮的衣服呀，亲爱的，”她用细小而清晰的声音说。“你愿意当我的帮手吗？英迪亚今晚不能来帮忙我呢。你跟我一起来招待客人吧？”

第五十四章

思嘉安全地回到自己房里以后，便扑通一声倒在床上，也不顾身上的丝绸衣裳了。有个时候她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回想自己站在媚兰和艾希礼中间迎接客人。多可怕啊！她宁愿再一次面对谢尔曼的军队也不要重复这番表演了！过了一会，她从床上爬起来，一面脱衣服，一面在地板上神经质地走来走去。

紧张过后的反应渐渐出现，她开始颤抖起来。首先，发夹从她的手指间丁零一声掉落在地上，接着当她按照每天的习惯用刷子刷一百下头皮时，却让刷背重重地打痛了太阳穴。一连十来次她蹑着脚尖到门口去听楼下有没有声响，可下面门厅里又黑又静，像个煤坑似的。

瑞德没等招待会结束便用马车把她单独送回来了，她很庆幸能获得暂时的解脱。他还没有进来。感谢上帝，他没有进来。今天晚上她没有勇气面对他，自己那么羞愧、害怕、发抖。可是他如今在哪里呢？说不定到那个妖精住的地方去了。这是头一次，思嘉觉得这世界上幸喜还有贝尔·沃特琳这样一个人。幸喜除了这个家之外还有另一个地方可以让瑞德栖身，直到他那烈火般的、残暴的心情过去以后。很高兴让自己的丈夫待在一个婊子家里，这可是极不正当的，不过她没有办法啊。她几乎还高兴让他死了呢，如果那意味着她今天晚上可以不再见到他的话。

明天——嗯，明天就是另一天了。明天她要想出一个理由，一种反控，一个使瑞德处于困境的办法。明天她就不会因想起这个可恶的夜晚而被吓得浑身哆嗦了。明天她就不会时刻为艾希礼的面子、他那受伤的自尊和他的耻辱所困扰了。他这件可耻的事是她惹起的，其中很少有他

本人的份儿。现在他会由于她连累了他而恨她吗，她心爱的可敬的艾希礼？现在他当然会恨她了——尽管他们两人的事都由媚兰用她那副瘦小的肩膀愤然担当起来了。媚兰用她口气中所表现的爱和坦诚的信任挽救了他们，当她在那炫亮的地板上走过来，面对那些好奇的、恶毒的、心怀敌意的众人，公然伸出胳膊挽住思嘉的时候，媚兰多么干净利落地制止了他们的诋毁，她在那可怕的晚会上始终站在思嘉身边呢！结果人们只表现得稍稍有点冷淡，有点惶惑莫解，可还是很客气的。

唔，整个这件不名誉的事都是躲在媚兰的裙裾后面，使那些恨她的人，那些想用窃窃私语来把她撕成碎片的人，都没有得逞！哦，是媚兰的盲目信任庇护了她——不是别人，偏偏就是媚兰呢！

想到这里，思嘉打了一个寒噤。她必须喝点酒，喝上几杯，才能躺下并且有希望睡着。她在睡衣外面围上一条披肩，匆匆出来走进黑暗的门厅里，一路上她的拖鞋在寂静中发出响亮的啪嗒啪嗒声。她走完大半截楼梯时，往下看了看餐厅那关着的门，发现从门底下露出一线亮光。她一时大为惊讶，心跳都停止了。是不是她回家时那灯光就点在那里，而她由于慌乱没有注意到呢？或者是瑞德毕竟回来了？他可能是悄悄地从厨房的门进来的。如果瑞德已经在家里，她就得蹑手蹑脚回到卧室里去，白兰地不管多么需要也休想喝了。只有那样，她才用不着跟他见面了。只要一到自己房里，她就安然无事，因为可以把门从里面反锁上。

她正弯着腰脱拖鞋，好不声不响赶忙回到房里去，这时饭厅的门突然打开，瑞德站在那里，他的侧影在半明半暗的烛光前闪映出来。他显得个子很大，比她向来所看见的还大，那是一个看不见面孔的大黑影，它站在那里微微摇摆着。

“请下来陪陪我吧，巴特勒夫人，”他的声音稍稍有点重浊。

他喝醉了，而且在显示这一点，可是她以前从没见他显示过，不管他喝了多少。她迟疑着，什么话也不说，于是他举起胳膊做了一个命令的姿势。

“下来，你这该死的！”他厉声喝道。

“他一定是很醉了，”她心里有点慌。往常他是喝得越多举止越文雅。他可能更爱嘲弄人，言语更加犀利带刺，但同时态度也更加拘谨，——有时是太拘谨了。

“我可决不能让他知道我不敢见他呀，”她心里想，一面用披肩把脖子围得更紧，抬起头，将鞋跟拖得呱嗒呱嗒响，走下楼梯。

他让开路，从门里给她深深鞠躬，那嘲弄的神气真叫她畏缩不前。她发现他没穿上外衣，领结垂在衬衣领子的两旁，衬衣敞开，露出胸脯上那片浓厚的黑毛。他的头发很乱，一双充血的眼睛细细地眯着。桌上点着一支蜡烛，那只是一星小小的火光，但它给这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投掷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黑影，使得那些笨重的餐具柜像是静静蹲伏着的野兽似的。桌上的银盘里有一个玻璃酒瓶，上面的刻花玻璃塞子已经打开，周围是几只玻璃杯。

“坐下，”他冷冷地说，一面跟着她往里走。

这时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它使得原先那种不敢面对他的畏惧心理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他那神态，那说话的语调，那一举一动，都好像是个陌生人。这是她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个很不礼貌的瑞德。以前任何时候，哪怕是最不必拘礼的时刻，他最多也只是冷漠一些而已。即使发怒时，他也是温和而诙谐的，威士忌往往只会使他的这种品性更加突出罢了。起初，这样的情况使她很恼火，她尽力设法击溃那种冷漠态

度，不过她很快就把它当做一桩很平常的事习惯了。多年来她一直认为，对瑞德来说，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他把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她在内，都看做供他讽刺和取笑的对象。可是如今，她隔着桌子面对着他，才怀着沉重的心情认识到，终于有桩事情使他要认真对待，而且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你不能在临睡前喝一杯，即使我这个人如此没有教养，再随便些也没有关系，”他说。“要不要我给你斟一杯？”

“我不想喝酒，”她生硬地说。“我听到有声音，便来——”

“你什么也没听见。你要是以为我在家里，你就不会下来了。我一直坐在这里，听你在楼上踱来踱去。你一定是非常想喝。喝吧。”

“我不——”

他拿起玻璃酒瓶哗哗地倒了一杯。

“喝吧，”他把那杯酒塞到她手里。“你浑身都在发抖呢。唔，你别装模作样了。我知道你常常在暗地里喝，我也知道你能喝多少。有个时候我一直想告诉你不要千方百计地掩饰了，要喝就公开喝吧。你以为如果你爱喝白兰地，我会来管你吗？”

她端起酒杯，一面在心里暗暗诅咒他。他把她看得一清二楚呢。他对她的心思一向了如指掌，而他又是世界上惟一她不让知道她的真实思想的人。

“我说，把它喝了吧。”

她举起酒杯，把酒猛地倒在嘴里，一口吞下去，随即手腕一转杯底

朝天，就像以前杰拉尔德喝纯威士忌那个模样，也没考虑这显得多么熟练而不雅观。瑞德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的整个姿势，不禁咧嘴微微一笑。

“现在坐下，让我们在家里关起门来，愉快地谈谈我们刚才出席的那个招待会。”

“你喝醉了，”她冷冷地说，“我也要上床睡觉去了。”

“我的确很醉了，但是我想喝得更醉一些，一直喝到天亮。不过你不要去睡——暂时还不要去。坐下。”

他的声音仍然保持着一点像往常那样冷静而缓慢的调子，但是她能感觉到里面尽力抑制着的那股凶暴劲儿，那股像抽响的鞭子一样残忍的劲儿。她犹豫不定，但他正站在身旁紧紧抓住她的胳膊。他将那只胳膊轻轻扭了一下，她便痛得暗暗叫了一声，赶快坐下。现在她害怕了，好像有生以来还不曾这样害怕过。他俯身瞧着她，她发现他的那张脸黑里透红，一双眼睛仍然闪着吓人的光芒。眼睛深处有一种她认不出来也无法理解的东西，一种比愤怒更深沉、比痛苦更强烈的东西，某种东西逼得他那双眼睛像两个火球般红光闪闪。他长久地俯视着她，使她那反抗的目光也只得退缩下来，于是他猛地转过身来，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心里急忙思考，要设置一道防线。可是他要不开口说话，她就不明白他究竟准备怎样谴责她，因此也就不知说什么好。

他慢慢地饮着，面对面瞧着她，而她感到神经很紧张，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发抖。有个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可最后突然笑了，不过眼睛仍然盯住她不放，这时她可无法克制自己的颤抖了。

“那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今天晚上，是不是？”

她不出声，只使劲把脚趾头在拖鞋里勾起来，用以镇住浑身的哆嗦。

“一出愉快的喜剧，角色一个个都表演得很精彩。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要向那个犯错误的女人投石子，可她那受辱的丈夫却像个正人君子支持他的老婆，同时那个受辱的妻子也以基督精神站出来，用自己纯洁无瑕的名誉掩盖了整个丑闻。至于那个情夫嘛——”

“唔，请你——”

“我看不必了。今晚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太有趣了。我说，那位情夫像个该死的笨蛋，他巴不得自己死了好。你觉得怎么样，我的亲爱的，一个你痛恨的女人居然支持你，把你的罪过从头到尾给盖住了？坐下。”

她坐下。

“我想，你并不会因此就对她好些的。你还在猜想她究竟知不知道你跟艾希礼的事——猜想如果她知道怎么还这样做呢——难道她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你还认为她这样做，即使让你逃避了惩罚，也未免太傻了，可是——”

“我不要听——”

“不对，你是要听的。我要告诉你这些，是让你别那样烦恼。媚兰小姐是个傻瓜，但不是你所想的那一种。事情很明显，已经有人告诉她了，不过她并不相信。即使她亲眼看见，她也不会信的。她这个人太高尚了，以致不能想象她所爱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会有什么不高尚之处。我不知道艾希礼对她说了什么样的谎话——不过无论什么笨拙的谎话都

行，因为她既爱艾希礼也爱你。我实在看不出她爱你的原因，可她就是爱。让它成为你良心上的一个十字架吧！”

“如果你不是这样烂醉和肆意侮辱人，我愿意向你解释一切，”思嘉说，一面设法恢复一点尊严。“可是现在——”

“我对你的解释不感兴趣。我比你更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可当心点，只要你敢从椅子上再站起来一次——”

“比起今晚的喜剧来，我觉得更有趣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一方面认为我太坏，那样贞洁地拒绝了我跟你同床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心里热恋着艾希礼。‘在心里热恋。’这可是个绝妙的说法，是不是？那本书里有许多妙语呢，你说对吗？”

“什么书？什么书？”她急于追问，显得又愚蠢又莫名其妙，一面胡乱地环顾周围，注意到那些笨重的银器在暗淡的烛光下隐约闪烁，这是些阴暗得多可怕的角落呀！

“我是因为太粗俗，配不上你这样高雅的人，而你又不想再要孩子，所以被撵出来了。这叫我多么难过呀，叫我多伤心呀，亲爱的！因此我便出外找欢乐和安慰去了，让你一个人去欣赏自己的高雅吧。于是你就利用这些时间去追踪长期忍受痛苦和折磨的威尔克斯先生。这个该死的家伙，也不知犯了什么毛病？他既不能在感情上对他的妻子专一，又不愿在肉体上对她不忠实。他干吗不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你是不会反对给他生孩子的，你会——把他的孩子当做是我的吧？”

她大叫一声跳起来，他也从座位上霍地站起，一面温和地笑着，笑得她浑身发凉。他用那双褐色的大手把她按到椅子上，然后俯身看她。

“请当心我这双手，亲爱的，”他说，一面将两只手放在她眼前晃动着。“我能用它们毫不费力地把你撕成碎片，而且只要能把艾希礼从你心中挖出来，我就会那样干的。不过那办不到。所以我想用这个办法把他从你心中永远搬走。我要用我的两只手一边一个夹住你的脑袋，这么使劲一挤，将你的头盖骨像个西瓜一样轧碎，那就可以把艾希礼勾销了。”

说着，他的两只手果然放到她的脑袋两旁，在披散的头发下，使劲抚摩着，把她的脸抬起来仰朝着他。她注视着那张陌生的脸，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用拖长的声调说话的陌生人的脸。她是从来不缺乏那种本能的血气之勇的，面临危险时它会愤怒地涌回血管，使她挺直脊梁，眯细眼睛，随时投入战斗。

“你这个愚蠢的醉鬼，”她说，“快把手放下。”

叫她吃惊的是他果真把手放下了，然后坐到桌子边上，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我一向佩服你的勇气，亲爱的。特别是现在，当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她拉着披肩把身子裹紧一些，心想，要是现在能够回到卧室里，把门锁起来，一个人待在里面，该多好啊。如今她总得把他顶开去，威逼他屈服，这个她以前从没见过的瑞德。她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尽管两个膝盖在哆嗦，又将披肩围着大腿裹紧，然后把头发拢到脑后。

“我并不觉得走投无路了，”她尖刻地说，“你永远也休想逼我就范，瑞德·巴特勒，或企图把我吓倒。你只不过是只喝醉了的野兽，跟一些坏女人鬼混得太久，便把谁都看成坏人，别的什么也不理解了。你

既不了解艾希礼，也不了解我。你在污秽的地方待惯了，除了脏事什么也不懂。你是在妒忌某些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明天见。”

她从容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这时一阵大笑使她收住了脚步。她回头一看，只见他正摇摇晃晃向她走过来。天哪，但愿他不要那样可怕地大笑啊！这一切有什么好笑的呀？可是他一步步向她逼近，她一步步向门口后退，最后发现背靠着墙壁了。

“别笑了。”

“我这样笑是为你难过呢。”

“难过——为我？”

“是的，老天爷作证，我为你难过，亲爱的，我的漂亮的小傻瓜。你觉得受不了了，是不是？你既经不起笑又经不起怜悯，对吗？”

他止住笑声，将身子沉重地靠在她肩膀上，她感到肩都痛了。他的面容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凑得那么近，嘴里那股浓烈的威士忌味叫她不得不背过脸去。

“妒忌，我真的这样？”他说。“可怎么不呢？唔，是的，我妒忌艾希礼·威尔克斯。怎么不呢？唔，你不要说话，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在肉体上是对我忠实的。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哦，这一点我一直很清楚。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我怎么知道的？哦，你看，我了解艾希礼的为人和他的教养。我知道他是正直的，是个上等人。而且，亲爱的，这一点我不仅可以替你说——或者替我说，为那件事情本身说。我们不是上等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尊敬的地方，不是吗？这就是我们能够像翠绿的月桂树一般茂盛的原故呢。”

“让我走。我不要站在这里受人侮辱。”

“我不是在侮辱你。我是在赞扬你肉体上的贞操。它一点也没有愚弄过我。思嘉，你以为男人都那么傻吗？把你对手的力量和智慧估计得太低是决不会有好处的。而我并不是个傻瓜。难道你不考虑我知道你是躺在我的怀里却把我当做是艾希礼·威尔克斯吗？”

她耷拉着下颚，脸上显然流露出恐惧和惊愕的神色。

“那是件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愉快。好像是三个人睡在本来只应该有两个人的床上。”他摇晃着她的肩膀，那么轻轻地，一面打着隔儿，嘲弄地微笑着。

“唔，是的，你对我忠实，因为艾希礼不想要你。不过，该死的，我才不会妒忌艾希礼占有你的肉体呢。我知道肉体没多大意思——尤其是女人的肉体。但是，对于他占有你的感情和你那可爱的、冷酷的、不知廉耻的、顽固的心，我倒确实有些妒忌。他并不要你的心，那傻瓜，可我也不不要你的肉体。我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女人。不过，我的确想要你的情感和心，可是我却永远得不到它们，就像你永远得不到艾希礼的心一样。这就是我为你难过的地方。”

尽管她觉得害怕和迷惑不解，但他的讥诮仍刺痛了她。

“难过——为我？”

“是的，因为你真像个孩子，思嘉。一个孩子哭喊着要月亮。可是假如他果真有了月亮，他拿它来干什么用呢？同样，你拿艾希礼干什么用呢？是的，我为你难过——看到你用双手把幸福抛掉，同时又伸出手去追求某种永远也不会使你快乐的东西。我为你难过，因为你是这样一

个傻瓜，竟不懂得除了彼此相似的配偶觉得高兴是永远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幸福了。如果我死了，如果媚兰死了，你得到了你那个宝贵的体面的情人，你以为你跟他在一起就会快乐了吗？呸，不会的！你会永远不了解他，永远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永远不懂得他的为人，犹如你不懂音乐、诗歌、书籍或除了金钱以外的任何东西一样。而我们呢，我亲爱的知心的妻子，我们却可能过得极其愉快，要是你给了我们半个机会的话，因为我们两人是十分相似的。我们俩都是无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本来可以快快活活过日子，因为我爱你，也了解你，思嘉，彻头彻尾地了解，这决不是艾希礼所能做到的。而他呢，如果他真正了解你，就会瞧不起你了……可是不，你却偏要一辈子痴心梦想地追求一个你不了解的男人。至于我，亲爱的，我会继续追求婊子。而且，我敢说，我们俩可以结成世界上少有的一对幸福配偶呢。”

他突然把她放开，然后歪歪倒倒地退回到桌旁去拿酒瓶。思嘉像生了根似的站了一会儿，种种纷乱的想法在她脑子里出出进进，可是她一个也没有抓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瑞德说过他爱她。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或者只是醉后之言？或者这又是一个可怕的玩笑？而艾希礼——那个月亮——哭着要那个月亮。她迅速跑进黑暗的门厅，仿佛在逃避背后的恶魔似的。唔，但愿她能够回到自己房里！这时她的脚脖子一扭，拖鞋都快掉了。她停下来想拚命把拖鞋甩掉，像个印第安人偷偷跟在后面的瑞德已来到她身旁。他那灼热的呼吸对着她的脸袭来，他的双手粗暴地伸进她的披肩底下，紧贴着赤裸的肌肤，把她抱住了。

“你把我撵到大街上，自己却跑去追求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行了，我床上只许有两个人。”

他猛地将她抱起来，随即上楼。她的头被紧紧地压在他胸脯上，听得见耳朵底下他心脏的怦怦急跳。她被他夹痛了，便大声喊叫，可声音

仿佛给闷住了似的，显得十分惊恐。上楼梯时，周围是一片漆黑，他一步步走上去，她吓得快要疯了。他成了一个疯狂的陌生人，而这种情况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它比死亡还要可怕呢。他就像死亡一样，狠狠地抱着她，要把她带走。她发出尖叫，但声音被他的身子捂住了。这时他突然在楼梯顶停住脚，迅速将她翻过身来，然后低着头吻她，那么狂热、那么尽情地吻她，把她心上的一切都抹拭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个使她不断往下沉的黑暗的深渊和压在她嘴唇上的那两片嘴唇。他在发抖，好像站在狂风中似的，而他的嘴唇在到处移动，从她的嘴上移到那披肩从她身上掉落下来的地方，在她柔润的肌肤上。他嘴里在喃喃自语，但她没有听见，因为他的嘴唇正在唤起她以前从没有过的感情。她陷入了一片迷惘，他也是一片迷惘，而在这以前什么也没有，只有迷惘和他那紧贴着她的嘴唇。她想说话，可是他的嘴又压下来了。突然她感到一阵从没有过的狂奋的刺激；这是喜悦和恐惧、疯狂和兴奋，是对一双过于强大的胳膊、两片过于粗暴的嘴唇以及来得过于迅速的命运的屈服。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了一个比她更强有力的人，一个她既不能给以威胁也不能压服的人，一个正在威胁她和压服她的人。不知怎的，她的两只胳膊已抱住他的脖子，她的嘴唇已在他的嘴唇下颤抖，他们又在向那片朦胧黑暗中上升，上升，那是一片柔软的、涡旋着的、包容一切的黑暗呢。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他已经走了，要不是她旁边那个揉皱的枕头，她还以为昨晚发生的一切全是个放荡而荒谬的梦呢。她回想起来不禁脸上热烘烘的，便把被头拉上来围着头颈，继续躺在床上让太阳晒着，一面清理脑子里那些紊乱的印象。

有两件事显得特别突出。一是好几年来她跟瑞德在一起生活，一起睡，一起吃，一起吵架，还给他生了个孩子——可是，她并不了解他。

那个把她在黑暗中抱上楼来的人完全是陌生的，她做梦也没想过有这样一个存在。而现在，即使她有意要去恨他，要生他的气，她也做不到了。他在一个狂乱的夜晚镇服了她，挫伤了她，虐待了她，而她对此却十分得意呢。

唔，她应当感到羞耻，应当一想起那个狂热的、漩涡般的销魂时刻就胆寒畏缩！一个上等女人，一个真正的上等女人，经历了这样一个夜晚以后便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可是，比羞耻心更强的是想起那种狂欢、那种令人销魂和为之屈服的陶醉的经验。她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到自己有了活力，感到有像逃离亚特兰大那天晚上所经历的那种席卷一切和本能的恐惧感觉，也像她枪击那个北方佬时抱着的那种仇恨一样令人晕眩而喜悦的激情。

瑞德爱她！至少他说过他爱她，而现在她怎么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他爱她，这个跟她那么冷淡地一起生活着的野蛮的陌生人居然爱她，这显得多么古怪，多么难以理解和不可置信啊！对于这一发现，她压根儿不清楚自己的感觉究竟怎样，不过有个念头一出现她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爱她，于是她终于占有他了。她本来几乎忘记了，她早先就曾渴望着引诱他来爱她，以便举起鞭子把这个傲慢的家伙驯服下来。如今这个渴望又出现了，它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满足。就这么一个晚上，他把她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可这样一来她却找到了他身上的弱点。从今以后，只要她需要，她就可以拿住他。他的嘲弄长期以来把她折磨得够了，可现在她掌握了他，她手里拿着圈儿，高兴时就能叫他往里钻。

她想到还要在大白天面对面地同他相见，便陷入了一片神经紧张和局促不安之中，当然其中也有兴奋和喜悦的心情。

“我像个新娘一样紧张呢，”她想。“而且是关于瑞德的！”想到这里

她不由得愚蠢地笑了。

但是瑞德没有回家吃午饭，晚餐时仍不见他的影子。一夜过去了，那是一个漫长的夜，她睁着眼睛直躺到天明，两只耳朵也始终紧张地倾听着有没有他开门锁的声响。可是他没有来。第二天也过去了，他毫无消息，她又失望又担心，急得要发疯似的。她从银行经过，发现他不在那里。她到店里去，对每个人都很警觉，只要门一响，有个顾客进来，她都要惊讶地抬头一望，希望进来的人就是瑞德。她到木料场去，对休大声呵斥，吓得他只好躲在一堆木头后面。可是瑞德并没有到那里去找她。

她不好意思去问朋友们是否看见过他。她不能到仆人们中间去打听他的消息。不过她感觉到他们知道了一些她不知道的事。黑人往往是什么都知道的。这两天嬷嬷显得不寻常地沉默。她从眼角里观察思嘉，但什么也不说。到第二天晚上过后，思嘉才下决心去报警察。也许他出了意外，也许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躺在哪条沟里不能动弹了。也许——唔，多可怕的想法——也许他死了！

第二天早晨她吃完早点，正在自己房里戴帽子，她忽然听到楼梯上迅疾的脚步声。她略略欣慰地往床上一倒，瑞德就进来了。他新理了发，刮了脸，给人按摩过了，也没有喝醉，可他的眼睛是血红的，他的脸由于喝酒有一点浮肿。他神气十足地向她挥着手说：“唔，好啊。”

谁能一声不响地在外边过了两天之后，进门就这样“唔，好啊”呢？在他们度过的那么一个晚上还记忆犹新时，他怎么能这样若无其事呢？他不能这样，除非——除非——那个可怕的想法猛地在她心中出现。除非那样一个夜晚对他来说是很寻常的！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曾经打算在他面前表现的那些优美姿态和动人的微笑全都给忘了。他甚至没有走

过来给她一个寻常而现成的吻，只是站在那里望着她，咧着嘴微微一笑，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雪茄。

“哪儿——你到哪儿去了？”

“别对我说你不知道！我相信全城的人现在都知道了。也许他们全知道，只有你例外。你知道有句古老的格言：丈夫都跑了，老婆最后才知道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前天晚上警察到贝尔那里去过以后——”

“贝尔那里——那个——那个女人！你一直跟她——”

“当然。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想你没有为我担心吧。”

“你离开我就去——”

“喂，喂，思嘉！别装糊涂说自己受骗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贝尔的事。”

“你一离开我，就到她那里去，而且在那以后——在那以后——”

“唔，在那以后。”他做了一个毫不在意的手势。“我会忘记我的那些做法。我对上次我们相会时的行为表示抱歉。那时我喝得烂醉，你无疑也是知道的，同时又被你那迷人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了——还要我一细说吗？”

她突然想哭，想倒在床上痛哭一场。原来他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而她是上当了，像个愚蠢得可笑的异想天开的傻瓜，居然以为他真

的爱她呢。原来整个这件事只不过是醉后开的一个可恶的玩笑。他喝醉了酒便拿她来发泄一下，就像他在贝尔那里拿任何一个女人来发泄一样。现在他又回来侮辱她，嘲弄她，叫她无可奈何。她吞下眼泪，想重新振作起来。决不能让他知道她这几天的想法啊！她赶快抬起头来望着他，只见他眼里又流露出以前那种令人困惑的警觉神色——那么犀利，那么热切，仿佛在等待她的下一句话，希望——他希望什么呢？难道希望她犯傻上当，大叫大嚷，再给他一些嘲笑的材料？她可不干了！她那两道翘翘的眉毛猛地紧锁起来，显出一副冷冰冰的生气模样。

“我自然怀疑过你跟那个坏女人之间的关系了。”

“仅仅是怀疑？你干吗不问问我，好满足你的好奇心？我会告诉你的。自从你和艾希礼决定让我们俩分房睡以来，我就一直跟她同居着呢。”

“你居然还有胆量站在这里向你的妻子夸耀，说——”

“唔，请饶了我，别给我上这堂道德课了。你只要我付清那些账单，就无论我做什么一概不管了。你也明白我近来不怎么规矩嘛。至于说你是我的妻子——那么，自从生下邦妮以后，你就不大像个妻子了，你说对吗？思嘉，你已经变成一个可怜的投资对象了，贝尔还好些呢。”

“投资对象？你的意思是你给她——”

“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事业上扶植她’。贝尔是个精干的女人。我希望她长进，而她惟一需要的是钱，用来开一家自己的妓院。你应当知道，一个女人手里有了钱会干出什么样的奇迹来。瞧瞧你自己吧。”

“你拿我去比——”

“好了，你们俩都是精明的女生意人，而且都干得很有成就。当然，贝尔还比你略胜一筹，因为她心地善良，品性也好——”

“你给我从这房里滚出去好吗？”

他懒洋洋地向门口挪动，一道横眉滑稽地竖了起来。他怎能这样侮辱她啊，她气愤而痛苦地想道。他是特意来伤害和贬损她的，因此她想起，当他在妓院里喝醉了酒跟警察吵架时她却一直盼着他回家来，这实在太令人痛心了。

“赶快给我滚出去，永远也不要进来了。以前我就这样说过，可是你没有一点上等人的骨气，根本不理睬这些。从今以后我要把这门锁上了。”

“不用操心了。”

“我就是要锁。经过那天晚上你的那种行为——醉成那个模样，那么讨厌——”

“你看，亲爱的！并不那么讨厌嘛，真是！”

“滚出去！”

“别生气呀。我就走。我答应再也不来干扰你了。那是最后一次。而且我正想告诉你，要是我这种不名誉的行为实在使你忍受不了，我就让你去办离婚吧。只是邦妮要给我，别的我不争。”

“我可不想办离婚来玷辱家门呢。”

“要是媚兰死了，你很快就会玷辱的，你说不会吗？我一想到那时候你会多么急于离掉我，我的头就晕了。”

“你走不走？”

“好，我就走。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我要到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去，还有——唔，对，我要逛一大圈。我今天就走。”

“啊！”

“而且我要把邦妮带在身边。让那个傻女孩普里茜把她的小衣服收拾一下。我想把普里茜也带去。”

“你永远也休想把我的孩子带出这个家去。”

“也是我的孩子嘛，巴特勒太太。我想你不会反对让我带她到查尔斯顿去看看她的祖母吧？”

“她的祖母，去你的！你以为我会让你把孩子从这里带走，而你每晚都喝得烂醉，很可能还带她到像贝尔那里的地方去——”

他把手里的雪茄狠狠往地上一掷，雪茄在地毯上嗤嗤地冒起烟来，一股烧焦的羊毛味直冲鼻子。他不管这些，只立刻走过来站到思嘉跟前，气得脸都发青了。

“你如果是个男人，我就先把你的脖子拧断再说。现在我只警告你闭上你那张臭嘴。你以为我就不爱邦妮，就会把她带到——她是我的女儿！老天爷，看这个笨蛋！至于你，你把你做母亲假装虔诚的架势摆给你自己去看吧。不是吗，作为一个母亲，你还不如一只猫呢！你几时给孩子们做过些什么？韦德和爱拉看见你就吓得要死，要没有媚兰，他们

连什么叫爱和亲密都不会知道呢。可是邦妮，我的邦妮！你以为我不能比你照料得好些吗？你以为我会让你去威胁她，损害她的心灵，像你对韦德和爱拉那样做吗？见鬼去吧，我决不会的！快替她收拾好，让我一个小时后便能起身，否则我警告你，那后果会比前两天那个晚上要严重得多。我常常觉得，用马鞭子结结实实抽你一顿，对你会大有好处呢。”

他没等她说话便转过身去，迅速走出了她的房间。她听见他经过穿堂向孩子们的游艺室走去，随即把那扇门推开了。那里传来一片热烈高兴的儿童尖叫声，她听出邦妮的声调比爱拉的还要高。

“爹爹，你上哪儿去了？”

“去找张兔子皮来包我的小邦妮。给你亲爹爹一个最甜的吻吧，邦妮——还有你，爱拉。”

第五十五章

“亲爱的，我不要你作任何解释，也不想听你的，”媚兰坚决地说，一面将一只小手轻轻地捂住思嘉那两片扭曲的嘴唇，叫她不要说了。“你要是认为在你我之间还需要什么解释，那便是对你自己以及艾希礼和我的侮辱了。不是吗，我们三人一起在这世界上共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果以为什么闲言碎语便能使我们之间发生隔阂，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呢。难道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和我的艾希礼——嗨，这怎么想得出来呀！难道你还不明白在这世界上我比谁都更加了解你？你以为我竟把你替艾希礼和小博以及我所做的种种了不起的无私的事情——从救我的性命到使我们一家免于饥饿，通通忘记了吗？你以为我不记得你几乎光着脚、握着两只满是血泡的手，跟在北方佬的那匹马后面犁地——就为了让婴儿和我能吃上饭——的情景，现在竟相信那些关于你的无耻谰言了？我不要听你的任何解释，思嘉·奥哈拉。一句也不听！”

“可是——”思嘉想要说什么又打住了。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瑞德带着邦妮和普里茜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样一来思嘉便不仅又羞又恼，而且感到寂寞了。再加上她在跟艾希礼关系中的内疚以及媚兰给她的庇护，这个负担她实在承受不起了。要是媚兰听信了英迪亚和阿尔奇的话，在招待会上损了她，或者只冷淡地招呼了她，那她可以昂起头来，使用种种可能的武器给予回击。可如今，一想起媚兰曾经挺身而出，像一把薄薄的发亮的刀子，眼睛里焕发着信任和战斗的神采，毅然保护她不受社会舆论的攻击，她就觉得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认罪了。是的，应当把在塔拉农场那阳光灿烂的走廊上开始的长期以来所经过的一切不加掩饰地大胆说出来。

她是受到良心的驱使，这种现实的天主教徒的良心尽管被压制了很久，但还是能够起来的。“承认你的罪过，用悲伤和悔悟来表示忏悔。”这句话爱伦对她说过几十上百次。现在遇到了危机，爱伦的宗教训诲又回来把她抓住了。她愿意承认——是的，承认一切，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以及那很少几次的爱抚——然后上帝就会减轻她的痛苦，给予她安宁。而且，由于她的忏悔，媚兰脸上会出现非常可怕的神色，从钟爱和信任变为怀疑的恐惧和厌恶。唔，这个惩罚可太严峻了，她极为痛苦地想到，因为她得终生记住媚兰的脸色，并且知道媚兰已了解她身上所有的卑下、鄙陋、两面派、不忠实和虚伪的品质啊！

要把事情的真相痛快淋漓地都摆到媚兰面前，同时眼见她那个愚人的天堂彻底崩溃，这种想法曾一度使她陶醉不已，觉得是一个值得付出任何代价的高招。可是现在，隔夜之间她就转而认为那是最没有意思的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心里各种互相矛盾的念头实在太多太紊乱了，她实在理不出头绪来。她只知道，正像她曾经希望让她母亲始终以为她是谦逊、和气、心地纯洁的，她如今也热切地渴望保持媚兰对她的崇高评价。她心里惟一清楚的是，她不在乎这世界对她怎么看，或者艾希礼或瑞德对她怎么看，可是决不能让媚兰改变她对她的一贯看法，决不能让她有任何别的看法。

她不敢将真实情况告诉媚兰，可是她的一种少有的诚实本能却出来作怪。这种本能不让她在一个曾经为她战斗过的女人面前用虚假的色彩来伪装自己。所以那天早晨她等瑞德和邦妮一离开家便急急忙忙跑到媚兰那里去了。

但是，她刚刚迫不及待地说出“媚兰，我一定要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时，媚兰就厉声阻止了她。于是思嘉羞愧地注视着那双焕发出爱忿交糅之情的眼睛，便心里一沉，明白自己已永远也得不到忏悔后的平

静和安宁了。媚兰的头一句话就永远截断了她采取行动的途径。现在她以自己生平很少有过的一种成熟感情认识到，只有最彻底的自私自利才能解除她自己内心痛苦的负担。她要是认罪，便只能在解除自己负担的同时把这个负担强加在一个清白无辜和信任别人的人的心灵上。她因媚兰的仗义庇护已欠了她一笔大债，如今这笔债只能用沉默来偿还了。如果勉强让媚兰知道她的丈夫对她不忠，她的心爱的朋友是其中的一个同伙，从而让她终生痛苦，那将是多么残忍的一种偿还啊！

“我不能告诉她，”她伤心地想。“决不能，哪怕我的良心把我折磨死了。”她忽然不相干地记起了瑞德酒醉后的一段评论：“她不能想象她所爱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有什么不高尚之处……让它成为你良心上的一个十字架吧。”

是的，它会成为她终生的十字架，让这种痛苦深埋在她心中，让她穿着那件羞辱的粗毛布衬衣 [\[1\]](#)，让她以后每看见媚兰做一个亲切的眼色和手势都深感不安，让她永远抑制着内心的冲动，不敢喊出：“不要对我这样好啊，不要为我尽力了啊，我是不值得你这么做的！”

“只要你不是这样一个傻瓜，这样一个可爱的、信任人的、头脑简单的傻瓜，事情也不至于那么困难，”她绝望地这样想。“我已经背上了许多累死人的负担，但看来这是最沉重最令人苦恼的一个了。”

媚兰面对着她坐在一张矮椅子里，但两只脚却稳稳当当地搁在一只相当高的脚凳上，因此她的膝头像个孩子般矗立在那里，而这种姿势，她要不是愤怒到了不顾体面的程度，她是做不出来的。她手里拿着一条梭织花边，正在用那根发亮的织针来回穿织着，同时她仍在愤愤不平，仿佛手里拿的就是一把决斗用的短剑。

要是思嘉也这样满怀愤怒，她早已像年轻时的杰拉尔德那样跺着双脚咆哮起来，呼吁上帝来看看人类可恶的欺骗和奸诈行为，并令人毛骨悚然地大喊着一定要报复。可是媚兰却只用那根银光闪闪的织针和拼命低垂的双眉来表示她心里是多么激动。她的声音是冷静的，说话也比往常更加简短。不过她说出来的话很有力量，这对平常很少发表意见和从不讲重话的媚兰来说，显然是不相称的。思嘉突然发现，原来威尔克斯家和汉密尔顿家的人也像奥哈拉家的人那样是会发怒的，有时甚至更厉害呢。

“亲爱的，我听人家对你的批评都听腻了，”媚兰说，“而这一次是他们捞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倒是要过问过问。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妒忌你，由于你那么精明能干才发生的事。在许许多多男人都失败了的情况下，你却做出了成绩。我说这话，你可不要介意。我不是说你做过什么有违妇道或者妇女不该做的事，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因为你并没有做。人们就是不了解你，就是容忍不了一个能干的女人。可是你的精明能干，你的成功，并没有给他们以那样的权力，任凭他们来说你和艾希礼——真是天知道啊！”

这最后一句失声慨叹的话颇为激烈，那要是由一个男人说出来，显然会带有褻渎的意味。思嘉凝视着她，被她这种从没有过的发作吓住了。

“他们这些人——阿尔奇、英迪亚、埃尔辛太太——居然拿他们捏造的那些谎话来对我说呢！他们怎么敢呀？当然，埃尔辛太太没有到这里来。不，说真的，她没有那个胆量。可是她也一贯恨你，亲爱的，因为你比范妮更有名气了。而且，她对于你不让休再经管那个木厂也很生气呢。不过你把他撤了是完全对的。他简直是个游手好闲、什么事也不干、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家伙！”媚兰把她这个童年时代的玩伴儿、少女

时代的情郎迅速摒弃了。“关于阿尔奇，这要怪我自己，我不该庇护这个老恶棍。人人都那样劝过我，可是我没有听。他不喜欢你，亲爱的，是由于那些罪犯的原故，可他算老几，竟敢来批评你了？一个杀人犯，还是杀死过一名妇女的杀人犯！尽管我那样照顾了他，他还是跑来告诉我——要是艾希礼把他毙了，我一点也不会怜悯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把他大大奚落了一番之后，就打发他走了！他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

“至于英迪亚那个坏东西！亲爱的，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便发觉她在妒忌你，恨你，因为你比她漂亮得多，又有那么许多追求你的人。尤其是在斯图尔特·塔尔顿的问题上她特别恨你。她对斯图尔特想得那么厉害——是呀，我很不愿意说艾希礼的妹妹的这件事，可是我认为她早已想得伤心透了！所以对于她这次的行动，不可能作任何别的解释……我已经告诉她从今以后不要再跨进这个家的门槛，我并且表示只要我听到她再说那么一句哪怕只带暗示的废话，我就要——我就要当众骂她撒谎！”

媚兰没有继续说下去，但脸上的怒气突然消失，接着来的是满脸愁容。媚兰有佐治亚人所特有的那种热烈忠于家族的观念，一想起这可能引起家庭矛盾就痛苦极了。她犹豫了一会儿。不过思嘉是最亲爱的，她心里首先考虑的是思嘉，于是她继续忠实地说下去：

“亲爱的，她一贯妒忌你，还因为我是最爱你的。以后她再也不会到这屋里来了，我也决不到任何一个接待她的人家去。艾希礼赞成我的想法，不过他还是很伤心的，怎么他的妹妹居然也说出这样一个——”

一提到艾希礼的名字，思嘉那过于紧张的神经便控制不住，她即刻哭起来。难道她就只能永远让他伤心下去了？她惟一的想法是要使他快

乐、安全，可不知为什么却好像每一次都是要去伤害他似的。她破坏了他的生活，损伤了他的骄傲和自尊，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那种建立在为人正直的基础上的安宁。可现在她离间了他和他心爱的妹妹之间的关系。为了保全她思嘉自己的名誉和艾希礼的妻子的幸福，英迪亚只能被牺牲，被迫承担撒谎的罪名，成为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妒忌心很重的老处女——英迪亚，她向来所抱的每一种猜疑和所说的每一句指控的话，都被证实了是绝对公正的。每当艾希礼注视着英迪亚的眼睛时，他都会看到那里闪耀着真实的光辉，真实、谴责和冷漠的轻视，这些正是威尔克斯家的人所擅长的！

思嘉知道艾希礼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他现在一定觉得十分痛苦。他也和思嘉一样，被迫接受了媚兰的庇护。思嘉一方面懂得这样做的必要性，而且明白他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主要应当归咎于她，不过作为女人她想如果艾希礼把阿尔奇毙了，并且向媚兰和公众承认了一切，她还是会更加敬佩他的。她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上不怎么公平，但是她实在太苦恼，已顾不得这些小节了。她记起瑞德说过的一些轻视和揶揄的话，便思忖是不是艾希礼在这一纠葛中真的扮演了不够丈夫气的角色，这样一来，自从她爱上艾希礼以后即一直在仰望着的他那个完美辉煌的形象便开始不知不觉地显得有点逊色了。同时，那片笼罩在她身上的耻辱和罪过的阴影也在渐渐向他扩展。她下决心要打退这种想法，可结果反而使她哭得更伤心了。

“别这样！别这样！”媚兰大声喊道，一面放下手里的梭织花边，急忙坐到沙发上，把思嘉的头移过来靠在她的肩上。“我本来根本不应该谈起这件事让你伤心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今后决不再提了。不，我们彼此之间不要再提，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让它就这样了结，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她暗含怨恨地补充说，“我要让英

迪亚和埃尔辛太太看个究竟，她们休想再散布关于我丈夫和我嫂子的谣言。我要把这一点钉死了，叫她们俩谁也无法在亚特兰大抬起头来。而且，谁要是相信她们或接待她们，她就是我的敌人。”

思嘉满怀忧虑地瞻望着今后漫长的岁月，知道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家里将进行一场绵延几代的分裂性斗争，而这场斗争的起因就是她自己。

媚兰说到做到。她再也没有向思嘉或艾希礼提起这件事，也决不跟任何人谈论。她保持一种冷漠无关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万一有人敢于暗示那个问题时便会变为冷冰冰的约束力量。在她举行那个出其不意的招待会之后好几个星期里，瑞德神秘地不见了，整个城市处于一种疯狂议论、煽动和派别偏袒的状态，她从不饶恕那些诽谤思嘉的人，无论是她的老朋友还是亲属。她口头不说，只以实际行动来表示。

她像一株苍耳苍耳是一种带刺的有毒植物，这里有佩剑卫士之意。那样坚决站在思嘉一边。她让思嘉照样每天早晨到店里和木料场去，而且由她陪着去。她坚持要思嘉每天下午赶车出门，尽管思嘉本人不大想在城市居民好奇的眼光下露面。赶车外出时她还坐在思嘉身旁。她还带她下午出去进行正式的拜访，亲切地鼓励她进入那些已两年多没有去过的人家。而且，媚兰以一种强烈的“爱屋及乌”的表情跟那些大为惊异的女主人谈话，意思是她们必须同时尊重她的朋友思嘉。

她叫思嘉在这种拜访中早些到场，并且要留到最后才走，这就使得那些女人没有机会去三五成群地议论和猜测，免得引起一些不怎么愉快的事。这些拜访对思嘉来说是特别折磨人的，但她不敢拒绝跟媚兰一起去。她最害怕置身于那些暗暗怀疑她是否真的被捉奸了的人当中。她最害怕发现，这些女人要不是爱媚兰和不愿得罪她的话，她们是不会理睬她的。不过思嘉也很清楚，她们一旦接待了她，以后就不能伤害她了。

有一点很能说明人们对思嘉的看法，那就是很少有人从思嘉本人的正派与否来决定他们究竟是维护她还是批评她。“我对她没有很高的要求，”这就是一般的态度。思嘉树敌太多，如今已没有几个支持者了。她的言行在那么多的人心目中留下了创伤，因此很少有人关心这桩丑闻是不是伤害她了。不过人人都对伤害媚兰或者英迪亚感到强烈的兴趣，所以这场风暴是环绕着她们而不是思嘉在进行，它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是英迪亚撒谎了吗？”

那些拥护媚兰一方的人得意地指出这一事实，即媚兰近来经常跟思嘉在一起。难道一个像媚兰这样很讲究节操的女人会去支持一个犯罪女人的行径吗，何况这个女人还是跟她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的呢？不会，绝对不会！而英迪亚恰好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处女，她恨思嘉，就造她的谣，并且诱惑阿尔奇和埃尔辛太太相信了她的谎言。

但是，那些支持英迪亚的人便问，如果思嘉没有罪，巴特勒船长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在这里陪着思嘉，让思嘉从他的鼓励中获得力量？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一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谣言就传播开来，说思嘉已经怀孕，于是支持英迪亚的那群人就满意地点点头，觉得自己完全对了。那不可能是巴特勒船长的娃娃嘛，他们说。因为他们彼此疏远的事实早已成为大家谈论的资料，因为全城的人早已对他们的分居感到极为愤慨了。

就这样，街谈巷议在继续，全城分成了两派，那些组织严密的家族，如汉密尔顿家、威尔克斯家、伯尔家、惠特曼家和温菲尔德家，也同样分裂了。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方的。没有中立的余地。媚兰保持冷静的庄严态度，英迪亚则一味地尖酸刻薄，各自观测着形势的发展。不过所有的亲朋好友，无论他属于哪一边，都一致抱怨是思嘉引起了他们之间的破裂。他们无不认为她不值得大家这

样去为她争吵。亲戚们不管自己的立场怎样，都觉得由英迪亚出面来公开宣扬这件家庭丑事，同时把艾希礼也牵扯进去，这实在太痛心了。可既然英迪亚已经说出来了，许多人便踊跃为她辩护，站在她这一边反对思嘉，就像旁的人爱护媚兰，便站在媚兰和思嘉方面那样。

有一半的亚特兰大人是媚兰和英迪亚的亲戚，或者声称有亲戚关系，包括各种各样的表亲、姻亲，以及双重表亲、远亲，等等，其中的关系是那样错综复杂，只有地道的佐治亚人才弄得清楚。他们一贯是个排外的家族，在紧急时刻便团结成为一个共同对敌的严密阵容，不管他们个人彼此之间有什么分歧或隔阂了。只有一次，皮蒂姑妈对亨利叔叔发动了一场游击战，它作为家族中大家乐得看热闹的一出好戏，闹了多年。除此以外，这些人的和睦关系从没公开破裂过。他们为人文雅、含蓄，说话温柔，连半真半假的口角和争执都很少发生，这是在亚特兰大的其他家族所做不到的。

可是现在他们已分裂成为两派。全城的人便得以目睹那些五六等的堂表亲戚在这次亚特兰大从未见过的最糟糕的丑闻中都选择了自己的派别，卷入了斗争。这种局面给市民中那一半没有亲戚关系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给他们的机智和耐性带来了考验，因为英迪亚与媚兰的争执实际上引起了每个社会集团的分裂，如塔里亚塔里亚是希腊神话中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之一，意为花朵。协会，南部联盟赈济孤寡缝纫会，阵亡将士公墓装修协会，周末音乐集团，妇女交谊舞协会，青年图书馆，等等，都卷了进去。四个教堂，连同它们的妇女协进会和传教士协会，也是这样。人们得注意不要把对立派的会员选进同一个委员会里。

亚特兰大的主妇们每天下午在家时，特别是从四点到六点的时候，便特别着急，因为生怕媚兰和思嘉前来拜访时恰好英迪亚和她的好友还

待在客厅里。

她们一家最可怜的要算皮蒂姑妈了。皮蒂这个人别无所求，只希望舒舒服服地在亲戚们相互友好的气氛中过日子，对于当前这场争执也很想两面讨好。可结果无论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都不容许她采取这种骑墙派态度。

英迪亚本来跟皮蒂姑妈住在一起，但如果皮蒂像她所考虑的那样要站在媚兰一边，英迪亚就要离开。而如果英迪亚走了，可怜的皮肤蒂怎么办呢？她不能一个人过活呀！那时她只能叫一个生人来跟她作伴，要不就得锁上门到思嘉那里去住。可是皮蒂姑妈隐约感到，巴特勒船长不怎么高兴她去。那么，她就只好住到媚兰家里去，晚上睡在作为小博育儿室的那间小屋了。

皮蒂不大喜欢英迪亚，因为英迪亚那个又冷淡又固执的模样以及对于目前事件采取的偏激态度使她害怕。不过英迪亚仍容许皮蒂保持自己的舒适生活，而皮蒂又主要是从个人舒服而不是道德观点来考虑问题的，所以英迪亚仍跟她住在一起。

不过英迪亚既然住在那里，皮蒂姑妈的家便成为一个风暴中心点了，因为媚兰和思嘉把这看成是她对英迪亚的庇护。思嘉断然拒绝继续在经济上支援皮蒂，只要她让英迪亚住在那里便决不通融。艾希礼每星期都给英迪亚送钱去，但英迪亚每次都骄傲地、不声不响地把钱退回，皮蒂姑妈对此感到又惊讶又惋惜。这座红砖房子里的经济状况要不是亨利叔叔的干预，将愈来愈可悲了。可是接受亨利叔叔的资助，皮蒂还觉得很可耻呢。

皮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自己以外是最爱媚兰的，可现在媚兰对她

只保持一种冷冷的客气态度，像个陌生人一样了。她尽管就住在皮蒂家的后院里，以前每天要通过那道篱笆出出进进走十几次，可现在一次也不来了。皮蒂主动去看望她，向她哭诉自己怎样爱她和忠实于她，但媚兰始终拒绝谈具体的事情，也从来不回访。

皮蒂很清楚她得过思嘉多大的恩惠——几乎是依靠她活过来的。的确，在战后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皮蒂面临的抉择是要么接受亨利叔叔的接济，要么饿死，这时思嘉出来维持了她的家庭，给她吃的穿的，让她能够在亚特兰大抬起头来做人。思嘉结婚并搬到她自己家里以后，她对她依旧十分慷慨。那个既令人害怕又逗人喜爱的巴特勒船长，每次跟思嘉一起来拜访过以后，皮蒂总会发现桌上有个塞满了钞票的簇新钱包，或者用绣花手绢包着的一些金币偷偷地放在她的针线盒里。瑞德总是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以一种不怎么高明的手法断言她一定有个秘密的爱慕者，通常认为就是那位满脸胡须的梅里韦瑟爷爷，在干这样的事。

是的，皮蒂受到媚兰的爱护，更从思嘉那里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可是英迪亚又给了她什么呢？英迪亚，除了住在她那里，让她的愉快生活得以维持，并用不着凡事自拿主意之外，对她什么好处也没有。这实在是太悲惨、太不体面了，皮蒂一辈子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任凭事物自然发展，结果便将许多时间在暗暗伤心和哭泣中度过了。

最后，有些人彻底相信了思嘉是清白无辜的，但这不是由于她自己的个人品德，而是由于媚兰始终坚信这一点。另一些人思想上有所保留，但因为他们爱媚兰，希望保持对她的爱，便对思嘉采取了很有礼貌的态度。英迪亚的支持者们一般对思嘉表示冷淡，少数人仍在公开指责她。后面两种情况是令人发窘而生气的，不过思嘉也明白，要不是媚兰的坚决保护和迅速行动，全城居民都会板着面孔反对她，她早已成为一

个被遗弃的人了。

[\[1\]](#) 这种衬衣原是苦行者或终生忏悔者穿的。

第五十六章

瑞德走后已经三个月了，在这期间思嘉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音信。她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也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其实，他究竟还回不回来，她心里也没个数。在这几个月里她照样做自己的生意，表面上还是很神气的，可心里却懊丧得很。她觉得身体不怎么舒服，但在媚兰一个劲儿的怂恿下她每天都到店里去，好像对两个厂子也仍然很感兴趣似的。实际上那家店铺已开始叫她生厌，尽管营业额比上年提高了两倍，利润源源而来，她却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对伙计们的态度也愈来愈严厉和粗暴了。约翰尼·加勒格尔负责的木厂生意兴隆，木料场也很快把存货卖了出去，但约翰尼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是叫她高兴的。约翰尼是个同她一样有爱尔兰人脾气的人，他终于受不了她那唠唠叨叨的责备而发起火来，便大肆攻击了她一通，最后说：“太太，我什么也不要了，让克伦威尔去诅咒你吧，”并威胁说自己要走。这么一来，她才不得不低声下气地道歉，安抚着要他留下。

她从来不到艾希礼负责的那个厂里去。而且当她估计艾希礼到了木料场办事房时，她也不去那里。她知道他在回避她，也知道，由于媚兰的执意邀请她经常到他家去，对他会是一种折磨。他们从不单独说话，可她却很想问问他。她要弄清楚他现在是不是恨她，以及他究竟对媚兰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始终对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恳求她不要说话。他那苍老憔悴和流露着悔恨之情的脸色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同时他的木厂每周都要亏本，这也成了她心中一个有苦难言的疙瘩。

他脸上那种对目前局面无可奈何的神色，她看了觉得厌烦。她不知道他怎样才能改善这个局面，但仍然认为是应当想些办法的。要是瑞

德，他就会采取措施了。瑞德总是能想出办法来，哪怕是不正当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她尽管心中不乐意也还是非常佩服他。

如今，既然她对瑞德和他那些侮辱行为的怒火已经消失，她便开始想念他，而且由于很久没有音信，想念也越发深切了。如今，从瑞德留下的那一堆混合着狂喜、愤怒、伤心和屈辱的紊乱情绪中，愁苦已渐渐冒出头来，最后像只啄食腐尸的乌鸦蹲在她肩上。她想念他，很想再听听他讲的那些尖刻动人、叫她开怀大乐的故事，再看看他那可以排忧解难的讽刺地咧嘴大笑的模样，乃至那些刺得她痛加驳斥的嘲弄。最叫她难受的是她不能在他面前絮叨了。在这方面瑞德是使她感到很满意的。她可以向他毫不害羞地叙述自己怎样从人们的牙缝里敲榨他们，他听了会大加赞叹。而别的人一听到她提起这种事，便会大惊失色了。

她没有他和邦妮在身边，觉得十分寂寞。她以前没有想到，一旦离开邦妮便会这样惦记她。现在她记起瑞德上次责备她的关于韦德和爱拉的那些恶言恶语，便试着拿这两个孩子来填补她内心的空虚。但这也没有用。瑞德的话和孩子们对她的反应打开了她的眼睛，使她面对一个惊人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两个孩子的婴儿时期她都太忙了，太为金钱操心了，太严厉和太容易发火了，因此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感情。而现在，要不是太晚便是她缺乏耐心和本事，反正她已经无法深入他们那幼小而隐秘的心灵了。

爱拉！思嘉发现她是个弱智儿童，而且的确是，这就叫人犯愁了。她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就像小鸟不能在一个枝头上待下来似的。即使思嘉给她讲故事时，爱拉也经常离题去胡思乱想，用一些与故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来打断，可是还没等思嘉开口去回答，她已经把问题完全忘了。至于韦德——也许瑞德的看法是对的。也许他真的怕她。这有点古怪，而且伤了她的自尊心。怎么她的亲生儿子，她的惟一

的男孩，竟会这样怕她呢？有时她试着逗引他来谈话，他也只用查尔斯那样柔和的褐色眉眼盯着她，同时很难为情地挪动着两只小脚，显得十分不自在。可是他跟媚兰在一起时，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并且把口袋里的一切，从钓鱼用的虫子到破旧的钓线，都掏出来给她看了。

媚兰对小家伙们很有办法。那是用不着你去证明的。她自己的小博就是亚特兰大最有规矩最可爱的孩子。思嘉跟他相处得比跟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因为小博对于大人人们的关心没有什么神经过敏的地方，每次看见她都会自动爬到她膝头上来。他长得多漂亮啊，跟艾希礼一模一样！要是韦德像小博那样就好了。当然，媚兰所以能那样尽心照顾他，主要是因为她只有一个孩子，也用不着像思嘉那样整天操心和工作。至少思嘉自己是想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不过扪心自问时她又不得不承认媚兰是个爱孩子的人，她巴不得生上一打呢。所以她那用不完的满怀钟爱也同样倾注在韦德和邻居家的孩子们身上了。

思嘉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她所感到的震惊，当时她赶车经过媚兰家去接韦德，还在屋前走道上便听见自己儿子提高嗓门在模仿南方士兵的号叫——韦德在家里可整天不声不响像只耗子呢。而像大人似的附和韦德的号叫的是小博的尖叫声。她走进那间起居室时才发现两个孩子手中举着大刀在向一张沙发进攻。他们一见她便尴尬地不做声了，同时媚兰从沙发背后站起身来，手里抓着发夹，摇晃着满头鬟发放声大笑。

“那是葛底斯堡，”她解释说。“我是北方佬，无疑已彻底打败了。这位是李将军，”她指着小博，“这位是皮克特将军，”她搂着韦德的肩膀。

是的，媚兰对孩子们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那是思嘉永远也不会懂得的。

“至少邦妮还爱我，也高兴跟我玩呢，”她心里想。可是凭良心说，她还是得承认，邦妮爱瑞德比爱她不知深过多少倍。而且说不定她再也见不到邦妮了。根据她至今所了解到的，瑞德可能到了波斯或者埃及，并且想永久在那里定居了。

当米德大夫说她又怀孕了时，她吓得发呆了，因为她本来估计是胆里的毛病或者精神过度紧张。这么一来，她就想起了那个狂乱的夜晚，并且立即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原来就在那神魂颠倒的片刻——即使那个狂喜的片刻也因后来发生的事情而记不清楚了——一个孩子给怀上了。这时她最先的感觉是高兴又要添一个孩子。要是个男孩可好呀！一个漂亮的男孩，而不是像韦德那样畏畏缩缩的小家伙。她会多么喜欢他啊！那时她既有工夫去专心照料一个婴儿，又有钱去安排他的锦绣前程，这才真正高兴呢！她心中产生了一个冲动，要写封信告诉瑞德，由他母亲从查尔斯顿转去。老天爷，他现在必须回来了！要是到婴儿生下以后他才回家，那可不行！那她永远也解释不清了！可是，如果她写信去，他就会以为她是要他回家，就会暗暗笑起来。不，决不能让他觉得她在想他或者需要他啊！

她很高兴自己终于把这个冲动压下去了，这时恰巧查尔斯顿的波琳姨妈来信了，传来关于瑞德的第一个消息，似乎他正在那里看望他母亲。得知他至今还在这个合众国的领土上，哪怕波琳姨妈的信很使人生气，也毕竟叫她放心了。瑞德带着邦妮去看过她和尤拉莉姨妈，信中充满了对邦妮的夸奖。

“多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将来长大了，准会成为人人追求的美人儿呢。不过我想你一定知道，谁要是向她求爱，就得同瑞德来一次搏斗，因为我从没见过这样钟爱女儿的一位父亲。嗯，亲爱的，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在我没有遇见巴特勒船长之前，我一直觉得你和他的婚姻是

极不匹配的，因为查尔斯顿人的确从没听说过关于他的什么好话，而且人人都替他的一家感到十分惋惜。事实上，尤拉莉和我都对于是否应当接待他犹疑不决——不过，毕竟那个可爱的孩子是我们的姨外孙女嘛。这样，他就来了，我们一见便又惊又喜，非常的欣喜，并且发现听信那些流言蜚语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你看他是那样逗人喜欢，长得也很漂亮，而且又庄重又有礼貌。何况还那么钟爱你和孩子呢。

“现在，亲爱的，我得谈谈我们听到的一些事情——一些尤拉莉和我最初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当然，我们已经听说你有时在肯尼迪先生留给你的那家店铺上所做的某些事情。我们确实听到过一些谣言，但我们否认了。我们懂得在战后初期那些可怕的日子里，那样做可能是必要的，因为环境就是那样嘛。不过现在就你来说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巴特勒船长的境遇相当宽裕，而且有充分的能力替你经管所有的生意和财产。我们还不怎么了解那些谣传的真相，只好把这些使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坦率地向巴特勒船长提了出来。

“他有点勉强地告诉我们说，你把每天上午的时间都花在那家店铺里，也不允许别人替你经管账目。他还承认你对一家或几家厂子都很有兴趣（我们并没有坚持要他谈这些，事实上我们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觉得奇怪），因此得坐着马车到处跑，而据巴特勒船长告诉我们，赶车的那个恶棍还杀过人呢。我们看得出来，他对这一点很痛心，他必然是个最宽容——实际上是太过于宽容的丈夫了。思嘉，你不能再这样了。你母亲已经不在，我就得代替她来教导你。想想看，等到你的孩子们长大以后，知道你曾经做过生意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们一旦知道了你经常到厂子里去，跟那些粗人打交道，受到他们侮辱，冒着让人随便议论的风险，会感到多么难过呀！这样不守妇道——”

思嘉没有看完就把信扔了，嘴里还在咒骂。她仿佛看见波琳姨妈和

尤拉莉姨妈坐在那间破屋子里评判她，她们要不是思嘉每月寄钱去，就要揭不开锅了。不守妇道？天知道，如果不是思嘉不那么守妇道的话，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很可能此刻就没有个栖身之地呢。该死的瑞德，竟把那家店铺和记账的事以及两家厂子都告诉她们了。勉强，他真是那样吗？思嘉很清楚，他最乐于蒙骗那些老太太们，在她们面前把自己装扮得既庄重有礼貌又逗人喜欢，而且是个宽容的丈夫和父亲。他一定喜滋滋地向她们描述了思嘉在那店铺、木厂、酒馆里的种种活动，叫她们气得不行。多坏的家伙！怎么他就专门干这种缺德的事来取乐呀？

不过很快连这满腔的怒火也冷下去了。最近以来，有那么多本来很热衷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要是她能够重新得到艾希礼的刺激和光彩——要是瑞德能够回家来逗她欢笑，那就好了。

他们事先没有通知就回来了。到家的第一个音信是行李卸在前厅地板上的扑通扑通的声音和邦妮高声喊叫：“妈妈！”

思嘉急忙从自己房里出来，走到楼梯顶，看见女儿正伸着两条短腿使劲要踏上梯级。一只驯顺的毛色带条纹的小猫紧紧抱在她胸前。

“奶奶给我的，”她兴奋地叫道，一面抓住小猫的颈背把它提起来。

思嘉一面将她抱在怀里，忙不迭地吻她，同时庆幸这孩子一在场，就免得她跟瑞德单独见面感到难为情了。她抬头一看，只见他正在下面厅堂里给车夫付钱。然后他也仰起头来看见了她，便像往常那样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鞠了一躬。她一瞥见他那双黑眼睛，心就怦怦跳起来了。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干了些什么，只要回家了她就高兴。

“嬷嬷在哪里？”邦妮问，一面扭着身子想挣脱思嘉的怀抱，她只得把她放下地来。

仅仅以正常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招呼瑞德，可又得向他透露怀孩子的事，这可比她预先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他上楼梯时她看着他的脸色，那是黝黑而冷漠的，那样难以捉摸和毫无表情。不，她得过些时候再告诉他。她不能现在就说出来。不过，这样的消息应该首先让丈夫知道，因为做丈夫的总是最爱听这种消息的。可是她觉得他听了也未必高兴。

她站在楼梯顶上，靠着栏杆，不知他会不会吻她。但是他没有吻。他只是说：“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巴特勒太太。是不是没胭脂了？”

一句想念她的话也不说，哪怕是假意虚情的也没有。至少在嬷嬷面前应当吻她一下嘛，但是不，眼看着嬷嬷匆匆一鞠躬便领着邦妮穿过厅堂到育儿室去了。他站在楼梯顶上她的身旁，用眼睛漫不经心地打量她。

“你这憔悴样儿是不是说明在想念我呢？”他嘴上微笑着问她，但眼里并没有笑意。

看来这就是他的态度了。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恨她的。她突然觉得她怀着的那个孩子已成为令人作呕的一个负担，而不再是她高兴怀下来的血肉了，而这个漫不经心地拿着宽边巴拿马帽子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则是她的死对头，是她的一切麻烦的起因了。她回答时眼睛里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是一清二楚叫你怎么也不会忽略的，同时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如果我脸色苍白，那也是你的过错，而不是像你所幻想的那样是想念你的结果。那是因为——，”唔，她没打算就这样告诉他，可是太性急了便冲口而出，于是索性向他摊开，也不顾仆人们会不会听见。“那是因为我又要有个孩子了！”

他猛地吸了口气，两眼迅速地打量着她。接着他向前迈了一步，似乎要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但她把身子一扭，避开了，在她那怨恨的眼光下，他的脸孔板了起来。

“真的！”他冷冷地说。“那么，谁有幸当这个父亲呢？是艾希礼吗？”

她狠狠抓住楼梯栏杆上的柱子，直到那个木雕狮子的耳朵把她的手心扎痛了。她即使对他那样了解，也绝没想到他居然会这样来侮辱她。当然，他这是在开玩笑，但无论怎样的玩笑也不能开到如此难以容忍的程度！她真想用她那些尖尖的指甲掐进他的眼睛里，把那里面的古怪光芒给消灭掉。

“你这该死的家伙！”她的声音气恼得咻咻发抖，“你——你明明知道是你的。而我也和你一样根本不要它。没有——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你这种下流坯生孩子的。我但愿——啊，上帝，我但愿这是其他什么人的而不是你的孩子呢！”

她发现他那黝黑的面容突然变了，仿佛某种她无法理解的情感，连同愤怒一起，使它一阵痉挛，像被什么刺痛了似的。

“瞧！”她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地想。“瞧！我到底把他刺痛了！”

可是那个不动声色的老面具又回到了他脸上，他拉了拉嘴唇上的一撇髭须。

“高兴点吧，”他说，一面转过身去开始上楼，“当心你可能会流产呢。”

她顿时一阵头晕，想起怀孩子的滋味，譬如那种恶心的呕吐呀，没

完没了的等待呀，大腹便便的丑态呀，长时间的阵痛呀，等等。这些都是男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可他还忍心开玩笑。她要狠狠地抓他一把。只有看见他那张黑脸上有一道道的血痕，才能稍解这心头的怨气。她像猫似的偷偷跟着他追上去，但是他忽然轻轻一闪避到一旁，一面抬起一只胳膊把她挡开了。她站在新打过蜡的最高一级阶梯边上，当她俯身举起手来，使劲去打他那只伸出的胳膊时，觉得自己站不住了，便猛地去抓那根栏杆柱子，可是没有抓住。于是她想从楼梯上往下退，但落脚时感到肋部一阵剧痛，顿时头晕眼花，便骨碌碌地滚下来，直跌到楼梯脚下。

这是思嘉有生以来头一次病倒，此外就是生过几次孩子，不过那好像不算什么。那时她可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又孤寂，又害怕，又虚弱又痛苦，而且惶惑不安。她明白自己的病情比人们说的要严重，隐约意识到可能要死了。她呼吸时，那根折断的肋骨便痛得像刀扎似的，同时她的脸也破了，头也摔痛了，仿佛整个身子任凭魔鬼用火热的钳子在揪，用钝刀子在割一般；有时偶尔停一下，便觉得浑身瘫软，自己也没了着落，直到疼痛又恢复为止。不，生孩子决不是这样。那时候，在韦德、爱拉和邦妮生下来之前两个小时，她还能开心地吃东西呢。可现在，只要一想起吃的，除了凉水以外，便恶心得要吐了。

怀一个孩子多么容易，可是没生下来就失掉了，却多么痛苦啊！说来奇怪，她甚至在疼痛时一想起自己不能生下这个孩子也十分痛心呢。更加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偏偏是她自己真正想要的一个！她想弄明白究竟为什么想要它，可是脑子太疲乏了。她这样疲乏，除了恐惧和死亡以外，什么也无法想了。死亡就在身边，她没有力量去面对它，并把它打回去，所以她非常害怕。她需要一个强壮的人站在她身边，拉着她的手，替她把死亡赶开，直到她恢复了足够的力量来自己进行战斗。

在痛苦中，怒气已经吞下肚里去了，如今她需要瑞德。可是他不在，而她又不能让自己去请他啊！

她记得起来的是在那阴暗的过厅里，在楼梯脚下，他怎样把她抱起来，他那张脸吓得煞白，除了极大的恐惧外什么表情也没有，他那粗重的声音在呼唤嬷嬷。接着，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她被抬上楼去，随即便昏迷了。后来，她渐渐感觉到愈来愈大的疼痛，房子里满是低低的嘈杂声，皮蒂姑妈在抽泣，米德大夫气急地发出指示，楼梯上一片匆忙的脚步声，以及上面穿堂里蹑手蹑脚的动静。后来，像一道炫目的光线在眼前一闪似的，她意识到了死亡和恐惧，这使她突然拼命喊叫，呼唤一个名字，可这喊叫也只是一声低语罢了。

然而，就是这声可怜的低语立即唤起了黑暗中床边什么地方的一个回响，那是她所呼唤的那个人的亲切的声音，她用轻柔的语调答道：“我在这里，亲爱的。我一直守在这里呢。”

当媚兰拿起她的手来悄悄贴在自己冰凉的面颊上时，死亡和恐惧便悄悄隐退了。思嘉试着转过头来看她的脸，可是没有成功。她仿佛看见媚兰正要生孩子，而北方佬就要来了。城里已烧得满天通红，她必须赶快，赶快离开。可是媚兰要生孩子，她不能急着走呀。她必须跟她一起留下，直到孩子生下来为止，而且她得十分坚强，因为媚兰需要她的力量来支持呢。媚兰痛得那么厉害——有些火热的钳子在揪她，钝刀子在割她，一阵阵的疼痛又回来了。她必须抓住媚兰的手。

但是，毕竟有米德大夫在这里，他来了，尽管火车站那边的士兵很需要他，因为她听见他说：“她在说胡话呢。巴特勒船长哪里去了？”

那天夜里一片漆黑，接着又亮了，有时是她在生孩子，有时又是媚

兰在大声呼唤，媚兰一直守在身边，她的手冰凉，可她不像皮蒂姑妈那样爱做些徒然焦急的姿态，或者轻轻哭泣。每次思嘉睁开眼睛，问一声“媚兰呢？”她都会听到媚兰的声音在答话。她不时想低声说：“瑞德——我要瑞德，”同时像在梦中似的记起瑞德并不要她，瑞德的脸黑得像个印第安人，他讽刺人时露出雪白的牙齿。她要瑞德，可是瑞德却不要她。

有一回她说：“媚兰呢？”答话的是嬷嬷的声音：“是俺呢，孩子，”一面把一块冷毛巾放到她额头上。这时她烦躁地反复喊道：“媚兰——媚兰，”可媚兰很久也没有来。因为媚兰正坐在瑞德的床边，而瑞德喝醉了，在地板上斜躺着，把头伏在媚兰的膝上痛哭不已。

媚兰每次从思嘉房里出来，都看见瑞德坐在自己的床上，房门开着，观望着穿堂对面那扇门。他房里显得很凌乱，到处是香烟头和没有碰过的一碟碟食品。床上也乱糟糟的，被子没铺好，他就整天坐在上面。他没有刮脸，而且突然消瘦了，只是拼命抽烟，抽个不停。他看见她时从不问她什么。她往往也只在门口站一会儿，告诉他：“很遗憾，她显得更坏了，”或者说：“不，她还没有问到你。你瞧，她正在说胡话呢。”要不，她就安慰他两句：“你可不要放弃希望，巴特勒船长。我给你弄杯热咖啡，拿点吃的来吧。你这样会把自己糟蹋的。”

她很可怜他，常常为他难过，尽管她自己已经非常疲乏，非常想睡，几乎到了麻木的程度。人们怎么会说他那么卑鄙的一些坏话呢？——说他冷酷无情，狂暴，对思嘉不忠实，等等，可是她却眼看他在一天天瘦下去，脸上流露着内心的极大痛苦！她虽然疲惫不堪，还是在设法要比往常对他更亲切一些，只要能见到他便告诉他一些病房里的最新情况。他多么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罪犯——多么像一个突然发现周围全是敌人的孩子。不过在媚兰眼里，谁都像个孩子。

但是，当她终于高兴地跑去告诉他思嘉好些了时，她却没有料到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瑞德床边的桌上放着一个半瓶威士忌酒，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烟酒味。他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眼光望着她，尽管拼命咬紧牙关，下颚上的肌肉仍在不断颤抖。

“她死了？”

“唔，不。她好多了。”

他说：“啊，我的上帝，”随即用双手抱着头。她怜悯地守着他，看见他那副宽阔的肩膀在抖动，好像打寒战似的。接着，她的怜悯渐渐变为恐惧，因为他哭起来了。媚兰从没看见男人哭过，尤其是瑞德这样的男人，那么温和，那么喜爱嘲弄，又那么永远相信自己。

他喉咙里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哽咽声把媚兰吓住了。她觉得他是喝醉了，而醉汉是她最害怕的。不过当他抬起头来时，她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便迅速走进屋里，轻轻把门关好，然后来到他跟前。她从没看见男人哭过，但是她安抚过许多哭丧着脸的孩子。她把一只温柔的手放在他肩上，这时他突然双手抱住了她的裙裾。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自己已在床上坐下，他却坐在地板上，头枕在她膝头上，双臂和双手发疯似的紧紧抓住她，使她痛得快受不了了。

她轻轻抚摸着他那满头黑发的后脑，安慰地说：“好了！好了！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听了以后，便抓得更紧了，同时急切而嘶哑地说起话来，嘟嘟囔囔地好像在对一座永远神秘的坟墓唠叨什么，又好像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诉说真情，把自己无情地暴露在媚兰面前，而媚兰开始时对这些一点也不理解，纯粹是一副母亲对孩子的态度。他断断续续地说着，把头愈来

愈深地埋在她的膝头上，一面狠狠拉扯着她的裙裾。他的话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尽些些严苛而痛心的忏悔和自责，说一些她从没听到过的连女人也不提起的隐情，使她听了羞涩得脸上热烘烘的，同时又对他的谦卑之情深为感动。

她拍拍他的头，就像哄小博似的，一面说：“别说了！巴特勒船长！你不能跟我说这些事！别说了！”但是他仍在滔滔不绝像激流一般倾诉着，同时紧紧抓住她的衣裳，仿佛那就是他生命的希望所在。

他指控自己做了不少坏事，但媚兰一点也不了解。他喃喃地说着贝尔·沃特琳的名字，接着狠狠地摇晃着媚兰大声喊道：“我杀死了思嘉，我把她害死了。你不明白。她本来是不要这个婴儿的，并且——”

“你给我住嘴！你疯了！不要孩子？每个女人都要——”

“不！不！你是要孩子的。可她不要。不要我的孩子——”

“你别说了！”

“你不了解。她不要孩子，是我害她怀上的。这个——这个孩子——都是我的罪过呀。我们很久不同床了——”

“别说了，巴特勒船长！这样不好——”

“我喝醉了，头脑不清了，就存心要伤害她——因为她伤害了我。我要——我真的——可是她不要我。她从来都不要我。她从来没有，但我努力过——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啊，求求你了！”

“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事，直到前几天——她跌下来的时候。她原来不知道我在哪里，不好写信告诉我——不过她即使知道，也不会写信给我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本来会马上回家的——只要我知道了——也不管她要不要我回来……”

“啊，是的，我知道你会回来！”

“上帝，这几个星期我人都疯了，又疯又醉！她告诉我的时候，就在那儿楼梯上——你知道我怎么来着？我说了些什么？我笑着说：‘高兴点吧。当心你可能会流产呢。’而她——”

媚兰突然脸色发白，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惊慌地俯视着在她膝头上痛苦地扭动着的黑脑袋。午后的太阳光从开着的窗口斜射过来，她突然发现他那双褐色的手多么粗大，多么坚强，手背上的黑毛多么稠密。她本能地畏缩着回避它们。但它们显得那么强暴，那么无情，但同时又那么软弱无助地在她的裙裾里绞着，扭着。

有没有可能是他听说并且相信了关于思嘉和艾希礼的那个荒谬的谎言，并且产生了嫉妒心呢？的确，自从那个丑闻传出以后，他便即刻离开了这座城市。不过——不，那不可能。巴特勒船长素来是说走就走，可以随时出外旅行的。他不可能听信那些闲言碎语。他为人十分理智。如果问题的起因真是那样，他还不设法把艾希礼毙了？或者，至少要求他们把事情说个清楚？

不，决不可能是那样的。只可能是他喝醉了酒，而且精神过于紧张，结果心理失控，像个精神错乱的人似的，便说出些狂言乱语来。男人也像女人一样，是经不起精神紧张的。大概有什么事把他困住了，也许他和思嘉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吵，加重了那种心理状态。也许他说的

那些事情有的是真的，不过决不会全都真实。唔，至少那最后一件事是这样，一定的！没有哪个男人会对他所热爱的女人说这种话，而这个男人又是那样热爱思嘉的。媚兰从不知道什么叫邪恶，什么叫残忍。现在她算是第一次碰见了，才发现它们真是不可想象和难以置信的。

“好了！好了！”她细声细气说。“现在别说了。我懂了。”

他陡地抬起头来，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仰望着她，一面狠狠地甩开她的手。

“不，上帝知道你并不了解我！你不可能了解我！因为你——因为你太善良了，无法了解。你不相信我，但这些全是真的，我就是一条狗。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吗？我是发疯，妒忌得发疯。她一向不喜欢我，而我觉得我是能够使她喜欢的。但她就是不喜欢。她不爱我。她从没爱过。她爱——”

他那热烈的醉醺醺的眼光跟她的眼睛一接触，他便把话收住了，但嘴还张着，仿佛刚刚明白过来他是在对谁说话似的。她紧张得脸色发白，但眼光镇定而温柔，充满着怜悯和不敢相信的神色。那里面包含着明智和宁静，而那褐色瞳仁深处的天真仁爱之情更使他大为震动，仿佛给了他一个耳光似的，把他脑子里的醉意一扫而光，使他那些狂乱恣肆的话语也中途停顿了。他渐渐转入喃喃自语，眼睛开始回避着不再看她，眼睑迅疾地眨动着，他显然在艰难地慢慢清醒过来了。

“我是个坏蛋，”他嘟哝着，一面疲倦地把脑袋重新埋在她的膝头上。“不过我还没有坏到很大的程度。如果我以前告诉过你些什么，你是不会相信的，是吗？你太好了，所以不会相信我。我以前从没见过一个真正好的人。你不会相信我的，是吗？”

“不，我不相信你的话，”媚兰用安慰的口气说，同时又轻轻抚摸他的头发。“她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了，巴特勒船长！别哭了！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第五十七章

一个月以后，瑞德把思嘉送上到琼斯博罗去的火车，那时她身体还没复元，显得憔悴而又消瘦。韦德和爱拉跟她一起去，他们默默地看着母亲那张安静而苍白的脸。他们紧靠着普里茜，因为连他们那幼小的心灵也感觉得到，母亲和继父之间冷淡而不合人情的气氛中有着某种可怕的东西。

思嘉尽管虚弱，但还是决定回塔拉去。她觉得如果再在亚特兰大待下去，哪怕一天也会闷死的，因为她的心被迫整天在有关她当前处境的种种无益思索中转来转去，实在厌烦透了。她身上有病，精神上又疲惫不堪，像个在梦魇中迷惘恍惚找不到方向的孩子。

正如她曾经在入侵的敌军面前逃离亚特兰大那样，她如今又在逃避它，努力把当前的烦恼排诸脑后，并且使用了以前那种自卫的办法：“我现在不去想它，否则我会受不了的。明天到了塔拉再去想吧。明天就是另一天了。”仿佛只要回到了家乡那宁静的棉花地里，她的一切烦恼便会烟消云散，她就能够将那些凌乱破碎的思想塑造成为可以享用的东西了。

瑞德望着火车驶出车站，直到看不见了为止；他脸上始终是一片苦苦沉思的表情，一点也没有欢送的感觉。他叹了口气，便打发马车走了，自己跨上马沿着艾维街向媚兰家跑去。

那是个温暖的早晨，媚兰坐在葡萄藤遮荫的走廊上，身边的缝补篮里堆满了袜子。她看见瑞德下了马，将缰绳扔给站在路边的那个强壮的黑人孩子，心里便一阵惊慌，不知道怎么办好。自从那太可怕的一天

——思嘉病成那样，而他又偏偏——偏偏喝得烂醉以来，她一直没有单独跟他见面。媚兰不愿意甚至去想“醉酒”这个词。在思嘉康复期间她只偶尔同他说话，她发现在这些场合她很不好意思接触他的眼光。不过他在那时候却像往常那样泰然自若，从没用言语眼色表露过他们之间曾发生那样一幕情景。艾希礼曾经告诉过她，男人往往记不起酒醉后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所以媚兰衷心祈求巴特勒船长把那天的事情通通忘掉。她觉得她宁愿死也不愿知道他还记得他的那些倾诉。他沿着便道走过来时，她感到浑身胆怯，十分尴尬，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晕。不过，他也许只是来问问小博能不能在白天跟邦妮一起玩。他总不会那样无聊，居然跑来对她那天的行为表示感谢吧！

她站起身来迎接他，像往常那样惊讶地发现，这么魁梧的一个男人走起路来竟如此轻捷。

“思嘉走了？”

“走了。塔拉对她会有好处的，”他微笑说。“有时候我觉得她就像大力士安泰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大地之子，只要不离开其母大地便不可战胜。那样，一接触大地母亲便变得更加有力。叫思嘉过久地离开她所爱的那片红土地，那是不行的。那些茂密的棉树比米德大夫的滋补药品对她更见效呢。”

“你要不要坐坐？”媚兰说，两只手在微微颤抖。他的身材那么高大魁伟，而特别魁伟的男人总是叫她惴惴不安的。他们好像在放射一种力量和旺盛的生机，使她感到自己比原来更瘦小更软弱了。他显得那么黝黑而强大，肩膀上那两堆笨重的肌肉把一件白色亚麻布上衣撑成那个样子，她看着都要胆寒。这样强壮而粗野的一个男人，她居然亲眼看见服服帖帖地伏在自己脚边，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她那时还把

那个满头黑发的脑袋抱在膝上呢！

“唔，天哪！”她想起来很难过，不觉脸又红了。

“媚兰小姐，”他轻轻地说，“我在这里使你不安了吧？你是不是宁愿我走开？请坦白说吧。”

“唔，他还记得！”她心想。“而且他还知道我多么不好意思呢！”

她抬头望着他，好像要恳求他似的，但突然她的尴尬和惶惑都消失了。他的眼光是那么宁静，那么温和，显得那么通情达理，以致她惊讶自己怎么会那样愚蠢竟发起慌来了。他的面容看来很疲倦，而且她吃惊地觉得还很有点悲伤的神色呢。她怎么居然以为他那么缺乏教养，会把两人都宁愿忘却的事情重提起来啊？

“可怜的人，他为思嘉伤心得这样了。”她暗暗想，一面装出笑脸对他说：“你请坐，巴特勒船长。”

他沉重地坐下来，看着她把缝补的东西重新拿起来。

“媚兰小姐，我特来请求你帮个大忙，”他撇着两只嘴角微微一笑，“并且在一个骗局里帮我一下忙，这个骗局我知道你会有点害怕的。”

“一个——骗局？”

“是啊。说真的，我是来跟你谈一桩生意。”

“唔，天哪。那你就最好去找威尔克斯先生。我对生意经可一窍不通。我没有思嘉那样精明呢。”

“我是怕思嘉太精明了，反而对她自己不利，”他说，“所以我才要跟你谈这件事。你知道她——她病得多厉害。她从塔拉回来以后，又会拼命忙那家店铺和几个厂子的，因此我恨不得让它们哪个晚上给炸掉才好。我担心她的健康啊，媚兰小姐。”

“是的，她干得也实在太过分了。你一定得让她放手并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笑了。

“你知道她多么固执。我从没开口跟她争论过呢。她就像个任性的孩子。她不高兴让我帮助她——不高兴任何人去帮助她。我曾经设法劝说她卖掉那几个厂子里的股份，但是她不愿意。因此，媚兰小姐，我才跟你商量来了。我知道思嘉只愿意把那几个厂子里的股份卖给威尔克斯先生，别人谁也不给，所以我要威尔克斯先生去买过来。”

“唔，我的天！那倒是很好，不过——”媚兰突然打住，咬着嘴唇不说了。她不能对一个局外人谈金钱上的事嘛。也不知怎的，无论艾希礼从那家木厂挣了多少，他们好像总是不够用。他们几乎省不下多少钱，这使她很伤脑筋。她不明白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艾希礼给她的钱是足够日常家用的，可是一旦需要特殊开支就紧张了。当然，她的医药费花去不少，还有艾希礼从纽约订购的书籍和家具也是要付钱的。此外，还要给那些住宿在他家地下室里的流浪儿童提供吃的穿的。何况艾希礼这个人很讲义气，凡是曾经参加过联盟军的人只要向他借钱，是从来不想拒绝的。而且——

“媚兰小姐，我想把所需的那笔钱先借给你们，”瑞德说。

“你能那样就太好了，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还不清呢。”

“我不要你们还。别生我的气啊，媚兰小姐！请听我把话说完。只要我知道，思嘉用不着每天辛辛苦苦，赶车跑那么远的路到厂里去，那就给我偿还得够了。那家店铺会够她忙的，也够她开心的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唔——明白——”媚兰犹豫不定说。

“你要给你孩子买匹小马，是不是？还要让他将来上大学，到哈佛去，参加大旅游到欧洲去？”

“唔，当然了！”媚兰喊道，她总是那样，一提起小博就喜笑颜开了。“我要让他什么都有，不过——是呀，在眼下人人都这么困难的时候——”

“总有一天威尔克斯先生会凭那几个厂子赚起一大笔钱的，”瑞德说。“我很希望看到小博具备他理应得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呢。”

“唔，巴特勒船长，你这人真狡猾！”她微笑着大声说。“你是在利用一个母亲的自豪心理嘛！我都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希望不是这样，”瑞德说，他眼睛里头一次流露出光辉。“现在说，你究竟要不要我借给你这笔钱？”

“可是，这个骗局从哪儿搞起呢？”

“我们要合伙同谋，骗过思嘉和威尔克斯先生两个人。”

“啊，我的天！我可不能这样！”

“要是思嘉知道了我在背着她搞阴谋，哪怕是为她好——那，你是

知道她的脾气的！我还担心威尔克斯先生会拒绝我提供给他的任何贷款。所以他们两人谁都不能知道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

“唔，可是我相信威尔克斯先生不会拒绝，如果他明白事情真相的话。他是非常爱护思嘉的嘛。”

“是的，我也相信他很爱护她，”瑞德圆滑地说。“不过他还是要拒绝的。你知道威尔克斯家的人都是何等地傲慢啊。”

“啊，我的天！”媚兰痛苦地喊道。“我但愿——说真的，巴特勒船长，我不能欺骗我的丈夫。”

“即使为了帮助思嘉也不行吗？”瑞德显得很伤心。“可她是非常爱你的呢！”

媚兰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你知道，我为了她可以做世界上任何事情。我永远永远也报答不了一半她对我的帮助。你知道。”

“是的，”他直率地说，“我知道她为你做过些什么。那你不能告诉威尔克斯先生，说这笔钱是某一位亲属在遗嘱中留给你的？”

“唔，巴特勒船长，我没有一位亲属留下过一个子儿的遗产呢！”

“那么，要是我通过邮局把钱寄给威尔克斯先生而不让他知道是谁寄的，你愿不愿意关照用这笔钱去买那几个木厂，而不至——嗯，随便用在那些贫困的联盟军退伍军人身上呢？”

起初她对他最后两句话感到气恼，仿佛那是在批评艾希礼，可是看

见他满怀理解的笑容，也就回报他以微笑了。

“我当然愿意。”

“那就这样定了？让我们都严守秘密好吗？”

“可是我从没对我丈夫保守过什么秘密呀！”

“我深信这一点，媚兰小姐。”

她望着他，觉得她一向对他的看法有多么正确，而其他那么许多人全都错了。人们说过他残忍，爱嘲弄人，没有礼貌，甚至不诚实。尽管有不少最公正的人现在承认他们以前错了。好啊！她可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好人呢。她从没受到过他别的什么待遇，只有最和善的态度，周到的考虑，绝对的尊敬，以及多么深切的理解啊！而且，他那么热爱思嘉！他以这种迂回而妥当的办法来免除思嘉肩上的一个负担，这是多么可爱的行为啊！

在一时感情冲动之下，她说：“思嘉有一个对她这样好的丈夫，真是幸运啊！”

“你这样想吗？我怕她不会同意你呢，要是她听见你的话。而且，我也要对你好，媚兰小姐。我现在给予你的比给思嘉的还要多呢。”

“我？”她莫名其妙地问。“唔，你是说给小博的吧？”

他拿起帽子，站起来。他默默地站了一会，俯视着媚兰那张朴实的脸，额上卡着长长的V形发卡，两只黑眼睛显得十分认真。这样一张毫无尘世俗气的脸，说明她在人世间是从不设防的。

“不，不是小博。我是想给你某种比小博更重要的东西，不知你能不能想象出来。”

“不，我想象不出，”她又一次感到困惑了。“这世界上再没有比小博对我更珍贵的东西了，除了艾——除了威尔克斯先生。”

瑞德一声不响地俯视着她，他那黝黑的脸孔显得很平静。

“你还想替我做事，这实在是太好了，巴特勒船长，不过说真的，我已经这么幸运。我拥有世界上任何女人所想要的一切呢。”

“那就好了，”瑞德说，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我很想看到你好好保住它们。”

思嘉从塔拉回来时，她脸上的病容已经消失，两颊显得丰满而红润，那双绿眼睛也重新活泼明亮起来。瑞德带着邦妮在火车站接到了她，还有韦德和爱拉，这时她响亮地笑着，好像又恼火又开心，而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次呢。瑞德的帽檐上插着两根抖动的火鸡毛，邦妮身上那件星期天穿的长袍已撕破了好几处，脸颊上画有两条青紫色的对角线，鬓发里插着一根有她身材一半长的孔雀翎儿。他们显然正在玩一场印第安人的游戏，恰好接火车的时间到了便中途停止，因此瑞德脸上还有一种古怪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而嬷嬷则显得又沮丧又生气，深怪邦妮不肯把装束改变一下，就这样来接自己的母亲了。

“好一个肮脏破烂的流浪儿！”思嘉连气带笑地说，一面亲吻孩子，随即又转过脸去让瑞德亲她。车站上人太多了，否则她决不让他来这一下呢。尽管她对邦妮的模样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可还是注意到了，群众中几乎人人都在微笑着观赏这父女俩的化装，这种微笑毫无讥讽之意，而是出于真诚的乐趣和好感。人人都知道思嘉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完全把

她父亲制服了，这一点正是亚特兰大最感兴趣和大为赞赏的。瑞德对孩子的溺爱已经远近闻名，这便逐渐恢复了他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

在回家的路上，思嘉滔滔不绝地谈着县里的消息。天气又热又干，使得棉花飞快成长，你几乎听得见它在往上蹦似的。不过威尔说，今年秋天棉价会往下落。苏伦又要生孩子了——她对这一点详加解释，只是不要让孩子们听懂——爱拉把苏伦的大女儿咬了一口，表现了罕见的勇气。不过，思嘉指出，那也是小苏西自讨的，她跟她母亲完全一个样呢。可是苏伦发火了，结果她和思嘉大吵了一架，就像过去那样。韦德打死了一条水蛇，全是他一个人打的。塔尔顿家的兰达和卡米拉在学校教书，这不是开玩笑吗？他们家无论是谁连个“猫”字也拼写不出呢！贝特西·塔尔顿嫁给了一个从洛夫乔伊来的独臂的胖男人，他们和赫蒂、吉姆一起在费尔希尔种了一片很好的棉花。塔尔顿太太养了一匹母马和一只马驹，高兴得像当了百万富翁似的。卡尔弗特家的老房子已经住上黑人了！他们成群结队，实际已成为那里的主人了！他们是在强制拍卖会上把房子买下来的，不过它已经歪歪倒倒了，叫你看着都要害怕呢。谁也不知道凯瑟琳和她那不中用的丈夫到哪里去了。而亚历克斯正准备跟他兄弟的寡妇萨莉结婚呢！想想看，他们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那么多年呀！自从老姑娘和少姑娘去世以后，人们对于他俩单独住在那里就开始有闲话了，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一桩现成的婚事。这差一点使迪米蒂·芒罗伤心透了。不过她也活该这样。她要是有点勇气，本来早就会找到别的男人，何必等待亚历克斯攒够了钱再来娶她呢。

思嘉谈得很起劲，不过还有许多事她隐瞒着没有谈，那是些想起来就伤心的事情。她和威尔赶着车到县里各个地方跑了一趟，也不想去回忆什么时候这成千上万英亩肥沃的田地里都种着茂密的棉花。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农场又荒废成为林地了，同时那些寂无人烟的废墟周围和原

来种植棉花的地里也悄悄长满了小小的橡树和松树以及大片大片的扫帚草。原有的耕地如今只有百分之一还在种植。他们的马车就像是在荒野中穿行似的。

“这个地区即使还有恢复的一天，那也得五十年以后了，”威尔曾经说过。“塔拉是县里最好的一个农场，由于你我二人的努力，不过它只是使用两头骡子的农场，而不是大的垦植场。其次是方丹家的，再其次才是塔尔顿家。他们赚不了多少钱，但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也有这个勇气。不过其余的大部分人家，其余的农场就——”

不，思嘉不喜欢去回想县里的荒凉景象。在亚特兰大这繁荣热闹场面的对比下，想起来就更叫人伤心了。

“这里有什么事情吗？”她回到家里，在前院走廊上坐下来，便开始询问。她一路上连续不断地谈着，生怕现在要静默了。自从她在楼梯上跌倒那天以后，她还没有跟瑞德单独说过话，而且现在也不怎么想同他单独在一起。她不知道他近来对她的感觉怎样。在她养病的那个艰苦时期，他是极其温和的，不过那只是一种陌生人的温和而已。那时他总是预先设想到她需要什么，设法使孩子们不去打扰她，并替她照管店铺和木厂。可是他从没说过：“我很抱歉。”唔，也许他就是不感到歉疚呢。也许他仍然觉得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他的呢。她怎么知道在那副温柔的黑面孔背后他心里究竟想的什么呢？不过他毕竟表现了一种要谦恭有礼的意向，这在他们结婚以来还是头一次，也好像很希望就那样生活下去，仿佛他们之间从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仿佛，她快快不乐地想，仿佛他们之间根本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唔，如果他要的就是这个，那她也可以干她自己的嘛。

“一切都好吧？”她重复问：“店铺要的新瓦运来了吗？骡子换了没

有？看在老天爷面上，瑞德，把你帽子上的羽毛拿下来吧。你这样子多傻气，并且你要是忘记拿掉，你就很可能戴着它们上街了。”

“不，”邦妮说，一面把她父亲的帽子拿过来，好像要保护它似的。

“这里一切都很好，”瑞德回答说。“邦妮跟我过得很开心，不过我想自从你走了以后她的头发一直没梳过呢。别去啃那些羽毛，宝贝儿，它们可能很脏呀。是的，瓦已经铺好了，骡子也交换得很合算。至于新闻，可真的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沉闷得很。”

接着，好像事后才想起似的，他又补充说：“昨天晚上那位可敬的艾希礼到这边来过了。他想知道我是不是认为你会把你的木厂和你在他那个厂子里占的股份卖给他。”

思嘉正在摇椅上前后摇晃，手里挥舞着一把火鸡毛扇子，她听了这话立即停住了。

“卖给他？艾希礼哪来的钱呀？你知道他们家从来是一个子儿也没有的。他挣得多快媚兰就花得多快呢。”

瑞德耸了耸肩。“我一向还以为她是很节俭的，不过我并不如你那样很了解威尔克斯家的底细呢。”

这是一句带刺儿的话，看来瑞德的老脾气还没有改掉，因此思嘉有点恼了。

“你走开吧，亲爱的，”她对邦妮说。“让妈跟爹谈谈。”

“不，”邦妮坚决地说，同时爬到瑞德的膝头上。

思嘉对孩子皱了皱眉头，邦妮也回敬她一个怒容，那神气与杰拉尔德·奥哈拉一模一样，使得思嘉忍不住笑了。

“让她留下吧，”瑞德惬意地说。“至于他从哪里弄来的这笔钱，那好像是他在罗克艾兰护理过的一个出天花的人寄来的。这使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念，知恩必报的人还是有的。”

“那个人是谁？是我们认识的吗？”

“信上没有署名，是从华盛顿寄来的。艾希礼也想不出究竟寄钱的人是谁。不过艾希礼的无私品质已经举世闻名，他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你不能希望他全都记得呀。”

思嘉要不是对艾希礼的意外收获无比惊讶，她本来是会接受瑞德的挑战的，尽管在塔拉时她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容许自己跟瑞德发生有关艾希礼的争吵了。在这件事情上她的立场还是非常不明确的，因此在她完全弄清楚究竟要站在他们哪一方面之前，她不想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想把我的股份买过去？”

“对了。不过当然喽，我告诉他你是不会卖的。”

“我倒希望你让我自己来管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你不会放弃那两个厂子。我对他说，他跟我一样清楚，你要是不对每个人的事都插一手是受不了的，那么如果你把股份全卖给了他，你就不能再叫他去管好他自己的事了。”

“你竟敢在他面前这样说我吗？”

“怎么不呢？这是真的嘛，是不是？我相信他完全同意我的话，不过，当然，他这个人太讲礼貌了，是不会直截了当这样说的。”

“你这是瞎说！我愿意卖给他，”思嘉愤愤地喊道。

直到这个时刻为止，她从来没有起过要卖掉那两个厂子的念头。她有好几个理由要保留它们，经济价值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过去几年里她随时可以把它们卖到很高的价钱，但是她拒绝了所有的开价。这两个木厂是她的成就的具体证明，而她的成就是在无人帮助和排除万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她为它们和自己感到骄傲。最重要的是，由于它们是她与艾希礼联系的惟一途径，她决不能把它们卖掉。如果它们脱离了她的控制，那就意味着她很难见到艾希礼，而且可能永远不能单独见到了。可是她必须单独见他呀。她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整天思忖着他对她的感情究竟怎样，思忖着自从媚兰举行招待会那个可怕的晚上以来，他的全部的爱是不是在羞辱中消失了。而在经营那两家厂子时她能找到许多适当的机会跟他交谈，也不致让人们觉得她是在追求他。并且，只要有时间，她知道她能够重新取得她在他心目中曾经占有的那个位置。可是，她如果卖掉这两家厂子——

不，她不想卖，但是，她一想到瑞德已经那么真实而坦率地把她暴露在艾希礼面前，便觉得问题值得重视了，于是立即下了决心。艾希礼应当得到那两个厂子，而且价钱应当低到那样的程度，让他明白她是多么慷慨。

“我愿意卖！”她愤愤地嚷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瑞德眼睛里隐隐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一面弯腰给邦妮系鞋带。

“我想你会后悔的，”他说。

其实她已经在懊悔刚才那句话说得太轻率了。如果不是对瑞德而是对别人说的，她还可以厚着脸皮收回来。她怎么会这样脱口而出呢？她满脸怒容地看看瑞德，只见他正用往常那种老猫守着耗子洞的锐利眼光望着她。他看见她的怒容，便突然露出雪白的牙齿大笑起来。思嘉模糊地感觉到是瑞德把她引进这个圈套了。

“你跟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她冷不及防地问他。

“我？”他竖起眉头假装吃惊地反问。“你应当对我更清楚嘛。我这个人只要能够避免是从来不到处行好的。”

那天晚上她把两家木厂和她在里面所占的全部股份卖给了艾希礼。在这笔买卖中她没有损失什么，因为艾希礼拒绝了她最初所要的低价，而是以她曾经获得过的最高出价买下来。她在契据上签了字，于是这两家厂子便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媚兰递给艾希礼和瑞德每人一小杯葡萄酒，祝贺这桩交易。思嘉感到自己若有所失，就像卖掉了她的一个孩子似的。

那两家厂子是她心爱的宝贝，她的骄傲，她那两只抓得很紧的小手的辛勤果实。她是以一个小小的锯木厂惨淡经营起家的。那时亚特兰大刚刚挣扎着从废墟中站起来，她面临着穷困的威胁，而北方佬的没收政策已隐约出现，银根很紧，能干的人到处碰壁。在所有这些艰苦的条件下，她拼命奋斗，苦心筹划，将两个厂子经营发展起来。如今亚特兰大已在整治自己的创伤，新的建筑到处出现，外地人每天成批地拥进城来，而她有了两家很不错的木厂，两个木料厂，十多支骡队，还有一批罪犯劳工廉价供她役使。这时候向它们告别，就像是将她生活的一个部分永远关起门来，而这个部分尽管又痛苦又严峻，但回想起来却叫她无限留恋，并从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她办起了这桩事业，现在却把它卖掉了，而最使她不安的是恐怕没有她来掌舵，艾希礼会丧失这一切——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切。艾希礼对谁都信任，而且至今还不怎么懂得事物的轻重利弊。可现在她再也不能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了——因为瑞德已经告诉他，说她就是爱指挥别人。

“啊，该死的瑞德！”她心中暗暗咒骂，一面观察着他，越发相信他是这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了。至于他是为什么和怎样在策划的，她可还不清楚。他此刻正在同艾希礼谈话，她一听便立即警觉起来。

“我想你会马上把那些犯人打发回去吧？”他说。

把犯人打发回去？怎么会想起要把他们打发走呀？瑞德明明知道这两个厂子的大部分利润是从廉价的犯人劳动中得来的。他怎么会用这样肯定的口吻来谈论艾希礼今后要采取的措施呢？他了解他什么了？

“是的，他们将立即回去，”艾希礼回答说，他显然在回避思嘉惊惶失色的眼光。

“你是不是疯了？”她大声嚷道。“你会丢掉租约上规定的那笔钱呢，而且你又找什么样的劳力去？”

“我要用自由黑人，”艾希礼说。

“自由黑人！简直是胡说！你知道他们的工钱该多少，而且你还会让北方佬经常盯着你，看你是不是每天给他们吃三顿鸡肉，是不是给他们盖鸭绒被子睡觉。而且如果你在一个懒黑鬼身上打两下，催他动作快一些，你就会听到北方佬大嚷大叫，闹翻了天，结果你得在监狱里蹲一辈子。要知道，只有犯人才是——”

媚兰低头瞧着自己在衣襟里绞扭着的那两只手。艾希礼显得很不高兴，但毫无让步的意思。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跟瑞德交换了一个眼色，仿佛从中得到了理解和鼓励，但同时思嘉也看出来了。

“我不想用犯人，思嘉，”他平静地说。

“那好吧，先生！”她气冲冲地说。“可是为什么不呢？你害怕人家会像议论我那样议论你吗？”

艾希礼抬起头来。

“只要我做得对，就不怕人家议论。可我从来不认为使用犯人劳力是正当的。”

“但是为什么——”

“我不能从别人的强制劳动和痛苦中赚钱啊。”

“但是你从前有过奴隶呢！”

“可他们并不痛苦。而且，如果不是战争已经把他们解放了，我原来也准备在父亲死后让他们自由的。可是这件事却不一样，思嘉。这种制度引起的弊病实在太多。也许你不了解，可我是了解的。我知道得很清楚，约翰尼·加勒格尔在他的工棚里至少杀了一个人。可能更多——多也罢，少也罢，谁关心一个犯人的死活呢？据他说，那个人是想逃跑才被杀的，可是我从别处听到的却并非如此。我还知道，他强迫那些病得很重无法劳动的人去劳动。就说这是迷信吧，我还是相信从别人痛苦中赚来的钱，是不能带来幸福的。”

“天哪！你的意思是——要仁慈，艾希礼，你有没有把华莱士神父

关于肮脏钱的那番吼叫都吞到肚里去了？”

“我用不着去吞它。早在他宣讲之前我就相信了。”

“那么，你一定以为我的钱全是肮脏的了，”思嘉嚷着，她开始发火了。“因为我使用犯人，还拥有一家酒馆的产权，而且——”她忽然停顿下来。威尔克斯夫妇都显得很难为情，瑞德却咧嘴嘻嘻笑着。思嘉气得在心里大骂：这个人真该死！他以为我又在插手别人的事了，可能艾希礼也这样想呢。我恨不得把他们两人的头放在一起轧碎！她抑制着满腔怒火，想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但是装得不怎么像。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她说。

“思嘉，你可别以为我是在批评你！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而对你适用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我。”

她突然希望同他单独在一起，突然迫切地希望瑞德和媚兰远在天涯海角，好让她能够大声喊出：“可是我也愿意用你对事物的看法来看待事物！好不好请你说说你的意思，让我心里明白并且学你那样做呢？”

可是媚兰在场，似乎对这个令人痛苦的场面十分害怕，而瑞德却在懒洋洋地咧着嘴笑她，这使她只好以尽可能冷静和容忍的口气说：“我很清楚这是你自己的事业，艾希礼，因此根本用不着我来告诉你该怎么经营。不过，我必须说，我对于你的这种态度和刚才那番议论是很不理解的。”

唔，要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她就不会被迫说出这些冷冰冰的话了，这些话一定使他很不高兴呢！

“我得罪了你，思嘉，可我的本意不是这样。你一定得理解我，原

谅我。我说的那些话里没有什么值得猜测的地方。我仅仅是说，用某些手段弄到的钱是很少能带来幸福的。”

“但是你错了！”她喊道，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你看我！你知道我的钱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我挣到这些钱以前是什么样的处境呀！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在塔拉，天气那么冷，我们只好剪下地毯来做毡鞋，我们吃不饱，而且时常担心将来怎么让小博和韦德受到教育。你记得——”

“我记得，”艾希礼不耐烦地说，“不过我宁愿忘掉。”

“那么，你就不能说当时我们谁是愉快的了，是吗？可现在你瞧瞧我们！你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且，谁有比我更体面的住宅，更漂亮的衣服和更出色的马匹呢？谁也摆不出一桌更丰盛的饭菜，举行不起更豪华的招待会，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应有尽有。那么，我是怎么弄来的钱办这许多事呢？从树上掉下来的吗？不，先生！犯人和酒馆租金和——”

“请不要忘了还杀死过一个北方佬，”瑞德轻轻地说。“他的确给过你起家的本钱呢。”

思嘉陡地转向他，咒骂的话已到了嘴边。

“而且那笔钱还使你非常非常幸福，是不是，亲爱的？”他恶狠狠地装出甜蜜的口吻问她。

思嘉一时语塞，眼睛迅速转向其他三个人，仿佛向他们求援。这时媚兰难过得快要哭了，艾希礼也突然变色，准备打退堂鼓，只有瑞德仍然拈着雪茄，不动声色，很有兴趣地打量着她。她大声喊起来：“那当然喽，它是使我很快活！”

可是，不知怎的，她说不下去了。

第五十八章

自从思嘉生了那场病以后，她注意到瑞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她也说不准自己对这种变化是不是喜欢。他变得清醒了，安静了，有时还心神不定似的。他现在时常回家吃晚饭，对仆人更和气，对韦德和爱拉也更亲热了。他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无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而且常常以沉默的态度让思嘉也不要提起。思嘉也乐得清静，因为相安无事总是比较好办的，所以生活过得十分顺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从她养病期间开始，瑞德就对她保持一种一般的殷勤态度，现在还是这样。他不再用拉长声调的柔和而略带嘲弄的口气对她说话，也不用辛辣的讽刺折磨她了。她现在才明白，尽管他过去用恶言恶语激怒她，使得她作出强烈的反应，但他之所以那样做，毕竟是由于关心她的所作所为。可如今他是否还关心她的事呢，那就很难说了。他显得客气而淡漠，而她却很怀念他以前的那种关心，即使叫你感到别扭也好。她怀念过去那种吵吵嚷嚷的日子。

现在他很能使她高兴了，几乎像个客人似的；但是正如他过去整天盯着思嘉一刻也不放松那样，现在却整天盯着邦妮了。仿佛他的生活的洪流被引入了一条狭窄的河道。有时思嘉觉得，只要他把倾注在邦妮身上的心血和怜爱分一半给她，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有时听到人家说：“巴特勒船长多么宠爱那个孩子呀！”她就万分感慨，连笑都笑不出来了。可是，她要是不笑，人们就会觉得奇怪，而思嘉甚至对自己也决不承认她会妒忌一个小女孩，何况这女孩还是她亲生的呢。思嘉一贯是要在周围每个人心目中占居第一位的，但现在很明显，瑞德和邦妮已经在彼此的心中互占第一位了。

瑞德有时一连几夜回来得很晚，但回来时并没有喝醉。她常常听见他轻轻地吹着口哨经过她那关着的房门向穿堂走去。有时他在深夜带着几个人一道回来，然后坐在饭厅里饮酒谈笑。这并不是他婚后头一年时常来喝酒的那些人。现在他邀请来家的人中已没有提包党人，没有拥护共和党的南部白人，也没有共和党分子了。思嘉每每蹑手蹑脚到楼道栏杆边去听他们谈话，并且时常惊异地听到雷内·皮卡德、休·埃尔辛、安迪·邦内尔以及西蒙斯兄弟的声音。梅里韦瑟爷爷和亨利叔叔也常常在内。有一次她还大为吃惊地听见米德大夫的声音。这些人本来都认为瑞德是罪该万死的呢！

这一群人在思嘉心目中是永远跟弗兰克的死连在一起的，而且近来瑞德回家很晚，这叫她更加想起三K党作案和弗兰克丧命以前好几次的情况。她惊惶地记起，瑞德曾说过他甚至想参加该死的三K党来挤进上流社会呢，尽管他也希望上帝还不至于给他一个那么严厉的惩罚。假使现在瑞德也像弗兰克那样——

有天夜里比平常更晚了，他还没有回来，她紧张得实在受不了了。等到听见他在开房门的锁时，她披上围巾，走进点着汽灯的楼上穿堂里，在楼梯顶上碰见了。他一见她站在那里，那茫然沉思的面容就变了。

“瑞德，我一定要知道！瑞德，我一定要知道，你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三K党——所以才这么晚回来？你是不是加入——”

在耀眼的汽灯下，他好奇地望着她，接着便不禁笑了。

“你已经远远落在时代后面了，”他说。“现在亚特兰大已经没有三K党了。也许并非全佐治亚都是这样。你是听你那些白人渣滓和提包党朋

友讲三K党作恶的故事，听得太多了。”

“没有三K党？你这是在说假话安慰我吧？”

“亲爱的，我几时想安慰过你？不，真的没有三K党了。我们断定它弊多利少，因为那只能引起北方佬经常骚扰不休，同时给州长大人布洛克提供更多有用的资料。他懂得只要能使联邦政府、北方佬新闻界相信佐治亚还在酝酿叛乱，还到处潜伏着三K党，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继续当他的州长。为了继续当权，他一直在无中生有地拼命编造三K党暴行的故事，说忠诚的共和党人怎样被暗暗吊死，老实的黑人怎样以强奸的罪名被处以私刑。但所有这些都是无的放矢，他自己也很清楚。多谢你的担心，不过，在我不再拥护共和党而成为一个恭顺的民主党人以后不久，就没有三K党的活动了。”

他所说的关于布洛克州长的那些话，思嘉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因为她的心思全都集中在三K党的问题上，只要不再有三K党她就放心了。瑞德不会再像弗兰克那样丧命了；她也不会丢掉她的店铺和他的那些钱了。但是，他说的有一个词却引起了她特别的注意。他说过“我们”，这不就把他自己跟那些他以前称为“老团兵”的人自然地连在一起了吗？

“瑞德，”她突然问，“你跟三K党的解散有没有关系呢？”

他看了她好一会，两只眼睛又飞舞起来。

“亲爱的，有关系呢。艾希礼·威尔克斯和我负有主要责任。”

“艾希礼——和你？”

“是的，按照一般而确切的说法是这样，因为政治这东西是能够把

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艾希礼和我谁也不怎么喜欢彼此结为同伙，不过——艾希礼从来不相信三K党，因为他反对一切暴力。而我不相信它，则是觉得它的办法实在太愚蠢，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它这样干只能保持北方佬对我们的压制，直到来世为止。在艾希礼和我两人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说服那些狂热分子，只要我们耐心地观察，等待和工作，我们就会取得比三K党那一套更大的进展。”

“你不是说那些小伙子们实际上接受了你的忠告，而你——”

“而我当过投机商当过拥护共和党的白人渣滓当过北方佬的同伙你忘了，巴特勒太太？我如今是个颇有地位的民主党人，正在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来把我们这个心爱的州从掠夺者手中解放出来，恢复它原有的地位呢！我的忠告又是个很好的忠告，他们接受了。我在别的政治问题上的忠告也同样是好的。如今我们已在立法机构中占有多数席位，不是吗？而且很快，亲爱的，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某些共和党好友去尝尝铁窗风味了。他们近来实在是太贪婪太放肆了一点呢。”

“你要出力把他们关进监狱里去？怎么，他们是你的朋友呀！他们曾让你参与那桩铁路债券的生意，让你从中赚了一大笔钱！”

瑞德突然咧嘴一笑，还是以前那副嘲弄人的模样。

“唔，我对他们并没有恶感。不过我现在站到了另一个方面，只要我能够出力让他们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我是会干的。而且，那会大大提高我的声望呢！我对有些交易的内情十分清楚，等到立法机构深入追究时，那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从目前局势看，这已经为期不远了。他们也在开始调查州长的情况，只要可能，他们就会把他送进监狱里去。你最好告诉你的好友盖勒特家和亨登家，叫他们准备好一有风声就

立即离开城市，因为人家既然能逮捕州长，就更能逮捕他们了。”

思嘉眼看共和党人凭借北方佬军队的支持在佐治亚当政了那么多年，因此对瑞德这些轻松的话并不怎么相信。州长的地位太巩固了，立法机构丝毫也奈何他不得，还谈得上进监狱呢！

“瞧你说的，”她好像要提起注意。

“他即使不蹲监狱，至少也不会再当选了。下一届我们将选出一位民主党人当州长，换换班嘛。”

“我想你大概会参与的吧？”她用讽刺的口气问。

“我的宝贝儿，我会的。我现在就参与了呢。这便是我夜里回来得很晚的原因。我比从前用铁锹挖金矿时还要卖力，拼命帮助组织下一届选举。还有——我知道，你听了会恼火的，巴特勒太太——我在给这次组织活动捐献一大笔钱呢。你还记得吗？许多年前你在弗兰克的店铺里告诉过我，说我保留联盟政府的黄金不交出来是不诚实的。现在我终于同意你的看法，联盟的黄金正在用来帮助联盟分子重新当政呢。”

“你这是把金钱往耗子洞里倒呀！”

“什么！你把民主党叫做耗子洞？”他用嘲弄的眼光盯着她，接着便安静下来，没有什么表情了。“这次选举谁胜谁负，与我毫不相干。重要的是让人人都知道我为它出过力气，花过钱。这一点被大家记住了，将来对邦妮是大有好处的。”

“我听见你那样虔诚地说你改变了心肠时，我差一点给吓住了，可现在我发现你对民主党人并不比对任何别的东西更有诚意呢。”

“这根本谈不上改变心肠。仅仅是换一张皮罢了。你可以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刮掉，可它仍然是豹子，跟原来完全一样。”

这时邦妮被穿堂里的声响惊醒了，她睡意朦胧而又急切地喊着：“爹爹！”于是瑞德绕过思嘉，赶忙到孩子那里去了。

“瑞德，等一等。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以后下午去参加那些政治集会时，不要再带邦妮一起去啊。让一个小女孩到那种地方去，太不像样了！而且你自己也会叫人笑话的。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带着她，直到最近亨利叔叔提起，他似乎以为我知道，并且——”

他猛地朝她转过身来，面孔板得很紧。

“一个小女孩坐在父亲膝上，而他在跟朋友们谈话，你怎么会认为这就不像样了呢？你可以觉得好笑，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可笑。人们会长期记住，当我在帮助把共和党人赶出这个州时，邦妮就坐在我膝上呢。人们会长期记住——”他那板着的面孔放松了，两只眼睛又恶意地飞舞起来。“你知不知道，当人们问她最喜欢谁时，她回答说：‘爹爹和民主党人’，又问最恨谁呢，她说：‘白人渣滓’。感谢上帝，人们就是记得这种事！”

思嘉气得厉声喊道：“我想你一定告诉她我是白人渣滓了！”

“爹爹，”邦妮又在呼唤，而且显得有点生气了。这时瑞德仍然嬉笑着，他穿过门厅向女儿走去。

那年十月布洛克州长宣告辞职，逃离了佐治亚。在他的任期内，滥用公款和贪污浪费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以致压得他终于垮台了。公众的愤怒如此强烈，连他自己的党也陷于分崩离析。民主党人在立法机构中

占据了多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布洛克知道他正要受到调查，生怕被弹劾，便采取了主动。他匆忙而秘密地撤走，并按照事先的布置，等到他安抵北方以后才宣布辞职的消息。

他逃走后一个星期，消息正式宣布，亚特兰大全城为之欢腾。人们聚集在街头，男人们笑嘻嘻地相互握手道贺，妇女们彼此亲吻着，哭叫着。大家都在家里举行庆祝晚会。这时消防队忙着到处奔跑，因为欢乐的小孩子们在户外燃起了喜庆篝火，一不小心就蔓延开了。

差不多渡过难关了！重建时期眼看就要过去了！不用说，代理州长仍是个共和党人，但是选举到十二月间就要举行，人人心里都明白结果会怎么样。选举开始后，尽管共和党人疯狂挣扎，佐治亚还是又一次选出了一个民主党州长。

那时又是一番欢喜和兴奋，不过跟布洛克逃跑后全城震动的情况不一样。这次是一种比较清醒的衷心喜悦，一种出自灵魂深处的感恩之情，因此当牧师们感谢上帝救出了这个州时，教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人们也感到骄傲，与得意和欢欣汇合在一起的骄傲，觉得佐治亚又回到自己人的手中了——无论华盛顿政府怎么防范，也无论军队、提包党、白人渣滓和本地共和党人怎样阻拦，它终于回来了。

国会曾七次通过反对佐治亚州的严厉法规，硬要保持它的被征服地位，军队也在这里先后三次取消了民法，实行军管。黑人由于立法机构的纵容曾乐得逍遥嬉戏，贪婪的外来者曾胡乱管理州务，许多人渎职舞弊，损公肥私。佐治亚曾经被钉上枷锁，受尽屈辱折磨，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现在，这一切全都结束了。佐治亚又重新属于它自己，而且是通过它自己人民的努力而获得的。

共和党人的突然垮台并没有使人人都感到高兴。它在那些白人渣滓、提包党和共和党人中引起了一片惊慌。盖勒特家和亨登家的人显然是得到了布洛克在宣布辞职前离开的消息，也仓皇逃出城去，各自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了。那些留下来的提包党人和白人渣滓都惶惶不安，为了相互安慰而赶快聚集在一起，担心立法机关的调查会揭露出什么有关他们个人的案子来。他们现在不再那么傲慢无礼了。他们惊慌失措，困惑莫解，惶恐万状。那些前来看望思嘉的女人则反反复复地诉说：

“可是谁会想到事情竟落到这个地步呀？我们还以为州长的权力大极了。我们以为他还会待在这里。我们以为——”

思嘉也同样被目前的形势弄得困惑不解了，尽管瑞德曾经给她提示过它的发展趋向。她感到遗憾的不是布洛克走了和民主党人又回来了。尽管说起来谁都不会相信，但她确实对于北方佬州政府终于被推翻一事也隐约地感到高兴。她对于自己在重建时期的艰苦挣扎，以及对于军队和提包党可能没收她的金钱和产业的恐惧，还多么记忆犹新啊！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自己多么孤苦无助，以及因此而多么惶恐；而对于将这个可恶的制度强加在南方头上的北方佬，又是多么的仇恨。而且，她一直在恨他们呢。不过，为了设法随遇而安，为了获得最大的安全，她曾经跟北方佬走到一块去了。无论她多么不喜欢他们，她还是屈服于他们，割断了自己同老朋友们和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联系。可如今，征服者的权势已经完蛋了！她把赌注押到了布洛克政权的持续上，所以她也完了！

一八七一年的圣诞节是佐治亚人近十年来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思嘉环顾周围，心里很不好受。她不能不看到，本来在亚特兰大最令人厌恶的瑞德，由于乖乖地放弃了共和党的那套邪说，又付出了不少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帮助佐治亚打回来，现在已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了。他骑

着马在大街上走过，一路上微笑着举帽致意，而浑身天蓝色的邦妮横坐在他胸前，这时人人都微笑答礼，热情问候，并钟爱地瞧着那位小姑娘。至于她，思嘉呢——

第五十九章

谁心里都清楚，邦妮·巴特勒越来越野了，有必要严加管教，然而她又是人人喜爱的宠儿，谁都不忍心去严格约束她。她是在跟父亲一起旅行那几个月里开始放纵起来的。她和瑞德在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时，就得到允许晚上高兴玩到什么时候都行，常常在剧院里、饭店里或牌桌旁倒在父亲怀里睡觉。后来，只要你不加强制，她就决不跟听话的爱拉同时上床去睡。她和瑞德在外面时，瑞德总是让她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且从那时候起，每回嬷嬷叫她穿细布长袍和围裙，而不让穿天蓝色塔夫绸衣裳和花边护肩时，她就要大发脾气。

一旦孩子离家外出，以及后来思嘉生病去了塔拉，便失去了对她的管教，好像从此就再也管不住她了。等到邦妮长大了些，思嘉又试着去约束她，想不让她变得太任性、太娇惯，可是效果并不怎么好。瑞德常常护着孩子，不管她的要求多么荒唐，行为多么乖僻。他鼓励她随意说话，把她当大人看待，显然十分认真地倾听她的意见，并且装作听从似的。结果，邦妮常随意干扰大人的事，动不动就反驳父亲，使他下不了台。但是瑞德只不过笑笑而已，连思嘉要打她一下手心以示警戒，他也不允许。

“如果她不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宝贝儿，她也就吃不开了，”思嘉郁郁不乐地想，明白她的孩子原来和她自己一样倔强。“她崇拜瑞德，要是他愿意的话，是完全可以让她变好的。”

可是瑞德没有表现出要教育孩子学好的意思。她做什么都是对的，她要月亮就给月亮，如果他能去摘下来的话。她对她的美貌，她的髻

发，她的酒窝，她的优美姿势，无不感到骄傲。他爱她的淘气，爱她的兴高采烈，以及她用以表示爱他的那种奇特而美妙的样子。尽管她有些娇惯和任性的地方，但她毕竟是那样可爱的一个孩子，他怎么忍心去约束她呢！他是她心目中的上帝，是她那小小世界的中心，这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他决不冒丧失这一地位的危险去训斥她。

她像影子似的紧跟着他。早晨，他还不想起来时她就把他叫醒；吃饭时坐在他旁边，轮换地吃着他和她自己碟子里的东西；骑马出门时坐在他面前的鞍头上；晚上睡觉时只让瑞德给脱衣服，把她抱到他旁边的小床上去。

思嘉眼看自己的女儿用一双小手牢牢地控制着她的父亲，心里又高兴又感动。谁想到像瑞德这样一条汉子，做起父亲来偏偏会如此严肃认真呢？不过，有时候思嘉也心怀妒忌，痛苦不堪，因为邦妮刚刚四岁，却比她更加了解瑞德，更能驾驭他了。

邦妮满四岁后，嬷嬷便开始唠叨，抱怨一个小姑娘不该骑着马，“横坐在她爸前面，衣裳被风撩得高高的”。瑞德对于这一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嬷嬷提出的有关教育女孩子的意见，他一般都比较注意。结果他就买了一匹褐色的设特兰小马驹，它有光滑的长鬃和尾巴，连同一副小小的带有银饰的女鞍。从表面上看，这匹小马驹是给三个孩子买的，瑞德还给韦德也买了一副鞍子。可是韦德更喜爱他的那条圣伯纳德狗，而爱拉又害怕一切动物，因此这匹小马驹便成了邦妮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巴特勒先生”。邦妮的占有欲得到了满足，惟一遗憾的是她还没有学会像她父亲那样跨骑在马鞍上。不过经过瑞德向她解释，说明侧骑在女鞍上比跨骑还要困难得多，她便感到高兴而且很快就学会了。瑞德对她骑马的姿势和灵巧的手腕是非常得意的。

“等着瞧吧，到她可以打猎了的时候，准保世界上哪个猎手也不如她呢，”瑞德夸口说。“那时我要带她到弗吉尼亚去，那里才是真正打猎的地方。还有肯塔基，骑马就得到那里去。”

等到要给她做骑马服了，照例又得由她自己挑选颜色，而且她照例又挑上了天蓝色的。

“不过，宝贝儿！还是不要用这种蓝丝绒吧！蓝丝绒是我参加社交活动时穿的呢，”思嘉笑着说。“小姑娘最好穿黑府绸的。”这时她看见那两道小小的黑眉已经皱起来了，便赶紧说：“瑞德，看在上帝面上，你告诉她那种料子对她多不合适，而且多容易脏呀！”

“唔，就让她做蓝丝绒的。要是弄脏了，我们就给她再做一件，”瑞德轻松地说。

这样，邦妮便有了一件蓝丝绒骑马服，衣襟直垂到小马的肋部；还做了一顶黑色的帽子，上面插着根红羽毛，那是受了媚兰讲的杰布·斯图尔特故事的启发。每当风和日丽，父女俩便骑马在桃树街上并辔而行，瑞德勒着缰绳让他那匹大黑马缓缓地配合那只小马的步伐溜达。有时他们一直跑到城郊的僻静道路上，把孩子们和鸡呀、狗呀吓得乱窜。邦妮用马鞭抽打着她的“巴特勒先生”，满头纠缠着的髻发迎风飘舞，瑞德则紧紧地勒着他的马，让她觉得她的“巴特勒先生”会赢得这场赛跑。

后来瑞德确信她的坐势已很稳当，她的手腕已很灵巧有力，而且她一点也不胆怯了，便决定让她学习跳栏，当然那高度只能是小马的腿长所能达到的。为此，他在后面场院里放置了一个栏架，并以每天二十五美分的工钱雇用彼得大叔的侄子沃什来教“巴特勒先生”跳栏。它从离地两英寸开始，逐渐跳到一英尺的高度。

这个安排遭到了最有关系的三方：即沃什、“巴特勒先生”和邦妮的反对。沃什是怕马的，只因为贪图高工钱才勉强应承教这只倔强的小马每天跳栏二十次。“巴特勒先生”让它的小女主人经常拉尾巴和看蹄子，总算还忍受得住，可是觉得它那肥胖的身躯是生来越不过那根栏杆的。至于邦妮，她最不高兴别人骑她的小马，因此一看见“巴特勒先生”被沃什骑着练习跳栏，便急得直顿脚。

直到瑞德最后认定小马已训练得很好，可以让邦妮自己去试试了，这孩子才无比地兴奋起来。她第一次试跳即欣然成功，从此便觉得跟父亲一起骑马外出没什么意思了。思嘉看着这父女俩那么兴高采烈，不禁觉得好笑，她心想一旦这新鲜劲儿过去，邦妮便会转到别的玩意儿上，那时左邻右舍就可以安静些了。可是邦妮对这项游戏毫不厌倦。后院里从最远那头的凉亭直到栏架，已出现一条踏得光光的跑道，从那里整个上午都不断传来兴奋的呐喊声。这些呐喊，据一八四九年作过横跨大陆旅行的梅里韦瑟爷爷说，跟一个阿帕切人阿帕切人是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一族。成功地剥了一次头皮后的欢叫完全一样。

过了一个星期，邦妮要求将栏杆升高些，升到离地一英尺半。

“等到你六岁的时候吧，”瑞德说。“那时你能跳得更高了，我还要给你买匹大一些的马。‘巴特勒先生’的腿不够长呢。”

“够长。我已经跳过媚兰姑姑家的玫瑰丛了，那高得很呢！”

“不，你得等等，”瑞德说，这回总算表现得坚定些。可是这坚定在她不停的恳求和怒吼下又渐渐消失了。

“唔，好吧，”有天早晨他笑着说，同时把那根窄窄的白色横杆挪高一些。“你要是掉下来，可别哭鼻子骂我呀！”

“妈！”邦妮抬起头来朝思嘉的卧室尖叫着。“妈！快看呀！爹爹说我能跳啦！”

思嘉正在梳头，听见女儿喊叫便走到窗口，微笑着俯视这个兴奋的小家伙，她穿着那件沾满了尘土的天蓝色骑马服，模样可真怪。

“我真的得给她另做一件了，”她心里想。“尽管天知道我怎能说服她丢掉这件脏的啊。”

“妈，你看！”

“我在看着呢，亲爱的，”思嘉微笑着说。

瑞德将孩子举起来，让她骑在小马上，这时思嘉瞧着她那挺直的腰背和昂起的头，顿时从心底涌起一股自豪感，不禁大声喊道：

“你漂亮极了，我的宝贝儿！”

“你也一样呢，”邦妮慷慨地回赞她一句，一面用脚跟踢“巴特勒先生”的肋上狠狠一蹬，便向凉亭那边飞跑过去了。

“妈，你瞧我这一下吧！”她大喊一声，一面抽着鞭子。

瞧我这一下吧！

记忆在思嘉心灵的深处隐隐发出回响。这句话里仿佛有不祥的意味。那是什么呀？难道她记不起来了？她俯视着她的小女儿那么轻盈地坐在飞奔的小马上，这时一丝凄冷陡地掠过她的胸坎。邦妮猛冲过来，她那波翻浪涌般的鬃发在头上掀动着，天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

“这像爸的眼睛，爱尔兰人的蓝眼睛，”思嘉心想，“而且她在无论

哪个方面都像他呢。”

她一想起杰拉尔德，那正在苦苦搜索的记忆便像令人心悸的夏日闪电般霍然出现，立即把一整幅乡村景色照得雪亮了。她听得见一个爱尔兰嗓音在歌唱，听得见从塔拉草坡上疾驰而来的马蹄声，听得见一个跟她的孩子很相像的鲁莽的呼喊声：“爱伦，瞧我这一下吧！”

“不！”她大声喊道，“不！唔，邦妮，你别跳了！”

正当她探身窗口时，一种可怕的木杆折裂声，瑞德的吼叫声，以及一堆蓝丝绒和飞奔的马蹄猝然坍倒在地上的声响，便同时传来了。然后，“巴特勒先生”挣扎着爬起来，驮着一个空马鞍迅速地跑开了。

邦妮死后第三个晚上，嬷嬷蹒跚着慢慢走上媚兰家厨房的台阶。她全身穿黑，从一双脚尖剪开了的大男鞋到她的黑色头帕都是黑的。她那双模糊的老眼里布满了血丝，眼圈也红了，整个笨重的身躯上几乎无处不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她那张脸孔皱巴巴的，像只惶惑不安的老猴似的，不过那下颚却说明她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

她对迪尔茜轻轻说了几句，迪尔茜亲切地点点头，仿佛她们之间那多年以来的争斗就这样默默地休战了。迪尔茜放下手中的晚餐盘碟，悄悄地穿过餐具室向饭厅走去。不一会儿，媚兰来到了厨房里，她手里还拿着餐巾，满脸焦急的神色。

“思嘉小姐不是——”

“思嘉小姐倒是平静了，跟平常一样，”嬷嬷沮丧地说。“俺本来不想打搅你吃晚饭，媚兰小姐。可是俺等不及了，要把俺压在心里的话跟你说说呢。”

“晚饭可以等一会儿再吃嘛，”媚兰说。“迪尔茜，给别的人开饭吧。嬷嬷，跟我来。”

嬷嬷蹒跚着跟在她后面，走过穿堂，从饭厅门外经过，这时艾希礼已端坐在餐桌上首，小博在他旁边，思嘉的两个孩子坐在对面，他们正把汤匙弄得丁丁当当乱响。饭厅里充满着韦德和爱拉的欢快的声音。他们觉得能跟媚兰姑姑在一起待这么久，真像是吃野餐呢。媚兰姑姑一向很和气，现在尤其是这样。小妹妹的死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邦妮从她的小马上摔下来，母亲哭了很久，媚兰姑姑把他们带回家来，跟小博一起在后院玩耍，想吃时便一起吃茶点饼干。

媚兰领路走进那间四壁全是书籍的起居室，关好门，推着嬷嬷在沙发上坐下。

“我准备吃过晚饭就马上过去的，”她说。“既然巴特勒船长的母亲已经来了，我想明天早晨就会下葬了吧。”

“下葬吗，正是这个问题呀，”嬷嬷说。“媚兰小姐，我们都弄得没办法了，俺来就是求你帮忙呢。这世上事事都叫人心烦，亲爱的，事事都叫人心烦啊！”

“思嘉小姐病倒了吗？”媚兰焦急地问。“自从邦妮——以来，我就很少看见她呢。她整天关在房子里，而巴特勒船长却出门去——”

泪水突然从嬷嬷那张黑脸上滚滚而下，媚兰坐到她身旁，轻轻拍着她的臂膀。一会儿，嬷嬷便撩起她的黑衣襟把眼睛拭干了。

“你一定得去帮忙我们呀，媚兰小姐。俺已经尽了俺的力了，可一点用处也没有。”

“思嘉小姐——”

嬷嬷挺直了腰板。

“媚兰小姐，你和俺一样了解思嘉小姐嘛。那孩子到了只得忍住的时候，上帝就给了她力量叫她经受得起了。这件事伤透了她的心，可她经得住。俺可是为了瑞德先生才来的呀。”

“我每次到那里，都很想见到他，可他要么进城去了，要么就锁在自己房里，跟——至于思嘉，她像个幽灵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快告诉我，嬷嬷。你知道，只要我做得到，我是会帮忙的。”

嬷嬷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俺说思嘉小姐无论碰到什么事都经得住，因为她经受得多了。可是瑞德先生呢，媚兰小姐，他从没经受过他不愿经受的事，一次也没有。就是为了他，俺才来找你。”

“不过——”

“媚兰小姐，今儿晚上你一定得跟我一起回去呀，”嬷嬷的口气非常迫切。“说不定瑞德先生会听你的呢。他一向是尊重你的意见的。”

“唔，嬷嬷，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指的是什么呢？”

嬷嬷挺起胸来。

“媚兰小姐，瑞德先生已经——已经疯了。他不让我们把小姑娘抬走呢。”

“疯了？啊，嬷嬷，不会的！”

“俺没有撒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不会让我们埋葬那孩子。他刚才亲口对俺说的，还没超过一个钟头呢。”

“可是他不能——他不是——”

“所以俺才说他疯了嘛。”

“但是为什么——”

“媚兰小姐，俺把一切都告诉你。俺不该告诉任何人，不过咱们是一家人，你又是俺惟一能告诉的。俺把一切都告诉你吧。你知道他非常喜爱那个孩子。俺从没见过一个人，无论黑人白人，是这样喜爱孩子的。米德大夫一说她的脖子摔断了，他就吓得完全疯了。他随即拿起枪跑出去，把那可怜的小马驹给毙了。老天爷，俺还以为他要自杀呢！那时思嘉小姐晕过去了，俺正忙着照顾她，邻居们也都挤在屋里屋外，可瑞德先生却始终痴呆地紧抱着那孩子，甚至还不让俺去洗她那小脸上的血污。后来思嘉小姐醒过来了，俺才，谢天谢地，放心了！俺想，他们俩会互相安慰了吧。”

嬷嬷又开始在流泪，不过这一次她索性不擦了。

“可是她醒过来后，到那房里一看，发现他抱着邦妮坐在那里，便说：‘还我的女儿，她是你害死的！’”

“啊，不！她不能这样说！”

“是呀，小姐，她就是那样说的。她说：‘是你害死了她。’俺真替瑞德先生难过，俺也哭了，因为他那模样实在可怜。俺说：‘把那孩子交给她嬷嬷吧。俺不忍心让俺的小小姐再这样下去呀。’俺把孩子从他怀里抱过来，将她放到她自己房里，给她洗脸。这时俺听见他们在说话，

那些话叫俺听了血都凉了。思嘉小姐骂他是杀人犯，因为让孩子去跳那么高的栏给摔死了，而他说思嘉小姐从来不关心邦妮小姐和她的另外两个孩子……”

“别说了，嬷嬷！什么也别告诉我了。你是不该给我讲这些事的！”媚兰喊道。嬷嬷的话里描绘的那幅情景，叫她害怕得心直发紧。

“俺知道俺用不着对你说这些，可俺心里憋得慌，也不知哪些话不该说了。后来瑞德先生亲自把孩子弄到了殡葬处，随即又带回来放在他房里她自己的床上。等到思嘉小姐说最好装殓起来停在客厅里时，我看瑞德先生简直要揍她了。他立即说：‘她应该留在我房里。’同时他回过头来吩咐俺：‘嬷嬷，你留在这里看着她，等我回来。’接着他就骑马出门了，直到傍晚时候才回来。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时，俺发现他喝得醉醺醺的，不过还像平常那样勉强支持着。他一进门，对思嘉小姐和皮蒂小姐以及在场的太太们一句话也没说，便赶紧奔上楼去，打开他的房门，然后大声叫俺。俺尽快跑到楼上，只见他正站在床边，但因为屋里太黑，百叶窗也关了，俺几乎看不清楚。

“这时他气冲冲地对俺说：‘把百叶窗打开，这里太黑了。’俺马上打开窗子，发现他正瞧着俺，而且，天哪，媚兰小姐，他那模样多古怪呀，吓得俺膝头都打颤了。接着他说：‘拿灯来，多拿些灯来！把它们全都点上。不要关窗帘或百叶窗。难道你不知道邦妮小姐怕黑吗？’”

媚兰那双惊恐的眼睛跟嬷嬷的眼睛相互看了看，嬷嬷不祥地点点头。

“他就是这样说的。‘邦妮小姐怕黑’。”

嬷嬷不由得哆嗦起来。

“我给他拿来一打蜡烛，他说了一声：‘出去！’然后他把门倒锁起来，坐在里面陪着小小姐，连思嘉小姐来敲门叫他，他也不开。就这样过了两天。他根本不提下葬的事，只早晨锁好门骑马进城去，到傍晚才喝醉酒回来，又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也不睡。现在他母亲老巴特勒夫人从查尔斯顿赶到这里参加葬礼来了，苏伦小姐和威尔先生也从塔拉赶来，可是瑞德先生对他们一声不吭。唔，媚兰小姐，这真可怕呀！而且越来越糟，别人也会说闲话呢！”

“这样，到今天傍晚，”嬷嬷说着又停顿一下，用手擦了擦鼻子。“今天傍晚，他进来时，思嘉小姐在楼道里碰到了他，便跟他一起到房里去，并对他说：‘葬礼定在明天上午举行。’他说：‘你要敢这样，我明天就宰了你。’”

“啊，他一定是疯了！”

“是的，小姐。接着他们谈话的声音低了些，我没有全听清楚，只听见他又在说邦妮小姐怕黑，而坟墓里黑极了。过了一会儿，思嘉小姐说，‘你倒好，为了表白自己，把孩子害死了以后，却装起好心来了。’他说：‘你真的不能宽恕我吗？’她说：‘不能。而且你害死邦妮以后干的那些勾当我早就厌恶极了。全城的人都在唾骂你。你整天酗酒，并且，你要是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里鬼混，那你就太愚蠢了。我知道你是到那个贱货家去了，到贝尔·沃特琳那里去了。’”

“啊，嬷嬷，不会的！”

“可这是真的，小姐。她就是这样说的。并且，媚兰小姐，这是事实。俺黑人对许多事情知道得比白人要快。俺也知道他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了，不过没有说罢了。而且他也并不否认。他说：‘是呀，太太，我

正是到那里去了，你也用不着伤心，因为你觉得不要紧嘛。走出这个地狱般的家，那个下流地方便成了避难的天堂呢。何况贝尔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她可不指责我说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呢。”

“啊，”媚兰伤心得喊了一声。

她自己的生活是那么愉快，那么安宁，那么为周围的人所爱护，那么充满着彼此间的亲切关怀，因此她对于嬷嬷所说的一切简直难以理解，也无法相信，不过她心里隐隐记得一桩事情，一幅她急于要排除就好比不愿意想象别人裸体一样的情景，那就是瑞德把头伏在她膝上哭泣那天谈起过贝尔·沃特琳。可是他爱思嘉。那天她不可能对此产生误解。而且当然，思嘉也是爱他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龃龉呢？夫妻之间怎么能这样毫不留情地相互残杀呢？

嬷嬷继续伤心地说下去。

“过了一会，思嘉小姐从房里出来，她的脸色煞白，但下颚咬得很紧。她看见俺站在那里，便说：‘嬷嬷，葬礼明天举行。’说罢她就像个幽灵似的走了。那时俺心里怦怦直跳，因为思嘉小姐是说到做到的。可瑞德先生也是说一不二的呀，而且他说过她要是那样干，他就要宰了她呢。俺心里乱极了，媚兰小姐，因为俺良心上一直压着一桩事，再也忍不住了。媚兰小姐，是俺让小小姐在黑暗中受了惊呢。”

“唔，嬷嬷，可是这不要紧——现在不要紧了。”

“要紧着呢，小姐。麻烦都出在这里呀。俺想最好还是告诉瑞德先生，哪怕他把俺杀了，因为俺良心上过不去呀！所以俺趁他还没锁门便赶快溜了进去，对他说：‘瑞德先生，俺有件事要承认。’他像个疯子似的猛地转过身来对俺说：‘出去！’天哪，俺还从来没这样怕过呢！不过

俺还是说：‘求求您了，瑞德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俺这是该杀的事。是俺叫小小姐在黑暗中受惊了呢。’说完，媚兰小姐，俺就把头低下来，等着他来打了。可是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俺又说：‘俺不是存心的。不过，瑞德先生，那孩子很不小心，她什么也不怕。她常常等别人睡着了溜下床来，光着脚在屋里到处走动。这叫俺很着急，生怕她害了自己，所以俺对她说黑暗里有鬼和妖怪呢。’

“后来——媚兰小姐，你知道他怎么了？他显得很和气，走过来把手放在俺的臂膀上。这是他头一次这样做呢。他还说：‘她真勇敢，你说是吗？除了黑暗，她什么也不怕。’这时俺哭了起来，他便说：‘好了，嬷嬷，’他用手拍着俺。‘好了，嬷嬷，别这样哭了。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我知道你爱邦妮小姐。既然你爱她，就不要紧了。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啊。’好了，他这样和气，俺就胆大了，就鼓起勇气说：‘瑞德先生，安葬的事怎么样呢？’那时他像个野蛮人瞪大眼睛望着俺说：‘我的天，我还以为要是别人都不懂，可你总会懂吧！你以为既然我的孩子那么害怕黑暗，我还会把她送到黑暗里去吗？现在我就听得见她平常在黑暗中醒来时那种大哭的声音呢。我不会让她受惊的。’媚兰小姐，那时俺就明白他是疯了。他喝酒，他也需要睡觉和吃东西，可这不是一切。他真是疯了。他就那样把俺推出门外，嘴里嚷着：‘给我滚吧！’

“俺下楼来，一路想着他说的不要安葬，可思嘉小姐说明天上午举行葬礼，他又说要毙了她。家里所有的人，还有左邻右舍，都在谈论这件事，嘁嘁喳喳像群雌珠鸡似的。这样俺就想到了你，媚兰小姐。你一定得去帮我们一把。”

“唔！嬷嬷，我不能冒冒失失闯去呀！”

“要是你不能，还有谁能呢？”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嬷嬷？”

“媚兰小姐，俺也说不明白。不过你是能帮上忙的。你可以跟瑞德先生谈谈，兴许他会听你的话。他很敬重你呢，媚兰小姐。也许你不知道，但他的确这样。俺听他说过不止一次两次，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女性呢。”

“可是——”

媚兰站起来，不知怎么办好，一想到要面对瑞德心里就发怵。一想到要跟一个像嬷嬷描述的那样悲痛得发疯的男人去理论，她浑身都凉了。一想到要进入那间照得通亮、里面躺着一个她那么喜爱的小姑娘的房子，她的心就难过极了。她怎么办呢？她能向瑞德说些什么去缓解他的悲伤和恢复他的理智呢？她一时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忽然从关着的门里传来她的孩子的欢快笑声，她猛地像一把刀子扎进心坎似的想起他要是死了呢。要是她的小博躺在楼上，小小的身躯凉了，僵了，他的笑声突然停止了昵？

“啊，”她惊恐地大叫一声，在心里把孩子紧紧抱住。她懂得瑞德的感情了。如果小博死了，她怎能把他抛开，让他孤零零地沦落在黑暗中，任凭风吹雨打啊！

“啊，可怜的、可怜的巴特勒船长啊！”她喊道。“我现在就去看他，马上去。”

她急忙回到饭厅，对艾希礼轻轻说了几句，然后紧紧搂了孩子一下，激动地吻了吻他的金色鬃发，这倒把孩子吓了一跳。

她帽子也没戴，餐巾还拿在手里，便走出家门，那迅疾的步子可叫

嬷嬷的两条老腿难以跟上了。一走进思嘉家里的前厅，她只向聚集在图书室里的人，向惊慌的皮蒂小姐和庄严的巴特勒老夫人，以及威尔和苏伦，匆匆地鞠躬致意，便径直上楼，让嬷嬷气喘吁吁地在背后跟着。她在思嘉紧闭的卧室门口停留了一会，但嬷嬷轻声说：“不，小姐，不要进去。”

于是媚兰放慢步子走过穿堂，来到瑞德的门前站住了。她犹豫了半晌，仿佛想逃走似的。然后，她鼓起勇气，像个初次上阵的小兵，在门上敲了敲，并轻轻叫道：“请开门，巴特勒船长，我是威尔克斯太太。我要看看邦妮。”

门很快开了，嬷嬷畏缩着退到穿堂的阴影中，同时看见瑞德那衬托在明亮的烛光背景中的巨大黑影。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嬷嬷好像还闻到他呼吸中的威士忌酒气。他低头看了看媚兰，挽起她的胳膊把她带进屋里，然后把门关上了。

嬷嬷侧着身子偷偷挪动到门旁一把椅子跟前，费劲地将自己那胖得不成样子的身躯塞在里面。她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哭泣和祈祷着，不时撩起衣襟来擦眼泪。她竭力侧耳细听，但听不清房里的话，只听到一些低低的断断续续的嗡嗡声。

过了相当长一个时候，房门嘎的一声开了，媚兰那苍白而紧张的脸探了出来。

“请给我拿壶咖啡来，快一点，还要些三明治。”

一旦形势紧迫，嬷嬷是可以像个十六岁的活泼黑人那样敏捷的，况且她很想到瑞德屋里去看看，所以行动起来就更迅速了。不过，她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媚兰只把门开了一道缝，将盘子接过去了。于是，嬷嬷

又侧耳细听了很久，但除了银餐具碰着瓷器的声音以及媚兰那模模糊糊的轻柔语调外，仍然什么也听不清楚。后来她听见床架嘎吱一声响，显然有个沉重的身躯倒在床上了，接着是靴子掉在地板上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媚兰才出现在门口，但是嬷嬷无论怎样努力也没能越过她看见屋里的情景。媚兰显得很疲倦，眼睫毛上还闪着莹莹的泪光，不过脸色已平静了。

“快去告诉思嘉小姐，巴特勒船长很愿意明天上午举行邦妮的葬礼，”她低声说。

“谢天谢地！”嬷嬷兴奋地喊道。“你究竟是怎么——”

“别这么大声说，他快要睡着了。还有，嬷嬷，告诉思嘉小姐，今晚我要整夜守在这里。你再给我去拿些咖啡，拿到这里来。”

“送到这房里来？”

“是的，我答应了巴特勒船长，他要是睡觉，我就整夜坐在那孩子身边。现在去告诉思嘉小姐吧，省得她再担心了。”

嬷嬷动身向穿堂那头走去，那笨重的身躯震撼着地板，但她心里轻松得唱起歌来了。她在思嘉门口沉思地站了一会，脑子里又是感谢又是好奇，那一片紊乱已够她受的了。

“媚兰小姐是怎样胜过俺把事情办成的呢？俺看天使们都站在她那一边了。俺要告诉思嘉小姐明天办葬礼的事，可俺想想最好把媚兰小姐守着小小姐坐夜的事先瞒着。思嘉小姐根本不会喜欢她这样做呢。”

第六十章

这世界好像出了点毛病，有一种阴沉可怕的不正常现象，犹如一片阴暗和看不透的迷雾，弥漫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偷偷地把思嘉包围起来。这种不正常比邦妮的死还要严重，因为邦妮死后初期的悲痛现在已经逐渐减轻，她觉得那个惨重的损失可以默默地忍受了。可是目前这种对于未来灾难的恐惧感却持续着，仿佛有个邪恶的盖着头巾的东西恰好蹲在她的肩上，仿佛脚下的土地她一踩上就会变成流沙似的。

她从未经历过类似的恐惧。她有生以来一直牢牢地立足于常识的基础之上，曾经害怕过的总是些看得见的东西，包括伤害、饥饿、贫困，以及丧失艾希礼的爱，等等。她如今是在试着分析一种不能分析的东西，当然没有什么结果。她丧失了她最亲爱的孩子，但是她毕竟忍受得住，就像忍受了旁的惨重损失那样。她有健康的身体，有多得如愿以偿的金钱，而且仍然享有对艾希礼的爱，尽管近来看见他的机会愈来愈少了。甚至连媚兰那个倒霉的意外招待会以后，他们之间形成的拘束，也不怎么使她烦恼，因为她知道那是会过去的。不，她目前的恐惧不是属于痛苦、饥饿或丧失爱情这一类。那些恐惧从来没有像这次非同寻常的感觉一样使她颓丧不堪——这种折磨人的恐惧跟她从前在噩梦中的感觉，即她伤心地从中穿过的一片茫茫游动的迷雾，一个在寻找避难所的迷途的孩子，是极为相似的。

她回想起瑞德以前常常能用笑声把她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她回想起他那宽阔的褐色胸膛和强壮的臂膀曾给过她多少安慰。因此她向他投以祈求的眼光，而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她头一次真正看见了他。她发现了他身上的变化，不觉大吃一惊。这个人现在不笑了，也不会来安慰她

了。

邦妮死后，有个时候她对他过于恼怒，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以致她只有在仆人们跟前才跟他客气地说说话。她曾经那么忙于追忆邦妮的啪哒啪哒的脚步声和潺潺不绝的笑声，因此很少意识到他也在痛苦地回忆，甚至比她自己更痛苦呢。在整个这段时期，他们只不过客客气气地见面和交谈，就像两个陌生人在一家饭店里相遇，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但是从来没有谈过心，没有交流过思想。

现在她既然感到害怕和孤单了，如果可能，她是会打破两人之间这重障碍的，可是她发现他对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不愿意同她深谈。现在既然她的怒气已渐渐平息，她便想告诉他她并不把邦妮的死归罪于他了。她想伏在他怀里痛哭，告诉他她也曾将孩子的马术引为骄傲，并对她的甜言蜜语过分溺爱了。现在她愿意老实地承认，她以前那样谴责他，只是由于自己心里难受，想用刺伤他的办法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然而，好像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来说这些。他那双黑眼睛茫然地望着她，不给她以开口的机会。而表示道歉的行动一旦拖下来，便越拖越难办，最后简直不可能了。

她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瑞德是她丈夫，他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结合，他们同床共枕，生了一个共同钟爱的孩子，而且很快又一起看到将这个孩子埋葬了。只有在那个孩子的父亲的怀中，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尽管这悲哀起初可能伤人，但毕竟有助于创伤的愈合啊！可是现在，从两人之间的情况来看，她还宁愿投入一个陌生人的怀抱中去呢。

他很少待在家里。当他们坐下一起吃晚饭时，他常常是先从外面喝醉酒回来的。他喝酒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越喝越文雅，酒兴上来了便爱刺

激人，说些逗趣而刻薄的话，那会使她听得忘神，不禁哈哈大笑。如今他忧郁地喝闷酒，等到夜色深沉便突然酩酊大醉了。有时候，一大早她就听见他骑马跑进后院，去敲仆人住房的门，好让波克搀扶他爬上后面的楼梯，把他弄到床上。把他弄到床上去呢！以前瑞德是经常不动声色地将别人灌醉，让他们昏头昏脑，然后把他们弄上床去的呀！

他从前修饰得整整齐齐，可现在显得邋遢起来了。连波克要他在晚餐前换件衬衫，也得大吵半天。威士忌的作用已经在他脸上表现出来，那长长下颔的棱角分明的线条正在渐渐消失，被一种虚胖的表象所遮盖，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底下也长起了两个浮泡似的东西。他那肌肉结实的高大身躯显得柔软松弛了，腰围也开始粗笨起来。

他时常干脆不回家，或者公然捎来一句话说要在外面过夜。当然，他可能是喝醉了，在某家酒馆的楼上躺着打鼾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思嘉总认为他是在贝尔·沃特琳那里。有一次，她在一家商店里看见了贝尔，她已经是个又粗又胖的女人，以前那些优美的风姿大多无影无踪了。不过，尽管她涂了那么多脂粉，穿着那么俗丽的衣裳，她还是显得胸乳丰满，几乎有母亲般的风度。贝尔并不像别的轻浮女人那样在上等妇女面前低眉俯首或怒目敌视，却跟思嘉相对凝望，用一种关心和近乎怜悯的眼光打量她，使得思嘉脸都红了。

可是她现在既不能骂他，不能向他发火，不能要求他忠诚或出他的丑，同时她自己也不能因为曾经为邦妮的死谴责过他而向他道歉。现在盘踞在她心头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和难以理解的忧郁，这种忧郁之深沉是她以前所没有体会过的。她感到孤单，前所未有地孤单。也许在此以前她从没有过真正孤单的时刻吧。她觉得又孤单又害怕，而且除了媚兰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她可以去求援的。因为现在连她的主要支柱嬷嬷也回塔拉去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嬷嬷走前没有作任何解释。她向思嘉要路费时只瞪着一双疲惫衰老的眼睛伤心地瞧着她。思嘉流着眼泪恳求她留下来，她回答说：“俺仿佛听到爱伦小姐在对俺说：‘嬷嬷，回来吧。你的事已经做完了。’所以俺要回去。”

瑞德听见了那次谈话，他给了嬷嬷路费，并拍了拍她的臂膀。

“你是对的，嬷嬷。爱伦小姐是对的。你在这里的事已经做完了。回去吧。你需要什么请随时告诉我。”看见思嘉又来愤愤不平地插嘴时，他便申斥说：“别说了，你这笨蛋！让她走！现在，人家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

他说这话时眼睛里迸发着凶悍的光芒，吓得思嘉畏缩着不敢做声了。

她后来怀着孤立无助的心情跑去找米德大夫，问道：“大夫，你看他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是发疯了？”

“不是，”大夫说，“不过他喝酒太多，再这样下去是会害死他自己的。思嘉，他爱那孩子呢，我猜他喝酒就是为了要忘记她。现在，小姐，我给你的忠告是尽快跟他再生一个孩子。”

“哼！”思嘉走出大夫的诊所时怨愤地想。说说容易，做起来可难哪！她倒是很乐意再生一个孩子，生几个孩子，只要他们能够把瑞德眼睛里那种神色消除掉，把她心中那个痛苦的空隙填补起来。一个像瑞德那样黝黑英俊的男孩，或者再来个小女孩，都行呀。唔，再来个女孩吧，一个漂亮、活泼、任性、爱笑的小女孩，不像爱拉那样浮躁，多好啊！为什么，唔，为什么上帝没有带走爱拉呢？如果他一定得带走她的一个孩子的话。现在邦妮死了，爱拉也不能给她什么安慰。可是瑞德好

像并不想再要孩子。至少他从不到她卧室里来，尽管现在她已不再锁门，而且常常把门半开着。他好像不感兴趣。他好像除了威士忌和那个红头发的女人以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

他原来是喜爱嘲讽人而又令人高兴的，可现在变得严酷了；原来是犀利中带点幽默的，可现在只剩下残忍了。自从邦妮死后，许多曾经因她跟女儿在一起时那么彬彬有礼而深受感动、并转而尊重他的邻居妇女，都很想安慰安慰他。她们在街上叫住他，对他表示同情，隔着篱栏跟他说话，说她们很理解他的心情。可现在既然邦妮死了，那个叫他讲究礼貌的原因不存在了，他的礼貌也就不见了。他简慢而粗暴地对待那些太太们，并打断她们的善意慰问。

奇怪的是太太们并不因此生他的气。她们很理解，或者自以为理解。每到黄昏时分他骑马回家时，他醉得快要坐不稳了，一见有人对他说话便皱起眉头，这时太太们只好说声“真可怜呀！”并且继续努力对他表示亲切和关怀。她们很替他难过，因为他伤心地回到家里，却只能受到思嘉那样的接待。

大家都知道思嘉为人多么冷酷，多么无情。大家看见她显得那么轻松就从丧失邦妮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了，都大为惊骇。他们从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她那貌似恢复的背后那番痛苦的挣扎。瑞德受到全城人的深切同情，而他对此既不明白也不在乎。思嘉为全城人所厌恶，但她却生平第一次感到需要老朋友们的关切了。

如今，除了皮蒂姑妈、媚兰和艾希礼外，她的老朋友们谁也不上她家里来了。只有那些新朋友才坐着锃亮的马车来拜访她，急切地向她表示同情，热烈地谈论其他新朋友的事来排遣她的忧愁，尽管她对后者根本不感兴趣。所有这些“新人”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例外！她们不了解

她。她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她。她们对于她发家致富和住进桃树街上这幢大宅以前的生活，可以说一无所知。她们也不喜欢谈她们自己在穿着绸缎和坐上高车骏马之前的生活。她们不知道她曾经怎样奋斗，经历过什么样的穷困和种种艰险，最后才获得这幢大宅，这些美丽的服饰和银器，并且能举行豪华的招待会。她们都不清楚。她们也不关心，这些天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她们似乎永远生活在事物的表面，没有关于战争、饥饿和打仗的共同记忆，没有扎进同样的红土地中的共同根柢。

现在她觉得孤单了，便很想跟梅贝尔或范妮，埃尔辛太太或惠廷太太，甚至那位可畏的老斗士梅里韦瑟太太，在一起聊天，消磨下午的时光。或者是邦内尔太太或——或任何别的一位老朋友，或者邻居，都行。因为她们了解她。她们了解战争、恐怖和焚城的大火，见过亲人过早地死去，饿过肚皮，穿过破衣烂衫，受到过饥寒交迫的威胁。后来她们从废墟中建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如果能跟梅贝尔坐在一起，回忆谢尔曼部队侵入时，梅贝尔埋葬了一个在逃难中死亡的婴儿，那倒是一种安慰呢。如果范妮来了，两人谈起彼此的丈夫都牺牲在戒严令时期最黑暗的日子里，也会很有意思。如果跟埃尔辛太太一起回忆亚特兰大陷落那天，这位老太太拼命鞭打着她的马跑出五点镇时那焦急的神色，以及车里那些从供销社抢出来的东西一路颠簸着撒落的情景，两人会哈哈大笑，觉得又后怕又好玩呢。至于梅里韦瑟太太，这位开面包店已开得兴旺起来的老太太，你要是和她争着讲往事，并对她说：“你还记得投降以后坏事怎样都变成好事了吗？你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下一双鞋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吗？可是，瞧瞧我们现在的光景！”那会多叫人高兴啊！

是的，那会叫人高兴的。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两个从前支持联盟的人碰到一起，会谈得那样津津有味，那样自豪，那样对过去怀念不

己。那些日子是考验人们思想感情的日子，可他们熬过来了。他们都是些老兵呢。她也是个老兵。不过她没有亲密的伙伴来重温往日的战斗了。啊，她多么希望同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啊——那些跟她跋涉过同样历程的人，他们知道这历程有多么艰苦，可是它却成了你的一个伟大部分啊！

但是，不知怎的，这些人都溜走了。她明白这是她自己的过错。她从来没有关心过她们，直到现在才想起——直到邦妮已经死了，她自己觉得又孤单又害怕，抬头只看见雪亮的餐桌对面那个黝黑的神情恍惚的陌生人，她在她的眼光下已开始崩溃了。

第六十一章

思嘉是在马里塔时收到瑞德的加急电报的。恰好十分钟后就有一趟去亚特兰大的火车，她便搭上了，除了一个手提网兜没带任何行李，把韦德和爱拉留在旅馆里由普里茜照看着。

亚特兰大离马里塔只有二十英里，可是火车在多雨的初秋下午断断续续地爬行着，在每条小径旁都要停车让行人通过。思嘉被瑞德的电报吓慌了，急于赶路，因此每一停车都要气得大叫起来。列车笨拙地行进，穿过微带金黄色的森林，经过残留着蛇形胸墙的红色山坡，经过旧的炮兵掩体和长满野草的弹坑。在这条路上，约翰斯顿的部队狼狈撤退时曾经一步步苦战不已。对每一个站和每一个十字路口，列车员都是以一个战役或一次交火的名称来称呼。要是在过去，这会引来思嘉回想当时的恐怖情景，可现在她不去想这些了。

瑞德的电报是这样的：

“威尔克斯太太病重速归。”

火车驶进亚特兰大时，暮色已浓，加上一片蒙蒙细雨，城市就显得朦胧不清了。街灯暗淡地照着，像雾中一些昏黄的斑点似的。瑞德带着一辆马车在车站等候她。她一看他的脸色，便比收到电报时更惊慌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毫无表情呢。

“她没有——”她惊叫道。

“没有。她还活着。”瑞德搀扶着她上了马车。“去威尔克斯太太

家，越快越好，”他这样吩咐车夫。

“她怎么了？我没听说她生病嘛。上星期还好好的。她遇到了什么意外吗？唔，瑞德，情况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她快死了，”瑞德说，声音也像面色一样毫无表情：“她要见你。”

“媚兰不会的！啊，媚兰不会的！她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呀？”

“她小产了。”

“小——产，可是，瑞德，她——”思嘉给吓得说不出话。这个消息紧跟着瑞德宣布的濒危状况，使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不知道她怀孕了吗？”

她甚至连头也没有摇一摇。

“哎，是的。我看你不会知道。我想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她要叫人家大吃一惊呢。不过我知道。”

“你知道？她绝不会告诉你的！”

“她没有必要告诉我。不过我知道。最近两个月来她显得那么高兴，我就猜这不可能是别的原故。”

“可是瑞德，大夫曾说过，如果再生孩子就要她的命了！”

“现在就要她的命了，”瑞德说。接着他责问马车夫：“看在上帝面上，你能不能更快一点？”

“不过，瑞德，她不见得会死的！我——我都没有——”

“她的抵抗力不如你好。她一向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除了一颗好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

马车在一座小小的平房前嘎的一声停住，瑞德扶她下了车。她胆颤心惊，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感袭上心头，她紧紧抓住他的臂膀。

“你也进去吧，瑞德？”

“不，”他说了一声便回到马车里去了。

她奔上屋前的台阶，穿过走廊，把门推开。艾希礼、皮蒂姑妈和英迪亚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思嘉心想：“英迪亚在这里干什么呢？媚兰说过叫她永远也不要再进这个门嘛。”那三个人一见到她便站起身来，皮蒂姑妈紧紧咬着嘴唇不让它们颤抖；英迪亚瞪大眼睛注视着她，看来完全是为了悲伤而没有恨的意思。艾希礼目光呆滞，像个梦游人似的向她走来，伸出一只手握住她的胳膊，又像个梦游人似的对她说话。

“她要见你，”他说，“她要见你。”

“我现在就去看她好吗？”她回头看看媚兰的卧室，卧室门是关着的。

“不。米德大夫在里面。我很高兴你回来了，思嘉。”

“我是尽快赶回来的。”思嘉将帽子和外衣脱了。“火车——她不是真的——告诉我，她好些了，是不是，艾希礼？你说呀！别这样愣着嘛！她不见得真的——”

“她一直要见你呢，”艾希礼说，凝视着她的眼睛。同时思嘉从他的眼神里找到了答案。顿时间，她的心停止了跳动，接着是一种古怪的恐惧，比焦急和悲哀更强大的恐惧，它开始在她胸膛里蹦跳了。这不可能是真的，她热切地想，试着把恐惧挡回去。大夫也会作出错误的诊断呢。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我要是相信便会尖叫起来了。我现在得想想别的事情了。

“我决不相信！”她大声喊道，一面注视着面前那三张绷紧的面孔，仿佛质问他们敢不敢反驳似的。“而且媚兰为什么没告诉我呢？如果我已经知道，就不会到马里塔去了。”

艾希礼的眼神好像忽然清醒过来，感到很痛苦似的。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思嘉，特别是没有告诉你。她怕你知道了会责备她。她要等待三个月——要到她认为已经安稳和有把握了的时候才说出来，叫你们全都大吃一惊，并笑话大夫们居然诊断错了。而且她是非常高兴的。你知道她对婴儿的那种态度——她多么希望有个小女孩。何况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后来，无原无故地——”

媚兰的房门悄悄地开了，米德大夫从里面走出来，随手把门带上。他在那里站立了一会，那把灰色胡子垂在胸前，眼睛望着那四个突然吓呆了的人。他的眼光最后落到思嘉身上。他向她走来时，思嘉发现他眼中充满了悲伤，同时也有厌恶和轻蔑之情，这使她惊慌的心里顿时涌起满怀内疚。

“你毕竟还是来了，”他说。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艾希礼便要向那关着的门走去。

“你先不要去，”大夫说。“她要跟思嘉说话呢。”

“大夫，让我进去看她一眼吧，”英迪亚拉着他的衣袖说。她的声音尽管听起来很平淡，但比大声的要求更加诚恳。“我今天一早就来了，一直等着，可是她——就让我去看看吧，哪怕一分钟也行。我要告诉她——一定要告诉她——我错了，在——在有些事情上。”

她说这些时，眼睛没有看艾希礼或思嘉，可是米德大夫冷冷的目光却自然地落到了思嘉身上。

“等会儿再说吧，英迪亚小姐，”他简单地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说你错了这些话去刺激她。她知道是你错了。你这时候去道歉只会使她烦恼的。”

皮蒂也怯生生地开口了：“我请你，米德大夫——”

“皮蒂小姐，你明白你是会尖叫的，会晕过去的。”

皮蒂挺了挺她那胖胖的小个儿，向大夫瞥了一眼。她的眼睛是干的，但充满了庄严的神色。

“好吧，亲爱的，稍等一等，”大夫显得和气些了。“来吧，思嘉。”

他们轻轻地走过穿堂，向那关着的门走去，一路上大夫的手紧紧抓住思嘉的肩膀。

“我说，小姐，”他低声说，“不要激动，也不要作临终时的忏悔，否则，凭上帝起誓，我会扭断你的脖子！你用不着这样呆呆地瞧着我。你明明懂得我的意思。我要让媚兰小姐平平静静地死去，你不能只顾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告诉她关于艾希礼的什么事。我从没伤害过一个

女人，可是如果你此刻说那种话——那后果就得由你自己承担了。”

他没等她回答就把门打开，将她推进屋里，然后又关上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陈设着廉价的黑胡桃木家具，灯上罩着报纸，处于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它狭小而整洁，像间女学生的卧室，里面摆着一张低背的小床，一顶朴素的网帐高高卷起，地板上铺着的那条破地毯早已褪色，但却刷得干干净净。这一切，跟思嘉卧室里的奢侈装饰，跟那些高耸的雕花家具、浅红锦缎的帷帐和织着玫瑰花的地毯比起来，是多么不一样啊！

媚兰躺在床上，床罩底下萎缩单薄的形体就像是个小女孩似的。两条黑黑的发辫垂在面颊两旁，阖着的眼睛深陷在一对紫色的圆圈里。思嘉见她这模样，倚着门框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不能动弹了。尽管屋里阴暗，她还是看得清媚兰那张蜡黄的脸，她的脸干枯得一点血色也没有了，鼻子周围全皱缩了。在此以前，思嘉还一直希望是米德大夫诊断错了呢。可现在她明白了。战争时期她在医院里见过那么多这种模样的面孔，她当然知道这预示着什么了。

媚兰快要死了，可是思嘉心里一时还拒不承认。媚兰是不会死的。死，对于她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当她思嘉正需要她、那么需要她的时候，上帝决不会让她死去。以前她从没想到自己会需要媚兰呢。可如今真理终于显现，在她灵魂的最深处显现了。她一向依靠媚兰，哪怕就在她依靠自己的时候，但是她以前并不清楚。现在媚兰快死了，思嘉才知道，没有她，自己是过不下去的。现在，她踮着脚尖向那个静静的身影走去，内心惶恐万状，她才知道媚兰一向是她的剑和盾，是她的慰藉和力量啊！

“我要留住她！我不能让她走！”她一面想，一面提着裙子在床边刷

的一声颓然坐下。她立即抓起一只搁在床单上的软弱的手，发觉它已经冰凉，便又吓住了。

“我来了媚兰，”她说。

媚兰的眼睛睁开一条缝，接着，仿佛发现真是思嘉而感到很满意似的，又阖上眼，停了一会，她吸了一口气轻轻地说：

“答应我吗？”

“啊，什么都答应！”

“小博——照顾他。”

思嘉只能点点头，感到喉咙里被什么堵住了，同时紧紧捏了一下握着的那只手表示同意。

“我把他交给你了，”她脸上流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我从前已经把他交给过你一次——记得吗？——还在他出生以前。”

她记不记得？她难道会忘记那个时候？她记得那样清清楚楚，好像那可怕的一天又回来了。她能感到那九月中午的闷热，记得她对北方佬的恐惧，听得见部队撤退时的沉重脚步声，记起了媚兰说如果自己死了便恳求她带走婴儿时的声音——还记得那天她恨透了媚兰，希望她死掉呢。

“是我害死了她，”她怀着一种迷信的恐惧这样想。“我以前时常巴望她死，上帝都听见了，因此现在要惩罚我了。”

“啊，媚兰，别这样说了！你知道你是会闯过这一——”

“不。请答应我。”

思嘉忍不住要哽咽了。

“你知道我答应了。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上大学？”媚兰用微弱的声音说。

“唔，是的！上大学，到哈佛去，到欧洲去，只要他愿意，什么都行——还有——还有一匹小马驹——学音乐——唔，媚兰，你试试看！你使一把劲呀！”

又没声息了，从媚兰脸上看得出她在挣扎着竭力要往下说。

“艾希礼，”她说，“艾希礼和你——”她的声音颤抖着，说不出来了。

听到提起艾希礼的名字，思嘉的心突然停止跳动，僵冷得像岩石似的。原来媚兰一向就知道啊。思嘉把头伏在床单上，一阵被抑制的抽泣狠狠扼住她的喉咙。媚兰知道了。思嘉现在用不着害羞了。她没有任何别的感觉，只觉得万分痛恨，恨自己多年来始终在伤害这个和善的女人。媚兰早已知道——可是，她仍然继续做她的忠实朋友。唔，要是她能够把那些岁月重新过一遍，她就决不做那种事，对艾希礼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上帝啊，”她心里急忙祈祷，“求求你了，请让她活下去！我一定要报答她。我要对她很好，很好。我这一辈子决不再跟艾希礼说一句话了，只要你让她好好活下去啊！”

“艾希礼，”媚兰气息奄奄地说，一面将手指伸到思嘉那伏着的头

上。她的大拇指和食指用微弱得像个婴儿似的力气拉了拉思嘉的头发。思嘉懂得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媚兰是要她抬起头来。但是她不能，她不能面对媚兰的眼睛，并从中看出她已经知道了那件事的神色。

“艾希礼，”媚兰又一次低声说，同时思嘉极力克制着自己。她此刻的心情难过到了极点，恐怕在最后审判日正视上帝并读着对她的判决时也不过如此了。她的灵魂在颤抖，但她还是抬起头来。

她看见的仍是同一双黑黑的亲切的眼睛，尽管因濒于死亡已经深陷而模糊了，还有那张在痛苦中无力地挣扎着要说出声来的温柔的嘴。没有责备，也没有指控和恐惧的意思——只有焦急，恨自己没有力气说话了。

思嘉一时间惊惶失措，还来不及产生放心的感觉。接着，当她把媚兰的手握得更紧时，一阵对上帝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同时，从童年时代起，她第一次在心中谦卑而无私地祈祷起来。

“感谢上帝。我知道我是不配的，但是我要感激您没有让她知道啊！”

“关于艾希礼有什么事呢，媚兰？”

“你会——照顾他吗？”

“唔，会的。”

“他感冒——很容易感冒。”

又停了一会。

“照顾——他的事业——你明白吗？”

“唔，明白。我会照顾的。”

她作出一次很大的努力。

“艾希礼不——不能干。”

只有死亡才迫使媚兰说出了对他的批评。

“照顾他，思嘉——不过——千万别让他知道。”

“我会照顾他和他的事业，我也决不让他知道。我只用适当的方式向他建议。”

媚兰尽力露出一丝隐隐的微笑，但这是胜利的微笑，这时她的目光和思嘉的目光又一次相遇了。她们彼此交换的这一瞥眼光便完成了一宗交易，那就是说，保护艾希礼不被这过于残酷的世界所捉弄的义务从一个女人转移到了另一个女人身上了。同时，为了维护艾希礼的男性自尊心，保证决不让他知道这件事。

现在媚兰脸上已没有那种痛苦挣扎的神色了，仿佛在得到思嘉的许诺之后她又恢复了平静。

“你真聪明能干——真勇敢——一向待我那么好——”

思嘉听了这些话，觉得喉咙里又堵得慌，忍不住要哽咽了，于是她用手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她几乎要像孩子似的大喊大叫，痛痛快快地说：“我是个魔鬼！我一向是冤屈你的！我从没替你做过什么事情！那都是为了艾希礼呀！”

她陡地站起身来，使劲咬住自己的大拇指，想重新控制住自己。这时瑞德的话又回到她的耳边：“她是爱你的。让这成为你良心上的一个十字架吧。”如今这十字架更加沉重了。她曾经千方百计想把艾希礼从媚兰身边夺走，已是够罪过的了。现在，终生盲目信任她的媚兰又在临终前把同样的爱和信任寄托到她身上，这就更加深了她的罪孽。不，她不能说。她哪怕只再说一声：“努一把力活下去吧，”也是不行的。她必须让她平平静静地死去，没有挣扎，没有眼泪，也没有悔憾。

门稍稍开了，米德大夫站在门口急迫地招呼她。思嘉朝床头俯下身去，强忍着眼泪，把媚兰的手拿起来轻轻贴在自己的面颊上。

“晚安，”她说，那声音比她自己所担心的要坚定些。

“答应我——”媚兰低声说，声音显得更加柔和了。

“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

“巴特勒船长——要好好待他。他——那样爱你。”

“瑞德？”思嘉有点迷惑莫解，觉得这句话对她毫无意义。

“是的，是这样，”她机械地说，又轻轻吻了吻那只手，然后把它放在床单上。

“叫小姐太太们立即进来吧，”思嘉跨出门槛时米德大夫低声说。

思嘉泪眼模糊地看见英迪亚和皮蒂跟着大夫走进房里，她们把裙子提得高高的，免得发出声响。门关上了，屋里一片寂静。艾希礼不知到哪里去了。思嘉将头靠在墙壁上，像个躲在角落里的顽皮孩子，一面摩擦着疼痛的咽喉。

在关着的门里，媚兰快要去世了，连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多年以来思嘉在不知不觉依靠着的那个力量。为什么，啊，为什么她以前没有明白她是多么喜爱和多么需要媚兰呢？可是谁会想到这个又瘦小又平凡的媚兰竟是一座坚强的高塔啊？媚兰，她在陌生人面前羞怯得要哭，她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她害怕老太太们的非难；媚兰，她连赶走一只鹅的勇气也没有呢！可是——

思嘉回想起许多年前在塔拉时那个寂静而炎热的中午，那时一个穿蓝衣的北军的尸体侧躺在楼道底下，缕缕灰色的烟还在他头上缭绕，媚兰站在楼梯顶上，手里拿着查尔斯的军刀。思嘉记得那时候她曾想过：“多傻气！媚兰连那刀子也举不起来呢！”可是现在她懂了，如果必要，媚兰会奔下楼梯把那个北方佬杀掉——或者她自己被杀死。

是的，那天媚兰站在那里，小手里拿着一把利剑，准备为她而厮杀。而且现在，当她悲痛地回顾过去时，她发现原来媚兰经常手持利剑站在她身边，不声不响像她的影子似的，爱护着她，以盲目而热烈的忠诚为她战斗，与北方佬、战火、饥饿、贫困、舆论乃至自己亲爱的血亲战斗。

思嘉明白那把宝剑，那把曾经寒光闪闪地保护她不受人世欺凌的宝剑，如今已永远入鞘，因此她的勇气和自信也慢慢消失了。

“媚兰是我有过的惟一女友，”她绝望地想，“除了母亲以外，她是惟一真正爱我的女人。她也像母亲那样。凡是认识她的人都跟她亲近。”

突然，她觉得那关着的门里躺着的好像就是她母亲，她是第二次在告别这个世界。突然她又站在塔拉，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而她感到十分

孤独，她知道失去那个软弱、文雅而慈善的人的非凡力量，她是无法面对生活的。

她站在穿堂里，又犹豫又害怕，起居室里的熊熊火光将一些高大的阴影投射在她周围的墙壁上。屋里静极了，这寂静像一阵凄冷的细雨渗透她的全身。艾希礼！艾希礼到哪里去了？

她跑到起居室去找他，好像一只挨冻的动物在寻找火似的，但是他不在那里。她一定得找到他。她发现了媚兰的力量和她自己对这个力量的依赖，只是一发现就丧失了，不过艾希礼还在呢。艾希礼，这个又强壮又聪明并且善于安慰人的人，他还在呢。艾希礼和他的爱能给人以力量，她可以用来弥补自己的软弱，他有胆量，可以用来驱除她的恐惧，他有安闲自在的态度，可以冲淡她的忧愁。

她想，“他一定在他自己房里，”于是踮着脚尖走过穿堂，轻轻敲他的门。里面没有声息，她便把门推开了。艾希礼站在梳妆台前面，对着一双媚兰修补过的手套出神。他先拿起一只，注视着它，仿佛以前从没见过似的。然后他把手套那么轻轻地放下，似乎它是玻璃做的，随即把另一只拿起来。

她用颤抖的声音喊道：“艾希礼！”他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她。他那灰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那种朦胧冷漠的神色，却睁得大大的，显得毫无遮掩。她从那里面看到的恐惧与她自己的不相上下，但更加孤弱无助，还有一种深沉得她从没见过的惶惑与迷惘之感。她看到他的脸，原来在穿堂里浑身感到的那种恐怖反而加深了。她向他走去。

“我害怕，”她说。“唔，艾希礼，请扶住我，我害怕极了！”

他一动不动，只注视着，双手紧紧地抓着那只手套。她将一只手放

在他胳膊上，低声说：“那是什么？”

他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她，仿佛拼命要从她身上搜索出没有找到的东西似的。最后他开口说话，但声音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了。

“我刚才正需要你，”他说。“我正要去寻找你——像个需要安慰的孩子一样——可是我找到的是个孩子，他比我更害怕，而且急着找我来了。”

“你不会——你不可能害怕，”她喊道。“你从来没有害怕过。可是我——你一向那么坚强——”

“如果说我一向很坚强，那是因为有她在背后支持我，”他说，声音有点哑了，一面俯视手套，抚摩那上面的指头。“而且——而且——我本来有的力量也全要跟她一起消失了。”

他那低沉的声音中有那么一种痛感绝望的语调，使得她不觉把搭在他臂上的那只手抽回来，同时后退了两步。他们两人都不说话，这时她才觉得有生以来头一次真正了解他了。

“怎么——”她慢吞吞地说，“怎么，艾希礼，你爱她，是不是？”

他好像费了很大力气才说出话来。

“她是我曾经有过的惟一的梦想，惟一活着、呼吸着、在现实面前没有消失过的梦想。”

“全是梦想！”她心里暗忖着，以前那种容易恼怒的脾气又要发作了。“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梦，从来不谈实际！”

她怀着沉重而略觉痛苦的心情说：“你一向就是这样一个傻瓜，艾希礼。你怎么看不出她比我要好上一百万倍呢？”

“思嘉，求求你了！只要你知道我忍受了多少痛苦，自从大夫——”

“忍受了多少痛苦！难道你不认为——唔，艾希礼，你许多年前就应当知道你爱的是她而不是我！你干吗不知道呢？要是知道了，一切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完全——唔，你早就应当明白，不要用你那些关于名誉和牺牲一类的话来敷衍我，让我一直迷恋你而不知悔改。你要是许多年前就告诉了我，我就会——尽管我会非常伤心，但我还是挺得住的。可是你一直等到现在，等到媚兰快死的时候，方才发现这个事实，可现在已经晚了，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唔，艾希礼，男人应当是懂得这种事的——但是女人不懂啊！你本该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你始终在爱她，而我呢，你要我只不过像——像瑞德要沃特琳那个女人一样！”

艾希礼听了她这几句话，不由得畏缩起来，但是他仍然直视着她，祈求她不要再说下去，给他一点安慰。他脸上的每一丝表情都承认她的话是真的。连他那两个肩膀往下耷拉的模样也表现出他的自责比思嘉所能给予的任何批评都要严厉。他默默地站在她面前，手里仍然抓着那只手套，仿佛那是一只通晓人情的手似的，而思嘉在说了一大篇之后也沉默了，她的怒气已经平息，取代它的是一种略带轻视的怜悯。她的良心在责备她。她是在踢一个被打垮了的毫无防卫能力的人呢——而且她答应媚兰要照顾他啊！

“我刚刚答应过媚兰，就立即去对他说这些难听而伤人的话，而且无论是我或任何旁人都没有必要这样说的。他已经明白了，并且很难过，”思嘉凄凉地思忖着。“他是个还没有长大的人。他简直是个孩子，像我这样，并且正为失去她而十分痛苦，十分害怕。媚兰知道事情会怎

么样的——媚兰对他的了解比我深得多，所以她才同时要求我照顾他和小博呢。艾希礼怎么经受得住啊？我倒是经得住。我什么都经得住。我还得经受许许多多呢。可是他不行——他没有她就什么都经受不住了。”

“饶恕我吧，亲爱的，”她亲切地说，一面伸出她的两臂。“我明白你得忍受多大的痛苦。但是请记住，她什么也不知道——她甚至从来不曾起过疑心——上帝对我们真好啊。”

他迅速走过来，张开两臂盲目地把她抱住。她踮起脚尖将自己暖烘烘的面颊温存地贴在他脸上，同时用一只手抚摩他后脑上的头发。

“别哭，亲爱的。她希望你勇敢些。她希望马上看到你，你得坚强一点才好。决不能让她看出你刚刚哭过。那会使她难过的。”

他紧紧抱住她，使她呼吸都困难了，同时他哽咽着在她耳边絮语。

“我怎么办呢？没有她我可活不成了！”

“我也活不成呢，”她心里想，这时她仿佛看见了后半生没有媚兰的情景，便陡地打了一个寒噤闪开了。但是她牢牢地克制住自己。艾希礼依靠她，媚兰也依靠她。记得过去有一次，在塔拉的月光下，她喝醉了，已十分疲惫，那时她想过：“担子是要由肩强膀壮的人去挑的。”好吧，她的肩膀是强壮的，而艾希礼的却不是。她挺起胸膛，准备挑这副重担，同时以一种她远没感觉到的镇静吻了吻艾希礼泪湿的脸颊，这次的吻已经不带狂热，也不带渴望和激情，而只有凉凉的温柔罢了。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她说。

媚兰的房门猛地打开了，米德大夫急切地喊道：

“艾希礼！快！”

“我的上帝！她完了！”思嘉心想。“可艾希礼没来得及跟她告别啊！不过也许——”

“快！”她高声喊道，一面推了他一把，因为他依旧呆呆地站着不动。“快！”

她拉开门，把他推出门去。艾希礼被她的话猛然惊醒，急忙跑进穿堂，手里还紧抓着那只手套。她听见他急促的脚步一路响去，接着是隐约的关门声。

她又喊了一声“我的上帝！”一面慢慢向床边走去，坐在床上，然后低下头来，用两只手捧住头。她突然感到疲倦，好像有生以来还从没这样疲倦过。原来当她听到那隐约的关门声时，她那浑身的紧张状态，那给了她力量一直在奋斗的紧张状态，便突然松懈下来。她觉得自己已筋疲力尽，感情枯竭，已没有悲伤和悔恨，没有恐惧和惊异了。她疲倦，她的心在迟钝地机械地跳动，就像壁炉架上那座时钟似的。

从那感觉迟钝近乎麻木的状态中，有一个思想逐渐明晰起来。艾希礼并不爱她，从来没有真心爱过她，但认识到这一点她并不感到痛苦。这本来应该是痛苦的。她本该感到凄凉，伤心，发出绝望的号叫。因为她长期指靠着他的爱在生活。它支持着她闯过了那么多艰难险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他不爱她，而她也并不在乎。她不在乎，因为她已经不爱他了。她不爱他，所以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使她伤心了。

她在床上躺下来，脑袋疲惫地搁在枕头上。要设法排除这个念头是

没有用的；要对自己说：“可是我的确爱他。我爱了他多少年。爱情不能在顷刻之间变得冷淡，”那也是没有用的。

但是它能变，而且已经变了。

“除了在我的想象中，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她厌倦地想。“我爱的是某个我自己虚构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像媚兰一样死了。我缝制了一套美丽的衣服，并且爱上了它。后来艾希礼骑着马跑来，他显得那么漂亮，那么与众不同，我便把那套衣服给他穿上，也不管他穿了是否合适。我不想看清楚他究竟怎么样。我一直爱着那套美丽的衣服——而根本不是爱他这个人。”

现在她可以追忆到许多年前，看见她自己穿一件绿底白花的细布衣裳站在塔拉在阳光下，被那位骑在马上金发闪闪的青年吸引住了。如今她能清楚地看出，他只不过是她自己的一个幼稚的幻想，并不比她从杰拉尔德手里哄到的那副海蓝宝石耳坠更为重要。那副耳坠她也曾热烈地向往过，可是一经得到，它们就没什么可贵的了，就像除了金钱以外的任何东西那样，一到她手里就失掉了价值。艾希礼也是这样，假使她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最初就拒绝跟他结婚而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也早没有什么价值了。假如她曾经支配过他，看见过他也像别的男孩子那样从热烈、焦急发展到嫉妒、愠怒、祈求，那么，当她遇到一个新的男人时，她那一度狂热的迷恋也就会消失，就好比一片迷雾在太阳出现和轻风吹来时很快飘散一样。

“我以前多傻啊！”她懊恼地想。“如今就得付出代价了。我以前经常盼望的事现在已经发生。我盼望过媚兰早死，让我有机会得到他。现在媚兰果真死了，我可以得到他了，可是我也不想要他了。他那死要面子的性格，一定会要弄清楚我愿不愿意跟瑞德离婚，跟他结婚的。跟他

结婚！哪怕把他放在银盘子里送来，我也不要呢！不过还是一样，下半辈子我得把他这个负担挑到底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得照顾他，不让他饿肚子，也不让别人伤了他的感情。他会像我的另一个孩子似的，整天牵着我的裙子转。我失掉了爱侣，却新添了个孩子。而且，要不是我答应了媚兰，我就——即使今后再也看不见他，我也无所谓呢。”

第六十二章

思嘉听见外面有低语声，便走到门口，只见几个吓怕了的黑人站在后面穿堂里，迪尔茜吃力地抱着沉甸甸的正在睡觉的小博，彼得大叔在痛哭，厨娘在用围裙擦她那张宽阔的泪淋淋的脸。三个人一齐瞧着她，默默地询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她抬头向穿堂那边的起居室望去，只见英迪亚和皮蒂姑妈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两人手拉着手，而且英迪亚那倔强的神气总算不见了。她们也跟那些黑人一样好像在恳求她，期待她发布指示。她走进起居室，两个女人立即朝她走过来。

“唔，思嘉，怎么——”皮蒂姑妈开口说，她那丰满的娃娃嘴颤抖着。

“别跟我说，否则我会尖叫起来，”思嘉说。她，由于神经过度紧张，声音已变得尖利，同时把两只手狠狠地叉在腰上。现在她一想起要谈到媚兰，要安排她的后事，喉咙又发紧了。“我叫你们谁也不要吭声。”

听了她话里的命令语气，她们不由得倒退了一步，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尴尬神色。“我可决不能在她们面前哭呀，”她心里想。“我不能张口，否则她们也要哭了，那时黑人们也会尖叫，就乱成一团了。我必须尽力克制自己，要做的事情多着呢。殡仪馆得去联系，葬礼得安排，房子得打扫干净，还得留在这里跟人们周旋，他们会吊在我脖子上哭的。艾希礼不能做这些事情，皮蒂和英迪亚也不行。我必须去做。啊，多繁重的担子！怎么我老是碰到这种事，而且都是别人的事呀！”

她看看英迪亚和皮蒂的尴尬脸色，内心感到非常痛悔。媚兰是不会

喜欢她这样粗暴对待那些爱她的人的。

“我很抱歉刚才发火了，”她有点勉强地说。“这就是说，我——我刚才态度不好，很抱歉，姑妈。我要到外面走廊上去一会儿。我得一个人想想。等我回来后我们再——”

她拍拍皮蒂姑妈便向前门走去，因为知道如果再留在这间屋里她就无法再克制自己。她必须单独待一会儿。她得哭一场，否则心就要炸了。

她来到黑暗的走廊，并随手把门关上。清凉而潮湿的晚风吹拂着她的面孔。雨停了，除了偶尔听到檐头滴水的声音，周围是一片寂静。世界被包围在满天浓雾中，雾气微觉清凉，带有岁暮年终的意味。街对面的房子全都黑了，只有一家还亮着，窗口的灯光投射到街心，与浓雾无力地相拼搏，金黄的微粒在光线中纷纷游动。整个世界好像都卷在一条笨重的烟灰色毛毯里。整个世界都寂静无声。

她将头靠在一根廊柱上，想痛哭一场，但是没有眼泪。这场灾难实在太深重，不是眼泪所能表现的了。她的身子在颤抖。她生活中两个坚不可破的堡垒崩溃的声音仍在她心中回响，好像在她耳旁轰隆一声坍塌了。她站了一会，想试试她一贯使用的那个诀窍：“所有这些，等到明天我比较能经受得住时再去想吧。”可是这个诀窍失灵了。现在她有两件事是必须想的：一是媚兰，她多么爱她和需要她；二是艾希礼，以及她自己拒不从实质上去看他那种盲目的顽固态度。她知道，想到这两件事时，无论是到明天或她一生中哪一个明天，都一样会是痛苦的。

“我现在无法回到屋里去同他们谈话，”她想。“今晚我无法面对艾希礼并安慰他了。今晚不行！明天早晨我将一早就过来做那些必须做的

事，说那些不得不说的安慰话。但是今天晚上不行。我没有办法。我得回家了。”

她家离这里只有五个街区。她不想等哭泣的彼得来套马车，也不想等米德大夫来带她回去。她忍受不了前者的眼泪和后者对她的无声谴责。她迅速走下屋前黑暗的台阶，也没穿外衣，没戴帽子，就进入夜雾中去了。她绕过拐弯处，向通往桃树街的一片小丘走去。天湿地滑，一片静悄悄，连她的脚步也悄无声息，像在梦中一样。



她爬上山坡时，眼泪已堵住胸口，可是流不出来，同时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袭上心头，那就是觉得她以前在同样的情况下，到过这黑暗凄凉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她不安地想，一面加快脚步。她的神经在跟她开玩笑呢。可是这种感觉继续

存在，而且悄悄地扩展到她的整个意识之中。她疑惑莫解地窥视周围，结果这种感觉更强了，显得又古怪又熟悉，于是她机警地抬起头来，像只嗅出了危险的野兽似的。“这不过是我太疲乏的原故吧，”她又试着宽慰自己。“夜是这么怪诞，这么雾气迷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浓密的雾，除非——除非！”

接着她明白了，顿时害怕起来。现在她明白了。在无数次的噩梦中，她曾经在这样的雾里逃跑过，穿过一个经常有鬼魂出没的茫茫无边的地域，那里大雾弥漫，聚居着一群幽灵和鬼影。现在她是不是又在做那个梦了，或者是那个梦变成了现实呢？

有一会儿，她离开了现实，完全迷失了。她好像坠入了那个老的噩梦中，比以前哪一次都深，她的心也开始奔突起来。她又站在死亡与寂静当中，就像她有一次在塔拉那样。世界上一切要紧的东西都不见了，生活成了一片废墟，她心里顿觉惶恐，好比一股冷风扫过似的。迷雾中的恐怖和迷雾本身把她抓住了。于是她开始逃跑。犹如以前无数次在梦中跑过一样，她如今被一种无名的恐惧追赶着，盲目地向不知什么地方飞跑，在灰蒙蒙的雾中寻找那个位于某处的安全地方。

她沿着那条阴暗的大街一路跑去，低着头，心怦怦直跳，迎着湿冷的夜风，顶着狰狞的树影。某处，某处，在这又静又湿的荒地里，一定有个避难所！她气喘吁吁地跑上那一片小丘，这时裙子湿了，清冷地卷着她的小腿，肺好像要炸了似的，扎得紧紧的胸襟勒着两肋，快把她的心脏压扁了。

接着，她眼前出现了灯光，一长列灯光，它们虽然只隐隐约约地闪烁，但却无疑是真的。她的噩梦里可从来没有过灯光，只有灰濛濛的迷雾。于是她的心全扑在那些灯光上了。灯光意味着安全、人们和现实。

她突然站住脚，握紧拳头，奋力把自己从惊惶中拖出来，同时仔细凝望着那列闪烁的汽灯，它们分明告诉她这是亚特兰大的桃树街，而不是睡梦中那个鬼魂出没的阴暗世界。

她在一个停车台上坐下，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神经，仿佛它们是几根要从她手中溜出去的绳索似的。

“我刚才好一阵跑呀，跑呀，就像发疯了！”她心里暗想，吓得发抖的身子略略镇定了一些，但心脏还在怦怦地跳，很不好受。“可是我在向哪里跑呀？”

现在她的呼吸渐渐缓和下来，她一手撑着腰坐在那里，顺着桃树街向前眺望。那边山顶上就是她自己的家了。那里好像每个窗口都点着灯似的，灯光在向浓雾挑战，不让它淹没它们的光辉呢。家啊！这是真的！她感激地、向往地望着远处那幢房子模糊而庞大的姿影，心情显得略略镇静了。

家啊！这就是她要去的的地方，就是她一路奔跑着要去的的地方。回到瑞德身边去呀！

明白了这一点，她就好比摆脱掉了身上的锁链，以及自从那天晚上狼狈地回到塔拉并发现整个世界都完了以来，她经常在梦中碰到的那种恐惧。那天晚上，当她抵达塔拉时，她发现安全没有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智慧，所有的亲爱温柔之情，所有的理解——所有体现在爱伦身上、曾经是她童年时代的堡垒的东西，都通通没有了。从那天晚上以后，她尽管赢得了物质上的生活保障，但她在梦中仍是一个受惊的孩子，仍经常在寻找那个失去了的世界中的失去的安全。

如今她认识了她在梦中寻找的那个避难所，那个经常在雾中躲避着

她的温暖安全的地方。那不是艾希礼——唔，从来不是艾希礼！他身上的温暖比沼泽地里的灯光好不了多少，他那里安全跟在流沙中不相上下。那是瑞德——瑞德有强壮的臂膀可以拥抱她，有宽阔的胸膛给她疲倦的脑袋当枕头，有嘲讽的笑声使她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事物。而且还有全面的理解力，因为他跟她一样，凡事讲求实际，不会被不切实际的观念如荣誉、牺牲或对人性的过分信任所蒙蔽。而且他爱她呢！她怎么没有了解到，尽管他常常从反面嘲骂她，但却是爱她的呀？媚兰看到了这一点，临死时还说过：“要好好待瑞德”嘛。

“唔，”她想，“艾希礼不是惟一又蠢又糊涂的人，我自己也是呢。否则我应当早就看出来。”

许多年来，她一直倚靠在瑞德的爱这堵石壁上，并且把这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对媚兰的爱那样，同时还洋洋得意地认为完全是凭她自己的力量呢。而且，就像当天下午她明白了在她与生活进行的几次搏斗中媚兰始终站在她身边，此刻她懂得瑞德也悄悄地站在背后，爱着她，理解着她，随时准备帮助她。在那次义卖会上，瑞德看出了她不甘寂寞的心情，便把她领出来跳苏格兰舞；瑞德帮助她摆脱了服丧的束缚，瑞德在亚特兰大陷落那天晚上护送她逃出了炮火连天的困境，瑞德借给她钱让她起家，瑞德听见她那个噩梦中吓得哭醒时给她以安慰——怎么，一个男人要不是对一个女人爱得发疯，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吗？

这时树上的雨水落在她身上，但她一点也不觉得。雾气在她周围缭绕，她也毫不注意。因为她在想瑞德，想象他那张黝黑的脸，他那雪白的牙齿和机警的眼睛，她正兴奋得浑身哆嗦呢。

“我爱他，”她思忖着，并且照例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个事实，就像小孩接受一件礼品似的：“我不知道我爱他有多久了，但这是真的。而且

要不是为了艾希礼，我早就明白这一点了。由于艾希礼遮住了视线，我一直没能看清这个世界呢。”

她爱他，爱这个流氓，爱这个无赖，没有犹豫，也不顾名声——至少是艾希礼所讲的那种名声。“让艾希礼的名声见鬼去吧！”她心里想。“艾希礼的名声常常使我坍台。是的，从一开始，当他不断跑来看我的时候，尽管那时他已经知道他家里准备让他娶媚兰了。瑞德却从没坍过我的台，即使在媚兰举行招待会那个可怕的晚上，那时他本该把我掐死的。即使在亚特兰大陷落那天晚上他中途丢下我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安全了。他知道我总会闯出去的。即使在北方佬营地当我向他借钱时，他好像要我用身子做担保似的。其实他并不想要我这个担保。他只是逗着我玩罢了。他一直在爱着我，可是我却待他那么坏。我屡次伤害他的感情，而他却那样爱面子，从不表现出来，后来邦妮死了——唔，我怎么能那样呀？”

她挺身站起来，望着山冈上的那幢房子。半个钟头以前她还想过，除了金钱以外，她已经丧失了世界上的一切，那些使她希望活下去的一切，包括爱伦、杰拉尔德、邦妮、嬷嬷、媚兰和艾希礼。她终于在失掉了他们大家之后，才明白过来她是爱瑞德的——爱他，因为他坚强，无所顾忌，热情而粗俗，跟她自己一样。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她心里想。“他会理解的。他总是理解的。我要告诉他我以前多么愚蠢，现在又多么爱他，并且要报答他的一切。”

她突然觉得又坚强又愉快了。她并不害怕周围的黑暗和浓雾，而且她在心里歌唱着，相信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害怕它们了。今后，无论有什么样的浓雾在她周围缭绕，她都能找到自己的避难所了。于是她轻

捷地沿着大街走去，那几个街区好像很远，她恨不得立刻就回到家里。远了，太远了。她把裙子提到膝盖上，开始轻松地奔跑起来，不过这一次不是因恐惧而奔跑，而是因为前面有瑞德张开双臂站在那里呢。

第六十三章

前门微微开着，思嘉气喘吁吁快步走进穿堂，在枝形吊灯的彩色灯管下伫立了一会。尽管那么明亮，屋子里还是静悄悄的，不过不是人们睡后那种安适的宁静，而是那种惊醒而又疲乏了的带有不祥之兆的沉默。她一眼就看出瑞德不在客厅里，也不在藏书室，便不禁心里一沉。也许他出门去了——跟贝尔在一起，或者在他每次没回家吃晚饭时常去的某个地方？这倒是她不曾预料到的。

她正要上楼去找他，这时发现饭厅的门关了。她一看见这扇关着的门便觉得羞愧，心都有点发紧了，因为记起这年夏天有许多晚上瑞德一个人坐在里面喝酒，一直要喝得烂醉才由波克进来强迫他上楼去睡。这是她的过错，但她会彻底改的。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大变样——不过，请上帝大发慈悲，今晚可别让他喝得太醉呀。如果他喝醉了，他就不会相信我，而且会嘲笑我，那我就伤心死了！

她把饭厅的门轻轻打开一道缝，向里面窥望。他果然坐在桌旁，歪在他的椅子上，面前放着一满瓶酒，瓶塞还没打开，玻璃杯还空着。感谢上帝，他清醒着呢！她拉开门，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立即向他奔过去。但是当他抬起头来看她时，那眼光中好像有点什么使她大为惊讶，她呆呆地站在门槛上，来到嘴边的话也说出来了。

他严肃地看着她，那双黑眼睛显得很疲倦，没有平常那种活泼的光芒了。尽管她这时头发蓬乱地披散着，由于气喘吁吁，胸脯在紧张地起伏，裙子从膝部以下沾满了泥污，神情十分狼狈，可是他显得一点也不惊异，也不问她什么，也不像往常那样咧开嘴角嘲笑她。他歪着身子坐

在椅子上，衣服被那愈来愈粗的腰身撑着，显得又皱又邋遢，他身上处处表现出美好的体态已经被糟蹋，一张刚健的脸变粗糙了。饮酒和放荡也影响了他那英俊的外貌，现在他的头已经不像新铸金币上一个年轻异教徒王子的头像，而是一个旧铜币上的衰老疲惫的凯撒了。他抬头望着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显得十分平静，几乎是一种客气的态度，而这是使她害怕的。

“进来坐下，”他说。“她死了吗？”

她点点头，犹豫地向他走去，因为看见他脸上那种新的表情，心里有点惊疑莫定了。他没有起身，只用脚将一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她便机械地在那里坐下。她很希望他不要这么快就谈起媚兰。她现在不想谈媚兰的事，免得重新引起刚刚平息的悲伤。她后半辈子还有的是时间去谈媚兰呢。可是现在，她已迫不及待地渴望喊出“我爱你”这几个字，好像只剩下今天晚上，只剩下这个时刻，让她来向瑞德表白自己的心事了。然而，他脸上却露出那样一种表情，它阻止她，叫她突然不好意思启口，在媚兰尸骨未寒的时候便谈起爱来。

“好吧，愿上帝让她安息，”他沉痛地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惟一完美的好人。”

“啊，瑞德！”她痛心地说道，因为他的话使她立即生动地记起媚兰替她做过的每一件好事。“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进去呢？那情景真可怕——我真需要你啊！”

“我也会受不了的，”他简单地说了一句，随即便沉默了。过了一会，他才勉强轻轻地说：“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

他那忧郁的目光越过她向前凝望，眼睛里流露的神情，跟亚特兰大

陷落那天晚上她在火光中看见的完全一样，那时他告诉她，他要跟那些撤退的部队一起走了——这是一个彻底了解自己人出其不意的举动，他突然从他自己身上发现了意外的忠诚和激情，并对这一发现产生了微带自嘲的感觉。

他那双忧郁的眼睛越过她的肩头看着前方，仿佛看见媚兰默默地穿过房间向门口走去。他脸上的表情中没有悲哀，没有痛苦，只有一种对于自己的沉思和惊异，只有一种从童年时代便死去了的激情的猛烈骚动。这时他又说了一遍：“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

思嘉浑身颤抖，心里那股热情，那种暖洋洋的感觉，以及鼓舞着她飞跑回来的那个美丽的设想，都顿时消失了。她只能大致体会到瑞德在心中给世界上他惟一佩服的那个人送别时的感情，因此她又产生了一种可怕的丧亡之感——尽管这已不再是个人的，心中仍倍觉凄凉。她不能完全理解或分析瑞德的感情，不过好像她自己仿佛能感觉到，在最后一次轻轻地抚爱时，媚兰那窸窣有声的裙子在碰触她似的。她从瑞德眼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女人的死亡，而是一篇伟人传的结束——它记载着那些温雅谦让而刚强正直的女人，她们是战时南方的基石，而战败以后她们又张开骄傲和温暖的双臂欢迎南方回来了。

他的眼睛回过来看着她，他的声音也变得轻松而冷静了。

“那么她死了。这样一来，你倒是好办了，不是吗？”

“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她大声说，显然被刺痛了，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了。“你知道我多么爱她呀！”

“不，我不能说我知道这一点。这太出人意料，当然你还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你一向喜爱那些坏白人，但到最后终于认识她的好处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当然以前就尊重她嘛！你却不是这样。你以前不像我这样理解她呀！你这种人是不会理解她的——她有多好——”

“真的吗？不见得吧。”

“她关心所有的人，除了她自己——噢，她最后的几句话是说的你呢。”

他回头看着她，眼睛里闪着真诚的光辉。

“她说什么？”

“唔，现在先不谈吧，瑞德。”

“告诉我。”

他的声音比较冷静，但是他狠狠抓住她的手腕，叫她痛极了。她不想告诉他，因为她没有打算用这种方式引到她爱他那个话题上去。可是他的手捏得实在太紧了。

“她说——她说——‘要好好待巴特勒船长——他那么爱你。’”

他注视着她，一面放下她的手腕。他的眼皮垂下来，脸上只剩下一片黝黑了。接着他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帘子拉起来，聚精会神地向外面凝望，仿佛外面除了浓雾之外他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似的。

“她还说了别的吗？”他头也不回地问。

“她要求我照顾小博，我说我会的，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还有呢？”

“她说——艾希礼——她要求我也照顾艾希礼。”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轻轻地笑了。

“得到了前妻的允许，这就很方便了，不是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转过身来，这时她虽然惶惑不安，还是发现他脸上并没有嘲笑的神色而大为惊异。他脸上同样没有一点感兴趣的样子，就像人们最后看完一个无趣味的喜剧时那样。

“我想我的意思已经够明白了。媚兰小姐死了。你一定有了足够的论据可以提出跟我离婚，而这样做对你来说对名誉也没有多大损害。你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宗教信仰，因此教会也用不着来管。那么——艾希礼和你的那些梦想，都随着媚兰小姐的祝福而成为现实了。”

“离婚，”她喊道。“不！不！”她一时不知怎么说好，便跳起来跑去抓住他的胳膊。“唔，你完全弄错了，大错特错了！我根本不想离婚——我——”她找不出别的话来说，便只得打住了。

他伸手托起她的下巴，轻轻地把她的脸抬起来对着灯光，然后认真地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她仰望着他，仿佛全副心思都灌注在眼睛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她也真不知怎么说才好，因为她正从他脸上寻找一种相应的激情和希望与喜悦的光辉。现在，他必然知道了嘛！但是她焦急搜索的眼睛所找到的仍是那张经常使她失望的毫无表情的黝黑面孔。他将她的下巴放下来，然后转身回到他的椅子旁，又瘫软地坐在里面，将下巴垂到胸前，眼睛从两道黑眉下茫然若失地仰望着她。

她跟着走回到他的椅子旁，绞扭着两只手站在他面前。

“你想错了，”她又开始说，一面思量着该说什么。“瑞德，今晚我一明白过来，便一路跑步回家来告诉你。唔，亲爱的，我——”

“你累了，”他说，仍然打量着她。“你最好还是去睡吧。”

“可是我得告诉你呀！”

“思嘉，”他沉重而缓慢地说，“我不想听你——什么也不想听。”

“可是你还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呢。”

“我的宝贝儿，那不明明摆在你脸上吗？大概有什么事，什么人，让你懂得了，那位不幸的威尔克斯先生是个死海里的果子，太大了，连你也啃不动呢。这么一来，我就在你面前突然显得新鲜起来，好像有点味道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你讲这些是没有用的。”

她惊诧得倒抽了一口冷气。的确，他常常很容易就看透了她。在此以前她是很恼火这一点的，不过这一回，经过最初的震惊以后，她反而感到大为高兴和放心了。他既然知道，既然理解，她的工作便容易多了。的确用不着谈嘛！当然，他会为她的长期冷淡感到痛心的，他对她这个突然的转变当然要怀疑的。她还得亲切地讨他的欢心，热烈地爱他，才能使他相信，而且这样做也会很有趣呢！

“亲爱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她说，一面把两只手放在他那椅子的扶手上，俯身凑近他。“我以前真是大错特错了，真是个大傻瓜——”

“思嘉，别这样了。用不着对我这样低声下气。我受不了。最好给我们留下一点尊严，一点沉默的思索，作为我们这几年结婚生活的纪念。免了我们这最后一幕吧。”

她猛地挺起身来。免了我们这最后一幕？他这“最后一幕”是什么意思？最后？这是他们的头一幕，是他们的开端呢。

“不过我要告诉你，”她赶忙追着说，好像生怕他用手捂住她的嘴不让她说下去似的。“唔，瑞德，我多么爱你，亲爱的！我本来应当多年以来一直爱你的，可我是这样一个傻瓜，以前不懂得这一点。瑞德，你必须相信我呀！”

他瞧着站在面前的她，过了好一会儿，一直把她的心看透了。她发现他的眼神里有了相信的意思，但好像没有多少兴趣。哦，他是不是偏偏这一次对她不怀好心了呢？难道要折磨她，用她自己的罪孽来报复她吗？

“唔，我相信你，”他终于这样说。“但是艾希礼·威尔克斯先生怎么办？”

“艾希礼！”她说，同时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我并不相信这么多年来我对他有过什么兴趣。那是——唔，那是我从小沾染上的一种癖性。瑞德，要是我知道了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人，我就连想都不会想到要对他感兴趣了。他是这么一个毫无作为的精神苍白的人，尽管他经常喋喋不休地谈什么真理、名誉和——”

“不，”瑞德说。“如果你真要看清他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你就得老老实实去看。他是个上等人，只不过被他所不能适应的这个世界欺骗了，可是他还按照过去那个世界的规律在白费力气地挣扎呢。”

“唔，瑞德，我们不要谈他了吧！现在他还有什么意思呢？你难道不乐意想知道——我是说，我现在——”

他那疲倦的眼睛跟她的接触了一下，这使她像个初恋的姑娘似的觉得很难为情，便没有往下说了。要是他让她感到轻松一些，那该多好啊！他要是伸出双臂，让她能感激地倒进他的怀里，将头靠在他的胸脯上，该多好啊！要是她的嘴唇能贴在他的嘴唇上，就用不着凭她这些吞吞吐吐的话去打动他了。但是她看着他时才明白，他并不是在故意回避她，他好像精力和感情都已枯竭，仿佛她所说的话对他已毫无意义了。

“乐意？”他说。“要是从前我听到你说这些话，我是会虔诚斋戒地感谢上帝的。可时到如今，这已无关紧要了。”

“无关紧要吗？你这是说的什么？当然，这是很要紧的嘛！瑞德，你是关心我的，不是吗？你一定关心。媚兰说过你是关心的呢。”

“嗯，就她所知道的来说，她是对的。不过，思嘉，你想过没有，即使一种最坚贞不渝的爱也会消磨掉的。”

她看着他，小嘴张得圆圆的，无言以对。

“我的爱已经消磨尽了，”他继续说，“被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你那股疯狂的固执劲儿消磨尽了。你固执得像只牛头犬，抓住你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放……我的爱就这样被消磨尽了。”

“可爱情是消磨不了的呀！”

“你对艾希礼的爱才是这样。”

“可是我从没真正爱过艾希礼呢！”

“那么，你真是扮演得太像了——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思嘉，我并不是责备你，控告你，谴责你。现在已经用不着那样做了。所以请不要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和表白。如果你能静听我讲几分钟，不来打断，我愿意对我的意见作些解释。不过，天知道，我看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嘛。”

她坐下来，刺目的煤气灯光照在她那苍白惶惑的脸上。她注视着那双她十分熟悉但又很不理解的眼睛，静听他用平静的声调说些她起初听不懂的话。他用这种态度对她说话还是头一次，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就像旁的人谈话一样，往常那种尖刻、嘲弄和令人费解的话都没有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怀着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爱你的，爱了那么多年才最后得到你。战争期间我曾准备离开，想把你忘掉，可是我做不到，只好经常回来。战争结束后，我冒着被捕的危险就是为了回来找你。我对弗兰克·肯尼迪那么嫉恨，要不是他后来死了，我想我很可能把他杀了。我爱你，但是我又不能让你知道。思嘉，你对那些爱你的人总是很残忍的。你接受他们的爱，把它作为鞭子举在他们头上。”

但是所有这些话中，对她有意义的只有他爱她这一点。她从他的口气中隐约闻到了一点热情的反响，便又觉得欢喜和兴奋了。她屏息静气地坐在那里倾听着，等待着。

“我跟你结婚时知道你并不爱我。我了解艾希礼的事，这一点你也清楚。不过我那时很傻，满以为还能叫你爱我呢。你就笑吧，如果高兴的话，可那时我真想照顾你，宠爱你，凡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我要跟你结婚，保护你，让你凭自己的高兴随意处理一切事物——就像我对邦

妮那样。思嘉，你也就的确奋斗了一番。我比谁都清楚你经历了哪些艰难，因此我要你休息一下，让我来为你奋斗。我要你去玩，像个孩子似的——何况你本来就是个孩子，一个勇敢的、时常担惊受怕的、倔强的孩子。我想你至今还是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才会这样顽固，这样感觉迟钝。”

他的声音平静而疲倦，不过其中有某种特点引起了思嘉隐约的记忆。她曾经有一次听见过这样一种声音，那是在她生活中另外某个危机的时候。可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面对着自己和世界的，没有感觉、没有畏缩、也没有希望的男人的声音。

怎么——怎么——那是艾希礼，在塔拉农场寒风凛冽的果园里，用一种疲倦而冷静的声音谈论人生和影子戏，那最后判决般的口气比绝望的痛苦还要严重呢。正像那时艾希礼的声音曾使她对一些无法理解的事物害怕得不寒而栗那样，现在瑞德的声音使她的心直往下沉。他的声音，他的态度，比他所说话的内容更加使她不安，让她明白她刚才那种喜悦兴奋的心情是为时过早了。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非常不妙。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她还不清楚，只得绝望地听着，凝望着他黝黑的面孔，但愿能听到使这种恐惧最终消释的下文。

“事情很明显，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我明明是你的那些相识中惟一既了解你的底细又还能爱你的人——我知道你为人冷酷、贪婪和无所顾忌，跟我一样。我爱你，我决定冒这个危险。我想艾希礼会从你心中渐渐消失的。可是，”他耸了耸肩膀，“我用尽了一切办法都毫无结果。而我还是很爱你，思嘉。只要你给我机会，我就会像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时能尽量做到的那样，亲切而温柔地爱你。但是我不能让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了便会认为我软弱可欺，用我的爱来对付我。而且，艾希礼始终在那里。这逼得我快要发疯了。我不能每天晚上跟你面对面坐着吃

饭，因为知道你心里希望坐在我这个座位上的是艾希礼。同样，在晚上我也无法抱着你睡觉——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我才觉得奇怪，干吗要那样自讨苦吃呢。总之，那么一来，我就只好到贝尔那里去了。在那里可以得到某种卑下的安慰，因为总算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而她又那样衷心地爱你，尊敬你，把你当做一个很好的上等人——尽管她是个没有文化的妓女。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宽慰。而你却从来不会怎么安慰人呢，亲爱的。”

“唔，瑞德……”思嘉一听到贝尔的名字便恼火了，忍不住要插嘴，但瑞德摆摆手制止了她，自己继续说下去。

“然后，到那天晚上，我把你抱上楼去——当时我想——我希望——我怀着那么大的希望，以致第二天早晨我连见都不敢见你，生怕我被误解，而你实际上并不爱我。我非常担心你会嘲笑我，所以跑到外面喝醉了。我回来时还浑身哆嗦呢，那时只要你哪怕出来迎接我一下，给我一点表示，我想我是会跪下去吻你的脚的，可是你并没有那样做。”

“唔，不过瑞德，那时我的确很想要你，可是你却那么别扭！我真想要你啊！我想——是的，当我一明白自己爱你时，就应当是那样的呀。至于艾希礼——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对艾希礼感到有什么乐趣了。可是那时你真别扭，所以我——”

“唔，好了，”瑞德说。“看来我们是抱着彼此相反的看法了，是不是？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你，免得你老是纳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你那次害病，倒完全是我的过错，我站在你的房门口，希望你叫我，可是你却没有叫，于是我觉得自己太傻了，反正一切都完了。”

他停了停，眼睛越过她看着更远的地方，就像艾希礼时常做的那样，仿佛远处有他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而她只能默默无言地看着他那张沉思的脸。

“不过，那时候邦妮还在，我觉得事情毕竟还有希望。我喜欢把邦妮当做你，好像你又成了一个没有被战争和贫困折磨的小姑娘。她真像你，那么任性，那么勇敢快乐，兴致勃勃，我可以宠爱她，娇惯她——就像我要宠爱你一样。可是她有一点跟你不同——她爱我。于是我很庆幸能够把你所不要的爱拿来给她……等到她一走，就把一切都带走了。”

思嘉突然觉得很为他难过，难过得连她自己的悲伤，以及因不了解他说这些话的用意而感到的恐惧，全都忘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替别人感到难过而不同时轻视这个人，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呢。她能够了解他的精明狡诈——跟她自己的那么相像，以及他因为生怕碰壁而不肯承认自己的爱那样一种顽固的自尊心。

“哎，亲爱的，”她走上前说，希望他会伸出双臂把她拉过去抱在膝上。“亲爱的，我实在对不起你，但是我会全部补偿你的！我们会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已经彼此了解，而且——瑞德——看着我，瑞德！我们还可以——还可以再要孩子——不像邦妮，而是——”

“不，谢谢你了，”瑞德说，仿佛拒绝一片面包似的。“我不想拿自己的心去作第三次冒险了。”

“瑞德，别说这样的话嘛！唔，我怎么说才能让你了解呢？我已经告诉你我多么对不起——”

“亲爱的，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只要说一声‘对不起’，多年来的过

错和伤害就能弥补，就能从心上抹掉，毒液就能从旧的创口排除干净……把我这块手帕拿去，思嘉。在你一生无论哪个危机关头，我从没见过你有一条手帕呢。”

她接过手帕，擤了擤鼻子，然后坐下。看来很明显，他是不会搂抱她的。她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所说的关于爱她的话，实际上毫无意义。那已经是陈年的故事了，可他还在盯着它，仿佛他从没经历过呢。这倒是令人吃惊的。他用一种近乎亲切的态度看着她，眼里流露出沉思的神色。

“你多大年纪了，亲爱的？你从来不肯告诉我。”

“二十八岁，”她阴沉地回答，因手帕捂在嘴上显得闷声闷气的。

“这年纪不算大嘛。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掉了灵魂时，还很年轻呢，是不是？别害怕。我不是说由于你跟艾希礼的事，你将被打入地狱，受到惩罚。我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罢了。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一直想要的是两样东西。一是要艾希礼，二是要尽量发财，好任意践踏这个世界。好，你现在已经够富裕了，可以对这个世界呼三喝四，而且也得到了艾希礼，如果你还要他的话。可是如今看来，好像这一切还不够吧。”

她觉得害怕，但并非由于想起了地狱的惩罚。她是在想：“我的灵魂其实就是瑞德，可是我快要失掉他了。而一旦失掉他，别的东西就无关紧要了。不，无论是朋友或金钱——或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只要有他，我哪怕再一次受穷也不在乎。不，我不在乎再一次挨冻，甚至饿肚子。但是，他不可能真是那个意思——啊，他决不可能！”

于是，她擦擦眼睛，万分着急地说：

“瑞德，既然你曾经那样爱过我，你总该给我留下点什么吧？”

“我从中只发现还有两样东西留下来，那是你最憎恨的两样东西——怜悯和一种奇怪的慈悲心。”

怜悯！慈悲！“啊，我的天哪，”她绝望地想，什么都行，除了怜悯和慈悲。每当她对别人怀有这两种感情时，必然有轻视跟它们连在一起。难道他也在轻视她了？只要不是这样，什么都心甘情愿呢。哪怕是战争时期那种冷冷的嘲讽，哪怕是促使他那天夜里抱她上楼的疯狂劲儿，抓伤她身体的那些粗暴的手指，或者，她现在才明白是掩藏着热爱的那种拖长声调的带刺的话——所有这些，都比轻视好多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有这种与他本人无关的慈悲心，可是它明明在他脸上流露出来！

“那么——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彻底把它毁了——你再也不爱我了？”

“是这样。”

“可是——可是我爱你呢，”她执拗地说，好像是个孩子，她仍然觉得只要说出自己的希望就能实现那个希望似的。

“那就是你的不幸了。”

她连忙抬起头来，看看这句话背后有没有玩笑的意味，但是没有。他是在简单地说明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她还是不愿意相信——不能相信。她用那双翘翘的眼睛望着他，眼里燃烧着绝望而固执的神情，同时她那柔润的脸颊忽然板起来，使得一个像杰拉尔德那样顽强的下颚格外突出了。

“别犯傻了，瑞德！我能使——”

他扬起一只手装出惊吓的样子，两道黑眉也耸成新月形，完全是过去那个讽刺人的模样。

“别显得这样坚决吧，思嘉！你把我吓坏了。我看你是在盘算着把你对艾希礼的狂热感情转移到我身上来，可是我害怕丧失我的意志自由和平静呢。不，思嘉，我不愿意像倒霉的艾希礼那样被人追捕。况且，我马上就要走了。”

她的下颚在颤抖了，她赶忙咬紧牙关让它镇定下来。要走？不，无论如何不能走！没有他生活怎么过呢？除了瑞德，所有对她关系重大的人都离开她了。他不能走。可是，怎样才能把他拦住呢？她无法改变他那颗冰凉的心，也驳不回那些冷漠无情的话呀！

“我就要走了。你从马里塔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算告诉你的。”

“你要遗弃我？”

“用不着装扮成一副弃妇的模样嘛，思嘉。这角色对你很不合适。那么我看，你是不想离婚甚至分居了？好吧，那我就尽可能多回来走走，省得别人说闲话。”

“什么闲话不闲话！”她恶狠狠地说。“我要的是你。要走就带我一起走！”

“不行，”他说，口气十分坚决，好像毫无商量的余地。霎时间她几乎要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了。她几乎要倒在地上，蹬着脚跟叫骂起来了。好在她毕竟还有一点自尊心和常识，才把自己克制住。她想，如果我那样做，他只会嘲笑，或者干脆袖手旁观。我决不能哭闹；我也决不

乞求。我决不做任何叫他轻视的事，他得尊重我，即使——即使他不爱我也罢。

她抬起下巴，强作镇静地问：

“你要到哪里去？”

他回答时眼中隐隐流露出赞许的光彩。

“也许去英国——或者巴黎。但也可能先到查尔斯顿，想办法同我家里的人和解一下。”

“可是你恨他们呢！我听你时常嘲笑他们，并且——”

他耸耸肩膀。

“我还在嘲笑——不过我已经流浪得够了，思嘉。我都四十五岁了——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应当开始珍惜他年轻时轻易抛弃的那些东西。如家庭的团结，名誉和安定，扎得很深的根基等等——啊，不！我并不是在改悔，我对于自己做过的的事从不悔恨。我已经好好享受过一阵子——那么美好的日子，现在已开始有点腻烦，想改变一下了。不，我从没打算要改变自己身上的瑕疵以外的东西。不过，我也想学学我见惯了的某些外表的东西，那些很使人厌烦但在社会上却很受尊敬的东西——不过我的宝贝儿，这些都是别人所有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就是绅士们生活中那种安逸尊严的风度，以及旧时代温文尔雅的美德。我以前过日子的时候，并不懂得这些东西中潜在的魅力呢——”

思嘉再一次回想塔拉农场果园里的情景，那天艾希礼眼中的神色跟现在瑞德眼中的完全一样。艾希礼说的那些话如今清清楚楚就在她耳边，仿佛仍是他而不是瑞德在说似的。她记起了艾希礼话中的只言片

语，便像鹦鹉学舌一般引用道：“它富有魅力——像古希腊艺术那样，是圆满的、完整的和匀称的。”

瑞德尖利地问她：“你怎么说这个？这正是我的意思呢。”

“这是——这是艾希礼从前谈到旧时代的时候说过的。”

他耸了耸肩，眼睛里的光辉消失了。

“总是艾希礼，”他说完沉默了片刻，然后才接下去。

“思嘉，等到你四十五岁的时候，你也许会懂得我这些话的意思，那时你可能也对这种假装的文雅、虚伪的礼貌和廉价的感情感到腻烦了。不过我还有点怀疑。我想你是会永远只注意外表不重视实质的。反正我活不到那个时候，看不见你究竟怎样了。而且，我也不想等那么久呢。我对这一点就是不感兴趣。我要到旧的城镇和乡村里去寻找，那里一定还残留着旧时代的某些风貌。我现在颇有这种怀旧的伤感情绪。亚特兰大对我来说实在太生涩太新颖了。”

“你别说了，”思嘉突然喊道。他说的那些话她几乎没有听见。她心里当然一点也没有接受。可是她明白，无论她有多大的耐性，也实在忍受不了他那毫无情意的单调声音了。

他只好打住，困惑不解地望着她。

“那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了，是吗？”他边问边站起身来。

她把两只手伸到他面前，手心朝上，这是一个古老的祈求姿势，同时她的满腔感情也完全流露在她脸上了。

“不，”她喊道。“我惟一懂得的是你不爱我，并且你要走！唔，亲爱的，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他犹豫了一会，仿佛在琢磨究竟一个善意的谎言是不是终久比说实话更合乎人情。然后他耸了耸肩膀。

“思嘉，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不能耐心地拾起一些碎片，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修补好了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一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而不想把它修补好，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破碎了的地方。也许，假使我还年轻一点——”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不能相信那种纯属感情的说法，说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能终生背着谎言的负担在貌似体面的幻灭中过日子。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同时又对你撒谎，而且我决不能欺骗自己。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对你说假话啊！我是很想关心你今后的情况的，可是我不能那样做。”

他暗暗抽了一口气，然后轻快而温柔地说：

“亲爱的，我一切都不管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上楼，感到喉咙里痛得厉害，仿佛要窒息死了。随着楼上穿堂里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觉得这世界上对她关系重大的最后一个人也不复存在了。她现在才明白，任何情感或理智上的力量都已无法使那个冷酷的头脑改变它的判决。她现在才明白，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尽管有的说得那么轻松。她明白这些，是因为她感觉到了他身上那种坚强不屈、毫不妥协的品质——所有这些品质她都从艾希礼身上寻找过，可是从没找到。

她对她所爱过的两个男人哪一个都不理解，因此到头来两个都失掉

了。现在她才恍惚认识到，如果她当初了解艾希礼，她是决不会爱他的；而如果她了解了瑞德，她就无论如何不会失掉他了。于是她陷入了绝望的迷惘之中，不知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人是她真正了解的。

如今她心里是一片恍恍惚惚的麻木，她根据长期的经验懂得，这种麻木会很快变为剧痛，就像肌肉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突然切开时，最初一瞬间是没有感觉的，接着才开始剧痛起来。

“我现在不去想它，”她暗自思忖，准备使用那个老法宝。“我要是现在来想失掉他的事，那就会伤心得发疯呢。还是明天再想吧。”

“可是，”她的心在喊叫，它丢开那个法宝，开始痛起来了，“我不能让他走！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现在不去想它，”她又说，说得很响，试着把痛苦推往脑后，或找个什么东西来把它挡住。“我要——怎么，我要回塔拉去，明天就走，”这样，她的精神又稍稍振作起来了。

她曾经怀着恐惧和失败的心情回到塔拉去过，后来在它的庇护下恢复了，又坚强地武装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凡是她以前做过的，不管怎样——请上帝保佑，她能够再来一次！至于怎么做，她还不清楚。她现在不准备考虑这些。她惟一需要的是有个歇息的空间来熬受痛苦，有个安静的地方来舔她的伤口，有个避难所来计划下一个战役。她一想起塔拉就仿佛有一只轻柔而冷静的手在悄悄抚摩她的心似的。她看得见那幢雪白发亮的房子在秋天转红的树叶掩映中向她招手欢迎，她感觉得到乡下黄昏时的宁静气氛像祝祷时的幸福感一样笼罩在她周围，感觉得到落在广袤的绿白相映的棉花田里的露水，看得见蜿蜒起伏的丘陵上那些赤裸的红土地和郁郁苍苍的松林。

她从这幅图景中受到了鼓舞，内心隐隐地感到宽慰，因此心头的伤痛和悔恨也减轻了一些。她站了一会，回忆着一些细小的东西，如通向塔拉的那条翠松夹道的林荫路，那一排排与白粉墙相衬映的茉莉花丛，以及在窗口飘拂着的帘帷。嬷嬷一定在那里。她突然急切地想见嬷嬷了，就像她小时候需要她那样，需要她那宽阔的胸膛，让她好把自己的头伏在上面，需要她那粗糙的大手来抚摩她的头发。嬷嬷，这个与旧时代相连的最后一个链环啊！

她具有她的家族那种不承认失败的精神，哪怕失败就摆在面前。如今就凭这种精神，她把下巴高高翘起。她能够让瑞德回来。她知道她能够。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她无法得到，只要她下定决心就是了。

“我明天回到塔拉再去想吧。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了。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ISBN 978-7-02-007095-4



9 787020 070954 >

定价：50.00元（全二册）